

百年中国 文学经典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2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二卷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谢冕 主编
钱理群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五

小 说

茅盾	春蚕	二
	林家铺子	二五
	子夜(存目)	
老舍	骆驼祥子(存目)	
	离婚(存目)	
	断魂枪	六九
	我这一辈子	七八
鲁迅	采薇	一四三
巴金	家(存目)	
	哑了的三角琴	一六二
沈从文	边城	一七四

	灯	二六四
	丈夫	二八六
李劫人	死水微澜(存目)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三〇七
艾芜	山峡中	三四九
柔石	为奴隶的母亲	三六七
吴组缃	一千八百担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	三九三
	蓁竹山房	四三八
废名	桥	四四七
	莫须有先生传(存目)	
许地山	春桃	五八四
施蛰存	春阳	六〇六
张恨水	啼笑因缘(存目)	

散 文

鲁 迅	二丑艺术	六一八
	病后杂谈	六二〇
	阿金	六三一
	女吊	六三六
周作人	闭户读书论	六四二
	水里的东西	六四五
	谈鬼论	六四九
	结缘豆	六五六
	知堂说	六六〇

郁达夫	故都的秋	六六一
	江南的冬景	六六四
沈从文	鸭窠围的夜	六六九
何其芳	独语	六七七
	画梦录	六八〇
老舍	想北平	六八六
李广田	回声	六九〇
林徽因	窗子以外	六九六
吴伯箫	夜谈	七〇五

诗 歌

臧克家	难民	七一二
戴望舒	雨巷	七一四
	寻梦者	七一六
	乐园鸟	七一八
	我的记忆	七一九
陈梦家	再看见你	七二一
何其芳	预言	七二四
	古城	七二六
卞之琳	断章	七二九
	白螺壳	七三〇
	尺八	七三二
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七三三
孙毓棠	宝马(存目)	

戏 剧

曹 禺 雷雨(存目)

日出(存目)

(原野)存目

夏 衍 上海屋檐下 七四。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

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

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

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

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

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二卷

小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茅 盾

春 蚕

—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拉，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的有点儿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真是天也变了！”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

“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漩，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丫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的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有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蚕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

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那时，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像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有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像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像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老陈老爷同被长毛虏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得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有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了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小长毛鬼

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小儿子阿多年纪轻，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呜，呜，呜，——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老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

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钲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老陈老爷捋着胡子摇头的神气。

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分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轻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末了只好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三张蚕种，就是土种两张，洋种一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躁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又抓着衣角搨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金黄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的炊烟。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塍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妈等你吃中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应着，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蚕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罢。

小宝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也仰着脸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

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摩着，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

二

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远望去像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象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丁丁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间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儿两个已经洗好了那些“团扁”和“蚕簪”，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阿四嫂！你们今年也看（养）洋种么？”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认得是隔溪的对门邻居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

起来：

“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看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用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雏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见，就丢开了“洋种”问题，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吧！这些扁，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荡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扁”去，却空着两只手。那些女人们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箬帽似的一迭“扁”，裹着腰，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回头去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转眼间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扁”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荷花说着就大声的笑起来，她那出众地白净然而扁得作怪的脸上看上去就好像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好像两条线一

般的细眼睛。她原是镇上人家的婢女，嫁给那不声不响整天苦着脸的半老头子李根生还不满半年，可是她的爱和男人们胡调已经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间有人轻声骂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细眼睛立刻睁大了，怒声嚷道：

“骂那一个？有本事，当面骂，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隔溪立刻回骂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对骂之下，两边又泼水。爱闹的女人也夹在中间帮这边帮那边。小孩子们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蚕箬”，喊着小宝，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为什么六宝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货”六宝挨骂，倒觉得很高兴。

老通宝掬着一架“蚕台”从屋子里出来。这三棱形家伙的木梗子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怕的不牢，须得修补一下。看见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老通宝的脸色就板起来了。他这“多多头”的小儿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兴的，是多多也和紧邻的荷花说说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边扎‘缀头’，你去帮他！”

老通宝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阿多的身体，直到阿多走进屋里去，看不见了，老通宝方才提过那“蚕台”来反复审察，慢慢地动手修补。木匠生活，老通宝早年是会；但近来他老了，手指头没有劲，他修了一会，抬起头来喘气，又望望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张蚕种。

四大娘就在廊檐口糊“蚕箪”。去年他们为的想省几百文钱，是买了旧报纸来糊的。老通宝直到现在还说是因为用了报纸——不惜字纸，所以去年他们的蚕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钱来买了“糊箪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糊箪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

老通宝气喘喘地从他的工作里抬起头来，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块钱是二分半的月息。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做好事”，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蚕事完后本利归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箪”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像生气似的说：

“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

“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三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

“噢，噢；你总是不错的！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

子！”

四大娘气哄哄地回答；为了那“洋种”问题，她到现在常要和老通宝抬杠。

老通宝气得脸都紫了。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

但是“收蚕”的时期一天一天逼近了。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然呈现了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老通宝他们家东借一点，西赊一点，南瓜芋艿之类也算一顿，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也不仅老通宝他们村里哪一家有两三石米放在家里呀！去年秋收固然还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

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搏战！

“谷雨”节一天近一天了。村里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隐隐现出绿色来。女人们在稻场上碰见时，都匆忙地带着焦灼而快乐的口气互相告诉道：

“六宝家快要‘窝种’了呀！”

“荷花说她家明天就要‘窝’了。有这么快！”

“黄道士去测一字，今年的青叶要贵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张“布子”。不对！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细点了还是黑沉沉，不见绿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处去细看，也找不出几点“绿”来。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窝’起来罢！这余杭种，作兴是慢一点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强自家宽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

回答。

老通宝哭丧着干皱的老脸，没说什么，心里却觉得不妙。

幸而再过了一天，四大娘再细心看那“布子”时，哈，有几处转成绿色了！而且绿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诉了丈夫，告诉了老通宝，多多头，也告诉了她的儿子小宝。她就把那三张布子贴肉搵在胸前，抱着吃奶的婴孩似的静静儿坐着，动也不敢多动了。夜间，她抱着那三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怪痒痒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点儿害怕，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动，她也是那么半惊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兴奋地等候“收蚕”。只有多多头例外。他说：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老通宝骂他多嘴，他还是要说。

蚕房早已收拾好了。“窝种”的第二天，老通宝拿一个大蒜头涂上一些泥，放在蚕房的墙脚边；这也是年年的惯例，但今番老通宝更加虔诚，手也抖了。去年他们“卜”的非常灵验。可是去年那“灵验”，现在老通宝想也不敢想。

现在这村里家家都在“窝种”了。稻场上和小溪边顿时少了那些女人们的踪迹。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乡农们即使平日是最相好的，也不往来；人客来冲了蚕神不是玩的！他们至多在稻场上低声交谈一二句就走开。这是个“神圣”的季节！

老通宝的三张布子上也有些“乌娘”蠕蠕地动了。于是全家的空气，突然紧张。那正是“谷雨”前一日。四大娘料来可以挨过了“谷雨”节那一天，布子不须再“窝”了，很

小心地放在“蚕房”里。老通宝偷眼看一下那个躺在墙脚边的大蒜头，他心里就一跳。那大蒜头上还只有一两茎绿芽！老通宝不敢再看，心里祷祝后天正午会有更多更多的绿叶。

终于“收蚕”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烧饭，时时看饭锅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来的香烛点起来，恭恭敬敬放在灶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小宝帮着把灯芯草剪成细末子，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太阳也近午刻了，饭锅上水蒸气嘟嘟地直冲，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把“蚕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髻上，就到“蚕房”里。老通宝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儿和灯芯草碎末。四大娘揭开“布子”，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来，将“布子”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上的鹅毛在布子上轻轻儿拂；连野花片，灯芯草末子，连“乌娘”，都拂在那“蚕簞”里了。一张，两张，……都拂过了；第三张是洋种，那就收在另一个“蚕簞”里。末了，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簞”的边儿上。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了一个月光景的和恶劣的天气和厄运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

“乌娘”在“蚕簞”里蠕动，样子非常强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宝他们都放心地松一口气了。但当老通宝悄悄地把那个“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时，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大蒜头上还只得三四茎嫩芽！天哪！难道又同

去年一样？

三

然而那“命运”的大蒜头这次竟不灵验。老通宝家的蚕非常好！虽然头眠二眠的时候连天阴雨，气候是比“清明”边似乎还要冷一点，可是那些“宝宝”都很强健。

村里别人家的“宝宝”也都不差。紧张的快乐弥漫了全村庄，似乎那小溪里琮琤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声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们家看了一张“布子”，可是“出火”只称得二十斤；“大眠”快边，人们还看见那不声不响晦气色的丈夫根生倾弃了三“蚕簞”在那小溪里。

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妇人对于荷花家特别“戒严”。她们特地避路，不从荷花家的门前走，远远的看见了荷花或是她那不声不响丈夫的影儿就赶快躲开；这些幸运的人儿惟恐看了荷花他们一眼或是交谈半句话就传染了晦气来！

老通宝严禁他的小儿子多多头跟荷花说话。——“你再跟那东西多嘴，我就告你忤逆！”老通宝站在廊檐外高声大气喊，故意要叫荷花他们听得。

小宝也受到严厉的嘱咐，不许跑到荷花家的门前，不许和他们说话……

阿多像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夜夜的唠叨，他心里却在暗笑。全家中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没有跟荷花说话，他忙都忙不过来。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宝全家连十二岁的小宝也在内，都是两日两夜没有合眼。蚕是少见的好，活了六十岁的

老通宝记得只有两次是同样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后的“宝宝”第一天就吃了七担叶，个个蚕是生青滚壮，然而老通宝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布满了红丝。

谁也料得到这些“宝宝”上山前还得吃多少叶。老通宝和儿子阿四商量了：

“陈大少爷借不出，还是再求财发的东家罢？”

“地头上还有十担叶，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实是支撑不住了，他的一双眼皮像有几百斤，只想合下来。老通宝却不耐烦了，怒声喝道：

“说什么梦话！刚吃了两天老蚕呢。明天不算，还得吃三天，还要三十担叶，三十担！”

这时外边稻场上忽然人声喧闹，阿多押了新发来的五担叶来了。于是老通宝和阿四的谈话打断，都出去“捋叶”。四大娘也慌忙从蚕房里钻出来。隔溪陆家养的蚕不多，那大姑娘六宝抽得出工夫，也来帮忙了。那时星光满天，微微有点风，村前村后都断断续续传来了吆喝和欢笑，中间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四洋一担！”

老通宝偏偏听得了，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四块钱一担，三十担可要一百二十块呢，他哪来这许多钱！但是想到茧子总可以采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块钱一百斤，也有这么二百五，他又心里一宽。那边“捋叶”的人堆里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

“听说东路不大好，看来叶价钱涨不到多少的！”

老通宝认得这声音是陆家的六宝。这使他心里又一宽。

那六宝是和阿多同站在一个筐子边“捋叶”。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觉得在那“杠条”的隐蔽下，有一只手在她大腿上拧了一把。她好像知道是谁拧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声张。蓦地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宝直跳起来，出惊地喊了一声：

“喂哟！”

“什么事？”

同在那筐子边捋叶的四大娘问了，抬起头来。六宝觉得自己脸上热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赶快低下头，很快地捋叶，一面回答：

“没有什么。我想来是毛毛虫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虽然在这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

第二天早上，老通宝就到镇里去想法借钱来买叶。临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决定把他家那块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去抵押。这是他家最后的产业。

叶又买来了三十担。第一批的十担发来时，那些壮健的“宝宝”已经饿了半点钟了。“宝宝”们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乱晃，四大娘看得心酸。叶铺了上去，立刻蚕房里充满

着萨萨萨的响声，人们说话也不大听得清。不多一会儿，那些“团扁”里立刻又全见白了，于是又铺上厚厚的一层叶。人们单是“上叶”也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但这是最后五分钟了，再得两天，“宝宝”可以上山。人们把剩余的精力榨出来拚死命干。

阿多虽然接连三日三夜没有睡，却还不见怎么倦。那一夜，就由他一个人在“蚕房”里守那上半夜，好让老通宝以及阿四夫妇都去歇一歇。那是个好月夜，稍稍有点冷。蚕房里熬了一个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过，上了第二次的叶，就蹲在那个“火”旁边听那些“宝宝”萨萨萨地吃叶。渐渐儿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听得有门响，阿多的眼皮一跳，睁开眼来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里还听得萨萨萨的声音和屑索屑索的怪响。猛然一个踉跄，他的头在自己膝头上磕了一下，他惊醒过来，恰就听得蚕房的芦帘拍叉一声响，似乎还看见有人影一闪，阿多立刻跳起来，到外面一看，门是开着，月光下稻场上有一个人正走向溪边去。阿多飞也似跳出去，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已经把那人抓过来摔在地下。他断定了这是一个贼。

“多多头！打死我也不怨你，只要求你不要说出来！”

是荷花的声音，阿多听真了时不禁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月光下他又看见那扁得作怪的白脸儿上一对细圆的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眼睛里也没有。阿多哼了一声，就问道：

“你偷什么？”

“我偷你们的宝宝！”

“放到哪里去了？”

“我扔到溪里去了！”

阿多现在也变了脸色。他这才知道这女人的恶意是要冲克他家的“宝宝”。

“你真心毒呀！我们家和你们可没有冤仇！”

“没有么？有的，有的！我家自管蚕花不好，可并没害了谁，你们都是好的！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远远地望见我就别转了脸？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

那妇人说着就爬了起来，脸上的神气比什么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妇人好半晌，这才说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罢！”

阿多头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蚕房”里守着。他完全没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宝宝”，都是好好的。他并没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怜，然而他不能忘记荷花那一番话；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可是他不能够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再过一会儿，他就什么都忘记了。“宝宝”是强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吃了又吃，永远不会饱！

以后直到东方快打白了时，没有发生事故。老通宝和四大娘来替换阿多了，他们拿那些渐渐身体发白而变短了的“宝宝”在亮处照着，看是“有没有通”。他们的心被快活胀大了。但是太阳出山时四大娘到溪边汲水，却看见六宝满脸严重地跑过来悄悄地问道：

“昨夜二更过，三更不到，我远远地看见那骚货从你们家跑出来，阿多跟在后面，他们站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四阿

嫂！你们怎么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句话也没说，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对丈夫说了，再对老通宝说。这东西竟偷进人家“蚕房”来了，那还了得！老通宝气得只跺脚，马上叫了阿多来查问。可是阿多不承认，说六宝是做梦见鬼。老通宝又去找六宝询问，六宝是一口咬定了看见的。老通宝没有主意，回家去看那“宝宝”，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败相来。

但是老通宝他们满心的欢喜却被这件事打消了。他们相信六宝的话不会毫无根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那骚货或者只在廊檐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阵。

“可是那大蒜头上的苗却当真只有三四茎呀！”

老通宝自心里这么想，觉得前途只是阴暗。可不是，吃了许多叶去，一直落来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却干僵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过老通宝无论如何不敢想到这上头去；他以为即使是肚子里想，也是不吉利。

四

“宝宝”都上山了，老通宝他们还是捏着一把汗。他们钱都花光了，精力也绞尽了，可是有没有报酬呢，到此时还没有把握。虽则如此，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山棚”下熬了火，老通宝和阿四他们伛着腰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又从那边蹲到这边。他们听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细声音，他们就忍不住想笑，过一会儿又不听得了，他们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这样地，心里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了，虽然觉得有点难过，他

们心里却快活；他们巴不得多淋一些。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开“山棚”外围着的芦帘望过几次了。小宝看见，就扭住了阿多，问“宝宝”有没有做茧子。阿多伸出舌头做一个鬼脸，不回答。

“上山”后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开芦帘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几乎连“缀头”都瞧不见；那是四大娘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好蚕花”呀！老通宝全家立刻充满了欢笑。现在他们一颗心定下来了！“宝宝”们有良心，四洋一担的叶不是白吃的；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忍饥失眠总算不冤枉，天老爷有眼睛！

同样的欢笑声在村里到处都起来了。今年蚕花娘娘保佑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采到七八分，老通宝家更是与众不同，估量来总可以采一个十二三分。

小溪边和稻场上现在又充满了女人和孩子们。这些人都比一个月前瘦了许多，眼眶陷进了，嗓子也发沙，然而都很快活兴奋。她们嘈嘈地谈论那一个月内的“奋斗”时，她们的眼前便时时现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钱，她们那快乐的心里便时时闪过了这样的盘算：夹衣和夏衣都在当铺里，这可先得赎出来；过端午节也许可以吃一条黄鱼。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戏也是她们谈话的资料。六宝见了人就宣传荷花的“不要脸，送上门去！”男人们听了就粗暴地笑着，女人们念一声佛，骂一句，又说老通宝家总算幸运，没有犯克，那是菩萨保佑，祖宗有灵！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头”了，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

山头”。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他们带来的礼物，是软糕、线粉、梅子、枇杷，也有咸鱼。小宝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宝，你是卖茧子呢，还是自家做丝？”

张老头子拉老通宝到小溪边一棵杨柳树下坐了，这么悄悄地问。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会寻快活”的人，他从镇上城隍庙前露天的“说书场”听来了一肚子的疙瘩东西；尤其烂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处烟尘》，程咬金卖柴扒，贩私盐出身，瓦岗寨作反王的《隋唐演义》。他向来说话“没正经”，老通宝是知道的；所以现在听得问是卖茧子或者自家做丝，老通宝并没把这话看重，只随口答道：

“自然卖茧子。”

张老头子却拍着大腿叹一口气。忽然他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秃头桑林后面耸露出来的茧厂的风火墙说道：

“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今年茧厂不开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还没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

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呢？难道那“五步一岗”似的比露天毛坑还要多的茧厂会一齐都关了门不做生意？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讲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

张老头子也换了话，东拉西扯讲镇里的“新闻”，夹着许多“说书场”上听来的什么秦叔宝，程咬金。最后，他代他的东家催那三十块钱的债，为的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宝到底有点不放心。他赶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两个茧厂，果然大门紧闭，不见半个人；照往年说，此时应该早已摆开了柜台，挂起了一排乌亮亮的大秤。

老通宝心里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见了那些雪白发光很厚实硬古古的茧子，他又忍不住嘻开了嘴。上好的茧子！会没有人要，他不相信。并且他还要忙着采茧，还要谢“蚕花利市”，他渐渐不把茧厂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里的空气一天一天不同了。才得笑了几声的人们现在又都是满脸的愁云。各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陆续从镇上传来，从“塘路”上传来。往年这时候，“收茧人”像走马灯似的在村里巡回，今年没见半个“收茧人”，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请债主们就收了茧子罢，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嚷骂，诅咒，和失望的叹息！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年“蚕花”好了，他们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难。这在他们是一个青天的霹雳！并且愈是像老通宝他们家似的，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真正世界变了！”老通宝捶胸跺脚地没有办法，然而茧子是不能搁久了的，总得赶快想法：不是卖出去，就是自家做丝。村里有几家已经把多年不用的丝车拿出来修理，打算自家把茧做成了丝再说。六宝家也打算这么办。老通宝便也和儿子媳妇商量道：

“不卖茧子了，自家做丝！什么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行出来的！”

“我们有五百多斤茧子呢，你打算摆几部丝车呀！”

四大娘首先反对了。她这话也不错的。五百斤的茧子可不算少，自家做丝万万干不了。请帮手么？那又得花钱。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条心。阿多抱怨老头子打错了主意，他说：

“早依了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

老通宝气得说不出话来。

终于一线希望忽又来了。同村的黄道士不知从哪里得的消息，说是无锡脚下的茧厂还是照常收茧。黄道士也是一样的种田人，并非吃十方“道士”，向来和老通宝最说得来。于是老通宝去找黄道士详细问过了以后，便又和儿子阿四商量把茧子弄到无锡脚下去卖。老通宝虎起了脸，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来回得六天！他妈的！简直是充军！可是你有别的办法么？茧子当不得饭吃，蚕前的债又逼紧来！”

阿四也同意了。他们去借了一条赤膊船，买了几张芦席，赶那几天正是好晴，便带了阿多。他们这卖茧子的“远征军”就此出发。

五天以后，他们果然回来了；但不是空船，船里还有一筐茧子没有卖出。原来那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再也不肯收买。老通宝他们实卖得一百一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老通宝路上气得生病了，两个儿子扶他到家。

打回来的八九十斤茧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丝了。她到六宝家借了丝车，又忙了五六天。家里米又吃完了。叫阿四拿那丝上镇里去卖，没有人要，上当铺当铺也不收。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

就是这么着，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三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

1932年11月1日

（录自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2卷第1期）

林家铺子

—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攒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嚷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

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的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

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喂，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到了这话儿，不能不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像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么？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

“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钥匙！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

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顶圈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呃——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呃——”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

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羨那些货物。新年快到了，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条面巾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趁这里“卖贱货”，正该买一点。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瞄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羨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呃——呃——”

坐在账台后面那道分隔铺面与“内宅”的蝴蝶门旁边的林大娘把勉强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来。林小姐倚在她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心头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件。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睁大了妒忌的眼睛看着斜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的四五个店员一字儿摆在柜台前，等候做买卖。但是那班乡下人没有一个走近到柜台边，他们看了一会儿，又照样的走过去了。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猛转过脸来，一对嘴唇皮立刻嘻开了；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阿弟，买洋伞么？便宜货，一只洋伞卖九角！看看

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洋伞，立刻撑开了一把，热刺刺地塞到那年轻乡下人的手里，振起精神，使出夸卖的本领来：

“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那边是一只洋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轻的乡下人拿着伞，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他回过头去望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伞颠了一颠，似乎说：“买一把罢？”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一古脑儿只卖了三块多钱，你娘等着量米回去吃，哪有钱来买伞！”

“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

站在那里观望的乡下人都叹着气说，懒洋洋地都走了。那年轻的乡下人满脸涨红，摇一下头，放了伞也就要想走，这可把林先生急坏了，赶快让步问道：

“喂，喂，阿弟，你说多少钱呢？——再看看去，货色是靠得住的！”

“货色是便宜，钱不够。”

老头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儿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脸，踱回到账台里，浑身不得劲儿。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买不起九毛钱的一顶伞。他偷眼再望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还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没有人上柜台买。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万姓糕饼店那就简直连看的人都没有半个。一群一群走过的乡下人都

挽着篮子，但篮子里空无一物；间或有花蓝布的一包儿，看样子就知道是米：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数逼光，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升两升的量着贵米吃。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

时间渐渐移近正午，街上走的乡下人已经很少了，林先生的铺子就只做成了一块多钱的生意，仅仅足够开销了“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的广告费。林先生垂头丧气走进“内宅”去，几乎没有勇气和女儿老婆相见。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泪，低着头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连串的打呃中，挣扎着对丈夫说：

“花了四百块钱，——又忙了一个晚上摆设起来，呃，东洋货是准卖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爷呀！……吴妈又要拿工钱——”

“还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心里的难受，比刀割还厉害。他闷闷地踱了几步。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遍了，觉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但是他总还希望下午的营业能够比较好些。本镇的人家买东西大概在下午。难道他们过新年不买些东西？只要他们存心买，林先生的营业是有把握的。毕竟他的货物比别家便宜。

是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能够抖擞着精神坐在账台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顾客。

这下午照例和上午显然不同：街上并没很多的人，但几

乎每个人都相识，都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或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柜台上，用了异常温和的眼光迎送这些慢慢地走着谈着经过他那铺面的本镇人。他时常笑嘻嘻地迎着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哥，到清风阁去吃茶么？小店大放盘，交易点儿去！”

有时被唤着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柜台来，于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大忙而特忙，异常敏感地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瞧见他的眼光瞥到什么货物上，就赶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较。林小姐站在那对蝴蝶门边看望，也常常被林先生唤出来对那位未可知的顾客叫一声“伯伯”。小学徒送上一杯便茶来，外加一枝小联珠。

在价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让步；遇到那位顾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钱左右尾数的时候，他就从店员手里拿过那算盘来算了一会儿，然后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数从算盘上拨去，一面笑嘻嘻地说：

“真不够本呢！可是老主顾，只好遵命了。请你多作成几笔生意罢！”

整个下午就是这么张罗着过去了。连现带赊，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来注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虽然是累得那么着，林先生心里却很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对门的裕昌祥，似乎赶不上自己铺子的“热闹”。常在那对蝴蝶门旁边看望的林小姐脸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几个呃了。

快到上灯时候，林先生核算这一天的“流水账”；上午等于零，下午卖了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块钱是赊账。林先生微

微一笑，但立即皱紧了眉头了；他今天的“大放盘”确是照本出卖，开销都没着落，官利更说不上。他呆了一会儿，又开了账箱，取出几本账簿来翻着打了半天算盘；账上“人欠”的数目共有一千三百余元，本镇六百多，四乡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账，单是上海的东升字号就有八百，合计不下二千哪！林先生低声叹一口气，觉得明天以后如果生意依然没见好，那他这年关就有点难过了。他望着玻璃窗上“大放盘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心里这么想：“照今天那样当真放盘，生意总该会见好；亏本么？没有生意也是照样的要开销。只好先拉些主顾来再慢慢儿想法提高货码……要是四乡还有批发生意来，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个人来打断林先生的甜蜜梦想了。这是五十多岁的一位老婆子，巍颤颤地走进店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蓝布包。林先生猛抬起头来，正和那老婆子打一个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来买过年东西么？请到里面去坐坐。——阿秀，来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对蝴蝶门边了，没有听到。那朱三太连连摇手，就在铺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了，郑重地打开她的蓝布手巾包，——包里仅有一扣折子，她抖抖簌簌地双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瘪嘴唇扭了几扭，正想说话，林先生早已一手接过那折子，同时抢先说道：

“我晓得了。明天送到你府上罢。”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总是三个月，三三得九，是九块罢？——明天你送来？哦，哦，不要送，让我

带了去。嗯！”

朱三太扭着她的瘪嘴唇，很艰难似的说。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铺里，按月来取三块钱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却拖欠了三个月，原说是到了年底总付，明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买送灶的东西，所以亲自上林先生的铺子来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对瘪嘴唇的劲儿，光景是钱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着头皮不作声。这九块钱的利息，他何尝存心白赖，只是三个月来生意清淡，每天卖得的钱仅够开伙食，付捐税，不知不觉就拖欠下来了。然而今天要是不付，这老婆子也许会就在铺面上嚷闹，那就太丢脸，对于营业的前途很有影响。

“好，好，带了去罢，带了去罢！”

林先生终于斗气似的说，声音有点儿哽咽。他跑到账台里，把上下午卖得的现钱归并起来，又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双毫，这才凑成了八块大洋，十角小洋，四十个铜子，交付了朱三太。当他看见那老婆子把这些银洋铜子郑重地数了又数，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蓝布手巾上包了起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叹一口气，异想天开地打算拉回几文来；他勉强笑着说：

“三阿太，你这蓝布手巾太旧了，买一点老牌麻纱白手帕去罢？我们有上好的洗脸手巾，肥皂，买一点儿去新年里用罢。价钱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连连摇手说，把折子藏在衣袋里，捧着她的蓝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丧着脸，走向“内宅”去。因这朱三太的上门讨利息，他记起还有两注存款，桥头陈老七的二百元和张寡妇的一百五十元，总共十来块钱的利息，都是“不便”拖欠的，总得先期送去。他抡着指头算日子：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到二十六，放在四乡的账头该可以收齐了，店里的寿生是前天出去收账的，极迟是二十六应该回来了；本镇的账头总得到二十八九方才有个数目。然而上海号家的收账客人说不定明后天就会到，只有再向恒源钱庄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门市怎样？……

他这么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想，猛听得女儿的声音在他耳边说：

“爸爸，你看这块大绸好么？七尺，四块二角，不贵罢？”

林先生心里蓦地一跳，站住了睁大着眼睛，说不出话。林小姐手里托着那块绸，却在那里憨笑。四块二角！数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里总共只卖得十六块多，并且是老实照本贱卖的呀！林先生怔了一会儿，这才没精打采地问道：

“你哪来的钱呢？”

“挂在账上。”

林先生听得又是欠账，忍不住皱一下眉头。但女儿是自己宠惯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护着，林先生没奈何只有苦笑。过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埋怨道：

“那么性急！过了年再买岂不是好！”

三

又过了两天，“大放盘”的林先生的铺子，生意果然很好，

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呃,大大减少,平均是五分钟来一次;林小姐在铺面和“内宅”之间跳进跳出,脸上红喷喷地时常在笑,有时竟在铺面帮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娘再三唤她,方才跑进去,一边擦着额上的汗珠,一边兴冲冲地急口说:

“妈呀,又叫我进来干么!我不觉得辛苦呀!妈!爸爸累得满身是汗,嗓子也喊哑了!——刚才一个客人买了五块钱东西呢!妈!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会儿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点头,打一个呃,就念一声“大慈大悲菩萨”。客厅里本就供奉着一尊瓷观音,点着一炷香,林大娘就摇摇摆摆走过去磕头,谢菩萨的保佑,还要祷告菩萨一发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远那么好,保佑林小姐易长易大,明年就得个好女婿。

但是在铺面张罗的林先生虽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脸上笑容不断,心里却像有几根线牵着。每逢卖得了一块钱,看见顾客欣然挟着纸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里一顿,在他心里的算盘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钱的血本的亏折。他几次想把这个“大放盘”时每块钱的实足亏折算成三分,可是无论如何,算来算去总得五分。生意虽然好,他却越卖越心疼了。在柜台上招呼主顾的时候,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有时竟至几乎使他发晕。偶尔他偷眼望望斜对门的裕昌祥,就觉得那边闲立在柜台边的店员和掌柜,嘴角上都带着讥讽的讪笑,似乎都在说:“看这姓林的傻子呀,当真亏本放盘哪!看着罢,他的生意越好,就越亏本,倒闭得越快!”那时候,林先生便咬一下

嘴唇，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把货码提高，要把次等货标上头等货的价格。

给林先生斡旋那“封存东洋货”问题的商会会长走过林家铺子的时候，也微微笑着，站住了对林先生贺喜，并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轻声说：

“如何？四百块钱是花得不冤枉罢！——可是，卜局长那边，你也得稍稍点缀，防他看得眼红，也要来敲诈。生意好，妒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长不生心，他们也要去挑拨呀！”

林先生谢商会长的关切，心里老大吃惊，几乎连做生意都没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神不宁的，是店里的寿生出去收账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林先生是等着寿生收的钱来开销“客账”。上海东升字号的收账客人前天早已到镇，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没有话语支吾了。如果寿生再不来，林先生只有向恒源钱庄借款的一法，这一来，林先生又将多负担五六十元的利息，这在见天亏本的林先生委实比割肉还心疼。

到四点钟光景，林先生忽然听得街上走过的人们乱哄哄地在议论着什么，人们的脸色都很惶急，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账的寿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为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强盗抢，他的心卜卜地乱跳。他唤住了一个路人焦急地问道：

“什么事？是不是栗市快班遭了强盗抢？”

“哦！又是强盗抢么？路上真不太平！抢，还是小事，还要绑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闲汉陆和尚，含糊地回答，同时眯着半只

眼睛看林先生铺子里花花绿绿的货物。林先生不得要领，心里更急，丢开陆和尚，就去问第二个走近来的人，桥头的王三毛。

“听说栗市班遭抢，当真么？”

“那一定是太保阿书手下人干的，太保阿书是枪毙了，他的手下人多么厉害！”

王三毛一边回答，一边只顾走。可是林先生却急坏了，冷汗从额角上钻出来。他早就估量到寿生一定是今天回来，而且是从栗市——收账程序中预定的最后一处，坐快班船回来；此刻已是四点钟，不见他来，王三毛又是那样说，那还有什么疑义么？林先生竟忘记了这所谓“栗市班遭强盗抢”乃是自己的发明了！他满脸急汗，直往“内宅”跑；在那对蝴蝶门边忘记跨门槛，几乎绊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东洋兵放炸弹烧闸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么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间既然牵连着“东洋兵”，又好像不能不追问一声了。他看着女儿的很兴奋的脸孔问道：

“东洋兵放炸弹么？你从哪里听来的？”

“街上走过的人全是那么说。东洋兵放大炮，掷炸弹。闸北烧光了！”

“哦，那么，有人说栗市快班强盗抢么？”

林小姐摇头，就像扑火的灯蛾似的扑向外面去了。林先生迟疑了一会儿，站在那蝴蝶门边抓头皮。林大娘在里面打呃，又是喃喃地祷告：“菩萨保佑，炸弹不要落到我们头上来！”

林先生转身再到铺子里，却见女儿和两个店员正在谈得很热闹。对门生泰杂货店里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柜台外边指手划脚地讲谈。上海打仗，东洋飞机掷炸弹烧了闸北，上海已经罢市，全都证实了。强盗抢快班船么？没有听人说起过呀！栗市快班么？早已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见那快班船上的伙计刚刚背着两个蒲包走过的。林先生心里松一口气，知道寿生今天又没回来，但也知道好好儿的没有遭到强盗抢。

现在是满街都在议论上海的战事了。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林小姐听着，脸上就飞红了一大片。林先生却还不动神色。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在此满街人人为了上海的战事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他还是不肯花重利去借庄款，他去和上海号家的收账客人情商，请他再多等这么一天两天。他的寿生极迟明天傍晚总该会到。

“林老板，你也是明白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呀！现在上海开了火，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上就动身呢！怎么再等一两天？请你今天把账款缴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吃人家的饭，请你照顾照顾罢！”

上海客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来是无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去到恒源钱庄上商借。他还恐怕那“钱獬豸”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抬利息。谁知钱庄经理的口气却完全不对了。那痨病鬼经理听完了林先生的申

请，并没作答，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烟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烧完一根纸吹，这才慢吞吞地说：

“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上海这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汇划不通，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还总以为这痨病鬼经理故意刁难，无非是为提高利息作地步，正想结结实实说几句恳求的话，却不料那经理又逼进一步道：

“刚才敝东吩咐过，他得的信，这次的乱子恐怕要闹大，叫我们收紧盘子！尊处原欠五百，二十二那天，又是一百，总共是六百，年关前总得扫数归清；我们也算是老主顾，今天先透一个信，免得临时多费口舌，大家面子上难为情。”

“哦——可是小店里也实在为难。要看账头收得怎样。”

林先生呆了半晌，这才呐出这两句话。

“嘿！何必客气！宝号里这几天来的生意与众不同，区区六百块钱，还为难么？今天是同老兄说明白了，总望扫数归清，我在敝东跟前好交代。”

痨病鬼经理冷冷地说，站起来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万难挽回，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那家钱庄。他此时这才明白原来远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响到他的小铺子了。今年的年关当真是难过：上海的收账客人立逼着要钱，恒源里不许宕过年，寿生还没回来，知道他怎样了，镇上的账头，去年只收起八成，今年瞧来连八成都捏不稳——横在他前面的路，只是一条：“暂停营业，清理账目”！而这条路也就等于

破产，他这铺子里早已没有自己的资本，一旦清理，剩给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个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仄，走过那座望仙桥时，他看见桥下的浑水，几乎想纵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唤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罢？听说东栅外刚刚调来了一支兵，到商会里要借饷，开口就是二万，商会里正在开会呢！”

林先生急回过脸去看，原来正是那位存有两百块钱在他铺子里的陈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债主。

“哦——”

林先生打一个冷噤，只回答了这一声，就赶快下桥，一口气跑回家去。

四

这晚上的夜饭，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荤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个碟子，是到八仙楼买来的红焖肉，林先生心爱的东西。另外又有一斤黄酒。林小姐笑不离口，为的铺子里生意好，为的大绸新旗袍已经做成，也为的上海竟然开火，打东洋人。林大娘打呃的次数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钟只来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里发闷到要死。他喝着闷酒，看看女儿，又看看老婆，几次想把那炸弹似的恶消息宣布，然而终于没有那样的勇气。并且他还不曾绝望，还想挣扎，至少是还想掩饰他的两下里碰不到头。所以当商会里议决了答应借饷五千并且要林先生摊认二十元的时候，他毫不推托，就答应下来了。他决定非到最后五分钟不让老婆和女儿知道那家道困难

的真实情形。他的划算是这样的：人家欠他的账收一个八成罢，他还人家的账也是个八成，——反正可以借口上海打仗，钱庄不通；为难的是人欠我欠之间尚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剜肉补疮的方法拚命放盘卖贱货，且捞几个钱来渡过了眼前再说。这年头儿，谁能够顾到将来呢？眼前得过且过。

是这么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黄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恶梦也没有半个。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来时已经是六点半钟，天色很阴沉。林先生觉得有点头晕。他匆匆忙忙吞进两碗稀饭，就到铺子里，一眼就看见那位上海客人板起了脸孔在那里坐守“回话”。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吃一惊的，是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贴起红红绿绿的纸条，也在那里“大放盘照码九折”了！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盘”立刻被斜对门那些红绿纸条冲一个摇摇不定。

“林老板，你真是开玩笑！昨晚上不给我回音。轮船是八点钟开，我还得转乘火车，八点钟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请你快点——”

上海客人不耐烦地说，把一个拳头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赔不是，请他原谅，实在是因为上海打仗钱庄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顾，务请格外看承。

“那么叫我空手回去么？”

“这，这，断乎不会。我们的寿生一回来，有多少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个钱，不是人！”

林先生颤着声音说，努力忍住了滚到眼眶边的眼泪。

话是说到尽头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噜嗦，可是他坐在

那里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么似的，心是卜卜地乱跳。近年他虽然万分拮据，面子上可还遮得过；现在摆一个人在铺子里坐守，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债户还多着呢，万一群起傲尤，他这铺子只好立刻关门。他在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几次请这位讨账客人到内宅去坐，然而讨账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朔风吹着那些招牌，嚅嚅地响。渐渐地冻雨又有变成雪花的模样。沿街店铺里的伙计们靠在柜台上仰起了脸发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账客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谈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门来站在街边看那索索的冻雨。从蝴蝶门后送来的林大娘的呃呃的声音又渐渐儿加勤。林先生嘴里应酬着，一边看看女儿，又听听老婆的打呃，心里一阵一阵酸上来，想起他的一生简直毫无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气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恳切地说：

“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么？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叹一口气苦笑着，算是谦逊。

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

“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呀，九点钟了！怎么你们的收账伙计还没来呢？这个人靠得住么？”

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而况又是过期不见回来。上海客人看着林先生那迟疑的神气，就笑；那笑声有几分异样。忽然那边林小姐转脸对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寿生回来了！一身泥！”

显然林小姐的叫声也是异样的，林先生跳起来，又惊又喜，着急的想跑到柜台前去看，可是心慌了，两腿发软。这时寿生已经跑了进来，当真是一身泥，气喘喘地坐下了，说不出话来。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对，吓得没有主意，也不开口。上海客人在旁边皱眉头。过了一会儿，寿生方才喘着气说：

“好险呀！差一点儿被他们抓住了。”

“到底是强盗抢了快班船么？”

林先生惊极，心一横，倒逼出话来了。

“不是强盗。是兵队拉夫呀！昨天下午赶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哪里知道航船听得这里要捉船，就停在东栅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宝祥衣庄的阿毛被他们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来。他妈的，性命交关！”

寿生一面说，一面撩起衣服，从肚兜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来递给了林先生，又说道：

“都在这里了。栗市的那家黄茂记很可恶，这种户头，我们明年要留心！——我去洗一个脸，换件衣服再来。”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脸上有些笑容了。他到

账台里打开那手巾包来。先看一看那张“清单”，打了一会儿算盘，然后点检银钱数目：是大洋十一元，小洋二百角，钞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即期庄票两张，一张是规元五十两，又一张是规元六十五两。这全部付给上海客人，照账算也还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里吸烟的上海客人几次，方才叹一口气，割肉似的拿起那两张庄票和四百元钞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说了许多话，方才得到上海客人点一下头，说一声“好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庄票看了两遍，忽又笑着说道：

“对不起，林老板，这庄票，费神兑了钞票给我罢！”

“可以，可以。”

林先生连忙回答，慌忙在庄票后面盖了本店的书柬图章，派一个伙计到恒源庄去取现，并且叮嘱了要钞票。又过了半晌，伙计却是空手回来。恒源庄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钱；据说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当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没张伞，冒雪到恒源庄去亲自交涉，结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样了呢？”

看见林先生苦着脸跑回来，那上海客人不耐烦地问了。

林先生几乎想哭出来，没有话回答，只是叹气。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寿生也来了，帮着林先生说。他们赌咒：下欠的二百多元，赶明年初十边一

庄票 旧中国钱庄签发的由发票者付款的票据，亦称本票。可视为现金在市面流通。

规元 当时上海通行的只作记账用而无实银的一种记账货币。

定汇到上海。是老主顾了，向来三节清账，从没半句话，今儿实在是意外之变，大局如此，没有办法，非是他们刁赖。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这几天内卖得的现款凑成了五十元，算是总共付了四百五十元，这才把那位叫人头痛的上海收账客人送走了。

此时已有十一点了，天还是飘飘扬扬落着雪。买客没有半个。林先生纳闷了一会儿，和寿生商量本街的账头怎样去收讨。两个人的眉头都皱紧了，都觉得本镇的六百多元账头收起来真没有把握。寿生挨着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说道：

“听说南栅的聚隆，西栅的和源，都不稳呢！这两处欠我们的，就有三百光景，这两笔倒账要预先防着，吃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脸色变了，嘴唇有点抖。不料寿生把声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说出了更骇人的消息来：

“还有，还有讨厌的谣言，是说我们这里了。恒源庄上一定听得了这些风声，这才对我们逼得那么急，就不定上海的收账客人也有点晓得——只是，谁和我们作对呢？难道就是斜对门么？”

寿生说着，就把嘴向裕昌祥那边呶了一呶。林先生的眼光跟着寿生的嘴也向那边瞥了一下，心里直是乱跳，哭丧着脸，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又麻又痛的心里感到这一次他

三节清账 指旧时商家于端午、中秋、旧历年关时清理人欠和欠人的各项账目。

准是毁了！——不毁才是作怪：党老爷敲诈他，钱庄压逼他，同业又中伤他，而又要吃倒账，凭谁也受不了这样重重的磨折罢？而究竟为了什么他应该活受罪呀！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这小小的铺子，从没敢浪费；他，做生意多么巴结；他，没有害过人，没有起过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没害过人，做过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

“不过，师傅，随他们去造谣罢，你不要发急。荒年传乱话，听说是镇上的店铺十家有九家没法过年关。时势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话，素来硬朗的铺子今年都打饥荒，也不是我们一家困难！天塌压大家，商会里总得议个办法出来；总不能大家一齐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见林先生急苦了，寿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叹了一口气。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经见白。偶尔有一条狗垂着尾巴走过，抖一抖身体，摇落了厚积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夹着尾巴走了。自从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冷落凄凉的年关！而此时，远在上海，日本军的重炮正在发狂地轰毁那边繁盛的市廛。

五

凄凉的年关，终于也过去了。镇上的大小铺子倒闭了二十八家。内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绸庄。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货账的聚隆与和源也毕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寿生到那两个铺子里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块来；这以后，就听

说没有一个收账员拿到半文钱，两家铺子的老板都躲得不见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亏商会长一力斡旋，还无须往乡下躲，然而欠下恒源钱庄的四百多元非要正月十五以前还清不可；并且又订了苛刻的条件：从正月初五开市那天起，恒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铺子里“守提”，卖得的钱，八成归恒源扣账。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里就像一个冰窖。林先生常常叹气，林大娘的打呃像连珠炮。林小姐虽然不打呃，也不叹气，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黄病。她那件大绸新旗袍，为的要付吴妈的工钱，已经上了当铺；小学徒从清早七点钟就去那家唯一的当铺门前守候，直到九点钟方才从人堆里拿了两块钱挤出来。以后，当铺就止当了。两块钱！这已是最高价。随你值多少钱的贵重衣饰，也只能当得两块呢！叫做“两块钱封门”。乡下人忍着冷剥下身上的棉袄递上柜台去，那当铺里的伙计拿起来抖了一抖，就直丢出去，怒声喊道：“不当！”

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关帝庙前那空场上，照例来了跑江湖赶新年生意的摊贩和变把戏的杂耍。人们在那些摊子面前懒懒地拖着腿走，两手扞着空的腰包，就又懒懒地走开了。孩子们拉住了娘的衣角，赖在花炮摊前不肯走，娘就给他一个老大的耳光。那些特来赶新年的摊贩们连伙食都开销不了，白赖在“安商客寓”里，天天和客寓主人吵闹。

只有那班变把戏的出了八块钱的大生意，党老爷们唤他们去点缀了一番“升平气象”。

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强筹措了三块钱，为一席酒请

铺子里的“相好”吃照例的“五路酒”，商量明天开市的办法。林先生早就筹思过熟透：这铺子开下去呢，眼见得是亏本的生意，不开呢，他一家三口儿简直没有生计，而且到底人家欠他的货账还有四五百，他一关门更难讨取；惟一的办法是减省开支，但捐税派饷是逃不了的，“敲诈”尤其无法躲避，裁去一两个店员罢，本来他只有三个伙计，寿生是左右手，其余的两位也是怪可怜见的，况且辞歇了到底也不够招呼生意；家里呢，也无可再省，吴妈早已辞歇。他觉得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萨的保佑，乡下人春蚕熟，他的亏空还可以补救。

但要开市，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货品。没有现钱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货。上海打得更厉害了，赊账是休转这念头。卖底货罢，他店里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装卫生衣的纸盒就是空的，不过摆在那里装幌子。他铺子里就剩了些日用杂货，脸盆毛巾之类，存底还厚。

大家喝了一会闷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后来谈起闲天来，一个伙计忽然说：

“乱世年头，人比不上狗！听说上海闸北烧得精光，几十万人都只逃得一个光身子。虹口一带呢，烧是还没烧，人都逃光了，东洋人凶得很，不许搬东西。上海房钱涨起几倍。逃出来的人都到乡下来了，昨天镇上就到了一批，看样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现在却弄得无家可归！”

“五路酒” 即财神酒。旧时商家于农历正月初四夜设酒以迎五路财神。

林先生摇头叹气。寿生听了这话，猛的想起了一个好办法；他放下了筷子，拿起酒杯来一口喝干了，笑嘻嘻对林先生说道：

“师傅，听得阿四的话么？我们那些脸盆，毛巾，肥皂，袜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数销清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不懂得寿生的意思。

“师傅，这是天大的机会。上海逃来的人，总还有几个钱，他们总要买些日用的东西，是不是？这笔生意，我们赶快张罗。”

寿生接着又说。再筛出一杯酒来喝了，满脸是喜气。两个伙计也省悟过来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还不很了然。近来的逆境已经把他变成糊涂。他惘然问道：

“你拿得稳么？脸盆，毛巾，别家也有，——”

“师傅，你忘记了！脸盆毛巾一类的东西只有我们存底独多！裕昌祥里拿不出十只脸盆，而且都是拣剩货。这笔生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了！我们赶快多写几张广告到四栅去分贴，逃难人住的地方——喂，阿四，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要去贴广告。”

“他们有亲戚的住到亲戚家里去了，没有的，还借住在西栅外茧厂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计回答，脸上发亮，很得意自己的无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这时也完全明白了。心里一快乐，就又灵活起来，他马上拟好了广告的底稿，专拣店里有的日用品开列上去，约莫也有十几种。他又摹仿上海大商店卖“一元货”的方法，把脸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卖一块钱，

广告上就大书“大廉价一元货”。店里本来还有余剩下的红绿纸，寿生大张的裁好了，拿笔就写。两个伙计和学徒就乱哄哄地拿过脸盆，毛巾，牙刷，牙粉来装配成一组。人手不够，林先生叫女儿出来帮着写，帮着扎配，另外又配出几种“一元货”，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晚上，林家铺子里直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绪。第二天清早，开门鞭炮响过，排门开了，林家铺子布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赶起来的广告早已漏夜分头贴出去。西栅外茧厂一带是寿生亲自去布置，哄动那些借住在茧厂里的逃难人，都起来看，当做一件新闻。

“内宅”里，林大娘也起了个五更，瓷观音面前点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响头。她什么都祷告全了，就只差没有祷告菩萨要上海的战事再扩大再延长，好多来些逃难人。

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不出寿生的预料。新正开市第一天就只林家铺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点多钟，居然卖了一百多元，是这镇上近十年来未有的新纪录。销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货”，然而洋伞橡皮雨鞋之类却也带起了销路，并且那生意也做的干脆有味。虽然是“逃难人”，却毕竟住在上海，见过大场面，他们不像乡下人或本镇人那么小格式，他们买东西很爽利，拿起货来看了一眼，现钱交易，从不拣来拣去，也不硬要除零头。

林大娘看见女儿兴冲冲地跑进来夸说一回，就爬到瓷观音面前磕了一回头。她心里还转了这样的念头：要不是岁数相差得多，把寿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的！说不定在寿生那边也时常用半只眼睛看望着这位厮熟的十七岁的“师妹”。

只有一点，使林先生扫兴；恒源庄毫不顾面子地派人来提取了当天营业总数的八成。并且存户朱三阿太，桥头陈老七，还有张寡妇，不知听了谁的怂恿，都借了“要量米吃”的借口，都来预支息金；不但支息金，还想拔提一点存款呢！但也有一个喜讯，听说又到了一批逃难人。

晚餐时，林先生添了两碟荤菜，酬劳他的店员。大家称赞寿生能干。林先生虽然高兴，却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太等三位存户要提存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这种事，总是不吉利。寿生忿然说：

“那三个懂得什么呢！还不是有人从中挑拨！”

说着，寿生的嘴又向斜对门呶了一呶。林先生点头。可是这三位不懂什么的，倒也难以对付；一个是老头子，两个是孤苦的女人，软说不肯，硬来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觉得只有去找商会长，请他去和那三位宝贝讲开。他和寿生说了，寿生也竭力赞成。

于是晚饭后算过了当天的“流水账”，林先生就去拜访商会长。

林先生说明了来意后，那商会长一口就应承了，还夸奖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铺子一定能够站住，而且上进。摸着自己的下巴，商会长又笑了一笑，伛过身体来说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对你说，只是没有机会。镇上的卜局长不知在哪里见过令爱来，极为中意；卜局长年将四十，还没有儿子，屋子里虽则放着两个人，都没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现成的局长太太。呵，那时，就连我也沾点儿光呢！”

林先生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难题，当下怔住了做不得声。商会长却又郑重地接着说：

“我们是老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讲个明白。论到这种事呢，照老派说，好像面子上不好听；然而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令爱过去也算是正的。——况且，卜局长既然有了这个心，不答应他有许多不便之处；答应了，将来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说这个话。”

“咳，你怕不是好意劝我仔细！可是，我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规矩，高攀卜局长，实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头皮说，心里卜卜乱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这么罢，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里且搁着，看见卜局长时，就说还没机会提过，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点给我回音！”

“嗯——”

筹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强应着，脸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里，林先生支开了女儿，就一五一十对林大娘说了。他还没说完，林大娘的呃就大发作，光景邻居都听得清。她勉强抑住了那些涌上来的呃，喘着气说道：

“怎么能够答应，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舍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妇。”

“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

“呃，我们规规矩矩做生意，呃，难道我们不肯，他好抢了去不成？呃——”

“不过他一定要来找讹头生事！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心！”

林先生低声说，几乎落下眼泪来。

“我拚了这条老命。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呀！”

林大娘颤着声音站了起来，摇摇摆摆想走。林先生赶快拦住，没口地叫道：

“往哪里去？往哪里去？”

同时林小姐也从房外来了，显然已经听见了一些，脸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见女儿，就一把抱住了，一边哭，一边打呃，一边喃喃地挣扎着喘着气说：

“呃，阿囡，呃，谁来抢你去，呃，我同他拚老命！呃，生你那年我得了这个——病，呃，好容易养到十七岁，呃，呃，死也死在一块儿！呃，早给了寿生多么好呢！呃！强盗！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妈！”林先生搓着手叹气。看看哭得不像样，窄房浅屋的要惊动邻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气来劝母女两个。

这一夜，林家三口儿都没有好生睡觉。明天一早林先生还得起来做生意，在一夜的转侧愁思中，他偶尔听得屋面上一声响，心就卜卜地跳，以为是卜局长来寻他生事来了；然而定了神仔细想起来，自家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又没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钱，难道好无端生事，白诈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线生机。生了个女儿长的还端正，却又要招祸！早些定了亲，也许不会出这岔子？——商会长是不是肯真心帮忙呢，只有恳求他设法——可是林大娘又在打呃了，咳，她这病！

天刚发白，林先生就起身，眼圈儿有点红肿，头里发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铺面上靠寿生一个到底不

行，这小伙子近几天来也就累得够了。

林先生坐在账台里，心总不定。生意虽然好，他却时时浑身的肉发抖。看见面生的大汉子上来买东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长派来的人，来侦察他，来寻事；他的心直跳得发痛。

却也作怪，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经卖了五六十元，买客们中间也有本镇人。那简直不像买东西，简直像是抢东西，只有倒闭了铺子拍卖底货的时候才有这种光景。林先生一边有点高兴，一边却也看着心惊，他估量“这样的好生意气色不正”。果然在午饭的时候，寿生就悄悄告诉道：

“外边又有谣言，说是你拆烂污卖一批贱货，捞到几个钱，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气又怕，开不得口。突然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直闯进来问道：

“谁是林老板？”

林先生慌忙站了起来，还没回答，两个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寿生追上去，想要拦阻，又想要探询，那两个人厉声吆喝道：

“你是谁？滚开！党部里要他问话！”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没有回来。店里生意忙，寿生又不能抽空身子尽自去探听。里边林大娘本来还被瞒着，不防小学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几乎一口气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对蝴蝶门儿，说是：

“你的爸爸已经被他们捉去了，回头就要来抢你！呃——”

她只叫寿生进来问底细，寿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说，只含糊安慰了几句道：

“师母，不要着急，没有事的！师傅到党部里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们的生意好，怕什么的！”

背转了林大娘的面，寿生悄悄告诉林小姐：“到底为什么，还没得个准信儿，”他叮嘱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师母”，外边事有他呢。林小姐一点主意也没有，寿生说一句，她就点一下头。

这样又要招顾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话来对付林大娘不时的追询，寿生更没有工夫去探听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灯时分，这才由商会长给他一个信：林先生是被党部扣住了，为的外边谣言林先生打算卷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庄款和客账未清外，还有朱三阿太，桥头陈老七，张寡妇三位孤苦人儿的存款共计六百五十元没有保障，党部里是专替这些孤苦人儿谋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来，要他理直这些存款。

寿生吓得脸都黄了，呆了半晌，方才问道：

“先把人保出来，行么？人不出来，哪里去弄钱来呢？”

“嘿！保出人来！你空手去，让你保么？”

“会长先生，总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师傅和你老人家向来交情也不差，总求你做做好事！”

商会长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又端相着寿生半晌，然后一把拉寿生到屋角里悄悄说道：

“你师傅的事，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只是这件事现在弄僵了！老实对你说，我求过卜局长出面讲情，卜局长只要你师傅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我刚才到党部里会见你的师傅，劝他答应，他也答应了，那不是事情完了么？不料党部里那个黑麻子真可恶，他硬不肯——”

“难道他不给卜局长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噜哩噜嗦说了许多，卜局长几乎下不得台。两个人闹翻了！这不是这件事弄得僵透？”

寿生叹了口气，没有主意；停一会儿，他又叹一口气说：

“可是师傅并没犯什么罪。”

“他们不同你讲理！谁有势，谁就有理！你去对林大娘说，放心，还没吃苦，不过要想出来，总得花点儿钱！”

商会长说着，伸两个指头一扬，就匆匆地走了。

寿生沉吟着，没有主意；两个伙计攥住他探问，他也不回答。商会长这番话，可以告诉“师母”么？又得花钱！“师母”有没有私蓄，他不知道；至于店里，他很明白，两天来卖得的现钱，被恒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块，济得什么事！商会长示意总得两百。知道还够不够呀！照这样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觉得有点灰心了。

里边又在叫他了！他只好进去瞧光景再定主意。

林大娘扶住了女儿的肩头，气喘喘地问道：

“呃，刚才，呃——商会长来了，呃，说什么？”

“没有来呀！”

寿生撒一个谎。

“你不用瞒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脸色

吓得焦黄！阿秀看见的，呃！”

“师母放心，商会长说过不要紧。——卜局长肯帮忙——”

“什么？呃，呃——什么？卜局长肯帮忙！——呃，呃，大慈大悲的菩萨，呃，不要他帮忙！呃，呃，我知道，你的师傅，呃呃，没有命了！呃，我也不要活了！呃，只是这阿秀，呃，我放心不下！呃，呃，你同了她去！呃，你们好好的做人家！呃，呃，寿生，呃，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呃，去呀！他们要来抢！呃——狠心的强盗！观世音菩萨怎么不显灵呀！”

寿生睁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样回话。他以为“师母”疯了，但可又一点不像疯。他偷眼看他的“师妹”，心里有点跳；林小姐满脸通红，低了头不作声。

“寿生哥，寿生哥，有人找你说话！”

小学徒一路跳着喊进来。寿生慌忙跑出去，总以为又是商会长什么的来了，哪里知道竟是斜对门裕昌祥的掌柜吴先生。“他来干什么？”寿生肚子里想，眼光盯住在吴先生的脸上。

吴先生问过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满脸笑容，连说“不要紧”。寿生觉得那笑脸有点异样。

“我是来找你划一点货——”

吴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转了口气，从袖子里摸出一张纸来。是一张横单，写着十几行，正是林先生所卖“一元货”的全部。寿生一眼瞧见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把戏呀！他立刻说：

“师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师母说，还不是一样！”

寿生踌躇着不能回答。他现在有点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谣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现在却是裕昌祥来挖货，这一连串的线索都明白了。寿生想来有点气，又有点怕，他很知道，要是答应了吴先生的要求，那么，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应呢，还有什么把戏来，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后他姑且试一试说：

“那么，我去和师母说，可是，师母女人家专要做现钱交易。”

“现钱么？哈，寿生，你是说笑话罢？”

“师母是这种脾气，我也是没法。最好等明天再谈罢。刚才商会长说，卜局长肯帮忙讲情，光景师傅今晚上就可以回来了。”

寿生故意冷冷的说，就把那张横单塞还吴先生的手里。吴先生脸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横单又推回到寿生手里，一面没口应承道：

“好，好，现账就是现账。今晚上交货，就是现账。”

寿生皱着眉头再到里边，把裕昌祥来挖货的事情对林大娘说了，并且劝她：

“师母，刚才商会长来，确实说师傅好好的在那里，并没吃苦；不过总得花几个钱，才能出来。店里只有五十块。现在裕昌祥来挖货，照这单子上看，总也有一百五十块光景，还是挖给他们罢，早点救师傅出来要紧！”

林大娘听说又要花钱，眼泪直淌，那一阵呢，当真打得震天响，她只是摇手，说不出话，头靠在桌子上，把桌子捶得怪响。寿生瞧来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在蝴蝶门边，林小姐追上来了。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白，她的声音抖而且哑，她急口地说：

“妈是气糊涂了！总说爸爸已经被他们弄死了！你，你赶快答应裕昌祥，赶快救爸爸！寿生哥，你——”

林小姐说到这里，忽然脸一红，就飞快地跑进去了。寿生望着她的后影，呆立了半分钟光景，然后转身，下决心担负这挖货给裕昌祥的责任，至少“师妹”是和他一条心要这么办了。

夜饭已经摆在店铺里了，寿生也没有心思吃，立等着裕昌祥交过钱来，他拿一百在手里，另外身边藏了八十，就飞跑去找商会长。

半点钟后，寿生和林先生一同回来了。跑进“内宅”的时候，林大娘看见了倒吓一跳。认明是真活的林先生时，林大娘急急爬在瓷观音前磕响头，比她打呢的声音还要响。林小姐光着眼睛站在旁边，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寿生从身旁掏出一个纸包来，放在桌子上说：

“这是多下来的八十块钱。”

林先生叹了一口气，过一会儿，方才有声没气地说道：

“让我死在那边就是了，又花钱弄出来！没有钱，大家还是死路一条！”

林大娘突然从地下跳起来，着急的想说话，可是一连串的呃把她的话塞住了。林小姐忍住了声音，抽抽咽咽地哭。林

先生却还不哭，又叹了一口气，哽咽着说：

“货是挖空了！店开不成，债又逼的紧——”

“师傅！”

寿生叫了一声，用手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写了一个“走”字给林先生看。

林先生摇头，眼泪扑簌簌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叹了一口气。

“师傅！只有这一条路了。店里拼凑起来，还有一百块，你带了去，过一两个月也就够了；这里的事，我和他们理直。”

寿生低声说。可是林大娘却偏偏听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呃，抢着叫道：

“你们也去！你，阿秀。放我一个人在这里好了，我拚老命！呃！”

忽然异常少健起来，林大娘转身跑到楼上去。林小姐叫着“妈”，随后也追了上去。林先生望着楼梯发怔，心里感到有什么要紧的事，却又乱麻麻地总是想不起。寿生又低声说：

“师傅，你和师妹一同走罢！师妹在这里，师母是不放心的！她总说他们要来抢——”

林先生淌着眼泪点头，可是打不起主意。

寿生忍不住眼圈儿也红了，叹了一口气，绕着桌子走。

忽然听得林小姐的哭声。林先生和寿生都一跳。他们赶到楼梯头时，林大娘却正从房里出来，手里捧一个皮纸包儿。看见林先生和寿生都已在楼梯头了，她就缩回房去，嘴里说“你们也来，听我的主意”。她当着林先生和寿生的跟前，指

着那纸包说道：

“这是我的私房，呃，光景有两百多块。分一半你们拿去。呃！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呃，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呃，我不走！寿生陪我几天再说。呃，知道我还有几天活，呃，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呃——”

林大娘一手拉着林小姐，一手拉着寿生，就要他们“拜一拜”。

都拜了，两个人脸上飞红，都低着头。寿生偷眼看林小姐，看见她的泪痕中含着一些笑意，寿生心头卜卜地跳了，反倒落下两滴眼泪。

林先生松一口气，说道：

“好罢，就是这样。可是寿生，你留在这里对付他们，万事要细心！”

七

林家铺子终于倒闭了。林老板逃走的新闻传遍了全镇。债权人中间的恒源庄首先派人到林家铺子里封存底货。他们又搜寻账簿。一本也没有了。问寿生。寿生躺在床上害病。又去逼问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连珠炮似的打呃和眼泪鼻涕。为的她到底是“林大娘”，人们也没有办法。

十一点钟光景，大群的债权人在林家铺子里吵闹得异常厉害。恒源庄和其他的债权人争执怎样分配底货。铺子里虽然淘空，但连“生财”合计，也足够偿还债权人七成，然而谁都只想给自己争得九成或竟至十成。商会会长说得舌头都有点僵硬了，却没有结果。

来了两个警察，拿着木棍站在门口吆喝那些看热闹的闲人。

“怎么不让我进去？我有三百块钱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着瘪嘴唇和警察争论，巍颤颤地在人堆里挤。她额上的青筋就有小指头儿那么粗。她挤了一会儿，忽然看见张寡妇抱着五岁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个警察放她进去。那警察斜着眼睛，假装是调弄那孩子，却偷偷地用手背在张寡妇的乳部揉摸。

“张家嫂呀——”

朱三阿太气喘喘地叫了一声，就坐在石阶沿上，用力地扭着她的瘪嘴唇。

张寡妇转过身来，找寻是谁唤她；那警察却用了褻昵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过一会儿就进去！”

听得这句话的闲人都笑起来了。张寡妇装作不懂，含着一泡眼泪，无目的地又走了一步。恰好看见朱三阿太坐在石阶沿上喘气。张寡妇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边，也坐在那石阶沿上，忽然就放声大哭。她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诉说着：

“阿大的爷呀，你丢下我去了，你知道我是多么苦啊！强盗兵打杀了你，前天是三周年……绝子绝孙的林老板又倒了铺子，——我十个指头做出来的百几十块钱，丢在水里了，也没响一声！啊哟！穷人命苦，有钱人心狠——”

看见妈哭，孩子也哭了；张寡妇搂住了孩子，哭的更伤心。

朱三阿太却不哭，弩起了一对发红的已经凹陷的眼睛，发疯似的反复说着一句话：

“穷人是一条命，有钱人也是一条命；少了我的钱，我拚老命！”

此时有一个人从铺子里挤出来，正是桥头陈老七。他满脸紫青，一边挤，一边回过头去嚷骂道：

“你们这伙强盗！看你们有好报！天火烧，地火爆，总有一天现在我陈老七眼睛里呀！要吃倒账，就大家吃，分摊到一个边皮儿，也是公平，——”

陈老七正骂得起劲，一眼看见了朱三阿太和张寡妇，就叫着她们的名字说：

“三阿太，张家嫂，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哭！货色，他们分完了！我一张嘴吵不过他们十几张嘴，这班狗强盗不讲理，硬说我们的钱不算账，——”

张寡妇听说，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个警察忽然又趔过来，用木棍子拨着张寡妇的肩膀说：

“喂，哭什么？你的养家人早就死了。现在还哭哪一个！”

“狗屁！人家抢了我们的，你这东西也要来调戏女人么？”

陈老七怒冲冲地叫起来，用力将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睁圆了怪眼睛，扬起棍子就想要打。闲人们都大喊，骂那警察。另一个警察赶快跑来，拉开了陈老七说：

“你在这里吵，也是白吵。我们和你无怨无仇，商会里叫来守门，吃这碗饭，没办法。”

“陈老七，你到党部里去告状罢！”

人堆里有一个声音这么喊。听声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

闲汉陆和尚。

“去，去！看他们怎样说。”

许多声音乱叫了。但是那位作调人的警察却冷笑，扳着陈老七的肩膀道：

“我劝你少找点麻烦罢。到那边，中什么用！你还是等候林老板回来和他算账，他倒不好白赖。”

陈老七虎起了脸孔，弄得没有主意了。经不住那些闲人们都撺怂着“去”，他就看着朱三阿太和张寡妇说道：

“去去怎样？那边是天天大叫保护穷人的呀！”

“不错。昨天他们扣住了林老板，也是说防他逃走，穷人的钱没有着落！”

又一个主张去的拉长了声音叫。于是不由自主似的，陈老七他们三个和一群闲人都向党部所在那条路去了。张寡妇一路上还是啼哭，咒骂打杀了她丈夫的强盗兵，咒骂绝子绝孙的林老板，又咒骂那个恶狗似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时，望见那门前排立着四个警察，都拿着棍子，远远地就吆喝道：

“滚开！不准过来！”

“我们是来告状的，林家铺子倒了，我们存在那里的钱都拿不到——”

陈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声的说。可是从警察背后突然跳出一个黑麻子来，怒声喝打。警察们却还站着，只用嘴威吓。陈老七背后的闲人们大噪起来。黑麻子怒叫道：

“不识好歹的贱狗！我们这里管你们那些事么？再不走，就开枪了！”

他跺着脚喝那四个警察动手打。陈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经挨了几棍子。闲人们大乱。朱三阿太老迈，跌倒了。张寡妇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给人们一冲，也跌在地下，她连滚带爬躲过了许多跳过的和踏上来的脚，站起来跑了一段路，方才觉到她的孩子没有了。看衣襟上时，有几滴血。

“啊哟！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强盗杀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带哭带嚷的快跑，头发纷散；待到她跑过那倒闭了的林家铺面时，她已经完全疯了！

1932年6月18日作完。

老舍

断魂枪

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
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权利。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的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镰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

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这是走鏢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谁不晓得沙子龙是利落，短瘦，硬棒，两眼明得象霜夜的大星？可是，现在他身上放了肉。鏢局改了客栈，他自己在后小院占着三间北房，大枪立在墙角，院子里有几只楼鸽。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这条枪与这套枪，二十年的工夫，在西北一带，给他创出来：“神枪沙子龙”五个字，没遇见过敌手。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再替他增光显胜了；只是摸摸这凉，滑，硬而发颤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有在夜间独自拿起枪来，才能相信自己还是“神枪沙”。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在他手下创练起来的少年们还时常来找他。他们大多数是没落子的，都有点武艺，可是没地方去用。有的在庙会上去卖艺：踢两趟腿，练套家伙，翻几个跟头，附带着卖点大力丸，混个三吊两吊的。有的实在闲不起了，去弄筐果子，或挑些毛豆角，赶早儿在街上论斤吆喝出去。那时候米贱肉贱，肯卖膀子力气本来可以混个肚儿圆；他们可是不成：肚量既大，而且得吃口管事儿的；干饽饽、辣饼子咽不下去。况且他们还时常去走会：五虎棍，开路，太狮少狮……虽然算不了什么——比起走鏢来——可是到底有个机会活动活动，露露脸。是的，走会捧场是买脸的事，他们打扮的得像个样儿，至少得有条青洋绉裤子，新漂白细市布的小褂，和一双鱼鳞

洒鞋——顶好是青缎子抓地虎靴子。他们是神枪沙子龙的徒弟——虽然沙子龙并不承认——得到处露脸，走会得赔上俩钱，说不定还得打场架。没钱，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着手儿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老师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教什么？拿开水浇吧！”有时直接把他们逐出去。他们不大明白沙老师是怎么了，心中也有点不乐意。

可是，他们到处为沙老师吹腾，一来是愿意使人知道他们的武艺有真传授，受过高人的指教；二来是为激动沙老师：万一有人不服气而找上老师来，老师难道还不露一两手真的么？所以：沙老师一拳就砸倒了个牛！沙老师一脚把人踢到房上去，并没使多大的劲！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种事，但是说着说着，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了，有年月，有地方，千真万确，敢起誓！

王三胜——沙子龙的大伙计——在土地庙拉开了场子，摆好了家伙。抹了一鼻子茶叶末色的鼻烟，他抡了几下竹节钢鞭，把场子打大一些。放下鞭，没向四围作揖，叉着腰念了两句：“脚踢天下好汉，拳打五路英雄！”向四围扫了一眼：“乡亲们，王三胜不是卖艺的；玩艺儿会几套，西北路上走过镖，会过绿林中的朋友。现在闲着没事，拉个场子陪诸位玩玩。有爱练的尽管下来，王三胜以武会友，有赏脸的，我陪着。神枪沙子龙是我的师傅；玩艺地道！诸位，有愿下来的没有？”他看着，准知道没人敢下来，他的话题，可是那条钢鞭更硬，十八斤重。

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围。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杀进去。给手心一口吐沫，抄起大刀来：

“诸位，王三胜先练趟瞧瞧。不白练，练完了，带着的扔几个；没钱，给喊个好，助助威。这儿没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的扔了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的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有功夫！”西北角上一个黄胡子老头儿答了话。

“啊？”王三胜好似没听明白。

“我说：你——有——功——夫！”老头子的语气很不得人心。

放下大刀，王三胜随着大家的头往西北看。谁也没看起这个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像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像两口小井，深深的闪着黑光。王三胜不怕：他看得出别人有功夫没有，可更相信自己的本事，他是沙子龙手下的大将。

“下来玩玩，大叔！”王三胜说得很得体。

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膊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的向前拉扯，身子整着，像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把大衫扔在地上，一点没理会四围怎样笑他。

“神枪沙子龙的徒弟，你说？好，让你使枪吧；我呢？”老头子非常的干脆，很像久想动手。

人们全回来了，邻场耍狗熊的无论怎么敲锣也不中用了。

“三截棍进枪吧？”王三胜要看老头子一手，三截棍不是随便就拿得起来的家伙。

老头子又点点头，拾起家伙来。

王三胜努着眼，抖着枪，脸上十分难看。

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儿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四外已围得风雨不透，大家都觉出老头子确是有威。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彩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努着眼，木在那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

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

“还得练哪，伙计！”

“别走！”王三胜擦着汗：“你不离，姓王的服了！可有一样，你敢会会沙老师？”

“就是为会他才来的！”老头子的干巴脸上皱起点来，似乎是笑呢。“走；收了吧；晚饭我请！”

王三胜把兵器拢在一处，寄放在变戏法二麻子那里，陪着老头子往庙外走。后面跟着不少人，他把他们骂散。

“你老贵姓？”他问。

“姓孙哪，”老头子的话与人一样，都那么干巴。“爱练；久想会会沙子龙。”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王三胜心里说。他脚底下加了劲，可是没把孙老头落下。他看出来，老头子的腿是老走着查拳门中的连跳步；交起手来，必定很快。但是，无论他怎么快，沙子龙是没对手的。准知道孙老头要吃亏，他心中痛快了些，放慢了些脚步。

“孙大叔贵处？”

“河间的，小地方。”孙老者也和气了些：“月棍年刀一辈子枪，不容易见功夫！说真的，你那两手就不坏！”

王三胜头上的汗又回来了，没言语。

到了客栈，他心中直跳，唯恐沙老师不在家，他急于报仇。他知道老师不爱管这种事，师弟们已碰过不少回钉子，可是他相信这回必定行，他是大伙计，不比那些毛孩子；再说，人家在庙会上点名叫阵，沙老师还能丢这个脸么？

“三胜”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有事吗？”

三胜的脸又紫了，嘴唇动着，说不出话来。

沙子龙坐起来，“怎么了，三胜？”

“栽了跟头！”

只打了个不甚长的哈欠，沙老师没别的表示。

王三胜心中不平，但是不敢发作；他得激动老师：“姓孙的一个老头儿，门外等着老师呢；把我的枪，枪，打掉了两次！”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没等吩咐，他慌忙跑出去。

客人进来，沙子龙在外间屋等着呢。彼此拱手坐下，他叫三胜去泡茶。三胜希望两个老人立刻交了手，可是不能不沏茶去。孙老者没话讲，用深藏着的眼睛打量沙子龙。沙很客气：

“要是三胜得罪了你，不用理他，年纪还轻。”

孙老者有些失望，可是看出沙子龙的精明。他不知怎样好了，不能拿一个人的精明断定他的武艺。“我来领教领教枪法！”他不由的说出来。

沙子龙没接碴儿。王三胜提着茶壶走进来——急于看二人动手，他没管水开了没有，就沏在壶中。

“三胜，”沙子龙拿起个茶碗来，“去找小顺们去，天汇见，陪孙老者吃饭。”

“什么？”王三胜的眼珠几乎掉出来。看了看沙老师的脸，他敢怒而不敢言的说了声“是啦！”走出去，撅着大嘴。

“教徒弟不易！”孙老者说。

“我没收过徒弟。走吧，这个水不开！茶馆去喝，喝饿了就吃。”沙子龙从桌子上拿起缎子搭裤，一头装着鼻烟壶，一

头装着点钱，挂在腰带上。

“不，我还不饿！”孙老者很坚决，两个“不”字把小辫从肩上抡到后边去。

“说会子话儿。”

“我来为领教领教枪法。”

“功夫早搁下了，”沙子龙指着身上，“已经放了肉！”

“这么办也行，”孙老者深深的看了沙老师一眼：“不比武，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

“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了：“早忘净了！早忘净了！告诉你，在我这儿住几天，咱们逛逛各处，临走，多少送点盘缠。”

“我不逛，也用不着钱，我来学艺！”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弯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去。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好！好！”沙子龙在台阶上点着头喊。

“教给我那趟枪！”孙老者抱了抱拳。

沙子龙下了台阶，也抱着拳：“孙老者，说真的吧；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不传？”

“不传！”

孙老者的胡子嘴动了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到屋里抄起蓝布大衫，拉拉着腿：“打搅了，再会！”

“吃过饭走！”沙子龙说。

孙老者没言语。

沙子龙把客人送到小门，然后回到屋中，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

他独自上了天汇，怕是王三胜们在那里等着。他们都没有去。

王三胜和小顺们都不敢再到土地庙去卖艺，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反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不要说王三胜输给他，沙子龙也不是“个儿”。不过呢，王三胜到底和老头子见了个高低，而沙子龙连句硬话也没敢说。“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录自《老舍选集》，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版）

我这一辈子

—

我幼年读过书，虽然不多，可是足够读《七侠五义》与《三国志演义》什么的。我记得好几段聊斋，到如今还能说得很齐全动听，不但听的人都夸奖我的记性好，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高兴。可是，我并念不懂聊斋的原文，那太深了；我所记得的几段，都是由小报上的“评讲聊斋”念来的——把原文变成白话，又添上些逗眼打趣，实在有个意思！

我的字写得也不坏。拿我的字和老年间衙门里的公文比一比，论个儿的匀适，墨色的光润，与行列的齐整，我实在相信我可以作个很好的“笔帖式”。自然我不敢高攀，说我有写奏折的本领，可是眼前的通常公文是准保能写到好处的。

凭我认字与写的本事，我本该去当差。当差虽不见得一定能增光耀祖，但是至少也比作别的事更体面些。况且呢，差事不管大小，多少总有个升腾。我看见不止一位了，官职很大，可是那笔字还不如我的好呢，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人既能作高官，我怎么不能呢？

可是，当我十五岁的时候，家里教我去学徒。五行八作，

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不过比较当差稍差点劲儿罢了。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去，即使能大发财源，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可是我并没和家里闹别扭，就去学徒了；十五岁的人，自然没有多少主意。况且家里老人还说，学满了艺，能挣上钱，就给我说亲事。在当时，我想象着结婚必是件有趣的事。那么，吃上二三年的苦，而后大人似的去耍手艺挣钱，家里再有个小媳妇，大概也很下得去了。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太平年月，裱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那时候，死一个人不像现在这么省事。这可并不是说，老年间的人要翻来覆去的死好几回，不干脆的一下子断了气。我是说，那时候死人，丧家要拚命的花钱，一点不惜力气与金钱的讲排场。就拿与冥衣铺有关系的事来说吧，就得花上老些个钱。人一断气，马上就得去糊“倒头车”——现在，连这个名词儿也许有好多人不晓得了。紧跟着便是“接三”，必定有些烧活：车轿骡马，墩箱灵人，引魂幡，灵花等等。要是害月子病死的，还必须另糊一头牛，和一个鸡罩。赶到“一七”念经，又得糊楼库，金山银山，尺头元宝，四季衣服，四季花草，古玩陈设，各样木器。及至出殡，纸亭纸架之外，还有许多烧活，至不济也得弄一对“童儿”举着。“五七”烧伞，六十天糊船桥。一个死人到六十天后才和我们裱糊匠脱离关系。一年之中，死那么十来个有钱的人，我们便有了吃喝。

裱糊匠并不专伺候死人，我们也伺候神仙。早年间的神仙不像如今晚儿的这样寒蠢，就拿关老爷说吧，早年间每到

六月廿四，人们必给他糊黄幡宝盖，马童马匹，和七星大旗什么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惦记着关公了！遇上闹“天花”，我们又得为娘娘们忙一阵。九位娘娘得糊九顶轿子，红马黄马各一匹，九份凤冠霞帔，还得预备痘哥哥痘姐姐们的袍带鞋帽，和各样执事。如今，医院都施种牛痘，娘娘们无事可作，裱糊匠也就陪着她们闲起来了。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还愿”的事，都要糊点什么东西，可是也都随着破除迷信没人再提了。年头真是变了啊！

除了伺候神与鬼外，我们这行自然也为活人作些事。这叫作“白活”，就是给人家糊顶棚。早年间没有洋房，每遇到搬家，娶媳妇，或别项喜事，总要把房间糊得四白落地，好显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那大富之家，连春秋两季窗子也雇用我们。人是一天穷似一天了，搬家不一定糊棚顶，而那些有钱的呢，房子改为洋式的，棚顶抹灰，一劳永逸；窗子改成玻璃的，也用不着再糊上纸或纱。什么都是洋式好，耍手艺的可就没了饭吃。我们自己也不是不努力呀，洋车时行，我们就照样糊洋车；汽车时行，我们就糊汽车，我们知道改良。可是有几家死了人来糊一辆洋车或汽车呢？年头一旦大改良起来，我们的小改良全算白饶，水大漫不过鸭子去，有什么法儿呢！

二

上面交代过了：我若是始终仗着那份儿手艺吃饭，恐怕就早已饿死了。不过，这点本事虽不能永远有用，可是三年的学艺并非没有很大的好处，这点好处教我一辈子享用不尽。

我可以撂下家伙，干别的营生去；这点好处可是老跟着我。就是我死后，有人谈到我的为人如何，他们也必须要记得我少年曾学过三年徒。

学徒的意思是一半学手艺，一半学规矩。在初到铺子去的时候，不论是谁也得害怕，铺中的规矩就是委屈。当徒弟的得晚睡早起，得听一切的指挥与使遣，得低三下四的伺候人，饥寒劳苦都得高高兴兴的受着，有眼泪往肚子里咽。像我学艺的所在，铺子也就是掌柜的家；受了师傅的，还得受师母的夹板儿气！能挺过这么三年，顶倔强的人也得软了，顶轻和的人也得硬了；我简直的可以这么说，一个学徒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像打铁一样，要打什么东西便成什么东西。

在当时正挨打受气的那一会儿，我真想去寻死，那种气简直不是人所受得住的！但是，现在想起来，这种规矩与调教实在值金子。受过这种排练，天下便没有什么受不了的事啦。随便提一样吧，比方说教我去当兵，好哇，我可以作个满好的兵。军队的操演有时有会儿，而学徒们是除了睡觉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我抓着工夫去出恭，一边蹲着一边就能打个盹儿，因为遇上赶夜活的时候，我一天一夜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的觉。我能一口吞下去一顿饭，刚端起饭碗，不是师傅喊，就是师娘叫，要不然便是有照顾主儿来定活，我得恭而敬之的招待，并且细心听着师傅怎样论活讨价钱。不把饭整吞下去怎么办呢？这种排练教我遇到什么苦处都能硬挺，外带着还是挺和气。读书的人，据我这粗人看，永远不会懂得这个。现在的洋学堂里开运动会，学生跑上两个圈就仿佛有

了汗马功劳一般，喝！又是搀着，又是抱着，往大腿上拍火酒，还闹脾气，还坐汽车！这样的公子哥儿哪懂得什么叫作规矩，哪叫排练呢？话往回来说，我所受的苦处给我打下了作事任劳任怨的底子，我永远不肯闲着，作起活来永不晓得闹脾气，耍别扭，我能和大兵们一样受苦，而大兵们不能像我这么和气。

再拿件实事来证明这个吧：在我学成出师以后，我和别的耍手艺的一样，为表明自己是凭本事挣钱的人，第一我先买了根烟袋，只要一闲着便捻上一袋吧唧着，仿佛很有身分，慢慢的，我又学了喝酒，时常弄两盅猫尿咂着嘴儿抿几口。嗜好就怕开了头，会了一样就不难学第二样，反正都是个玩艺吧咧。这可也就出了毛病。我爱烟爱酒，原本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大家伙儿都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我一来二去的学会了吃大烟。那个年月，鸦片烟不犯私，非常的便宜；我先是吸着玩，后来可就上了瘾。不久，我便觉出手紧了，作事也不似先前那么上劲了。我并没等谁劝告我，不但戒了大烟，而且把旱烟袋也撇了，从此烟酒不动！我入了“理门”。入理门，烟酒都不准动；一旦破戒，必走背运。所以我不但戒了嗜好，而且入了理门；背运在那儿等着我，我怎肯再犯戒呢？这点心胸与硬气，如今想起来，还是由学徒得来的。多大的苦处我都能忍受。初一戒烟戒酒，看着别人吸，别人饮，多么难过呢！心里真像有一千条小虫爬挠那么痒痒触触的难过。但是我不能破戒，怕走背运。其实背运不背运的，都是日后的事，眼前的罪过可是不好受听！硬挺，只有硬挺才能成功，怕走背运还在其次。我居然挺过来了，因为我学过徒，受过

排练呀！

提到我的手艺来，我也觉得学徒三年的光阴并没白费了。凡是一门手艺，都得随时改良，方法是死的，运用可是活的。卅年前的瓦匠，讲究会磨砖对缝，作细工儿活；现在，他得会用洋灰和包镶人造石什么的。卅年前的木匠，讲究会雕花刻木，现在得会造洋式木器。我们这行也如此，不过比别的行业更活动。我们这行讲究看见什么就能糊什么。比方说，人家落了丧事，教我们糊一桌全席，我们就能糊出鸡鸭鱼肉来。赶上人家死了未出阁的姑娘，教我们糊一全份嫁妆，不管是四十八抬，还是卅二抬，我们便能由粉罐油瓶一直糊到衣橱穿衣镜。眼睛一看，手就能模仿下来，这是我们的本事。我们的本事不大，可是得有点聪明，一个心窟窿的人绝不会成个好裱糊匠。

这样，我们作活，一边工作也一边游戏，仿佛是我们的成败全仗着怎么把各色的纸调动的合适，这是耍心路的事儿。以我自己说，我有点小聪明。在学徒时候所挨的打，很少是为学不上活来，而多半是因为我有聪明而好调皮不听话。我的聪明也许一点也显露不出来，假若我是去学打铁，或是拉大锯——老那么打，老那么拉，一点变动没有。幸而我学了裱糊匠，把基本的技能学会了以后，我便开始自出花样，怎么灵巧逼真我怎么作。有时候我白费了许多工夫与材料，而作不出我所想到的东西，可是这更教我加紧的去揣摩，去调动，非把它作成不可。这个，真是个好习惯。有聪明，而且知道用聪明，我必须感谢这三年的学徒，在这三年养成了我会用自己的聪明的习惯。诚然，我一辈子没作过大事，但是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平常人能作的，我一瞧就能明白个五六成。我会砌墙，栽树，修理钟表，看皮货的真假，合婚择日，知道五行八作的行话上诀窍……这些，我都没学过，只凭我的眼去看，我的手去试验；我有勤苦耐劳与多看多学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在冥衣铺学徒三年养成的。到如今我才明白过来——我已是快饿死的人了！——假若我多读上几年书，只抱着书本死啃，像那些秀才与学堂毕业的人们那样，我也许一辈子就糊糊涂涂的下去，而什么也不晓得呢！裱糊的手艺没有给我带来官职和财产，可是它让我活的很有趣；穷，但是有趣，有点人味儿。

刚廿多岁，我就成为亲友中的重要人物了。不因为我有钱与身分，而是因为我办事细心，不辞劳苦。自从出了师，我每天在街口的茶馆里等着同行的来约请帮忙。我成了街面上的人，年轻，利落，懂得场面。有人来约，我便去作活；没人来约，我也闲不住：亲友家许许多多的事都托咐我给办，我甚至于刚结过婚便给别人家作媒了。

给别人帮忙就等于消遣。我需要一些消遣。为什么呢？前面我已说过：我们这行有两种活，烧活和白活。作烧活是有趣而干净的，白活可就不然了。糊顶棚自然得先把旧纸撕下来，这可真够受的，没作过的人万也想不到顶棚上会能有那么多尘土，而且是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比什么土都干，细，钻鼻子，撕完三间屋子的棚，我们就都成了土鬼。及至扎好了秫秸，糊新纸的时候，新银花纸的面子是又臭又挂鼻子。尘土与纸面子就能教人得痼病——现在叫作肺病。我不喜欢这种活儿。可是，在街上等工作，有人来约就不能拒绝，有什

么活得干什么活。应下这种活儿，我差不多老在下边裁纸递纸抹浆糊，为的是可以不必上“交手”，而且可以低着头干活儿，少吃点土。就是这样，我也得弄一身灰，我的鼻子也得像烟筒。作完这么几天活，我愿意作点别的，变换变换。那么，有亲友托我办点什么，我是很乐意帮忙的。

再说呢，作烧活吧，作白活吧，这种工作老与人们的喜事或丧事有关系。熟人们找我定活，也往往就手儿托我去讲别项的事，如婚丧事的搭棚，讲执事，雇厨子，定车马等等。我在这些事儿中渐渐找出乐趣，晓得如何能捏住巧处，给亲友们既办得漂亮，又省些钱，不能窝窝囊囊的被人捉了“大头”。我在办这些事儿的时候，得到许多经验，明白了许多人情，久而久之，我成了个很精明的人，虽然还不到三十岁。

三

由前面所说的去推测，谁也能看出来，我不能老靠着裱糊的手艺挣饭吃。像逛庙会忽然遇上雨似的，年头一变，大家就得往四散里跑。在我这一辈子里，我仿佛是走着下坡路，收不住脚。心里越盼着天下太平，身子越往下出溜。这次的变动，不使人缓气，一变好像就要变到底。这简直不是变动，而是一阵狂风，把人糊糊涂涂的刮得不知上哪里去了。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许多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永远不再见面，仿佛掉在了大海里头似的。裱糊这一行虽然到如今还阴死巴活的始终没完全断了气，可是大概也不再有抬头的一日了。我老早的就看出这个来。在那太平的年月，假若我愿意的话，我满可以开个小铺，收两个徒弟，安安顿顿

的混两顿饭吃。幸而我没那么办。一年得不到一笔大活，只仗着糊一辆车或两间屋子的顶棚什么的，怎能吃饭呢？睁开眼睛看看，这十几年了，可有过一笔体面的活？我得改行，我算是猜对了。

不过，这还不是我忽然改了行的唯一的原因。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可是，个人独有的事往往来得更厉害，它能马上教人疯了。去投河觅井都不算新奇，不用说把自己的行业放下，而去干些别的了。个人的事虽然很小，可是一加在个人身上便受不住；一个米粒很小，教蚂蚁去搬运便很费力气。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人活着是仗了一口气，多咱有点事儿，把这口气憋住，人就要抽风。人是多么小的玩意儿呢！

我的精明与和气给我带来背运。乍一听这句话仿佛是不合情理，可是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假，假若这要不落在我自己身上，我也许不大相信天下会有这宗事。它竟自找到了我；在当时，我差不多真成了个疯子。隔了这么二三十年，现在想起那回事儿来，我满可以微微一笑，仿佛想起一个故事来似的。现在我明白了个人的好处不必一定就有利于自己。一个人好，大家都好，这点好处才有用，正是如鱼得水。一个人好，而大家并不都好，个人的好处也许就是让他倒霉的祸根。精明和气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悟过这点理儿来，想起那件事不过点点头，笑一笑罢了。在当时，我可真有点咽不下去那口气。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

哪个年轻的人不爱漂亮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行

人情或办点事，我的打扮与气派谁也不敢说我是个手艺人。在早年间，皮货很贵，而且不准乱穿。如今的人，今天得了马票或奖券，明天就可以穿上狐皮大衣，不管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还是二十岁还没刮过脸的小伙子。早年间可不行，年纪身分决定个人的服装打扮。那年月，在马褂或坎肩上安上一条灰鼠领子就仿佛是很漂亮阔气。我老安着这么条领子，马褂与坎肩都是青大缎的——那时候的缎子也不怎么那样结实，一件马褂至少也可以穿上十来年。在给人家糊棚顶的时候，我是个土鬼；回到家中一梳洗打扮，我立刻变成个漂亮小伙子。我不喜欢那个土鬼，所以更爱这个漂亮的青年。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锃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像个“人儿”！

一个漂亮小伙子所最怕的恐怕就是娶个丑八怪似的老婆吧。我早已有意无意的向老人们透了个口话：不娶倒没什么，要娶就得来个够样儿的。那时候，自然还不时行自由婚，可是已有男女两造对相对看的办法。要结婚的话，我得自己去相看，不能马马虎虎就凭媒人的花言巧语。

廿岁那年，我结了婚，我的妻比我小一岁。把她放在哪里，她也得算个俏式利落的小媳妇；在订婚以前，我亲眼相看的呀。她美不美，我不敢说，我说她俏式利落，因为这四个字就是我择妻的标准；她要是不够这四个字的格儿，当初我决不会点头。在这四个字里很可以见出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来。那时候，我年轻，漂亮，作事麻利，所以我一定不能要个笨牛似的老婆。

这个婚姻不能说不是天配良缘。我俩都年轻，都利落，都

个子不高；在亲友面前，我们像一对轻巧的陀螺似的，四面八方的转动，招得那年岁大些的人们眼中要笑出一朵花来。我俩竞争着去在大家面前显出个人的机警与口才，到处争强好胜，只为教人夸奖一声我们是一对最有出息的小夫妇。别人的夸奖增高了我俩彼此间的敬爱，颇有点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的劲儿。

我很快乐，说实话：我的老人没挣下什么财产，可是有一所儿房。我住着不用花租金的房子，院中有不少的树木，檐前挂着一对黄鸟。我呢，有手艺，有人缘，有个可心的年轻女人。不快乐不是自找别扭吗？

对于我的妻，我简直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不错，有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太野；可是哪个利落的小媳妇不爽快呢？她爱说话，因为她会说；她不大躲避男人，因为这正是作媳妇所应享的利益，特别是刚出嫁而有些本事的小媳妇，她自然愿意把作姑娘时的腼腆收起一些，而大大方方的自居为“媳妇”。这点实在不能算作毛病。况且，她见了长辈又是那么亲热体贴，殷勤的伺候，那么她对年轻一点的人随便一些也正是理之当然；她是爽快大方，所以对于年老的正像对于年少的，都愿表示出亲热周到来。我没因为她爽快而责备她过。

她有了孕，作了母亲，她更好看了，也更大方了——我简直的不忍再用那个“野”字！世界上还有比怀孕的少妇更可怜，年轻的母亲更可爱的吗？看她坐在门坎上，露着点胸，给小娃娃奶吃，我只能更爱她，而想不起责备她太不规矩。

到了廿四岁，我已有一儿一女。对于生儿养女，作丈夫的有什么功劳呢！赶上高兴，男子把娃娃抱起来，耍巴一回；

其余的苦处全是女人的。我不是个糊涂人，不必等谁告诉我才能明白这个。真的，生小孩，养育小孩，男人有时候想去帮忙也归无用；不过，一个懂得点人事的人，自然该使作妻的痛快一些，自由一些；欺侮孕妇或一个年轻的母亲，据我看，才真是混蛋呢！对于我的妻，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更放任了些；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合理的。

再一说呢，夫妇是树，儿女是花；有了花的树才能显出根儿深。一切猜忌，不放心，都应该减少，或者完全消灭；小孩子会把母亲拴得结结实实的。所以，即使我觉得她有点野——真不愿用这个臭字——我也不能不放心了，她是个母亲呀。

四

直到如今，我还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当时教我差点儿疯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

我再说一遍，到如今我还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回事。我不是个固执的人，因为我久在街面上，懂得人情，知道怎样找出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把自己的短处都找遍了，也找不出应当受这种耻辱与惩罚的地方来。所以，我只能说我的聪明与和气给我带来祸患，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别的道理来。

我有位师哥，这位师哥也就是我的仇人。街口上，人们都管他叫作黑子，我也就还这么叫他吧；不便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虽然他是我的仇人。“黑子”，由于他的脸不白；不

但不白，而且黑得特别，所以才有这个外号。他的脸真像个早年人们揉的铁球，黑，可是非常的亮；黑，可是光润；黑，可是油光水滑的可爱。当他喝下两盅酒，或发热的时候，脸上红起来，就好像落太阳时的一些黑云，黑里透出一些红光。至于他的五官，简直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比他漂亮多了。他的身量很高，可也不见得怎么魁梧，高大而懈懈松松的。他所以不至教人讨厌他，总而言之，都仗着那一张发亮的黑脸。

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他既是我的师哥，又那么傻大黑粗的，即使我不喜爱他，我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怀疑他。我的那点聪明不是给我预备着去猜疑人的；反之，我知道我的眼睛里不容沙子，所以我因信任自己而信任别人。我以为我的朋友都不至于偷偷的对我掏坏招数。一旦我认定谁是个可交的人，我便真拿他当个朋友看待。对于我这个师哥，即使他有可猜疑的地方，我也得敬重他，招待他，因为无论怎样，他到底是我的师哥呀。同是一门儿学出来的手艺，又同在一个街口上混饭吃，有活没活，一天至少也得见几面；对这么熟的人，我怎能不拿他当作个好朋友呢？有活，我们一同去作活；没活，他总是到我家来吃饭喝茶，有时候也摸几把索儿胡玩——那时候“麻将”还不十分时兴。我和蔼，他也不客气；遇到什么就吃什么，遇到什么就喝什么，我一向不特别为他预备什么，他也永远不挑剔。他吃的很多，可是不懂得挑食。看他端着大碗，跟着我们吃热汤儿面什么的，真是个痛快的事。他吃得四脖子汗流，嘴里西啦胡噜的响，脸上越来越红，慢慢的成了个半红的大煤球似的；谁能说这样的人能存着什么坏心眼儿呢！

一来二去，我由大家的眼神看出来天下并不很太平。可是，我并没有怎么往心里搁这回事。假若我是个糊涂人，只有一个心眼，大概对这种事不会不听见风就是雨，马上闹个天昏地暗，也许立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是望风捕影而弄一鼻子灰。我的心眼多，决不肯这么糊涂瞎闹，我得平心静气的想一想。

先想我自己，想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来，即使我有许多毛病，反正至少我比师哥漂亮，聪明，更像个人儿。

再看师哥吧，他的长象，行为，财力，都不能教他为非作歹，他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教女人动心的人。

最后，我详详细细的为我的年轻的妻子想一想：她跟了我已经四五年，我俩在一处不算不快乐。即使她的快乐是假装的，而愿意去跟个她真喜爱的人——这在早年间几乎是不能有的——大概黑子也绝不会是这个人吧？他跟我都是手艺人，他的身分一点不比我高。同样，他不比我阔，不比我漂亮，不比我年轻；那么，她贪图的是什么呢？想不出。就满打说她受了他的引诱而迷了心，可是 he 用什么引诱她呢，是那黑脸，那点本事，那身衣裳，腰里那几吊钱？笑话！哼，我要是有意的话吗，我倒满可以去引诱女人；虽然钱不多，至少我有个样子。黑子有什么呢？再说，就是说她一时迷了心窍，分别不出好歹来，难道她就肯舍得那两个小孩吗？

我不能信大家的话，不能立时疏远了黑子，也不能傻子似的去盘问她。我全想过了，一点缝子没有，我只能慢慢的等着大家明白过来他们是多虑。即使他们不是凭空造谣，我也得慢慢的察看，不能无缘无故的把自己，把朋友，把妻子，

都卷在黑土里边。有点聪明的人作事不能鲁莽。

可是，不久，黑子和我的妻子都不见了。直到如今，我没再见过他俩。为什么她肯这么办呢？我非见着她，由她自己吐出实话，我不会明白。我自己的思想永远不够对付这件事的。

我真盼望能再见她一面，专为明白明白这件事。到如今我还是在个葫芦里。

当时我怎样难过，用不着我自己细说。谁也能想到，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守着两个没了妈的小孩，在家里是怎样的难过；一个聪明规矩的人，最亲爱的妻子跟师哥跑了，在街面上是怎么难堪。同情我的人，有话说不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这件事，总不会责备我的师哥，而一直的管我叫“王八”。在咱们这讲孝弟忠信的社会里，人们很喜欢有个王八，好教大家有放手指头的准头。我的口闭上，我的牙咬住，我心中只有他们俩的影儿和一片血。不用教我见着他们，见着就是一刀，别的无须乎再说了。

在当时，我只想拚上这条命，才觉得有点人味儿。现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可以细细的想这件事在我这一辈子里的作用了。

我的嘴并没闲着，到处我打听黑子的消息。没用，他俩真像石沉大海一般。打听不着确实的消息，慢慢的我的怒气消散了一些；说也奇怪，怒气一消，我反倒可怜我的妻子。黑子不过是个手艺人，而这种手艺只能为京津一带大城里找到饭吃，乡间是不需要讲究的烧活的。那么，假若他俩是逃到远处去，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哼，假若他肯偷好朋友的妻子，

难道他就不会把她卖掉吗？这个恐惧时常在我心中绕来绕去。我真希望她忽然逃回来，告诉我她怎样上了当，受了苦处；假若她真跪在我的面前，我想我不会不收下她的，一个心爱的女人，永远是心爱的，不管她作了什么错事。她没有回来，没有消息，我恨她一会儿，又可怜她一会儿，胡思乱想，我有时候整夜的不能睡。

过了一年多，我的这种乱想又轻淡了许多。是的，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忘了她，可是我不再为她思索什么了。我承认了这是一段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必为它多费心思了。

我到底怎样了呢？这倒是我所要说的，因为这件我永远猜不透的事在我这一辈子实在是件极大的事。这件事好像是在梦中丢失了我最亲爱的人，一睁眼，她真的跑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梦没法儿明白，可是它的真确劲儿是谁也受不了的。作过这么个梦的人，就是没有成疯子，也得大大的改变；他是丢失了半个命呀！

五

最初，我连屋门也不肯出，我怕见那个又明又暖的太阳。

顶难堪的是头一次上街：抬起头大大方方的走吧，准有人说我天生来的不知羞耻。低着头走，便是自己招认了脊背发软。怎么着也不对。我可是问心无愧，没作过一点对不起人的事。

我破了戒，又吸烟喝酒了。什么背运不背运的，有什么再比丢了老婆更倒霉的呢？我不求人家可怜我，也犯不上成心对谁耍刺儿，我独自吸烟喝酒，把委屈放在心里好了。再

没有比不测的祸患更能扫除了迷信的；以前，我对什么神仙都不敢得罪；现在，我什么也不信，连活佛也不信了。迷信，我咂摸出来，是盼望得点意外的好处；赶到遇上意外的难处，你就什么也不盼望，自然也不迷信了。我把财神和灶王的龛——我亲手糊的——都烧了。亲友中很有些人说我成了二毛子的。什么二毛子三毛子的，我再不给谁磕头。人若是不可靠，神仙就更没准儿了。

我并没变成忧郁的人。这种事本来是可以把人愁死的，可是我没往死牛犄角里钻。我原是个活泼的人，好吧，我要打算活下去，就得别丢了我的活泼劲儿。不错，意外的大祸往往能忽然把一个人的习惯与脾气改变了；可是我决定要保持住我的活泼。我吸烟，喝酒，不再信神佛，不过都是些使我活泼的方法。不管我是真乐还是假乐，我乐！在我学艺的时候，我就会这一招，经过这次的变动，我更必须这样了。现在，我已快饿死了，我还是笑着，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笑，反正我笑，多咱死了多咱我拚上嘴。从那件事发生了以后，直到如今，我始终还是个有用的人，热心的人，可是我心中有了个空儿。这个空儿是那件不幸的事给我留下的，像墙上中了枪弹，老有个小窟窿似的。我有用，我热心，我爱给人家帮忙，但是不幸而事情没办到好处，或者想不到的扎手，我不着急，也不动气，因为我心中有个空儿。这个空儿会教我在极热心的时候冷静，极欢喜的时候有点悲哀，我的笑常常和泪碰在一处，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这些，都是我心里头的变动，我自己要是不说——自然连我自己也说不大完全——大概别人无从猜到。在我的生活

上，也有了变动，这是人人能看到的。我改了行，不再当裱糊匠，我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同行的人，认识我的，也必认识黑子；他们只须多看我几眼，我就没法再咽下饭去。在那报纸还不大时行的年月，人们的眼睛是比新闻还要厉害的。现在，离婚都可以上衙门去明说明讲，早年间男女的事儿可不能这么随便。我把同行中的朋友全放下了，连我的师傅师母都懒得去看，我仿佛是要由这个世界一脚跳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样，我觉得我才能独自把那桩事关在心里头。年头的改变教裱糊匠们的活路越来越狭，但是要不是那回事，我也不会改行改得这么快，这么干脆。放弃了手艺，没什么可惜；可是这么放弃了手艺，我也不会感谢“那”回事儿！不管怎么说吧，我改了行，这是个显然的变动。

决定扔下手艺可不就是我准知道应该干什么去。我得去乱碰，像一支空船浮在水面上，浪头是它的指南针。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认识字，还能抄抄写写，很够当个小差事的。再说呢，当差是个体面的事，我这丢了老婆的人若能当上差，不用说那必能把我的名誉恢复了一些。现在想起来，这个想法真有点可笑；在当时我可是诚心的相信这是最高明的办法。“八”字还没有一撇儿，我觉得很高兴，仿佛我已经很有把握，既得到差事，又能恢复了名誉。我的头又抬得很高了。

哼！手艺是三年可以学成的；差事，也许要卅年才能得上吧！一个钉子跟着一个钉子，都预备着给我碰呢！我说我识字，哼！敢情有好些个能整本背书的人还挨饿呢。我说我会写字，敢情会写字的绝不算出奇呢。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可是，我又亲眼看见，那作着很大的官儿的，一天到晚山珍

海味的吃着，连自己的姓都不大认得。那么，是不是我的学问又太大了，而超过了作官所需要的呢？我这个聪明人也没法儿不显着糊涂了。

慢慢的，我明白过来。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想做官第一得有人。我简直没了我的事，不管我有多么大的本事。我自己是个手艺人，所认识的也是手艺人；我爸爸呢，又是个白丁，虽然是很有本事与品行的白丁。我上哪里去找差事当呢？

事情要是逼着一个人走上哪条道儿，他就非去不可，就像火车一样，轨道已摆好，照着走就是了，一出花样准得翻车！我也是如此。决定扔下了手艺，而得不到个差事，我又不能老这么闲着。好啦，我的面前已摆好了铁轨，只准上前，不许退后。

我当了巡警。

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拉车不用什么本钱，肯出汗就能吃窝窝头。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别的先不提，挑巡警用不着多大的人情，而且一挑上先有身制服穿着，六块钱拿着；好歹是个差事。除了这条道，我简直无路可走。我既没混到必须拉车去的地步，又没有作高官的舅舅或姐夫，巡警正好不高不低，只要我肯，就能穿上一身铜钮子的制服。当兵比当巡警有起色，即使熬不上军官，至少能有抢劫些东西的机会。可是，我不能去当兵，我家中还有俩没娘的小孩呀。当兵要野，当巡警要文明；换句话说，当兵有发邪财的机会，当巡警是

穷而文明一辈子，穷得要命，文明得稀松！

以后这五六十年的经验，我敢说这么一句：真会办事的人，到时候才说话，爱张罗办事的人——像我自己——没话也找话说。我的嘴老不肯闲着，对什么事我都有一片说词，对什么人我都想很恰当的给起个外号。我受了报应：第一件事，我丢了老婆，把我的嘴封起来一二年！第二件是我当了巡警。在我还没当上这个差事的时候，我管巡警们叫作“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和“臭脚巡”。这些无非都是说巡警们的差事只是站马路，无事忙，跑臭脚。哼！我自己当上“臭脚巡”了！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一点不假！我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可并不因为我作了什么缺德的事；至多也不过爱多说几句玩笑话罢了。在这里，我认识了生命的严肃，连句玩笑话都说不得的！好在，我心中有个空儿；我怎么叫别人“臭脚巡”，也照样叫自己。这在早年间叫作“抹稀泥”，现在的新名词应叫着什么，我还没能打听出来。

我没法不去当巡警，可是真觉得有点委屈。是呀，我没有什么出众的本事，但是论街面上的事，我敢说 I 比谁知道的也不少。巡警不是管街面上的事情吗？那么，请看看那些警官儿吧：有的连本地的话都说不上来，二加二是四还是五都得想半天。哼！他是官，我可是“招募警”；他的一双皮鞋够开我半年的饷！他什么经验与本事也没有，可是他作官。这样的官儿多了去啦！上哪儿讲理去呢？记得有位教官，头一天教我们操法的时候，忘了叫“立正”，而叫了“闸住”。用不着打听，这位大爷一定是拉洋车出身。有人情就行，今天你拉车，明天你姑父作了什么官儿，你就可以弄个教官当当；

叫“闹住”也没关系，谁敢笑教官一声呢！这样的自然是不多，可是有这么一位教官，也就可以教人想到巡警的操法是怎么稀松二五眼了。内堂的功课自然绝不是这样教官所能担任的，因为至少得认识些个字才能“虎”得下来。我们的内堂的教官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老人儿们，多数都有口鸦片烟瘾；他们要是能讲明白一样东西，就凭他们那点人情，大概早就作上大官儿了；唯其什么也讲不明白，所以才来作教官。另一种是年轻的小伙子们，讲的都是洋事，什么东洋巡警怎么样，什么法国违警律如何，仿佛我们都是洋鬼子。这种讲法有个好处，就是他们信口开河瞎扯，我们一边打盹一边听着，谁也不准知道东洋和法国是什么样儿，可不就随他的便说吧。我满可以编一套美国的事讲给大家听，可惜我不是教官罢了。这群年轻的小人们真懂外国事儿不懂，无从知道；反正我准知道他们一点中国事儿也不晓得。这两种教官的年纪上学问上都不同，可是他们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对对付付的只能作教官。他们的人情真不小，可是本事太差，所以来教一群为六块洋钱而一声不敢出的巡警就最合适。

教官如此，别的警官也差不多是这样。想想：谁要是能去作一任知县或税局局长，谁肯来作警官呢？前面我已交代过了，当巡警是高不成低不就，不得已而为之。警官也是这样。这群人由上至下全是“狗熊耍扁担，混碗儿饭吃。”不过呢，巡警一天到晚在街面上，不论怎样抹稀泥，多少得能说会道，见机而作，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既不多给官面上惹麻烦，又让大家过得去；真的吧假的吧，这总得算点本

事。而作警官的呢，就连这点本事似乎也不必有。阎王好作，小鬼难当，诚然！

六

我再多说几句，或者就没人再说我太狂傲无知了。我说我觉得委屈，真是实话；请看吧：一月挣六块钱，这跟当仆人的一样，而没有仆人们那些“外找儿”；死挣六块钱，就凭这么个大人——腰板挺直，样子漂亮，年轻力壮，能说会道，还得识文断字！这一大堆资格，一共值六块钱！

六块钱饷粮，扣去三块半钱的伙食，还得扣去什么人情公议儿，净剩也就是两块上下钱吧。衣服自然是可以穿官发的，可是到休息的时候，谁肯还穿着制服回家呢；那嘛，不作不作也得有件大褂什么的。要是把钱作了大褂，一个月就算白混。再说，谁没有家呢？父母——呕，先别提父母吧！就说一夫一妻吧：至少得赁一间房，得有老婆的吃，喝，穿。就凭那两块大洋！谁也不许生病，不许生小孩，不许吸烟，不许吃点零碎东西；连这么着，月月还不够嚼谷！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肯有人把姑娘嫁给当巡警的，虽然我常给同事的作媒。当我一到女家提说的时侯，人家总对我一撇嘴，虽不明说，但是意思很明显，“哼！当巡警的！”可是不怕这一撇嘴，因为十回倒有九回是撇完嘴而点了头。难道是世界上的姑娘太多了吗？我不知道。

由哪面儿看，巡警都活该是鼓着腮帮子充胖子而教人哭不得笑不得的。穿起制服来，干净利落，又体面又威风，车马行人，打架吵嘴，都由他管着。他这是差事；可是他一月

除了吃饭，净剩两块来钱。他自己也知道中气不足，可是不能不硬挺着腰板，到时候他得娶妻生子，还是仗着那两块来钱。提婚的时候，头一句是说：“人小呀当差！”当差的底下还有什么呢？没人愿意细问，一问就糟到底。

是的，巡警们都知道自己怎样的委屈，可是风里雨里他得去巡街下夜，一点懒儿不敢偷；一偷懒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他委屈，可不敢抱怨，他劳苦，可不敢偷闲，他知道自己在这里混不出来什么，而不敢冒险搁下差事。这点差事扔了可惜，作着又没劲；这些人也就人儿似的先混过一天是一天，在没劲中要露出劲儿来，像打太极拳似的。

世上为什么应当有这种差事，和为什么有这样多肯作这种差事的人？我想不出来。假若下辈子我再托生为人，而且忘了喝迷魂汤，还记得这一辈子的事，我必定要扯着脖子去喊：这玩艺儿整个的是丢人，是欺骗，是杀人不流血！现在，我老了，快饿死了，连喊这么几句也顾不及了，我还得先为下顿的窝窝头着忙呀！

自然在我初当差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把这些都看清楚了，谁也没有那么聪明。反之，一上手当差我倒觉出点高兴来：穿上整齐的制服，靴帽，的确我是漂亮精神，而且心里说：好吧歹吧，这是个差事；凭我的聪明与本事，不久我必有个升腾。我很留神看巡长巡官们制服上的铜星与金道，而想象着我将来也能那样。我一点也没想到那铜星与金道并不按着聪明与本事颁给人们呀。

新鲜劲儿刚一过去，我已经讨厌那身制服了。它不教任何人尊敬，而只能告诉人：“臭脚巡”来了！拿制服的本身说，

它也很讨厌：夏天它就象牛皮似的，把人闷得满身臭汗；冬天呢，它一点也不象牛皮了，而倒象是纸糊的；它不许谁在里边多穿一点衣服，只好任着狂风由胸口钻进来，由脊背钻出去，整打个穿堂！再看那双皮鞋，冬冷夏热，永远不教脚舒服一会儿；穿单袜的时候，它好象是两大篓子似的，脚指脚踵都在里边乱抓弄，而始终找不到鞋在那里；到穿棉袜的时候，它们忽然变得很紧，不许棉袜与脚一齐伸进去。有多少人因包办制服皮鞋而发了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脚永远烂着，夏天闹湿气，冬天闹冻疮。自然，烂脚也得照常的去巡街站岗，要不然就别挣那六块洋钱！多么热，或多么冷，别人都可以找地方去躲一躲，连洋车夫都可以自由的歇半天，巡警得去巡街，得去站岗，热死冻死都活该，那六块现大洋买着你的命呢！

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么一句：食不饱，力不足。不管这句在原地方讲的是什么呢，反正拿来形容巡警是没有多大错儿的。最可怜，又可笑的是我们既吃不饱，还得挺着劲儿，站在街上得像个样子！要饭的花子有时不饿也弯着腰，假充饿了三三天三夜；反之，巡警却不饱也得鼓起肚皮，假装刚吃完三大碗鸡丝面似的。花子装饿倒有点道理，我可就是想不出巡警假装酒足饭饱有什么理由来，我只觉得这真可笑。

人们都不满意巡警的对付事，抹稀泥。哼！抹稀泥自有它的理由。不过，在细说这个道理之前，我愿先说件极可怕的事。有了这件可怕的事，我再反回头来细说那些理由，仿佛就更顺当，更生动。好！就这样办啦。

七

应当有月亮，可是被黑云给遮住了，处处都很黑。我正在个僻静的地方巡夜。我的鞋上钉着铁掌，那时候每个巡警又须带着一把东洋刀，四下里鸦雀无声，听着我自己的铁掌与佩刀的声响，我感到寂寞无聊，而且几乎有点害怕。眼前忽然跑过一只猫，或忽然听见一声鸟叫，都教我觉得不是味儿，勉强着挺起胸来，可是心中总空空虚虚的，仿佛将有些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不完全是害怕，又不完全气粗胆壮，就那么怪不得劲的，手心上出了点凉汗。平日，我很有点胆量，什么看守死尸，什么独自看管一所藏房，都算不了一回事。不知为什么这一晚上我这样胆虚，心里越要耻笑自己，便越觉得不定哪里藏着点危险。我不便放快了脚步，可是心中急切的希望快回去，回到那有灯光与朋友的地方去。

忽然，我听见一排枪！我立定了，胆子反倒壮起来一点；真正的危险似乎倒可以治好了胆虚，惊疑不定才是恐惧的根源。我听着，像夜行的马竖起耳朵那样。又一排枪，又一排枪！没声了，我等着，听着，静寂得难堪。像看见闪电而等着雷声那样，我的心跳得很快。拍，拍，拍，拍，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

我的胆气又渐渐的往下低落了。一排枪，我壮起气来；枪声太多了，真遇到危险了；我是个人，人怕死；我忽然的跑起来，跑了几步，猛的又立住，听一听，枪声越来越密，看不见什么，四下漆黑，只有枪声，不知为什么，不知在哪里，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听着远处的枪响。往哪里跑？到底是

什么事？应当想一想，又顾不得想；胆大也没用，没有主意就不会有胆量。还是跑吧，糊涂的乱动，总比呆立哆嗦着强。我跑，狂跑，手紧紧的握住佩刀。像受了惊的猫狗，不必想也知道往家里跑，我已忘了我是巡警，我得先回家看看我那没娘的孩子去，要是死就死在一处！

要跑到家，我得穿过好几条大街。刚到了头一条大街，我就晓得不容易再跑了。街上黑黑忽忽的人影，跑得很快，随跑随着放枪。兵！我知道那是些辫子兵。而我才刚剪了发不多日子。我很后悔我没像别人那样把头发盘起来，而是连根儿烂真正剪去了辫子。假若我能马上放下辫子来，虽然这些兵们平素很讨厌巡警，可是因为我有辫子或者不至于把枪口冲着我来。在他们眼中，没有辫子便是二毛子，该杀。我没有了这么条宝贝！我不敢再动，只能藏在黑影里，看事行事。兵们在路上跑，一队跟着一队，枪声不停。我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呢？待了一会儿，兵们好像是都过去了，我往外探了探头，见外面没有什么动静，我就像一只夜鸟儿似的飞过了马路，到了街的另一边。在这极快的穿过马路的一会儿里，我的眼梢瞭着一点红光。十字街头起了火。我还藏在黑影里，不久，火光远远的照亮了一片；再探头往外看，我已可以影影绰绰的看到十字街口，所有四面把角的铺户已全烧起来，火影中那些兵们来回的奔跑，放着枪。我明白了，这是兵变。不久，火光更多了，一处接着一处，由光亮的距离我可以断定：凡是附近的十字口与丁字街全烧了起来。

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看！远远，漆黑的天上，忽然一白，紧跟着又黑了。忽然又一白，猛的冒起一个红团，有

一块天像烧红的铁板，红得可怕。在红光里看见了多少股黑烟，和火舌们高低不齐的往上冒，一会儿烟遮住了火苗；一会儿火苗冲破了黑烟。黑烟滚着，转着，千变万化的往上升，凝成一片，罩住下面的火光，像浓雾掩住了夕阳。待一会儿，火光明亮了一些，烟也改成灰白色儿，纯净，旺炽，火苗不多，而光亮结成一片，照明了半个天。那近处的，烟与火中带着种种的响声，烟往高处起，火往四下里奔；烟像些丑恶的黑龙，火像些乱长乱钻的红铁笋。烟裹着火，火裹着烟，卷起多高，忽然离散，黑烟里落下无数的火花，或者三五个极大的火团。火花火团落下，烟像痛快轻松了一些，翻滚着向上冒。火团下降，在半空中遇到下面的火柱，又狂喜的往上跳跃，炸出无数火花。火团远落，遇到可以燃烧的东西，整个的再点起一把新火，新烟掩住旧火，一时变为黑暗；新火冲出了黑烟，与旧火联成一气，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吐动，摇摆，颠狂。忽然哗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炭，尘土，白烟，一齐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齐在底下往横里吐射，像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蛇。静寂，静寂，火蛇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边来，与高处的火接到一处，通明，纯亮，忽忽的响着，要把人的心全照亮了似的。

我看着，不，不但看着，我还闻着呢！在种种不同的味道里，我咂摸着：这是那个金匾黑字的绸缎庄，那是那个山西人开的油酒店。由这些味道，我认识了那些不同的火团，轻而高飞的一定是茶叶铺的，迟笨黑暗的一定是布店的。这些买卖都不是我的，可是我都认得，闻着它们火葬的气味，看着它们火团的起落，我说不上来心中怎样难过。

我看着，闻着，难过，我忘了自己的危险，我仿佛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只顾了看热闹，而忘了别的一切。我的牙打得很响，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对这奇惨的美丽动了心。

回家是没希望了。我不知道街上一共有多少兵，可是由各处的火光猜度起来，大概是热闹的街口都有他们。他们的目的是抢劫，可是顺着手儿已经烧了这么多铺户，焉知不就棍打腿的杀些人玩玩呢？我这剪了发的巡警在他们眼中还不和个臭虫一样，只须一搂枪机就完了，并不费多少事。

想到这个，我打算回到“区”里去，“区”离我不算远，只须再过一条街就行了。可是，连这个也太晚了。当枪声初起的时候，连贫带富，家家关了门；街上除了那些横行的兵们，简直成了个死城。及至火一起来，铺户里的人们开始在火影里奔走，胆大一些的立在街旁，看着自己的或别人的店铺燃烧，没人敢去救火，可也舍不得走开，只那么一声不出的看着火苗乱窜。胆小一些的呢，争着往胡同里藏躲，三五成群的藏在巷内，不时向街上探探头，没人出声，大家都哆嗦着。火越烧越旺了，枪声慢慢的稀少下来，胡同里的住户仿佛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最先是有人开门向外望望，然后有人试着步往街上走。街上，只有火光人影，没有巡警，被兵们抢过的当铺与首饰店全大敞着门！……这样的街市教人们害怕，同时也教人们胆大起来；一条没有巡警的街正像是没有老师的学房，多么老实的孩子也要闹哄闹哄。一家开门，家家开门，街上人多起来；铺户已有被抢过的了，跟着抢吧！平日，谁能想到那些良善守法的人民会去抢劫呢？哼！机会一到，人们立刻显露了原形。说声抢，壮实的小伙子们首先

进了当铺，金店，钟表行。男人们回去一趟，第二趟出来已搀夹上女人和孩子们。被兵们抢过的铺子自然不必费事，进去随便拿就是了；可是紧跟着那些尚未被抢过的铺户的门也拦不住谁了。粮食店，茶叶铺，百货店，什么东西也是好的，门板一律砸开。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喳！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拚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

苦人当然出来了，哼！那中等人家也不甘落后呀！

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米柴炭是第二拨。有的整坛的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袋面，瓶子罐子碎了一街，米面洒满了便道，抢啊！抢啊！抢啊！谁都恨自己只长了一双手，谁都嫌自己的腿脚太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哥螂推着个大粪球。

强中自有强中手，人是到处会用脑子的！有人拿出切菜刀来了，立在巷口等着：“放下！”刀晃了晃。口袋或衣服，放下了；安然的，不费力的，拿回家去。“放下！”不灵验，刀下去了，把面口袋砍破，下了一阵小雪，二人滚在一团。过路的急走，稍带着说了句：“打什么，有的是东西！”两位明白过来，立起来向街头跑去。抢啊，抢啊！有的是东西！

我挤在了一群买卖人的中间，藏在黑影里。我并没说什

么，他们似乎很明白我的困难，大家一声不出，而紧紧的把我包围住。不要说我还是个巡警，连他们买卖人也不敢抬起头来。他们无法去保护他们的财产与货物，谁敢出头抵抗谁就是不要命，兵们有枪，人民也有切菜刀呀！是的，他们低着头，好象倒怪羞惭似的。他们唯恐和抢劫的人们——也就是他们平日的照顾主儿——对了脸，羞恼成怒，在这没有王法的时候，杀几个买卖人总不算一回事呢！所以，他们也保护着我。想想看吧，这一带的居民大概不会不认识我吧！我三天两头的到这里来巡逻。平日，他们在墙根撒尿，我都要讨他们的厌，上前干涉；他们怎能不恨恶我呢！现在大家正在兴高采烈的白拿东西，要是遇见我，他们一人给我一砖头，我也就活不成了。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反正我是穿着制服，佩着东洋刀呀！在这个局面下，冒而咕咚的出来个巡警，够多么不合适呢！我满可以上前去道歉，说我不该这么冒失，他们能白白的饶了我吗？

街上忽然清静了一些，便道上的人纷纷往胡同里跑，马路当中走着七零八散的兵，都走得很慢；我摘下帽子，从一个学徒的肩上往外看了一眼，看见一位兵士，手里提着一串东西，像一串儿螃蟹似的。我能想到那是一串金银的镯子。他身上还有多少东西，不晓得，不过一定有许多硬货，因为他走得很慢。多么自然，多么可羡慕呢！自自然然的，提着一串镯子，在马路中心缓缓的走，有烧亮的铺户作着巨大的火把，给他们照亮了全城！

兵过去了，人们又由胡同里钻出来。东西已抢得差不多了，大家开始搬铺户的门板，有的去摘门上的匾额。我在报

纸上常看见“彻底”这两个字，咱们的良民们打抢的时候才真正彻底呢！

这时候，铺户的人们才有出头喊叫的：“救火呀！救火呀！别等着烧净了呀！”喊得教人一听见就要落泪！我身旁的人们开始活动。我怎么办呢？他们要是都去救火，剩下我这一个巡警，往哪儿跑呢？我拉住了一个屠户！他脱给了我那件满是猪油的大衫。把帽子夹在夹肢窝底下。一手握着佩刀，一手揪着大襟，我擦着墙根，逃回“区”里去。

八

我没去抢，人家所抢的又不是我的东西，这回事简直可以说和我不相干。可是，我看见了，也就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我不会干脆的，恰当的，用一半句话说出来；我明白了点什么意思，这点意思教我几乎改变了点脾气。丢老婆是一件永远忘不了的事，现在它有了伴儿，我也永远忘不了这次的兵变。丢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只须记在我的心里，用不着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全拉扯上。这次的变乱是多少万人的事，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简直的我可以用这回事去断定许多的大事，就好像报纸上那样谈论这个问题那问题似的。对了，我找到了一句漂亮的了。这件事教我看出一意思，由这点意思我咂摸着许多问题。不管别人听得懂这句与否，我可真觉得它不坏。

我说过了：自从我的妻潜逃之后，我心中有了个空儿。经过这回兵变，那个空儿更大了一些，松松通通的能容下许多玩艺儿。还接着说兵变的事吧！把它说完全了，你也就可以

明白我心中的空儿为什么大起来了。

当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大家还全没睡呢。不睡是当然的，可是，大家一点也不显着着急或恐慌，吸烟的吸烟，喝茶的喝茶，就好像有红白事熬夜那样。我的狼狈的样子，不但没引起大家的同情，倒招得他们直笑。我本排着一肚子话要向大家说，一看这个样子也就不必再言语了。我想去睡，可是被排长给拦住了：“别睡！待一会儿，天一亮，咱们全得出去弹压地面！”这该轮到我发笑了；街上烧抢到那个样子，并不见一个巡警，等到天亮再去弹压地面，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命令是命令，我只好等到天亮吧！

还没到天亮，我已经打听出来：原来高级警官们都预先知道兵变的事儿，可是不便于告诉下级警官和巡警们。这就是说，兵变是警察们管不了的事，要变就变吧；下级警官和巡警们呢，夜间糊糊涂涂的照常去巡逻站岗，是生是死随他们去！这个主意够多么活动而毒辣呢！再看巡警们呢，全和我自己一样，听见枪声就往回跑，谁也不傻。这样巡警正好对得起这样警官，自上而下全是瞎打混的当“差事”，一点不假！

虽然很晒，我可是急于想到街上去看看，夜间那一些情景还都在我的心里，我愿白天再去看一眼，好比较比较，教我心中这张画儿有头有尾。天亮得似乎很慢，也许是我心中太急。天到底慢慢的亮起来，我们排上队。我又要笑，有的人居然把盘起来的辫子梳好了放下来，巡长们也作为没看见。有的人在快要排队的时候，还细细刷了刷制服，用布擦亮了皮鞋！街上有那么大的损失，还有人顾得擦亮了鞋呢。我怎

能不笑呢！

到了街上，我无论如何也笑不出了！从前，我没真明白过什么叫作“惨”，这回才真晓得了。天上还有几颗懒得下去的大星，云色在灰白中稍微带出些蓝，清凉，暗淡。到处是焦糊的气味，空中游动着一些白烟。铺户全敞着门，没有一个整窗子，大人和小徒弟都在门口，或坐或立，谁也不出声，也不动手收拾什么，像一群没有主儿的傻羊。火已经停止住延烧，可是已被烧残的地方还静静的冒着白烟，吐着细小而明亮的火苗。微风一吹，那烧焦的房柱忽然又亮起来，顺着风摆开一些小火旗。最初起火的几家已成了几个巨大的焦土堆，山墙没有倒，空空的围抱着几座冒烟的坟头。最后燃烧的地方还都立着，墙与前檐全没塌倒，可是门窗一律烧掉，成了些黑洞。有一只猫还在这样的一家门口坐着，被烟熏的连连打嚏，可是还不肯离开那里。

平日最热闹体面的街口变成了一片焦木头破瓦，成群的焦柱静静的立着，东西南北都是这样，懒懒的，无聊的，欲罢不能的冒着些烟。地狱什么样？我不知道。大概这就差不多吧！我一低头，便想起往日街头上的景象，那些体面的铺户是多么华丽可爱。一抬头，眼前只剩了焦糊的那么一片。心中记得的景象与眼前看见的忽然碰到一处，碰出一些泪来。这就叫作“惨”吧？火场外有许多买卖人与学徒们呆呆的立着，手揣在袖里，对着残火发愣。遇见我们，他们只淡淡的看那么一眼，没有任何别的表示，仿佛他们已绝了望，用不着再动什么感情。

过了这一带火场，铺户全敞着门窗，没有一点动静，便

道上马路上全是破碎的东西，比那火场更加凄惨。火场的样子教人一看便知道那是遭了火灾，这一片破碎静寂的铺户与东西使人莫明其妙，不晓得为什么繁华的街市会忽然变成绝大的垃圾堆。我就被派在这里站岗。我的责任是什么呢？不知道。我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连动也不敢动，这破烂的街市仿佛有一股凉气，把我吸住。一些妇女和小孩子还在铺子外边拾取一些破东西，铺子的人不作声，我也不便去管；我觉得站在那里简直是多此一举。

太阳出来，街上显着更破了，象阳光下的叫化子那么丑陋。地上的每一个小物件都露出颜色与形状来，花哨的奇怪，杂乱得使人憋气。没有一个卖菜的，赶早市的，卖早点心的，没有一辆洋车，一匹马，整个的街上就是那么破破烂烂，冷冷清清，连刚出来的太阳都仿佛垂头丧气不大起劲，空空洞洞的悬在天上。一个邮差从我身旁走过去，低着头，身后扯着一条长影。我哆嗦了一下。

待了一会儿，段上的巡官下来了。他身后跟着一名巡警，两人都非常的精神在马路当中当当的走，好象得了什么喜事似的。巡官告诉我：注意街上的秩序，大令已经下来了！我行了礼，莫明其妙他说的是什么？那名巡警似乎看出来我的傻气，低声照补了一句：赶开那些拾东西的，大令下来了！我没心思去执行，可是不敢公然违抗命令，我走到铺户外边，向那些妇人孩子们摆了摆手，我说不出话来！

一边这样维持秩序，我一边往猪肉铺走，为是说一声，那件大褂等我给洗好了再送来。屠户在小肉铺门口坐着呢，我没想到这样的小铺也会遭抢，可是竟自成个空铺子了。我说

了句什么，屠户连头也没抬。我往铺子里望了望：大小肉墩子，肉钩子，钱筒子，油盘，凡是能拿走的吧，都被人家拿走了，只剩下了柜台和架肉案子的土台！

我又回到岗位，我的头痛得要裂。要是老教我看着这条街，我知道不久就会疯了。

大令真到了。十二名兵，一个长官，捧着就地正法的令牌，枪全上着刺刀。呕！原来还是辫子兵啊！他们抢完烧完，再出来就地正法别人；什么玩艺呢？我还得给令牌行礼呀！

行礼，我急快往四下里看，看看还有没有检拾零碎东西的人，好警告他们一声。连屠户的木墩都搬了走的人民，本来值不得同情；可是被辫子兵们杀掉，似乎又太冤枉。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没有走脱。枪刺围住了他，他手中还攥住一块木板与一只旧鞋。拉倒了，大刀亮出来，孩子喊了声“妈！”血溅出去多远，身子还抽动，头已悬在电线杆子上！

我连吐口唾沫的力量都没有了，天地都在我眼前翻转。杀人，看见过，我不怕。我是不平！我是不平！请记住这句这就是前面所说过的，“我看出一点意思”的那点意思。想想看，把整串的金银镯子提回营去，而后出来杀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就地正“法”呢！天下要有这个“法”，我×“法”的亲娘祖奶奶！请原谅我的嘴这么野，但是这种事恐怕也不大文明吧？

事后，我听人家说，这次的兵变是有什么政治作用，所以打抢的兵在事后还出来弹压地面。连头带尾，一切都是预先想好了的。什么政治作用？咱不懂！咱只想再骂街。可是，

就凭咱这么个“臭脚巡”，骂街又有什么用呢！

九

简直我不愿再提这回事了，不过为圆上场面，我总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来放在这里，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让他们自己去细咂摸吧！

怎么会“政治作用”里有兵变？

若是有意教兵来抢，当初干吗要巡警？

巡警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只管在街上小便的，而不管抢铺子的吗？

安善良民要是会打抢，巡警干吗去专拿小偷？

人民到底愿意要巡警不愿意？不愿意吧！为什么刚要打架就喊巡警，而且月月往外拿“警捐”？愿意吧！为什么又喜欢巡警不管事：要抢的好去抢，被抢的也一声不言语？

好吧，我只提出这么几个“样子”来吧！问题还多得很呢！我既不能去解决，也就不便再瞎叨叨了。这几个“样子”就真够教我糊涂的了，怎想怎不对，怎摸不清哪里是哪里，一会儿它有头有尾，一会儿又没头没尾，我这点聪明不够想这么大的事的。

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老话，这个人民，连官儿，兵丁，巡警，带安善的良民，都“不够本”！所以，我心中的空儿就更大了呀！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

还有个好字眼儿，别忘下：“汤儿事”。谁要是跟我一样，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顶好用这个话，又现成，又恰当，而

且可以不至把自己绕糊涂了。“汤儿事”，完了；如若还嫌稍微秃一点呢，再补上“真他妈的”，就挺合适。

十

不须再发什么议论，大概谁也能看清楚咱们国的人是怎么回事了。由这个再谈到警察，稀松二五眼正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出奇。就拿抓赌来说吧：早年间的赌局都是由顶有字号的人物作后台老板；不但官面上不能够抄拿，就是出了人命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赌局里打死人是常有的事。赶到有了巡警之后，赌局还照旧开着，敢去抄吗？这谁也能明白，不必我说。可是，不抄吧，又太不象话；怎么办呢？有主意，检着那老实的办几案，拿几个老头儿老太太，抄去几打儿纸牌，罚上十头八块的。巡警呢，算交上了差事；社会上呢，大小也有个风声，行了。拿这一件事比方十件事，警察自从一开头就是抹稀泥。它养着一群混饭吃的人，作些个混饭吃的事。社会上既不需要真正的巡警，巡警也犯不上为六块钱卖命。这很清楚。

这次兵变过后，我们的困难增多了老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抢着了不少的东西，总算发了邪财。有的穿着两件马褂，有的十个手指头戴着十个戒指，都扬扬得意的在街上扭，斜眼看着巡警，鼻子里哽哽的哼白气。我只好低下头去，本来吗，那么大的阵式，我们巡警都一声没出，事后还能怨人家小看我们吗？赌局到处都是，白抢来的钱，输光了也不折本儿呀！我们不敢去抄，想抄也抄不过来，太多了。我们在墙儿外听见人家里面喊“人九”，“对子”，只作为没听见，轻轻

的走过去。反正人们在院儿里头耍，不到街上来就行。哼！人们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咱们留呀！那穿两件马褂的小伙子们偏要显出一点也不怕巡警——他们的祖父，爸爸，就没怕过巡警，也没见过巡警，他们为什么这辈子应当受巡警的气呢？——单要来到街上赌一场。有骰子就能开宝，蹲在地上就玩起活来。有一对石球就能踢，两人也行，五个人也行，“一毛钱一脚，踢不踢？好啦！‘倒回来！’”拍，球碰了球，一毛。耍儿真不小呢，一点钟里也过手好几块。这都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管不管呢？管吧！一个人，只佩着连豆腐也切不齐的刀，而赌家老是一帮年轻的小伙子。明人不吃眼前亏，巡警得绕着道儿走过去，不管的为是。可是，不幸，遇见了稽察，“你难道瞎了眼，看不见他们聚赌？”回去，至轻是记一过。这份儿委屈上哪儿诉去呢？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以我自己说，我要不是佩着那么把破刀，而是拿着把手枪，跟谁我也敢碰碰，六块钱的饷银自然合不着卖命，可是泥人也有个土性，架不住碰在气头儿上。可是，我摸不着手枪，枪在土匪和大兵手里呢。

明明看见了大兵坐了车不给钱，而且用皮带抽洋车夫，我不敢不笑着把他劝了走。他有枪，他敢放，打死个巡警算得了什么呢！有一年，在三等窑子里，大兵们打死了我们三位弟兄，我们连凶首也没要出来。三位弟兄白白的死了，没有一个抵偿的，连一个挨几十军棍的也没有！他们的枪随便放，我们赤手空拳，我们这是文明事儿呀！

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

上我们前面所说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八九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我——我是个巡警——并不求谁原谅，我只是愿意这么说出来，心明眼亮，好教大家心里有个谱儿。

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

当过了一二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遇见官事，长官们总教我去挡头一阵。弟兄们并不因此而忌妒我，因为对大家的私事我也不走在后边。这样，每逢出个排长的缺，大家总对我咕唧：“这回一定是你补缺了！”仿佛他们非常希望要我这么个排长似的。虽然排长并没落在我身上，可是我的才干是大家知道的。

我的办事诀窍，就是从前面那一大堆话中抽出来的。比方说吧，有人来报被窃，巡长和我就去察看。糙糙的把门窗户院看一过儿，顺口搭音就把我们在哪儿有岗位，夜里有几趟巡逻，都说得详详细细，有滋有味，仿佛我们比谁都精细，都卖力气。然后，找门窗不甚严密的地方，话软而意思硬的开始反攻：“这扇门可不大保险，得安把洋锁吧？告诉你，安锁要往下安，门坎那溜儿就很好，不容易教贼摸到。屋里养着条小狗也是办法，狗圈在屋里，不管是多么小，有动静就会汪汪，比院里放着三条大狗还有用。先生你看，我们多留点神，你自己也得注点意，两下一凑合，准保丢不了东西了。好吧，我们回去，多派几名下夜的就是了；先生歇着吧！”这一套，把我们的责任卸了，他就赶紧得安锁养小狗；遇见和气的主儿呢，还许给我们泡壶茶喝。这就是我的本事。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话要说得

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与神气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象有弹簧似的。这点，我比他们强，而且他们还是学不了去，这是天生来的才分！

赶到我独自下夜，遇见贼，你猜我怎么办？我呀！把佩刀攥在手里，省得有响声；他爬他的墙，我走我的路，各不相扰。好吗，真要教他记恨上我，藏在黑影儿里给我一砖，我受得了吗？那谁，傻王九，不是瞎了一只眼吗？他还不是为拿贼呢！有一天，他和董志和在街口上强迫给人们剪发，一人手里一把剪刀，见着带小辫的，拉过来就是一剪子。哼！教人家记上了。等傻王九走单了的时候，人家照准了他的眼就是一把石灰：“让你剪我的发，×你妈妈的！”他的眼就那么瞎了一只。你说，这差事要不象我那么去当，还活着不活着呢？凡是巡警们以为该干涉的，人们都以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能象傻王九似的，平白无故的丢去一只眼睛，我还留着眼睛看这个世界呢！轻手蹑脚的躲开贼，我的心里并没闲着，我想我那俩没娘的孩子，我算计这一个月嚼谷。也许有人一五一十的算计，而用洋钱作单位吧？我呀，得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的算。多几个铜子，我心里就宽绰；少几个，我就得发愁。还拿贼，谁不穷呢？穷到无路可走，谁也会去偷，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作体面呢！

十 一

这次兵变过后，又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清国改为中华民国了。改朝换代是不容易遇上的，我可是并没觉得这有什么意思。说真的，这百年不遇的事情，还不如兵变热闹呢。据说，一改民国，凡事就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我还是巡警，饷银没有增加，天天出来进去还是那一套。原先我受别人的气，现在我还是受气；原先大官儿们的车夫仆人欺负我们，现在新官儿手底下的人也并不和气。“汤儿事”还是“汤儿事”，倒不因为改朝换代有什么改变。可也别说，街上剪发的人比从前多了一些，总得算作一点进步吧。牌九押宝慢慢的也少起来，贫富人家都玩“麻将”了，我们还是照样的不敢去抄赌，可是赌具不能不算改了良，文明了一些。

民国的民倒不怎样，民国的官和兵可了不得！像雨后的蘑菇似的，不知道那儿来的这么些官和兵。官和兵本不当放在一块儿说，可是他们的确有些相象的地方。昨天还一脚黄土泥，今天作了官或当了兵，立刻就瞪眼；越糊涂，眼越瞪得大，好像是糊涂灯，糊涂得透亮儿。这群糊涂玩艺儿听不懂哪叫好话，哪叫歹话，无论你说什么；他们总是横着来。他们糊涂得教人替他们难过，可是他们很得意。有时候他们教我都这么想了：我这辈大概作不了文官或是武官啦！因为我糊涂的不够程度！

几乎是个官儿就可以要几名巡警来给看门护院，我们成了一种保镖的，挣着公家的钱，可为私人作事。我便被派到宅门里去。从道理上说，为官员看守私宅简直不能算作差事；

从实利上讲，巡警们可都愿意这么被派出来。我一被派出来，就拔升为“三等警”；“招募警”还没有被派出来的资格呢！我到这时候才算入了“等”。再说呢，宅门的事情轻闲，除了站门，守夜，没有别的事可作；至少一年可以省出一双皮鞋来。事情少，而且外带着没有危险；宅里的老爷与太太若打起架来，用不着我们去劝，自然也就不会把我们打在底下而受点误伤。巡夜呢，不过是绕着宅子走两圈，准保遇不上贼；墙高狗厉害，小贼不能来，大贼不便于来——大贼找退职的官儿去偷，既有油水，又不至于引起官方严拿；他们不惹有势力的现任官。在这里，不但用不着去抄赌，我们反倒保护着老爷太太们打麻将。遇到宅里请客玩牌，我们就更轻闲自在；宅门外放着一片车马，宅里到处亮如白昼，仆人来往如梭，两三桌麻将，四五盏烟灯，彻夜的闹哄，绝不会闹贼，我们就睡大觉，等天亮散局的时候，我们再出来站门行礼，给老爷们助威。要赶上宅里有红白事，我们就更合适：喜事唱戏，我们跟着白听戏，准保都是有名的角色，在戏园子里绝听不到这么齐全。丧事呢，虽然没戏可听，可是死人不能一半天就抬出去，至少也得停三四十天，念好几棚经；好了，我们就跟着吃吧；他们死人，咱们就吃犒劳。怕就怕死小孩，既不能开吊，又得听着大家呕呕的真哭。其次是怕小姐偷偷跑了，或姨太太有了什么大错而被休出去，我们捞不着吃喝看戏，还得替老爷太太们怪不得劲儿的！

教我特别高兴的，是当这路差事，出入也随便了许多，我可以常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在“区”里或“段”上，请会儿浮假都好不容易，因为无论是在“内勤”或“外勤”，工作是

刻板儿排好了的，不易调换更动。在宅门里，我站完门便没了我的事，只须对弟兄们说一声就可以走半天。这点好处常常教我害怕，怕再调回“区”里去；我的孩子们没有娘，还不多教他们看看父亲吗？

就是我不出去，也还有好处。我的身上既永远不疲乏，心里又没多少事儿，闲着干什么呢？我呀，宅上有的是报纸，闲着就打头到底的念。大报小报，新闻社论，明白吧不明白吧，我全念，老念。这个，帮助我不少，我多知道了许多的事，多识了许多的字。有许多字到如今我还念不出来，可是看惯了，我会猜出它们的意思来，就好象街面上常见着的人，虽然叫不上姓名来，可是彼此怪面善。除了报纸，我还满世界去借闲书看。不过，比较起来，还是念报纸的益处大，事情多，字眼儿杂，看着开心。唯其事多字多，所以才费劲；念到我不能明白的地方，我只好再拿起闲书来了。闲书老是那一套，看了上回，猜也会猜到下回是什么事；正因为它这样，所以才不必费力，看着玩玩就算了。报纸开心，闲书散心，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在门儿里可也有坏处：吃饭就第一成了问题。在“区”里或“段”上，我们的伙食钱是由饷银里坐地儿扣，好歹不拘，天天到时候就有饭吃。派到宅门里来呢，一共三五个人，绝不能找厨子包办伙食，没有厨子肯包这么小的买卖的。宅里的厨房呢，又不许我们用；人家老爷们要巡警，因为知道可以白使唤几个穿制服的人，并不大管这群人有肚子没有。我们怎么办呢？自己起灶，作不到，买一堆盆碗锅勺，知道哪时就被调了走呢。再说，人家门头上要巡警原为体面好看，好，

我们若是给人家弄得盆朝天碗朝地，刀勺乱响，成何体统呢？没法子，只好买着吃。

这可够别扭的。手里若是有钱，不用说，买着吃是顶自由了，爱吃什么就叫什么，弄两盅酒儿伍的，叫俩可口的菜，岂不是个乐子？请别忘了，我可是一月才共总进六块钱！吃的苦还不算什么，一顿一顿想主意可真教人难过，想着想着我就要落泪。我要省钱，还得变个样儿，不能老啃干馍馍辣饼子，象填鸭子似的。省钱与可口简直永远不能碰到一块。想想钱，我认命吧，还是弄几个干烧饼，和一块老腌萝卜，对付一下吧；想到身子，似乎又不该如此。想，越想越难过，越不能决定；一直饿到太阳平西还没吃上午饭呢！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我少吃一口，他们就可以多吃一口，谁不心疼孩子呢？吃着包饭，我无法少交钱；现在我可以自由的吃饭了，为什么不多给孩子们省出一点来呢？好吧，我有八个烧饼才够，就硬吃六个，多喝两碗开水，来个“水饱”！我怎能不落泪呢！

看看人家宅门里吧，老爷挣钱没数儿！是呀，只要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他拿多少薪俸，可是人家绝不指着那点固定的进项，就这么说吧，一月挣八百块的，若是干挣八百块，他怎能那么阔气呢？这里必定有文章。这个文章是这样的，你要是一月挣六块钱，你就死挣那个数儿，你兜儿里忽然多出一块钱来，都会有人斜眼看你，给你造些谣言。你要是能挣五百块，就绝不会死挣这个数儿，而且你的钱越多，人们越佩服你。这个文章似乎一点也不合理，可是它就是这么作出来的，你爱信不信！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底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作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拚命的去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都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讲吃的，现在交通方便，山珍海味随便的吃，只要有钱。吃腻了这些还可以拿西餐洋酒换换口味；那一朝的皇上大概也没吃过洋饭吧？讲穿的，讲戴的，讲看的听的，使的用的，都是如此；坐在屋里你可以享受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如今享福的人才真叫作享福，自然如今搂钱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我再从另一方面说几句，虽然还是话里套话，可是多少有点变化，好教人听着不俗气厌烦。刚才我说人家宅门里怎

样自由，怎样阔气，谁可也别误会了人家作老爷的就整天的大把往外扔洋钱，老爷们才不这么傻呢！是呀，姨太太擦比一个小孩还贵的香粉，但是姨太太是姨太太，姨太太有姨太太的造化与本事。人家作老爷的给姨太太买那么贵的粉，正因为人家有地方可以抠出来。你就这么说吧，好比你作了老爷，我就能按着宅门的规矩告诉你许多诀窍：你的电灯，自来水，煤，电话，手纸，车马，天棚，家具，信封信纸，花草，都不用花钱；最后，你还可以白使唤几名巡警。这是规矩，你要不明白这个，你简直不配作老爷。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作老爷的要空着手儿来，满膛满馅的去，就好象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这个比喻稍粗一点，意思可是不错。自由的捞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句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

这可就该说到我自己了。按说，宅门里白使唤了咱们一年半载，到节了年了的，总该有个人心，给咱们那怕是顿犒劳饭呢，也大小是个意思。哼！休想！人家作老爷的钱都留着给姨太太花呢，巡警算那道货？等咱被调走的时候，求老爷给“区”里替我说句好话，咱都得感激不尽。

你看，命令下来，我被调到别处。我把铺盖卷打好，然后恭而敬之的去见宅上的老爷。看吧，人家那股子劲儿大了去啦！带理不理的，倒仿佛我偷了他点东西似的。我托咐了几句：求老爷顺便和“区”里说一声，我的差事当得不错。人家微微的一抬眼皮，连个屁都懒得放。我只好退出来了，人家连个拉铺盖的车钱也不给；我得自己把它扛了走。这就是

他妈的差事，这就是他妈的人情！

十二

机关和宅门里的要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另成立了警卫队，一共有五百人，专作那义务保镖的事。为是显出我们真能保卫老爷们，我们每人有一杆洋枪，和几排子弹。对于洋枪——这些洋枪——我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它又沉，又老，又破，我摸不清这是由哪里找来的一些专为压人肩膀，而一点别的用处没有的玩艺儿。我的子弹老在腰间围着，永远不准往枪里搁；到了什么大难临头，老爷们都逃走了的时候，我们才安上刺刀。

这可并非是说，我可以完全不管那支破家伙；它虽然是那么破，我可得给它支使着。枪身里外，连刺刀，都得天天擦；即使永远擦不亮，我的手可不能闲着。心到神知！再说，有了枪，身上也就多了些玩艺儿，皮带，刺刀鞘，子弹袋子，全得弄得利落抹腻，不能像猪八戒跨腰刀那么懈懈松松的，还得打裹腿呢！

多出这么些事来，肩膀上添了七八斤的分量，我多挣了一块钱；现在我是一个月挣七块大洋了，感谢天地！

七块钱，扛枪，打裹腿，站门，我干了三年多。由这个宅门串到那个宅门，由这个衙门调到那个衙门；老爷们出来，我行礼；老爷进去，我行礼。这就是我的差事。这种差事才毁人呢：你说没事作吧，又有事；说有事作吧，又没事。还不如上街站岗去呢。在街上，至少得管点事，用用心思。在宅门或衙门，简直永远不用费什么一点脑子。赶到在闲散的

衙门或汤儿事的宅子里，连站门的时候都满可以随便，拄着枪立着也行，抱着枪打盹也行。这样的差事教人不起一点儿劲，它生生的把人耗疲了。一个当仆人的可以有个盼望，哪儿的事情甜就想往哪儿去，我们当这份儿差事，明知一点好来头没有，可是就那么一天天的穷耗，耗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按说，这么空闲无事，就应当吃得白白胖胖，也总算个体面呀。哼！我们并蹲不出膘儿来。我们一天老绕着那七块钱打算盘，穷得揪心。心要是揪上，还怎么会发胖呢？以我自己说吧，我的孩子已到上学的年岁了，我能不教他去吗？上学就得花钱，古今一理，不算出奇，可是我上哪里找这份钱去呢？作官的可以白占许许多多便宜，当巡警的连孩子白念书的地方也没有。上私塾吧，学费节礼，书籍笔墨，都是钱。上学校吧，制服，手工材料，种种本子，比上私塾还费的多。再说，孩子们在家里，饿了可以掰一块窝窝头吃；一上学，就得给点心钱，即使咱们肯教他揣着块窝窝头去，他自己肯吗？小孩的脸是更容易红起来的。

我简直没办法。这么大个活人，就会干瞪着眼睛看自己的儿女在家里荒荒着！我这辈无望了，难道我的儿女应当更不济吗？看着人家宅门的小姐少爷去上学，喝！车接车送，到门口还有老妈子丫环来接书包，抱进去，手里拿着橘子苹果，和新鲜的玩具。人家的孩子这样，咱的孩子那样；孩子不都是将来的国民吗？我真想辞差不干了。我愣当仆人去，弄俩零钱，好教我的孩子上学。

可是人就是别入了辙，入到哪条辙上便一辈子拔不出腿来。当了几年的差事——虽然是这样的差事——我事事入了

辙，这里有朋友，有说有笑，有经验，它不教我起劲，可是我也仿佛不大能狠心的离开它。再说，一个人的虚荣心每每比金钱还有力量，当惯了差，总以为去当仆人是往下走一步，虽然可以多挣些钱。这可笑，很可笑，可是人就是这么个玩艺儿。我一跟朋友们说这个，大家都摇头。有的说，大家混的都很好的，干吗去改行？有的说，这山望着那山高，咱们这些苦人干什么也发不了财，先忍着吧！有的说，人家中学毕业生还有当“招募警”的呢，咱们有这个差事当，就算不错；何必呢？连巡官都对我说了：好歹混着吧，这是差事；凭你的本事，日后总有升腾！大家这么一说，我的心更活了，仿佛我要是固执起来，倒不大对得住朋友似的。好吧，还往下混吧。小孩念书的事呢？没有下文！

不久，我可有了个好机会。有位冯大人哪，官职大得很，一要就要十二名警卫；四名看门，四名送信跑道，四名作跟随。这四名跟随得会骑马。那时候，汽车还没出世，大官们都讲究坐大马车。在前清的时候，大官坐轿或坐车，不是前有顶马，后有跟班吗？这位冯大人愿意恢复这点官威，马车后得有四名带枪的警卫。敢情会骑马的人不好战，找遍了全警卫队，才找到了三个；三条腿不大像话，连巡官都急得直抓脑袋。我看出便宜来了：骑马，自然得有粮钱哪！为我的小孩念书起见，我得冒下子险，假如从马粮钱里能弄出块儿八毛的来，孩子至少也可以去私塾了。按说，这个心眼不甚好，可是我这是卖着命，我并不会骑马呀！我告诉了巡官，我愿意去。他问我会骑马不会？我没说我会，也没说我不会；他呢，反正找不到别人，也就没究根儿。

有胆子，天下便没难事。当我头一次和马见面的时候，我就合计好了：摔死呢，孩子们入孤儿院，不见得比在家里坏；摔不死呢，好，孩子们可以念书去了。这么一来，我就先不怕马了。我不怕它，它就得怕我，天下的事不都是如此吗？再说呢，我的腿脚利落，心里又灵，跟那三位会骑马的瞎扯巴了一会儿，我已经把骑马的招数知道了不少。找了匹老实的，我试了试，我手心里攥着把汗，可是硬说我有了把握。头几天，我的罪过真不小，浑身像散了一般，屁股上见了血。我咬了牙。等到伤好了，我的胆子更大起来，而且觉出来骑马的快乐。跑，跑，车多快，我多快，我算是治服了一种动物！

我把马治服了，可是没把粮草钱拿过来，我白冒了险。冯大人家中有十几匹马呢，另有看马的专人，没有我什么事。我几乎气病了。可是，不久我又高兴了：冯大人的官职是这么大，这么多，他简直没有回家吃饭的工夫。我们跟着他出去，一跑就是一天。他当然喽，到处都有饭吃，我们呢？我们四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跟他交涉，他在哪里吃饭，也得有我们的。冯大人这个人心眼还不错，他很爱马，爱面子，爱手下的人。我们一对他说，他马上答应了。这个，可是个便宜。不用往多里说。我们要是一个月准能在外边白吃半个月的饭，我们就不就省下半个月的饭钱吗？我高了兴！

冯大人，我说，很爱面子。当我们去见他交涉饭食的时候，他细细看了看我们。看了半天，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的说：“这可不行！”我以为他是说我们四个人不行呢，敢情不是。他登时要笔墨，写了个条子：“拿这个见总队长去，教他三天内都办好！”把条子拿下来，我们看了看，原来是教队

长给我们换制服：我们平常的制服是斜纹布的，冯大人现在教换呢子的；袖口，裤缝，和帽箍，一律要安金绦子。靴子也换，要过膝的马靴。枪要换上马枪，还另外给一人一把手枪。看完这个条子，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合适：长官们才能穿呢衣，镶金绦，我们四个是巡警，怎能平白无故的穿上这一套呢？自然，我们不能去教冯大人收回条子去，可是我们也怪不好意思去见总队长。总队长要是不敢违抗冯大人，他满可以对我们四个人发发脾气呀！

你猜怎么着？总队长看了条子，连大气没出，照话而行，都给办了。你就说冯大人有多么大的势力吧！喝！我们四个人可抖起来了，真正细黑呢制服，镶着黄登登的金绦，过膝的黑皮长靴，靴后带着白亮亮的马刺，马枪背在背后，手枪挎在身旁，枪匣外搭拉着长杏黄穗子。简直可以这么说吧，全城的巡警的威风都教我们四个人给夺过来了。我们在街上走，站岗的巡警全都给我们行礼，以为我们是大官儿呢！

当我作裱糊匠的时候，稍微讲究一点的烧活，总得糊上匹菊花青的大马。现在我穿上这么抖的制服，我到马棚去挑了匹菊花青的马，这匹马非常的闹手，见了人是连啃带踢；我挑了它，因为我原先糊过这样的马，现在我得骑上匹活的；菊花青，多么好看呢！这匹马闹手，可是跑起来真作脸，头一低，嘴角吐着点白沫，长鬃像风吹着一垄春麦，小耳朵立着像俩小瓢儿；我只须一认镫，它就要飞起来。这一辈子，我没有过什么真正得意的事；骑上这匹菊花青大马，我必得说，我觉到了骄傲与得意！

按说，这回的差事总算过得去了，凭那一身衣裳与那匹

马还不值得高高兴兴的混吗？哼！新制服还没穿过三个月，冯大人吹了台，警卫队也被解散；我又回去当三等警了。

十 三

警卫队解散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被调到总局里去当差，并且得了一面铜片的奖章，仿佛是说我在宅门里立下了什么功劳似的。在总局里，我有时候管户口册子，有时候管铺捐的账簿，有时候值班守大门，有时候看管军装库。这么二三年的工夫，我又把局子里的事情全明白了个大概。加上我以前在街面上，衙门口和宅门里的那些经验，我可以算作个百事通了，里里外外的事，没有我不晓得的。要提起警务，我是地道内行。可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当了十年的差，我才升到头等警，每月挣大洋九元。

大家伙或者以为巡警都是站街的，年轻轻的好管闲事。其实，我们还有一大群人在区里局里藏着呢。假若有一天举行总检阅，你就可以看见些稀奇古怪的巡警：罗锅腰的，近视眼的，掉了牙的，瘸着腿的，无奇不有。这些怪物才真是巡警中的盐，他们都有资格有经验，识文断字，一切公文案件，一切办事的诀窍，都在他们手里呢。要是没有他们，街上的巡警就非乱了营不可。这些人，可是，永远不会升腾起来；老给大家办事，一点起色也没有，平生连出头露面的体面一次都没有过。他们任劳任怨的办事，一直到他们老得动不了窝，老是头等警，挣九块大洋。多咱你在街上看见：穿着洗得很干净的灰布大褂，脚底下可还穿着巡警的皮鞋，用脚后跟慢慢的走，仿佛支使不动那双鞋似的，那就准是这路巡警。他

们有时候也到大“酒缸”上，喝一个“碗酒”，就着十几个花生豆儿，挺有规矩，一边往下咽那点辣水，一边叹着气。头发已经有些白的了，嘴巴儿可还刮得很光，猛看很像个太监。他们很规则，和蔼，会作事，他们连休息的时候还得穿着那双不得人心的鞋！

跟这群人在一处办事，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可是，我也有点害怕：莫非我也就这样下去了吗？他们够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怜呢！看着他们，我心中时常忽然凉那么一下，教我半天说不上话来。不错，我比他们都年岁小，也不见得比他们不精明，可是我有希望没有呢？年岁小？我也卅六了！

这几年在局子里可也有一样好处，我没受什么惊险。这几年，正是年年春秋准打仗的时期，旁人受的罪我先不说，单说巡警们就真够瞧的。一打仗，兵们还成了阎王爷，而巡警头朝了下！要粮，要车，要马，要人，要钱，全交派给巡警，慢一点送上去都不行。一说要烙饼一万斤，得，巡警就得挨着家去到切面铺和烙烧饼的地方给要大饼；饼烙得，还得押着清道夫给送到营里去；说不定还挨几个嘴巴回来！

要单是这么伺候着兵老爷们，也还好；不，兵老爷们还横反呢。凡是有巡警的地方，他们非捣乱不可，巡警们管吧不好，不管吧也不好，活受气。世上有糊涂人，我晓得；但是兵们的糊涂令我不解。他们只为逞一时的字号，完全不讲情理；不讲情理也罢，反正得自己别吃亏呀；不，他们连自己吃亏不吃亏都看不出来，你说天下哪里再找这么糊涂的人呢。就说我的表弟吧，他已当过十多年的兵，后来几年还老是排长，按说总该明白点事儿了。哼！那年打仗，他押着十

几名俘虏往营里送。喝！他得意非常的在前面领着，仿佛是个皇上似的。他手下的弟兄都看出来，为什么不先解除了俘虏的武装呢？他可就是不这么办，拍着胸膛说一点错儿没有。走到半路上，后面响了枪，他登时就死在了街上。他是我的表弟，我还能盼着他死吗？可是这股子糊涂劲儿，教我也没法抱怨开枪打他的人。有这样一个例子，你也就能明白一点兵们是怎样的难对付了。你要是告诉他，汽车别往墙上开，好啦，他就非去碰碰不可，把他自己碰死倒可以，他就是不能听你的话。

在总局里几年，没别的好处，我算是躲开了战时的危险与受气。自然啰！一打仗，煤米柴炭都涨价儿，巡警们也随着大家一同受罪，不过我可以安坐在公事房里，不必出去对付大兵们，我就得知足。

可是，在局里我又怕一辈子就窝在那里，永没有出头之日，有人情，可以升腾起来；没人情而能在外边拿贼办案，也是个路子，我既没人情，又不到街面上去，打哪儿升高一步呢？我越想越发愁。

十 四

到我四十岁那年，大运亨通，我补了巡长！我顾不得想已经当了多少年的差，卖了多少力气，和巡长才挣多少钱；都顾不得想了。我只觉得我的运气来了！

小孩子拾个破东西，就能高兴的玩耍半天，所以小孩子能够快乐。大人们也得这样，或者才能对付着活下去。细细一想，事情就全糟。我升了巡长，说真的，巡长比巡警才多

挣几块钱呢？挣钱不多，责任可有多么大呢！往上说，对上司们事事得说出个谱儿来；往下说，对弟兄们得又精明又热诚；对内说，差事得交得过去；对外说，能得不软不硬的办了事。这，比作知县难多了。县长就是一个地方的皇上，巡长没那个身份，他得认真办事，又得敷衍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哪一点没想到就出蘑菇。出了蘑菇还是真糟，往上升腾不易呀，往下降可不难呢。当过了巡长再降下来，派到哪里去也不吃香：弟兄们咬吃，喝！你这作过巡长的，……这个那个的扯一堆。长官呢，看你是刺儿头，故意的给你小鞋穿，你怎么忍也忍不下去。怎么办呢？哼！由巡长而降为巡警，顶好干脆卷铺盖家去，这碗饭不必再吃了。可是，以我说吧，四十岁才升上巡长，真要是卷了铺盖，我干吗去呢？

真要是这么一想，我登时就得白了头发。幸而我当时没这么想，只顾了高兴，把坏事儿全放在了一旁。我当时倒这么想：四十作上巡长，五十——哪怕是五十呢！——再作上巡官，也就算不白当了差。咱们非学校出身，又没有大人情，能作到巡官还算小吗？这么一想，我简直的拚了命，精神百倍的看着我的事，好像看着颗夜明珠似的！

作了二年的巡长，我的头上真见了白头发。我并没细想过一切，可是天天揪着心，唯恐哪件事办错了，担了处分。白天，我老喜笑颜开的打着精神办公；夜间，我睡不实在，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就受了一惊似的，翻来覆去的思索；未必能想出办法来，我的困意可也就不再回来了。

公事而外，我为我的儿女发愁：儿子已经廿了，姑娘十八。福海——我的儿子——上过几天私塾，几天贫儿学校，几

天公立小学。字吗，凑在一块儿他大概能念下来第二册国文；坏招儿，他可学会了不少，私塾的，贫儿学校的，公立小学的，他都学来了，到处准能考一百分，假若学校里考坏招数的话。本来吗，自幼失了娘，我又终年在外边瞎混，他可不是爱怎么反就怎么反啦。我不恨铁不成钢去责备他，也不抱怨任何人，我只恨我的时运低，发不了财，不能好好的教育他。我不算对不起他们，我一辈子没给他们弄个后娘，给他们气受。至于我的时运不济，只能当巡警，那并非是我的错儿，人还能大过天去吗？

福海的个子可不小，所以很能吃呀！一顿糊搂三大碗芝麻酱拌面，有时候还说不很饱呢！就凭他这个吃法，他再有我这么两份儿爸爸也不中用！我供给不起他上中学，他那点秀气也没法考上。我得给他找事作。哼！他会作什么呢？

从老早，我心里就这么嘀咕：我的儿子愣可去拉洋车，也不去当巡警；我这辈子当够了巡警，不必世袭这份差事了！在福海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教他去学手艺，他哭着喊着的一百个不去。不去就不去吧，等他长两岁再说；对个没娘的孩子不就得格外心疼吗？到了十五岁，我给他找好了地方去学徒，他不说不去，可是我一转脸，他就会跑回家来。几次我送他走，几次他偷跑回来。于是只好等他再大一点吧，等他心眼转变过来也许就行了。哼！从十五到廿，他就愣荒荒过来，能吃能喝，就是不爱干活儿。赶到教我给逼急了：“你到底愿意干什么呢？你说！”他低着脑袋，说他愿意挑巡警！他觉得穿上制服，在街上走，既能挣钱，又能就手儿散心，不像学徒那样永远圈在屋里。我没说什么，心里可刺着痛。我给打了

个招呼，他挑上了巡警。我心里痛不痛的，反正他有事作，总比死吃我一口强啊。父是英雄儿好汉。爸爸巡警儿子还是巡警，而且他这个巡警还必定跟不上我。我到四十岁才熬上巡长，他到四十岁，哼！不教人家开革出来就是好事！没盼望！我没续娶过，因为我咬得住牙。他呢，赶明儿个难道不给他成家吗？拿什么养着呢？

是的，儿子当了差，我心中反倒堵上个大疙瘩！

再看女儿呀，也十八九了，紧自搁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呢？当然，早早措出去的为是，越早越好。给谁呢？巡警，巡警，还得是巡警？一个人当巡警，子孙万代全得当巡警，仿佛掉在了巡警阵里似的。可是，不给巡警还真不行呢：论模样，她没什么模样；论教育，那自幼没娘，只认识几个大字；论陪送，我至多能给她作两件洋布大衫；论本事，她只能受苦，没别的好处。巡警的女儿天生来的得嫁给巡警，八字造定，谁也改不了！

唉！给了就给了呗！措出她去，我无论怎说也可以心净一会儿。并非是我心狠哪；想想看，把她撂到廿多岁，还许就剩在家里呢。我对谁都想对得起，可是谁又对得起我来着！我并不想唠里唠叨的发牢骚，不过我愿把事情都撂平了，谁是谁非，让大家看。

当她出嫁的那一天，我真想坐在那里痛哭一场。我可不是没有哭；这也不是一半天的事了，我的眼泪只会在眼里转两转，简直的不会往下流！

十 五

儿子有了事作，姑娘出了阁，我心里说：这我可能远走高飞了！假若外边有个机会，我楞把巡长搁下，也出去见识见识。什么发财不发财的，我不能就窝囊这么一辈子。

机会还真来了。记得那位冯大人呀，他放了外任官。我不是爱看报吗？得到这个消息，就找他去了，求他带我出去。他还记得我，而且愿意这么办。他教我去再约上三个好手，一共四个人随他上任。我留了个心眼，请他自己向局里要四名，作为是拨遣。我是这么想：假若日后事情不见佳呢，既省得朋友们抱怨我，而且还可以回来交差，有个退身步。他看我的办法不错，就指名向局里调了四个人。

这一喜可非同小喜。就凭我这点经验知识，管保说，到那儿我也可以作个很好的警察局局长，一点不是瞎吹！一条狗还有得意的那一天呢，何况是个人？我也该抖两天了，四十多岁还没露过一回脸呢！

果然，命令下来，我是卫队长；我乐得要跳起来。

哼！也不是咱的命不好，还是冯大人的运不济；还没到任呢，又撤了差。猫咬尿胞，瞎欢喜一场！幸而我们四个人是调用，不是辞差；冯大人又把我们送回局里去了。我的心里既为这件事难过，又为回局里能否还当巡长发愁，我脸上瘦了一圈。

幸而还好，我被派到防疫处作守卫，一共有六位弟兄，由我带领。这是个不错的差事，事情不多，而由防疫处开我们的饭钱。我不确实的知道，大概这是冯大人给我说了句好话。

在这里，饭钱既不必由自己出，我开始攒钱，为是给福海娶亲——只剩了这么一当子该办的事了，爽性早些办了吧！

在我四十五岁上，我娶了儿媳妇——她的娘家父亲与哥哥都是巡警。可倒好，我这一家子，老少里外，全是巡警，凑吧凑吧，就可以成立个警察分所！

人的行动有时候莫明其妙。娶了儿媳妇以后，也不知怎么我以为应当留下胡子，才够作公公的样子。我没细想自己是干什么的，直入公堂的就留下胡子了。小黑胡子在我嘴上，我捻上一袋关东烟，觉得挺够味儿。本来吗，姑娘聘出去了，儿子成了家，我自己的事又挺顺当，怎能觉得不是味儿呢？

哼！我的胡子惹下了祸。总局局长忽然换了人，新局长到任就检阅全城的巡警。这位老爷是军人出身，只懂得立正看齐，不懂得别的。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局里区里都有许多老人们，长相不体面，可是办事多年，最有经验。我就是和局里这群老手儿排在一处的，因为防疫处的守卫不属于任何警区，所以检阅的时候便随着局里的人立在一块儿。

当我们站好了队，等着检阅的时候，我和那群老人们还有说有笑，自自然然的。我们心里都觉得，重要的事情都归我们办，提哪一项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没升腾起来已经算很委屈了，谁还能把我们踢出去吗？上了几岁年纪，诚然，可是我们并没少作事儿呀！即使说老朽不中用了，反正我们都至少当过十五六年的差，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是把精神血汗耗费在公家的差事上，冲着这点，难道还不留个情面吗？谁能够看狗老了就一脚踢出去呢？我们心中都这么想，所以满没把这回事放在心里，以为新局长从远处瞭我们一眼也就算

了。

局长到了，大个子胸前挂满了徽章，又是喊，又是蹦，活像个机器人。我心里打开了鼓。他不按着次序看，一眼看到我们这一排，他猛虎扑食似的就跑过来了。岔开脚，手握在背后，他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忽然他一个箭步跳到我们跟前，抓起一个老书记生的腰带，像摔跤似的往前一拉，几乎把老书记生拉倒；抓着腰带，他前后摇晃了老书记生几把，然后猛一撒手，老书记生摔了个屁股墩。局长对准了他就是两口唾沫，“你也当巡警！连腰带都系不紧？来！拉出去毙了！”

我们都知道，凭他是谁，也不能枪毙人。可是我们的脸都白了，不是怕，是气的。那个老书记生坐在地上，哆嗦成了一团。

局长又看了看我们，然后用手指划了条长线，“你们全滚出去，别再教我看见你们！你们这群东西也配当巡警！”说完这个，仿佛还不够，又跑到前面，扯着脖子喊：“是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

有胡子的不止我一个，还都是巡长巡官，要不然我也不敢留下这几根惹祸的毛。

廿年来的服务，我就是这么被刷下来了。其实呢，我虽四十多岁，我可是一点也不显着老苍，谁教我留下了胡子呢！这就是说，当你年轻力壮的时候，你把命卖上，一月就是那六七块钱。你的儿子，因为你当巡警，不能读书受教育；你的女儿，因为你当巡警，也嫁个穷汉去吃窝窝头。你自己呢，一长胡子，就算完事，一个铜子的抚恤金养老金也没有，服务廿年后，你教人家一脚踢出来，像踢开一块碍事的砖头似

的。五十以前，你没挣下什么，有三顿饭吃就算不错；五十以后，你该想主意了，是投河呢，还是上吊呢？这就是当巡警的下场头。

二十年来的差事，没作过什么错事，但我就这样卷了铺盖。

弟兄们有含着泪把我送出来的，我还是笑着；世界上不平的事可多了，我还留着我的泪呢！

十 六

穷人的命——并不像那些施舍稀粥的慈善家所想的——不是几碗粥所能救活了的；有粥吃，不过多受几天罪罢了，早晚还是死。我的履历就跟这样的粥差不多，它只能帮助我找上个小事，教我多受几天罪；我还得去当巡警。除了说我当巡警，我还真没法介绍自己呢！它就像颗不体面的痣或瘤子，永远跟着我。我懒得说当过巡警，懒得再去当巡警，可是不说当，还真连碗饭也吃不上，多么可恶呢！

歇了没有好久，我由冯大人的介绍，到一座煤矿上去作卫生处主任，后来又升为矿村的警察分所所长；这总算运气不坏。在这里我很施展了些我的才干与学问；对村里的工人，我以廿年服务的经验，管理得真叫不错。他们聚赌，斗殴，罢工，闹事，醉酒，就凭我的一张嘴，就事论事，干脆了当，我能把他们说得心服口服。对弟兄们呢，我得亲自去训练。他们之中有的是由别处调来的，有的是由我约来帮忙的，都当过巡警；这可就不容易训练，因为他们懂得一些警察的事儿，而想看我一手儿。我不怕，我当过各样的巡警，里里外外我

全晓得；凭着这点经验，我算是没被他们给撅了。对内对外，我全有办法，这一点也不瞎吹。

假若我能在这里混上几年，我敢保说至少我可以积攒下个棺材本儿，因为我的饷银差不多等于一个巡官的，而到年底还可以拿一笔奖金。可是，我刚作到半年，把一切都布置得有个大概了，哼！我被人家顶下来了。我的罪过是年老与过于认真办事。弟兄们满可以拿些私钱，假若我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的话。我的两眼都睁着，种下了毒。对外也是如此，我明白警察的一切，所以我要本着良心把此地的警务办得完完全全，真像个样儿。还是那句话，人民要不是真正的人民，办警察是多此一举，越办得好越招人怨恨。自然，容我办上几年，大家也许能看出它的好处来。可是，人家不等办好，已经把我踢开了。

在这个社会中办事，现在才明白过来，就得像发给巡警们皮鞋似的。大点，活该！小点，挤脚？活该！什么事都能办通了，你打算合大家的适，他们要不把鞋打在你脸上才怪。这次的失败，因为我忘了那三个宝贝字——“汤儿事”，因此我又卷了铺盖。

这回，一闲就是半年多。从我学徒时候起，我无事也忙，永不懂得偷闲。现在，虽然是奔五十的人了，我的精神气力并不比哪个年轻小伙子差多少。生让我闲着，我怎么受呢？由早晨起来到日落，我没有正经事作，没有希望，跟太阳一样，就那么由东而西的转过去；不过，太阳能照亮了世界，我呢，心中老是黑糊糊的。闲得起急，闲得要躁，因得讨厌自己，可就是摸不着点儿事作。想起过去的劳力与经验，并不能自慰，

因为劳力与经验没给我积攒下养老的钱，而我眼看着就是挨饿。我不愿人家养着我，我有自己的精神与本事，愿意自食其力的去挣饭吃。我的耳目好像作贼的那么尖，只要有个消息，便赶上前去，可是老空着手回来，把头低得无可再低，真想一跤摔死，倒也爽快！还没到死的时候，社会像要把我活埋了！晴天大日头的，我觉得身子慢慢往土里陷；什么缺德的事也没作过，可是受这么大的罪。一天到晚我叼着那根烟袋，里边并没有烟，只是那么叼着，算个“意思”而已。我活着也不过是那么个“意思”，好像专为给大家当笑话看呢！

好容易，我弄到个事：到河南去当盐务缉私队的队兵。队兵就队兵吧，有饭吃就行呀！借了钱，打点行李，我把胡子剃得光光的上了“任”。

半年的工夫，我把债还清，而且升为排长。别人花两，我花一个，好还债。别人走一步，我走两步，所以升了排长。委屈并挡不住我的努力，我怕失业。一次失业，就多老上三年，不饿死，也憋闷死了。至于努力挡得住失业挡不住，那就难说了。

我想——哼！我又想了！——我既能当上排长，就能当上队长，不又是希望吗？这回我留了神，看人家怎作，我也怎作。人家要私钱，我也要，我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假若我在队上混个队长，连公带私，有几年的工夫，我不是又可以剩下个棺材本儿吗？我简直的没了大志向，只求腿脚能动便去劳动；多咱动不了窝，好，能有个棺材把我装上，不至于教野狗们把我嚼了。我一眼看着天，一眼看着地。我对得起天，再求我能静静的躺在地下。并

非我倚老卖老，我才五十来岁；不过，过去的努力既是那么白干一场，我怎能不把眼睛放低一些，只看着我将来的坟头呢！我心里是这么想，我的志愿既这么小，难道老天爷还不睁开点眼吗？

来家信，说我得了孙子。我要说我不喜欢，那简直不近人情。可是，我也必得说出来：喜欢完了，我心里凉了那么一下，不由的自言自语的嘀咕：“哼！又来个小巡警吧！”一个作祖父的，按说，哪有给孙子说丧气话的，可是谁要是看过我前边所说的一大片，大概谁也会原谅我吧？有钱人家的儿女是希望，没钱人家的儿女是累赘；自己的肚中空虚，还能顾得子孙万代，和什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吗？

我的小烟袋锅里里又有了烟叶，叼着烟袋，我咂摸着将来的事儿。有了孙子，我的责任还不止于剩个棺材本儿了；儿子还是三等警，怎能养家呢？我不管他们夫妇，还不管孙子吗？这教我心中忽然非常的乱，自己一年比一年的老，而家中的嘴越来越多，哪个嘴不得用窝窝头填上呢！我深深的打了几个嗝儿，胸中仿佛横着一口气。算了吧，我还是少思索吧，没头儿，说不尽！个人的寿数是有限的，困难可是世袭的呢！子子孙孙，万年永实用，窝窝头！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都按着咱们心中所思虑的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也就没有把人急疯了这一说了。我正盘算着孙子的事儿，我的儿子死了！

他还并没死在家里呀！我还得去运灵。

福海，自从成家以后，很知道要强。虽然他的本事有限，可是他懂得了怎样尽自己的力量去作事。我到盐务缉私队上

来的时候，他很愿意和我一同来，相信在外边可以多一些发展的机会。我拦住了他，因为怕事情不稳，一下子再教父子同时失业，如何得了。可是，我前脚离开了家，他紧随着也上了威海卫。他在那里多挣两块钱。独自在外，多挣两块就和不多挣一样，可是穷人想要强，就往往只看见了钱，而不多合计合计。到那里，他就病了；舍不得吃药。及至他躺下了，药可也就没了用。

把灵运回来，我手中连一个钱也没有了。儿媳妇成了年轻的寡妇，带着个吃奶的小孩，我怎么办呢？我没法再出外去作事，在家乡我又连个三等巡警也当不上，我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我羡慕福海，早早的死了，一闭眼三不知；假若他活到我这个岁数，至好也不过和我一样，多一半还许不如我呢！儿媳妇哭，哭得死去活来，我没有泪，哭不出来，我只能满屋里打转，偶尔的冷笑一声。

以前的力气都白卖了。现在我还得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我去看守空房；我去帮着人家卖菜；我去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我去给人家搬家……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过了。无论作什么，我还都卖着最大的力气，留着十分的小心。五十多了，我出的是廿岁的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时常我挨一天的饿，时常我没有煤上火，时常我找不到一撮儿烟叶，可是我决不说什么；我给公家卖过力气了，我对得住一切的人，我心里没毛病，还说什么呢？我等着饿死，死后必定没有棺材，儿媳

妇和孙子也得跟着饿死，那只好就这样吧！谁教我是巡警呢！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鲁 迅

采 薇

—

这半年来，不知怎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部分的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

“大哥”

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叔齐。伯夷是向来最讲礼让的，便

在抬头之前，先站起身，把手一摆，意思是请兄弟在阶沿上坐下。

“大哥，时局好象不大好！”叔齐一面并排坐下去，一面气喘吁吁的说，声音有些发抖。

“怎么了呀？”伯夷这才转过脸去看，只见叔齐的原是苍白的脸色，好象更加苍白了。

“您听到过从商王那里，逃来两个瞎子的事了罢。”

“唔，前几天，散宜生好象提起过。我没有留心。”

“我今天去拜访过了。一个是太师疵，一个是少师强，还带来许多乐器。听说前几时还开过一个展览会，参观者都‘啧啧称美’，——不过好象这边就要动兵了。”

“为了乐器动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伯夷慢吞吞的说。

“也不单为了乐器。您不早听到过商王无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爷的心来，看它可有七窍吗？先前还是传闻，瞎子一到，可就证实了。况且还切切实实的证明了商王的变乱旧章。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我想，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

“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说。“但我看你还是少出门，少说话，仍旧每天练你的太极拳的好！”

“是……”叔齐是很悌的，应了半声。

“你想想看，”伯夷知道他心里其实并不服气，便接着说。“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

“那么，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

“最好是少说话。我也没有力气来听这些事。”

伯夷咳了起来，叔齐也不再开口。咳嗽一止，万籁寂然，秋末的夕阳，照着两部白胡子，都在闪闪的发亮。

二

然而这不平静，却总是滋长起来，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来了。养老堂的人们更加交头接耳，外面只听得车马行走声，叔齐更加喜欢出门，虽然回来也不说什么话，但那不安的神色，却惹得伯夷也很难闲适了，他似乎觉得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

十一月下旬，叔齐照例一早起了床，要练太极拳，但他走到院子里，听了一听，却开开堂门，跑出去了。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得通红，嘴里一阵一阵的喷着白蒸气。

“大哥！你起来！出兵了！”他恭敬的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大声说，声音有些比平常粗。

伯夷怕冷，很不愿意这么早就起身，但他是非常友爱的，看见兄弟着急，只好把牙齿一咬，坐了起来，披上皮袍，在被窝里慢吞吞的穿裤子。

“我刚要练拳，”叔齐等着，一面说。“却听得外面有人马走动，连忙跑到大路上去看时——果然，来了。首先是一乘白彩的大轿，总该有八十一人抬着罢，里面一座木主，写的是‘大周文王之灵位’；后面跟的都是兵。我想：这一定是要去伐纣了。现在的周王是孝子，他要做大事，一定是把文王

抬在前面的。看了一会，我就跑回来，不料我们养老堂的墙外就贴着告示……”

伯夷的衣服穿好了，弟兄俩走出屋子，就觉得一阵冷气，赶紧缩紧了身子。伯夷向来不大走动，一出大门，很看得有些新鲜。不几步，叔齐就伸手向墙上一指，可真的贴着一张大告示：

照得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示。

两人看完之后，都不作声，径向大路走去。只见路边都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两人在后面说一声“借光”，民众回头一看，见是两位白须老者，便照文王敬老的上谕，赶忙闪开，让他们走到前面。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接着又是甲士，后面一大队骑着高头大马的文武官员，簇拥着一位王爷，紫糖色脸，络腮胡子，左捏黄斧头，右拿白牛尾，威风凛凛：这正是“恭行天罚”的周王发。

大路两旁的民众，个个肃然起敬，没有人动一下，没有人响一声。在百静中，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道：

“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

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开初，是路旁的民众，驾前的武将，都吓得呆了；连周王手里的白牛尾巴也歪了过去。但叔齐刚说了四句话，却就听得一片哗唧声响，有好几把大刀从他们的头上砍下来。

“且住！”

谁都知道这是姜太公的声音，岂敢不听，便连忙停了刀，看着这也是白须白发，然而胖得圆圆的脸。

“义士呢。放他们去罢！”

武将们立刻把刀收回，插在腰带上。一面是走上四个甲士来，恭敬的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之后就两个挟一个，开正步向路旁走过去。民众们也赶紧让开道，放他们走到自己的背后去。

到得背后，甲士们便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俩的脊梁上一推。两人只叫得一声“啊呀”，踉踉跄跄的颠了周尺一丈路远近，这才扑通的倒在地面上。叔齐还好，用手支着，只印了一脸泥；伯夷究竟比较的有了年纪，脑袋又恰巧磕在石头上，便晕过去了。

三

大军过去之后，什么也不再望得见，大家便换了方向，把躺着的伯夷和坐着的叔齐围起来。有几个是认识他们的，当场告诉人们，说这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两世子，因为让位，这才一同逃到这里，进了先王所设的养老堂。这报告引得众人连声赞叹，几个人便蹲下身子，歪着头去看叔齐的脸，几个人回家去烧姜汤，几个人去通知养老堂，叫他们快抬门板

来接了。

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又好久,才有两个老头子抬着一扇门板,一拐一拐的走来,板上面还铺着一层稻草:这还是文王定下来的敬老的老规矩。板在地上一放,啁哧一声,震得伯夷突然张开了眼睛:他甦生了。叔齐惊喜的发一声喊,帮那两个人一同轻轻的把伯夷扛上门板,抬向养老堂里去;自己是在旁边跟定,扶住了挂着门板的麻绳。

走了六七十步路,听得远远地有人在叫喊:

“您哪!等一下!姜汤来哩!”望去是一位年青的太太,手里端着一个瓦罐子,向这面跑来了,大约怕姜汤泼出罢,她跑得不很快。

大家只得停住,等候她的到来。叔齐谢了她的好意。她看见伯夷已经自己醒来了,似乎很有些失望,但想了一想,就劝他仍旧喝下去,可以暖暖胃。然而伯夷怕辣,一定不肯喝。

“这怎么办好呢?还是八年陈的老姜熬的呀。别人家还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呢。我们的家里又没有爱吃辣的人……”她显然有点不高兴。

叔齐只得接了瓦罐,做好做歹的硬劝伯夷喝了一口半,余下的还很多,便说自己也正在胃气痛,统统喝掉了。眼圈通红的,恭敬的夸赞了姜汤的力量,谢了那太太的好意之后,这才解决了这一场大纠纷。

他们回到养老堂里,倒也并没有什么余病,到第三天,伯夷就能够起床了,虽然前额上肿着一大块——然而胃口坏。

官民们都不肯给他们超然,时时送来些搅扰他们的消息,

或者是官报，或者是新闻。十二月底，就听说大军已经渡了盟津，诸侯无一不到。不久也送了武王的《太誓》的钞本来。这是特别钞给养老堂看的，怕他们眼睛花，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一般大。不过伯夷还是懒得看，只听叔齐朗诵了一遍，别的倒也并没有什么，但是“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这几句，断章取义，却好象很伤了自己的心。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

这两种传说，固然略有些不同，但打了胜仗，却似乎确实的。此后又时时听到运来了鹿台的宝贝，巨桥的白米，就更加证明了得胜的确实。伤兵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又好象还是打过大仗似的。凡是能够勉强走动的伤兵，大抵在茶馆，酒店，理发铺，以及人家的檐前或门口闲坐，讲述战争的故事，无论那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的在听他。春天到了，露天下也不再觉得怎么凉，往往到夜里还讲得很起劲。

伯夷和叔齐都消化不良，每顿总是吃不完应得的烙饼，睡觉还照先前一样，天一暗就上床，然而总是睡不着。伯夷只在翻来覆去，叔齐听了，又烦躁，又心酸，这时候，他常是重行起来，穿好衣服，到院子里去走走，或者练一套太极拳。

有一夜，是有星无月的夜。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妈的纣王，一败，就奔上鹿台去了，”说话的大约是回来的伤兵。“妈的，他堆好宝贝，自己坐在中央，就点起火来。”

“阿唷，这可多么可惜呀！”这分明是管门人的声音。

“不慌！只烧死了自己，宝贝可没有烧哩。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

“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嚟！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这么一来……”

“那两个姨太太真的漂亮吗？”管门人打断了他的话。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时金创还很疼，没有挤近去看。”

“他们说那一个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只有两只脚变不成人样，便用布条子裹起来：真的？”

“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脚。可是那边的娘儿们却真有许多把脚弄得好象猪蹄子的。”

叔齐是正经人，一听到他们从皇帝的头，谈到女人的脚上去了，便双眉一皱，连忙掩住耳朵，返身跑进房里去。伯夷也还没有睡着，轻轻地问道：

“你又去练拳了么？”

叔齐不回答，慢慢的走过去，坐在伯夷的床沿上，弯下腰，告诉了他刚才听来的一些话。这之后，两人都沉默了许多时，终于是叔齐很困难的叹一口气，悄悄的说道：

“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

“那么，怎么好呢？”伯夷问。

“我看还是走……”

于是两人商量了几句，就决定明天一早离开这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东西是什么也不带。兄弟俩一同走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来送自己的残年。况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者竟会有苍术和茯苓之类也说不定。

打定主意之后，心地倒十分轻松了。叔齐重复解衣躺下，不多久，就听到伯夷讲梦话；自己也觉得很有兴致，而且仿佛闻到茯苓的清香，接着也就在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

四

第二天，兄弟俩都比平常醒得早，梳洗完毕，毫不带什么东西，其实也并无东西可带，只有一件老羊皮长袍舍不得，仍旧穿在身上，拿了拄杖，和留下的烙饼，推称散步，一径走出养老堂的大门；心里想，从此要长别了，便似乎还不免有些留恋似的，回过头来看了几眼。

街道上行人还不多；所遇见的不过是睡眼惺忪的女人，在井边打水。将近郊外，太阳已经高升，走路的也多起来了，虽

然大抵昂着头，得意洋洋的，但一看见他们，却还是照例的让路。树木也多起来了，不知名的落叶树上，已经吐着新芽，一望好像灰绿的轻烟，其间夹着松柏，在朦胧中仍然显得很苍翠。

满眼是阔大，自由，好看，伯夷和叔齐觉得仿佛年青起来，脚步轻松，心里也很舒畅了。

到第二天的午后，迎面遇见了几条岔路，他们决不定走那一条路近，便检了一个对面走来的老头子，很和气的去问他。

“阿呀，可惜，”那老头子说。“您要是早一点，跟先前过去的那队马跑就好了。现在可只得先走这条路。前面岔路还多，再问罢。”

叔齐就记得了正午时分，他们的确遇见过几个废兵，赶着一大批老马、瘦马、跛脚马、癞皮马，从背后冲上来，几乎把他们踏死，这时就趁便问那老人，这些马是赶去做什么的。

“您还不知道吗？”那人答道。“我们大王已经‘恭行天罚’，用不着再来兴师动众，所以把马放到华山脚下去的。这就是‘归马于华山之阳’呀，您懂了没有？我们还在‘放牛于桃林之野’哩！吓，这回可真是大家要吃太平饭了。”

然而这竟是兜头一桶冷水，使两个人同时打了一个寒噤，但仍然不动声色，谢过老人，向着他所指示的路前行。无奈这“归马于华山之阳”，竟踏坏了他们的梦境，使两个人的心里，从此都有些七上八下起来。

心里忐忑，嘴里不说，仍是走，到得傍晚，临近了一座

并不很高的黄土冈，上面有一些树林，几间土屋，他们便在途中议定，到这里去借宿。

离土冈脚还有十几步，林子里便窜出五个彪形大汉来，头包白布，身穿破衣，为首的拿一把大刀，另外四个都是木棍。一到冈下，便一字排开，拦住去路，一同恭敬的点头，大声吆喝道：

“老先生，您好哇！”

他们俩都吓得倒退了几步，伯夷竟发起抖来，还是叔齐能干，索性走上前，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小人就是华山大王小穷奇，”那拿刀的说，“带了兄弟们在这里，要请您老赏一点买路钱！”

“我们那里有钱呢，大王。”叔齐很客气的说。“我们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

“阿呀！”小穷奇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遭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他看见叔齐没有回答，便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

伯夷叔齐立刻擎起了两只手；一个拿木棍的就来解开他们的皮袍、棉袄、小衫，细细搜检了一遍。

“两个穷光蛋，真的什么也没有！”他满脸显出失望的颜色，转过头去，对小穷奇说。

小穷奇看出了伯夷在发抖，便上前去，恭敬的拍拍他肩膀，说道：

“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

人，不干这玩意儿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

伯夷没有话好回答，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和叔齐迈开大步，眼看着地，向前便跑。这时五个人都已经站在旁边，让出路来了。看见他们在面前走过，便恭敬的垂下双手，同声问道：

“您走了？您不喝茶了么？”

“不喝了，不喝了……”伯夷和叔齐且走且说，一面不住的点着头。

五

“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都使两位义士对华山害怕，于是从新商量，转身向北，讨着饭，晓行夜宿，终于到了首阳山。

这确是一座好山。既不高，又不深，没有大树林，不愁虎狼，也不必防强盗：是理想的幽栖之所。两人到山脚下一看，只见新叶嫩碧，土地金黄，野草里开着些红红白白的小花，真是连看看也赏心悦目。他们就满心高兴，用柱杖点着山径，一步一步的挨上去，找到上面突出一片石头，好象岩洞的处所，坐了下来，一面擦着汗，一面喘着气。

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沉，倦鸟归林，啾啾唧唧的叫着，没有上山时候那么清静了，但他们倒觉得也还新鲜，有趣。在铺好羊皮袍，准备就睡之前，叔齐取出两个大饭团，和伯夷吃了一饱。这是沿路讨来的残饭，因为两人曾经议定，“不食周粟”，只好进了首阳山之后开始实行，所以当晚把它吃完，

从明天起，就要坚守主义，绝不通融了。

他们一早就被乌老鸦闹醒，后来重又睡去，醒来却已是上午时分。伯夷说腰痛腿酸，简直站不起；叔齐只得独自去走走，看可有可吃的东西。他走了一些时，竟发见这山的不高不深，没有虎狼盗贼，固然是其所长，然而因此也有了缺点：下面就是首阳村，所以不但常有砍柴的老人或女人，并且有进来玩耍的孩子，可吃的野果子之类，一颗也找不出，大约早被他们摘去了。

他自然就想到茯苓。但山上虽然有松树，却不是古松，都好像根上未必有茯苓；即使有，自己也不带锄头，没有法子想。接着又想到苍术，然而他只见过苍术的根，毫不知道那叶子的形状，又不能把满山的草都拔起来看一看，即使苍术生在眼前，也不能认识。心里一暴躁，满脸发热，就乱抓了一通头皮。

但是他立刻平静了，似乎有了主意，接着就走到松树旁边，摘了一衣兜的松针，又往溪边寻了两块石头，砸下松针外面的青皮，洗过，又细细的砸得好像面饼，另寻一片很薄的石片，拿着回到石洞去了。

“三弟，有什么捞儿没有？我是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响了好半天了。”伯夷一望见他，就问。

“大哥，什么也没有。试试这玩意儿罢。”

他就近拾了两块石头，支起石片来，放上松针面，聚些枯枝，在下面生了火。实在是许多工夫，才听得湿的松针面有些吱吱作响，可也发出一点清香，引得他们俩咽口水。叔齐高兴得微笑起来了，这是姜太公做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

去拜寿，在寿筵上听来的方法。

发香之后，就发泡，眼见它渐渐的干下去，正是一块糕。叔齐用皮袍袖子裹着手，把石片笑嘻嘻的端到伯夷的面前。伯夷一面吹，一面拗，终于拗下一角来，连忙塞进嘴里去。

他愈嚼，就愈皱眉，直着脖子咽了儿咽，倒哇的一声吐出来了，诉苦似的看着叔齐道：“苦……粗……”

这时候，叔齐真好像落在深潭里，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抖抖的也拗了一角，咀嚼起来，可真也毫没有可吃的样子：苦……粗……

叔齐一下子失了锐气，坐倒了，垂了头。然而还在想，挣扎的想，仿佛是在爬出一个深潭去。爬着爬着，只向前。终于似乎自己变了孩子，还是孤竹君的世子，坐在保姆的膝上了。这保姆是乡下人，在和他讲故事：黄帝打蚩尤，大禹捉无支祁，还有乡下人荒年吃薇菜。

他又记得了自己问过薇菜的样子，而且山上正见过这东西。他忽然觉得有了气力，立刻站起身，跨进草丛，一路寻过去。

果然，这东西倒不算少，走不到一里路，就摘了半衣兜。

他还是在溪水里洗了一洗，这才拿回来；还是用那烙过松针面的石片，来烤薇菜。叶子变成暗绿，熟了。但这回再不敢先去敬他的大哥了，撮起一株来，放在自己的嘴里，闭着眼睛，只是嚼。

“怎么样？”伯夷焦急的问。

“鲜的！”

两人就笑嘻嘻的来尝烤薇菜；伯夷多吃了两撮，因为他

是大哥。

他们从此天天采薇菜。先前是叔齐一个人去采，伯夷煮；后来伯夷觉得身体健壮了一些，也出去采了。做法也多起来：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

然而近地的薇菜，却渐渐的采完，虽然留着根，一时也很难生长，每天非走远路不可了。搬了几回家，后来还是一样的结果。而且新住处也逐渐的难找了起来，因为既要薇菜多，又要溪水近，这样的便当之处，在首阳山上实在也不可多得的。叔齐怕伯夷年纪太大了，一不小心会中风，便竭力劝他安坐在家里，仍旧单是担任煮，让自己独自去采薇。

伯夷逊让了一番之后，倒也应允了，从此就较为安闲自在，然而首阳山上是有人迹的，他没事做，脾气又有些改变，从沉默成了多话，便不免和孩子去搭讪，和樵夫去扳谈。也许是因为一时高兴，或者有人叫他老乞丐的缘故罢，他竟说出了他们俩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他老大，那一个是老三。父亲在日原是说要传位给老三的，一到死后，老三却一定向他让。他遵父命，省得麻烦，逃走了。不料老三也逃走了。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来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又不料现在的周王竟“以臣弑君”起来，所以只好不食周粟，逃上首阳山，吃野菜活命……等到叔齐知道，怪他多嘴的时候，已经传播开去，没法挽救了。但也不敢怎么埋怨他；只在心里想：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

叔齐的预料也并不错：这结果坏得很，不但村里时常讲到他们的事，也常有特地上山来看他们的人。有的当他们名

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围着看怎样吃，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

不过舆论还是好的方面多。后来连小姐，太太，也有几个人来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一个大当。

终于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可惜已在会师盟津的前几天，兵马事忙，来不及好好的安插，便留下他四十车货物和七百五十个奴婢，另外给予两顷首阳山下的肥田，叫他在村里研究八卦学。他也喜欢弄文学，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学概论，气闷已久，便叫家丁打轿，找那两个老头子，谈谈文学去了；尤其是诗歌，因为他也是诗人，已经做好一本诗集子。

然而谈过之后，他一上轿就摇头，回了家，竟至于很有些气愤。他以为那两个家伙是谈不来诗歌的。第一、是穷：谋生之不暇，怎么做得出好诗？第二、是“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第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于是他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这时候，伯夷和叔齐也在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这并非为了忙于应酬，因为参观者倒在逐渐的减少。所苦的是薇菜

也已经逐渐的减少，每天要找一捧，总得费许多力，走许多路。

然而祸不单行。掉在井里面的时候，上面偏又来了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他们俩正在吃烤薇菜，不容易找，所以这午餐已在下午了。忽然走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先前是没有见过的，看她模样，好像是阔人家里的婢女。

“您吃饭吗？”她问。

叔齐仰起脸来，连忙赔笑，点点头。

“这是什么玩意儿呀？”她又问。

“薇。”伯夷说。

“怎么吃着这样的玩意儿的呀？”

“因为我们是食周粟……”

伯夷刚刚说出口，叔齐赶紧使一个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聪明得很，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下，于是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伯夷和叔齐听得清清楚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昏；待到清醒过来，那鸦头已经不见了。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连看看也害羞，连要去搬开它，也抬不起手来，觉得仿佛有好几百斤重。

六

樵夫偶然发见了伯夷和叔齐都缩做一团，死在山背后的

石洞里，是大约这之后的二十天。并没有烂，虽然因为瘦，但也可见死的并不久；老羊皮袍却没有垫着，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这消息一传到村子里，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来来往往，一直闹到夜。结果是有几个多事的人，就地用黄土把他们埋起来，还商量立一块石碑，刻上几个字，给后来好做古迹。

然而合村里没有人能写字，只好去求小丙君。

然而小丙君不肯写。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家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象一个良民……我不写！……”

文盲们不大懂得他的议论，但看见声势汹汹，知道一定是反对的意思，也只好作罢了。伯夷和叔齐的丧事，就这样的算是告了一段落。

然而夏夜纳凉的时候，有时还谈起他们的事情来。有人

说是老死的，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给抢羊皮袍子的强盗杀死的。后来又有人说其实恐怕是故意饿死的，因为他从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那里听来：这之前的十多天，她曾经上山去奚落他们了几句，傻瓜总是脾气大，大约就生气了，绝了食撒赖，可是撒赖只落得一个自己死。

于是许多人就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

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自然，她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是事实，不过这仅仅是玩笑。那两个傻瓜发脾气，因此不吃薇菜了，也是事实，不过并没有死，倒招来了很大的运气。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他看见他们在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的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忽，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

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巴金

哑了的三角琴^{*}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

^{*}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哑了底三弦琴》。1982年编入十卷本《巴金选集》时，作者曾补作了如下的题注：“这个短篇是根据旧的故事改写成的。”

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

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

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

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

一只三角琴，那么……’

“‘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

“‘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监狱，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出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三天以后，用过了午饭，我们又到监狱去，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典狱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隔壁一间宽大的空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是特别为你母亲设的。

“囚人带进来了。两个带枪的兵押着他。我们让他坐下。一个禁卒坐在门口。

“拉狄焦夫把三角琴抱在怀里，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问道：‘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随你的便，’你母亲回答。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的是男高音，非常柔和。初唱的时候，他还有点胆怯，声音还不能够完全听他指挥。但是唱了一节，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尽情地唱着。这是西伯利亚流放人的歌，叫做《我的命运》。这首歌在西伯利亚很流行。但是从没有人唱得有他唱的这么好听。

“一首歌唱完了，声音还留在我的耳边。我对你的母亲小声说：‘这个人真是天生的音乐家！’她也非常感动，眼睛里包了泪水。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的手里居然弹出了很美妙的声音，简直比得上一位意大利名家弹的曼陀林。这样的琴调伴着这样的歌声，……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面！

“他的最后一首歌更动人，那就是我方才说过的《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完全沉溺在他的歌中的境地了，一直到他唱完了，我们才醒过来。我走到他的面前，热烈地跟他握手，感

谢他。

“‘请你设法叫典狱允许我把这只琴多玩一会儿，’他趁着典狱不注意的时候，忽然偷偷地对我说，‘最好让我多玩两三天。’

“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可是典狱却板起面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为你们破过一次例了，再要违犯狱中禁例，上面知道了，连我也要受处罚。’他一面又对拉狄焦夫说：‘把三角琴给我。’

“拉狄焦夫紧紧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地哀求道：‘大人，让我多玩一些时候罢，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点钟也好。……大人，你不懂得。……这生活，……开恩罢。’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

“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典狱一点也不惊惶，他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

“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用充满爱怜的眼光望着它，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他哭得异常凄惨，哭声里包含着他那整个凄凉寂寞的生存的悲哀。这只旧的三角琴的失去，使他回忆起他一生中所

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自由、音乐、幸福以及万事万物。他的哭声里泄露了他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个人被抛在荒岛上，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他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他而驶去了，留下他孤零零地过那种永无终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我们听见他的哭声，心里很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夫妇引起来的。我们走到他面前，想安慰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谢外，还允许送他十个卢布。

“他止了泪，苦笑地对我说：‘先生，我不是为钱而来的。只请你让我再把三角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钟。’

“我得到了典狱的同意，把琴递给他。他温柔地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到嘴唇边吻了两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把它还给我。他口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我们不能够再帮忙你什么吗？’你母亲悲声地问，我看见她还在揉眼睛。

“‘谢谢你们。我用不着什么帮助了，’他依旧苦笑地说。‘不过你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走过雅洛斯拉甫省，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坛左边的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祝安娜·伊凡洛夫娜的灵魂早升天堂。’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但是他马上忍住了。他向我们鞠了一个躬，悲声地说：‘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地回到家里。’

“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是一场梦，但是我们夫妇似乎

都饮了忧愁之酒。你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谁知道!’禁卒耸了耸肩头说,‘他的性情很和顺,从来不曾犯过狱规。无论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服从,永远不反抗,不吵闹,不诉苦。可是他不爱说话,很少听见他跟谁谈过话。所以我简直没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跟别的囚犯不同。’

“‘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母亲接着问。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里,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站在圣坛前面的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凶手并不逃走,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他在这里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像今天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他的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又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

“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见拉狄焦夫。我们临去时留在典狱那里的十个卢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没有。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我们始终没有去过。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临终时还记住她允许拉狄焦

夫的蜡烛和弥撒，她要我替她办到，她要我好好保存着这只三角琴，以便时时记起那个至今还不曾实践的诺言。可是我不久就离开了俄国，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

“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的公墓里，三角琴挂在墙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布——村的教堂里圣母像前那支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说话的时候常常抚摩我的头发。他说到最后露出痛苦的样子，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盖子，不疾不徐地弹着琴，一面唱起歌来。这首歌正是《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口里不住地唤道：“我的好爸爸！……我的唯一的善良的父亲！”

父亲含笑地望着我，问：“孩子，怎样了？”我从模糊的泪眼里看见父亲的眼角也有两颗大的泪珠。“啊，父亲，你哭了！”我悲声叫道。

父亲捧起我的头，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孩子，你也哭了。”

1930 年

沈从文

边 城

—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

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之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

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主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

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噻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一些了。）

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

得喝一杯酒时，祖父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入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卖杂货的铺子里，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二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楮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树。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关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板，一见河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或一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的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

了那个目的物，把它用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则茶峒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到二十丈，其余只是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川东的进出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俱由脚夫用杉木扁担压在肩膊

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户。（这些住户中，除了一部分拥有了些山田同油坊，或放账屯油、屯米、屯棉纱的小资本家外，其余多数皆为当年屯戍来此有军籍的人家。）地方还有个厘金局，办事机关在城外河街下面小庙里，经常挂着一面长长的幡信。局长则住在城中。一营兵士驻扎老参将衙门，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冬天的白日里，到城里去，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皆晾晒有衣服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它硬壳果，也多悬挂在屋檐下。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把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一座一座如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作事。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住在城中较高处，门前一站便可以眺望对河以及河中的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纤夫。那些纤夫也有从下游地方，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船来时，小孩子的想象，当在那些拉船人一方面。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

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这小城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罐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油行屯桐油。盐栈堆火井出的青盐。花衣庄则有白棉纱、大布、棉花以及包头的黑绉绸出卖。卖船上用物的，百物罗列，无所不备，且间或有重至百斤以外的铁锚搁在门外路旁，等候主顾问价的。专以介绍水手为事业，吃水码头饭的，则在河街的家中，终日大门敞开着，常有穿青羽缎马褂的船主与毛手毛脚的水手进出，地方像茶馆却不卖茶，不是烟馆又可以抽烟。来到这里的，虽说所谈的是船上生意经，然而船只的上下，划船拉纤人大都有一定规矩，不必作数目上

的讨论。他们来到这里大多数倒是在“联欢”。以“龙头管事”作中心，谈论点本地时事，两省商务上情形，以及下游的“新事”。邀会的，集款时大多数皆在此地，扒骰子看点数多少轮作会首时，也常常在此举行。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有两件事：买卖船只，买卖媳妇。

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这种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得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白日里无事，就坐在门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红绿丝线挑绣双凤，或为情人水手挑绣花抱兜，一面看过往行人，消磨长日。或靠在临河窗口上看水手起货，听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间，则轮流的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实实尽一个妓女应尽的义务。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感情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

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儿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糅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糊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同样做什长的，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有杀头碎尸的，他却带着少年喜事得来的脚疯痛，回到了家乡，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租给一个穷船主，代人装货在茶峒与辰州之间来往。气运好，半年之内船不坏事，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数年后，在这条河上，他就有了大小四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了。

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

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还能泅水；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某年秋天，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顺顺作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五十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到如今，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两兄弟既年已长大，必需在各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作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背纤时拉头纤二纤，吃的是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的是硬帮帮的舱板。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作生意，不论寒暑雨雪，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且佩了短刀，遇不得已必需动手，便霍的把刀抽出，站到空阔处去，等候对面的一个，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帮里的风气，既为“对付仇敌必需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需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机会。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

名誉，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故父子三人在茶峒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

作父亲的当两个儿子很小时，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译名为“岳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

三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

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税关前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蓬蓬铿锵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牛皋水擒杨么时也是水战擂鼓。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好事的军人,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膊上缚了红

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年青时节便是一个泅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鸭子，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但一到次子傩送年过十二岁时，已能入水闭气泅着到鸭子身边，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好，这种事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了。”于是当真就不下水与人来竞争捉鸭子。但下水救人呢，当作别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天保傩送两人皆是当地泅水划船好选手。

端午又快来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天保恰好在那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故参加的就只傩送。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搁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后，各人上了船，燃着鞭炮，擂着鼓，这船便如一枝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长潭射去。

那时节还是上午，到了午后，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两只龙船就开始预习种种竞赛的方法。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住临河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在这个节日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也有许多船

只只合在半路过节，这之间，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事哀乐，在这小山城河街间，让一些人嬉事，也让一些人皱眉。

蓬蓬鼓声掠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那黄狗汪汪的吠着，受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

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

“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她发现了，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

四

还是两年前的事。五月端阳，渡船头祖父找人作了代替，便带了黄狗同翠翠进城，过大河边去看划船。河边站满了人，四只朱色长船在潭中滑着，龙船水刚刚涨过，河中水皆豆绿色，天气又那么明朗，鼓声蓬蓬响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话不说，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河边人太多了一点，各人皆尽张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黄狗还在身边，祖父却挤得不见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过不久祖父总会找来的”。但过了许久，祖父还不来，翠翠便稍稍有点儿着慌了。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前一天，祖父就问翠翠：“明天城里划船，

倘若一个人去看，人多怕不怕？”翠翠就说：“人多我不怕，但自己只是一个人可不好玩。”于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熟人，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自己却陪翠翠进城玩一天。且因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身边无一个亲人，也无一只狗，因此便约好了那人早上过家中来吃饭，喝一杯雄黄酒。第二天那人来了，吃了饭，把职务委托那人以后，翠翠等便进了城。到路上时，祖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翠翠，“翠翠，翠翠，人那么多，好热闹，你一个人敢到河边看龙船吗？”翠翠说：“怎么不敢？可是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到了河边后，长潭里的四只红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占去了，身边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祖父心想：“时间还早，到收场时，至少还得三个时刻。溪边的那个朋友，也应当来看看年青人的热闹，回去一趟，换换地位还赶得及。”因此就告翠翠，“人太多了，站在这里看，不要动，我到别处去有事情，无论如何总赶得回来伴你回家。”翠翠正为两只竞速并进的船迷着，祖父说的话毫不思索就答应了。祖父知道黄狗在翠翠身边，也许比他在她身边还稳当，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处时，见代替他的老朋友，正站在白塔下注意听远处鼓声。

祖父喊他，请他把船拉过来，两人渡过小溪仍然站到白塔下去。那人问老船夫为什么又跑回来，祖父就说想替他一会儿故把翠翠留在河边，自己赶回来，好让他也过河边去看看热闹，且说，“看得好，就不必再回来，只须见了翠翠告她一声，翠翠到时自会回家的。小丫头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

走！”但那替手对于看龙船已无什么兴味，却愿意同老船夫在这溪边大石上各自再喝两杯烧酒。老船夫十分高兴，把酒葫芦取出，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一面喝酒，不到一会，那人却在岩石上为烧酒醉倒了。

人既醉倒了，无从入城，祖父为了责任又不便与渡船离开，留在河边的翠翠便不能不着急了。

河中划船的决了最后胜负后，城里军官已派人驾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祖父还不见来。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她，因此带了黄狗各处人丛中挤着去找寻祖父，结果还是不得祖父的踪迹。后来看看天快要黑了，军人扛了长凳出城看热闹的，皆已陆续扛了那凳子回家。潭中的鸭子只剩下三五只，捉鸭人也渐渐的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

她记起祖父嘱咐她不要离开原来地方那一句话，便又为自己解释这想头的错误，以为祖父不来必是进城去或到什么熟人处去，被人拉着喝酒，故一时不能来的。正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事，她又不愿在天未断黑以前，同黄狗赶回家去，只好站在那石码头边等候祖父。

再过一会，对河那两只长船已泊到对河小溪里去不见了，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灯，且有人敲小斑鼓弹月琴唱曲子。另外一些人家的，又有划拳行酒的吵嚷声音。同时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上面也有人在摆酒炒菜，把青菜萝卜之类，倒进滚热油锅里去时发出哧——的声音。河面已朦朦胧胧，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

鸭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个人追着这只鸭子。

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总相信祖父会来找她，同她一起回家。

吊脚楼上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一个水手说：“金亭，你听你那婊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她的声音！”另一个水手就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有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唢呐，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皆笑了。两人接着便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忽儿。

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中那只白鸭慢慢的向翠翠所在的码头边游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的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三丈远近时，却有个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的“蹚水”游近岸边的。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二老，二老，你真干，你今天得了五只吧。”那水上人说：“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脚并用的拍着水傍了码头。湿淋淋的爬上岸时，翠翠身旁的黄狗，仿佛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的叫了几声，那人

方注意到翠翠。码头上已无别的人，那人问：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向黄狗吓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侮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

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的笑着，不见了。

又过了一阵，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缆做成的火炬，喊叫着翠翠的名字来找寻她，到身边时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那人说：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来接她，故搭了过渡人口信来，告翠翠要她即刻就回去。翠翠听说是祖父派来的，就同那人一起回家，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黄狗时前时后，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是谁告他就知道她在河边。那人说是二老告他的，他是二老家里的伙计，送翠翠回家后还得回转河街。

翠翠说：“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

那人便笑着说：“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等候你爷爷，你还骂过他！”

翠翠带了点儿惊讶轻轻的问：“二老是谁？”

那人也带了点儿惊讶说：“二老你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河街上的傩送二老！就是岳云！他要我送你回去！”

傩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的随了那火把走去。

翻过了小山岨，望得见对溪家中火光时，那一方面也看见了翠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睬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牵着船问：“翠翠，你怎么不答应我，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还是不作声。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儿埋怨，等到把船拉过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就完事了。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五

两年日子过去了。

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两个新年却照例可以看到军营里与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在小教场迎春，锣鼓喧阗很热闹。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箠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膀，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城中军营里，税关局长公馆，河街上一些大字号，莫不预先截老毛竹筒，或镂空棕榈树根株，用洞硝拌和磺炭钢砂，一千捶八百捶把烟火做好。好勇敢乐的军士，光赤着个上身，玩着灯打着鼓来了，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从悬到长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灯的肩背上，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大家皆为这事情十分兴奋。鞭炮放过一阵后，用长凳绑着的大筒灯火，在敞坪一端燃起了引线，先是咝咝的流泻白光，慢慢的这白光便吼啸起来，作出如雷如虎惊人的声音，白光向上空冲去，高至二十丈，下落时便洒散着满天花雨。玩灯的兵士，在火花中绕着圈子，俨然毫不在意的样子。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一切玩得正好时，忽然落了行雨，无人衣衫不被雨湿透。为了避雨，祖孙二人同那只黄狗，走到顺顺吊脚楼上去，挤在一个角隅里。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翠翠认得那人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给祖父：

“爷爷，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拿了火把走路时，真像个喽罗！”

祖父当时不作声，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就一把抓住那个人，笑嘻嘻说：

“嗨嗨，你这个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还怕酒里有毒，把你这个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翠翠，你大长了！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

这一次虽在这喽罗长年口中听到个“二老”名字，却不曾见及这个人。从祖父与那长年谈话里，翠翠听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的。但这次不见二老却认识了“大老”，且见着了那个一地出名的顺顺。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里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肥鸭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

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谈话时，翠翠虽装作眺望河中景致，耳朵却把每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那人向祖父说翠翠长得很美，问过翠翠年纪，又问有不有人家。祖父则很快乐的夸奖了翠

翠不少，且似乎不许别人来关心翠翠的婚事，故一到这件事便闭口不谈。

回家时，祖父抱了那只白鸭子同别的东西，翠翠打火把引路。两人沿城墙走去，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说：“顺顺真是个好心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的还转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着了恼，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快快的走去了。

“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希罕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翠翠为什么事不高兴，祖父便唱起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声音虽然哑沙沙的，字眼儿却稳稳当当毫不含糊。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祖父不说什么，还是唱着，两人皆记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所止处。祖孙二人便沉默的一直走还家中。到了渡口，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他们。几人渡过溪到了家中，剥粽子吃，到后那人要进城去，翠翠赶即为那人点上火把，让他有火把照路。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说：

“爷爷，看喽罗上山了啊！”

祖父把手攀引着横缆，注目溪面的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的吁了一口气。祖父静静的拉船过对岸家边时，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边，因为过节，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上城里看龙船，还得乘黑赶回家去。

六

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执。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正似乎因为那个过渡人送钱气派，使老船夫受了点压迫，这撑渡船人就俨然生气似的，迫着那人把钱收回，使这人不得不把钱捏在手里。但船拢岸时，那人跳上了码头，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却笑咪咪的匆匆忙忙走了。老船夫手还得拉着船让别人上岸，无法去追赶那个人，就喊小山头的孙女：

“翠翠，翠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那人笑着说：

“不要拦我！……”

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只说：“不许走！不许走！”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的吠着。其余商人皆笑着，一时不能走路。祖父气呼呼的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

翠翠说：“爷爷，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同你打架！”

祖父就说：

“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

翠翠说：“全还给他了吗？”

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着，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单铜子取出，送给翠翠。且说：

“他得了我们那把烟叶，可以吃到镇筵城！”

远处鼓声又蓬蓬的响起来了，黄狗张着两个耳朵听着。翠翠问祖父，听不听到什么声音。祖父一注意，知道是什么声音了，便说：

“翠翠，端午又来了。你记不记得去年天保大老送你那只肥鸭子。早上大老同一群人上川东去，过渡时还问你。你一定忘记那次落的行雨。我们这次若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人用火把照路回家？”

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问，翠翠却微带点儿恼着的神气，把头摇摇，故意说：“我记不得，我记不得。”其实她那意思就是“我怎么记不得？！”

祖父明白那话里意思，又说：“前年还更有趣，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差点儿不知道回来，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

提起旧事翠翠嗤的笑了。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给你的！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性！”

“我人老了，记性也坏透了。翠翠，现在你人长大了，一个人一定敢上城看船不怕鱼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应当守船哩。”

“人老了才当守船。”

“人老了应当歇憩！”

“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祖父说着，于是，把膀子弯曲起来，努力使筋肉在局束中显得又有力又年青，且说：“翠翠，你不信，你咬。”

翠翠睨着腰背微驼白发满头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唢呐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翠翠却傍花轿站定，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与花轿上的流苏。拢岸后，团总儿子模样的人，从扣花抱肚里掏出了一个小红纸包封，递给老船夫。这是规矩，祖父再不能说不接收了。但得了钱祖父却说话了，问那个人，新娘是什么地方人，明白了，又问姓什么，明白了，又问多大年纪，一起皆弄明白了。吹唢呐的一上岸后又把唢呐呜呜喇喇吹起来，一行人便翻山走了。祖父同翠翠留在船上，感情仿佛皆追着那唢呐声音走去，走了很远的路方回到自己身边来。

祖父掂着那红纸包封的分量说：“翠翠，宋家堡子里新嫁娘只十五岁。”

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不作理会，静静的把

船拉动起来。

到了家边，翠翠跑回家去取小小竹子做的双管唢呐，请祖父坐在船头吹“娘送女”曲子给她听，她却同黄狗躺到门前大岩石上荫处看天上的云。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

七

到了端午。祖父同翠翠在三天前业已预先约好，祖父守船，翠翠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翠翠先不答应，后来答应了。但过了一天，翠翠又翻悔回来，以为要看两人去看，要守船两人守船。祖父明白那个意思，是翠翠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为了祖父的牵绊，应当玩的也无法去玩，这不成！祖父含笑说：“翠翠，你这是为什么？说定了的又翻悔，同茶峒人平素品德不相称。我们应当说一是一，不许三心二意。我记性并不坏到这样子，把你答应了我的即刻忘掉！”祖父虽那么说，很显然的事，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了，祖父有点愀然不乐了。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

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皱拢去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爷爷，你真是……”

祖父心想：“你总有一天会要走的。”但不敢提这件事。祖父一时无话可说，于是走过屋后塔下小圃里去看葱，翠翠跟过去。

“爷爷，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

“好，翠翠，你不带我去，我还得戴了朵红花，装刘老老进城去见世面！”

两人都为这句话笑了许久。

祖父理葱，翠翠却摘了一根大葱呜呜吹着。有人在东岸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占先，便忙着跑下去，跳上了渡船，援着横溪缆子拉船过溪去接人。一面拉船一面喊祖父：

“爷爷，你唱，你唱！”

祖父不唱，却只站在高岩上望翠翠，把手摇着，一句话不说。

祖父有点心事。心事重重的，翠翠长大了。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时间在成长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还欢喜听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儿害羞情绪，轻轻的说：“在看水鸭子打架！”照当地习惯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翠翠，你真正在想什么？”同是自己也在心里答着：“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他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

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祖父心情也变了些。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

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因为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

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也懂在一些小处，起眼动眉毛，使家中长辈快乐。也仿佛永远不会同家中这一个分开。但一点不幸来了，她认识了那个兵。到末了丢开老的和小的，却陪那个兵死了。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不公平！说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

那时还有个翠翠。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妈妈一样，老船夫的年龄，还能把小雏儿再抚育下去吗？人愿意神却不同意！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假若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这上帝且有一双手支配一切，很明显的事，十分公道的办法，是应把祖父先收回去，再来让那个年青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应分接受那幸或不幸，才合道理。

可是祖父并不那么想。他为翠翠担心。他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

前几天顺顺家天保大老过溪时，同祖父谈话，这心直口

快的青年人，第一句话就说：

“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一面把船拉动，一面把那双小眼睛瞅着大老。

于是大老又说：

“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唉，这两句话恰是古人为我说的！”

祖父慢条斯理把船掉了头，让船尾傍岸，就说：

“大老，也有这种事儿！你瞧着吧。”究竟是什么事，祖父可并不明白说下去。

那青年走去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他，翠翠是不是愿意？

八

初五大清早落了点毛毛雨，上游且涨了点“龙船水”，河水全变作豆绿色。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戴了个粽子叶“斗篷”，携带了一个篮子，一个装酒的大葫芦，肩头上挂了个褡裢，其中放了一吊六百钱，就走了。因为是节日，这一天从小村小寨带了铜钱担了货物上城去办货掉货的极多，这些人起身也极早，故祖父走后，黄狗就伴同翠翠守船。翠翠

头上戴了一个崭新的斗篷,把过渡人一趟一趟的送来送去。黄狗坐在船头,每当船拢岸时必先跳上岸边去衔绳头,引起每个过渡人的兴味。有些过渡乡下人也携了狗上城,照例如俗话说的,“狗离不得屋”,一离了自己的家,即或傍着主人,也变得非常老实了。到过渡时,翠翠的狗必走过去嗅嗅,从翠翠方面讨取了一个眼色,似乎明白翠翠的意思,就不敢有什么举动。直到上岸后,把拉绳子的事情作完,眼见到那只陌生的狗上小山去了,也必跟着追去。或者向狗主人轻轻吠着,或者逐着那陌生的狗,必得翠翠带点儿嗔恼的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狗俨然极其懂事,便即刻到它自己原来地方去,只间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轻轻的吠几声。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翠翠在船上无事可作时,便算着老船夫的行程。她知道他这一去应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谈些什么话,这一天城门边应当是些什么情形,河街上应当是些什么情形,“心中一本册”,她完全如同眼见到的那么明明白白。她又知道祖父的脾气,一见城中相熟粮子上人物,不管是马夫火夫,总会把过节时应有的颂祝说出。这边说,“副爷,你过节吃饱喝饱!”那一个便也将说,“划船的,你吃饱喝饱!”这边若说着如上的话,那边人说,“有什么可以吃饱喝饱?四两肉,两碗酒,既不会饱也不会醉!”那么,祖父必很诚实邀请这熟人过碧溪岨喝个够量。倘若有人当时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中的酒,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很快

的就把葫芦递过去。酒喝过了，那兵营中人卷舌子舔着嘴唇，称赞酒好，于是又必被勒迫着喝第二口。酒在这种情形下少起来了，就又跑到原来铺上去，加满为止。翠翠且知道祖父还会到码头上同刚拢岸一天两天的上水船水手谈谈话，问问下河的米价盐价，有时且弯着腰钻进那带有海带鱿鱼味，以及其他油味、醋味、柴烟味的船舱里去，水手们从小坛中抓出一把红枣，递给老船夫，过一阵，等到祖父回家被翠翠埋怨时，这红枣便成为祖父与翠翠和解的东西。祖父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祖父虽嚷着“我带了那么一大堆，回去会把老骨头压断”，可是不管如何，这些东西多少总得领点情。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买肉”人家却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那屠户说，“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做犁口耕田！”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不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的把钱掷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攫了肉就走去的。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时总选取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故意加多，他见及时却将说：“喂喂，大老板，我不要你那些好处！腿上的肉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我要夹项肉，我要浓的糯的，我是个划船人，我要拿去炖葫芦喝酒的！”得了肉，把钱交过手时，自己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屠户却照例不理睬他，把一手钱哗的向长竹筒口丢去，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屠户与其他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

翠翠还知道祖父必到河街上顺顺家里去。

翠翠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好像目前有一个东西，同早间在床上闭了眼睛所看到那种捉摸不定的黄葵花一样，这东西仿佛很明朗的在眼前，却看不准，抓不住。

翠翠想：“白鸡关真出老虎吗？”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白鸡关是酉水中部一个地名，离茶峒两百多里路！

于是又想：“三十二个人摇六匹橹，上水走风时张起个大篷，一百幅白布拼成的一片东西，先在这种大船上过洞庭湖，多可笑……”她不明白洞庭湖有多大，也就从没见过这种大船，更笑笑的，还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

一群过渡人来了，有担子，有送公事跑差模样的人物，另外还有母女二人。母亲穿了新浆洗得硬朗的蓝布衣服，女孩子脸上涂着两饼红色，穿了不甚合身的新衣，上城到亲戚家中去拜节看龙船的。等待众人上船稳定后，翠翠一面望着那小女孩，一面把船拉过溪去。那小孩从翠翠估来年纪也将十三四岁了，神气却很娇，似乎从不曾离开过母亲。脚下穿的是一双尖头新油过的钉鞋，上面沾污了些黄泥。裤子是那种泛紫的葱绿布做的。见翠翠尽是望她，她也便看着翠翠，眼睛光光的如同两粒水晶球。有点害羞，有点不自在，同时也有点不可言说的爱娇。那母亲模样的妇人便问翠翠年纪有几岁。翠翠笑着，不高兴答应，却反问小女孩今年几岁。听那母亲说十三岁时，翠翠忍不住笑了。那母女显然是财主人家的妻女，从神气上就可看出的。翠翠注视那女孩，发现了女孩子手上还戴得有一副麻花纹的银手镯，闪着白白的亮光，心

中有点儿歆羡。船傍岸后，人陆续上了岸，妇人从身上摸出一铜子，塞到翠翠手中，就走了。翠翠当时竟忘了祖父的规矩了，也不说道谢，也不把钱退还，只望着这一行人中那个女孩子身后发痴。一行人正将翻过小山时，翠翠忽又忙匆匆的追上去，在山头上把钱还给那妇人。那妇人说：“这是送你的！”翠翠不说什么，只微笑把头尽摇，且不等妇人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很快的向自己渡船边跑去了。

到了渡船上，溪那边又有人喊过渡，翠翠把船又拉回去。第二次过渡是七个人，又有两个女孩子，也同样因为看龙船特意换了干净衣服，相貌却并不如何美观，因此使翠翠更不能忘记先前那一个。

今天过渡的人特别多，其中女孩子比平时更多，翠翠既在船上拉缆子摆渡，故见到什么好看的，极古怪的，人乖的，眼睛眶子红红的，莫不在记忆中留下个印象。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且轻轻的无所谓的唱着：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钗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城中有人下乡的，在河街上一个酒店前面，曾见及那个撑渡船的老头子，把葫芦嘴推让给一个年青水手，请水手喝他新买的白烧酒，翠翠问及时，那城中人就告给她所见到的事情。翠翠笑祖父的慷慨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过渡人走了，翠翠就在船上又轻轻的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
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

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
关夫子身跨赤兔马，
尉迟公手拿大铁鞭！
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
张果老驴得坐稳，
铁拐李脚下要小心！

福禄绵绵是神恩，
和风下雨神好心，
好酒好饭当前陈，
肥猪肥羊火上烹！

洪秀全，李鸿章，
你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风清好过河。
醉时携手同归去，
我当为你再唱歌！

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

远处鼓声已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九

祖父回家时，大约已将近平常吃早饭时节了，肩上手上是东西，一上小山头便喊翠翠，要翠翠拉船过小溪来迎接他。翠翠眼看到多少人皆进了城，正在船上急得莫可奈何，听到祖父的声音，精神旺了，锐声答着：“爷爷，爷爷，我来了！”老船夫从码头边上了渡船后，把肩上手上的东西搁到船头上，一面帮着翠翠拉船，一面向翠翠笑着，如同一个小孩子，神气充满了谦虚与羞怯。“翠翠，你急坏了，是不是？”翠翠本应埋怨祖父的，但她却回答说：“爷爷，我知道你在河街上劝人喝酒，好玩得很。翠翠还知道祖父极高兴到河街上去玩。但如此说来，将更使祖父害羞乱嚷了，因此话到口边却不提出。

翠翠把搁在船头的东西一一估记在眼里，不见了酒葫芦。翠翠嗤的笑了。

“爷爷，你倒大方，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

祖父笑着忙作说明：

“哪里，哪里，我那葫芦被顺顺大伯扣下了，他见我在河街上请人喝酒，就说：‘喂，喂，摆渡的张横，这不成的。你不开槽坊，如何这样子！把你那个放下来，请我全喝了吧。’他当真那么说，‘请我全喝了吧。’我把葫芦放下了。但我猜想他是同我闹着玩的。他家里还少烧酒吗？翠翠，你说，……”

“爷爷，你以为人家真想喝你的酒，便是同你开玩笑吗？”

“那是怎么的？”

“你放心，人家一定因为你请客不是地方，所以扣下你的葫芦，不让你请人把酒喝完。等等就会为你送来的，你还不明白，真是！——”

“唉，当真会是这样的！”

说着船已拢了岸，翠翠抢先帮祖父搬东西，但结果却只拿了那尾鱼，那个花褡裢；褡裢中钱已用光了，却有一包白糖，一包小芝麻饼子。

两人刚把新买的东西搬运到家中，对溪就有人喊过渡，祖父要翠翠看着肉菜免得被野猫拖去，争着下溪去做事，一会儿，便同那个过渡人嚷着到家中来了。原来这人便是送酒葫芦的。只听到祖父说：“翠翠，你猜对了。人家当真把酒葫芦送来了！”

翠翠来不及向灶边走去，祖父同一个年纪青青的脸黑肩膊宽的人物，便进到屋里了。

翠翠同客人皆笑着，让祖父把话说下去。客人又望着翠翠笑，翠翠仿佛明白为什么被人望着，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走到灶边烧火去了。溪边又有人喊过渡，翠翠赶忙跑出门外船上去，把人渡过了溪。恰好又有人过溪。天虽落小雨，过渡人却分外多，一连三次。翠翠在船上一面作事一面想起祖父的趣处。不知怎么的，从城里被人打发来送酒葫芦的，她觉得好像是个熟人。可是眼睛里像是熟人，却不明白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但也正像是不肯把这人想到某方面去，方猜不着这来人的身分。

祖父在岩坎上边喊：“翠翠，翠翠，你上来歇歇，陪陪客！”本来无人过渡便想上岸去烧火，但经祖父一喊，反而不上岸了。

来客问祖父“进不进城看船”，老渡船夫就说“应当看守渡船”。两人又谈了些别的话。到后来客方言归正传：

“伯伯，你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很好看！”

撑渡船的笑了。“口气同哥哥一样，倒爽快呢。”这样想着，却那么说：“二老，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全是特为颂扬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

“但是，这很不公平。”

“很公平的！我听船上人说，你上次押船，船到三门下面白鸡关滩出了事，从急浪中你援救过三个人。你们在滩上过夜，被村子里女人见着了，人家在你棚子边唱歌一整夜，是不是真有其事？”

“不是女人唱歌一夜，是狼噪。那地方著名多狼，只想得

机会吃我们！我们烧了一大堆火，吓住了它们，才不被吃掉！”

老船夫笑了，“那更妙！人家说的话还是很对的。狼是只吃姑娘，吃小孩，吃十八岁标致青年，象我这种老骨头，它不要吃的！”

那二老说：“伯伯，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别人家全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水好，出大人，不知为什么原因，如今还不出大人？”

“你是不是说风水好应出有大名头的人？我以为这种人不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不碍事。我们有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青人，就够了。象你们父子兄弟，为本地也增光彩已经很多很多！”

“伯伯，你说得好，我也是那么想。地方不出坏人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

“我是老骨头了，还说什么。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分上的都拿过了，不久就会躺到这冰凉土地上喂蛆吃的。这世界有得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好好的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伯伯，看你那么勤快，我们年青人不敢辜负日头！”

说了一阵，二老想走了，老船夫便站到门口去喊叫翠翠，要她到屋里来烧水煮饭，掉换他自己看船。翠翠不肯上岸，客人却已下船了，翠翠把船拉动时，祖父故意装作埋怨神气说：

“翠翠，你不上来，难道要我在家里做媳妇煮饭吗？”

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

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船慢慢拉过对岸了。客人站在船头同翠翠说话：

“翠翠，吃了饭，同你爷爷去看划船吧？”

翠翠不好意思不说话，便说：“爷爷说不去，去了无人守这个船！”

“你呢？”

“爷爷不去我也不去。”

“你也守船吗？”

“我陪我爷爷。”

“我要一个人来替你们守渡船，好不好？”

砰的一下船头已撞到岸边土坎上了，船拢岸了。二老向岸上一跃，站在斜坡上说：

“翠翠，难为你！……我回去就要人来替你们，你们快吃饭，一同到我家里去看船，今天人多咧，热闹咧！”

翠翠不明白这陌生人的好意，不懂得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家中去看船，抿着小嘴笑笑，就把船拉回去了。到了家中一边溪岸后，只见那个人还正在对溪小山上，好象等待什么，不即走开。翠翠回转家中，到灶口边去烧火，一面把带点湿气的草塞进灶里去，一面向正在把客人带回的那一葫芦酒试着的祖父询问：

“爷爷，那人说回去就要人来替你，要我们两人去看船，你去不去？”

“你高兴去吗？”

“两人同去我高兴。那个人很好，我像认得他，他是谁？”

祖父心想：“这倒对了，人家也觉得你好！”祖父笑着说：

“翠翠，你不记得你前年在大河边时，有个人说要让大鱼咬你吗？”

翠翠明白了，却仍然装不明白问：“他是谁？”

“你想想看，猜猜看。”

“一本《百家姓》好多人，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

“顺顺船总家的二老，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啊！”他抿了一口酒，像赞美酒又像赞美人，低低的说：“好的，妙的，这是难得的。”

过渡的人在门外坎下叫唤着，老祖父口中还是“好的，妙的……”匆匆下船做事去了。

十

吃饭时隔溪有人喊过渡，翠翠抢着下船，到了那边，方知道原来过渡的人，便是船总顺顺家派来作替手的水手，一见翠翠就说道：“二老要你们一吃了饭就去，他已下河了。”见了祖父又说：“二老要你们吃了饭就去，他已下河了。”

张耳听听，便可听出远处鼓声已较密，从鼓声里使人想到那些极狭的船，在长潭中笔直前进时，水面上画着如何美丽的长长的线路！

新来的人茶也不吃，便在船头站妥了，翠翠同祖父吃饭时，邀他喝一杯，只是摇头推辞。祖父说：

“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要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去呢？”

“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

.....
祖父微笑着，“翠翠，翠翠，你陪我去，好的，你陪我去！”

祖父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河边早站满了人。细雨已经停止，地面还是湿湿的。祖父要翠翠过河街船总家吊脚楼上去看船，翠翠却以为站在河边较好。两人在河边站定不多久，顺顺便派人把他们请去了。吊脚楼上已有了很多的人。早上过渡时，为翠翠所注意的乡绅妻女，受顺顺家的款待，占据了最好窗口，一见到翠翠，那女孩子就说：“你来，你来！”翠翠带着点儿羞怯走去，坐在他们身后条凳上，祖父便走开了。

祖父并不看龙船竞渡，却为一个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远近，到一个新碾坊看水碾子去了。老船夫对于水碾子原来就极有兴味的。倚山滨水来一座小小茅屋，屋中有那么一个圆石片子，固定在一个横轴上，斜斜的搁在石槽里。当水闸门抽去时，流水冲激地下的暗轮，上面的石片便飞转起来。作主人的管理这个东西，把毛谷倒进石槽中去，把碾好的米弄出放在屋角隅筛子里，再筛去糠灰。地上全是糠灰，主人头上包着块白布帕子，头上肩上也全是糠灰。天气好时就在碾坊前后隙地里种些萝卜、青菜、大蒜、四季葱。水沟坏了，就把裤子脱去，到河里去堆砌石头修理泄水处。水碾坝若修筑得好，还可装个小小鱼梁，涨小水时就自会有鱼上梁来，不劳而获。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情形一看也就明白了。但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小财主的产业。那熟人把老船夫带到碾坊边时，就告给他这碾坊业主为谁。两人一面各处视察一面说话。

那熟人用脚踢着新碾盘说：

“中寨人自己坐在高山砦子上，却欢喜来到这大河边置产业；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大钱七百吊！”

老船夫转着那双小眼睛，很羡慕的去欣赏一切，估计一切，把头点着，且对于碾坊中物件一一加以很得体的批评。后来两人就坐到那还未完工的白木条凳上去，熟人又说到这碾坊的将来，似乎是团总女儿陪嫁的妆奁。那人于是想起了翠翠，且记起大老托过他的事情来了，便问道：

“伯伯，你翠翠今年十几岁？”

“满十四进十五岁。”老船夫说过这句话后，便接着在心中计算过去的年月。

“十四岁多能干！将来谁得她真有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

“别说一个光人，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抵得五座碾坊！洛阳桥也是鲁般两只手造的！……”这样那样的说着，说到后来，那人笑了。

老船夫也笑了，心想：“翠翠有两只手将来也去造洛阳桥吧，新鲜事！”

那人过了一会又说：

“茶峒人年青男子眼睛光，选媳妇也极在行。伯伯，你若不多我的心时，我就说个笑话给你听。”

老船夫问：“是什么笑话。”

那人说：“伯伯你若不多心时，这笑话也可以当真话去听咧。”

接着说的下去就是顺顺家大老如何在人家赞美翠翠，且

如何托他来探听老船夫口气那么一件事。末了同老船夫来转述另一回会话的情形。“我问他：‘大老，大老，你是说真话还是说笑话？’他就说：‘你为我去探听探听那老的，我欢喜翠翠，想要翠翠，是真话！’我说：‘我这口钝得很，说出了口老的一巴掌打来呢？’他说：‘你怕打，你先当笑话去说，不会挨打的！’所以，伯伯，我就把这件真事情当笑话来同你说了。你试想想，他初九从川东回来见我时，我应当如何回答他？”

老船夫记前一次大老亲口所说的话，知道大老的意思很真，且知道顺顺也欢喜翠翠，心里很高兴。但这件事照规矩得这个人带封点心亲自到碧溪岨家中去说，方见得慎重其事，老船夫就说：“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过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伯伯，若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动得了翠翠的心，我赶明天就自己来唱歌了。”

“你以为翠翠肯了我还会不肯吗？”

“不咧，人家以为这件事你老人家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

“不能那么说，这是她的事呵！”

“便是她的事，可是必需老的作主，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得伯伯说一句话好！”

“那么，我说，我们就这样办，等他从川东回来时要他同

顺顺去说明白。我呢，我也先问问翠翠；若以为听了三年六个月的歌再跟那唱歌人走去有意思些，我就请你劝大老走他那弯弯曲曲的马路。”

“那好的。见了他我就说：‘大老，笑话吗，我已说过了。真话呢，看你自己的命运去了。’当真看他的命运去了，不过我明白他的命运，还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的。”

“不是那么说！我若捏得定这件事，我马上就答应了。”

这里两人把话说妥后，就过另一处看一只顺顺新近买来的三舱船去了。河街上顺顺吊脚楼方面，却有了如下事情。

翠翠虽被那乡绅女孩喊到身边去坐，地位非常之好，从窗口望出去，河中一切朗然在望，然而心中可不安宁。挤在其他几个窗口看热闹的人，似乎皆常常把眼光从河中景物挪到这边几个人身上来。还有些人故意装成有别的事情样子，从楼这边走过那一边，事实上却全为得是好仔细看看翠翠这方面几个人。翠翠心中老不自在，只想借故跑去。一会儿河下的炮声响了，几只从对河取齐的船只，直向这方面划来。先是四条船皆相去不远，如四枝箭在水面射着，到了一半，已有两只船占先了些，再过一会子，那两只船中间便又有一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而前。看看船到了税局门前时，第二次炮声又响，那船便胜利了。这时节胜利的已判明属于河街人所划的一只，各处便皆响着庆祝的小鞭炮。那船于是沿了河街吊脚楼划去，鼓声蓬蓬作响，河边与吊脚楼各处，都同时呐喊表示快乐的祝贺。翠翠眼见在船头站定摇动小旗指挥进退头上包着红布的那个年青人，便是送酒葫芦到碧溪岨的二老，心中便印着三年前的旧事，“大鱼吃掉你！”“吃掉不吃掉，不

用你管！”“狗，狗，你也看人叫！”想起狗，翠翠才注意到自己身边那只黄狗，已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便离了座位，在楼上各处找寻她的黄狗，把船头人忘掉了。

她一面在人丛里找寻黄狗，一面听人家正说些什么话。

一个大脸妇人问：“是谁家的人，坐到顺顺家当中窗口前的那块好地方？”

一个妇人就说：“是砦子上王乡绅家大姑娘，今天说是来看船，其实来看人，同时也让人看！人家命好，有福分坐那好地方！”

“看谁人？被谁看？”

“嗨，你还不明白，那乡绅想同顺顺打亲家呢。”

“那姑娘配什么人？是大老，还是二老？”

“说是二老呀，等等你们看这岳云，就会上楼来看他丈母娘的！”

另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妥了，好得很呢！人家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有人就轻轻的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

“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

“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

当时各人眼睛对着河里，口中说着这些闲话，却无一个

人回头来注意到身后边的翠翠。

翠翠脸发火发烧走到另外一处去，又听有两个人提到这件事。且说：“一切早安排好了，只须要二老一句话。”又说：“只看二老今天那么一股劲儿，就可以猜想得出这劲儿是岸上一个黄花姑娘给他的！”

谁是激动二老的黄花姑娘？听到这个，翠翠心中不免有点儿乱。

翠翠人矮了些，在人背后已望不见河中情形，只听到敲鼓声渐近渐激越，岸上呐喊声自远而近，便知道二老的船恰恰经过楼下。楼上人也大喊着，杂夹叫着二老的名字，乡绅太太那方面，且有人放小百子鞭炮。忽然又用另外一种惊讶声音喊着，且同时便见许多人出门向河下走去。翠翠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中有点迷乱，正不知走回原来座位边去好，还是依然站在人背后好。只见那边正有人拿了个托盘，装了一大盘粽子同细点心，在请乡绅太太小姐用点心，不好意思再过那边去，便想也挤出大门外到河下去看看。从河街一个盐店旁边甬道下河时，正在一排吊脚楼的梁柱间，迎面碰头一群人，拥着那个头包红布的二老来了。原来二老因失足落水，已从水中爬起来了。路太窄了一些，翠翠虽闪过一旁，与迎面来的人仍然得肘子触着肘子。二老一见翠翠就说：

“翠翠，你来了，爷爷也来了吗？”

翠翠脸还发着烧不便作声，心想：“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二老又说：

“怎不到我家楼上去看呢？我已要人替你弄了个好位子。”

翠翠心想：“碾坊陪嫁，希奇事情咧。”

二老不能逼迫翠翠回去，到后便各自走开了。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象是在生自己的气。河边人太多了，码头边浅水中，船桅船篷上，以至于吊脚楼的柱子上，也莫不有人。翠翠自言自语说：“人那么多，有什么三脚猫好看？”先还以为可以在什么船上发现她的祖父，但搜寻了一阵，各处却无祖父的影子。她挤到水边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家中那条黄狗，同顺顺家一个长年，正在去岸数丈一只空船上热闹。翠翠锐声叫喊了两声，黄狗张着耳叶昂头四面一望，便猛的扑下水中，向翠翠方面泅来了。到了身边时狗身上已全是水，把水抖着且跳跃不已，翠翠便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

翠翠同黄狗找祖父去，在河街上一个木行前恰好遇着了祖父。

老船夫说：“翠翠，我看了个好碾坊，碾盘是新的，水车是新的，屋上稻草也是新的！水坝管着一络水，急溜溜的，抽水闸时水车转得如陀螺。”

翠翠带着点做作问：“是什么人的？”

“是什么人的？住在山上的王团总的。我听人说是那中寨人为女儿作嫁妆的东西，好不阔气，包工就是七百吊大钱，还不管风车，不管家什！”

“谁讨那个人家的女儿？”

祖父望着翠翠干笑着，“翠翠，大鱼咬你，大鱼咬你。”

翠翠因为对于这件事心中有了个数目，便仍然装着全不明白，只询问祖父，“爷爷，谁个人得到那个碾坊？”

“岳云二老！”祖父说了又自言自语的说，“有人羡慕二老得到碾坊，也有人羡慕碾坊得到二老！”

“谁羡慕呢，爷爷？”

“我羡慕。”祖父说着便又笑了。

翠翠说：“爷爷，你喝醉了。”

“可是二老还称赞你长得美呢。”

翠翠说：“爷爷，你醉疯了。”

祖父说：“爷爷不醉不疯……去，我们到河边看他们放鸭子去。”他还想说，“二老捉得鸭子，一定又会送给我们的。”话不及说，二老来了，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翠翠也微笑着。

于是三个人回到吊脚楼上去。

十 一

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岨，掌水码头的顺顺，当真请了媒人为儿子向渡船的攀亲戚来了。老船夫慌慌张张把这个人渡过溪口，一同到家里去。翠翠正在屋门前剥豌豆，来了客并不如何注意。但一听到客人进门说：“贺喜贺喜”，心中有事，不敢再呆在屋门边，就装作追赶菜园地的鸡，拿了竹响篙唰唰的摇着，一面口中轻轻喝着，向屋后白塔跑去了。

来人说了些闲话，言归正传转述到顺顺的意见时，老船夫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很惊惶的搓着两只茧结的大手，好像这不会真有其事，而且神气中只像在说：“那好，那好，”其

实这老头子却不曾说过一句话。

马兵把话说完后，就问作祖父的意见怎么样。老船夫笑着把头点着说：“大老想走车路，这个很好。可是我得问问翠翠，看她自己主意怎么样。”来人走后，祖父在船头叫翠翠下河边来说话。

翠翠拿了一簸箕豌豆下到溪边，上了船，娇娇的问他的祖父：“爷爷，你有什么事？”祖父笑着不说什么，只偏着个白发盈颠的头看着翠翠，看了许久。翠翠坐到船头，低下头去剥豌豆，耳中听着远处竹篁里的黄鸟叫。翠翠想：“日子长咧，爷爷话也长了。”翠翠心轻轻的跳着。

过了一会祖父说：“翠翠，翠翠，先前来的那个伯伯来作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翠翠说：“我不知道。”说后脸同颈脖全红了。

祖父看看那种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五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

翠翠呢，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山谷中伐竹人吵吵一下一下的砍伐竹子声音里，想到许多事情。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她似乎都要去温习温习。她其所以这样作，又似乎全只是为了希望忘掉眼前的一桩事而起。但她实在有点误会了。

祖父说：“翠翠，船总顺顺家里请人来作媒，想讨你作媳

妇，问我愿不愿。我呢，人老了，再过三年两载会过去的，我没有不愿的事情。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想，自己来说。愿意，就成了；不愿意，也好。”

翠翠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装作从容，怯怯的望着老祖父。又不便问什么，当然也不好回答。

祖父又说：“大老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又慷慨，你嫁了他，算是命好！”

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忪忪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见翠翠总不作声，祖父于是笑了，且说：“翠翠，想几天不碍事。洛阳桥并不是一个晚上造得好的，要日子咧。前次那人来的就向我说到这件事，我已经就告过他：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规矩。想爸爸作主，请媒人正正经经来说是车路；要自己作主，站到对溪高崖竹林里为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是马路，——你若欢喜走马路，我相信人家会为你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在月光下唱温柔的歌，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

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再说下去，便引到死去了的母亲来了。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搁过一些，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祖父不作声，用大手掌擦着眼睛，小孩子似的咕咕笑着，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

翠翠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

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儿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窸窸作声。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洪大。两山深翠逼人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鸣叫。翠翠感觉着，望着，听着，同时也思索着：

“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入水中去了。伸手把那簸箕从水中捞起时，隔溪有人喊过渡。

十 二

翠翠第二天在白塔下菜园地里，第二次被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仍然心儿忪忪的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祖父笑着，心想：“还是等等看，再说下去这一坪葱会全掐掉了。”同时似乎又觉得这其间有点古怪处，不好再说下去，便自己按捺到言语，用一个做作的笑话，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

天气渐渐的越来越热了。近六月时，天气热了些，老船夫把一个满是灰尘的黑陶缸子从屋角隅里搬出，自己还匀出闲工夫，拼了几方木板作成一个大圆盖。又锯木头作成三个脚架子，且削刮了个大竹筒，用葛藤系定，放在缸边作为舀茶的家具。自从这茶缸移到屋门溪边后，每早上翠翠就烧一大锅开水，倒进那缸子里去。有时缸里加些茶叶，有时却只

放下一些用火烧焦的锅巴,乘那东西还燃着时便抛进缸里去。老船夫且照例准备了些发痧肚痛治疮疮疡子的草根木皮,把这些药搁在家中当眼处,一见过路人神气不对,就忙匆匆的把药取来,善意的勒迫这过路人使用他的药方,且告人这许多救急丹方的来源(这些丹方自然全是他从城中军医同巫师学来的)。他终日裸着两只膀子,在方头船上站定,头上还常常是光光的,一头短短白发,在日光下如银子。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儿玩。爷爷仿佛把大老提婚的事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

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来探口气了,依然是同从前一样,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打发了媒人上路。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不得结果。

老船夫猜不透这事情在这什么方面有个疙瘩,解除不去,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一堆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不能再睡下去了,一个人便跑出门外,到那临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听河边纺织娘以及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许久许久还不睡觉。

这件事翠翠是毫不注意的,这小女孩子日里尽管玩着,工作着,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驰骋她那颗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的睡眠了。

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

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

船总顺顺家中一方面，则天保大老的事已被二老知道了，催送二老同时也让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这一对难兄难弟原来同时爱上了那个撑渡船的外孙女。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并不希奇，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不能成为希罕的新闻，有一点困难处，只是这两兄弟到了谁应取得这个女人作媳妇时，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

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

那哥哥同弟弟在河上游一个造船的地方，看他家中那一只新船，在新船旁把一切心事全告给了弟弟，且附带说明，这点爱还是两年前植下根基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两人从造船处沿了河岸又走到王乡绅新碾坊去，那大哥就说：

“二老，你倒好，作了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欢喜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那二老仍然的听着，把手中拿的一把弯月形镰刀随意斫削路旁的草木，到了碾坊时，却站住了向他哥哥说：

“大老，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

“我不信。”

“大老，你信不信这碾坊将来归我？”

“我不信。”

两人于是进了碾坊。

二老说：“你不必——大老，我再问你，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坊，却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你信不信呢？”

那大哥听来真着了一惊，望了一下坐在碾盘横轴上的傜送二老，知道二老不是开玩笑，于是站近了一点，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且想把二老拉下来。他明白了这件事，他笑了。他说，“我相信的，你说的是真话！”

二老把眼睛望着他的哥哥，很诚实的说：

“大老，相信我，这是真事。我早就那么打算到了。家中不答应，那边若答应了，我当真预备去弄渡船的！——你告我，你呢？”

“爸爸已听了我的话，为我要城里的杨马兵做保山，向划渡船说亲去了！”大老说到这个求亲手续时，好象知道二老要笑他，又解释要保山去的用意，只是因为老的说车有车路，马有马路，我就走了车路。

“结果呢？”

“得不到什么结果。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

“马路呢？”

“马路呢，那老的说若走马路，得在碧溪岨对溪高崖上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把翠翠心唱软，翠翠就归我了。”

“这并不是个坏主张！”

“是呀，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件事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

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

“那你怎么样？”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

“唱歌呢？”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吧，我不会检马粪塞你嘴巴的。”

二老看到哥哥那种样子，便知道为这件事哥哥感到的一种如何烦恼了。他明白他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峒人粗卤爽直一面，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大老何尝不想在车路上失败时走马路；但他一听到二老的坦白陈述后，他就知道马路只二老有分，自己的事不能提了。因此他有点气恼，有点愤慨，自然是无从掩饰的。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岨去唱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提议时，那大老还以为他自己不会唱，也不想请二老替他作竹雀。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却使他很固持的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二老说必需这样作，一切才公平一点。

大老把弟弟提议想想，作了一个苦笑。“×娘的，自己不是竹雀，还请老弟做竹雀！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各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

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忙的！”

两人把事情说妥当后，算算日子，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后天十六，接连而来的三个日子，正是有大月亮天气。气候既到了中夏，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白家机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去。或过那些熟识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碾坊里去，躺到温暖的谷仓里小睡，等候天明。一切安排皆极其自然，结果是什么，两人虽不明白，但也看得极其自然。两人便决定了从当夜起始，来作这种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

十 三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

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过渡，过渡，老伯伯，你怎么的，不管事！”“怎么的！翠翠走了，下桃源县了！”“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呢？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吓怕起来了，一面锐声喊着她的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她的意思，还以为是翠翠要为他代劳了，就说：

“翠翠，等一等，我就回来！”

“你不拉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

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且把烟杆在船边剥剥的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

祖父把船拉回来时，见翠翠痴痴的坐在岸边，问她是什么事，翠翠不作声。祖父要她去烧火煮饭，想了一会儿，觉

得自己哭得可笑，一个人便回到屋中去，坐在黑黝黝的灶边把火烧燃后，她又走到门外高崖上去，喊叫她的祖父，要他回家里来，在职务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渡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来一个就渡一个，不便要人站在那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翠翠，且让他做点事，把人渡完事后，就回家里来吃饭。

翠翠第二次请求祖父，祖父不理睬，她坐在悬崖上，觉得很悲伤。

天夜了，有一匹大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的从翠翠身旁飞过去，翠翠想，“看你飞得多远！”便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明光追去。杜鹃又叫了。

“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听到这种带着娇有点儿埋怨的声音，一面粗声粗气的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

老船夫回到家中时，见家中还黑黝黝的，只灶间有火光，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用手蒙着眼睛。

走过去才晓得翠翠已哭了好久。祖父一个下半天来，皆弯着个腰在船上拉来拉去，歇歇时手也酸了，腰也酸了，照规矩，一到家里就会嗅到锅中所焖瓜菜的味道，且可见到翠翠安排晚饭在灯光下跑来跑去的影子。今天情形竟不同了一点。

祖父说：“翠翠，我来慢了，你就哭，这还成吗？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

祖父又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翠翠把手从眼睛边移开，靠近了祖父身边去，“我不哭了。”

两人吃饭时，祖父为翠翠说到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因此提到了死去了的翠翠的母亲。两人在豆油灯下把饭吃过后，老船夫因为工作疲倦，喝了半碗白酒，因此饭后兴致极好，又同翠翠到门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说故事。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啾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了。

翠翠问：“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后来的事长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十 四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

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糊糊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床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他知道那是谁唱的，他知道是河街上天保大老走马路的第一着，又忧愁又快乐的听下去。翠翠因为日里哭倦了，睡得正好，他就不去惊动她。

第二天天一亮，翠翠就同祖父起身了，用溪水洗了脸，把早上说梦的忌讳去掉了，翠翠赶忙同祖父去说昨晚上所梦的事情。

“爷爷，你说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祖父温和悲悯的笑着，并不告给翠翠昨晚上的事实。

祖父心里想：“做梦一辈子更好，还有人在梦里作宰相中状元咧。”

昨晚上唱歌的，老船夫还以为是天保大老，日来便要翠翠守船，借故到城里去送药，探听情况。在河街见到了大老，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的说：

“大老，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

但老船夫却作错了一件事情，把昨晚唱歌人“张冠李戴”了。这两弟兄昨晚上同时到碧溪岨去，为了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腔唱歌，一定得让那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翠翠同她祖父晚上听到的歌声，便全是那个傩送二老所唱的。大老伴弟弟回家时，就决定了同茶峒地方离开，驾家中那只新油船下驶，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这时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装货。老船夫见他神情冷冷的，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用眉眼做了一个可笑的记号，表示他明白大老的冷淡是装成的，表示他有消息可以奉告。

他拍了大老一下，轻轻的说：

“你唱得很好，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为那个歌带得很远，走了不少的路！你是第一号，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

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脸，轻轻的说：

“算了吧，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这句话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它的意思。大老从一个吊脚楼甬道走下河去了，老船夫也跟着下去。到了河边，见那只新船正在装货，许多油篓子搁到岸边。一个水手正在用茅

草扎成长束，备作船舷上挡浪用的茅把，还有人在河边用脂油擦桨板。老船夫问那个坐在大太阳下扎茅把的水手，这船什么日子下行，谁押船。那水手把手指着大老。老船夫搓着手说：

“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分的！”

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啊！”

老船夫抬头望到二老，正在窗口整理一个鱼网。

回碧溪岨到渡船上时，翠翠问：

“爷爷，你同谁吵了架，脸色那样难看！”

祖父莞尔而笑，他到城里的事情，不告给翠翠一个字。

十 五

大老坐了那只新油船向下河走去了，留下傩送二老在家。老船夫方面还以为上次歌声既归二老唱的，在此后几个日子里，自然还会听到那种歌声。一到了晚间就故意从别样事情上，促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两人吃完饭坐在屋里，因屋前滨水，长脚蚊子一到黄昏就嗡嗡的叫着，翠翠便把蒿艾束成的烟包点燃，向屋中角隅各处晃着驱逐蚊子。晃了一阵，估计全屋子里已为蒿艾烟气熏透了，才搁到床前地上去，再坐在小板凳上来听祖父说话。从一些故事上慢慢的谈到了唱歌，祖父话说得很妙。祖父到后发问道：

“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

话说着的。

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

“唱三年六个月呢？”

“唱得好听，我听三年六个月。”

“这不公平吧。”

“怎么不公平？为我唱歌的人，不是极愿意我长远听他的歌吗？”

“照理说：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可是人家为你唱，是要你懂他歌里的意思！”

“爷爷，懂歌里什么意思？”

“自然是他那颗想同你要好的真心！不懂那点心事，不是同听竹雀唱歌一样了吗？”

“我懂了他的心又怎么样？”

祖父用拳头把自己腿重重的捶着，且笑着：“翠翠，你人乖，爷爷笨得很，话也不说得温柔，莫生气。我信口开河，说个笑话给你听。你应当当笑话听。河街天保大老走车路，请保山来提亲，我告给过你这件事了，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

翠翠吃了一惊，低下头去。因为她不明白这笑话有几分真，又不清楚这笑话是谁说的。

祖父说：“你告诉我，愿意哪一个？”

翠翠便微笑着轻轻的带点儿恳求的神气说：

“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翠翠站起身了。

“我说的若是真话呢？”

“爷爷你真是个……”翠翠说着走出去了。

祖父说：“我说的是笑话，你生我的气吗？”

翠翠不敢生祖父的气，走近门限边时，就把话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爷爷看天上的月亮，那么大！”说着，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站了一忽儿，祖父也从屋中出到外边来了。翠翠于是坐到那白日里为强烈阳光晒热的岩石上去，石头正散发日间所储的余热。祖父就说：

“翠翠，莫坐热石头，免得生坐板疮。”

但自己用手摸摸后，自己便也坐到那岩石上了。

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翠翠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耳朵又不聋，祖父的话说得极分明，一个兄弟走马路，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算是怎么回事？她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

她在月光下坐了一阵，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久之，对溪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以外别无所所有。翠翠走回家里去，在房门边摸着了那个芦管，拿出来在月光下自己吹着。觉吹得不好，又递给祖父要祖父吹。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

翠翠依傍祖父坐着，问祖父：

“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个小管子的人？”

“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作的，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

“爷爷，你不快乐了吗？生我的气了吗？”

“我不生你的气。你在我身边，我很快乐。”

“我万一跑了呢？”

“你不会离开爷爷的。”

“万一有这种事，爷爷你怎么样？”

“万一有这种事，我就驾了这只渡船去找你。”

翠翠嗤的笑了。“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那些地方的水，你不说过像疯子吗？”

祖父说：“翠翠，我到那时可真像疯子，还怕大水大浪？”

翠翠俨然极认真的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可是，你会不会走？你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

祖父不作声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类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痴痴的看望天南角上一颗星子，心想：“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吧？”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事情，心中有点儿乱。

翠翠忽然说：“爷爷，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好不好？”

祖父唱了十个歌，翠翠傍在祖父身边，闭着眼睛听下去，等到祖父不作声时，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祖父所唱的歌便是那晚上听来的歌。

十 六

二老有机会唱歌却从此不再到碧溪岨唱歌。十五过去了，十六也过去了，到了十七，老船夫忍不住了，进城往河街去找寻那个年青小伙子，到城门边正预备入河街时，就遇着上次为大老作保山的杨马兵，正牵了一匹骡马预备出城，一见老船夫，就拉住了他：

“伯伯，我正有事情告你，碰巧你就来城里！”

“什么事？”

“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游水里就淹坏了。早上顺顺家里得到这个信，听说二老一早就赶去了。”

这消息同有力巴掌一样重重的掴了他那么一下，他不相信这是当真的消息。他故作从容的说：

“天保大老淹坏了吗？从不听说有水鸭子被水淹坏的！”

“可是那只水鸭子仍然有那么一次被淹坏了……我赞成你的卓见，不让那小子走车路十分顺手。”

从马兵言语上，老船夫还十分怀疑这个新闻，但从马兵神气上注意，老船夫却看清楚这是个真的消息了。他惨惨的说：

“我有什么卓见可言？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老船夫说时心中充满了感情。

特为证明那马兵所说的话有多少可靠处，老船夫同马兵分手后，于是匆匆赶到河街上去。到了顺顺家门前，正有人烧纸钱，许多人围在一处说话。走近去听听，所说的便是杨

马兵提到的那件事。但一到有人发现了身后的老船夫时，大家便把话语转了方向，故意来谈下河油价涨落情形了。老船夫心中很不安，正想找一个比较要好的水手谈谈。

一会船总顺顺从外面回来了，样子沉沉的，这豪爽正直的中年人，正似乎为不幸打倒努力想挣扎爬起的神气，一见到老船夫就说：

“老伯伯，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天保大老已经坏了，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两只眼睛红红的，把手搓着，“怎么的，这是真事！是昨天，是前天？”

另一个像是赶路同来报信的，插嘴说道：“十六中上，船搁到石包子上，船头进了水，大老想把篙撇着，人就弹到水中去了。”

老船夫说：“你眼见他下水吗？”

“我还与他同时下水！”

“他说什么？”

“什么都来不及说！这几天来他都不说话！”

老船夫把头摇摇，向顺顺那么怯怯的溜了一眼。船总顺顺像知道他心中不安处，就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这里有大兴场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去喝罢。”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叶蒙着筒口，交给了老船夫。

老船夫把酒拿走，到了河街后，低头向河码头走去，到河边天保大前天上船处去看看。杨马兵还在那里放马到沙地上打滚，自己坐在柳树荫下乘凉。老船夫就走过去请马兵试试那大兴场的烧酒，两人喝了点酒后，兴致似乎皆好些了，老

船夫就告给杨马兵，十四夜里二老过碧溪岨唱歌那件事情。

那马兵听到后便说：

“伯伯，你是不是以为翠翠愿意二老应该派归二老……”

话没说完，傩送二老却从河街下来了。这年青人正像要远行的样子，一见了老船夫就回头走去。杨马兵就喊他说：“二老，二老，你来，有话同你说呀！”

二老站定了，很不高兴神气，问马兵“有什么话说”。马兵望望老船夫，就向二老说：“你来，有话说！”

“什么话？”

“我听人说你已经走了——你过来我同你说，我不会吃掉你！”

那黑脸宽肩膀，样子虎虎有生气的傩送二老，勉强笑着，到了柳荫下时，老船夫想把空气缓和下来，指着河上游远处那座新碾坊说：“二老，听人说那碾坊将来是归你的！归了你，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

二老仿佛听不惯这个询问的用意，便不作声。杨马兵看风头有点儿僵，便说：“二老，你怎么的，预备下去吗？”那年青人把头点点，不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老船夫讨了个没趣，很懊恼的赶回碧溪岨去，到了渡船上时，就装作把事情看得极随便似的，告给翠翠。

“翠翠，今天城里出了件新鲜事情，天保大老驾油船下辰州，运气不好，掉到茨滩淹坏了。”

翠翠因为听不懂，对于这个报告最先好像全不在意。祖父又说：

“翠翠，这是真事。上次来到这里做保山的杨马兵，还说

我早不答应亲事，极有见识！”

翠翠瞥了祖父一眼，见他眼睛红红的，知道他喝了酒，且有了点事情不高兴，心中想：“谁撩你生气？”船到家边时，祖父不自然的笑着向家中走去。翠翠守船，半天不闻祖父声息，赶回家去看看，见祖父正坐在门槛上编草鞋耳子。

翠翠见祖父神气极不对，就蹲到他身前去。

“爷爷，你怎么的？”

“天保当真死了！二老生了我们的气，以为他家中出这件事情，是我们分派的！”

有人在溪边大声喊渡船过渡，祖父匆匆出去了。翠翠坐在那屋角隅稻草上，心中极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

十 七

祖父似乎生谁的气，脸上笑容减少了。对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了。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像不明白它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过去，也就好了。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祖父过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总顺顺的款待，但很明显的事，那船总却并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二老出北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毫无结果，在各处税关上贴下招字，返回茶峒来了。过不久，他又过川东去办货，过渡时见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好像已完全忘掉了从前的事情，就同他说话。

“二老，大六月日头毒人，你又上川东去，不怕辛苦？”

“要饭吃，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吃饭！二老家还少饭吃！”

“有饭吃，爹爹说年青人也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作事！”

“你爹爹好吗？”

“吃得做得，有什么不好。”

“你哥哥坏了，我看你爹爹为这件事情也好像萎悴多了！”

二老听到这句话，不作声了，眼睛望着老船夫屋后那个白塔。他似乎想起了过去那个晚上那件旧事，心中十分惆怅。

老船夫怯怯的望了年青人一眼，一个微笑在脸上漾开。

“二老，我家翠翠说，五月里有天晚上，做了个梦……”
说时他又望望二老，见二老并不惊讶，也不厌烦，于是又接着说，“她梦得古怪，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二老把头偏过一旁去作了一个苦笑，心中想到“老头子倒会做作”。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仿佛同样泄露出来，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老船夫就说：“二老，你不信吗？”

那年青人说：“我怎么不相信？因为我做傻子在那边岩上唱过一晚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实话窘住了，口中结结巴巴的说：“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怎么不是真的？天保大老的死，难道不是真的！”

“可是，可是……”

老船夫的做作处，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但一起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因此反被二

老误会了。他这时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说出来，船已到了岸边。二老一跃上了岸，就想走去。老船夫在船上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

“二老，二老，你等等，我有话同你说，你先前不是说到那个——你做傻子的事情吗？你并不傻，别人才当真叫你那歌弄成傻相！”

那年青人虽站定了，口中却轻轻的说：“得了够了，不要说了。”

老船夫说：“二老，我听人说你不要碾子要渡船，这是杨马兵说的，不是真的吧？”

那年青人说：“要渡船又怎样？”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气，心中忽然高兴起来了，就情不自禁的高声叫着翠翠，要她下溪边来。可是，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还是到别处去了，许久还不见到翠翠的影子，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二老等了一会，看看老船夫那副神气，一句话不说，便微笑着，大踏步同一个挑担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

过了碧溪岨小山，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那个脚夫这时节开了口：

“催送二老，看那弄渡船的神气，很欢喜你！”

二老不作声，那人就又说道：

“二老，他问你要碾坊还是要渡船，你当真预备做他的孙女婿，接替他那只渡船吗？”

二老笑了，那人又说：

“二老，若这件事派给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

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二老说：“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为你向中寨人做媒，让你得到那座碾坊吧。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见二老那么走去了，翠翠还不出来，心中很不快乐。走回家去看看，原来翠翠并不在家。过一会，翠翠提了个篮子从小山后回来了，方知道大清早翠翠已出门掘竹鞭笋去了。

“翠翠，我喊了你好久，你不听到！”

“喊我做什么？”

“一个过渡……一个熟人，我们谈起你……我喊你你可不答应！”

“是谁？”

“你猜，翠翠。不是陌生人……你认识他！”

翠翠想起适间从竹林里无意中听来的话，脸红了，半天不说话。

老船夫问：“翠翠，你得了多少鞭笋？”

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跑了。

十 八

日子平平的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皆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天气特别热，各人只忙着流汗，用凉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

留不住了。翠翠每天皆到白塔下背太阳的一面去午睡，高处既极凉快，两山竹篁里叫得使人发松的竹雀和其它鸟类又如此之多，致使她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便常是顶荒唐的梦。

这并不是人的罪过。诗人们会在一件小事上写出整本整部的诗，雕刻家在一块石头上雕得出骨血如生的人像，画家一撇儿绿，一撇儿红，一撇儿灰，画得出一幅一幅带有魔力的彩画，谁不是为了惦着一个微笑的影子，或是一个皱眉的记号，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绩？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稳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情感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

祖父呢，可以说一切都知道了的。但事实上他又却是个一无所知的人。他明白翠翠不讨厌那个二老，却不明白那小伙子二老怎么样。他从船总处与二老处，皆碰过了钉子，但他并不灰心。

“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他那么想着，就更显得好事多磨起来了。睁着眼睛时，他做的梦比那个外孙女翠翠便更荒唐更寥阔。

他向各个过渡本地人打听二老父子的生活，关切他们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样。但也古怪，因此他却怕见到那个船总同二老了。一见他们他就不知说些什么，只是老脾气把两只手搓来搓去，从容处完全失去了。二老父子方面皆明白他的意思，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

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

明明白白夜来并不作梦，早晨同翠翠说话时，那作祖父的会说：

“翠翠，翠翠，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好不怕人的梦！”

翠翠问：“什么怕人的梦？”

就装作思索梦境似的，一面细看翠翠小脸长眉毛，一面说出他另一时张着眼睛所做的好梦。不消说，那些梦原来都并不是当真怎样使人吓怕的。

一切河流皆得归海，话起始说得纵极远，到头来总仍然是归到使翠翠红脸那件事情上去。待到翠翠显得不大高兴，神气上露出受了点小窘时，这老船夫又才象有了一点儿吓怕，忙着解释，用闲话来遮掩自己所说到那问题的原意。

“翠翠，我不是那么说，我不是那么说。爷爷老了，糊涂了，笑话多咧。”

但有时翠翠却静静的把祖父那些笑话糊涂话听下去，一直听到后来还抿着嘴儿微笑。

翠翠也会忽然说道：

“爷爷，你真是有一点儿糊涂！”

祖父听过了不再作声，他将说，“我有一大堆心事，”但来不及说，恰好就被过渡人喊走了。

天气热了，过渡人从远处走来，肩上挑得是七十斤担子，到了溪边，贪凉快不即走路，必蹲在岩石下茶缸边喝凉茶，与同伴交换“吹吹棒”烟管，且一面与弄渡船的攀谈。许多子虚乌有的话皆从此说出口来，给老船夫听到了。过渡人有时

还因溪水清洁，就溪边洗脚抹澡的，坐得更久话也就更多。祖父把些话转说给翠翠，翠翠也就学懂了许多事情。货物的价钱涨落呀，坐轿搭船的用费呀，放木筏的人把他那个木筏从滩上流下时，十来把大橹子如何活动呀，在小烟船上吃荤烟，大脚娘如何烧烟呀……无一不备。

傩送二老从川东押物回到了茶峒。时间已近黄昏了，溪面很寂静，祖父同翠翠在菜园地里看萝卜秧子。翠翠白日中觉睡久了些，觉得有点寂寞，好象听人嘶声喊过渡，就争先走下溪边去。下坎时，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斜阳影里背身看得极分明，正是傩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长年！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但那两个在溪边的人，听到脚步响时，一转身，也就看明白这件事情了。等了一下再也不见人来，那长年又嘶声音喊叫过渡。

老船夫听得清清楚楚，却仍然蹲在萝卜秧地上数菜，心里觉得好笑。他已见到翠翠走去，他知道必是翠翠看明白了过渡人是谁，故蹲在那高岩上不理睬。翠翠人小不管事，过渡人求她不干，奈何她不得，故只好嘶着个喉咙叫过渡了。那长年叫了几声，见无人来，就停了，同二老说：“这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老的害病弄翻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了吗？”二老说：“等等看，不算什么！”就等了一阵。因为这边在静静的等着，园地上老船夫却在心里想：“难道是二老吗？”他仿佛担心搅恼了翠翠似的，就仍然蹲着不动。

但再过一阵，溪边又喊起过渡来了，声音不同了一点，这才真是二老的声音。生气了吧？等久了吧？吵嘴了吧？老船夫一面胡乱估着一面跑到溪边去。到了溪边，见两个人业已

上了船，其中之一正是二老。老船夫惊讶的喊叫：

“呀，二老，你回来了！”

年青人很不高兴似的，“回来了。——你们这渡船是怎么的，等了半天也不来个人！”

“我以为——”老船夫四处一望，并不见翠翠的影子，只见黄狗从山上竹林里跑来，知道翠翠上山了，便改口说：“我以为你们过了渡。”

“过了渡！不得你上船，谁敢开船？”那长年说着，一只水鸟掠着水面飞去，“翠鸟儿归窠了，我们还得赶回家去吃夜饭！”

“早咧，到河街早咧，”说着，老船夫已跳上了船，且在心中一面说着，“你不是想承继这只渡船吗！”一面把船索拉动，船便离岸了。

“二老，路上累得很！……”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青小伙子同家中长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漠印象留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人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十 九

翠翠向竹林里跑去，老船夫半天还不下船，这件事从傩送二老看来，前途显然有点不利。虽老船夫言词之间，无一句话不在说明“这事有边”，但那畏畏缩缩的说明，极不得体，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儿气恼。回到家里第三天，中寨有人来探口风，在河

街顺顺家中住下，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么样。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它吧。我还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探口风的人把话记住，回中寨去报命，到碧溪岨过渡时，见到了老船夫，想起二老说的话，不由得咪咪的笑着。老船夫问明白了他是中寨人，就又问他过茶峒作什么事。

那心中有分寸的中寨人说：

“什么事也不作，只是过河街船总顺顺家里坐了一会儿。”

“无事不登三宝殿，坐了一定就有话说！”

“话倒说了几句。”

“说了些什么话？”那人不再说了，老船夫却问道，“听说你们中寨人想把大河边一座碾坊连同家中闺女送给河街上顺顺，这事情有不有了点眉目？”

那中寨人笑了，“事情成了。我问过顺顺，顺顺很愿意同中寨人结亲家，又问过那小伙子……”

“小伙子意思怎么样？”

“他说：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条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坊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坊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

中寨人是个米场经纪人，话说得极有斤两，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但他可并不说穿。他看到老船夫口唇蠕动，想要说话，中寨人便又抢着说道：

“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老，相貌一表堂堂，会淹死在水里！”

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上戳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又把二老日前过渡时落漠神气温习一番，心中大不快乐。

翠翠在塔下玩得极高兴，走到溪边高岩上想要祖父唱唱歌，见祖父不理睬她，一路埋怨赶下溪边去，到了溪边方见到祖父神气十分沮丧，不明白什么原因。翠翠来了，祖父看看翠翠的快活黑脸儿，粗卤的笑笑。对溪有扛货物过渡的，便不说什么，沉默的把船拉过溪，到了中心却大声唱起歌来了。把人渡了过溪，祖父跳上码头走近翠翠身边来，还是那么粗卤的笑着，把手抚着头额。

翠翠说：

“爷爷怎么的，你发痧了？你躺到荫下去歇歇，我来管船！”

“你来管船，好，这只船归你管！”

老船夫似乎当真发了痧，心头发闷，虽当着翠翠还显出硬扎样子，独自走回屋里后，找寻得到一些碎瓷片，在自己臂上腿上扎了几下，放出了些乌血，就躺到床上睡了。

翠翠自己守船，心中却古怪的快乐，心想：“爷爷不为我唱歌，我自己会唱！”

她唱了许多歌，老船夫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句一句听下去，心中极乱。但他知道这不是能够把他打倒的大病，他明天就仍然会爬起来的。他想明天进城，到河街去看看，又想起许多旁的事情。

但到了第二天，人虽起了床，头还沉沉的。祖父当真已

病了。翠翠显得懂事了些，为祖父煎了一罐大发药，逼着祖父喝，又在屋后菜园地里摘取蒜苗泡在米汤里作酸蒜苗。一面照料船只，一面还时时刻刻抽空赶回家里来看祖父，问这样那样。祖父可不说什么，只是为一个秘密痛苦着。躺了三天，人居然好了。屋前屋后走动了一下，骨头还硬硬的，心中惦念到一件事情，便预备进城过河街去。翠翠看不出祖父有什么要紧事情必须当天进城，请求他莫去。

老船夫把手搓着，估量到是不是应说出那个理由。翠翠一张黑黑的瓜子脸，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使他吁了一口气。

他说：“我有要紧事情，得今天去！”

翠翠苦笑着说：“有多大要紧事情，还不是……”

老船夫知道翠翠脾气，听翠翠口气已有点不高兴，不再说要走了，把预备带走的竹筒，同扣花褙褂搁到条几上后，带点儿谄媚笑着说：“不去吧，你担心我会摔死，我就不去吧。我以为早上天气不很热，到城里把事办完了就回来——不去也得，我明天去！”

翠翠轻声的温柔的说：“你明天去也好，你腿还软，好好的躺一天再起来。”

老船夫似乎心中还不甘服，洒着两手走出去，门限边一个打草鞋的棒槌，差点儿把他绊了一大跤。稳住了时翠翠苦笑着说：“爷爷，你瞧，还不服气！”老船夫拾起那棒槌，向屋角隅摔去，说道：“爷爷老了！过几天打豹子给你看！”

到了午后，落了一阵行雨，老船夫却同翠翠好好商量，仍然进了城。翠翠不能陪祖父进城，就要黄狗跟去。老船夫在城里被一个熟人拉着谈了许久的盐价米价，又过守备衙门看

了一会新买的骡马，才到河街顺顺家里去。到了那里，见到顺顺正同三个人打纸牌，不便谈话，就站在身后看了一阵牌，后来顺顺请他喝酒，借口病刚好点不敢喝酒，推辞了。牌既不散场，老船夫又不想即走，顺顺似乎并不明白他等着有何话说，却只注意手中的牌。后来老船夫的神气倒为另外一个人看出了，就问他是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老船夫方忸忸怩怩照老方子搓着他那两只大手，说别的事没有，只想同船总说两句话。

那船总方明白在看牌半天的理由，回头对老船夫笑将起来。

“怎不早说？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牌学张子！”

“没有什么，只是三五句话，我不便扫兴，不敢说出。”

船总把牌向桌上一撒，笑着向后房走去了，老船夫跟在身后。

“什么事？”船总问着，神气似乎先就明白了他来此要说的话，显得略微有点儿怜悯的样子。

“我听一个中寨人说，你预备同中寨团总打亲家，是不是真事？”

船总见老船夫的眼睛盯着他的脸，想得一个满意的回答，就说：“有这事情。”那么答应，意思却是：“有了你怎么样？”

老船夫说：“真的吗？”

那一个又很自然的说：“真的。”意思却依旧包含了“真的又怎么样？”

老船夫装得很从容的问：“二老呢？”

船总说：“二老坐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

二老下桃源的事，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走的。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这是很明白的事情。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欢喜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虽不见诸形色，心中却有个疙瘩。

船总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了，就语气略粗的说道：

“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你是好意。可是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

老船夫被一个闷拳打倒后，还想说两句话，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说话机会，把他拉出到牌桌边去。

老船夫无话可说，看看船总时，船总虽还笑着谈到许多笑话，心中却似乎很沉郁，把牌用力掷到桌上去。老船夫不说什么，戴起他那个斗笠，自己走了。

天气还早，老船夫心中很不高兴，又进城去找杨马兵。那马兵正在喝酒，老船夫虽推病，也免不了喝个三五杯。回到碧溪岨，走得热了一点，又用溪水去抹身子。觉得很疲倦，就要翠翠守船，自己回家睡去了。

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红蜻蜓。天上已起了云，热风把两山竹篴吹得声音极大，看样子到晚上必落大

雨。翠翠守在渡船上，看着那些溪面飞来飞去的蜻蜓，心也极乱。看祖父脸上颜色惨惨的，放心不下，便又赶回家中去。先以为祖父一定早睡了，谁知还坐在门限上打草鞋！

“爷爷，你要多少双草鞋，床头上不是还有十四双吗？怎么不好好的躺一躺？”

老船夫不作声，却站起身来昂头向天空望着，轻轻的说：“翠翠，今晚上要落大雨响大雷的！回头把我们的船系到岩下去，这雨大哩。”

翠翠说：“爷爷，我真吓怕！”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

二十

夜间果然落了大雨，夹以吓人的雷声。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訇的一个炸电。翠翠在暗中抖着。祖父也醒了，知道她害怕，且担心她着凉，还起身来把一条布单搭到她身上去。祖父说：

“翠翠，不要怕！”

翠翠说：“我不怕！”说了还想说：“爷爷你在这里我不怕！”

訇的一个大雷，接着是一种超越雨声而上的洪大闷重倾圮声。两人都以为一定是溪岸悬崖崩塌了，担心到那只渡船会压在崖石下面去了。

祖孙两人便默默的躺在床上听雨声雷声。

但无论如何大雨，过不久，翠翠却依然睡着了。醒来时

天已亮了，雨不知在何时业已止息，只听到溪两岸山沟里注水入溪的声音。翠翠爬起身来，看看祖父还似乎睡得很好，开了门走出去。门前已成为一个水沟，一股水便从塔后哗哗的流来，从前面悬崖直堕而下。并且各处都是那么一种临时的水道。屋旁菜园地已为山水冲乱了，菜秧皆掩在粗砂泥里了。再走过前面去看看溪里，才知道溪中也涨了大水，已漫过了码头，水脚快到茶缸边了。下到码头去的那条路，正同一条小河一样，哗哗的泄着黄泥水。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也被水淹没了，泊在崖下的渡船，已不见了。

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坍，故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过一阵，她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翠翠于是大哭起来。

过一阵，有从茶峒过川东跑差事的人，到了溪边，隔溪喊过渡，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抹澡。

那人以为老船夫一家还不醒，急于过河，喊叫不应，就抛掷小石头过溪，打到屋顶上。翠翠鼻涕眼泪成一片的走出来，跑到溪边高崖前站定。

“喂，不早了！把船划过来！”

“船跑了！”

“你爷爷做什么事情去了呢？他管船，有责任！”

“他管船，管五十年的船——他死了啊！”

翠翠一面向隔溪人说着一面大哭起来。那人知道老船夫死了，得进城去报信，就说：

“真死了吗？不要哭吧，我回去通知他们，要他们弄条船带东西来！”

那人回到茶峒城边时，一见熟人就报告这件事，不多久，全茶峒城里外都知道这个消息了。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咀撑去。城中杨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咀去，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中那一边岸下，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莹莹的，摸了一会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到后帮忙的人来了，从大河船上运来棺木也来了，住在城中的老道士，还带了许多法器，一件旧麻布道袍，并提了一只大公鸡，来尽义务办理念经起水诸事，也从筏上渡过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呜呜的哭着。

到了中午，船总顺顺也来了，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见了翠翠就说：

“翠翠，爷爷死了我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需死的，不要发愁，一切有我！”各方面看看，就回去了。

到了下午入了殓，一些帮忙的回的回家去了，晚上便只剩下了那老道士、杨马兵同顺顺家派来的两个年青长年。黄昏以前老道士用红绿纸剪了一些花朵，用黄泥作了一些烛台。

天断黑后，棺木前小桌上点起黄色九品蜡，燃了香，棺木周围也点了小蜡烛，老道士披上那件蓝麻布道服，开始了丧事中绕棺仪式。老道士在前拿着小小纸幡引路，孝子第二，马兵殿后，绕着那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两个长年则站在灶边空处，胡乱的打着锣钹。老道士一面闭了眼睛走去，一面且唱且哼，安慰亡灵。提到关于亡魂所到西方极乐世界花香四季时，老马兵就把木盘里的纸花，向棺木上高高撒去，象征西方极乐世界情形。

到了半夜，事情办完了，放过爆竹，蜡烛也快熄灭了，翠翠泪眼婆娑的，赶忙又到灶边去烧火，为帮忙的人办宵夜。吃了宵夜，老道士歪到死人床上睡着了。剩下几个人还得照规矩在棺木前守灵，老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用个空的量米木升子，当作小鼓，把手剥剥剥的一面敲着一面唱下去——唱“王祥卧冰”的事情，唱“黄香扇枕”的事情。

翠翠哭了一整天，同时也忙了一整天，到这时已倦极，把头靠在棺前眯着了。两长年同马兵吃了宵夜，喝过两杯酒，精神还虎虎的，便轮流把丧堂歌唱下去。但只一会儿，翠翠又醒了，仿佛梦到什么，惊醒后明白祖父已死，于是又幽幽的哭起来。

“翠翠，翠翠，不要哭啦，人死了哭不回来的！”

秃头陈四四接着就说了一个做新嫁娘的人哭泣的笑话，话语中夹杂了三五个粗野字眼儿，因此引起两个长年咕咕的笑了许久。黄狗在屋外吠着，翠翠开了大门，到外面去站了一下，耳听到各处是虫声，天上月色极好，大星子嵌进透蓝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翠翠想：

“这是真事吗？爷爷当真死了吗？”

老马兵原来跟在她的后边，因为他知道女孩子心门儿窄，说不定一炉火闷在灰里，痕迹不露，见祖父去了，自己一切无望，跳崖悬梁，想跟着祖父一块儿去，也说不定！故随时小心监视到翠翠。

老马兵见翠翠痴痴的站着，时间过了许久还不回头，就打着咳叫翠翠说：

“翠翠，露水落了，不冷么？”

“不冷。”

“天气好得很！”

“呀……”一颗大流星使翠翠轻轻的喊了一声。

接着南方又是一颗流星划空而下。对溪有猫头鹰叫。

“翠翠，”老马兵业已同翠翠并排一块块儿站定了，很温和的说，“你进屋里睡去吧，不要胡思乱想！”

翠翠默默的回到祖父棺木前面，坐在地上又呜咽起来。守在屋中两个长年已睡着了。

杨马兵便幽幽的说道：“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爷爷也难过咧。眼睛哭胀喉咙哭嘶有什么好处。听我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

远处不知什么地方鸡叫了，老道士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的自言自语：“天亮了吗？早咧！”

二十一

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

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为六个人抬着到那个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时，船总顺顺，马兵，翠翠，老道士，黄狗皆跟在后面。到了预先掘就的方阱边，老道士照规矩先跳下去，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阱中四隅及中央，又烧了一点纸钱，爬出阱时就要抬棺木的人动手下窆。翠翠哑着喉咙干号，伏在棺木上不起身。经马兵用力把她拉开，方能移动棺木。一会儿，那棺木便下了阱，拉去绳子，调整了方向，被新土掩盖了，翠翠还坐在地上呜咽。老道士要回城去替人做斋，过渡走了。船总把一切事托给老马兵，也赶回城去了。帮忙的皆到溪边去洗手，家中各人还有各人的事，且知道这家人的情形，不便再叨扰，也不再惊动主人，过渡回家去了。于是碧溪岨便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翠翠，一个是老马兵，一个是由船总家派来暂时帮忙照料渡船的秃头陈四四。黄狗因被那秃头打了一石头，对于那秃头仿佛很不高兴，尽是轻轻的吠着。

到了下午，翠翠同老马兵商量，要老马兵回城去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再回碧溪岨来陪她。老马兵回转碧溪岨时，秃头陈四四被打发回城去了。

翠翠仍然自己同黄狗来弄渡船，让老马兵坐在溪岸高崖上玩，或嘶着个老喉咙唱歌给她听。

过三天后船总来商量接翠翠过家里去住，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不愿即刻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为说句

话，许杨马兵暂时同她住住，船总顺顺答应了这件事，就走了。

杨马兵既是个上五十岁的人了，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祖父高一筹，加之凡事特别关心，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同翠翠住下来，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黄昏时想起祖父，皆使翠翠心酸，觉得十分凄凉。但这分凄凉日子过久一点，也就渐渐淡薄些了。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溪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湿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所不知道的，说来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又说到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如何流行。

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杨马兵想起自己年青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睬，到如今这自己却成为这孤雏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不由得苦笑。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过了四七，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为二老的媳妇。但二老人既在辰州，先就莫提这件事，且搬过河街去住，等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

这办法决定后，老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来的，就依然把马匹托营上人照料，在碧溪岨为翠翠作伴，把一个日子过下去。

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圯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除了城中营管，税局以及各商号各平民捐了些钱以外，各大寨子也有人拿册子去捐钱。为了这塔成就并不是给谁一个人的好处，应尽每个人来积德造福，尽每个人皆有捐钱的机会，因此在渡船上也放了个两头有节的大竹筒，中部锯了一口，尽过渡人自由把钱投进去，竹筒满了马兵就捎进城中首事人处去，另外又带了个竹筒回来。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线，就明白那老的已作完了自己分上的工作，安安静静躺到土坑里去了，必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

到了冬天，那个圯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1933年冬至 1934年春完成。

灯

因为有一个穿青衣服的女人，常到住处来，见到桌上的一个旧式煤油灯，擦得非常清洁，想知道这灯被主人重视的理由，屋主人就告给这青衣女人关于这个灯的故事。

两年前我就住到这里，在××教了一点书，仍然是这样两间小房子，前面办事后面睡觉，一个人住下来。那时正是五月间，不知为什么，住处的灯总非常容易失职。一到了晚间，或者刚刚把饭碗筷子摆上桌子，认清楚了菜蔬，灯忽然一熄，晚饭就吃不成了。有时是饭后正预备开始做一点事或看看书的时节，有时是有客人拿了什么问题同我来讨论的时节，就像有意捣乱那种神气，灯会忽然熄灭了。

这事情发生几几乎有半个月。有人责问过电灯公司，公司方面的答复，放到当地报纸上登载出来，情形仿佛完全由于天气，并不是公司的过失。所以小换钱铺子的洋烛，每包便忽然比上月贵了五个铜子。洋烛涨价这件事，是从照料我

饮食的厨子方面知道的。这当家人对于上海商人故意居奇的行为，每到晚上为我把饭菜拿来，唯恐电灯熄灭，在预先就点上一枝烛的情形下，总要同我说一次。

我的厨子是个非常忠诚的中年人。年纪很青的时节，就随同我的父亲到过西北东北，去过蒙古，上过四川。他一个人又走过云南广西，在家乡，又看守过我祖父的坟墓，很有些年月。上年随了北伐军队过山东，在济南眼见日本军队对于平民所施的暴行，那时他在七十一团一个连上作司务长，一个晚上被机关枪的威胁，胡胡涂涂走出了团部，把一切东西全损失了。人既空手回到南京，听熟人说我在这里住，就写了信来，说是愿意来侍候我。我回信告给他来玩玩很好，要找事做恐怕不行，我生活也非常简单。来玩玩，住些日子，想要回乡时，我或者能够设点法，买个车票。只是莫希望太大。到后人当真就来了。初次见到，一身灰色中山布军服，衣服又小又旧，好象还是三年前国民革命军初过湖南时节缝就的。一个巍然峨然的身体，就拘束到这军服中间，另外随身的就只一个小小包袱，一个热水瓶，一把牙刷，一双黄杨木筷子。热水瓶象千里镜那么佩到身边，牙刷是放在衣袋里，筷子仿照军营中老规矩插在包袱外面，所以我能够一望而知。这真是我日夜做梦的伙计！这个人，一切都使我满意，一切外表以及隐藏在这样外表下的一颗单纯优良的心，我不必和他说话也就全部都清楚了。

既来到了我这里，我们要谈的话可多了。从我祖父谈起，一直到我父亲同他说过的还未出世的孙子，他都想在一个时节里和我说到。他对于我家里的事永远不至于说厌，对于他

自己的经历又永远不会说完。实在太动人了。请想想，一个差不多用脚走过半个中国的五十岁的人，看过庚子的变乱，看过辛亥革命，参加过革命北伐许多重要战争，跋涉过多少山水，吃过多少不同的饭，睡过多少异样的床，简直是一部永远翻看不完的名著！我的嗜好即刻就很深很深的染上了。只要一有空闲，我即刻就问他这样那样，只要问到，我得到的都是些十分动人的回答。

因为平常时节我的饮食是委托了房东娘姨包办的，十六块钱一个月，每天两顿，菜蔬总是任凭这江北妇人意思安排。这妇人看透了 my 性格，知道我对于饮食不大苛刻，今天一碟大蚕豆，明天一碟小青蚶，到后天又是一碟蚕豆。总而言之，蚕豆同青蚶是少不了的好菜。另外则吃肉时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忘记加一点儿糖，吃鱼多不用油煎，只放到饭上蒸蒸，就拿来加点酱油摆到桌子上。本来象做客的他，吃过两天空饭，到第三天实在看不惯，问我要了点钱。从我手上拿了十块钱后，先是不告我这钱的用处。到下午，把一切吃饭用的东西统统买来了。这事在先我一点不知道，一直到应当吃晚饭时节，这老兵，仍然是老兵打扮，恭恭敬敬的把所有由自己两手做成的饭菜，放到我那做事桌上来，笑眯眯的说这是自己试做的，而且声明以后也将这样做下去。从那人的风味上，从那菜饭的风味上，都使我对于军营生活生出一种眷恋，就一面吃饭一面同他谈部队上事情。把饭吃过后，这司务长收拾了碗筷，回到灶房去。过不多久，我正坐在桌边凭借一支烛光看改从学校方面携回的卷子，忽然门一开，这老兵闪进来了，像本来原知道这不是军营，但因为电灯熄灭，房中

代替的是烛光，坐在桌边的我，还不缺少一个连长的风度。这人恢复了童心，对我取了军中上士的规矩，喊了一声“报告”，站在门边不动。“什么事情？”听我问他了，才走近我身边来，呈上一个单子，写了一篇日用账。原来这人是同我来算火食账的！我当时几几乎要生气骂他，可是望到这人的脸，想起司务长的职务，却只有笑了。“怎么这样同我麻烦？”“我要弄明白好一点。我要你知道，自己做，我们两个人每月都用不到十六块钱。别人每天把你蚌壳吃，每天是过夜的饭，你还送十六块！”“这样你不是太累了吗？”“累！煮饭做菜难道是下河抬石头？你真是少爷！”望到这好人的脸，我无话可说了。我不答应是不行的。所以到后做饭做菜就派归这个老兵。

这老兵，到这都会上来，因为衣服太不相称，我预备为他缝一点衣，问他欢喜要什么样子，他总不做声。有一次，知道我得了一笔稿费，才问我要了二十块钱。到晚上，不知从什么地方买了两套呢布中山服，一双旧皮靴，还有刺马轮，把我看时非常满意。我说：“你到这地方何必穿这个？你不是现役军官，也正象我一样，穿长还方便些。”“我永远军人。”我有一个军官厨子，这句话的来源是这样发生的。

电灯的熄灭，在先还只少许时间，一会儿就恢复了光明；到后来越加不成样子，所以每次吃饭都少不了一枝烛。于是这老兵，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买来了一个旧灯，擦得罩子非常清洁，把灯头剪成圆形，放到我桌子上来了。我明白了他的脾气，也不大好意思说上海用灯是愚蠢事情。电灯既然不大称职，有这个灯也真给了我不少方便。因为不愿意受那电灯时明时灭的作弄，索性把这灯放在桌上，到了夜里，望到那

清莹透明的灯罩，以及从那里放散的薄明微黄的灯光，面前又站得是那古典风度的军人，总使我常常记起那些驻有一营人马的古庙，同小乡村的旅店，发生许多幻想。我是曾和那些东西太相熟，因为都市生活的缠缚，又太和那些世界离远了。我到了这些时候，不能不对于目下的生活，感到一点烦躁。这是什么生活呢？一天爬上讲台去，那么庄严，那么不儿戏，也同时是那么虚伪，站在那小四方讲台上，谈这个那个，说一些废话谎话，这本书上如此说，那本书上又如此说，说了一阵，自己仿佛受了催眠，渐渐觉得已把问题引到严重方面去，待听到下面什么声音一响，才憬然有所觉悟，再注意一下学生，才明白原来有几个快要在本学期终了就戴方帽儿的某君，已经伏在桌上打盹，这一来，头绪完全为这现象把它纷乱了。到了教员休息室里，一些有教养的绅士们，一得到机会，就是一句聪明询问：“天气好，又有小说材料！”在他们自己，或者还非常得意，以为这是一种保持教授身分的雅谑，但是听到这些话，望望那些扁平的脸嘴，觉得同这些吃肉睡觉打哈哈的人物不能有所争持，只得认了输，一句话不说，走到外面长廊下去晒太阳。到了外面，又是一些学生，取包围声势走拢来，谈天气，谈这个那个。似乎我因为教了点文学课，就必得负一种义务，随时来报告作家们的轶事，文坛消息。他们似乎就听点这些空话，就算了解文学了。从学校返回家里，坐到满是稿件和新书新杂志的桌前，很努力的把桌面匀出一点空间，放下从学校带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来过目。第一篇，五个“心灵儿为爱所碎”，第二篇有了七个，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泪有血，仍然不缺少“爱”。把

一堆文章看过一小部分，看看天气有夜下来的样子。弄堂对过王寡妇家中三个年青女儿，到时候照例把话匣子一开，意大利情歌一唱，我忽然感到小小冤屈，什么事也不能做了。觉得自己究竟还是从农村培养长大的人，现在所处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习惯的世界。都会生活的厌倦，生存的厌倦，愿意同这世界一切好处离开，愿意再去做十四吊钱的屠税收捐员，坐到团防局，听为雨水汇成小潭的院中青蛙叫嚷，用夺金标笔写索靖《出师颂》同钟繇《宣示表》了。但是当我对到这煤油灯，当我在煤油灯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详的和平的老兵的脸，望到那古典的家乡风味的略显弯曲的上身，我忘记了白日的辛苦，忘记了当前的混乱，转成为对于这个人的种种发生极大兴味了。

“怎么样？是不是懂得军歌呢？”我这样问他，同他开一点小小玩笑。

他就说：“怎么军人不懂军歌？我不懂洋歌。”

“不懂也很好。山歌懂不懂？”

“那看什么山歌。”

“难道山歌有两样山歌吗？‘天上起云云重云’，‘天上起云云起花’，全是好山歌，我小时不明白。后来在游击支队司令杨处做小兵，生活太放肆了，每天吃我们说过的那种狗肉，唱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山歌，真是小神仙。”

“杨嘛，一群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土匪，什么小神仙！我们可不好意思唱那种山歌。一个正派革命军人，这样撒野，算

是两首凤皇山歌的第一句。

是犯罪。”

“那我简直是罪恶滔天了。可是我很挂念家乡那些年青小伙子，新从父母身边盘养大，不知这时节在这样好天气下，还会不会唱这种好听的民歌？”

“什么督办省长一来，好的都完了！好人同好风俗，都被一个不认识的运气带走了。就象这个灯，我上年同老爷到乡下去住，就全是用这样的灯。只有走路时还用粑粑灯。”

老兵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清油灯的消灭，有了使我们常常见到的乡绅一般的感慨了。

我们这样谈着，凭了这诱人的空气，诱人的声音，我正迷醉到一个古旧的世界里，非常感动。可是这老兵，总是听到外面楼廊房东主人的钟响了九下，即或是大声的叱他，要他坐到椅子上，把话继续谈下去也不行。一到了时候，很关心的看了看我的卧室，很有礼貌的行了个房中的军人礼，用着极其动人的神气，站在那椅子边告了辞，就走下楼到亭子间睡去了。这是为什么？他怕耽搁我的事情，恐我睡得太迟，所以明明白白有许多话他很欢喜谈，也必得留到第二天来继续。谈闲话总不过九点，竟是这个老兵的军法，一点不能通融。所以每当到他走去后，我常觉得有一些新的寂寞在心上一角，做事总不大能够安定。

因为当着我面前，这个老兵以他五十年吓人丰富的生活经验，消化入他的脑中，同我谈及一切，平常时节，对于用农村社会来写成的短篇小说，是我永远不缺少兴味的工作；但如今想要写一个短篇的短篇，也象是不好下笔了。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人的纯朴优美的灵魂，来安排到这纸上？望

到这人的颜色，听到这人的声音，我感到我过去另外一时所写作的人生的平凡。我实在懂得太少了。单是那眼睛，带一点儿忧愁，同时或不缺少对于未来作一种极信托的乐观，看人时总象有什么言语要从那无睫毛的微褐的眼眶内流出，望着他一句话不说，或者是我们正谈到那些家乡战争，那些把好人家的房子一把火烧掉，牵了农人母牛奏凯回营的战事，这老兵忽然想起了什么，不再说话了。我猜想他是要说一些话的，但言语在这老兵头脑中，好象不大够用，一到这些事情上，他便哑口了。他只望着我。或者他也能够明白我对于他的同意，所以后来他总是很温柔的也很妩媚的一笑，把头点点，就转移了一个方向，唱了一个四句头的山歌。他哪里料得到我在这些情形下所感到的动摇。我望着这老兵每个动作，就觉得看到了中国那些多数陌生朋友。他们是那么纯厚，同时又是那么正直。好象是把那最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对于他，我简直要哭了。

有时，就因为这些感觉扰乱了我，我不免生了小小的气，似乎带了点埋怨神气，要他出去玩玩，不必尽呆在我房中。他就象一尾鱼那么悄悄的溜出去，一句话不说。看到那样子，我又有点不安，就问他，“是不是想看戏？”恐怕他没有钱了，就送了他两块钱，说明白这是可以拿去随意花到大世界或者什么舞台之类地方的。他仍然望了我一下，很不自然的做了一个笑样子，把钱拿到手上，走下楼去了。我晚上做事，常到十二点才上床，先是听到这老兵开了门出去，大约有十点多

样子，又转来了。我以为若不是看过戏，一定也是喝了一点酒，或者照例在可以作赌博的事情上玩了一会，把钱用掉回来了，也就不去过问。谁知第二天，午饭就有了一钵清蒸母鸡上了桌子。对于这鸡的来源，我不敢询问。我们就相互交换了一个微笑。在这当儿我又从那褐色眼睛里看到流动了那种说不分明的言语。我只能说“大叔，你应当喝一杯，你不是很能够喝么？”“已经买得了。这里的酒是火酒，亏我找了好多铺子，在虹口才找到了一家乡亲，得来那么一点点米酒。”仿佛先是不好意思劝我喝，听我说起酒，于是忙匆匆的走下楼去，把那个酒瓶拿来，用小杯子倒了半杯白酒，“你喝一点点，莫多吃。”本来不能喝酒不想喝酒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这件事了。把酒喝下，接过了杯子，他自己又倒了小半杯，向口中一灌，抿抿嘴，对我笑了一会儿，一句话不说，又拿着瓶子下楼去了。第二天还是鸡，因为上海的鸡只须要一块钱一只。

学校的事这老兵士象是漠不关心的。他问我那些大学生将来做些什么事，是不是每人都去做县长。他又问我学校每月应当送我多少钱，这薪水是不是象军队请饷一样，一起了战争就受影响。他是另有用意的。他想知道学生是不是都去做县长，因为要明白我有多少门生是将来的知事老爷。他问欠薪不欠薪，因为要明白我究竟钱够不够用。他最关心的是我的生活。这好人，越来越不守本分，对于我的生活，先还是事事赞同，到后来，好象找出了许多责任，不拘是我愿不愿意，只要有机会，总就要谈到了。即或不象一些不懂事故的长辈那种偏见的批评，但对于那些问题，他的笑，他的无

言语的轻轻叹息，都代表了他的态度，使我感受不安。我当然不好生他的气，我既不能把他踢下楼梯去，也不好意思骂他。他实在又并不加上多少意见，对于我的生活，他就只是反抗，就只是否认。对于我这样年龄，还不打量找寻一个太太，他比任何人皆感觉到不平。在先我只装做不懂他的意思，尽他去自言自语，每天只同他去讨论军中生活，以及各地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到后他简直有点麻烦人了。并且那麻烦，又永远使人感到他是忠诚的。所以我只得告他，我是对于这件事实在毫无办法，因为做绅士的方便，我得不到，做学生的方便，我也得不到，目下不能注意这些空事情。我还以为同他这样明白一说，自然就凡事谅解，此后就再也不会受他的批评了。谁知因此一来更糟了。他仿佛把责任完全放在他自己身上去，从此对于和我来往的女人，都被他所注意了。每一个来我住处的女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学生，在客人谈话中间，不待我的呼唤，总忽然见到他买了一些水果，把一个盘子装来，非常恭敬的送上，到后就站到门外楼梯口来听我们谈话。待我送客人下楼时，常常又见他故意装成在梯边找寻什么东西神情，目送客人出门。客人走去后，又装成无意思的样子，从我口中探寻这女人一切，且窥探我的意思。他并且不忘记对这客人的风度言语加以一种批评，常常引用他所知道的《麻衣相法》，论及什么女人多子，什么女人聪明贤惠，若不是看出我的厌烦，决不轻易把问题移开。他虽然这样关心这件事情，暗示了我什么女人多福，什么女人多寿，但他总还以为他用的计策非常高明。他以为这些关心是永远不会为我明白的。他并不是不不懂得他的地位。这些事在先我

实在也是不曾注意到，不过稍稍长久一点，我可就看出这好管闲事的人，是如何把同我来往的女人加以分析了。对于这种行为，我既不能恨他，又不能向他解释，又不能同他好好商量，只有少同他谈到这些事情为好。

这老兵，在那单纯的正直的脑中，还不知为我设了多少法，出了多少主意，尽了帮助我得到一个女人的多少设计义务！他那欲望隐藏到心上，以为我完全不了解，其实我什么都懂。他不单是盼望他可以有一个机会，把他那从市上买来的呢布军服穿得整整齐齐，站到亚东饭店门前去为我结婚日子作“迎宾主事”，还非常愿意穿了军服，把我的小孩子，打扮得象一个将军的儿子，抱到公园中去玩！他在我身上，一定还做得最夸张的梦，梦到我带了妻儿，光荣，金钱，回转乡下去，他骑了一匹马最先进城。对于那些来迎接我的同乡亲戚朋友们，如何询问他，他又如何飞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里，禀告老太太，让一个小县城的人如何惊讶到这一次荣归！他这些好梦，四十余年前放到我的父亲身上，失败了，到后又放到我的哥哥兄弟身上，又失败了，如今是只有我可以安置他这可怜希望了。他那对于我们父兄如何从衰颓家声中爬起，恢复原来壮观的希望，在父亲方面受了非常的打击。父亲是回家了，眼看到那老主人，从西北，从外蒙带了因与马贼作战的腰痛，带了沙漠的荒凉，带了因频年争斗的衰老，回到家乡去作他那没没无闻的上校军医正了。他又看到哥哥从东北，从那些军队生活中，得到奉天省人的粗豪，与黑龙江人的勇迈坚忍，从流浪中，得到了上海都市生活的嚣杂兴味，也转到家乡作画师去了。还有我的弟弟，这老兵认为同志却

尚有机会见到的弟弟，从广东学校毕业后，用起码下级军官的名分，随军打岳州，打武昌，打南昌，打龙潭，在革命斗争血涡里转来转去，侥幸中的安全，引起了对生存深深的感喟，带了喊呼，奔突，死亡，腐烂，一时代人类活动兴奋高潮各种印象，也寂寞的回到家乡，在那参军闲散职分上过着休息的日子了。他如今只认为我这无用人，可以寄托他那最无私心最诚恳的希望。他以为我做的事比父兄们的都可以把它更夸张的排列到故乡人眼下，给那些人一些歆羡，一些惊讶，一些永远不会忘却的豪华光荣。

我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感到忧郁，也十分感到羞惭。因为那仿佛由自己脑中成立的海市蜃楼，而又在这奇幻景致中对于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纯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这老兵的梦戳破，也好象缺少那戳破这梦的权力了。

可是我将怎么来同这老兵安安静静生活下去？我做的事太同我这老家人的梦离远了。我简直怕见他了。我只告诉他，现在做点文章教点书，社会上对我如何好；在他那方面，又总是常常看到体面的有身分朋友同我来往，还有那更体面的精致如酥如奶作成的年青女人到我住处来，他知道许多关于我表面的生活，这些情形就坚固了他的好梦。他极力在那里忍耐，保持着他做仆人的身分，但越节制到自己，也就越容易对于我的孤单感到同情。这另一个世界长大的人，虽然有了五十多岁，完全不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与他的世界两样。他没有料得到来我处的人，同我生活的距离是多远。他没有知道我写一个短篇小说，得费去多少精力。他没有知道我如何与女人疏隔，与生活幸福离开。他象许多人那样，看到了我的

外表,他称赞我,也如一般人所加的赞美一样。以为我聪明,待人很好,以为我不应当太不讲究生活,疏忽了一身的康健。这个人,他还同意我的气概,以为这只是一个从军籍中出身才有的好气概!凡是这些他是在另一时用口用眼睛用行动都表示到了的。许多时候当在这个人面前时节,我觉得无一句话可说,若是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最相宜的,倒真是痛痛的打他一顿为好。

那时到我处来往次数最多的,是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孩子,好象一年四季这人都是穿蓝颜色,也只有蓝色同这女人相称。这是我一个最熟的人,每次来总有很多话说,一则因为这女子是一个××分子,一则是这人常常拿了宣传文章来我处商量。因为这女人把我当成一个最可靠的朋友,我也无事不与她说到。我的老管家私下里注意了这女人许多日子,他看准了这个人一切同我相合。他一切同意。就因为一切同意,比一个做母亲的还细腻,每次当到这客人来到时,他总故意逗留在我房中,意思很愿意我向女人提到他。介绍一下。他又常常采用了那种学来的官家派头,在我面前问女人这样那样。我不好对于他这种兴味加以阻碍,自然同女人谈到他的生活,谈到他为人之正直,以及生活经验的丰富等等事情。渐渐的时间一长,女人对于他自然也发生一种友谊了。可是这样一来,当他同我两个人在一块时,这老兵,这行伍中风霜冰雪死亡饥饿打就的结实的心,到我婚姻问题上,完全柔软如蜡了。他觉得我若是不打量同那蓝衣女人同住,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把这些意见带着了责备样子,很庄严的来同我讨论。

这老兵先是还不大好意思同女人谈话,女人问到这样那

样，象请他学故事那么把生活经验告给她听时，这老兵，总还用着略略拘束的神气，又似乎有点害羞，非常矜持的来同女人谈话。到后因为一熟习，竟同女人谈到我的生活来了！他要女人劝我做一个人，劝我少做点事，劝我稍稍顾全一点穿衣吃饭的绅士风度，劝我……虽然这些话谈及时，总是当我的面，却又取了一种在他以为是最好的体裁来提及的。他说的只是我家里父亲以前怎么样讲究排场，我弟兄又如何亲爱，为乡下人所敬重，母亲又如何贤慧温和。他实在正用了一种最笨的手段，暗示到女人应当明白做这人家的媳妇是如何相宜合算。提到这些时，因为那稍稍近于夸张处，这老兵虑及我的不高兴，一面谈说总是一面对我笑着，好象不许我开口。把话说完，看看女人，仿佛看清楚了女人已经为他一番话所动摇，把责任已尽，这人就非常满意，同我飞了一个眼风，奏凯似的囊囊走下楼预备点心水果去了。

他见我写信回到乡下去，总要问我，是不是告给了老太太有一个非常……的女人。他意思是非常“要好”非常“相称”这一类形容词。当发现我毛眉一皱，这老兵，就“砰、砰”的低低喊着，带着“这是笑话，也是好意，不要见怪”的要求神气，赶忙站远了一点，占据到屋角一隅去，好象怕我会要生气，当真动手攥了墨水瓶抛掷到他头上去。

然而另外任何时节，他是不会忘记谈到那蓝衣女子的。

在这些事上我有什么办法？我既然不能像我的弟弟那样，处置多嘴的副兵用马粪填口，又不能像我的父亲，用废话去支使他走路。我一见了这老兵就只有苦笑，听他谈到他自己生活同谈到我的希望，都完全是这个样子。这人并不是可以

请求就能缄默的。就是口哑了，但那一举一动，他总不忘记使你看出他是在用一副善良的心为你打算一切。他不缺少一个戏子的天才，他的技巧，使我见到只有感动。

有一天，那个穿蓝衣的女人又来到我的住处，第一次我不在家，老兵同女人说了许多话。（从后来他的神气上，我知道他在和女人谈话时节，一定是用了一个对主人的恭敬而又亲切的态度应答着的。）因为恐怕我不能即刻回家，就走了。我回来时，老兵正同我讨论到女人，女人又来了。那时因为还没有吃晚饭，这老兵听说要招待这个女客了，显然十分高兴，走下楼去。到吃饭时，菜蔬排列到桌上，却有料想不到的丰盛。不知从什么地方学得了规矩，知道了女客不吃辣子，平素最欢喜用辣子的煎鱼，也做成甜醋的味道排上桌子了。

把饭吃过，这老兵不待呼唤，又去把苹果拿来，把茶杯倒满了，从酒精炉子烧好的开水，一切布置妥贴了，趑趄了好一会才走出去。他到楼下喝酒去了。他觉得非常快乐。他的梦展开在他眼前，一个主人，一个主妇，在酒杯中，他一定还看到他的小主人，穿了陆军制服，象在马路上所常常见到的小洋人，走路挺直，小小的皮靴套在白嫩的脚上，在他前面忙走。他就用一个军官的姿势，很有身分很尊贵的在后面慢慢跟着。他因为我这个客人的来临，把梦肆无忌惮的做下去了。可是，真可怜，来此的朋友，是告我她的爱人W君的情形，他们在下个月过北平去，他们将在北平结婚。无意中，这结婚两字，又为那尖耳朵老战马断章取义的听去，他自以为一切事果不出其所料，他相信这预兆，也非常相信这未来的事情。到女人走去，我正伏到桌子旁边，为这朋友的

好消息感到喜悦，也感到一点应有的惆怅时节，喝了稍稍过量的酒的好人，一个红红的脸在我面前晃动了。

“大叔，今天你喝多了。你怎么忽然有这样好菜？客人说从没有吃过这样菜。”本来要笑的他，听到这个话，样子更象猫儿了。他说，“今天我快乐。”

我说：“你应当快乐。”

他分辩，同我故意争持，“怎么叫做应当？我不明白！我从来没有今天快乐！我喝了半瓶白酒了！”

“明天又去买，多买一瓶存放身边，你到这里别的不有，酒总是应当要让你喝够量。”

“这样喝酒我从不曾有。你说，我应当快乐，为什么应当！我常常是不快乐的！我想起老太爷，那种运气，快乐不来了。我想起大少爷，那种体格，也不能快乐了。我想起三少爷，我听人说到他一点儿，一个豹子，一个金钱豹，一个有脾气有作为的人，我要跟到他去革命打仗，我要跟他去冲锋，捏了枪，爬过障碍物，吼一声杀，把刺刀剗到北老胸膛里去。我要向他请教，手榴弹七秒钟的引线，应当如何抛去。但同他们在一处的都烂了，都埋成一堆。我听到人家说，四期黄埔军官在龙潭作战的，下级军官都烂了，都埋成一堆。两个月从那里过身，还有使人作呕臭气味。三少爷好运气，仍然能够骑马到黄罗寨打他的野猪，一个英雄！我不快乐，因为想起了他不作师长。你呢，我也不快乐。你身体多坏。你为什么不——”

“早睡点好不好？我要做点事情，我心里不大高兴。”

“你瞒我。你把我当外人。我耳朵是老马耳朵，听得懂得，

我知道我要吃喜酒，你这些事都不愿意同我说，我明天回去了。”

“你究竟听到什么？有什么事说我瞒你？”

“我懂我懂，我求你——你还不知道我这时的心里，搞成一团象什么样子！”

说到这里，这老兵哭了。那么一个中年人，一个老军人，一个……他真象一个小孩子哭了。但我知道这哭是为欢喜而流泪的。他以为我快要和刚走去不久的女人结婚。他知道我终久不能瞒他，也不愿意瞒他。他知道还有许多事我都不能缺少他。他知道这事情不拘大小，要他尽力的地方很多。他有了一个女主人，从此他的梦更坚固更实在的在那单纯的心中展开，欢喜得非哭不可了。他这感情是我即刻就看清楚了。他同时也告给我哭的理由了，一面忙匆匆的又象很害羞的用那有毛的大手掌拭他的眼泪，一面就问我是什么日子，是不是要到吴瞎子处去问问，也选择一下日子，从一点俗。

一切事皆使我哭笑两难。我不能打他骂他，他实在又不是完全吃醉了酒的人。他只顽固的相信我对于这事情不应当瞒他；还劝我打一个电报，把这件好事即刻通知七千里外的几个家中人。他称赞那女人，他告我白天就同女人谈了一些话，很懂得这女人一定会是老太太所欢喜的好媳妇。

我不得不把一切真实，在一种极安静的态度下为他说明。他望到我，把口张大着，听完我的解释，信任了我的话。后来看到他那颜色惨沮的样子，我不得不谎了他一下，又告他我另外有了一个女人，相貌性情都同这穿蓝衣的女人差不多。可是这老兵，只愿意相信我前面那一段说明，对于后一段，明

白是我的谎话。我把话谈到末了，他毫不做声，那黄黄的小眼睛里，酿了满满的一泡眼泪，他又哭了。本来是非常强健的身体，到这时显出万分衰弱的神情了。

楼廊下的钟已经响了十点。

“你睡去，明天我们再谈好不好？”

听到我的请求，这老兵，忽然又像觉悟了自己的冒失，装成笑样子，自责似的说自己喝多点酒，就象颠子，且赌咒以后一定要戒酒。又问我明天欢喜吃鲫鱼不。我不做声。他懂得我心里难过处。他望到桌上那一个建漆盘子里面的苹果皮，拿了盘子，又取了鱼的溜势，溜了出去，悄悄的把门拉拢，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去了。听到那衰弱的脚踏着楼梯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悲哀。这老年人给我的一切印象，都使我对于人生多一个反省的机会，且使我感觉到人类的关系，在某一情况下，所谓人情的认识，全是酸辛，全是难于措置的纠葛。这人走后，听到响过十二点钟，我还没有睡觉，正思索到这些琐碎人情，失去了心上的平衡。忽然听到楼梯上有一种极轻的声音，走到了门口，我猜得着这必定是他又来扰我了。他一定是因为我的不睡觉，所以来督促我上床了，就赶忙把桌前的灯扭小，就只听到一个低低的叹息起自门外。我不好意思拒绝这老兵好意了，我说，“你睡吧。我事情已经做完，就要睡了。”外面没有声音，待一会儿我去开门，他已经早下楼去了。

经过这一次喜剧的排场，老兵性格完全变更了。他当真不再买酒吃了，问他为什么缘故，就只说上海商人不规矩，市上全是搀火酒的假货。他不再同我谈女人，女客来到我处，好

象也不大有兴味加以注意了。他对我的工作，把往日的乐观成分抽去，从我的工作上看我的苦闷。我不做声时，他不大敢同我说及生活上的希望了。他把自己的梦，安置到一个新的方向上来，却仿佛更大方更夸诞了一点，做出很高兴的样子。但心上那希望，似乎越缩越小得可怜了。他不再责备我必须储蓄点钱预备留给一个家庭支配，也不对于我的衣服缺少整洁加以非难了。

我们互相了解得多一点。我仍然是那么保持到一种同世界绝缘的寂寞生活，并不因为气候时间有所不同。在老兵那一方面，由于从我这里，他得到了一些本来不必得到的认识，那些破灭的梦，永远无法再用一个理由把它重新拚合成为全圆，老兵的寂寞，比我更可怜了。关于光明生活的估计，从前完全由他提出，我虽加以否认，也毫无办法挫折他的勇气。但后来，反而需要我来为他说明那些梦的根据，如何可以做到，如何可以满意，帮助他把梦继续来维持了。

但是那蓝衣女人，预备过北平结婚去了，到我住处来辞行。老兵听到女人又要到此吃饭，却只在平常饭菜上加了一样素菜，而且把菜拿来时节那种样子，真是使人不欢的样子。这情形只有我明白。不知为什么，我那时反而不缺少一点愉快，因为我看到这老兵，在他身上哀乐的认真。一些情感上的固执，绝对不放松，本来应当可怜他，也应当可怜自己；但本来就没有对那女人作另外打算，因为老兵胡涂的梦，几几乎把我也引到烦恼里去，如今看到这难堪的脸嘴，我好象报了小小的仇，忘记自己应当同情他了。

从此蓝衣女人在我的书房绝了踪迹。而且更坏的是，两

个青年男女，到天津都被捕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过老兵，那老兵也从不曾问起过。我明白他不但有点恨那女人，而且也似乎有点恨我的。

本来答应同我在七月暑假时节，一块儿转回乡下去，因为我已经有八年不曾看过我那地方的天空，踹过我那地方的泥土，他也有了六年没有回去了。可是到仅仅只有十八天要放假的六月初，福建方面起了战事，他要我送他点路费，说想到南京去玩玩。我看他脾气越来越沉静，不能使他快乐一点，并且每天到灶间去做菜做饭，又间或因为房东娘姨欢喜随手拖取东西，常常同那娘姨吵闹，我想就让他到南京去玩几天也好。可是这人一去就不回来了。我不愿意把他的故事结束到那战事里去。他并不死，如许多人一样，还是活着。还是做他的司务长，驻扎到一个古庙里，大清早就同连上的火夫上市镇去买菜，到相熟的米铺去谈谈天，再到河边去买柴，看看拢岸的商船。一到了夜里，就在一个子弹箱上，靠一盏满堂红灯照着，同排长什长算火食账，用草纸记下那数目，为一些小小数目上的错误赌发着各样的咒，睡到硬板子的高脚床上去，用棉絮包裹了全身，做梦就梦到同点验委员喝酒，或下乡去捉匪，过乡绅家吃蒸鹅。这人应当永远这样活到世界上，这人至少还能够在中国活二十年。所以他再不来信问候我，我总以为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我桌上有这样一盏灯的理由了。我欢喜这盏灯，经常还使用它。当我写到我所熟习的那个世界上一切时，当我愿意沉溺到那生活里面去时节，把电灯扭熄，燃好这盏灯，我的房子里一切便失去了原有的调子。我在灯光下总仿佛见到

那老兵的红脸，还有那一身军服，一个古典的人，十八世纪的老管家——更使我不会忘记的，是从他小小眼睛里滚出的一切无声音的言语，对我的希望和抗议。

故事说完时，穿青衣服的女人，低低的叹了一口气，走到那桌子边旁去，用纤柔的手去摩娑那盏小灯。女人稍稍吃惊了，怎么两年来还有油？但主人是说过了的，因为在晚上，把灯燃好，就可在灯光下看到那个老行伍的声音颜色。女人好奇似的说到晚上要来试试看，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那司务长。显然的事，女人对于主人所说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

到了晚上，房间里，那旧洋灯果然放了薄薄光明。火头微微的动摇，发出低微的滋滋声音。用惯了五十枝烛光的人，在这灯光下是自然会感到一种不同情调的。主人同穿青衣来客，把身体搁在两个小小圈椅里。主人又说起了那盏灯，且告女人，什么地方是那老兵所站的地方，老兵说话时是如何神气，这灯罩子在老兵手下又擦得如何透明清澈，桌上那时是如何混乱，……末了，他指点那蓝衣女人的坐处，恰恰正是这时她的坐处。

听到这个话的穿青衣女人，笑了笑，又复轻轻的叹着。过了好一会，忽然惋惜似的说：

“这人一定早死了！”

主人说，“是的，这人或许早死了，在我那些熟人心中，这人也死了的。但我猜想他还活在你的心上，他一定还那么可爱的活在你心上，是不是？”

“很可惜我见不着这个人。”

“他也应当很可惜不见你。”

“我愿意认识他，愿意同他谈谈话，愿意……”

“那有什么用处！不是因为见到，便反而会给许多人添麻烦么？”

女人觉得话说得稍过了头，有些事情应当红脸了。

于是两人在灯光中沉默下来。

另外一个晚上，那穿青衣的女人，忽然换了一件蓝色衣服来了。主人懂得这是为凑成那故事而来的，非常欢迎这种拜访。两人都象是这件事全为了使老兵快乐而做的，没有言语，年青人在一种小小惶恐情形中抱着接了吻。到后女人才觉得房中太明亮了点，问那个灯，今晚为什么不放在桌上。主人笑了。

“是嫌电灯光线太强么？”

“是要司务长看另外一个穿蓝衣服的人在你房里的情形。”

听到这个俏皮的言语，主人想下楼去取灯，女人问他：

“放在楼下么？”

“是在楼下的。”

“为什么又放到楼下去？”

“那是因为前晚上灯泡坏了不好做事，借他们楼下房东娘姨的。我再去拿来就是了。”

“是娘姨的灯吗！”

“不，我好象说过是一个老兵买的灯！”男子赶忙分辩，还说，“你知道这灯是老兵买的！”

“但那是你说的谎话！”

“若谎话比真实美丽……并且，穿蓝衣的人，如今不是有一个了么？”

女人承认，“穿蓝衣的虽有一个，但他将来也一定不让老兵快乐。”

“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话。倘若真有这个老兵，实在不应当好了他。”

“真是一个坏人，原来说的全是空话！”

“可是有一个很关心他的听差，而且仅仅只把这听差的神气样子告给别人，就使人对于那主人感到兴味，十分同情，这坏人实在是……”

女人忍不住笑了。他们于是约定下个礼拜到苏州去，到南京去，男子还答应了女人，这旅行为的是探听那个老司务长的下落。

1929年5月写成于吴淞

丈 夫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

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在四海春茶馆楼上喝茶的闲汉子，伏身在临河一面窗口，可以望到对河的宝塔“烟雨红桃”好景致，也可以知道船上妇人陪客烧烟的情形。因为那么近，上下都方便，有喊熟人的声音，从上面或从下面喊叫，到后是互相见到了，谈话了，取了亲昵样子，骂着野话粗话，于是楼上人会了茶钱，从湿而发臭的甬道走去，从那些肮脏地方走到船上了。

上了船，花钱半元到五块，随心所欲吃烟睡觉，同妇人毫无拘束的放肆取乐，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

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跟随到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所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

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

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媳妇，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媳妇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短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象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问明白了，到了船上，小心小心的把一双布鞋放到舱外护板上，把带来的东西交给了女人，一面便用着吃惊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

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那呆像是女人很容易清楚的。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象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

听女人问到钱，问到家乡豢养的猪，这作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主人的身分，并不在这船上失去，看出这城里奶奶还不完全忘记乡下，胆子大了一点，慢慢的摸出烟管同火镰。第二次惊讶，是烟管忽然被女人夺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掌握里，塞了一枝哈德门香烟的缘故。吃惊也仍然是暂时的事，于是这做丈夫的，一面吸烟一面谈话，……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仍然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来

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一肚子烧酒，摇摇荡荡的上了船。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那洪大而含糊的声音，那势派，都使这作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火，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

当真转去没有？不。三十里路路上有豺狗，有野猫，有查夜的放哨的团丁，全是不好惹的东西，转去自然做不到。船上的大娘自然还得留他上三元宫看夜戏，到四海春去喝清茶，并且既然到了市上，大街上的灯同城市中的人更不可不去看看。于是留下了，坐到后舱看河中景致，等候大娘的空暇。到后要上岸了，就由小阳桥上扳篷架到船头；玩过后，仍然由那旧地方转到船上，小心小心使声音放轻，省得留在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人发怒。

到要睡觉的时候，城里起了更，西梁山上的更鼓冬冬响了一会，悄悄的从板缝里看看客人还不走，丈夫没有什么话可说，就在梢舱上新棉絮里一个人睡了。半夜里，或者已睡着，或者还在胡思乱想，那媳妇抽空爬过了后舱，问是不是想吃一点糖。本来非常欢喜口含冰糖的脾气，是做媳妇的记得清楚明白，所以即或说已经睡觉，已经吃过，也仍然还是

塞了一小片冰糖在口里。媳妇用着略略抱怨自己那种神气走去了，丈夫把冰糖含在口里，正象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

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地方虽在山中，离大河码头只三十里，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那些船排列在河下，一个陌生人，数来数去是永远无法数清的。明白这数目，而且明白那秩序，记忆得出每一个船与摇船人样子，是五区一个老水保。

水保是个独眼睛的人。这独眼就据说在年青时节因殴斗杀过一个水上恶人，因为杀人，同时也就被人把眼睛抠瞎了。但两只眼睛不能分明的，他一只眼睛却办到了。一个河里都由他管事。他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上的权力还统一集中。

涨了河水，水保比平时似乎忙多了。由于责任，他得各处去看看。是不是有些船上做父母的上了岸，小孩子在哭奶了。是不是有些船上在吵架，需要排难解纷。是不是有些船因照料无人，有溜去的危险。在今天，这位大爷，并且要到

各处去调查一些从岸上发生影响到了水面的事情。岸上这几天来发生三次小抢案，据公安局那方面人说，是凡地上小缝小罅都找寻到了，还是毫无痕迹。地上小缝小罅都亏那些体面的在职人员找过，于是水保的责任便到了。他得了通知，就是那些说谎话的公安局办事处通知，要他到半夜会同水面武装警察上船去搜索“歹人”。

水保得到这个消息时是上半天。一个整白天他要做许多事。他要先尽一些从平日受人款待好酒好肉而来的义务了，于是沿了河岸，从第一号船起始，每个船上去谈谈话。他得先调查一下，问问这船上是不是留容得有不端正的外乡人。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属于水面上事他无有不知。这人本来就是一个吃水上饭的人，是立于法律同官府对面，按照习惯被官吏来利用，处治这水上一切的。但人一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范。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却不让人害怕讨厌。他做了河船上许多妓女的干爹。由于这些社会习惯的联系，他的行为处事是靠在水上人一边的。

他这时正从一个木跳板上跃到一只新油漆过的“花船”头，那船位置在较清静的一家莲子铺吊脚楼下。他认得这只船归谁管，一上船就喊“七丫头”。

没有声音。年青的女人不见出来，年老的掌班也不见出来。老年人很懂事情，以为或者是大白天有年青男子上船做呆事，就站在船头眺望，等了一会。

过一阵他又喊了两声，又喊伯妈，喊五多；五多是船上的小毛头，年纪十二岁，人很瘦，声音尖锐，平时大人上了岸就守船，买东西煮饭，常常挨打，爱哭，过一会儿又唱起小调来。但是喊过五多后，也仍然得不到结果。因为听到舱里又似乎实在有声音，象人出气，不象全上了岸，也不象全在做梦。水保就钩身窥觑舱口，向暗处询问是谁在里面。

里面还是不作答。

水保有点生气了，大声的问，“你是哪一个？”

里面一个很生疏的男子声音，又虚又怯回答说，“是我。”接着又说，“都上岸去了。”

“都上岸了么？”

“上岸了。她们……”

好象单单是这样答应，还深恐开罪了来人，这时觉得有一点义务要尽了，这男子于是从暗处爬出来，在舱口，小心翼翼扳到篷架，非常拘束的望到来人。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为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鹿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满是青筋黄毛，手上有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方形象是无数橘子皮拚合而成的脸膛。这男子明白这是有身分的主顾了，就学到城市里人说话，说，“大爷，您请里面坐坐，她们就回来。”

从那说话的声音，以及干浆衣服的风味上，这水保一望就明白这个人是才从乡下来的种田人。本来女人不在就想走，但年青人忽然使他发生了兴味，他留着了。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他问他，为了不使人拘束，水保

取得是做父亲的和平样子，望到这年青人。“我认不得你。”

他想了一下，好象也并不认得客人，就回答，“我昨天来的。”

“乡下麦子抽穗了没有？”

“麦子吗？水碾子前我们那麦子，哈，我们那猪，哈，我们那……”

这个人，象是忽然明白了答非所问，记起了自己是同一个有身分的城里人说话，不应当说“我们”，不应当说我们“水碾子”同“猪”，把字眼用错，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因为不说话，他就怯怯的望到水保笑，他要人了解他，原谅他——他是个正派人，并不敢有意张三拿四。

水保是懂这个意思的。且在这对话中，明白这是船上人的亲戚了，他问年青人，“老七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这时节，这年青人答语小心了。他仍然说，“是昨天来的。”他又告水保，他“昨天晚上来的。”末了才说，老七同掌班、五多上岸烧香去了，要他守船。因为守船必得把守船身分说出，他还告给了水保，他是老七的“汉子”。

因为老七平常喊水保都喊干爹，这干爹第一次认识了女婿，不必挽留，再说了几句，不到一会儿，两人皆爬进舱中了。

舱中有个小小床铺，床上有锦绸同红色印花洋布铺盖，摺叠得整整齐齐。来客照规矩应当坐在床沿。光线从舱口来，所以在外面以为舱中极黑，在里面却一切分明。

年青人为客找烟卷，找自来火，毛脚毛手打翻了身边一

个贮栗子的小坛子，圆而发乌金光泽的板栗在薄明的船舱里各处滚去，年青人各处用手去捕捉，仍然放到小坛中去，也不知道应当请客人吃点东西。但客人却毫不客气，从舱板上把栗拾起咬破了吃，且说这风干的栗子真好。

“这个很好，你不欢喜么？”因为水保见到主人并不剥栗子吃。

“我欢喜。这是我屋后栗树上长的。去年结了好多，乖乖的从刺球里爆出来，我欢喜。”他笑了，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很高兴说这个话。

“这样大栗子不容易得到。”

“我一个一个选出来的。”

“你选？”

“是的，因为老七欢喜吃这个，我才留下来。”

“你们那里可有猴栗？”

“什么猴栗？”

水保就把故事所说的“猴子在大山上住，被人辱骂时，抛下拳大栗子打人。人想这栗子，就故意去山下骂丑话，预备捡栗子。”——说给乡下人听。

因为栗子，正苦无话可说的年青人，得到同情他的人。他就告水保另外属于栗子的种种事情。他知道的乡下问题可多咧。于是他说到地名“栗坳”的新闻。又说到一种栗木作成的犁具如何结实合用。这人是太需要说到这些了。昨天来一晚上都有客人吃酒烧酒，把自己关闭在小船后梢，同五多说话，五多睡得成死猪。今天一早上，本来应当有机会同媳妇谈到乡下事情了，女人又说要上岸过七里桥烧香，派他一

个人守船。坐到船上等了半天，还不见人回，到后梢去看河上景致，一切新奇不同，全只给自己发闷。先一时，正睡在舱里，就想这满江大水若到乡下涨，鱼梁上不知道应当有多少鲤鱼上梁！把鱼捉来时，用柳条穿鳃到太阳下去晒，正计算到那数目，总算不清楚。忽然客人来到船上，似乎一切鱼都争着跳进水中去了。

来了客人，且在神气上看出来人是并不拒绝这些谈话的，所以这年青人，凡是预备到同自己媳妇在枕边诉说的各样事情，这时得到了一个好机会，都拿来同水保谈了。

他告给水保许多乡下情形，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叫小猪名字是“乖乖”，又说到新由石匠整治过的那副石磨，顺便告给了一个石匠的笑话。又说到一把失去了多久的镰刀，一把水保梦想不到的镰刀，他说，

“你瞧，奇怪不奇怪？我赌咒我各处都找到了。我们的床下，门枋上，仓角里，什么不找到？它躲了。躲猫猫一样，不见了。我为这件事骂过老七。老七哭过。可还是不见。鬼打岩，蒙蒙眼，原来它躲在屋梁上饭箩里！半年躲在饭箩里！它吃饭！一身锈得象生疮。这东西多狡猾！我说这个你明白我没有？怎么会到饭箩里半年？那是一只做样子的东西，挂到斗窗上。我记起那事了，是我削楔子，手上刮了皮，流了血，生了大气，赌气把刀一丢。……到水上磨了半天，还不错，仍然能吃肉，你一不小心，就得流血。我还不曾同老七说到这个，她不会忘记那哭得伤心的一回事。找到了，哈哈，真找到了。”

“找到它就好了。”

“是的，得到了它那是好的。因为我总疑心这东西是老七掉到溪里，不好意思说明。我知道她不骗我了。我明白了。我知道她受了冤屈，因为我说过：‘找不出么？那我就要打人！’我并不曾动过手。可是生气时也真吓人。她哭了半夜！”

“你不是用得着它割草么？”

“嗨，哪里，用处多咧。是小镰刀，那么精巧，你怎么说是割草？那是削一点薯皮，刮刮箫：这些这些用的。小得很，值三百钱，钢火妙极了。我们都应当有这样一把刀放到身边，不明白么？”

水保说，“明白明白：都应当有一把，我懂你这个话。”

他以为水保当真是懂的，什么也送到了，甚至于希望明年来一个小宝宝，这样只合宜于同自己的媳妇睡到一个枕头上商量的话也送到了。年青人毫无拘束的还加上许多粗话蠢话。说了半天，水保起身要走了，他才记起问客人贵姓。

“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不用不用。你只告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不要接客，您要来？”

“就是这样说，我一定要来的。我还要请你喝酒。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

水保用他那大而肥厚的手掌，拍了一下年青人的肩膀，从船头上岸，走到别一个船上去了。

在水保走后，年青人就一面等候一面猜想这个大汉子是

谁。他还是第一次同这样尊贵的人物谈话。他不会忘记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用四溪人体裁，他唱得是“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

但是等了一会还不见老七回来，一个鬼也不回来，他又想起那大汉子的丰采言谈了。他记起那一双靴子，闪闪发光，以为不是极好的山柿油涂到上面，是不会如此体面好看的。他记起那黄而发沉的戒子，说不分明那将值多少钱，一点不明白那宝贝为什么如此可爱。他记起那伟人点头同发言，一个督抚的派头，一个军长的身分——这是老七的财神！他于是又唱了一首歌。用杨村人不庄重口吻，唱得是“山坳的团总烧炭，山脚的地保爬灰；爬灰红薯才肥，烧炭脸庞发黑。”

到午时，各处船上都已有人烧饭了。湿柴烧不燃，烟子各处窜，使人流泪打喷嚏，柴烟平铺到水面时如薄绸。听到河街馆子里大师傅用铲子敲打锅边的声音，听到邻船上白菜落锅的声音，老七还不见回来。可是船上烧湿柴的本领年青人还没有学到，小钢灶总是冷冷的不发吼。做了半天还是无结果，只有把它放下一个办法了。

应当吃饭时候不得饭吃，人饿了，坐到小凳上敲打舱板，他仍然得想一点事情。一个不安分的估计在心上滋长了。正似乎为装满了钱钞便极其骄傲模样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现时，把原有的和平已失去了。一个用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也是极其讨厌的神气，保留到印象上。并且，要

记忆有什么用？他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该死的话，是那么不客气的从那吃红薯的大口里说出！为什么要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

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脾气，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有了脾气再来烧火，自然更不行了，于是把所有的柴全丢到河里去了。

“雷打你这柴！要你到洋里海里去！”

但那柴是在两三丈以外，便被别个船上的人捞起了的。那船上人似乎一切都准备好了，正等待一点从河面漂流而来的湿柴，把柴捞上，即刻就见到用废缆一段引火，且即刻满船发烟，火就带着小小爆裂声音燃好了。看到这一切，新的愤怒使年青人感到羞辱，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要走路。

在街尾遇到女人同小毛头五多两个人，正牵了手说着笑着走来。五多手上拿得有一把胡琴，崭新的样子，这是做梦也不曾遇到的一件家伙！

“你走哪里去？”

“我——要回去”

“要你看船船也不看，要回去。什么人得罪了你，这样小

气？”

“我要回去，你让我回去。”

“回到船上去！”

看看媳妇，样子比说话还硬劲。并且看到那一张胡琴，明知道这是特别买来给他的，所以再不能坚持，摸了摸自己发烧的额角，幽幽的说，“回去也好，回去也好”，就跟了媳妇的身后跑转船上。

掌班大娘也赶来了，原来提了一副猪肺，好象东西只是乘便偷来的，深恐被人追上带到衙门里去。所以跑得颧骨发了红，喘气不止。大娘一上船，女人在舱中就喊：

“大娘，你瞧，我家汉子想走！”

“谁说的，戏都不看就走！”

“我们到街口碰到他，他生气样子，一定是怪我们不早回来。”

“那是我的错；是菩萨的错；是屠户的错。我不该同屠户为一个钱吵闹半天，屠户不该肺里灌这样多水。”

“是我的错。”陪男子在舱里的女人，这样说了一句话，坐下了。对面是男子汉。她于是有意的在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襟。胸襟上绣了“鸳鸯戏荷”。

男子觑着，不说话。有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在血里窜着涌着。

在后梢，听到大娘同五多谈着柴米。

“怎么我们的柴都被谁偷去了！”

“米是谁淘好的？”

“一定是火烧不燃。……姐夫是乡下人，只会烧松香。”

“我们不是昨天才解散一捆柴么？”

“都完了。”

“去前面搬一捆，不要说了。”

“姐夫只知道淘米！”

听到这些话的年青汉子，一句话不说，静静的坐在舱里，望到那一把新买来的胡琴。

女人说，“弦都配好了，试拉拉看。”

先是不作声，到后把琴搁在膝上，查看松香。调琴时，生疏的音从指间流出，拉琴人便快乐的微笑了。

不到一会，满舱是烟，男子被女人喊出去，仍然把琴拿到外面去，站在船头调弦。

到后吃中饭时，五多说：

“姐夫，你回头拉‘孟姜女哭长城’，我唱。”

“我不会拉。”

“我听说你拉得很好，你骗我谎我。”

“我不骗你。”

大娘说，“我听老七说你拉得好，所以到庙里，一见这琴，我就想起你才说就为姐夫买回去吧。是运气，烂贱就买来了。这到乡里一块钱还恐怕买不到，不是么？”

“是的。值多少钱？”

“一吊六。他们都说值得！”

五多说，“谁说值得？”

大娘很生气的说，“毛丫头，谁说不值得？你知道什么！撕你的嘴！”

因为这琴是从一个卖琴熟人手上拿来，一个钱不花，听

到大娘的谎话，五多分辩，大娘就骂五多，老七却笑了。男子以为这是笑大娘不懂事，所以也在一旁干笑。

男子先把饭吃完，就动手拉琴，新琴声音又清又亮，五多高兴到得意忘形，放下碗筷唱将起来，被大娘结结实实打了一筷子头，才忙着吃饭、收碗、洗锅子。

到了晚上，前舱盖了篷，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灯罩子有红纸剪成的遮光帽，全舱灯光红红的如办大喜事，年青人在热闹中像过年，心上开了花。可是过不久，有兵士从河街过身，喝得烂醉，听到这声音了。

两个醉鬼踉踉跄跄到了船边，两手全是污泥，用手扳船，口含胡桃那么混混胡胡的嚷叫：

“什么人唱，报上名来！唱得好，赏一个五百。不听到么？老子赏你五百！”

里面琴声戛然而止，沉静了。

醉鬼用脚不住踢船，蓬蓬蓬发出钝而沉闷的声音，且想推篷，搜索不到篷盖接榫处，于是又叫嚷，“不要赏么，婊子狗造的？装聋，装哑？什么人敢在这里作乐？我怕谁？皇帝我也不怕。大爷，我怕皇帝我不是人！我们军长师长，都是混账王八蛋！是皮蛋鸡蛋，寡了的臭蛋！我才不怕。”

另一个喉咙发沙的说道：

“骚婊子？出来拖老子上船！”

且即刻听到用石头打船篷，大声的辱骂祖宗。一船人都吓慌了。大娘忙把灯扭小一点，走出去推篷，男子听到那汹汹声气，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不一会，醉人已经进到前

舱了。两个人一面说着野话一面要争到同老七亲嘴，同大娘五多亲嘴。且听到问：“是什么人在此唱歌作乐，把拉琴的抓来再给老子唱一个歌。”

大娘不敢作声，老七也无主意了，两个酒疯子就大声的骂人。

“臭货，喊龟子出来，跟老子拉琴，赏一千！英雄盖世的曹孟德也不会这样大方！我赏一千，一千个红薯，快来，不出来我烧掉你们这只船！听着没有，老东西！？赶快，莫让老子们生了气，灯笼子认不得人？”

“大爷，这是我们自己家几个人玩玩，不是外人……”

“不！不！不！老婊子，你不中吃。你老了，皱皮柑！快叫拉琴的来！杂种！我要拉琴，我要自己唱！”一面说一面便站起身来，想向后舱去搜寻。大娘弄慌了，把口张大合不拢去。老七急中生智，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醉人懂到这意思，又坐下了。“好的，妙的，老子出得起钱，老子今天晚上要到这里睡觉！孤王酒醉在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

这一个在老七左边躺下去后，另一个不说什么，也在右边躺了下去。

年青人听到前舱仿佛安静了一会，在隔壁轻轻的喊大娘。正感到一种侮辱的大娘，悄悄爬过去，男子还不大分明是什么事情，问大娘：

“什么事情？”

“营上的副爷，醉了，象猫，等一会儿就得走。”

“要走才行。我忘记告你们了，今天有一个大方脸人来，

好象大官，吩咐过我，他晚上要来，不许留客。”

“是脚上穿大皮靴子，说话象打锣么？”

“是的，是的。他手上还有一个大金戒子。”

“那是老七干爹。他今早上来过了么？”

“来过的。他说了半天话才走，吃过些干栗子。”

“他说些什么？”

“他说一定要来，一定莫留客，……还说一定要请我喝酒。”

大娘想想，来做什么？难道是水保自己要来歇夜？难道是老对老，水保注意到……想不通，一个老鸨虽一切丑事做成习惯，什么也不至于红脸，但被人说到“不中吃”时，是多少感到一种羞辱的。她悄悄的回到前舱，看前舱新事情不成样子，扁了扁瘪嘴，骂了一声猪狗，终归又转到后舱来了。

“怎么？”

“不怎么。”

“怎么，他们走了？”

“不怎么，他们睡了。”

“睡了？”

大娘虽不看清楚这时男子的脸色，但她很懂这语气，就说：“姐夫，你难得上城来，我们可以上岸玩去。今夜三元宫夜戏，我请你坐高台子，是‘秋胡三戏结发妻’。”

男子摇头不语。

兵士胡闹一阵走后，五多大娘老七都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男子留在后舱不出来。大娘到门边喊过了

二次，不答应，不明白这脾气从什么地方发生。大娘回头就来检查那四张票子的花纹，因为她已经认得出票子的真假了。票子倒是真的，她在灯光下指点给老七看那些记号，那些花，且放到鼻子上嗅嗅，说这个一定是清真馆子里找出来的，因为有牛油味道。

五多第二次又走过去，“姐夫，姐夫，他们走了，我们来把那个唱完，我们还得……”

女人老七象是想到了什么心事，拉着了五多，不许她说话。

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后舱先还是正用手指扣琴弦，作小小声音，这时手也离开那弦索了。

三个女人都听到从河街上飘来的锣鼓唢呐声音，河街上一个做生意人办喜事，客来贺喜，大唱堂戏，一定有一整夜热闹。

过了一会，老七一个人轻脚轻手爬到后舱去，但即刻又回来了。

大娘问：“怎么了？”

老七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先以为水保恐怕不会来的，所以大家仍然睡了觉，大娘老七五多三个人在前舱，只把男子放到后面。

查船的在半夜时，由水保领来了，水面鸦雀无声，四个全副武装警察守在船头，水保同巡官晃着手电筒进到前舱。这时大娘已把灯捻明了，她经验多，懂得这不是大事情。老七披了衣坐在床上，喊干爹，喊巡官老爷，要五多倒茶。五多

还睡意迷蒙，只想到梦里在乡下摘三月莓。

男子被大娘摇醒揪出来，看到水保，看到一个穿黑制服的大人物，吓得不能说话，不晓得有什么严重事情发生。

那巡官装成很有威风的神气开了口：“这是什么人？”

水保代为答应，“老七的汉子，才从乡下来走亲戚。”

老七说道，“老爷，他昨天才来的。”

巡官看了一会儿男子，又看了一会儿女人，仿佛看出水保的话不是谎话，就不再说话了，随意在前舱各处翻翻。待注意到那个贮风干栗子的小坛子时，水保便抓了一大把栗子塞到巡官那件体面制服的大口袋里去，巡官只是笑，也不说什么。

一伙人一会儿就走到另一船上去了。大娘刚要盖篷，一个警察回来传话：

“大娘，大娘，你告老七，巡官要回来过细考察她一下，你懂不懂？”

大娘说，“就来么？”

“查完夜就来。”

“当真吗？”

“我什么时候同你这老娘子说过谎？”

大娘很欢喜的样子，使男子很奇怪，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巡官还要回来考察老七。但这时节望到老七睡起的样子，上半晚的气已经没有了，他愿意讲和，愿意同她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件事情，就傍床沿坐定不动。

大娘象是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也明白他不懂事，故只同老七打知会，“巡官就要来的！”

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

男子一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话不说，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自己的烟袋。一切归一了，就坐到那矮床边沿，象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

老七问他，“你不是昨天晚上答应过干爹，今天到他家中吃中饭吗？”

“……”摇摇头，不作答。

“人家特意为你办了酒席，好意思不领情？”

“……”

“戏也不看看么？”

“……”

“满天红的晕油包子，到半日才上笼，那是你欢喜的包子。”

“……”

一定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天晚上那兵士给的票子来，点了一下数，一共四张，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里去。男子无话说，老七似乎懂到那意思了，“大娘，你拿那三张也把我。”大娘将钱取出，老七又把这钱塞到男子右手心里去。

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五多同大娘看情形不好，一齐逃到后舱去了。五多心想这真是怪事，那么大会哭，好笑。可是她并不笑。她站在船后梢舵，看见挂在梢舱顶梁上的胡琴，很愿意唱一个歌，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总唱不出声音来。

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

1930年4月作于吴淞

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的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

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什么六〇六，百零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讫不周的讫闻之类。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

下电话也不断的有人在电机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白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默默的望着他；他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有多么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确实实地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地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可以想象出来，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毓芳却邀了剑如来。我气得只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剑如，她是多么可以损害我

自尊之心的；因为她的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不觉的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我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但后来，我却遭受了一种不可忍耐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痛恨我那过去的，不可追悔的无赖行为：在一个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给了她八封长信，而未被理睬过。毓芳真不知想的哪一股劲，明知我不愿再提起从前的事，却故意邀着她来，象有心要挑逗我的愤恨一样，我真气了。

我的笑，毓芳和云霖不会留意这有什么变异，但剑如，她能感觉到；可是她会装，装糊涂，同我毫无芥蒂的说话。我预备骂她几句，不过话到口边便想到我为自己定下的戒条。并且做得太认真，反令人越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们玩。

到真光时，还很早，在门口遇着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她们，并且我无缘无故地生气到那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们说到热闹中，丢下我所请的客，悄悄回来了。

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谁也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别人说我怪僻，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时常在讨人好，讨人欢喜。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说那太违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

夜深时，全公寓都静静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还能伤心什么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来电话。毓芳是好人，她不会扯谎，大约剑如真是真病。毓芳说，起病是为我，要我去，剑如将向我解释。毓芳错了，剑如也错了，莎菲不是欢喜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朋友们好，便好；合不来时，给别人点苦头吃，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还以为我够大量，太没报复人了。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并且剑如病，还可以减少点我从前自怨自艾的烦恼。

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我自己。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象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苇弟从东城买了许多信纸信封来我这里玩，为了他很快乐，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却快意起来，并且说“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不要以为姊姊象别的女人一样脆弱得受不起一颗眼泪……”“还要哭，请你转家去哭，我看见眼泪就讨厌……”自然，他不走，不分辩，不负气，只蜷在椅角边老老实实无声的去流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那末多的眼泪。我，自然，得意够了，又会惭愧起来，于是用着姊姊的态度去喊他洗脸，抚摩他的头发。他镶着泪珠又笑了。

在一个老实人面前，我已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磨折他，但当他走后，我真想能抓回他来，只请求他：“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请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号

我不知道那些热闹的人们是怎样的过年，我只在牛奶中加了一个鸡子，鸡子是昨天苇弟拿来的，一共二十个，昨天煨了七个茶卤蛋，剩下十三个，大约够我两星期吃。若吃午饭时，苇弟会来，则一定有两个罐头的希望。我真希望他来。因为想到苇弟来，我便上单牌楼去买了四合糖，两包点心，一篓橘子和苹果，预备他来时给他吃。我断定今天只有他才能来。

但午饭吃过了，苇弟却没来。

我一共写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几天苇弟买来的好纸好笔。我想能接得几个美丽的画片，却不能。连几个最爱弄这个玩艺儿的姊妹们都把我这应得的一份儿忘了。不得画片，不希罕，单单只忘了我，却是可气的事。不过自己从不曾给人拜过一次年，算了，这也是应该的。

晚饭还是我一人独吃，我烦恼透了。

夜晚毓芳云霖来了，还引来一个高个儿少年，我想他们才真算幸福；毓芳有云霖爱她，她满意，他也满意。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地过日子。自然，有人将不屑于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人的，与我的毓芳无关。

毓芳是好人，因为她有云霖，所以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她去年曾替玛丽作过一次恋爱婚姻的介绍。她又希望我能同苇弟好，她一来便问苇弟。但她却和云霖及那高个儿把我给苇弟买的东西吃完了。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从来我还没有留心到。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是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就够了。今天我看了这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我看出在他面前的云霖显得多么委琐，多么呆拙……我真要可怜云霖，假使他知道他在这个人前所衬出的不幸时，他将怎样伤心他那些所有的粗丑的眼神，举止。我更不知，当毓芳拿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时，会起一种什么情感！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比如，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会用那种我意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默默地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能那样毫无拘束的在我这儿谈话，象是在一个很熟的朋友处，难道我能说他这是有意来捉弄一个胆小的人？我为要强迫地拒绝引诱，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爱慕的火炉的一角。两只不知羞惭的破烂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灯光处。我气我自己：怎么会那样拘束，不会调

皮的应对？平日看不起别人的交际，今天才知道自己是显得又呆，又傻气。唉，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了！

云霖同毓芳两人看见我木木的，以为我不欢喜这生人，常常去打断他的话，不久带着他走了。这个我也感激他们的好意吗？我望着那一高两矮的影子在楼下院子中消失时，我真不愿再回到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声音，和那人吃剩的饼屑的屋子。

一月三号

这两夜通宵通宵地咳嗽。对于药，简直就不会有信仰，药与病不是已毫无关系吗？我明明厌烦那苦水，但却又按时去吃它，假使连药也不吃，我能拿什么来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安排许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近死亡。我呢，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我越求生得厉害；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无论在白天，在夜晚，我都在梦想可以使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我想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妹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我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但人们给我的是什么呢？整整两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里，没有一个人来，也没有一封信来，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炉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还想念这些可恨的人们……其

实还是收到一封信的，不过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过是加我不快。这是一年前曾骚扰过我的一个安徽粗壮男人寄来的，我没有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满纸的“爱呀爱的”！我厌恨我不喜欢的人们的殷勤……

我，我能说得着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

一月四号

事情不知错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为什么会想到搬家，并且在糊里糊涂中欺骗了云霖，好象扯谎也是本能一样，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费力的便使用了。假使云霖知道莎菲也会骗他，他不知应如何伤心，莎菲是他们那样爱惜的一个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并且我现在在后悔。但我能决定吗，搬呢，还是不搬？

我不能不向我自己说：“你是在想念那高个儿的影子呢！”是的，这几天几夜我无时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诱惑我的。为什么他不在这几天中单独来会我呢？他应当知道他不该让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应当来看我，说他也想念我才对。假使他来，我不会拒绝去听他所说的一些爱慕我的话，我还将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么。但他却不来。我估定这象传奇中的事是难实现了。难道我去找他吗？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何况还要别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只好先到云霖处试一试，所以吃过午饭，我便冒风向东城去。

云霖是京都大学的学生，他租的住房在京都大学一院和二院之间的青年胡同里。我到他那里时，幸好他没有出去，毓芳也没有来。云霖当然很诧异我在大风天出来，我说是到德

国医院看病，顺便来这里。他就毫不疑惑，问我的病状，我却把话头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费一点气力，我便打探得那人儿住在第四寄宿舍，在京都大学二院隔壁。不久，我又叹起气来，我用许多言辞把在西城公寓里的生活，描摹得寂寞，暗淡。我又扯谎，说我唯一只想能贴近毓芳（我知道毓芳已预备搬来云霖处）。我要求云霖同我在近处找房。云霖当然高兴这差事，不会迟疑的。

在找房的时候，凑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们。我真高兴，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几次，他没有觉得。他问我的病，我说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间又低，又小，又霉的东房，在云霖的隔壁一家大元公寓里。他和云霖都说太湿，我却执意要在第二天便搬来，理由是那边太使我厌倦，而我急切的要依着毓芳。云霖无法，就答应了，还说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过来替我帮忙。

我能告诉人，我单单选上这房子的用意吗？它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云霖住所之间。

他不曾向我告别，我又转到云霖处，尽我所有的大胆在谈笑。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他不会也想到我在打量他，盘算他吗？后来我特意说我想请他替我补英文，云霖笑，他却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含含糊糊的问答，于是我向心里说，这还不是一个坏蛋呢，那样高大的一个男人还会红脸？因此我的狂热更炎炽了。但我不愿让人懂得我，看得我太容易，所以我驱遣我自己，很早就回来了。

现在仔细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将把我送到更坏的地方去，暂时且住在这有洋炉的房里吧，难道我能说得上是爱上了那南洋人吗？我还一丝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么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无意识，这并不是一个人所应需的，我着魔了，会想到那上面。我决计不搬，一心一意来养病。

我决定了，我懊悔，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

一月六号

都奇怪我，听说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来到我这低湿的小屋里。我笑着，有时在床上打滚，她们都说我越小孩气了，我更大笑起来。我只想告诉她们我想的是什么。下午苇弟也来了。苇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为我未曾同他商量，并且离他更远了。他见着云霖时，竟不理他。云霖摸不着他为什么生气。望着他。他更板起脸孔。我好笑，我向自己说“可怜，冤枉他了，一个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说剑如。她决定两三天便搬来云霖处，因为她觉得我既这样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让我一人寂寞寂寞的住在这里。她和云霖待我比以前更亲热。

一月十号

这几天我都见着凌吉士，但我从没同他多说几句话，我决不先提补英文事。我看见他一天两次往云霖处跑，我发笑，我断定他以前一定不会同云霖如此亲密的。我没有一次邀请

他来我那儿玩，虽说他问了几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装出不懂的样儿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好象同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

毓芳云霖看不出我的兴奋，只说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愿他们知道，说我病好，我就装着高兴。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来，云霖却搬走了。宇宙间竟会生出这样一对人来，为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们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是不会另外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只好预先防范，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至于那单独在一房时的拥抱和亲嘴，是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悄悄表演几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他俩不生气我的嘲笑，他俩还骄傲着他们的纯洁，而笑我小孩气呢。我体会得出他们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释宇宙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奇怪的事。

这夜我在云霖处(现在要说毓芳处了)坐到夜晚十点钟才回来,说了许多关于鬼怪的故事。

鬼怪这东西,我在一点点大的时候就听惯了,坐在姨妈怀里听姨爹讲《聊斋》是常事,并且一到夜里就爱听。至于怕,又是另外一件不愿告人的。因为一说怕,准就听不成,姨爹便会踱过对面书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进了学校,又从先生口里得知点科学常识,为了信服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连书本也信服,从此鬼怪便不屑于害怕了。近来人更在长高长大,说起来,总是否认有鬼怪的,但鸡粟却不肯因为不信便不出来,毫毛一根根也会竖起的。不过每次同人说到鬼怪时,别人不知道我想拗开说到别的闲话上去,为的怕夜里一个人睡在被窝里时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妈就伤心。

回来时,看到那黑魑魑的小胡同,真有点胆怯。我想,假使在哪个角落里露出一个大黄脸,或伸来一只毛手,在这样象冻住了的冷巷里,我不会以为是意外。但看到身边的这高大汉子(凌吉士)做镖手,大约总可靠,所以当毓芳问我时,我只答应“不怕,不怕”。

云霖也同我们出来,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们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听不清那橡皮鞋底在泥板上发出的声音。

他伸来一只手,拢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哟!”

我想挣,但挣不掉。

我的头停在他的胁前,我想,如若在亮处,看起来,我会象个什么东西,被挟在比我高一个头还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窜出来了，他也松了手陪我站在大门边打门。

小胡同里黑极了，但他的眼睛望到何处，我却能很清楚的看见。心微微有点跳，等着开门。

“莎菲，你怕哟！”

门门已在响，是伙计在问谁。我朝他说：

“再——”

他猛的握住我的手，我无力再说下去。

伙计看到我身后的大人，露着诧异。

到单独只剩两人在一房时，我的大胆，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想故意说几句客套话，也不会，只说：“请坐吧！”自己便去洗脸。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到什么地方去了。

“莎菲！你还高兴读英文吗？”他忽然问。

这是他来找我，提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欢喜白白牺牲时间去替人补课，这意思，在一个二十岁的女人面前，怎能瞒过，我笑了（这是只在心里笑）。我说：

“蠢得很，怕读不好，丢人。”

他不说话，把我桌上摆的照片拿来玩弄着，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儿。

我洗完脸，坐在桌子那头。

他望望我，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后又望我。是的，这小女孩长的真象我。于是我问他：

“好玩吗？你说象我不象？”

“她，谁呀！”显然，这声音表示着非常认真。

“你说可爱不可爱？”

他只追问着是谁。

忽的，我明白了他意思，我又想扯谎了。

“我的，”于是我把像片抢过来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诚实。

这得意，似乎便能减少他的妩媚，他的英爽。要不，为什么当他显出那天真的诧异时，我会忽略了他那眼睛，我会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则，这得意一定将冷淡下我的热情。

然而当他走后，我却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着许多机会吗？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当儿，另做出一种眼色，让他懂得他是不会遭拒绝，那他一定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大胆的事。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象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但我为什么要给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呢？唉，我搬到这破房子里来，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一月十五

近来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个新鲜的朋友陪我谈话。但我的病却越深了。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么呢，什么也于我无益。难道我有所眷恋吗？一切又是多么的可笑，但死却不期然的会让我一想到便伤心。每次看见那克利大夫的脸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尽管说吧，是不是我已没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谁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泪的分量！

几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来，他告人说是在替我补英文，云霖问我，我只好不答应。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

在他面前，他真个便教起我来。我只好又把书丢开，我说：“以后你不要再向人说在替我补英文吧，我病，谁也不会相信这事的。”他赶忙便说：“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教你吗？莎菲，只要你喜欢。”

这新朋友似乎是来得如此够人爱，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懒于注意到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丝毫得不着高兴的出去，心里总觉得有点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当儿向他说：“原谅我吧，我有病！”他会错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同他客气。“病有什么要紧呢，我是不怕传染的。”后来我仔细一想，也许这话含得有别的意思，我真不敢断定人的所作所为象可以想象出来的那样单纯。

一月十六

今天接到蕴姊从上海来的信，更把我引到百无可望的境地。我哪里还能找得几句话去安慰她呢？她信里说：“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那她是更不需要我的安慰，我为她而流的眼泪了。唉！从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后的生活，虽说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来。神为什么要去捉弄这些在爱中的人儿？蕴姊是最神经质，最热情的人，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我想要蕴姊来北京，不过这是做得到的吗？这还是疑问。

苇弟来的时候，我把蕴姊的信给他看：他真难过，因为那使我蕴姊感到生之无趣的人，不幸便是苇弟的哥哥。于是我向他说了我许多新得的“人生哲学”的意义：他又尽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只是很冷静的去看他怎样使眼睛变红，怎

样拿手去擦干，并且我在他那些举动中，加上许多残酷的解释。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个例外的老实人，不久，我一个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为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独自从冷寂寂的公园里转来，我不知怎样度过那些时间，我只想：“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

一月十七

我想：也许我是发狂了！假使是真发狂，我倒愿意。我想，能够得到那地步，我总可以不会再感到这人生的麻烦了吧……

足足有半年为病而禁了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明明看到那吐出来的是比酒还红的血。但我心却象被什么别的东西主宰一样，似乎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样，我不愿再去细想那些纠纠葛葛的事……

一月十八

现在我还睡在这床上，但不久就将与这屋分别了，也许是永别，我断得定我还能再亲我这枕头，这棉被……的幸福吗？毓芳，云霖，苇弟，金夏都守着一种沉默围绕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进医院去。我是在他们忧愁的低语中醒来的，我不愿说话，我细想昨天上午的事，我闻到屋子中遗留下来的酒气和腥气，才觉得心正在剧烈的痛，于是眼泪便汹涌了。因了他们的沉默，因了他们脸上所显现出来的凄惨和暗淡，我似乎感到这便是我死的预兆。假设我便如此

长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们也将如此沉默的围绕着我僵硬的尸体？他们看见我醒了，便都走拢来问我。这时我真感到了那可怕的死别！我握着他们，仔细望着他们每个的脸，似乎要将这记忆永远保存着。他们都把眼泪滴到我手上，好象我就要长远离开他们走向死之国一样。尤其是苇弟，哭得现出丑脸。唉，我想：朋友呵，请给我一点快乐吧……于是我反而笑了。我请他们替我清理一下东西，他们便在床铺底下拖出那口大藤箱来，箱子里有几捆花手绢的小包，我说：“这我要的，随着我进协和吧。”他们便递给我，我给他们看，原来都满满是信札，我又向他们笑：“这，你们的也在内！”他们才似乎也快乐些了。苇弟又忙着从抽屉里递给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带去的样子，我更笑了。这里面有七八张是苇弟的单像，我又容许苇弟吻我的手，并握着我的手在他脸上摩擦，于是这屋子才不象真有个僵尸停着的一样，天这时也慢慢显出了鱼肚白。他们忙乱了，慌着在各处找洋车。于是我病院的生活便开始了。

三月四号

接蕴姊死电是二十天以前的事，我的病却一天好一天。一号又由送我进院的几人把我送转公寓来，房子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怕我冷，特生了一个小小的洋炉，我真不知怎样才能表示我的感谢，尤其是苇弟和毓芳。金和周在我这儿住了两夜才走，都充当我的看护，我每日都躺着，舒服得不象住公寓，同在家里也差不了什么了！毓芳决定再陪我住几天，等天气暖和点便替我上西山找房子，我好专去养病，我也真

想能离开北京，可恨阳历三月了，还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这儿，我也不好十分拒绝，所以前两天为金和周搭的一个小铺又不能撤了。

近来在病院把我自己的心又医转了，实实在在是这些朋友们的温情把它重暖了起来，觉得这宇宙还充满着爱呢。尤其是凌吉士，当他到医院看我时，我觉得很骄傲，他那种丰仪才够去看一个在病院的女友的病，并且我也懂得，那些看护妇都在羡慕着我呢。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

“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呢？”

“朋友！”我忽略了她问的无礼。

“同乡吗？”

“不，他是南洋的华侨。”

“那末是同学？”

“也不是。”

于是她狡猾的笑了，“就仅是朋友吗？”

自然，我可以不必脸红，并且还可以警诫她几句，但我却惭愧了。她看到我闭着眼装要睡的狼狈样儿，便得意的笑着走去。后来我一直都恼着她。并且为了躲避麻烦，有人问起苇弟时，我便扯谎说是我的哥哥。有一个同周很好的小伙子，我便说是同乡，或是亲戚的乱扯。

当毓芳上课去，我一个人留在房里时，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快活，很满足，还有许多人在纪念我呢。我是需要别人纪念的，总觉得能多得点好意就好。父亲是更不必说，又寄了一张像来，只有白头发似乎又多了几根。姊姊们都好，可惜就为小孩们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写信。

信还没有看完，凌吉士又来了。我想站起来，但他却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时，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说：

“你想没想到我又会回转这屋子呢？”

他只瞅着那侧面的小铺，表示不高兴的样子，于是我告诉他从前的那两位客已走了，这是特为毓芳预备的。

他听了便向我说他今晚不愿再来，怕毓芳厌烦他。于是我心里更充满乐意了，便说：

“难道你就不怕我厌烦吗？”

他坐在床头更长篇的述说他这一个月中的生活，怎样和云霖冲突，闹意见，因为他赞成我早些出院，而云霖执着说不能出来。毓芳也附着云霖，他懂得他认识我的时间太短，说话自然不会起影响，所以以后他不管这事了，并且在院中一和云霖碰见，自己便先回来。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却装着说：

“你还说云霖，不是云霖我还不会出院呢，住在里面舒服多了。”

于是我又看见他默默地把头掉到一边去，不答我的话。

他算着毓芳快来时，便走了，悄悄告诉我说等明天再来。果然，不久毓芳便回来了。毓芳不曾问，我也不告她，并且她为我的病，不愿同我多说话，怕我费神，我更乐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闲事。

三月六号

当毓芳上课去后，把我一人撂在房里时，我便会想起这所谓男女间的怪事；其实，在这上面，不是我爱自夸，我所

受的训练，至少也有我几个朋友们的相加或相乘，但近来我却非常不能了解了。当独自同着那高个儿时，我的心便会跳起来，又是羞惭，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样随便的坐着，近乎天真的讲他过去的历史，有时握着我的手，不过非常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会很安静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慢慢的会发烧。一当他站起身预备走时，不由的我心便慌张了，好象我将跌入那可怖的不安中，于是我盯着他看，真说不清那眼光是求怜，还是怨恨；但他却忽略了我这眼光，偶尔懂得了，也只说：“毓芳要来了哟！”我应当怎样说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不愿有人知道我暗地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过我又感到有别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几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说起我的心境，她还是那样忠实的替我盖被子，留心我的药，我真不能不有点烦闷了。

三月八号

毓芳已搬回去，苇弟又想代替那看护的差事。我知道，如若苇弟来，一定比毓芳还好，夜晚若想茶吃时，总不至于因听到那浓睡中的鼾声而不愿搅扰人便把头缩进被窝算了；但我自然拒绝他这好意，他固执着，我只好说：“你在这里，我有许多不方便，并且病呢，也好了。”他还要证明间壁的屋子空着，他可以住间壁，我正在无法时，凌吉士来了。我以为他们还不认识，而凌吉士已握着苇弟的手，说是在医院见过两次。苇弟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说：“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际，你常来同他玩吧。”苇弟真的变成了小孩子，丧着脸站起身就走了。我因为有人在面前，便感得

不快，也只掩藏住，并且觉得有点对凌吉士不住，但他却毫没介意，反问我：“不是他姓白吗，怎会变成你的弟弟？”于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于是他也笑了。

近来青年人在一处时，老喜欢研究到这一个“爱”字，虽说有时我似乎懂得点，不过终究还是不很说得清。至于男女间的一些小动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许是因为我懂得了这些小动作，于“爱”才反迷糊，才没有勇气鼓吹恋爱，才不敢相信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够人爱的小女子，并且才会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

在我稍微有点懂事的时候，便给爱我的人把我苦够了，给许多无事的人以诬蔑我，凌辱我的机会，以致我顶亲密的小伴侣们也疏远了。后来又为了爱的胁迫，使我害怕得离开了我的学校。以后，人虽说一天天大了，但总常常感到那些无味的纠缠，因此有时不特怀疑到所谓“爱”，竟会不屑于这种亲密。苇弟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只常常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了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无论我说：“你怎么了，说呀！”“我求你，说话呀，苇弟！……”他都不理会。这是从未有的事，我尽我的脑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骤遭的这灾祸。我应当把不幸朝哪一方去揣测呢？后来，大约他哭够了，才大声说：“我不喜欢他！”“这又是谁欺侮了你呢，这样大嚷大闹的？”“我不喜欢那高个子！那同你好的！”哦，我这才知道原来是恼我的气。我不觉得笑了。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我发笑，而这笑，自然不会安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并且因我

不屑的态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气。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为他要噬人了，我想：“来吧！”但他却又低下头哭了，还揩着眼泪，踉跄地走出去。

这种表示，也许是称为狂热的，真率的爱的表现吧，但苇弟却不假思索地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会失败；并不是我愿意别人虚伪，做作，我只觉得想靠这种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或者因为我的心生来便如此硬；那我之种种不惬于人意而得来烦恼和伤心，也是应该的。

苇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我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细回忆那一种温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态度上去，光这态度已够人欣赏象吃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于是我拿了一张画片，写了几个字，命伙计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号

我看见安安闲闲坐在我房里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怜苇弟，我祝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末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得的空虚啊！

三月十三

好几天又不提笔，不知是因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谓的情绪。我只知道，从昨天来我是只想哭了。别人看到我哭，以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见我笑呢，又以为我快乐了，还欣庆着这健康的光芒……但所谓朋友皆如是，我能告

谁以我的不屑流泪，而又无力笑出的痴呆心境？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间的种种不愿舍弃的热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来的懊丧，所以连自己也不愿再同情这未能悟彻所引起的伤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笔去详细写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象又在发牢骚了。但这只是隐忍在心头反复向自己说，似乎还无碍。因为我未曾有过那种胆量，给人看我的蹙紧眉头，和听我的叹气，虽说人们早已无条件的赠送过我以“狷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实，我并不是要发牢骚，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个人来让我倒在他怀里哭，并告诉他：“我又糟踏我自己了！”不过谁能了解我，抱我，抚慰我呢？是以我只能在笑声中咽住“我又糟踏我自己了”的哭声。

我到底又为了什么呢，这真难说！自然我未曾有过一刻私自承认我是爱恋上那高个儿了的，但他在我的心心念念中又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虽说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以诱惑许多爱美的女子，并以他那娇贵的态度倾倒那些还有情爱的。但我岂肯为了这些无意识的引诱而迷恋一个十足的南洋人 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

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满于他父亲未曾给他过多的钱以外，便什么都可使他在一夜不会做梦的睡觉；如有，便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有时也会厌腻起游戏园，戏场，电影院，公园来……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一个卑劣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这亲密，还值不了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岂不是把我献给他任他来玩弄来比拟到卖笑的姊妹中去！这只能责备我自己使我更难受，假设只要我自己肯，肯把严厉的拒绝放到我眸子中去，我敢相信，他不会那样大胆，并且我也敢相信，他所以不会那样大胆，是由于他还未曾有过那恋爱的火焰燃炽……唉！我应该怎样来诅咒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

这是爱吗，也许爱才具有如此的魔力，要不，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幻得如此不可测！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我想：他今天会来吗？什么时候呢，早晨，过午，晚上？于是我跳下床来，急忙忙的洗脸，铺床，还把昨夜丢在地下的的一本大书捡起，不住的在边缘处摩挲着，这是凌吉士昨夜遗忘在这儿的一本《威尔逊演讲录》。

三月十四晚上

我有如此一个美的梦想，这梦想是凌吉士给我的。然而同时又为他而破灭。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艺，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于痛恨到自己甘于堕落，所招来的，简直只是最轻的刑罚！真的，有时我为愿保存我所爱的，我竟想到“我有没有力去杀死一个人呢？”

我想遍了，我觉得为了保存我的美梦，为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减少，顶好是即刻上西山，但毓芳告诉我，说她托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还没有回信来，我怎好再去询问或催促呢？不过我决心了，我决心让那高小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苇弟赌气回去，今天又小小心心地自己来和解，我不觉笑了，并感到他的可爱。如若一个女人只要能找得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我想谁也没有我苇弟可靠。我笑问：“苇弟，还恨姊姊不呢？”他羞惭地说：“不敢。姊姊，你了解我吧，我除了希冀你不遗弃我以外不敢有别的念头。一切只要你好，你快乐就够了！”这还不真挚吗？这还不动人吗？比起那白脸庞红嘴唇的如何？但后来我说：“苇弟，你好，你将来一定是一切都会很满意的。”他却露出凄然的一笑：“永世也不会——但愿如你所说……”这又是什么呢？又是给我难受一下！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赐我以弟弟或朋友的

爱吧！单单为了我的自私，我愿我少些纠葛，多点快乐。苇弟爱我，并会说那样好听的话，但他忽略了：第一他应当真的减少他的热望，第二他也应该藏起他的爱。我为了这一个老实的男人，感到无能的抱歉，也够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托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几日不来我这里了。自然，我不会打扮，不会应酬，不会治事理家，我有肺病，无钱，他来我这里做什么！我本无须乎要他来，但他真的不来却又更令我伤心，更证实他以前的轻薄。难道他也是如苇弟一样老实，当他看到我写给他的字条：“我有病，请不要再来扰我，”就信为是真话，竟不可违背，而果真不来吗？我只想再见他一面，审看一下这高大的怪物到底是怎样的在觑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往云霖处跑了三次，都未曾遇见我想见的人，似乎云霖也有点疑惑，所以他问我这几天见着凌吉士没有。我只好怅怅的跑回来。我实在焦烦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说这几日没有思念他吗？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毓芳和云霖来邀我到京都大学第三院去听英语辩论会，乙组的组长便是凌吉士。我一听到这消息，心就立刻砰砰的跳起来。我只得拿病来推辞了这善意的

邀请。我这无用的弱者，我没有胆量去承受那激动，我还是希望我能不见着他。不过他俩走时，我却请他俩致意凌吉士，说我问候他。唉，这又是多无意识啊！

三月二十一

我刚吃过鸡子牛奶，一种熟习的叩门声响着，纸格上映印上一个硕长的黑影。我只想跳过去开门，但不知为一种什么情感所支使，我咽着气，低下头去了。

“莎菲，起来没有？”这声音如此柔嫩，令我一听到会想哭。

为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吗？为了知道我无能发气和拒绝吗？他轻轻的托开门走进来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润的眼皮。

“病好些没有，刚起来吗？”

我答不出一句话。

“你真在生我的气啊。莎菲，你厌烦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于我自然很合适，但我又猛然抬起头拿眼光止住了他开门的手。

谁说他不是个坏蛋呢，他懂得了。他敢于把我的双手握得紧紧的。他说：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门前过，都不敢进来，不是云霖告诉我说你不会生我气，那我今天还不敢来。你，莎菲，你厌烦我不呢？”

谁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出来：“我爱你呵 我爱你呵！”

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咧！”自然，他依旧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紧盯在我脸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种表示中，我得不到我所等待于他的赐予。为什么他仅仅只懂得我的无用，我的不可轻侮，而不够了解他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种怎样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他出去，不过我又为另一种情绪所支配，我向他摇头，表示不厌烦他的来到。

于是我又很柔顺地接受了他许多浅薄的情意，听他说着那些使他津津回味的卑劣享乐，以及“赚钱和化钱”的人生意义，并承他暗示我许多做女人的本分。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头，隐隐痛击我的心，但当他扬扬地走出我房时，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为我压制住我那狂热的欲念，未曾请求他多留一会儿。

唉，他走了！

三月二十一夜

去年这时候，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蕴姊千依百顺地疼我，我便装病躺在床上不肯起来。为了想蕴姊抚摩我，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满意的事而哼哼唧唧的哭。有时因在整日静寂的沉思里得了点哀戚，但这种淡淡的凄凉，更令我舍不得去扰乱这情调，似乎在这里面我可以味出一缕甜意一样的。至于在夜深的法国公园，听躺在草地上的蕴姊唱《牡丹亭》，那是更不愿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的这样快，我当然不会一人漂流到北京，无亲无爱的在病中挣扎。虽说有几个

朋友，他们也很体惜我，但在我所感应得出的我和他们的关系能和蕴姊的爱在一个天平上相称吗？想起蕴姊，我真应当像从前在蕴姊面前撒娇一样的纵声大哭，不过这一年来，因为多懂得了一些事，虽说时时想哭却又咽住了，怕让人知道了厌烦。近来呢，我更不知为了什么只能焦急。想得点空闲去思虑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关于我的身体，我的名誉，我的前途的好歹的时间也没有，整天把紊乱的脑筋放到一个我不愿想到的去处，因为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成焦烦苦恼得不堪言说！但是我除了说“死了也活该！”是不能再希冀什么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吗？然而我又似乎在向人乞怜了。

晚饭一吃过，毓芳和云霖来我这儿坐，到九点我还不肯放他俩走。我知道，毓芳碍住面子只好又坐下来，云霖藉口要预备明天的课，执意一人走回去了。于是我隐隐向毓芳吐露我近来所感得的窘状，我想她能懂得这事，并且能作主把我的生活改变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胜任的。但她完全把话听到反面去了，她忠实地告诫我：“莎菲，我觉得你太不老实，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们比不得在上海同我们玩耍的那群孩子，他们很少机会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点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将来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哪里会爱他呢？”这错误是不是又该归我，假设我不想求助于她而向她饶舌，是不是她不会说出这更令我生气，更令我伤心的话来？我噎着气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说得坏吓了！”

毓芳愿意留下住一夜时，我又赶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们，因为得了一点点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许多新旧的诗。我呢，没出息，白白被这些诗境困着，想以哭代替诗句来表现一下我的情感的搏斗都不能。光在这上面，为了不如人，也应撂开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对，便退一千步说，为了自己的热闹，为了得一群浅薄眼光之赞颂，我也不该拿不起笔或枪来。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还难忍的苦境里，单单为了那男人的柔发，红唇……

我又梦想到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拿这来比拟不会有错，如其有人看到过凌吉士的话，他把那东方特长的温柔保留着。神把什么好的，都慨然赐给他了，但神为什么不再给他一点聪明呢？他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呢，他确是不懂，虽说他已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虽说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脚踏车追赶坐洋车的女人，因而恋爱过一小段时间，虽说他曾在韩家潭住过夜。但他真得到过一个女人的爱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

一种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脑中燃烧了。我决定来教教这大学生。这宇宙并不是象他所懂的那样简单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乱中，我勉强竟写了这些日记了。早先因为蕴姊写信来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开始写。现在蕴姊死了好久，我还舍不得不继续下去，心想为了蕴姊在世时所谆谆向我说的一些话便永远写下去纪念蕴姊也好。所以无论我那样不愿提笔，也只得胡乱画下一页半页的字来。本来是睡了，

但望到挂在壁上蕴姊的像，忍不住又爬起，为免掉想念蕴姊的难受而提笔了。自然，这日记，我是除了蕴姊不愿给任何人看。第一因为这是为了蕴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记下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二来我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会因了别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感到象犯罪一样的难受。所以这黑皮的小本子我许久以来都安放在枕头底下的垫被的下层。今天不幸我却违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虽说似乎是出于毫未思考。原因是苇弟近来非常误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举一动中，我都能表示出我的态度来。为什么他不懂我的意思呢？难道我能直捷的说明，和阻止他的爱吗？我常常想，假设这不是苇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将会知道怎样处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令我忍不下心去的一个好人！我无法了，只好把我的日记给他看。让他知道他在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无希望，并知道我是如何凉薄的反反复复的不足爱的女人。假使苇弟知道我，我自然会将他当做我唯一可诉心肺的朋友，我会热诚的拥着他同他接吻。我将替他愿望那世界上最可爱，最美的女人……日记，苇弟看过一遍，又一遍了，虽说他曾经哭过，但态度非常镇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说：

“懂得了姊姊吗？”

他点头。

“相信姊姊吗？”

“关于哪方面的？”

于是我懂得那点头的意义。谁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这

只能表现我万分之一的日记,也只令我看到这有限的伤心哟!何况,希求人了解,以想方设计用文字来反复说明的日记给人看,是多么可伤心的事!并且,后来苇弟还怕我以为他未曾懂得我,于是不住的说:

“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赌气扯了这日记。我能说我没有糟踏这日记吗?我只好向苇弟说:“我要睡了,明天再来吧。”

在人里面,真不必求什么!这不是顶可怕的吗?假设蕴姊在,看见我这日记,我知道,她会抱着我哭:“莎菲,我的莎菲!我为什么不再变得伟大点,让我的莎菲不至于这样苦啊……”但蕴姊已死了,我拿着这日记应怎样的痛哭才对!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说:“莎菲!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子。”我了解这并不是懂得了我的什么而说出的一句赞叹。他所以为奇怪的,无非是看见我的破烂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屉,无缘无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旧的小玩具,……还有什么?听见些不常的笑声,至于别的,他便无能去体会了,我也从未向他说过一句我自己的话。譬如他说“我以后要努力赚钱呀”,我便笑;他说到邀起几个朋友在公园追着女学生时,“莎菲那真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说的奇怪,只是一种在他生活习惯上不常见的奇怪。并且我也很伤心,我无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我是什么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过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三月二十四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决心了。我为拯救我自己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我明早便到夏那儿去，以免看见凌吉士又痛苦，这痛苦已缠缚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为了一种纠缠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种纠缠，我不得不又急速的转来了。我去夏那儿的第二天，梦如便去了。虽说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感到很不快活。夜晚，她大发其对感情的一种新近所获得的议论，隐隐的含着讥刺向我，我默然。为不愿让她更得意，我睁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天

明，才忍着气转来……

毓芳告诉我，说西山房子已找好了，并且另外替我邀了一个女伴，也是养病的，而这女伴同毓芳又是很好的朋友。听到这消息，应该是很欢喜吧，但我刚刚在眉头舒展了一点喜色，一种默然的凄凉便罩上了。虽说我从小便离开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亲戚朋友随着我。这次上西山，固然说起来离城只是几十里，但在我，一个活了二十岁的人，开始一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去，还是第一次。假使我竟无声无息的死在那里吗？谁是第一个发现我死尸的？我能担保我不会死在那里吗？也许别人会笑我担忧到这些小事，而我却真的哭过。当我问毓芳舍不舍得我时，毓芳却笑，笑我问小孩话，说这一点点路有什么舍不得，直到毓芳答应我每礼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地揩干眼泪。

下午我到苇弟那儿去，苇弟也说他一礼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来已夜了，我一人寂寂寞寞地收拾东西，想到我要离开北京的这些朋友们，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们都未曾向我流泪，我又擦去我脸上的泪痕。我又将一人寂寂寞寞地离开这古城了。

在寂寞里，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实，话不是这样说，凌吉士简直不能说“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系念到他，只能说：“又来讲我的凌吉士吧。”这几天我故意造成的离别，在我是不可计的损失，我本想放松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紧了。我既不能把他从心里压根儿拔去，我为什么要躲避着不见他的面呢？这真使我懊恼，我不能便如此同他离别，这

样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布置房子，说好明天我便去。为她这番盛情，我应怎样去找得那些没有的字来表示我的感谢？我本想再呆一天在城里，也不好说了。

我正焦急的时候，凌吉士才来，我握紧他双手，他说：“莎菲！几天没见你了！”

我很愿意这时我能哭出来，抱着他哭，但眼泪只能噙在眼里，我只好又笑了。他听见明天我要上山时，显出的那惊诧和嗟叹，很安慰到我，于是我真的笑了。他见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紧紧的，紧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说：

“你笑！你笑！”

这痛，是我从未有过的舒适，好象心里也正锥下去一个什么东西，我很想倒向他的手腕，而这时苇弟却来了。

苇弟知道我恨他来，他偏不走。我向凌吉士使眼色，我说：“这点钟有课吧？”于是我送凌吉士出来。他问我明早什么时候走，我告他；问他还来不来呢，他说回头便来；于是我望着他快乐了，我忘了他是怎样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这时他在我的眼里，是一个传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一个情人了！……

三月二十七晚

自从我赶走苇弟到这时已整整五个钟头了。在这五点钟里，我应怎样才想得出一个恰合的名字来称呼它？象热锅上

的蚂蚁在这小房子里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门缝边瞧，但是——他一定不来了，他一定不来了，于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这样凄凉，北京城就没有一个人陪我一哭吗？是的，我应该离开这冷酷的北京，为什么我要舍不得这板床，这油腻的书桌，这三条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们不会再腻烦莎菲的病。为了朋友们轻快舒适，莎菲便为朋友们死在西山也是该的！但如此让莎菲一人看不着一点热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来莎菲便不死，也不会有损害或激动于人心吧……不想！不想！有什么可想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贪心攫取感情，那莎菲不是便很可满足于那些眉目间的同情了吗？……

关于朋友，我不说了。我知道永世也不会使莎菲感到满足这人间的友谊的！

但我能满足些什么呢？凌吉士答应来，而这时已晚上九点了。纵是他来了，我会很快乐吗？他会给我所需要的吗？……

想起他不来，我又该痛恨自己了！在很早的从前，我懂得对付哪一种男人应用哪一种态度，而现在反蠢了。当我问他还来不来时，我怎能显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个漂亮人面前是不应老实，让人瞧不起……但我爱他，为什么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爱吗？并且我觉得只要于人无损，便吻人一百下，为什么便不可以被准许呢？

他既答应来，而又失信，显见得是在戏弄我。朋友，留点好意在莎菲走时，总不至于是一种损失吧。

今夜我简直狂了。语言，文字是怎样在这时显得无用！我心像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象一盆火在心里燃烧。我想

把什么东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气在外面乱跑，我无法制止我狂热的感情的激荡，我躺在这热情的针毡上，反过去也刺着，翻过来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锅里听到那油沸的响声，感到浑身的灼热……为什么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种渺茫的无意义的希望到来！哈……想到红唇，我又癫了！假使这希望是可能的话——我独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复问我自己；“爱他吗？”我更笑了。莎菲不会傻到如此地步去爱上南洋人。难道因了我不承认我的爱，便不可以被人准许做一点儿于人无损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来，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点半了！

九点四十分！

三月二十八晨三时

莎菲生活在世上，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热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

在这本日记里，与其说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记录，不如直接算为莎菲眼泪的每一个点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觉得更切实。然而这本日记现在要收束了，因为莎菲已无需乎此——用眼泪来泄愤和安慰，这原因是对于一切都觉得无意识，流泪更是这无意识的极深的表白。可是在这最后一页的日记上，莎菲应该用快乐的心情来庆祝，她从最大的失望中，蓦然得到了满足，这满足似乎要使人快乐得死才对。但是我，我只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

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因此把我这几月来所萦萦于梦想的一点“美”反缥缈了，——这个美便是那高个儿的丰仪！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我应当发癫，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困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这中间，我所感到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吗？不啊！

当他——凌吉士——晚间十点钟来到时候，开始向我嗫嚅地表白，说他是如何的在想我……还使我心动过好几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欲燃烧的眼睛，我就害怕了。于是从他那卑劣的思想中发出的更丑的誓语，又振起我的自尊心！假使他把这串浅薄肉麻的情话去对别个女人说，一定是很动听的，可以得一个所谓的爱的心吧。但他却向我，就由这些话语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远了。唉，可怜的男子！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的顶上！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我真要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样把眼光镇住我脸上，是被情欲之

火燃烧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于肉感的满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来摧残我的心；但他却哭声地向我说：“莎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啊，可怜的人，他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这女人，是用如何的轻蔑去可怜他的这些做作，这些话！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说他也知道爱，会爱我，这只是近于开玩笑！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两只灼闪的眼睛，不正宣布他除了可鄙的浅薄的需要，别的一切都不知道吗？

“喂，聪明一点，走开吧，韩家潭那个地方才是你寻乐的场所！”我既然认清他，我就应该这样说，教这个人类中最劣种的人儿滚出去。然而，虽说我暗暗的在嘲笑他，但当他大胆的贸然伸开手臂来拥我时，我竟又忘了一切，我临时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骄傲，我完全被那仅有的一副好丰仪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紧些！多抱我一会儿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时还有一点自制力，我该会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东西，而把他象一块石头般，丢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么言语或心情来痛悔？他，凌吉士，这样一个可鄙的人，吻了我！我静静静地承受着！但那时，在一个温润的软热的东西放到我脸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么呢？我不能象别的女人一样晕倒在她那爱人的臂膀里！我张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

他也许忽略了我的眼泪，以为他的嘴唇给我如何的温软，如何的嫩腻，把我的心融醉到发迷的状态里吧，所以他又挨

我坐着，继续说了许多所谓爱情表白的肉麻话。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处暴露得无余呢？”我真这样的又可怜起他来。

我说：“不要乱想吧，说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听着，谁知道他对于这话是得到怎样的感触？他又吻我，但我躲开了，于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决心了，因为这时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脑力，我要他走，他带点抱怨颜色，缠着我。我想“为什么你也是这样傻劲呢？”他直挨到夜十二点半钟才走。

他走后，我想起适间的事情。我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

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

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

“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艾 芜

山 峡 中

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

两岸蛮野的山峰，好象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

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

桥头的神祠，破败而荒凉的，显然已给人类忘记了，遗弃了，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流送着它的余年。

我们这几个被世界抛却的人们，到晚上的时候，趁着月色星光，就从远山那边的市集里，悄悄地爬了下来，进去和

残废的神们，一块儿住着，作为暂时的自由之家。

黄黑斑驳的神龛面前，烧着一堆煮饭的野火，跳起熊熊的红光，就把伸手取暖的阴影，鲜明地绘在火堆的周遭。上面金衣剥落的江神，虽也在暗淡的红色光影中，显出一足踏着龙头的悲壮样子，但人一看见那只扬起的握剑的手，是那么地残破，危危欲坠了，谁也要怜惜他这位末路英雄的。锅盖的四围，呼呼地冒出白色的蒸气，咸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一时到处弥漫起来。这是宜于哼小曲吹口哨的悠闲时候，但大家都是静默地坐着，只在暖暖手。

另一边角落里，燃着一节残缺的蜡烛，摇曳地吐出微黄的光辉，展画出另一个暗淡的世界。没头的土地菩萨侧边，躺着小黑牛，污腻的上身完全裸露出来，正无力地呻唤着，衣和裤上的血迹，有的干了，有的还是湿渍渍的。夜白飞就坐在旁边，给他揉着腰干，擦着背，一发现重伤的地方，便惊讶地喊：

“呵呀，这一处！”

接着咒骂起来：

“他妈的！这地方的人，真毒！老子走尽天下，也没碰见过这些吃人的东西！……这里的江水也可恶，象今晚要把我们冲走一样！”

夜愈静寂，江水也愈吼得厉害，地和屋宇和神龛都在震颤起来。

“小伙子，我告诉你，这算什么呢？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的多哩！”

这是老头子不高兴的声音，由那薄暗的地方送来，仿佛

在责备着，“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哪。”他躺在一张破烂虎皮的毯子上面，样子却望不清楚，只是铁烟管上的旱烟，现出一明一暗的红焰。复又吐出教训的话语：

“我么？人老了，拳头棍棒可就挨得不少。……想想看，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哪！……没本钱怎么做生意呢？”

在这边烤火的鬼冬哥把手一张，脑袋一仰，就大声插嘴过去，一半是讨老人的好，一半是夸自己的狠。

“是呀，要活下去。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象那回在鸡街，鼻血打出了，牙齿打脱了，腰干也差不多伸不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在笑吗？……”

“对哪！”老头子高兴地坐了起来，“还有，小黑牛就是太笨了，嘴巴又不会扯谎，有些事情一说就说脱了的，……象今天，你说，也掉东西，谁还拉着你哩，……只晓得说‘不是我，不是我’，就是这一句，人家怎不搜你身上呢？……不怕挨打，也好嘛？……呻唤，呻唤，尽是呻唤！”

我虽是没有就着火光看书了，但却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鬼冬哥得了老头子的赞许，就动手动足起来，一把抓住我的书喊道：

“看什么？书上的废话，有什么用呢？一个钱也不值，……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听，老人家在讲我们的学问哪！”

一面就把一根干柴送进火里。

老头子在砖上叩去了铁烟管上的余烬，很矜持地说道：

“我们的学问，没有写在纸上，……写来给傻子读么？……”

第一……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第二……我们的学问，哈哈。”

似乎一下子觉出了，我才同他合伙没久的，便用笑声掩饰着更深一层的话了。

“烧了吧，烧了吧，你这本傻子才肯读的书！”

鬼冬哥作势要把书抛进火里去，我忙抢着喊：

“不行！不行！”

侧边的人就叫了起来：

“锅碰倒了！锅碰倒了！”

“同你的书一块去跳江吧！”

鬼冬哥笑着把书丢给了我。

老头子轻徐地向我说道：

“你高兴同我们一道走，还带那些书做什么呢。……那是没用的，小时候我也读过一两本。”

“用处是不大的，不过闲着的时候，看看罢了，象你老人家无事时吸烟一样。……”

我不愿意同老头子引起争论，因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说不服他这顽强的人的，所以便这样客气地答复他。他得意地笑了，笑声在黑暗中散播着。至于说到要同他们一道走，我却没有如何决定，只是一路上给生活压来说气忿话的时候，老头子就误以为我真的要入伙了。今天去干的那一件事，无非由于他们的逼迫，凑凑角色罢了，并不是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我打算趁此向老头子说明，也许不多几天，就要独自走我的，但却给小黑牛突然一阵猛烈的呻唤，打断了。

大家皱着眉头沉默着。

在这些时候，不息地打着桥头的江涛，仿佛要冲进庙来，扫荡一切似的。江风也比往年晚上大些，挟着尘沙，一阵阵地滚入，简直要连人连锅连火吹走一样。

残烛熄灭，火堆也闷着烟，全世界的光明，统给风带走了，一切重返于无涯的黑暗。只有小黑牛痛苦的呻吟，还表示出了我们悲惨生活的存在。

野老鸦拨着火堆，尖起嘴巴吹，闪闪的红光，依旧喜悦地跳起，周遭不好看的脸子，重又画出来了。大家吐了一口舒适的气。野老鸦却是流着眼泪了，因为刚才吹的时候，湿烟熏着他的眼睛，他伸手揉揉之后，独自悠悠地说：

“今晚的大江，吼得这么大……又凶，……象要吃人的光景哩，该不会出事吧……”

大家仍旧沉默着。外面的山风江涛，不停地咆哮，不停地怒吼，好象诅咒我们的存在似的。

小黑牛突然大声地呻唤，发出痛苦的呓语：

“哎呀，……哎……害了我了……害了我了，……哎呀……哎呀……我不干了！我不……”

替他擦着伤处的夜白飞，点燃了残烛，用一只手挡着风，照映出小黑牛打坏了的身子——正痉挛地做出要翻身不能翻的痛苦光景，就赶快替他往腰部揉一揉，狠狠地抱怨他：

“你在说什么？你……鬼附着你哪！”

同时掉头回去，恐怖地望望在黑暗中的老头子。

小黑牛突地翻过身，沙声嘶叫：

“你们不得好死的！你们！……菩萨呀！……菩萨呀！”

已经躺下的老头子突然坐了起来，轻声说道：

“这样吗？……哦……”

忽又生气了，把铁烟管用力地往砖上叩了一下，说：

“菩萨，菩萨，菩萨也同你一样地倒霉！”

交闪在火光上面的眼光，都你望我，我望你地，现出不安的神色。

野老鸦向着黑暗的门外，看了一下，仍旧静静地说：

“今晚的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我说嘛……”

“你说，……你一开口，就是吉利的！”

鬼冬哥粗暴地盯了野老鸦一眼，狠狠地诅咒着。

一阵风又从破门框上刮了进来，激起点点红艳的火星，直朝鬼冬哥的身上溅射。他赶快退后几步，向门外黑暗中的风声，扬着拳头骂：

“你进来！你进来！……”

神祠后面的小门一开，白色鲜朗的玻璃灯光和着一位油黑脸蛋的年轻姑娘，连同笑声，挤进我们这个暗淡的世界里来了。黑暗、沉闷和忧郁，都悄悄地躲去。

“喂，懒人们！饭煮得怎样了？……孩子都要饿哭了哩！”

一手提灯，一手抱着一块木头人儿，亲昵地偎在怀里，做出母亲那样高兴的神情。

蹲着暖手的鬼冬哥把头一仰，手一张，高声哗笑起来：

“哈呀，野猫子，……一大半天，我说你在后面做什么？……你原来是在生孩子哪！……”

“呸，我在生你！”

接着“颇”的响了一声。野猫子生气了，鼓起原来就是很大的乌黑眼睛，把木人儿打在鬼冬哥的身旁，一下子冲到

火堆边上，放下了灯，揭开锅盖，用筷子查看锅里翻腾滚沸的咸肉。白蒙蒙的蒸气，便在雪亮的灯光中袅袅地上升着。

鬼冬哥拾起木人儿，做模做样地喊道：

“呵呀，……尿都跌出来了！……好狠毒的妈妈！”

野猫子不说话，只把嘴巴一尖，头颈一伸，向他做个顽皮的鬼脸，就撕着一大块油腻腻的肉，有味的嚼她的。

小骡子用手肘碰碰我，斜起眼睛打趣说：

“今天不是还在替孩子买衣料吗？”

接着大笑起来：

“吓吓，……酒鬼……吓吓，酒鬼。”

鬼冬哥也突地记起了，哗笑着，向我喊：

“该你抱！该你抱！”

就把木人儿递在我的面前。

野猫子将锅盖骤然一盖，抓着木人儿，抓着灯，象风一样蓦地卷开了。

小骡子的眼珠跟着她的身子溜，点点头说：

“活象哪，活象哪，一条野猫子！”

她把灯，木人儿，和她自己，一同蹲在老头子的面前，撒娇地说：

“爷爷，你抱抱，娃儿哭哩！”

老头子正生气地坐着，虎着脸，耳根下的刀疤，绽出红涨的痕迹，不答理他的女儿。女儿却不怕爸爸的，就把木人儿的蓝色小光头，伸向短短的络腮胡上，顽皮地乱闯着，一面努起小嘴巴，娇声娇气地说：

“抱，嗯，抱，一定要抱！”

“不！”

老头子的牙齿缝里挤出这么一声。

“嗯，一定要抱，一定要，一定！”

老头子在各方面，都很顽强的，但对女儿却每一次总是无可如何地屈服了。接着木人儿，对在鼻子尖上，鼓大眼睛，粗声粗气地打趣道：

“你是哪个的孩子？……喊声外公吧！喊，蠢东西！”

“不给你玩！拿来，拿来！”

野猫子一把抓去了，气得翘起了嘴巴。

老头子却粗暴地哧笑起来。大家都感到了异常的轻松，因为残留在这个小世界里的怒气，这一下子也已完全冰消了。

我只把眼光放在书上，心里却另外浮起了今天那一件新鲜而有趣的事情。

早上，他们叫我装做农家小子，拿着一根长烟袋，野猫子扮成农家小媳妇，提着一只小竹篮，同到远山那边的市集里，假做去买东西。他们呢，两个三个地，远远尾在我们的后面，也装做忙忙赶市的样子。往日我只是留着守东西，从不曾伙他们去干的，今天机会一到，便逼着扮演一位不重要的角色，可笑而好玩地登台了。

山里的市集，也很热闹的，拥挤着许多远地来的庄稼人。野猫子同我走到一家布摊子的面前，她就把竹篮子套在手腕上，乱翻起摊子上的布来，选着条纹花的说不好，选着棋盘格的也说不好，惹得老板也感到烦厌了。最后她扯出一匹蓝底白色的印花布，喜孜孜地叫道：

“呵呀！这才好看哪！”

随即转掉身来，仰起乌溜溜的眼睛，对我说：

“爸爸，……买一件给阿狗吧！”

我简直想笑起来——天呀！她怎么装得这样象！幸好始终板起了面孔，立刻记起了他们教我的话。

“不行，太贵了！……我没那么多的钱花！”

“酒鬼，我晓得！你的钱，是要喝马尿水的！”

同时在我的鼻子尖上，竖起一根示威的指头，点了两点。说完就一下子转过身去，气狠狠地把布丢在摊子上。

于是，两个人就小小地吵起嘴来了。

满以为狡猾的老板总要看我们这幕滑稽剧的，那知道他才是见惯不惊了，眼睛始终是照顾着他的摊子。

野猫子最后赌气说：

“不买了，什么也不买了！”

一面却向对面街边上的货摊子望去。突然做出吃惊的样子，低声地向我也是向着老板喊：

“呀！看，小偷在摸东西哪！”

我一望去，简直吓灰了脸，怎么野猫子会来这一着？在那边干的人不正是夜白飞小黑牛他们吗？

然而正因为这一着，事情却得手了。后来，小骡子在路上告诉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狡猾的老板始把时时刻刻都在提防的眼光，引向远去，他才趁势偷去一匹上好的细布的。当时我却不知道，只听得老板幸灾乐祸地袖着手说：

“好呀！好呀！王老三，你也倒霉了！”

我还呆着看，野猫子便揪了我一把，喊道：

“酒鬼，死了么？”

我便跟着她赶快走开,却听着老板在后面冷冷地笑着,说风凉话哩。

“年纪轻轻,就这样的泼辣!咳!”

野猫子掉回头来啐了一口。

“看进去了!看进去了!”

鬼冬哥一面端开燉肉的锅,一面打趣着我。

于是,我的回味,便同山风刮着的火烟,一道儿溜走了。

中夜,纷乱的足声和嘈杂的低语,惊醒了我;我没有翻爬起来,只是静静地睡着。象是野猫子吧,走到我所睡的地方,站了一会,小声说道:

“睡熟了,睡熟了。”

我知道一定有什么瞒我的事在发生着了,心里禁不住惊跳起来,但却不敢翻动,只是尖起耳朵凝神地听着。忽然听见夜白飞哀求的声音,在暗黑中颤抖地说着:

“这太残酷了,太,太残酷了……魏大爷,可怜他是……”

尾声低小下去,听着的只是夜深打岸的江涛。

接着老头子发出钢铁一样的高音,叱责着。

“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你……哼,你!小伙子,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他,又知道我们的……咳,那么多!怎好白白放走呢?”

那边角落里躺着的小黑牛,似乎被人抬了起来,一路带着痛苦的呻唤和着杂色的足步,流向神祠的外面去。一时屋里静悄悄的了,简直空洞得十分怕人。

我轻轻地抬起头，朝破壁缝中望去，外面一片清朗的月色，已把山峰的姿影，崖石的面部，和林木的参差，或浓或淡地画了出来，更显得峡壁的阴森和凄郁，比黄昏时候看起来还要怕人些。山脚底，汹涌着一片蓝色的奔流，碰着江中的石礁，不断地在月光中，溅跃起，喷射起，银白的水花。白天，尤其黄昏时候，看起来象是顽强古怪的铁索桥呢，这时却在皎洁的月下，露出妩媚的修影了。

老头子和野猫子站在桥头。影子投在地上，江风掠飞着他们的衣裳。

另外抬着东西的几个阴影，走到索桥的中部，便停了下来。蓦地一个人那么样的形体，很快地，丢下江去。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涛，却并没有因此激起一点另外的声息，只是一霎时在落下处，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马上消灭了。

我明白了，小黑牛已经在这世界上，凭借着一只残酷的巨手，完结了他的悲惨的命运了。但他往天那样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样子，却还遗留在我的心里，搅得我一时无法安睡。

他们回来了。大家都是默无一语地，悄然睡下，显见得这件事的结局，是不得已的，谁也不高兴做的。

在黑暗中，野老鸦翻了一个身，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江水实在吼得太大了！”

没有谁，答一句话，只有庙外的江涛和山风，鼓噪地应和着。

我回忆起小黑牛坐在坡上息气时，常常爱说的那一句话了。

“那多好呀！……那样的山地！……还有那小牛！”

随着他那忧郁的眼睛，瞭望去，一定会在晴明的远山上面，看出点点灰色的茅屋和正在缕缕升起的蓝色轻烟的。同伴们也知道，他是被那远处人家的景色，勾引起深沉的怀乡病了。但却没有谁来安慰他，只是一阵地瞎打趣。

小骡子每次都爱接着他的话说：

“还有那白白胖胖的女人罗！”

另一人插嘴道：

“正在张太爷家里享福哪，吃好穿好的。”

小黑牛呆住了，默默地低下了头。

“鬼东西，总爱提这些！……我们打几盘再走吧，牌呢？牌呢？……谁捡着？”

夜白飞始终袒护着小黑牛；众人知道小黑牛的悲惨故事，也是由他的嘴巴传达出来的。

“又是在想，又是在想！你要回去死在张太爷的拳头下才好的！……同你的山地牛儿一块去死吧！”

鬼冬哥在小黑牛的鼻子尖上，示威似地摇一摇拳头，就抽身到树荫下打纸牌去了。

小黑牛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准予要走了。

次晨醒来，只有野猫子和我留着。

破败凋残的神祠，灰尘满积的神龛，吊挂蛛网的屋角，俱如我枯燥的心地一样，是灰色的，暗淡的。

除却时时刻刻都在震人心房的江声而外，在这里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人感到兴奋了。

野猫子先我起来，穿着青花布的短衣，大脚统的黑绸裤，独自生着火，熬着开水，悠悠闲闲地坐在火旁边唱着：

……
江水呵，
慢慢流，
流呀流，
流到东边大海头，
……

我一面爬起来扣着衣纽，听着这样的歌声，越发感到岑寂。便没精打采地问（其实自己也是知道的）：

“野猫子，他们哪里去了？”

“发财去了！”

接着又唱她的

哪儿呀，没有忧！

哪儿呀，没有愁！

她见我不时朝昨夜小黑牛睡的地方瞭望，便打探似的说道：

“小黑牛昨夜可真叫得凶，大家都吵来睡不着。”

一面闪着乌黑的狡猾的眼睛。

“我没听见。”

打算听她再捏造些什么话，便故意这样地回答。

她便继续说：

“一早就抬他去医伤去了！……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说着好，他还不去呢！”

她比着手势，很出色地形容着，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一样。

刚在火堆边坐着的我，简直感到忿怒了。便低下头去，用于枝拨着火冷冷地说：

“你的爸爸，太好了，太好了！……可惜我却不能多跟他老人家几天了。”

“你要走了吗？”她吃了一惊，随即生气地骂道：“你也想学小黑牛了！”

“也许……不过……”

我一面用干枝画着灰，一面犹豫地说。

“不过什么？不过！……爸爸说的好，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的。……伸起腰干吧！抬起头吧！……羞不羞哪，象小黑牛那样子！”

“你的爸爸，说的话，是对的，做的事，却错了！”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并且昨夜的事情，我通通看见了！”

我说着，冷冷的眼光浮了起来。看见她突然变了脸色，但又一下子恢复了原状，而且狡猾地笑着。“吓吓，就是为了这才要走吗？你这不中用的！”

马上揭开开水罐子看，气冲冲地骂：

“还不开！还不开！”

蓦地象风一样卷到神殿后面去，一会儿，抱了一抱干柴出来。一面拨大火，一面柔和地说：

“害怕吗？要活下去，怕是不行的。昨夜的事，多着哩，久了就会见惯了的。……是吗？规规矩矩地跟我们吧，……你这阿狗的爹，哈哈。”

她狂笑起来，随即抓着昨夜丢下了的木人儿，顽皮的命令我道：

“木头，抱，抱，他哭哩！”

我笑了起来，但却仍然在整顿我的衣衫和书。

“真的要走么？来来来，到后面去！”

她的两条眉峰一竖，眼睛露出恶毒的光芒，看起来，却是又美丽又可怕的。

她比我矮一个头，身子虽是结实，但却总是小小的，一种好奇的冲动捉弄着我，于是无意识地笑了一下，便尾着她到后面去了。

她从柴草中抓出一把雪亮的刀来，半张不理的，递给我，斜瞬着狡猾的眼睛，命令道：

“试试看，哪，你砍这棵树！”

我由她摆布，接着刀，照着面前的黄果树，用力砍去，结果只砍了半寸多深。因为使刀的本事，我原是不行的。

“让我来！”

她突地活跃了起来，夺去了刀，做出一个侧面骑马的姿势，很结实地一挥，喳的一刀，便没入树身三四寸的光景，又毫不费力地拔了出来，依旧放在柴草里边，然后气昂昂地走

来我的面前，两手插在腰上，微微地噉起嘴巴，笑嘻嘻地嘲弄我：

“你怎么走得脱呢？……你怎么走得脱呢？”

于是，在这无人的山中，我给这位比我小块的野女子，窘住了。正还打算这样地回答她：

“你的爸爸会让我走的！”

但她却忽地抽身跑开了，一面高声唱着，仿佛奏着凯旋一样。

这儿呀……也没有忧，
这儿呀……也没有愁，

我慢步走到江边去，无可奈何地徘徊着。

峰尖浸着粉红的朝阳。半山腰，抹着一两条淡淡的白雾。崖头苍翠的树丛，如同洗后一样的鲜绿。峡里面，到处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江水仍旧发着声吼，但却没有夜来那样的怕人。清亮的波涛，碰在嶙峋的石上，溅起万朵灿然的银花，宛若江在笑着一样。谁能猜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曾经发生过夜来那样可怕的事情呢？

午后，在江流的澎湃中，迸裂出马铃子连击的声响，渐渐强大起来。野猫子和我都感到非常的诧异，赶快跑出去看。久无人行的索桥那边，从崖上转下来一小队人，正由桥上走了过来。为首的一个胖家伙，骑着马，十多个灰衣的小兵，尾在后面。还有两三个行李挑子，和一架坐着女人的滑竿。

“糟了！我们的对头呀！”

野猫子恐慌起来，我却故意喜欢地说道：

“那么，是我的救星了！”

野猫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把嘴唇紧紧地闭着，两只嘴角朝下一弯，傲然地说：

“我还怕么？……爸爸说的，我们原先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

他们一行人来到庙前，便息了下来。老爷和太太坐在石阶上，互相温存地询问着。勤务兵似的孩子，赶忙在挑子里面，找寻着温水瓶和毛巾。抬滑竿的伕子，满头都是汗，走下江边去喝江水。兵士们把枪横在地上，从耳上取下香烟缓缓地点燃，吸着。另一个班长似的灰衣汉子，军帽挂在后脑，毛巾缠在颈上，走到我们的面前，枪兜子抵在我的足边，眼睛盯着野猫子，盘问我们是做什么的，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

野猫子咬着嘴唇，不做声。

我就从容地回答他，说我们是山那边的人，今天从丈母家回来，在此息息气的。同时催促野猫子说：

“我们走吧！——阿狗怕在家里哭哩！”

“是呀，我很耽心的。……唉，我的足怪疼的哩！”

野猫子做出焦眉愁眼的样子，一面就摸着她的足，叹气。

“那就再息一会吧。”

我们便讲起山那边家中的牛马和鸡鸭，竭力做出一对庄稼人的应有的风度。

他们息一会，就忙着赶路走了。

野猫子欢喜的直是跳，抓着我喊：

“你怎么不叫他们抓我呢？怎么不呢？怎么不呢？”

她静下来叹一口气，说：

“我倒打算杀你哩；唉，我以为你是恨我们的。……我还想杀了你，好在他们面前显显本事。……先前，我还不曾单独杀过一个人哩。”

我静静地笑着说：

“那末，现在还可以杀哩。”

“不，我现在为什么要杀你呢？”

“那末，规规矩矩地让我走吧！”

“不！你得让爸爸好好地教导一下子！……往后再吃几个人血馒头就好了！”

她坚决地吐出这话之后，就重又唱着她那常常在哼的歌曲，我的话，我的祈求，全不理睬了。

于是，我只好待着黄昏的到来，抑郁地。

晚上，他们回来了，带着那么多的“财喜”，看情形，显然是完全胜利，而且不像昨天那样小干的了。老头子喝得泥醉，由鬼冬哥的背上放下，便呼呼地睡着。原来大家因为今天事事得手，就都在半路上的山家酒店里，喝过庆贺的酒了。

夜深都睡得很熟，神殿上交响着鼻息的鼾声。我却不能安睡下去，便在江流激湍中，思索着明天怎样对付老头子的话语，同时也打算趁夜深人静，悄悄地离开此地。但一想到山中不熟悉的路径，和夜间出游的野物，便又只好等待天明了。

大约将近天明的时候，我才昏昏地沉入梦中。醒来时，已快近午，发现出同伴们都已不见了，空空洞洞的破残神祠里，

只我一人独自留着。江涛仍旧热心地打着崖石，不过比往天却显得单调些，寂寞些了。

我想着，这大概是我昨晚独自儿在这里过夜，做了一场荒诞不经的梦，今朝从梦中醒来，才有点感觉异常吧。

但看见躺在砖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乎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地升起来了。

（录自一九三四年三月《青年界》第五卷第三号）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的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

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

在穷的结果的病以后，全身便变成枯黄色，脸孔黄的和铜鼓一样，连眼白也黄了。别人说他是黄胆病，孩子们也就叫他“黄胖”了。有一天，他向他的妻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子也都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的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身上？……”

他的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的刚满三周的男小孩——孩子还在啜着奶，她讷讷地低声地问。

“你，是呀，”她的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我已经将你出典了……”

“什么呀？”他的妻几乎昏去似的。

屋内是稍稍静寂了一息。他气喘着说：

“三天前，王狼来坐讨了半天的债回去以后，我也跟着他去，走到了九亩潭边，我很不想要做人了。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猫头鹰在耳朵边不住地啾，我的心被它叫寒起来，我只得回转身，但在路上，遇见了沈家婆，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做什么。我就告诉她，请她代我借一笔款，或向什么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饰去暂时当一当，免得王狼的狼一般的

绿眼睛天天在家里闪烁。可是沈家婆向我笑道：

“‘你还将妻养在家里做什么呢，你自己黄也黄到这个地步了？’

“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没有答，她又说：

“‘儿子呢，你只有一个了，舍不得。但妻——’

“我当时想：‘莫非叫我卖去妻了么？’

“而她继续道：

“‘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

“这样，她就直说出：‘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又因他的大妻不允许，只准他典一个，典三年或五年，叫我物色相当的女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的大妻肯低眉下首。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说的，假如条件合，肯出八十元或一百元的身价。我代她寻了好几天，总没有相当的女人。’她说：现在碰到我，想起了你来，样样都对。当时问我的意见怎样，我一边掉了几滴泪，一边却被她催的答应她了。”

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声音很低弱，停止了。他的妻简直痴似的，话一句没有。又静寂了一息，他继续说：

“昨天，沈家婆到过秀才的家里，她说秀才很高兴，秀才娘子也喜欢，钱是一百元，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沈家婆并将日子也拣定了——本月十八，五天后。今天，她写典契去了。”

这时，他的妻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吞吐着问：

“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

“昨天在你的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的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决定了么?”妇人战着牙齿问。

“只待典契写好。”

“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的爸呀!”

春宝是她怀里的孩子的名字。

“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你也想到过春宝么?春宝还只有五岁,没有娘,他怎么好呢?”

“我领他便了。本来是断了奶的孩子。”

他似乎渐渐发怒了。也就走出门外去了。她,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这时,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的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的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的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飞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直用了她一生的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

世的新生命，用他的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溅声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声以外，女孩一声也不喊——她疑问地想，为什么也不重重地哭一声呢？竟这样不响地愿意冤枉死去么？啊！——她转念，那是因为她自己当时昏过去的缘故，她当时剝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

想到这里，似乎泪竟干涸了。“唉！苦命呀！”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这时春宝拔去了奶头，向他的母亲的脸上看，一边叫：

“妈妈！妈妈！”

在她将离别的前一晚，她拣了房子的最黑暗处坐着。一盏油灯点在灶前，萤火那么的光亮。她，手里抱着春宝，将她的头贴在他的头发上。她的思想似乎浮漂在极远，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远在那里。于是慢慢地跑回来，跑到眼前，跑到她的孩子的身上。她向她的孩子低声叫：

“春宝，宝宝！”

“妈妈，”孩子含着奶头答。

“妈妈明天要去了……”

“唔，”孩子似不十分懂得，本能地将头钻进他母亲的胸膛。

“妈妈不回来了，三年内不能回来了！”

她擦一擦眼睛，孩子放松口子问：

“妈妈那里去呢？庙里么？”

“不是，三十里路外，一家姓李的。”

“我也去。”

“宝宝去不得的。”

“呃！”孩子反抗地，又吸着并不多的奶。

“你跟爸爸在家里，爸爸会照料宝宝的：同宝宝睡，也带宝宝玩，你听爸爸的话好了。过三年……”

她没有说完，孩子要哭似地说：

“爸爸要打我的！”

“爸爸不再打你了，”同时用她的左手抚摸着孩子的右额，在这上，有他父亲在杀死他刚生下的妹妹后第三天，用锄柄敲他，肿起而又平复了的伤痕。

她似要还想对孩子说话，她的丈夫踏进门了。他走到她的面前，一只手放在袋里，掏取着什么，一边说：

“钱已经拿来七十元了。还有三十元要等你到了后十天付。”

停了一息说：“也答应轿子来接。”

又停了一息：“也答应轿夫一早吃好早饭来。”

这样，他离开了她，又向门外走出去了。

这一晚，她和她的丈夫都没有吃晚饭。

第二天，春雨竟滴滴淅淅地落着。

轿是一早就到了。可是这妇人，她却一夜不曾睡。她先将春宝的几件破衣服都修补好；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连孩子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移交给他的父亲——实在，他已经在床上睡去了。以后，她坐在他的旁边，想对他说几句话，可是长夜是迟延着过去，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而且，她大着胆向他叫了几声，发了几个听不清楚的音，声

音在他的耳外，她也就睡下不说了。

等她朦朦胧胧地刚离开思索将要睡去，春宝又醒了。他就推叫他的母亲，要起来。以后当她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向他说：

“宝宝好好地在家，不要哭，免得你爸爸打你。以后妈妈常买糖果来，买给宝宝吃，宝宝不要哭。”

而小孩子竟不知道悲哀是什么一回事，张大口子“唉，唉，”地唱起来了。她在他的唇边吻了一吻，又说：

“不要唱，你爸爸被你唱醒了。”

轿夫坐在门首的板凳上，抽着旱烟，说着他们自己要听的话。一息，邻村的沈家婆也赶到了。一个老妇人，熟悉世故的媒婆，一进门，就拍拍她身上的雨点，向他们说：

“下雨了，下雨了，这是你们家里此后会有滋长的预兆。”

老妇人忙碌似地在屋内旋了几个圈，对孩子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讨酬报。因为这件契约之能订的如此顺利而合算，实在是她的力量。

“说实在话，春宝的爸呀，再加五十元，那老头子可以买一房妾了。”她说。

于是又转向催促她——妇人却抱着春宝，这时坐着不动。老妇人声音很高地：

“轿夫要赶到他们家里吃中饭的，你快些预备走呀！”

可是妇人向她瞧了一瞧，似乎说：

“我实在不愿离开呢！让我饿死在这里罢！”

声音是在她的喉下，可是媒婆懂得了，走近到她前面，迷迷地向她笑说：

“你真是一个不懂事的丫头，黄胖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呢？那边真是一份有吃有剩的人家，两百多亩田，经济很宽裕，房子是自己的，也雇着长工养着牛。大娘的性子是极好的，对人非常客气，每次看见人总给人一些吃的东西。那老头子——实在并不老，脸是很白白的，也没有留胡子，因为读了书，背有些倮倮的，斯文的模样。可是也不必多说，你一走下轿就看见的，我是一个从不说谎的媒婆。”

妇人拭一拭泪，极轻地：

“春宝……我怎么能抛开他呢！”

“不用想到春宝了，”老妇人一手放在她的肩上，脸凑近她和春宝。“有五岁了，古人说：‘三周四岁离娘身，’可以离开你了。只要你的肚子争气些，到那边，也养下一二个来，万事都好了。”

轿夫也在门首催起身了，他们噜苏着说：

“又不是新娘子，啼啼哭哭的。”

这样，老妇人将春宝从她的怀里拉去，一边说：

“春宝让我带去罢。”

小小的孩子也哭了，手脚乱舞的，可是老妇人终于给他拉到小门外去。当妇人走近轿门的时候，向他们说：

“带进屋里来罢，外边有雨呢。”

她的丈夫用手支着头坐着，一动没有动，而且也没有话。

两村的相隔有三十里路，可是轿夫的第二次将轿子放下肩，就到了。春天的细雨，从轿子的布篷里飘进，吹湿了她的衣衫。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

的老妇人来迎她，她想：这当然是大娘了。可是只向她满面羞涩地看一看，并没有叫。她很亲昵似地将她牵上阶沿，一个长长的瘦瘦的而面孔圆细的男子就从房里走出来。他向新来的少妇，仔细地瞧了瞧，堆出满脸的笑容来，向她问：

“这么早就到了么？可是打湿你的衣裳了。”

而那位老妇人，却简直没有顾到他的说话，也向她问：

“还有什么在轿里么？”

“没有什么了，”少妇答。

几位邻舍的妇人站在大门外，探头张望的；可是她们走进屋里面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为什么，她的心老是挂念着她的旧的家，掉不下她的春宝。这是真实而明显的，她应庆祝这开始的三年的生活——这个家庭，和她所典给他的丈夫，都比曾经过去的要好，秀才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讲话是那么地低声，连大娘，实在也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妇人，她的态度之殷勤，和滔滔的一席话：说她和她丈夫的过去的生活之经过，从美满而漂亮的结婚生活起，一直到现在，中间的三十年。她曾做过一次的产，十五六年以前了，养下一个男孩子，据她说，是一个极美丽又极聪明的婴儿，可是不到十个月，竟患了天花死去了。这样，以后就没有再养过第二个。在她的意思中，似乎——似乎——早就叫她的丈夫娶一房妾。可是他，不知是爱她呢，还是没有相当的人——这一层她并没有说清楚；于是，就一直到现在。这样，竟说得这个具着朴素的心地的她，一时酸，一会苦，一时甜上心头，一时又咸的压下去了。最后，这个老妇人并将她的希望也向她

说出来了。她的脸是娇红的，可是老妇人说：

“你是养过三四个孩子的女人了，当然，你是知道什么的，你一定知道的还比我多。”

这样，她说着走开了。

当晚，秀才也将家里的种种情形告诉她，实际，不过是向她夸耀或求媚罢了。她坐在一张橱子的旁边，这样的红的木橱，是她旧的家所没有的，她眼睛白晃晃地瞧着它。秀才也就坐到橱子的面前来，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呢？”

她没有答，也并不笑，站起来，走到床的前面，秀才也跟到床的旁边，更笑地问她：

“怕羞么？哈，你想你的丈夫么？哈，哈，现在我是你的丈夫了。”声音是轻轻的，又用手去牵着她的袖子。“不要愁罢！你也想你的孩子的，是不是？不过——”

他没有说完，却又哈的笑了一声，他自己脱去他外面的长衫了。

她可以听见房外的大娘的声音在高声地骂着什么人，她一时听不出在骂谁，骂烧饭的女仆，又好像骂她自己，可是因为她的怨恨，仿佛又是为她而发的。秀才在床上叫道：

“睡罢，她常是这么噜噜苏苏的。她以前很爱那个长工，因为长工要和烧饭的黄妈多说话，她却常要骂黄妈的。”

日子是一天天地过去了。旧的家，渐渐地她的脑子里疏远了，而眼前，却一步步地亲近她使她熟悉。虽则，春宝的哭声有时竟在她的耳朵边响，梦中，她也几次地遇到过他

了。可是梦是一个比一个缥缈，眼前的事务是一天比一天繁多。她知道这个老妇人是猜忌多心的，外表虽则对她还算大方，可是她的嫉妒的心是和侦探一样，监视着秀才对她的一举一动。有时，秀才从外面回来，先遇见了她而同她说话，老妇人就疑心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买给她了，非在当晚，将秀才叫到她自己的房内去，狠狠地训斥一番不可。“你给狐狸迷着了么？”“你应该称一称你自己的老骨头是多少重！”像这样的话，她耳闻到不止一次了。这样以后，她望见秀才从外面回来而旁边没有她坐着的时候，就非得急忙避开不可。即使她在旁边，有时也该让开一些，但这种动作，她要做的非常自然，而且不能让旁人看出，否则，她又要向她发怒，说是她有意要在旁人的前面暴露她大娘的丑恶。而且以后，竟将家里的许多杂务都堆积在她的身上，同一个女仆那么样。她还算是聪明的，有时老妇人的换下来的衣服放着，她也给她拿去洗了，虽然她说：

“我的衣服怎么要你洗呢？就是你自己的衣服，也可叫黄妈洗的。”可是接着说：

“妹妹呀，你最好到猪栏里去看一看，那两只猪为什么这样喁喁叫的，或者因为没有吃饱罢，黄妈总是不肯给它们吃饱的。”

八个月了，那年冬天，她的胃却起了变化：老是不想吃饭，想吃新鲜的面，番薯等。但番薯或面吃了两餐，又不想吃，又想吃馄饨，多吃又要呕。而且还想吃南瓜和梅子——这是六月里的东西，真稀奇，向那里去找呢？秀才是知道在这个变化中所带来的预告了。他镇日地笑微微，能找到的东

西，总忙着给她找来。他亲身给她到街上去买橘子，又托便人买了金柑来。他在廊沿下走来走去，口里念念有词的，不知说什么。他看她和黄妈磨过年的粉，但还没有磨了三升，就向她叫：“歇一歇罢，长工也好磨的，年糕是人人要吃的。”

有时在夜里，人家谈着话，他却独自拿了一盏灯，在灯下，读起《诗经》来了：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这时长工向他问：

“先生，你又不去考举人，还读它做什么呢？”

他却摸一摸没有胡子的口边，愉悦地说道：

“是呀，你也知道人生的快乐么？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你也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么？这是人生的最快乐的两件事呀！可是我对于这两件事都过去了，我却还有比这两件更快乐的事呢！”

这样，除了他的两个妻以外，其余的人们都大笑了。

这些事，在老妇人眼睛里是看得非常气恼了。她起初闻到她的受孕也欢喜，以后看见秀才的这样奉承她，她却怨恨她自己肚子的不会还债了。有一次，次年三月了，这妇人因为身体感觉不舒服，头有些痛，睡了三天。秀才呢，也愿她歇息歇息，更不时地问她要什么，而老妇人却着实地发怒了。

她说她装娇，噜噜苏苏地也说了三天。她先是恶意地讥嘲她：说是一到秀才的家里就高贵起来了，什么腰酸呀，头痛呀，姨太太的架子也都摆出来了；以前在她自己的家里，她不相信她有这样的娇养，恐怕竟和街头的母狗一样，肚子里有着一肚皮的小狗，临产了，还要到处地奔求着食物。现在呢，因为“老东西”——这是秀才的妻叫秀才的名字——趋奉了她，就装着娇滴滴的样子了。

“儿子，”她有一次在厨房里对黄妈说，“谁没有养过呀？我也曾怀过十个月的孕，不相信有这么的难受。而且，此刻的儿子，还在‘阎罗王的簿里’，谁保的定生出来不是一只癞虾蟆呢？也等到真的‘鸟儿’从洞里钻出来看见了，才可在我的面前显威风，摆架子，此刻，不过是一块血的猫头鹰，就那么的装腔，也显得太早一点！”

当晚这妇人没有吃晚饭，这时她已经睡了，听了这一番婉转的冷嘲与热骂，她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了。秀才也带衣服坐在床上，听到浑身透着冷汗，发起抖来。他很想扣好衣服，重新走起来，去打她一顿，抓住她的头发狠狠地打她一顿，泄泄他一肚皮的气。但不知怎样，似乎没有力量，连指也颤动，臂也酸软了，一边轻轻地叹息着说：

“唉，一向实在太对她好了。结婚了三十年，没有打过她一掌，简直连指甲都没有弹到她的皮肤上过，所以今日，竟和娘娘一般地难惹了。”

同时，他爬过到床的那端，她的身边，向她耳语说：

“不要哭罢，不要哭罢，随她吠去好了！她是阉过的母鸡，看见别人的孵卵是难受的。假如你这一次真能养出一个男孩

子来，我当送你两样宝贝——我有一只青玉的戒指，一只白玉的……”

他没有说完，可是他忍不住听下门外的他的大妻的喋喋的讥笑的声音，他急忙地脱去衣服，将头钻进被窝里去，凑向她的胸膛，一边说：

“我有白玉的……”

肚子一天天地膨胀的如斗那么大，老妇人终究也将产婆雇定了，而且在别人的面前，竟拿起花布来做婴儿用的衣服。

酷热的暑天到了尽头，旧历的六月，他们在希望的眼中过去了。秋开始，凉风也拂拂地在乡镇上欢送。于是有一天，这全家的人们都到了希望的最高潮，屋里的空气完全地骚动起来。秀才的心更是异常地紧张，他在天井上不断地徘徊，手里捧着一本历书，好似要读它背诵那么地念去——“戊辰”，“甲戌”，“壬寅之年”，老是反复地轻轻地说着。有时他的焦急的眼光向一间关了窗的房子望去——在这间房子内是有产母的低声呻吟的声音；有时他向天上望一望被云笼罩着的太阳，于是又走向房门口，向站在房门内的黄妈问：

“此刻如何？”

黄妈不住地点着头不做声响，一息，答：

“快下来了，快下来了。”

于是他又捧了那本历书，在廊下徘徊起来。

这样的情形，一直继续到黄昏的青烟在地面起来，灯火一盏盏的如春天的野花般在屋内开起，婴儿才落地了，是一个男的。婴儿的声音是很重地在屋内叫，秀才却坐在屋角里，几乎快乐到流出眼泪来了。全家的人都没有心思吃晚饭，在

平淡的晚餐席上，秀才的大妻向用人们说道：

“暂时瞒一瞒罢，给小猫头避避晦气；假如别人问起，也答养一个女的好了。”

他们都微笑地点点头。

一个月以后，婴儿的白嫩的小脸孔，已在秋天的阳光里照耀了。这个少妇给他哺着奶，邻舍的妇人围着他们瞧，有的称赞婴儿的鼻子好，有的称赞婴儿的口子好，有的称赞婴儿的两耳好；更有的称赞婴儿的母亲，也比以前好，白而且壮了。老妇人却正和老祖母那么地吩咐着，保护着，这时开始说：

“够了，不要弄他哭了。”

关于孩子的名字，秀才是煞费苦心地想着，但总想不出一个相当的字来。据老妇人的意见，还是从“长命富贵”或“福禄寿喜”里拣一个字，最好还是“寿”字或与“寿”同意义的字，如“其颐”，“彭祖”等。但秀才不同意，以为太通俗，人云亦云的名字。于是翻开了《易经》，《书经》，向这里面找，但找了半月，一月，还没有恰贴的字。在他的意思：以为在这个名字内，一边要祝福孩子，一边要包含他的老而得子的蕴义，所以竟不容易找。这一天，他一边抱着三个月的婴儿，一边又向书里找名字，戴着一副眼镜，将书递到灯的旁边去。婴儿的母亲呆呆地坐在房内的一边，不知思想着什么，却忽然开口说道：

“我想，还是叫他‘秋宝’罢。”屋内的人们的几对眼睛都转向她，注意地静听着：“他不是生在秋天吗？秋天的宝贝

——还是叫他‘秋宝’罢。”

秀才立刻接着说道：

“是呀，我真极费心思了。我年过半百，实在到了人生的秋期；孩子也正养在秋天；‘秋’是万物成熟的季节，秋宝，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呀！而且《书经》里没有么？‘乃亦有秋，’我真乃亦有‘秋’了！”

接着，又称赞了一通婴儿的母亲：说是呆读书实在无用，聪明是天生的。这些话，说的这妇人连坐着都觉着侷促不安，垂下头，苦笑地又含泪地想：

“我不过因春宝想到罢了。”

秋宝是天天成长的非常可爱地离不开他的母亲了。他有出奇的大的眼睛，对陌生人是不倦地注视地瞧着，但对他的母亲，却远远地一眼就知道了。他整天地抓住了他的母亲，虽则秀才是比她还爱他，但不喜欢父亲；秀才的大妻呢，表面也爱他，似爱她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但在婴儿的大眼睛里，却看她似陌生人，也用奇怪的不倦的视法。可是他的执住他的母亲愈紧，而他的母亲的离开这家的日子也愈近了。春天的口子咬住了冬天的尾巴；而夏天的脚又常是紧随着在春天的身后的；这样，谁都将孩子的母亲的三年快到的问题横放在心头上。

秀才呢，因为爱子的关系，首先向他的大妻提出来了：他愿意再拿出一百元钱，将她永远买下来。可是他的大妻的回答是：

“你要买她，那先给我药死罢！”

秀才听到这句话，气的只向鼻孔放出气，许久没有说；以后，他反而做着笑脸地：

“你想想孩子没有娘……”

老妇人也尖利地冷笑地说：

“我不好算是他的娘么？”

在孩子的母亲的心呢，却正矛盾着这两种的冲突了：一边，她的脑里老是有“三年”这两个字，三年是容易过去的，于是她的生活便变做在秀才的家里的用人似的了。而且想像中的春宝，也同眼前的秋宝一样活泼可爱，她既舍不得秋宝，怎么就能舍得掉春宝呢？可是另一边，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的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求她的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的眼前。

有时，她倦坐在房外的沿廊下，初夏的阳光，异常地能令人昏朦地起幻想，秋宝睡在她的怀里，含着她的乳，可是她觉得仿佛春宝同时也站在她的旁边，她伸出手去也想将春宝抱近来，她还要对他们兄弟两人说几句话，可是身边是空空的。

在身边的较远的门口，却站着这位脸孔慈善而眼睛凶毒的老妇人，目光注视着她。这样，她也恍恍惚惚地敏悟：“还是早些脱离罢，她简直探子一样地监视着我了。”可是忽然怀内的孩子一叫，她却又什么也没有的只腆着眼前的事实来支配她了。

以后，秀才又将计划修改了一些：他想叫沈家婆来，叫

她向秋宝的母亲的前夫去说，他愿否再拿进三十元——最多是五十元，将妻续典三年给秀才。秀才对他的大妻说：

“要是秋宝到五岁，是可以离开娘了。”

他的大妻正是手里捻着念佛珠，一边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答：

“她家里也还有前儿在，你也应放她和她的结发夫妇团聚一下罢。”

秀才低着头，断断续续地仍然这样说：

“你想想秋宝两岁就没有娘……”

可是老妇人放下念佛珠说：

“我会养的，我会管理他的，你怕我谋害了他么？”

秀才一听到末一句话，就拔步走开了。老妇人仍在后面说：

“这个儿子是帮我生的，秋宝是我的；绝种虽然是绝了你家的种，可是我却仍然吃着你家的餐饭。你真被迷了，老昏了，一点也不会想了。你还有几年好活，却要拚命拉她在身边？双连牌位，我是不愿意坐的！”

老妇人似乎还有许多刻毒的锐利的话，可是秀才走远开听不见了。

在夏天，婴儿的头上生了一个疮，有时身体稍稍发些热，于是这位老妇人就到处地问菩萨，求佛药，给婴儿敷在疮上，或灌下肚里，婴儿的母亲觉得并不十分要紧，反而使这样小小的生命哭成一身的汗珠，她不愿意，或将吃了几口的药暗地里拿去倒掉了。于是这位老妇人就高声叹息，向秀才说：

“你看，她竟一点也不介意他的病，还说孩子是并不怎样

瘦下去。爱在心里的是深的；专疼表面是假的。”

这样，妇人只有暗自挥泪，秀才也不说什么话了。

秋宝一周纪念的时候，这家热闹地排了一天的酒筵，客人也到了三四十，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面，有的送银制的狮狮，给婴儿挂在胸前的，有的送镀金的寿星老头儿，给孩子钉在帽上的，许多礼物，都在客人的袖子里带来了。他们祝福着婴儿的飞黄腾达，赞颂着婴儿的长寿永生；主人的脸孔，竟是荣光照耀着，有如落日的云霞反映着在他的颊上似的。

可是在这天，正当他们筵席将举行的黄昏时，来了一个客，从朦胧的暮光中向他们的天井走进，人们都注意他：一个憔悴异常的乡人，衣服补衲的，头发很长，在他的腋下，挟着一个纸包。主人骇异地迎上前去，问他是那里人，他口吃似地答了，主人一时糊涂的，但立刻明白了，就是那个皮贩。主人更轻轻地说：

“你为什么也送东西来呢？你真不必的呀！”

来客胆怯地向四周看看，一边答说：

“要，要的……我来祝祝这个宝贝长寿千……”

他似没有说完，一边将腋下的纸包打开来了，手指颤动地打开了两三重的纸，于是拿出四只铜制镀银的字，一方寸那么大，是“寿比南山”四字。

秀才的大娘走来了，向他仔细一看，似乎不大高兴。秀才却将他招待到席上，客人们互相私语着。

两点钟的酒与肉，将人们弄得胡乱与狂热了：他们高声猜着拳，用大碗盛着酒互相比赛，闹得似乎房子都被震动了。只有那个皮贩，他虽然也喝了两杯酒，可是仍然坐着不动，客

人们也不招呼他。等到兴尽了，于是各人草草地吃了一碗饭，互祝着好话，从两两三三的灯笼光影中，走散了。

而皮贩，却吃到最后，用人来收拾羹碗了，他才离开了桌，走到廊下的黑暗处。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被典的妻。

“你也来做什么呢？”妇人问，语气是非常凄惨的。

“我那里又愿意来，因为没有法子。”

“那末你为什么来的这样晚？”

“我那里来买礼物的钱呀？！奔跑了一上午，哀求了一上午，又到城里买礼物，走得乏了，饿了，也迟了。”

妇人接着问：

“春宝呢？”

男子沉吟了一息答：

“所以，我是为春宝来的。……”

“为春宝来的？”妇人惊异地回音似地问。

男人慢慢地说：

“从夏天来，春宝是瘦的异样了。到秋天，竟病起来了。我又那里有钱给他请医生吃药，所以现在，病是更厉害了！再不想法救救他，眼见得要死了！”

静寂了一刻，继续说：“现在，我是向你来借钱的……”

这时妇人的胸膛内，简直似有四五只猫在抓她，咬她，咀嚼着她的肝脏一样。她恨不得哭出来，但在人们个个向秋宝祝颂的日子，她又怎么好跟在人们的声音后面叫哭呢？她吞下她的眼泪，向她的丈夫说：

“我又那里有钱呢？我在这里，每月只给我两角钱的零用，我自己又那里要有什么，悉数补在孩子的身上了。现在，怎

么好呢？”

他们一时没有话，以后，妇人又问：

“此刻有什么人照顾着春宝呢？”

“托了一个邻舍。今晚，我仍旧想回家，我就要走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揩着泪。女的同时哽咽着说：

“你等一下罢，我向他去借借看。”

她就走开了。

三天以后的一天晚上，秀才忽然问这妇人道：

“我给你的那只青玉戒指呢？”

“在那天夜里，给了他了。给了他拿去当了。”

“没有借你五块钱么？”秀才愤怒地。

妇人低着头停了一息答：

“五块钱怎么够呢！”

秀才接着叹息说：

“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

女人简直连泪也没有地呆着了。

几天后，他还向她那么地说：

“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谁知你一下就拿去当了！幸得她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有三个月好闹了！”

妇人是一天天地黄瘦了。没有精采的光芒在她的眼睛里起来，而讥笑与冷骂的声音又充塞在她的耳内了。她是时常记念着她的春宝的病的，探听着有没有从她的本乡来的朋友，

也探听着有没有向她的本乡去的便客，她很得到一个关于“春宝的身体已复原”的消息，可是消息总没有；她也想借两元钱或买些糖果去，方便的客人又没有，她不时地抱着秋宝在门首过去一些的大路边，眼睛望着来和去的路。这种情形却很使秀才的大妻不舒服了，她时常对秀才说：

“她那里愿意在这里呢，她是极想早些飞回去的。”

有几夜，她抱着秋宝在睡梦中突然喊起来，秋宝也被吓醒，哭起来了。秀才就追逼地问：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可是女人拍着秋宝，口子哼哼的没有答。秀才继续说：

“梦着你的前儿死了么，那么地喊？连我都被你叫醒了。”

女人急忙地一边答：

“不，不，……好像我的前面有一坟坟呢！”

秀才没有再讲话，而悲哀的幻像更在女人的前面展现开来，她要走向这坟去。

冬末了，催离别的小鸟，已经到她的窗前不住地叫了。先是孩子断了奶，又叫道士们来给孩子度了一个关，于是孩子和他亲生的母亲的别离——永远的别离的运命就被决定了。

这一天，黄妈先悄悄地向秀才的大妻说：

“叫一顶轿子送她去么？”

秀才的大妻还是手里捻着念佛珠说：

“走走好罢，到那边轿钱是那边付的，她又那里有钱呢，听说她的亲夫连饭也没得吃，她不必摆阔了。路也不算远，我也是曾经走过三四十里路的人，她的脚比我大，半天可以到了。”

这天早晨当她给秋宝穿衣服的时候，她的泪如溪水那么地流下，孩子向她叫：“旛旛，旛旛，”——因为老妇人要他叫她自己是“妈妈”，只准叫她是“旛旛”——她向他咽咽地答应。她很想对他说几句话，意思是：

“别了，我的亲爱的儿子呀！你的妈妈待你是好的，你将来也好好地待还她罢，永远不要再记念我了！”

可是她无论怎样也说不出。她也知道一周半的孩子是不会了解的。

秀才悄悄地走向她，从她背后的腋下伸进手来，在他的手内是十枚双毫角子，一边轻轻说：

“拿去罢，这两块钱。”

妇人扣好孩子的钮扣，就将角子塞在怀内的衣袋里。

老妇人又进来了，注意着秀才走出去的背后，又向妇人说：

“秋宝给我抱去罢，免得你走时他哭。”

妇人不做声响，可是秋宝总不愿意，用手不住地拍在老妇人的脸上。于是老妇人生气地又说：

“那末你同他去吃早饭去罢，吃了早饭交给我。”

黄妈拚命地劝她多吃饭，一边说：

“半月来你就这样了，你真比来的时候还瘦了。你没有去照照镜子。今天，吃一碗下去罢，你还要走三十里路呢。”

她只不关紧要地说了一句：

“你对我真好！”

但是太阳是升的非常高了，一个很好的天气，秋宝还是不肯离开他的母亲，老妇人便狠狠地将他从她的怀里夺去，秋

宝用小小的脚踢在老妇人的肚子上，用小小的拳头搔住她的头发，高声呼喊地。妇人在后面说：

“让我吃了中饭去罢。”

老妇人却转过头，汹汹地答：

“赶快打起你的包袱去罢，早晚总有一次的！”

孩子的哭声便在她的耳内渐渐远去了。

打包裹的时候，耳内是听着孩子的哭声。黄妈在旁边，一边劝慰着她，一边却看她打进什么去。终于，她挟着一只旧的包裹走了。

她离开他的大门时，听见她的秋宝的哭声；可是慢慢地远远地走了三里路了，还听见她的秋宝的哭声。

暖和的太阳所照耀的路，在她的面前竟和天一样无穷止地长。当她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她很想停止她的那么无力的脚步，向明澈可以照见她自己的身子的水的跳下去了。但在水边坐了一会之后，她还得依前去的方向，移动她自己的影子。

太阳已经过午了，一个村里的一个年老的乡人告诉她，路还有十五里；于是她向那个老人说：

“伯伯，请你代我就近叫一顶轿子罢，我是走不回去了！”

“你是有病的么？”老人问。

“是的，”

她那时坐在村口的凉亭里面。

“你从哪里来？”

妇人静默了一时答：

“我是向那里去的；早晨我以为自己会走的。”

老人怜悯地也没有多说话，就给她找了两位轿夫，一顶没篷的轿。因为那是下秧的时节。

下午三四时的样子，一条狭窄而污秽的乡村小街上，抬过了一顶没篷的轿子，轿里躺着一个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那么的中年妇人，两眼朦胧地颓唐地闭着。嘴里的呼吸只有微弱地吐出。街上的人们个个睁着惊异的目光，怜悯地凝视着过去。一群孩子们，争噪地跟在轿后，好像一件奇异的事情落到这沉寂的小村镇里来了。

春宝也是跟在轿后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他还在似赶猪那么地哗着轿走，可是当轿子一转一个弯，却是向他的家里去的路，他却伸直了两手而奇怪了，等到轿子到了他家里的门口，他简直呆似地远远地站在前面，背靠在一株柱子上，面朝着轿，其余的孩子们胆怯地围在轿的两边。妇人走出来了，她昏迷的眼睛还认不清站在前面的，穿着褴褛的衣服，头发蓬乱的，身子和三年前一样的短小，那个八岁的孩子是她的春宝。突然，她哭出来地高叫了：

“春宝呀！”

一群孩子们，个个无意地吃了一惊，而春宝简直吓的躲进屋里他父亲那里去了。

妇人在灰暗的屋内坐了许多许多，她和她的丈夫都没有一句话。夜色降落了，他下垂的头昂起来，向她说：

“烧饭吃罢！”

妇人就不得已地站起来，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气力地对丈夫说：

“米缸内是空空的……”

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

“你真在大人家的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

当天晚上，男子向他的儿子说：

“春宝，跟你的娘去睡！”

而春宝却靠在灶边哭起来了。他的母亲走近他，一边叫：

“春宝，宝宝！”

可是当她的手去抚摸他的时候，他又躲闪开了。男子加上说：

“会生疏得那么快，一顿打呢！”

她眼睁睁地睡在一张龌龊的狭板床上，春宝陌生似地睡在她的身边。在她的已经麻木的脑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动着，她伸出两手想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这时，春宝睡着了，转了一个身，他的母亲紧紧地将他抱住，而孩子却从微弱的鼾声中，脸伏在她的胸膛上，两手抚摩着她的两乳。

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1930年1月20日

吴组缃

一千八百担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

—

时候已经是七月中旬，天气依旧很闷热。天上满布破旧棉絮似的云。雷声一阵响，二十多天没下的雨，像是喘着气没命飞赶来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尘烟。但是已经太迟了：连阡累陌的田禾，有的呈着老绿色，矮矮地拥挤在干裂的土壤上面，像初春的麦苗；有的虽也结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壳子，干瘪得犹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变成焦枯萎黄的槁草，挺直着头和腰，在微风中轻飘飘地摇摆着了。

这天是七月十五。宋氏大宗祠高大庄严的中门洞开着，显

然是有重要的事。

宋氏义庄管事柏堂愁眉皱眼背着手站在门上，对着面前帘子似的急雨呆呆发痴。两边两只大石狮，各张开大口，在对着他幸灾乐祸地打哈哈。

祠堂前门是一片旷荒的废基。那是洪杨乱后的遗迹。日长月远，早被垃圾泥土所盖没，变成一块高低不平的大草场。平时猪羊牲口在上面懒散地咩着草，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块破布条什么的，发狂地奔跑着，打着滚；小孩子在上面放风筝，会节时在上面唱戏谢神，放暑假回家的年轻学生们在上面露天讲演。现在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远远突兀地挡住眼前的，是一座几根没去皮的杉木柱和几条桥板几片竹簟搭成的高棚子。这是半个月前搭起的龙王台。台上神座里摆着只瓦缸，急乱的斜雨打上去，发出沉闷的丁丁声响；远远听去，好像关在缸里的那条“真龙”正在有所诉说。龙王台下面，没遮没盖地蹲着一位癞痢头孩子模样的菩萨，浑身淋着雨，脸上含

这位脾气好的菩萨，叫做“西风癞痢”。据说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派他一件有趣的差使：职司山乡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气玩乱了心，还是其实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个月，让太阳把田里土壤晒开裂，河水干涸到露出滩石；正要飞速地发长的稻棵，都变得垂头丧气，一天天萎黄。大家一看这情形，急得了不得。照例先禁三天屠，表示向这位癞痢头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属忏悔求情。还不下雨，村上人把锣一敲，邀上一百二百人，戴上杨柳圈，赤着脚，排成行列，火把，龙旗，香案，鸣锣放铙，星夜跋涉三四十里乱石荆棘路，到承流峰顶的龙王潭里捉起一条鱼鳅，虾，四脚蛇……总之是条“真龙”，关到瓦缸里，鸣锣喝道走回来。由地方上有体面的大老乡绅接着，供到这里龙王台上。这是瞒住癞痢头孩子，贿赂恐吓他的下属的办法。如果仍然不下雨，那可就不客气了：选几个粗壮汉子，跑到斗南山西风庙里由神座上把癞痢头孩子绑押到这里来，叫猛毒的太阳把他一头癞痢晒得出汗冒油。

着一种似乎觉得“糟糕”的苦笑，样子怪狼狈。龙王台左右，零乱地插着些雨旗。旗上写着的那些什么“风调雨顺”，“沛然作雨”，“油然作云”，“五谷丰登”之类祝词，已经狼藉不堪。久旱的泥地上从垃圾堆里，野草丛里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闷热瘴疔气味，不住地向柏堂的鼻官里吹扑。柏堂伸了个呵欠，露出急躁不耐烦的样子，重新踱回里面去。

“双喜！双喜！”柏堂喊着，空阔的祠堂里四面嗡嗡地起了回应。

住守祠堂的双喜浑着喉咙答应着，由下堂耳门走出来。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厮，头上盘着一条小辫子，眼睛时时沉着，像在打瞌睡。

“柏老爷什么事？”

“你是不是每房都请到了？你把帖子拿给我看。”

“我是——小的是照帖子请的。”

双喜在“掩襟”的短褂里掏出一张大红折帖，双手递给柏堂。那折帖上列着很长一排名字。大般名字下，都已签了“知”或“到”。柏堂皱着眉心看了一会，说：

“多少不到的？”

“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爷不在家，‘知’字是石堂少爷代签的。其余签了字的老爷，少爷，相公，都答允到。”

“唔，唔。”柏堂一面把折帖放入自己衣袋里，一面哼着鼻子说，“你在里面做什么？”

“小的在烧茶。”

“东官厅你打扫完了？”

“东官厅漏雨，恐怕——小的恐怕用不得。”

“漏雨？——早怎么不说？早怎么不修理？你是个老管家呀，你怎么也越活越转去了？嗨！嗨！”柏堂把个亮光光的秃头摇得像卖货郎担的大鼓。

“是瓦眼里溅进的斜雨。——是雨太急了，瓦沟里流送不及。小的——小的——”双喜阴沉着脸毫无表情地说。一边心里却想：五月里落梅雨，已经就漏，告诉你老爷说得修，你老爷却说是今年公堂里没这些闲钱花。修祠堂也算花闲钱呀！太祖爷爷在流眼泪哩！——但是双喜不曾说出口。

“嗨！”柏堂像有那么回事的叹着气，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把正摇着的头停住了，回身改过口气说：“那么你把正厅里安排几张桌子椅子吧。”

“是，是。小的就去摆。”说着话，就向后退着走。

柏堂走到阶沿上，抬头向那个巨大的长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缓和了，天依然没个晴朗的意思。天井里几块太湖石，一边拥着棵高出屋檐数尺的大柏树，一边是三株瘦长的天竹。雨点打在上面，淅淅飒飒地响，衬托得这郎当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柏堂要压住满腹乱麻似的思绪，没法压得住。昨夜预备了整半夜，不时醒过来还要默记几次的那篇也许备而不用之尴尬的开会词腹稿，此时又断断续续涌上来：

“今天这个会，大家不催促，我也早就打算要开的。我柏堂值年管这个义庄，素来手续清楚，大家都晓得。我柏堂是承诸位看得起。——我要对得起祖宗。去年‘夹收旱’，租是照对折交，共总一千八百担。大家头上同是一块天，大家都晓得。稻价那时跌到两块五，两块二，是我柏堂不忍得拿来当泥土卖，存在仓房里，大家查看。培坤小学是只好停办。女

子念书不过是那么作兴。培英小学教员钟点费减到一角五。那是为地方尽义务，大家是一片热心。下学期开不得学。市房空着没人租用。是月斋老叔热心教育，急公好义，借了一千二百元。自卫团解散，今年是第五年。二十七天不下雨，籽草无收。报了荒，县政府不准，呃，不准。那不是我柏堂弄弄什么，大家可以查问的。……要加租，佃户都闹着联合退佃，要去逃荒。呃，那自然是不行的。……我柏堂为义庄，五年来的鞠躬尽瘁，大家都晓得。今天这个会，大家不催我，我也早就要开的。我如今要提出来，请大家商量的是：第一，这一千八百担积谷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千八百担是，呃，另有正用。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垦务局特捐每亩四角，那是要交清的。呃，……月斋老叔今年三溪镇荅坊亏折太甚，培英小学那笔借款是必定要还的。月斋老叔是一片好心，我们是不能辜负他的。呃，第二，要大家商量个办法镇压佃户客民。……退佃是办不到的。呃，那是句笑话！第三，大家……呃，是第三。我们钱粮出不起。呃，大家议个呈请书要县政府执行加租。呃，每亩二十斤是加得的。呃，第四，保甲，壮丁队，清查户口，鄂豫皖剿匪办法，……那是，呃，没钱举办的。第五，培英小学今年是，只好停办一年，来年再设法的。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书，真有天资的——呃，太少，太少。村上的子弟，呃，在家里也好自修的。呃，念书也是没大道理。……我柏堂是鞠躬尽瘁。这一千八百担，是要作正用的。……”

二

“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哟！”

柏堂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大门上进来两个人，一边笑着嚷着，一边在收伞，跺着脚上的泥水，拍着身上的雨珠。那个四十多岁，穿一件旧直纹纺绸长衫的矮胖子，是谦益堂子寿，恒昌祥京广洋货布店老板，商会会长；那个二十多岁，一头油光光的时髦头发，穿一件月白生丝长袍，领子又高又硬直撑住下巴的清瘦长个子，是紫荆园松龄，一位上海什么专门学校毕业生，如今是在家专门当少爷。

“来得好，来得好。”柏堂扮个高兴的样子喊，“大家诸位，请到西官厅坐。”

“这场雨，他娘的腰！这场雨——我说，柏堂哥，”子寿收了伞，把上面的积雨摔着说。

“子寿。”柏堂答。

“这场雨要早下这么十天，嗯，啊，嗯？”

“老弟，这个话就提不得了。”柏堂不胜感慨的样子答。一边招呼着松龄说：“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劳驾？”

松龄嘻嘻地笑着，不作声，把长袍高领子整一整，颈子扭一扭。

“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子寿说，“这个话他要我——”

“里面坐，里面坐。”

三个人同走到西厅里，双喜赶来接了两位手里的雨伞。西厅里一张旧木榻，两连几椅。香烟果盘都已摆好。子寿向榻上一躺，顺手在榻几上取了枝烟，直着顿了两下，凑到眼前

看着说：

“我如今是越穷越懒，看见榻椅就想躺。——柏堂哥，你这买的是什么烟？”

“是双喜买的。说是什么司太飞。倒公道，十三个。”

“所以你这个容易老：样样事要望钱财经济上打算。我抽惯了大英牌，这些新牌子——”

“我晓得你的心事，要是在这个榻上设一盏烟灯，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

“不是那个话，不是那个话。这是什么地方？那就不成体统了。——我们还是谈正经的。松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你府上连找了几次；你老哥财忙，都不在家——”

“我是半个月没落家，在庄上住了七天，城里三天。这个会延迟到今天开，也就是这个原故。天生一副贱骨头，有什么说的？——松龄那个话，我也——”

“你听我说，听我说。他是为了几笔存款取不动，如今已经选好了八月里的日子动土，就缺这笔钱用。柏堂哥，你说祖先的黄金，难道好长久抛露在土面？所以这事做子孙的无论如何不肖，也是要做的。义庄这几年紧迫；我晓得。——”

“岂但紧迫？去年培英学堂开不得学，不是向月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不是长年二分起息？”

“那不错。听我说，听我说。松龄那座竹山，——我们是谈家里话，句句如实说——如今是鞭长莫及。松龄自己又不

黄金：这里指骸骨。

会经管，一个住山棚的佃户又是个脓包货。每年出的笋子，竹，都给当地的王八蛋偷个完。反正晓得主子是个软弱书生。在县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钱，请当地乡绅的酒席已经不知请了多少次，立的“禁牌”都是聋子的耳朵，吓苍蝇也吓不动。这座山，和太祖的坟山是一支龙。这你老哥是晓得的。如今他急等钱用，打算硬起心肠，只要个两双手的数目。除竹木不计外，山上有五十多亩田；单单这五十多亩田，就不止二千元！这个好处，他不忍得造化别人，他是死心一个点要卖给义庄。叶落归根，凭这一点心，就是个好子孙。柏堂哥，你无论如何也得成全成全。义庄里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担，不曾卖，我晓得。你说义庄紧迫，那不错，那不错。如今就在这稻子里出价。——柏堂哥，你说这事可行得？松龄是为了安葬祖先的黄金。这是正事。你成全了他，你有阴德。”

“你这个话，我也略知一二。可是这个义庄，不是我宋柏堂的；要是我柏堂的，那，那不谈竹山的话，就是白手借这么二千块，我也放心。”

“不打那个官话，不打那个官话。柏堂哥，松龄要你老叔说的话是一滴水一个泡，你究竟是肯不肯成全？就是这一句话。”

“子寿，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的。你不能拿这斩钉截铁的话来填我的胸口，那你叫我做不得人。我不妨把我荷包里的邋遢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义庄这一千八百担，是我忍不得拿来当土块卖，才勉强留下的——那也只怪我半夜给鬼摸了头，心想驮一年息，看今年价钱可好点。谁知反而望下跌，又遇到这个大旱年；今年是籽草不收。这不是我柏堂糊

涂，大家家里都是有田的。如今这点蛮留下的稻，总共不过一千八百担。按市价一块八角算，不到三千五百元。只还月斋老先生那笔借款连本搭利就是一千五。老弟，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开支望那里出？报了荒，县里不准，钱粮附加每亩六角六，望那里出？垦务局的田亩捐望那里出？壮丁队的开办费望那里出？培英小学就死心关门了？——这些都不谈。老弟，我问你一句话：你晓得和你老弟同样情形，要通融这笔稻的人还有几位？”

子寿赤红了脸，由榻位上跳着站起来，嚷着说：

“不是那个话，不是那个话！你老哥说话怎么拖泥带水的！是松龄要安葬他两代黄金，拿竹山来卖给义庄；是他托我来说这个话。你怎么说我子寿要通融义庄这笔稻！——柏堂哥，你这不是个笑话！你这不是含血喷人！”

“你坐下来，坐下来。不要走气门。就是我说错了一字半句，也反正是一家人。——那这话就格外好说了。——松龄……”

松龄坐在左边太师椅里，直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望在对面柱子的半边楹联上：柱子裂开了无数的缝，把楹联上一个个端方的字体扭扯得很狼狈。一只壁蟾从这个字爬到那个字，爬到裂缝里又重复爬出来。他把每个字在膝盖上照样描画着：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画了一次，又画第二次。柏堂和子寿的谈话，虽近在耳朵边，但仅仅跳进断断续续的一句半句来。盘绕在他脑里的，是昨天晚上在则古轩瑞卿嫂家打牌的情形：燕姑娘打五索，他有意做个丑脸说“对”，燕姑娘就红着脸格格地笑；他把脚踹

住她的那双尖瘦美丽的小脚，她就红着脸向他丢个半嗔半笑的眼；他把胆子一大，用右脚把她的脚挑着搁到自己的左腿上，握着，捏着，手由裤管里伸进去。……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都是奇迹！他想不到燕姑娘那么尊贵美丽的人，是这么容易上手！

“十个女人九个肯，只怕男人嘴不稳！……”他心里痒痒地想着，一边仔细再把每个举动回味着，一边手在膝盖上无心画着字。子寿跳着嚷起来了，柏堂喊自己了。

“呃，柏堂叔，柏堂叔。”松龄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把眼睛眨了两眨，牵住领子扭着颈项答。

“侄郎官，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对你说不三不四的话。你毕业后回家刚两年，只经过我的手的，就已经卖去五十多亩田；三河镇市房不算，在恒裕烟店抽的残股不算。你怎样两代黄金还是抛露在土面？侄郎官，先人创业不容易。你年纪轻，上头还有个老嫂；下面，刚动头就已经有两个孩子。你是受上等教育的。你要顾点后路。……世界是一天一天坏，钱是在水里的。”

“我今年——我我我……”松龄苍白的脸上飞起几朵红云，把身子扭了两扭，由太师椅上站起来。

三

外面格笃格笃地一阵皮鞋响，又夹着几双钉鞋和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闹得正堂里嗡嗡然。

“我说怎么找不到人，原来你们在这里！”

说话的是博学堂大房步青：五十多岁，胡子已经花白了，

是怡昌豆腐店老板，肩背有点驼，辫子是民国十七年割的，而今留着个“鸭屁股”在头上；接着进来的是审问堂二房庆甲，六十多岁，可是光滑滑的一个扁皱的下巴，找不到半点胡子根，这位老先生，人家背后都喊他“肚脐子”，意思自然是说他除了烘火，晒太阳，拿把扇子走走河岸，带小孩子玩玩，上街买买东西外，再不曾做过其他什么事；第三个是明辨堂四房子渔，或紫瑜，或子愚，总之是个满口野话，爱哈哈大笑，会做呈子状子，会打官司的人，四十多岁，一张元宝形的胖脸上，留着几根仁丹须；第四个是慎思堂三房叔鸿，一位北京什么大学毕业生，二十七八岁，左眼下一大块乌青色的疤痕，痕上有几根毛，如今是在省城中学当教员；第五个是笃行堂五房景元，一脸干巴肉，三十多岁，有个口吃的毛病，是个忠厚的生意人，自被店里辞歇后，在家已闲住三年，脸上那几条新伤痕，说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给抓的。——这是铭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

柏堂丢开松龄和商会会长子寿，连忙站起来，迎着说：

“劳步劳步。湿了你们的脚，湿了你们的脚。”

说着就高声喊双喜倒茶敬烟：一边抬头看一看天：雨已小得多，几块乌云飞跑过天井。

“柏堂，你这个话错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伞靠到墙边，举起手里那根毛竹旱烟袋看了看，慢慢地在钉鞋上敲着烟蒂说：“我是为了落雨才出来：这个‘秋燥’，还了得！”

子渔，当讼师的那一个，手里拿着两根新制的蟋蟀草，笑开脸，指着柏堂说：

“我说，柏堂哥，这个天是有意调皮，是有意；也像人，是个绝种！”

“不是那么说的，子渔。”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堂先前坐的那位子坐下来，接了双喜敬的茶和双喜说：“你拿‘净丝’来，我不要这个洋烟。——子渔，不是那么说。那个年成的事，是只当瞎子死了儿子，横直没眼睛望了，可是这个‘秋燥’，人要紧，人要紧。这场雨，到底还是雪中送炭。天有眼，天有眼。”

“天有眼！天就有眼，也是生在后脑上的！”

“慢着。自从南京建都，我们这里的天，到底是有眼的；天心是归顺的。你看《申报》上，陕西一带是个什么样子？陕西要是靠近南京，就不会变成那样子。这是一定的目的。我怎么晓得天心是归顺的？我早上又看见渭生。渭生瘦了黄了，那难怪。十几天来，他连在家烧一管‘净丝’的功夫也没得。这个‘秋燥’，嗨，郎中出生意，药店出生意，棺材店出生意。”

“你老哥干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坏呀？”子渔向大家做个鬼脸，笑开了，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须说。

“你莫打岔。”步青老严正地继续说，“就是我们这个村上，这几天害秋瘟的有多少？一色的病：寒热不分清，烧黄了眼珠。说是‘半更子’，不是，说是伤寒，也不是。你说是什么？就是个秋燥的病！我家春狗子，头天晚上吃了两块香干子，还同他姊姊唱革命歌，好好地。半夜架天架地烧起来。第二天，认不得人了。我接渭生来诊看。渭生说，用不着看，用

“半更子”就是疟疾。

不着看。——一色的病，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那自然不用看。他配了一副碧玉散，叫我只管放心给他吃。可是要想病完全好，那还等菩萨洒下柳瓶里的净水——他这个话就是有宗旨，你说天没眼？今天不落这场雨，人还了得？所以，天心到底是归顺了的。”

“肚脐子”庆甲老瘪着那张没一根胡须的嘴动了两动，眼睛望着天井，独自个点点头，表示对步青老这番高论已经有所领悟。

子渔扮了个滑稽的笑脸，望一望大家。看见大家都不作声；又见步青老在吸着烟，摇着脚，那么副得意的神气，心里有点难容。有意逗着说：

“就依老哥这么说，下场雨，杀杀秋瘟，病人好过点。那这个天，越发是个绝种了！”

“毫无目的，毫无目的。”步青老摆着脑袋说。

“听我说完。步青哥，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是像你的那杆烟管，不那么——不那么容易吸出烟来的。这个却不谈。步青哥，你晓得，人活了，不死，那是天有眼了，可是籽草无收，活着没饭吃；买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买不起的。这样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如今给这场雨救活了，反弄得不死不活的。那是猫儿耍耗子，不过制你多受点灾难。火烧纸马店，迟早是要归天的。你说这个天怎么是归顺了的？怎么不是个绝种？怎么是好爷爷扯的！”

“毫无目的，毫无目的！”

叔鸿，大学毕业生，静静地听着，忍不住噗嗤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子渔也尴尬地笑了，“叔鸿，你是个有学问

的，你说我这话可对？”

“老哥，我得罪你。”叔鸿把头发向后摸一摸，苦笑地说：“你莫拉上我。我是不懂你们这些经纬的。”

商会会长子寿一直躺在榻上抽着烟卷，喷着圈儿玩，想心事。这时忽然坐起来，问叔鸿说：

“叔鸿，你几时上省？你那件债务官司？……”

“学校是早开学了。就是这件官司绊了我的腿。我现在打算两天内就动身。”

“官司了了？”

“了了？光景一辈子也不会了。”

“是件什么官司？”柏堂插嘴问。

“你不晓得？——呃，你是个忙人，你是不晓得。”讼师说。

“就是万源油坊那笔存款，二千二百元。……”

“就是殷楚江的那个万源油坊？那不是笔铁稳的债？殷楚江纵然不在了，他几千亩田总是长翼膊也飞不掉的。”

“我不是说这笔账不稳。是我要钱用呀！这二千二百元还是先大人手里存的。那时先大人和殷老是亲密知己，你老哥总晓得。那时他——”

“我晓得，我晓得。”柏堂说，“那时他在长江南北有几个金字号店。他那个活动的的能力，是谁也佩服的。”

“殷百万，数一数二的乡绅，数一数二的乡绅！”步青老把旱烟管在鼻上擦着油，摇着腿说。

“就是我毕业那年，一分八厘息还是上了的。忽然无缘无故的听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是钱店倒了，债务发作，吞

金子自尽的。那不管他。——我由省城赶回家，想和他令郎接一接头，免得以后我们两方隔代人，将来生瓜葛。那知他奶奶十把眼泪九把涕，要求止息，三年内分期还本。我就吃一惊。但是两方面是世交，难不成看他家出了凶事，我不帮帮忙，反来窘逼他？所以我和我母亲商量，就依他止息，可是款子要在一年内还清。这是前年的事。谁知当年不曾还，去年还是不还。我想，就是完全依你那个话，两年内也该还个大半数了；你如今佯而不睬，一毛不拔，那是个什么意思？——你晓得他是个什么主意？他要拿田抵！”

“毒主意，毒主意！”步青老摇着头说。

“那你不能开眼睛吃老鼠药啊！”柏堂关心地说。

“所以，我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谈不得情义的：我与人以德，他却报我以怨。反正我父亲是不在了，殷老也不在了。他令郎你大家总晓得，看那副形样，就要惹我生气：不是近视眼，要配副平光镜。用紫的绿的纺绸线春做四不像的西装，中山装，学生装穿。一只手要戴上四个宝石戒指。一天到晚靠在烟榻上听留声机。外埠到的娼妓，一个个喊到自己家来胡缠。你说我和这种人讲什么情义？我借给你的是现钱呀，你怎么拿田抵？这且不谈。自从我先大人——我父亲过世，丧葬费用了六七百；我弟弟几年上学校，一年用四五百；家兄离婚，花三四百；又结婚，——”

“伯鹤结婚了？自由的？”子寿问。

“在北京，在北京。”叔鸿答非所问地继续说，“又结婚。……近年家里又添了几个孩子。我们自己在外面混，是老爷管不得老爷的。唉，我们这个家，就叫没法想。这且不谈。家

里一点点产业，你大家大概都晓得。一百多亩田，去年反贴了几十块完粮纳税。今年更不谈。几个合股店，呐，合茂糟坊是北伐军到境那年倒闭的，股洋五百元，完全没了，还摊了一百多元债。同姓布店，去年损三哥要做一批茧，克叉，蚀了五千！只分了点卖不掉的洋货布匹回家。福康一笔存款，店主如今是押在衙署里，我问那个去要钱？恒丰烟店一笔，如今三老爹这个店半开半关支撑着：三老爹年尊分长，利也不给，本也不还，这口冷粽子我只好硬起颈子吃。我一家十多个人，吃用望那里开支？我是狗急跳墙，我并不是好讼。”

“县里是怎么判的？”子寿关切地问。

“县里是拖延。他破产抵债，自然没话说。可是他这个产，是田，是破不了的。我是个卖田的人，我受他的田？”

“这年头，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哈哈……”子渔，那个讼师，笑着说。

“那你走了，官司那个问？”商会会长子寿问。

“我托我们的子渔哥全权办理。”

“子渔，叔鸿这事你要尽点力。你把钱弄到手，我给你存放生息。长年二分，长年二分。”子渔哈哈笑起来：

“听听这个话。八字没见撇，他倒先伸腿了！”

“子寿哥，莫想这个心思。我是等着钱还债，等着钱做盘川。我要是有钱存放，我也不打官司了。如今你老哥是大老板，是商会会长，你借给我，我的是长年二分五，行不行？”

叔鸿说着，大家哈哈笑起来。

笑了一会。叔鸿走到柏堂跟前，说：

“柏堂哥，我有句话和你说。”

柏堂怔了一怔，被叔鸿拉着出了西厅。

四

这时候已经快十点半钟。雨已变成鹅毛雨。西厅里一块长方形的太阳光骤然由天窗上照下来，依旧是那么炎烈可怖。天井阶沿的湿地上不住冒白色的水蒸汽。

大家都皱起眉眼来。

“步青哥，”那个讼师笑着说，“你看看这个天，可像是有眼的，可像是归顺了的？这不是猫儿耍老鼠！这叫人怎么活？”

“子渔，亏你是个讼师。你这些话，毫无目的。生了个天，难道不出太阳？”

“不谈这个话。”子寿，商会会长，不耐烦地插着说，“子渔，我想想，我们这个义庄，给柏堂官拿在手里，弊病太多。如今这一千八百担，他就是想把持，不打算拿出来。”

“这个话你错了。”步青老装着旱烟袋说，“柏堂是个正直君子，人精明，把稳：他是个搨住卵子才肯过河的。他是个天天在铜钱眼里打秋千的。有这个义庄，就少不得这个人。这是一定的宗旨，一定的。”

“精明！把稳！一个笑面虎！——步青哥，我不是和你说，你养养神。”

步青老满不在乎的样子，擦着火柴吸烟，摇着脚，怡然自得。商会会长接着说：

“去年义庄的田是照六折五折收租：一千八百担。那时候他在庄屋里收租，小厮是带的他自己家里的长工，却开庄上的账；还把他两位少爷带去住，吃。那些佃户辛辛苦苦一年

做到头，碰到旱年，自然只好东佃两家认亏吃；他不，还是天天要佃户送鸡来，送新上市的青豆来，吃不了，带着走，大担小担差使佃户望他家里挑。恐怕那些赃物直到而今他还不曾吃得完。这都是额外的讹诈，却饱了他个人的腰。这是说的去年。前两年十全十收，弊病自然更多。”

“那不出奇，子寿，”步青老闭着眼，晃着身子，忽然又插一句说。“那不出奇！那是佃户的孝敬，那是他应得的酬劳。你这些怜惜佃户的话，都是猫儿哭鼠，都是猫儿吃不到墙上的干鱼……”

“你这话怎么说，步青哥？你六十岁搁在头上的人，说话怎么总是囫囵的？不是白吃了你五十多年的饭！”

“莫走气门，莫走气门！”步青老继续晃着身子闲闲地说。

“子渔，你听我说：那些就算是额外的孝敬，不谈他。一千八百担稻，那时候市价还有个两块多近三块。他存了个私心，打算垄断了，好自己赚钱上腰包，留着搁在庄上；不放心，又打庄上牲口，挑子，担子望这里运。这些手脚多一遍，他的额外酬劳就是多一次。这还不谈他。稻一搁搁下来，到今年碰这个荒年，籽草不收。稻价却跌到一块七一块八。这个损失该由那个去担负？这不谈。义庄早两年十全十收，也得价，那些钱是无论如何也是开支不尽的。除开买了我们子孙几百亩田，却不见剩一个钱。钱是不会不剩的，他拿在手边做资本，做茶叶生意，做蜜枣生意，放高利贷给穷人给佃户，每月二十个钞一块的息。培坤学校由他关门，培英学校开学还要借月斋老先生的债；明明是一分八的息，他开二分的账。”

“你这话，我相信，我相信。”讼师回答。“可是世界上的老虎都吃人，都不是好爷娘扯的。所以我是赞成瓜分义庄，先分稻，后分田，大家平分。我们先来个共产。哈哈。”

大家都吃一惊，看住讼师子渔那个哈哈笑着的脸。——像只破散了的元宝纸锭。步青老站起来，用旱烟袋敲着地，说：

“子渔，你这个话，早就有人这么倡，可是你今天公然在祠堂里说，你不是个姓宋的子孙！我比你穷，我就不敢作这个非分之目的。你这话太没良心，太没宗旨。”

子渔把头靠在太师椅背上，继续张着嘴笑；笑了好一会，坐直了，说：

“老头子，在‘家堂菩萨’面前，这是。你老哥抠屁眼赌个咒。分义庄，你心里想不想？说谎的不是好爷娘扯的！”

“太没良心，太没宗旨。”

子寿会长非常痛快地笑了一会，高兴的样子和子渔说：

“还有那个话：义庄这一千八百担稻，如今变成板凳头上的个鸡子。柏堂官就第一个想一口吞。而且，这个大荒年，我们做东家的籽草无收。客民佃户呢，他们难道天给落下米来？他们如今要退佃，要逃荒，可是不能插起翼腾飞呀，而且飞到那里去！狗急跳墙呀，他们没得吃，难不成一个个成仙学道？难不成一个个做菩萨？那个笑面虎只一味的屎填了心窍，想把持了自己一口吞，好像就没想到这一点。子渔，你想想。我今天是要提议先分这一千八百担。我们做子孙的没得吃，我们不能让柏堂官一个人玩手段，上腰包；我们不能等着客民佃户来抢粮——这抢粮的话，你说可有个七搭八？”

“有之，有之。利令智昏，柏堂不肯这么想。不催他开会，

今天这个会他还不见得开。”子渔把蟋蟀草拂着胡子说。

坐在最末那张太师椅里，瞪着眼始终没作过声的景元，那个小店伙，这时忽然赶着咳了咳，搔搔干巴脸上那几条伤痕，站起来，非常严正地说：

“我我我——今天是七七七月半，客民佃佃佃——佃户做盂兰会。要防，要防防防防防一着。”说得太吃力，口沫冒满在嘴沿上。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那里真的说抢就抢，那是个笑话。”子渔说。

景元梗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回身坐下。

“这个话就难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不谈。”子寿说，“柏堂官把持这笔稻，是和月斋老先生勾串好了的。刚才你晓得怎么着？松龄要葬风水，缺笔钱；这可也是子孙的大事？松龄要我替他串说，把一座竹山要义庄买。他死心一个点不肯成全也罢了，还打官话，还说是我自己打主意！我们这位松龄官——”

松龄在抽着烟，窝住嘴吹着不响的口哨，想心事；听到提自己的名字，马上又脸红了，把领子牵一牵，颈项动一动，凄苦地笑了一笑。

“又是个扶不起来的汉献帝。教他曲子唱不响。柏堂官，那个笑面虎，玩了个手段，摆起了叔叔的架子，六二三，八二四地把他教训一顿。我们这位松龄官，就三百钱买了个瘟猪仔，死活不开口。”

“不是我不开口呀，我就开口也没用呀！”松龄忸怩地说。

“哈哈！”子渔笑着说：“那是实话，那是实话。说破了

舌头，也不过是对石壁上呵了口气，柏堂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还是想拖延日子，垄断这笔积谷来给自己赚钱。都不是好爷娘扯的！”

“就是这个话呀！那个笑面老虎还说，还有人在对付义庄这一千八百担。你晓得还有那几个？”子寿问。

“我晓得的就是叔鸿要卖三十亩田，否则就借五十担稻。他等着钱做盘川，布置家用。叔鸿这事柏堂官是不能不答允的：他领了第一个月薪水就归还。鑫樵老头子要提议领‘古稀俸’，这个话是不行的：我们活不到七十的，难成就白做一趟姓宋的子孙？肃堂官要‘靠’三亩田契，那是少数。再还有就是他——”子渔说着把那蟋蟀草点一点景元。

“我我我——”景元梗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说，“是没没法想。我我我我家里没得吃。”

“他那个媳妇，”子渔说，“是貂蝉转世，不是个好爷娘扯的。景元官也太软弱，不像个有屁的！”

“怎么，这两天又打了架？”子寿问。

“你看他脸上挂的彩！”

“我我我我——”景元摩着脸上的伤痕说。

“也难怪！”子渔说，“他歇了生意，在家里闲住三年多，家里几亩田，够不得三个月粮。他那个貂蝉。又是个猪婆转劫：今年生一个，明年生一个……那些小狗扯的一个个都是哪吒投胎！全靠貂蝉一双手做点鞋，洗点衣，养这一家人。而今的女人，有几个是好娘扯的？她吃了苦，她就想做皇帝了。”

“子寿叔，”景元站起来，红着脸，梗着青筋，走近子寿身前，恭恭敬敬地说：“我我我我想托老老老老老老叔在街上，

找找找找个生意，可行？”

“这话你二伯娘和我提过多次了。——你可曾上过街？”

“我我我我——”

“你可看见街上有几家店开敞了门，街上有几个买东西的主顾？”

“做做做做做好事喂。”

“啊咦！侄郎官，你找错门路了！你莫看我顶着个商会会长的头衔；我这个会长是破庙的斋公，我是天天求人家做好事的。”

“哈哈！”子渔又大笑起来。“实话！实话！你要他给你找饭碗，那是捉住个丫头要扁割！哈哈！”

五

步青老在榻上独自个闭着眼，晃着身，摇着脚，听着子渔子寿等的谈话，觉得已再无插嘴的机会；装上一管烟，吸着离开座位。正堂上许多人谈话哄笑的声音传到他不十分聪敏的耳朵里，吸引他踱出了西厅。

正堂里，上堂，下堂，东西拐角，两边，和正中的椅子桌子旁，都已六个一堆，五个一组地聚着来赴会的宋氏子孙。——共总不下三十多人。步青老刚走到下堂大白石柱子跟前，贴西边近大磬的那个桌旁的人堆里，有个人站起来向他招手。

“步青哥，这边来，这边来。”

步青老走近一看，原来是渭生。渭生四十多岁，穿一件

上黄下青的多罗麻接衫，一只厚嘴唇，翻得像猪婆嘴；白眼珠上网满红色经络，一秒钟里要眨三次眼皮。他除做郎中，兼通阴阳，是个有名的风水家。

“几时来的？你今天也有空到祠堂里来？”步青老高兴地说。

“是这个话，老哥：我是私不废公。不怕十顶轿子摆在我门口，等我去诊病，只要祠堂里有事，我还是要到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也就是个不忘本的意思。——你早就到了？”两只红眼睛眨得如有机器开着的一样。

“我是落大雨的时候来的。——渭生，你这个话就真有宗旨。今天这场雨，抵得你几帖碧玉散？我春狗子吃得半饭碗了。”

“这场雨，甘霖，是甘霖，只是炎威不杀，元阳太旺，还是个‘秋老虎’。古人说：‘江海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为什么不说‘夏阳以曝之’？这是有道理的。这就是个秋老虎的意思。何况这场雨没断雨脚，羲和就来高临？阴阳相克，人最容易中邪。藿香丸是离不得身腰的。”

“渭生叔，我说藿香丸远不如仁丹。”

插这句话的是云川，尖尖面孔，是个上学校上到中学二年级就辍学的青年；穿一件翻领短袖ABC的衬衣，一脸红颗粒，不时要用手去剥弄。他说这话时，就正在脸上剥弄着。

“人丹那是骗人的。岂可人而有丹？除非赤松子下凡了！”聚在一起的叔鸿，柏堂，还有石堂，——一只眼睛，四

是一种马褂连长衫的衣裳。

十左右，穿一件加染的灰色纺绸长衫，一脸烟色，是个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军里当过司书；肃堂，——五十多，是个老实可怜的塾师——等人都停了自己的谈话，笑起来。

“不是中国人丹，是日本仁丹。”

“那更不然了。倭寇乃虎狼之邦；它那些药，也都是个霸道。贤侄官，你记住我一句话：治病如治国，总是王道为尚。你们现在讲究新学的，就都忘记了这个道理。”

云川望一望大学毕业生叔鸿；叔鸿和柏堂继续谈着他们自己的话，没来理会；云川顽皮的样子，再插一句：

“施德之济众水怎样？虎标堂万金油，八卦丹怎样？也都不及藿香丸？”

“贤侄官，那些药，说破了不值一文钱：什么济众水，十滴水，万金油，你看装潢得那么好看，卖人家那么些钱。其实里面是些什么药？也不过薄荷，甘草，冰片之类。对上一一点酒料而已。世界上岂有个酒能驱邪者？酒鬼，酒鬼，酒自己就是个邪道了。”

“这话就不尽然。”石堂，那位小政客，眇着一只眼睛，把手在桌角上一拍，说：“济众水里的是白兰地酒。这是味圣药。心脾胃膈有点小毛病，喝这么一小盏，药到如神！我从前在天津，也是六月里，住在我的一个‘拜把’的公馆里。那天晚上几个人去听王瑶卿的戏，没到压轴子，我就觉得心膈阻隔，一手心冷汗。我想我这可要进医院了？那知不然！我的那个‘拜把’跑到咖啡房里弄来一小盏酒，也不过这点点（比着茶樽里的茶脚）。我那时是喝不得酒的，勉强沾了一点点，就觉得意思满对。喝完了那一小盏，——是个高脚玻璃

杯，这家乡是没得的——胸前豁然开朗！我一问这是什么酒，就是白兰地！施德之怕就是我的那位‘拜把’传授的。所以，外国人是有一个研究的，不能一概抹杀。至于仁丹，那诚然是个霸道！”

“有吗啡！有吗啡！”步青老点着头说。

“这话就不对劲！”云川嘻笑着脸说，“你们到广济堂药店去问一问，一个六月，销的是仁丹多还是藿香丸多？我昨天给我婊娘去抓药，那里十三个买药的，就有五个买仁丹。中国的人丹不要，咬定一个点要日本仁丹！我打听朝奉，说是一个六月销了七八千包！长江沿岸还在抵制日货呢！难道这些人都定要吃吗啡的？”

“抵制日货，那是个笑话，那是个笑话。”石堂摇着头说。

“如今街上生意是家家清淡，家家亏空，只有药店是好生意，好生意。”步青老叹口气，沉着眼睛说。

“你老伯的宝号总是不会打倒的。这……”云川说。

“那是家常必需之目的，蝇头为里（微利），蝇头为里（微利）。 ”

“不谈那个话。”石堂补上说，“我说，要抵制，就该不分日，美，英，法，各国皆应在抵制之列。买日本货固然是利源外溢，难道买西洋货就不是利源外溢？我们中国穷那就只穷在买日本货上？还有一层：这抵制外货的事，靠学生演说，抄查，是无济于事的。人民是穷得这样子，买东西自然是拣便宜的买，何况外国货自然是比中国货好？——这个事应该由政府里出力！”

“政府里怎么个出力法？”云川问。

“政府里应该——这个话，你们是不懂的。我说的关税。外货进口，加重关税，自然国货就爬起来了。这话叔鸿就是明白的。”

“什么？”叔鸿问。

“我说，要抵制外货，振兴国货，该先加重关税。”

“得罪你，老哥。我不懂这个话。”

“哈哈！”云川顽皮地笑起来。

“你大学毕业，不懂这个话？你是学社会的呀？”

“我学社会，没学到这个。你莫考我。我怕考。”

“哈哈！”云川笑。

“老哥，”叔鸿笑着说，“你那是说的句天话！是外国人在中国加重中国货的关税哩！你晓得连长江沿岸都有洋关哩！重要海港都插着外国旗子哩！”

“不谈这个。”石堂眨着一只眼睛，皱了皱鼻子说，“云川，你们年轻学生露天讲演什么的，总是个笑话。好比六月里，你们夜夜在这个门前讲演，说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话，——”

“我们说的只是破除迷信，抵制外货。我们没说什么无法无天的话。无法无天的话是你家竹堂叔说的。”云川辩着说。

“你们不能学他！他是个目无法纪的人！”

“石堂，”义庄管事柏堂沉着脸，很严重的样子说，“你那位令弟，你得管管。这个责任在你身上！家里花那些钱培养他，乡村师范毕了业，就应该在村上好好做点事了。——培英小学请他当教员，他不干；要到上海去进工厂，做工人。体体面面的教员不做，要做汗一把水一把的工人！这不是天生的下流性子？这不是辱没姓宋的祖宗！这也罢了。做工人又

不安分，给官厅缉捕，跑到家里来躲身，仍然是坐不住热板凳，天天和些客民佃户搅在一起，从中闹是寻非！满口‘俄国’‘俄国’的，他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外面人都说他‘当’了共产，这可不是个玩笑的事！将来有了是非，连累的不是别个，就是你石堂！”

“莫提这些话！莫提这些话！”石堂皱着鼻梁摆着手说，“我如今是只当没这个人。反正和我远得很，不相干！拉不到我身上来！要是我的嫡亲手足，我是早就送他到衙门押起来了！免得像敏斋老的那位耀祖官，给外国人捉住了坐西牢。——柏堂哥，你今天的折帖就不该列他的名字！”

“那不然。”柏堂说，“我是挨房头请，反正他是不到的。——叔鸿，耀祖怎样了？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是个嫌疑犯，光景不要紧，——不过也难说。”

“唉！这两位都是——”步青老叹了一口气，要说什么，睁开眼睛来，看见双喜领着两个杨柳春茶楼的伙计，挑着热腾腾的竹盒担子走进来了：“点心来了！吃点心，吃点心。”

六

吃完了点心，叔鸿一边接过双喜送上的手巾抹着嘴，一边自言自语地笑着说：

“点心是吃了，会可不知到几时才开得成？”

“快了！快了！”柏堂嗒动着舌头，喝着茶说，“这里是铭公分，昌公分都到齐了，熙公分差三个，铎公分差两个，彦公分差四个，锡公分也齐了，彬公分……”

“我们姓宋的八大分，”商会会长子寿嚼着满口烧卖，浑

着喉咙说：“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别个都是顶房头，到了会也是做菩萨；只要月斋老先生一到，凡事都行了。所以，以后不必多事，开什么祠堂门，老老实实‘素雅一块玉’地请月斋老独断独行。”

“子寿，不是那么说的。”步青老撮了五块发糕裹在手帕里，预备带回去给他春狗子吃；一边说，“月斋老叔是年尊分长，凡事有宗旨。他就是独断独行也不出奇，大家心里都服。”

“老哥，”商会会长说，“我们两个是谈不上来的。我说话，你莫插嘴！我和你老哥豆腐贴对联，两不粘！”

大家都哄笑起来。

讼师子渔笑了一会，捧着茶樽走到叔鸿跟前说：

“这里开祠堂门，不比你们学堂里开学生会，急是不行的。这里开会，是且谈，且吃，且走！会开不开没关系。”

“今天可不行，谈了，吃了，可走不得！今天是一千八百担稻，几千条性命！”

“又来了两个。——三个，三个。”云川嚷。

大家一看，来的三个人第一个是熙公分老二房逸生，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腰上系一根“通海”，胯下拖着络须，快近三十岁，是个“三江党”同志；第二个是彬公分礼约堂敏斋，五十多岁，苦心经营着他的“每文斋改良学塾”；新近为儿子不知下落，满脸愁苦样子；最末一个是培英小学校长翰芝，四十多，民国三年江南师范毕业生，穿一件旧纺绸长衫，满面白风斑。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点心还有的。”柏堂招待着说。

“三江党”同志坐到白面少爷松龄的桌上，拿起筷子箝了一块糕送到口里，吃着说：

“我是命里有屎吃，到处是茅坑。我刚才在杨柳春和几个朋友刚吃的。”

“你这个绝种！”讼师子渔走过来，对逸生嘻笑着脸骂着说，“你初八日答应捉蟋蟀给我，怎么七八天不见你狗脚迹？”

“老叔，老叔，”逸生缩起头，做个防备讨打的样子说，“莫火我！莫火我！三溪镇唱‘目莲戏’，我去赶了一场。我是小狗掉在粪坑里，吃了一个饱。我昨天半夜赶回来，八十多里路，走得我臭死。——蟋蟀子我替你打听了三四头：万生竹匠的儿子在柏荫园捉了个‘桂花王’，我看了，是个‘红沙’，大概有个‘五七半下软家’，要是得得的。我隔壁小寸子捉了个‘麻王’，可惜折了一条腿。”

“你不要一只油花嘴！我不管你那些个蛋。三天里你不送几头来，你小心你那条狗腿！——真是绝种！”

“老叔，就这个话，就这个话。离‘白露’远得很，多了不敢承担，二十头出在我身上。不算话的我是二百五，你老叔送我下城，你拿鞭子整我家法，你把我的‘宋’字掉过来写。”

“这就行，这就行。”

“可是我有一句话，说了，你老叔莫多心：你老叔是叫化子嫖院，穷快活。”

指蟋蟀的体重，“下软家”是“弱”的意思。

“绝种！”拍的一掌打在那个光头上。

“老叔，老叔。”逸生缩着头，眨着眼，格格笑着说，“我我我不晓得你老叔养这些虫子和谁打？村上的‘撮棚’前年就没开；连三溪镇今年也没‘棚’。你老叔就该‘素雅一块玉’地在家躺躺灯了，还要一个点——一个点差使人！”

“我晓得你这绝种是一张婊子嘴！”

“老叔，老叔，你是饱人不知饿人饥，我我——”

逸生看见叔鸿走来了，就停了嘴。叔鸿走到桌旁，笑着对松龄和子渔滑稽地说：

“村上这么些人，恐怕只有你们两个最快乐。你是闲情逸致，打蟋蟀，养雀子；你，是温文风流……”

“叔鸿，松龄官有个奇癖，你不晓得。——其实不算奇，可是在他就奇了。他是个‘小脚狂’！”

松龄窘得脸上通红，扭着高硬领子上的下巴说：

“别糟蹋人，我我——”

“我糟蹋你？——松龄官，你赌咒，你赌咒。学堂毕业生不喜欢剪发女学生，倒是喜欢——他不是喜欢，简直是‘狂’！他们骂他‘封建遗孽’，那真不错。”

叔鸿笑起来，打趣地说：

“松龄，你爱小脚，少不得到山西去一躺。山西大同的小脚只有二寸半。——难怪你在家住不再想到上海去。”

“别瞎说。”松龄硬着颈项，红着脸站起来，想走开。

“别走，别走！”子渔哈哈笑着说：“他这个小脚狂，是到

家了的。面貌不在乎，年纪大小不在乎。”

松龄挣一挣，到底溜走了。

“哈哈，真不是好爷娘扯的。”

“叔鸿，我有句话问你。”一个沉浊的喉咙在后面喊。

叔鸿回头，是敏斋老，每文斋主人。他和鑫樵老一起坐在东边桌子旁。

“老叔，什么事？”

“我问你一句话。耀祖到底是不是共产，你一定晓得的。”

耀祖是敏斋老的独子，同叔鸿曾经在中学同过学，和小政客石堂的从弟竹堂是宋家两位革命家；在上海一个大学读书，刚不久忽然被捕，到而今不知生死下落。敏斋老问的就是这回事。叔鸿说：

“这个我不知道。听竹堂说，也不过是个嫌疑犯。他是个用功的。你老叔尽管放心，想不久就会释放出来的。”

“不是这个话。他要真是个共产，那碎尸万段，罪有余辜。不但我痛快，祖上也是除一害。官厅不杀他，我也是不容他的。”敏斋老摇着一把鹰毛扇，说着，老花眼里漾满了眼泪，始而悲壮的声调，继而有点哽咽了。

“老叔，不会怎样的。你老人家尽管放心。我早就写了几封信托人去打听了，得了回信我就通知你老人家。”

“贤侄官，我们这个村上，如今只有你家有几个像样的人了。我们这些人，是算不得姓宋的子孙了。”

要向义庄拿“古稀俸”的鑫樵老，用襟上挂的胡梳梳着满嘴花白胡子，秃起舌头念着说：

“广平望族传江左，荆里名家住水西”。叔鸿，谈到当年

我们姓宋的，唉，你们小辈子是不晓得的。你只看看这里的匾，那个官职，那个科甲不是齐全了的？‘五世同堂’，‘百岁齐眉’，那件瑞祥不是齐全了的？不想五十年来，一败至于此极！”

“是的，是的。”叔鸿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从前姓宋的走出一个人来，都是像模像样，有貌有礼的。那时候祠堂里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孙走进来，按辈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长幼有序。老辈子不开口，小辈子那个敢哼一口气？而今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个放牛场了！敏斋，这个家法，我说，还是要整顿的。……”

敏斋老独自在沉思，不曾注意鑫樵老的话；停了一会，和叔鸿说：

“今年正月，耀祖动身的时候，我就不该让他走的。他一脸黑气，我晓得是走上了厄运。叔鸿，耀祖这一趟是凶多吉少呀，我连着三夜，都梦见他满脸血污地跪在我床前呀！”两颗转了半晌的泪珠终于从眼眶里流下来了。

“那是不会的，老叔。”叔鸿愁闷的样子，勉强扮了个笑脸说，“你老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梦都是和事实相反的。你老人家放心。”

“呵，我放心么？……”

七

上堂西边近大磬的那地方，还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医生兼堪輿家渭生，义庄管事柏堂，小政客石堂，中学辍学生云川坐在那里。不过新加入两位：一位是四区区长绍轩，五

十多岁，镶着个金牙齿在口里，脸上有几点黑麻子；还有一位便是培英小学校长翰芝先生。

他们正谈着组办“保”“甲”壮丁队的事。翰芝先生对区长绍轩说：

“依我说，绍轩哥，你这壮丁队办起来就很棘手。第一件，便是个壮丁问题。照鄂豫皖剿匪清乡的规程看，是家出一丁，不分姓氏，不分贵贱，而且不准雇人顶替；这就行不通。好比说，松龄，你叫他背杆枪去当壮丁队？好比现今在家里闲住着没事做的失业者，店伙，做裁缝的，做小贩的……他们就大般是在‘三江’里。他们内无隔宿之粮，外无半文之产，你叫他当壮丁队，他保护那个？你可记得前年土匪破城？难不成当真是土匪打进城的？不是的，是当地流氓地痞开城门欢迎的。这，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这些失业的年青汉子，那个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再说村上的壮丁，是好的，都在外面做着事，比如叔鸿，那自然也是少数；凡在家住着的，有几个是品行端正的？客民，佃户，那更不然了。他们饭也没得吃，一年到头苦工做得头碰了脚，他们那有个闲空来练操？来放哨？来替你保护地方？除了客民，佃户，失业者，流氓，还有那个是壮丁？第二层便是枪械问题，村上共总不过三十多杆枪，县里自卫团借去了，土匪破了城，就送给土匪了。如今你上那里去筹款买这批枪？纵然壮丁队没有薪俸，是自卫，是尽义务，可是制服费那个出？茶水，开销那个出？”

“不错，不错！”绍轩区长不耐烦地说，“只是，我如今是遵照上头的命令行事。这是势在必办的。无论如何棘手，也得办。我初十进了城的，二区三区的办法我都仔细参考了。我

也就这么办。枪枝暂不发，反正一时是用不着枪；壮丁是不含糊的，料想他们也作不得乱。”

“呃，好在不是真的有枪械。”云川顽皮地插一口。

“你小孩子别乱插嘴！”区长摆出威严的样子。

“我是说的实话呀！”云川红着脸不高兴地说。

“开办费，自然是义庄里出。好在为数也有限。”

“那不然。”校长说，“义庄今年是籽草不收，有得的还是去年柏堂蛮留下的一千八百担。这笔稻，是非办培英不可。难不成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几百个姓宋的学龄儿童，连一个小学都没有？依我说，连培坤都还该恢复。上年培英男女同学就很糟，好的人家不肯送女子上男学校；那些不三不四人家的姑娘，是……总之，一句话，地方上穷得这样子，有饭吃的人家，是筛上面的米粒，点得出的两三颗。纵然有土匪来，我们也没个什么给他抢。壮丁队是多余，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要紧的是教育子弟。”

“那是笑话，那是笑话！”区长很鄙夷的样子说，“碰到这种大荒年，是瘫子老太婆说不定也要做土匪的。土匪不是从别处来，就在你们村上出！壮丁队办起来了，至少壮得住我们的胆。要不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个责任由那个负？你校长是不管我的死活的。”

“绍轩，你这话有宗旨！”豆腐店老板步青老沉默了半天，这时插嘴说，“土匪是非剿不可，非剿不可。这一向你看报，江西皖北一带共匪都……”

绍轩区长觉得他的话文不对题，瞥了老头子一眼，接着说：

“说教育，何尝没学校？敏斋老不是有个顶刮刮的改良私塾？肃堂兄不是有个馆？就说学堂吧，城区里不有的是学堂？”

步青老见话不投机，摇着腿自掉头和医生兼阴阳家渭生说：

“嗨，总司令剿匪真是马到成功。这里面有个道理。渭生，你恐怕就没有悟到。你说吴佩孚为什么成不得正果？张作霖为什么成不得正果？孙传芳为什么成不得正果？这就是个‘人’字的讲究：张吴他们的‘人’字在偏旁，是缩着的；总司令的‘人’字张开来，盖在中顶上。——这就是个真宗旨了！”

渭生惊了一下，大有所悟的样子，连连眨着那双红眼睛点着头。

区长和校长继续讨论他们自己的，不曾来理会。校长说：

“城区学校的经费靠的是丝茧茶叶捐。这两年茧子没销场——连松龄的那块大桑园都完全砍掉做了菜园了。这几年有几家是养蚕的？这不谈他。县教育局去年亏空两万多，教员的薪水四五月份都不曾发。你不晓得吧？教员去索薪，逼得没奈何，每人给一个街上买货折子，你不晓得吧？下半年说不定城区的学生就都要下我们村上来进学校！”

“那不管，那不管。”

“那不管？你要叫姓宋的子孙都去做放牛的野孩子？绍轩哥，我看你这话说不出口！”

只眼的小政客石堂站起来挺了一挺腰，尴尬地鼻子里笑了一声，脸向着柏堂说：

“仔细想想，学堂这东西也真是欺人之谈。读到一个大学

毕业，化的洋钱就上万；毕业出来了，做什么？知县也弄不得个做做，最好的就是当教员。像松龄，就只好当少爷。化那些个钱，你说学点什么？我从前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天天眼望着的事：今天你和我比球，明天我和你比跑。赢了，把帽子脱下来望天上摔，喜得打哈哈。再不然，打架了；再不然，演戏了；再不然，要露天讲演了；再不然，男的女的手挽手去逛公园看影子戏了！我说，学堂是不办也罢；只要有塾馆就行。我就没进过学堂，我做司书的时候，学堂学生就要讨教我。”

柏堂窘苦的样子望一望校长的脸，校长沉着脸不作声，柏堂也就不作声了。

“哈哈！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区长得意地笑。

“月斋老叔的那笔借款，”柏堂无精打采地撇开了话锋，说，“是我经手借的，我得经手还。今年他的那个三溪镇阜隆泰荅坊蚀四千多，他要拿这笔款去搀本，重振旗鼓。他已经说过多次。我自己病的屎，我自己要埋。你们办学堂也好，办壮丁队也好。这笔款我是要还的。”

“月斋老先生那个荅坊，就吃亏在心肝太张大了。去年秋天，他老先生看见稻价一跌落，跌到两圆八，心想再也没得跌了，把钱店里的存款全都取出来，一进就是个两千担！弄得那个小钱店也坍了台；到结果，自己也人马两翻！”区长说。

“要不然，他也还蚀不到四千多。他那个亏，就和我们这一千八百担一样，就是不相信价钱老是个两块；心想留着，价钱总要望上升点子。春上那时候，要卖稻，是容易的。稻贩子天天和我罗唆着，要我栽。我咬定一个点不肯。我是为大

家，为对得起祖宗。那知到今天，这个大荒年，反而跌到一圆八。而且找稻贩子，稻贩子倒佯而不睬了。”

“这叫做垄断积谷，请君入瓮，吓吓吓！”小政客胡诌地说着，第一次笑起来。

“石堂，你这个话错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说，“这是柏堂的一片忠心，是他的个把稳处。他不留这点子稻在这里，这时候，我们这些宋家子孙籽草无收，吃什么？刚才子寿他们就提议要挨房头公分这一千八百担，那自然是个没良心的话。可是，大家买‘公稻’，还是照从前荒年卖‘积谷’的老例子，照市价对折出价，是行得的。祖宗留个义庄，不过是为我们子孙；我们做子孙的吃祖宗的稻，嘴里是个香甜的。我就是这个主意，你说可有个宗旨？”

“这个义庄，如今大般是我们子孙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们子孙没出息，日子没得过，靠卖田来维持。可是这样子集中，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孙的田，都变成义庄的田，我们子孙将来怎么过？子寿官那个话，倒是个一斤十六两的足话。买‘公稻’做什么？许多人倡着要公分义庄，我觉得都是理路上的话。”

“石堂，你这话和子寿，子渔的话一样，究竟是个说不得的话！这是在宋氏大宗祠里，祖宗都在听着的。你这是个非分之目的，是说不得的！”

柏堂苦闷地摩着那个光秃秃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

八

叔鸿听鑫樵老和敏斋老说了一大堆“不胜今昔之感”的

话，觉得不耐烦，抽身走到柏堂这边来，第三次催问开会的事。柏堂愁苦的样子说：

“就是等月斋老叔一个人。”

“普通开会的规矩，是只要过半数就行。现在一百多房，已到了五十多，这就开得会了。为什么专等月斋老一个人？”

“老弟，”柏堂说，“这祠堂里的事，和你们学堂里的就不同。现在大家的意见都很分歧。这一千八百担，如今变成个叫化子手里的黄金，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粥少僧多。即使开了会，也是没法解决的。月斋老叔不到，这个事我负不了责。不只这件事！还有来年的事，也得他老人家来想个主意。钱粮附加税捐这么重，每亩只有个二百几十斤的租，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个三厘四厘的利。加租的事，我说还是要执行。”

“佃户客民都要逃荒了，你老哥还记得个加租！”

“逃荒那不过是句话，不行的。他们也只是天高皇帝远，一句无法无天的话：你说逃到那里去？那里再有个地方，能比得我们这个东南富庶之地？今年是荒年，来年未必还是个荒年呀！”

“加租的事是行不得的。你老哥是在乾砧上，不晓得水里怎么个冷法。这个事，我虽然不常在家乡住，我倒晓得点。各有各的苦。我父亲过世的那一年，家事压到我身上，我计算着家里一百多亩田，就只有一个六七厘的利。我想，为这六七厘的利，一个秋天忙烦死了人，我何不把来卖了，将钱存到外面银行里去，既稳妥，又安静？——那时我不晓得田是没人受的，田卖不掉，我就算计着想加点租。那知一打听

.....”

“老弟，你是个书生，你不晓得佃户的狡猾处。你那些听来的话，都是一片谎话。”

“不然，不然。我是实地调查来的。我家那个住守门房的客户戴老四，他是个老实人；他又不曾种我的田。他的媳妇是我家的一个老丫头，他们干什么要和我说话？你听听：一次秋收，最好的田只有个五六百斤，主东的租稻就交个二百五六十斤，剩下的只是一半。化在耕种上的：耕田，翻板，铲田堰，做秧田，插秧，耘田，车水，看水，筑堰，割收，打稻，每亩要化十三四个工。伙计每工三角三。上年的菜籽，下年的冬菜只够得肥料，牛租、水车租，秧种，伙计长工的伙食。你算算，他们一年忙到头，赚得个什么？可够得一家人的吃用？”

“那自然，那有什么稀奇？他们是赤手空拳头，还想赚个什么大钱？”

“他是个书生之见，”小政客石堂皱着一只眼睛插嘴说，“像我的那位老弟竹堂先生满口‘平等’‘无产阶级’‘打倒地主’说起来，那更是个不得了！”

“我不懂那一套。我是个实事求是的话。种田自然不是赚大钱，可是总得有饭吃。像这两天，那个戴老四吃什么？天天一家人上山采松子，采野菌。前天采了些菌，吃得一家人嘴肿舌头僵！几个小孩在床上滚来跌去，大哭小叫！那才惨！”

“老弟，这是个荒年呀！就是我们姓宋的子孙有几个是有饭吃的？”

“不是荒年又怎样？稻价跌得这样子，政府里还借大批美

国麦。”

“这近二十年来，荒年也实在多。”小政客撇开叔鸿的话，叹口气说，“我在家里快十年，就只有两年是十全十收的。也真不晓得是个什么讲究？”

“石堂，”豆腐店步青老把烟管擦着鼻子上的油，摇着脚说，“是个什么讲究？我有八个字，说出来你明白：是‘人——心——太——坏，——天——理——难——容。’”一边掉转头向阴阳家渭生说：“渭生，你说我这个话……”

“还是个气数，还是个气数。”

“自然是个气数。”

“柏堂哥，”叔鸿，那个“实事求是主义”者，笑了一笑，自和义庄管事说，“我家那点田，已经是卖也卖不掉。我想和佃户商量，开掘几个塘。他们出力，我出田。我想义庄的田，也该掘塘。”

“那不行，那不行。”

“怎么不行？我说给你听，我是仔细想了的。我们这山乡地方的田，不比外面的圩田：我们不怕水荒，怕的就是旱灾。前年大水灾，我们这里倒是个大丰年。从前在我们祖先手里，堤埂年年修，堰坝筑得坚固，河床也掘得深，浚得远。天不落雨，尽管不愁水。这几十年，大家穷得过不得，那个来修浚河道？河岸都塌了，泥沙乱石把河床填得和岸一般高！三天不落雨，田里就无水可车。如今我们地方上才真是‘靠天吃饭’！你说今年是荒年，明年就未必是？这样子是明年，后年，一直无数年，还是荒旱的！所以我想办几亩田不算数，叫佃户给我们掘塘：一个塘，管十亩田。”

“老弟，你是个书生。文章学问是你的，这些耕种经济之道你还是莫问的好。——你说的都是外行话！”

“外行话？你——”

“你听我说：这些事，你得讨教我。你那些空想是行不通的。家乡的田，泥脚最厚的也不过三四尺深；再下去，就是石头了。你把神仙请来也掘不动。再说，佃户肯白费工夫给你掘塘？你刚才说的，佃户是一年四季那么辛苦，那么忙迫呀！”

叔鸿塞了嘴，搔着头发伸了一口气。

“你们书生的笑话还多着啦！我再说个笑话给你听：三溪镇大富户方永清的令郎，南京一个什么农业学堂毕业，闹着要自己种田，试验什么科学方法，化了上万的洋钱到美国买了架耕种机。试用机器那一天，请了许多人去参观。大家想，一定好看了。那真好看：烧起了煤油，一开就开不动。一看，是坏了个什么钉。这可就拉倒了！到上海请机器师来修理，机器师说要到美国才配得好那个钉。这可了得？机器上坏一个钉，也是常有的事；像这样坏一次，就上美国去修一次，那种出来的稻子该划多少钱一粒？方永清家产破了一半，买这鬼磨子，以为儿子是个能手。就这样一个能手！你们书生——”

“那活该！那活该！”小政客石堂吓吓笑着说，“乡里狮子乡里舞：中国是个用锄头犁铧的国，硬学外国人怎么学得来？”

九

外面远远传来一阵零乱的破锣鼓声，夹着小孩子的嚷嚷，

像戏台上出将官的那般空气。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大家谈笑着，喝着茶，吸着烟，似乎都不记得开会那回事；好像一切的争论，一切的主张，都可以用这散漫不经的谈话来解决实现了似的。

在西厅里榻上躺着默默想心事的子寿，那位商会会长，这时忽然沉着脸，走到正堂里来，大声嚷着说：

“柏堂兄，今天这个会你是存心不打算开了？”

柏堂望望子寿那张想寻是非的脸，苦笑了，说：

“老弟，你这话是个什么意思？我怎么有意不打算开？是在等月斋老叔——”

“宋月斋死了呢！我们姓宋的不活啦！——大家诸位，我们是受人家的欺！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义庄的白蚂蚁！我……”

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莫名其妙，吃一惊，都瞪眼望着他。柏堂堆了满脸的苦笑，走上去说：

“老弟，莫走气门，莫走气门，犯不着，犯不着！”

“犯不着？你这个笑面虎就是白蚂蚁！你和宋月斋勾串好了侵吞义庄！今天这个会，不是大家催迫你，你是不会召集的；现在你借口等人，你就是延宕着想不开这个会！一千八百担好让你两个盘剥上腰包！”

“什么事？什么事？”大家争着问。

“你们还不晓得什么事？这笑面虎掐宋家子孙的咽喉！他把持这一千八百担！”

“我把持？我是承大家推我做管事呀！”

“你鸟管事！你只晓得饱私囊！东官厅漏了你都不修！你

和宋月斋狼狈作奸，一手抓天！你们就想侵吞这一千八百担！”

“老弟官，犯不着！犯不着！你不过是生意失败了，债务要发作，想拿义庄的稻去维持！你拿着个松龄官来唱‘托傀儡戏’；没唱得成，你就恼羞成怒。你纵然是狗急跳墙，可也真不通世务。这一千八百担，有多少正用？怎么挨到你来沾？打开天窗说亮话，那个野梦你不必做。”

商会会长像一只疯了的野狗，跳过去就要抓住那位一脸干笑的义庄管事。大家拉开了，说：

“这是祠堂里，不能这么撒泼！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现在就派人去请月斋老来。也不必等了，就开会！就开会！”

“本本广 本本广 本本则本则本本广 本本——本本——广！”

那阵零乱无节的破锣鼓声和着小孩子的呐喊，这时近在外面的广场上了。大家都探头向中门那边望出去：被派了去请月斋老的景元，那位脸上有伤痕的失业店伙，忽然由门外跑进来，气急败坏的样子，挺直了眼睛，梗着两根指头粗细的青筋，嚷：

“抢抢抢抢抢粮粮的 客客客客民佃佃户望望望望这这这边来，带带带带了家家家伙的！抢抢抢粮的——抢粮的！”

大家怔住了，每个人脸上都似乎立刻少去了一件要紧东西，只显着两只大眼和一张洞似的嘴。那门外的草场上，正有一大群赤膊人，嘈嘈杂杂向祠堂这边涌过来。破锣鼓打得更零乱，一些穷孩子喊着，跳着，打着口哨，像鬼叫。

“双喜！双喜！关大门！关大门！”是柏堂嚷。

双喜沉着那双晦气眼，像刚刚从瞌睡里忽然被人一巴掌

打醒来似的，由下堂耳门奔出来，没头没脑的一阵乱窜，像个掐去了头的苍蝇那样子。

“关大门！关大门！你你你给鬼捉去了魂！”

中门太大太笨重了，双喜刚刚斜着肩膊推着一片打算关，那一大群赤膊汉子已经浩浩荡荡到了门口了。这群汉子和些乱嚷乱跳看闹热的小孩子搅混在一起，拿木桶的，拿畚箕的，拿笕箩的，挑着箩筐的，抱着麻袋的，把个祠堂门前堆满了。每人都是一身干巴的肉，两条黑瘦的臂膊。有的脸上用烟煤石灰涂成各种的鬼脸子；有的把笕箩畚箕什么的戴在头上，学着“目莲戏”中小鬼那么一晃一闪地蹲跳着。混乱的嚷喊，锣鼓和尖锐的口哨声，直像铁锤子，不住望人耳里敲。

其中走出一个满腮蓬松胡子的黑汉子，把手向后面摇摆一阵，走到祠堂里面，喘着气嚷：

“我们是借粮！我们是借粮！我们找柏先生，宋柏堂！”

祠堂里面的宋家子孙都像一群碰见野猫的鸡，有的向东西官厅里躲，有的正望门口人堆里窜。柏堂拖住四区区长绍轩，口唇只是抖。

“这个事，你负责！你负责！”

外面那群汉子早潮水似的望门里涌过来，直向后堂仓房那边窜。箩筐，笕箕，木桶，满堂乱舞。锣鼓和嚷喊声放大了数十倍，连那一棵棵的大石柱都在震跳着。其中一群打锣打鼓或嚷着打着口哨的空手黑汉子，涌到柏堂和区长绍轩跟前。

“你你们是强盗！你你你们还想不想活！你……”

那个最先进来的阔脸汉子，张开臂膊跑过来，拍着手嚷：

“抓住他！宋柏堂！宋柏堂！——不要怕：他娘的！脑袋砍掉也只碗口大的一个疤！”

那群空手汉子拥上去，拖住了义庄管事和区长；义庄管事和区长直着喉咙叱嚷，乱跳乱挣扎。大家抬的抬，拉的拉，拖的拖；锣鼓，呐喊，口哨直拥送着出了祠堂的门。

门外草场上拥着无数褴褛的男女和孩子。有的是宋家子孙，有的是客民和佃户；有的头上扎着布，一脸菜色肉，想是正病着；有的拿芭蕉扇遮住偏西的太阳光，远远向祠堂里面张看；有的正搬着箩筐家伙大呼小叫的望祠堂那边跑。野狗疯了似的，来回地奔窜着，叫着。一种闷热的野草垃圾泥泞怪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义庄管事和区长像两只敬神的祭猪，被那群汉子扛着拖着到龙王台下来。龙王台上那只瓦缸不知几时已被人推下地，把原先蹲在下面的西风癞痢打翻在泥泞瓦砾中。那张苦笑脸子已经粉碎了。有些年轻汉子在地上拾起一只破草鞋什么的望义庄管事头上脸上胡乱扔过去；另有个瘦孩子在西风癞痢的遗骸旁边捡着一条干瘪的大鳗鱼，——是条真龙！——也学着别人扔破草鞋那样的向义庄管事那个光秃秃的头上打过去。

祠堂门口进进出出乱窜着人：挑着，扛着，驮着满满家伙稻谷的，口里“杭则！”“哎呀！”“咳则！”“杭呀！”地应答着；拿着空家伙的，口里打着唢哨，旋风似的望里面卷。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和那位口吃的景元，不知几时也回家拿了箩筐家伙，正在人堆里挤挨着；松龄少爷刚从门里窜出来，硬着颈项跑，像一只被狗子追赶的鹅！

双喜伏在门口的台阶上，呜呜咽咽哭着：“太祖爷爷呀！……”两只大石狮向着他打哈哈，像打得气也喘不过来的样子。

1933 . 11 . 10 .

蓁竹山房

阴历五月初十日和阿圆到家，正是家乡所谓“火梅”天气：太阳和淫雨交替迫人，那苦况非身受的不能想象。母亲说，前些日子二姑姑托人传了口信来，问我们到家没有；说“我做姑姑的命不好，连侄儿侄媳也冷淡我。”意思之间，是要我和阿圆到她老人家村上去住些时候。

二姑姑家我只于年小时去过一次，至今十多年了。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每当想起家乡，就如记忆一个年远的传说一样。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

“火梅”天气：我国长江下游，每年四五月间，梅子黄熟，连日阴雨，被称为梅雨季节。因为太阳和淫雨交替迫人，又叫“火梅”天气。

园中的池塘竹木，想起来都如依稀的梦境。

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她的红颜时代我自然没有见过，但从后来我所见到的她的风度上看来：修长的身材，清癯白晰的脸庞，狭长而凄清的眼睛，以及沉默少言笑的阴暗调子，都和她的故事十分相称。

故事在这里不必说得太多。其实，我所知道的也就有限；因为家人长者都讳谈它。我所知道的一点点，都是日长月远，家人谈话中偶然流露出来，由零碎摭拾起来的。

多年以前，叔祖的学塾中有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是个三代孤子。因为看见叔祖房里的幃幔，笔套，与一幅大云锦上的刺绣，绣的都是各种姿态的美丽蝴蝶，心里对这绣蝴蝶的人起了羡慕之情：而这绣蝴蝶的姑娘因为听叔祖常常夸说这人，心里自然也早就有了这人。这故事中的主人以后是乘一个怎样的机缘相见相识，我不知道，长辈们恐怕也少知道。在我所摭拾的零碎资料中，这以后便是这悲惨故事的顶峰：一个三春天气的午间，冷清的后园的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对仓皇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

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放佚风流的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若干年后，扬子江中八月大潮，

讳(huì)谈：因为有所忌而不说。

学塾：又称私塾。旧时私人举办的学馆。

放佚风流：旧时指一种人的风度：有才气而不受礼法拘束，品格清高，举止潇洒。

风浪陡作，少年赴南京应考，船翻身亡。绣蝴蝶的小姐那时才十九岁，闻耗后，在桂花树下自缢，为园丁所见，救活了，没死。少年家觉得这小姐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商得了女家同意，大吹大擂接小姐过去迎了灵柩；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

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二姑姑要没这故事，我们这次也就不致急于要去。

母亲自然怂恿我们去。说我们是新结婚，也难得回家一次。二姑姑家孤寂了一辈子，如今如此想念我们，这点子人情是不能不尽的。但是阿圆却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这些老太太——举个例，就如我的大伯娘，她老人家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一得闲空，就托支水烟袋坐到我们房里来，盯着眼看守着我们作迷迷笑脸，满口反复地说些叫人红脸不好意思的夸美的话。这种种罗唆，我倒不大在意；可是阿圆就老被窘得脸红耳赤，不知该往哪里躲。——因此，阿圆不愿去。

我知道弊病之所在，告诉阿圆：二姑姑不是这种善于表现的快乐天真的老太太。而且我会投年轻姑娘之所好，照二姑姑原来的故事又编上了许多的动人的穿插，说得阿圆感动得红了眼睛叹长气。听说二姑姑决不会给她那种罗唆，她的

自缢：上吊自杀。

可风之处：可以教化之处。

罗唆：吵闹，纠缠。此处同“唠叨”。

不愿去的心就完全消除；再听了二姑姑的故事，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又想到借此可以暂时躲避家下的老太太；而且又知道金燕村中风景好，蓁竹山房的屋舍阴凉宽敞：于是阿圆不愿去的心，变成急于要去了。

我说金燕村，就是二姑姑的村；蓁竹山房就是二姑姑的家宅。沿着荆溪的石堤走，走的七八里地，回环合抱的山峦渐渐拥挤，两岸葱翠古老的槐柳渐密，溪中暗赭色的大石渐多，哗哗的水激石块声越听越近。这段溪，渐不叫荆溪，而是叫响潭。响潭的两岸，槐树柳树榆树更多更老更葱茏，两面缝合，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晒不下来。沿着响潭两岸的树林中，疏疏落落地点缀着二十多座白垩瓦屋。西岸上，紧临着响潭，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窗的围墙上面探露着一丛竹子；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这座村子便是金燕村，这座大屋便是二姑姑的家宅蓁竹山房。

阿圆是外乡生长的，从前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的影子，一朝忽然身历其境，欣跃之情自然难言。我一时回想起平日见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也觉得是重入梦境，作了许多缥缈之想。

二姑姑多年不见，显见得老迈了。

“昨天夜里结了三颗大灯花，今朝喜鹊在屋脊上叫了三四次，我知道要来人。”

那张苍白皱褶的脸没多少表情。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脸庞同一调子：阴暗，凄苦，迟钝。她引我们进到内屋里，自己珊珊颤颤地到房里去张罗果盘，吩咐

丫头为我们打脸水。——这丫头叫兰花，本是我家的丫头，三十多岁了。二姑姑陪嫁丫头死去后，祖父便拨了身边的这丫头来服侍姑姑，和姑姑作伴。她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

二姑姑说没指望我们来得如此快，房子都没打扫。领我们参观全宅，顺便叫我们自己拣一间合意的住。四个人分作三排走，姑姑在前，我俩在次，兰花在最后。阿圆蹈着姑姑的步子走，显见得拘束不自在，不时昂头顾我，作有趣的会意之笑。我们都无话说。

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石阶，地砖，柱础，甚至板壁上，都染涂着一层深深浅浅的暗绿，是苔尘。一种与陈腐的土木之气混合的霉气扑满鼻官。每一进屋的梁上都吊有淡黄色的燕子窝，有的已剥落，只留着痕迹；有的正孵着雏儿，叫得分外响。

我们每走到一进房子，由兰花先上前开锁；因为除姑姑住的一头两间的正屋而外，其余每一间房，每一道门都是上了锁的。看完了正屋，由侧门一条巷子走到花园中。邻着花园有座雅致的房，门额上写着“邀月”两个八分字。百叶窗，古瓶式的门，门上也有明瓦纸的册叶小窗。我爱这地方近花园，较别处明朗清新得多，和姑姑说，我们就住这间房。姑姑叫兰花开了锁，两扇门一推开，就噗噗落下三只东西来：两只是壁虎，一只是蝙蝠。我们都怔了一怔。壁虎是悠悠地爬走了；兰花拾起那只大蝙蝠，轻轻放到墙隅里，呖语着似地念了一套怪话：

“福公公，你让让房，有贵客要在这里住。”

阿圆惊惶不安的样子，牵一牵我的衣角，意思大约是对着这些情景，不敢在这间屋里住。二姑姑年老还不失其敏感，不知怎样她老人家就窥知了阿圆的心事：

“不要紧。——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停会，叫兰花再好好来收拾。福公公虎爷爷都会让出去的。”

又说：

“这间避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里面全是新崭崭的。”

我探身进去张看，兜了一脸蜘蛛网。里面果然是新崭崭的。墙上字画，桌上陈设，都很整齐。只是蒙上一层薄薄的尘灰罢了。

我们看兰花扎了竹叶把，拿了扫帚来打扫。二姑姑自回前进去了。阿圆用一个小孩子的神秘惊奇的表情问我说：

“怎么说姑爹？……”

兰花放下竹叶把，瞪着两只阴沉的眼睛低幽地告诉阿圆说：

“爷爷灵验得很啦！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我也常看见的，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

阿圆扭着我的袖口，只是向着兰花的两只眼睛瞪看。兰花打扫好屋子，又忙着抱被褥毯子席子为我们安排床铺。里墙边原有一张檀木榻，榻几上面摆着一套围棋子，一盘瓷制

的大蟠桃。把棋子蟠桃连同榻几拿去，铺上被席，便是我们的床了。二姑姑珊珊颤颤地走来，拿着一顶蚊帐给我们看，说这是姑爹用的帐，是玻璃纱制的；问我们怕不怕招凉。我自然愿意要这顶凉快帐子；但是阿圆却望我瞪着眼，好像连这顶美丽的帐子也有可怕之处。

这屋子的陈设是非常美致的，只看墙上的点缀就知道。东墙上挂着四幅大锦屏，上面绣着“蓁竹山房唱和诗”，边沿上密密齐齐地绣着各色的小蝴蝶，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很灿烂。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两边有洪北江的“梅雪松风清几榻，天光云影护琴书”的对子。床榻对面的南墙上有百叶窗子可以看花园，窗下一书桌，桌上一个朱砂古瓶，瓶里插着马尾云拂。

我觉得这地方好。陈设既古色古香，而窗外一丛半绿半黄的修竹，和墙外隐约可听的响潭之水，越衬托得闲适恬静。

不久吃晚饭，我们都默然无话。我和阿圆是不知在姑姑面前该说些什么好；姑姑自己呢，是不肯多说话的。偌大屋子如一大座古墓，没一丝人声；只有堂厅里的燕子啾啾地叫。兰花向天井檐上张一张，自言自语地说：

“青姑娘还不回来呢！”

二姑姑也不答话，点点头。阿圆偷眼看看我。——其实

《钟馗捉鬼图》：钟馗是传说中一个捉鬼的勇士，旧时民间有悬挂《钟馗捉鬼图》以驱除邪祟的风俗。相传最早的钟馗像是唐朝画家吴道子所作。

洪北江：即洪亮吉，清乾隆时的进士，研究经史、地理的学者，善诗文，著作有《洪北江全集》。

我自己也正在纳罕着的。吃了饭，正洗脸，一只燕子由天井飞来，在屋里绕了一道，就钻进檐下的窝里去了。兰花停了碗，把筷子放在嘴沿上，低低地说：

“青姑娘，你到这时才回来。”悠悠地长叹一口气。

我释然，向阿圆笑笑；阿圆却不曾笑，只瞪着眼看兰花。

我说邀月庐清新明朗，那是指日间而言。谁知这天晚上，大雨复作，一盏三支灯草的豆油檠摇晃不定，远远正屋里二姑姑和兰花低幽地念着晚经，听来简直是“秋坟鬼唱鲍家诗”；加以外面雨声虫声风弄竹声合奏起一支凄戾的交响曲，显得这周遭的确鬼气殊多。也不知是循着怎样的一个线索，很自然地便和阿圆谈起《聊斋》的故事来。谈一回，她越靠紧我一些，两眼只瞪着西墙上的《钟馗捉鬼图》，额上鼻上渐渐全渍着汗珠。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披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支大獠牙，栩栩欲活。我偶然瞥一眼，也不由得一惊。这时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

阿圆瑟缩地说：“我想睡。”

她紧紧靠住我，我走一步，她走一步。睡到床上，自然很难睡着。不知辗转了多少时候，雨声渐止，月光透过百叶窗，映照得满屋凄幽。一阵飒飒的风摇竹声后，忽然听得窗外有脚步之声。声音虽然轻微，但是入耳十分清楚。

“秋坟鬼唱鲍家诗”：是唐朝诗人李贺所作《秋来》中的诗句。“鲍家诗”指南朝诗人鲍照的诗。

《聊斋》：即《聊斋志异》，清初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作。

“你……听见了……没有？”阿圆把头钻在我的腋下，喘息地低声问。

我也不禁毛骨悚然。

那声音渐听渐近，没有了；换上的是低沉的戚戚声，如鬼低诉。阿圆已浑身汗濡。我咳了一声，那声音突然寂止；听见这突然寂止，想起兰花日间所说的话，我也不由得不怕了。

半晌没有声息，紧张的心绪稍稍平缓，但是两人的神经都过分紧张，要想到梦乡去躲身，究竟不能办到。为要解除阿圆的恐怖，我找了些快乐高兴的话和她谈说。阿圆也就渐渐敢由我的腋下伸出头来了。我说：

“你想不想你的家？”

“想。”

“怕不怕了？”

“还有点怕。”

正答着话，她突然尖起嗓子大叫一声，搂住我，嚎陶，震抖，迫不成声：

“你……看……门上！……”

我看门上——门上那个册叶小窗露着一个鬼脸，向我们张望；月光斜映，隔着玻璃纱帐看得分外明晰。说时迟，那时快。那个鬼脸一晃，就沉下去不见了。我不知从那里涌上一股勇气，推开阿圆，三步跳去，拉开门。

门外是两个女鬼！

一个由通正屋的小巷窜远了；一个则因逃避不及，正在我的面前蹲着。

“是姑姑吗？”

“唔——”幽沉的一口气。
我抹着额上的冷汗，不禁轻松地笑了。我说：
“阿圆，莫怕了，是姑姑。”

1932 . 11 . 26 .

(原载 1933 年 1 月《清华周刊》第 38 卷 12 期；
文字据《吴组缃小说散文集》校订。)

废 名

桥

序

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是在十四年十一月，至去年三月本卷最后一章脱稿，这期间虽然还作了一些别的文章，而大部分

的时光是写我的这个《桥》。上下两篇共四十三章刊成此卷，大概占全部的一半，屡次三番自己策励自己两卷一气写完，终于还是有待来日。本卷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以前我还常常不免有点性急，我的陈年的账总不能了结，我总是给我昨日的功课系住了，有一天我却一旦忽然贯通之，我感谢我的光阴是这样的过去了，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创造”。真的，我的桥它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

这一卷里面有一章题作《塔》，当初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后来听说别人有书曰《塔》，于是乃定名曰《桥》，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只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几个字，到了今日仿佛老眼有点昏花似的，那些字迹已经模糊，也一点没有意思去追认它了。至于《桥》的下半，兴趣还是始终未减，几时再来动笔写下去。

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废名。

第一回

我在展开我的故事之前，总很喜欢的想起了别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出自远方的一个海国。一个乡村，深夜失火，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睡梦中被他的母亲喊醒，叫他跟着使女一路到他的叔父家躲避去，并且叮咛使女立刻又要让他好好的睡，否则明天他会不舒服的。使女牵着孩子走，小孩的母亲又从后面追来了，另外一个小姑娘也要跟他们去。

这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只有她这一个孩子，他正在奔忙救火，要从窗户当中搬出他的家俱。

于是他们三人走，到了要到的所在。这个地方正好望得见火，他们就靠近窗户往那里望，这真是他们永远忘记不了的一个景致，远远的海同山都映照出来了，要不是天上的星简直天已经亮了哩。

这个男孩子，与其说他不安，倒不如说他乐得有这一遭，简直喜欢得出奇。但是，那个小姑娘，她的心痛楚了，她有一个 doll，她不知道她把她放在哪一个角落里，倘若火烧进了她的家，她的 doll 将怎么样呢？有谁救她没有呢？

小姑娘开始哭了，孩子他也不能再睡了，她的哭使得他不安。

大家都去睡了。孩子他爬起来，对他的小邻家说道：

“我去拿你的 doll。”

他轻轻的走，这时火已经快要灭了，一会儿他走到小姑娘的门口，伸手向小姑娘的爸爸道：

“亚斯巴斯的 doll！”

亚斯巴斯的父亲正在那里搬东西，吃惊不小，荷包里掏出亚斯巴斯的 doll 给了他，而且叫他赶快的走了。

这个故事算是完了。那位著者，最后这么的赞叹一句：这两个孩子，现在在这个村里是一对佳偶了。我的故事，有趣得很，与这有差不多的地方，开始的掐花。

金 银 花

小林放午学回来，见了饭还没有熟，跑到“城外”去玩。

这是东城外，离家只拐一两个弯就到了，小林的口里叫城外。他平常不在家，在“祠堂”，他们的学馆，不在祠堂那多半是在城外了。

初夏天气，日光之下现得额上一颗颗的汗珠，这招引一般洗衣的妇人，就算不认识他也要眼巴巴的望着他笑。

这时洗衣的渐渐都回去了。小林在那河边站了一会，忽然他在桥上了，一两响捣衣的声响轻轻的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

坝上也很少行人，吱唔吱唔的蝉的声音，正同树叶子一样，那么密，把这小小一个人儿藏起来了。他一步一探的走，仿佛倾听什么，不，没有听，是往树上看。

这样他也不知道他走了多远。

前面一匹黑狗，——小林止步了。他那里会怕狗？然而实在有点怕，回了一回头，——你看，俨然是走进了一条深巷子！他一个人！

其实他已经快要穿过了这树林，他的心立刻随着眼睛放开去了——

一边也是河，河却不紧捱着坝，中间隔了一片草地，一边是满坂的庄稼。

草地上有一位“奶奶”带着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放牛。

她们望着小林哩，还低声的讲些什么。小林看牛，好一匹黄牛，它的背上集着一只八哥儿。翻着翅膀跳。但他不敢下去，截然的一转身，“回去”。回头走不过十步——

“呀！”

抬起头来稀罕一声了。

一棵树，不同那密林相连，独立，就是道旁，满树缠的是金银花。他真不知怎样的高兴，他最喜欢金银花。

树是高大的，但好像一个拐棍，近地的部分盘错着，他爬得上去。他爬，一直到伸手恰够那花藤，而藤子，只要捉住了，牵拢来一大串。一面牵藤子，一面又抹汗。

树上的花不形得少了，依然黄的，白的，绿叶之中，古干之周，小林的手上却多得无可奈何，沿着颈圈儿挂。忽然他动也不动的坐住——

树脚下是那放牛的小姑娘。

暂时间两双黑眼睛猫一般的相对。

下得树来，理出一串花，伸到小姑娘面前——

“给你。”

“琴儿，谢谢。”

那位奶奶也走上坝来了。

“哥儿，——你姓程是不是？今年——十二岁了罢，吃过饭没有呢？”

“我还没有吃饭，放学回来我出来玩。”

“那么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好不好呢？”

“你家在哪里呢？”

“那坂里就是，——哈哈。”

小林的手已经给这位奶奶握住了。他本是那样大方，无论什么生人马上可以成为熟友。金银花绕得他很好看，他简直忘记了。

琴儿一手也牵祖母，那手是小林给她的花，两人惊讶而偷偷的相觑。奶奶俯视着笑，朦胧的眼里似乎又有泪……

这是两个孤儿，而琴儿，母亲也没有了。

“同你的父亲一般模样，你那父亲，当年总是……”

听得见的却是：

“哥儿，你叫什么呢？”

“我叫程小林。”

“那么，琴儿，叫小林哥哥，小林哥哥比你大两岁。小林哥哥，你叫琴子妹妹罢。”

“琴子妹妹。”

小林就这么叫。立刻他又回转头去把草地上的牛望一下

“你的牛没有人看哩。”

“不要紧的。”

琴子妹妹说。

这样他们下坂走进那绿油油的一片稻田上一簇瓦屋。

史家庄

小林每碰到一个生地方，他的精神，同他的眼睛一样，新鲜得现射一种光芒。无论这是一间茅棚，好比下乡“做清明”，走进茶铺休歇，他也不住的搜寻，一条板凳、一根烟管，甚至牛矢黏搭的土墙，都给他神秘的欢喜。现在这一座村庄，几十步之外，望见白垛青墙，三面是大树包围，树叶子那么一层一层的绿，疑心有无限的故事藏在里面，露出来的高枝，更如对了鸱鸢的脚爪，阴森得攫人。瓦，墨一般的黑，仰对碧蓝深空。

没有提防，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好白的水光。团团的

小叶也真有趣。芋头，小林吃过，芋头的叶子长大了他也看见过，而这，好像许许多多的孩子赤脚站在水里。

迎面来了一个黑皮汉子，跟着的正是坝上遇见的那匹黑狗。汉子笑闭了眼睛，嘴巴却张得那么大。先开言的是牵他的奶奶：

“三哑叔，我们家来了新客。”

“哈哈，新客，这么一个好新客”

“街上的小林哥儿。”

“小林哥儿？——金银花，跑到我们坝上来掐花？”

“我自己上树掐的。”

“琴儿也是哥儿给的。”

“哈哈。”

那狗也表示它的欢迎，尾巴只管摇。小林指着芋田问：

“这是吃的芋头吗？”

“是的，吃的芋头，都是我栽的，——认得我三哑叔吗？”

三哑叔蹲下去对了他的眼睛看，又站起来，嘴巴还是张得那么大，奶奶嘱耳他几句话，他走了。走了他回头望，忽然一声喊，比一个手势——

“奶奶，我在河里摸了这么长一条鲫鱼哩。”

“那好极了，款待哥儿。”

这时小林站住，呆呆的望着这位奶奶。

奶奶也立刻站住，但她不能知道小林心上这陡起的念头

“奶奶，我的妈妈要寻我吃饭。”

到了小林说出口，奶奶笑哈哈的解释他听了，刚才三哑

是去牵牛，已经嘱咐了他，叫他先进城去，到东门火神庙那块打听姓程的，见了那家主母，说小林哥儿被史家庄的奶奶留住，晚上就打发人送回的。这原不是唐突的事，素来是相识，妇人家没有来往罢了。

奶奶的笑里又有泪哩，又牵着两个孩子走。

绕一道石铺的路，跨上台阶，便是史家奶奶的大门。

井

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后街”。后街者，以别于市肆。在这里都是“住家人”，其不同乎乡村，只不过没有种田，有种园的。

从他家出来，绕一两户人家，是一块坦。就在这坦的一隅，一口井。小林放学回来，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他连忙跑近去，取水在他是怎样欢喜的事！替姐姐拉绳子。深深的，圆圆的水面，映出姊弟两个，连姐姐的头发也看得清楚。姐姐暂时真在看，而他把吊桶使劲一撞——影子随着水摇个不住了。

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洗菜，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尽尽的望，一面还故意讲话，逗引回声。姐姐道：

“小林，我说问你——”

“问我什么？”

他掉转头了。

“你把我的扇子画得像什么样子！我又没有叫你画。”

“画得不像吗？”

“像——像一堆石头！”

“我是画石头哩。真的，我是画石头。”

说着窘。姐姐笑了。

“人家都说我的父亲会画画，我看父亲画的都是石头，我也画石头。”

“你的石头是这地下的石头，不是画上的石头。”

“那么——它会把你的扇子压破！”

笑着跑了。姐姐菜已经洗完了，他提了菜篮。

母亲忖着他快要回来，在院子里候他，见了他，却道：

“怎么今天放学放得早？”

“我怕是饭没有熟罢——放得早！”

姐姐也已经进来了。

“拿来妈妈看，姐姐说我的石头是地下的石头！——石头不是地下的那还有天上的？”

“什么石头，这么争？”

“就是那扇子，他说他是学父亲画石头。”

“画石头？这些画我都藏起来了，你怎么也翻见了？——不要学这，画别的好画。”

“先生告诉我，我的父亲为得画石头，跑到山上，跑到水边，有时半夜也出去，看月亮底下的石头。”

“是的，先生是告诉你要那么用功读书。”

母亲说着给钱他叫他去买馒头吃。他一口气跑到城外去了。

一个庄家汉进门，自称史家庄的长工，不消说，是意外的事。

史家庄离城有三里之远。

“淘气东西，跑那么远，那是你父亲——”

正在吃饭，姐姐不觉停了筷子，端首对母亲——母亲知道的多了。

“你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多年亡故了，家里一位奶奶还在。”

落 日

太阳快要落山，小林动身回家。

说声走，三哑拿进了小小的一根竹子，绿枝上插了许多红花。

“哥儿，你说奇不奇，竹子开花。”

“不是开的，我知道，是把野花插上去的。”

但他已经从三哑的手上接去了。

“是我们庄上一个泼皮做的，我要他送哥儿。”

“替我谢谢。”

笑着对三哑鞠了一个躬。

至于他自己掐的金银花，放在一个盘子里养着，大家似乎都忘记了。

“三哑叔，你送哥儿过桥才好哩。”史家奶奶说。

“那个自然，奶奶。”

大家一齐送出门，好些个孩子跑拢来看，从坂里朝门口走是一个放牛的、骑在牛上。

骑牛在他又是怎样好玩的事，望着三哑叔他也要骑牛了。

“我把你的牛骑了走好吗？”

“那好极了，有我不怕的。”

牛就在那阶下稻草堆旁，三哑牵来，他就骑。

孩子们喝采，三哑牵牛绳，牛一脚一脚的踏，空中摇曳着竹枝花。

渐渐的走进了稻田，门口望得见的，三哑的蓬发，牛尾巴不时扫过禾，小林则蚕子一般高出一切。

他们两人是在讲话。

“哥儿，我还没有听见你叫我哩，我自己叫自己‘三哑叔’！”

“三哑叔。”

“哈哈。王家湾，老儿铺，前后左右都晓得我三哑叔，三哑叔就是史家庄，史家庄就是三哑叔，——三哑叔也有他的老家哩，三哑叔！”

三哑叔忽然对谁发气似的。

“你不是奶奶自家屋的人吗？”

“不是，不是，我也不叫三哑，我是叫老三。”

“是的，这个名字不好，三哑叔——”

“哈哈，叫罢，就是三哑叔。三哑叔是个讨米的哩，哥儿，正是哥儿这么大，讨米讨到奶奶门口，讨米的有什么话讲？看见我只晓得吃饭，不说话，就说我是哑巴！”

小林竖着耳朵听，三哑叔这样的好人也讨饭！立刻记起了他家隔壁“村庙”里也有一个叫化子，回去要同姐姐商量瞒着母亲偷饭那叫化子吃。

他家隔壁确乎是一个村庙，这是可以做这个故事的考证材料的。

“哥儿——你看你这眼睛是多么玲珑，你怕我吗？哈哈哈。不要怕，三哑叔现在不是讨米的，是一个忠心的长工，除非我家奶奶百岁升天，三哑叔是不离开史家庄的。”

小林又有点奇怪，讨米的怎么又变到长工，他急于想问一问底细，舌头在那里动，觉得这是不好开口的。总之三哑叔是再好没有的一个人。

“三哑叔，今天你就在我家过夜好不好呢？我上街买好东西你吃。你喝酒不呢？”

“哈哈哈，我的哥儿，不，不，我送你过桥我就回来。”

一大会儿没有言语，牛蹄子一下一下的踏得响。

要上坝了，三哑叫他下来，上坝不好骑。

下得牛来，他一跑跑到坝上去了，平素习见得几乎没有看见的城圈儿，展在眼前异样的新鲜。树林满被金光，不比来时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蝉也更叫得热闹，疑心那叫的就是树叶。一轮落日，挂在城头，祠堂，庙，南门，北门，最高的典当铺的凉亭，一一看得清楚。

“这牲口，我一吼它就不走了，我把它拴在树上。哥儿，它跟我有十几年哩，奶奶留我放牛，二十五年共是三条。”

小林望着三哑。

“你先前到我家你怎么会找得到呢？那有绿鼎的是火神庙，庙后边那房子就是的，——三哑叔，我说你还是一路到我家去。”

三哑笑着摇头。

“你不去你就牵牛回去，我会过桥的，我总是一个人过桥玩。”

“那么你走，我看你过去就是了。”

小林一手捏竹枝，石桥上慢慢的过去，过去了，回身，三哑还站在这头望他，笑闭了眼睛，小林只听得见声音——

“走，哥儿。”

洲

小林并没有一直进城。

这里，我已经说过，小林的口里叫“城外”，其实远如西城的人也每每是这么称呼，提起来真是一个最亲昵的所在。这原故，便因为一条河，差不多全城的妇女都来洗衣，桥北城墙根的洲上。这洲一直接到北门，青青草地横着两三条小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但开辟出来的，除了女人只有孩子，孩子跟着母亲或姐姐。生长在城里而又嫁在城里者，有她孩子的足迹，也就有她做母亲的足迹。河本来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涨，不另外更退出了沙滩，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关于这河有一首小诗，一位青年人做的，给与我看：

小河的水，
昨夜我梦见我的爱人，
她叫我尽尽的走，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我的爱人照过她的黑发，
濯过她的素手。

小林现在上学，母亲不准他闲耍，前四五年，当着这样天气，这样时分，母亲洗衣，他就坐在草地玩。草是那么青，头上碧蓝一片天，有的姑娘们轻轻的躲在他的背后，双手去蒙住他的眼睛——

“你猜，猜不着我不放。”

这一说话，是叫他猜着了。

然而他最喜欢的是望那塔。

塔立在北城那边，北城墙高得多多，相传是当年大水，城里的人统统湮死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错乱之中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整齐，此刻同墨一般颜色，长了许多青苔，)站在高头，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女。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不觉流出一滴眼泪，就在承受这眼泪的石头上，长起一棵树，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

城墙外一切，涂上了淡淡的暮色，塔的尖端同千年矮独放光霞，终于也渐渐暗了下去，乌鸦一只只的飞来，小林异想天开了，一滴眼泪居然能长一棵树，将来妈妈打他，他跑到这儿来哭，他的树却要万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见，到了晚上，一颗颗的星不啻一朵朵的花哩。

今天来洗衣的是他的姐姐。

小林走过桥来，自然而然的朝洲上望。姐姐也已经伸起腰来在招手了。她是一面洗衣一面留意她的弟弟的。

小林赶忙跑去，那竹枝摇曳得甚是别致。

“小林，你真淘气，怎么跑那么远呢？”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是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而在小林的生活上，这一刹那也的确立了一大标杆，因为他心

里的话并不直率的讲给姐姐听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倘若要他讲，那是金银花同“琴子妹妹”了。

“你是怎么认识的呢？怎么无原无故的一个人跑到人家家里去呢？”

“我在坝上玩，遇见的。那位奶奶，她说她明天上我家来玩。”

“哪：——你赶快回去罢。妈妈在家里望你哩。”

这时才轮到他手上的花，好几位姑娘都掉转头来看。

“小林，你这花真好。”

猫

吃过早饭，祖母上街去了，琴子跟着“烧火的”王妈在家。全个村里静悄悄的，村外稻田则点点的是人，响亮的相呼应。

是在客房里，王妈纺线，琴子望着那窗外的枇杷同天竹。祖母平常谈给她听，天井里的花台，树，都是她父亲一手经营的，她因此想，该是怎样一个好父亲，栽这样的好树，一个的叶子那么大，一个那么小，结起果子来一个黄，一个红，团团满树。太阳渐渐升到天顶去了，看得见的是一角青空，大叶小叶交映在粉墙，动也不动一动。这时节最吵人的是那许多雏鸡，也都跑出去了，坝上坝下扒抓松土，只有可爱的花猫伏着由天井进来的门槛，脑壳向里，看它那眼睛，一线光芒，引得琴子去看它。

“王妈，猫在夜里也会看的，是不是？”

“是的，它到夜里眼睛格外放得大。”

几时我不睡，来看它，——那怕有点吓人，我看得见它，它看不见我。”

“说错了，它看得见你，你看不见它。”

“不——”

琴子答不过来了，她本不错，她的意思是，我们包在黑夜之中，同没有一样，而猫独有眼睛在那里发亮。

“奶告诉我说她就回来，怎么还不回来？”

“小林哥哥的妈妈是要留奶奶吃中饭的。”

“叫三哑叔去问问。”

“人家笑话你哩，——看小林哥哥，昨天一个人在我们这里玩了一半天。”

琴子是从未离开祖母吃过一餐饭的，今天祖母说是到小林哥哥家去，当时的欢喜都聚在小林哥哥家，仿佛去并不是祖母要离开她。

突然一偏头，喜欢得笑了，“奶回来了，”立刻跑到堂屋里去，堂屋同客房只隔一道壁。

是一个婆婆，却不是她的祖母。

“唱命画的进门，

喜鹊叫得好听。”

“你又来唱命画吗？我奶不在家。”琴子惘然的说。

“奶奶不在家，

姑娘打发糯米粑，

我替姑娘唱一个好命画。”

王妈妈也出来了——

“婆婆，好久没有看见你呀。”

“妈妈，你好呀！这一响跑得远，——姑娘长高了许多哩，可怜伤心，好姑娘，怪不得奶奶那么疼。”

婆婆说着握一握琴子的手。琴子还没有出世，她早已挟着她的画包走进史家庄了。什么地方她都到过，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姓，“唱命画的，”大家就这么称呼着。琴子时常记起她那一包画，一张张打开看才好，然而要你抽了那一张，他才给你看那一张。

“婆婆，你今天来得正好，——姑娘你抽一张罢。”

王妈叫琴子抽一张。琴子捱了进去，她是要抽一张的。

婆婆展开画——

“相公小姐听我讲，

昔日有个赵颜郎——”

“赵颜求寿吗？”王妈不等唱完高声的问。

“是的，那是再好没有的，你看，一个北斗星，一个南斗星，——赵颜后来九十九岁，长寿。”

琴子暗地里喜欢——

“我奶九十九岁。”

原来她是替她的祖母抽一张命画。

婆婆接着唱下去。

不止一次，琴子要祖母抽一张命画，祖母只是摇头罢了，心里引起了伤感，“孩子呵，我还抽什么呢？”现在她是怎样的欢喜，巴不得祖母即刻回来，告诉祖母听。

史家奶奶这回上街，便是替两个孩子做了“月老”，我们这个故事也才有得写了。

万寿宫

到今日,我们如果走进那祠堂那一间屋子里,(二十年来这里没有人教书)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躇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也许你在路上天天碰着他,而你无从认识,他也早已连梦也梦不见曾经留下这样的涂抹劳你搜寻了。

请看,这里有名字,“程小林之水壶不要动”,这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吗?

同样的字迹的,“初十散馆”,“把二个铜子王毛儿”,“薛仁贵”“万寿宫丁丁响”,还有的单单写着日月的序数。

是的,王毛儿,我们的街上的确还有一个买油果的王毛儿,大家都叫“王毛毛”了,因此我拜访过他,从他直接间接的得了一些材料,我的故事有一部分应该致谢于他。

“万寿宫丁丁响”,这是小林时常谈给他的姐姐听的。万寿宫在祠堂隔壁,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除了麻雀,乌鸦,吃草的鸡羊,只有孩子到。后层正中一座殿,它的形式,小林比作李铁拐戴的帽子,一角系一个铃,风吹铃响,真叫小林爱。他那样写在墙上,不消说,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铃远远的响起来了。

冬天,万寿宫连草也没有了,风是特别起的,小林放了学一个人进来看铃。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

眼睛望着它响。他并没有出声的，但他仿佛是对着全世界讲话，不知道自己是在倾听了。檐前乌鸦忒楞楞的飞，扇的矢滴在地下响，他害怕了，探探的转身，耽心那两旁房屋子里走出狐狸，大家都说这里是出狐狸的。

跨出了大门，望见街上有人走路，他的心稳住了，这时又注意那“天灯”。

凡属僻静的街角都有天灯的，黄昏时分聚着一大堆人谈天，也都是女人同小孩。离小林家的大门不远有一盏，他在四五年前，跟着母亲坐在门槛，小小的脸庞贴住母亲的，眼睛驰到那高高的豆一般的火。他看见的万寿宫门口的天灯，在白天，然而他的时间已经是黄昏了，他所习见的自己门口的灯火，也移在这灯上，头上还有太阳的唯一的证据，是他并不怕，——夜间他一个人敢站在这样的地方吗？灯下坐着那狐狸精，完全如平素所听说的，年青的女子，面孔非常白，低头做鞋，她的鞋要与世上的人同数，天天有人出世，她也做得无穷尽，倘若你走近前去，她就拿出你的鞋来，要你穿着，那么你再也不能离开她了……。

想到这里，小林又怕，眉毛一皱，——灯是没有亮的，街上有人走路。

气喘喘的回去见了姐姐——

“姐姐，打更的他怎么不怕狐狸精呢？夜里我听了更响，总是把头钻到被窝里，替他害怕。”

“你又在万寿宫看铃来吗？”

姐姐很窘的说。母亲是不许他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方的。

闹 学

连小林一起共是八个学生,有一个比小林大的名叫老四,一切事都以他两人为领袖。小林同老四已经读到《左传》了,三八日还要作文,还要听讲《纲鉴》,其余的或读“国文”,或读四书,只有王毛儿是读三字经。

一天,先生被一个老头子邀出去了,——这个老头子他们真是欢迎,一进门各人都关在心里笑。先生刚刚跨出门槛,他们的面孔不知不觉的碰在一块,然而还不敢笑出声,老四探起头来向窗外一望,等到他戏台上的花脸一般的连跳连嚷,小喽啰才喜得发痒,你搓我,我搓你。读国文的数“菩萨”,读四书的寻“之”字,罚款则同为打巴掌。小林老四呢,正如先生替戏台上写的对子:“为豪杰英雄吐气”。

小林的英雄是楚霸王。先生正讲到《纲鉴》上楚汉之争。

他非常惋惜而且气愤,所以今天先生的不在家,他并不怎样的感到不同。

“小林,我们一路到万寿宫去捉羊好吗?”老四忽然说。

小林没听见似的,说自己的话:

“学剑不成!”

“总是记得那句话。”

“我说他倘若把剑学好了,天下早归了他。”

老四瞪着眼睛对小林看,他不懂得小林这话是怎么讲,却又不肯开口,因为先生总是夸奖小林做文章会翻案。

“他同汉高祖挑战,射汉高祖没有射死,射到他的脚上,倘若他有小李广花荣那样高的本事,汉高祖不就死了吗。”

老四倒得意起来了，他好容易比小林强这一回——

“学剑？这个剑不是那个箭，这是宝剑，——你不信你问先生。”

小林想，不错的，宝剑，但他的心反而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瞥见王毛儿坐在那里打瞌睡，连忙对老四摇手，叫老四不要作声。

他是去拿笔的，拿了笔，轻轻的走到毛儿面前，朝毛儿的嘴上画胡子。

王毛儿睁开眼睛，许多人围着他笑，他哭了，说他做一个梦。

“做梦吗？做什么梦呢？”

“爸爸打我。”

小林的高兴统统失掉了，毛儿这么可怜的样子！

大家还是笑，小林气愤他们，碎着一个孩子道：

“你这个小虫！回头我告诉先生！”

“是你画他胡子哩！”

另外一个，拉住小林的袖子——

“是的，小林哥，他是不要脸的家伙，输了我五巴掌就跑。”

王毛儿看着他们嚷，不哭了，眼泪吊在胡子旁边，小林又拿手替他抹，抹成了一脸墨，自己的手上更是不用说的。

芭 茅

先生还没有回来，小林提议到“家家坟”摘芭茅做喇叭。

家家坟在南城脚下，由祠堂去，走城上，上东城下南城出去，不过一里。据说是明朝末年，流寇犯城，杀尽了全城

的居民，事后聚葬在一块，辨不出谁属谁家，但家家都有，故名曰家家坟。坟头立一大石碑，便题着那三个大字。两旁许许多多的小字，是建坟者留名。

坟地是一个圆形、周围环植芭茅，芭茅与城墙之间，可以通过一乘车子的一条小径，石头铺的，——这一直接到县境内唯一的驿道，我记得我从外方回乡的时候，坐在车上，远远望见城墙，虽然总是日暮，太阳就要落下了，心头的欢喜，什么清早也比不上。等到进了芭茅巷，车轮滚着石地，有如敲鼓，城墙耸立，我举头而看，伸手而摸，芭茅擦着我的衣袖，又好像说我忘记了它，招引我，——是的，我哪里会忘记它呢，自从有芭茅以来，远溯上去，凡曾经在这儿做过孩子的，谁不拿它来卷喇叭？

这一群孩子走进芭茅巷，虽然人多，心头倒有点冷然，不过没有说出口，只各人笑闹突然停住了，眼光也彼此一瞥，因为他们的说话，笑，以及跑跳的声音，仿佛有谁替他们限定着，留在巷子里尽有余音，正同头上的一道青天一样，深深的牵引人的心灵，说狭窄吗，可是到今天才觉得天是青的似的。同时芭茅也真绿，城墙上长的苔，丛丛的不知名的紫红花，也都在那里哑着不动，——我写了这么多的字，他们是一瞬间的事，立刻在那石碑底下蹲着找名字了。

他们每逢到了家家坟，首先是找名字。比如小林，找姓程的，不但眼巴巴的记认这名字，这名字俨然就是一个活人，非常亲稔，要说是自己的祖父才好。姓程的碰巧有好几个，所以小林格外得意，——家家坟里他家有好几个了。

他们以为那些名字是代表死人的，埋在家家坟里的死人

的。

小喽啰们连字也未见得都认识，甚者还没有人解释他听，“家家坟”是什么一个意义，也同“前街”“后街”一样，这么听惯了的也就这么说。至于这么蹲在它面前，是见了他们的两位领袖那么蹲，好玩。小林虽然被称为会做翻案文章，会翻案未必会通，何况接着名字的最末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敬立，字迹已很是模糊，那年号又不是如铜钱上所习见的，超过他们的智识范围之外。老四也不能，而且也不及订正，他同小林恰得其反，非常的颓唐，——找遍了也找不出与他同姓的！那么家家坟缺少他一家了，比先生夸奖小林还失体面。以前也颓唐过几回，然而说到家家坟总是欢喜的，也总还是要找。

“啊，看哪个的喇叭做得响！”

许许多多的脑壳当中，老四突然抽出他的来，挤得一两个竟跌坐下去了。

大家都在坟坦里，除了王毛儿，——他还跪在碑前，并不是看碑，他起先就没有加到一伙的。

暂时间又好像没有孩子在这里，各人都不言不语的低头卷自己的喇叭了。

小林坐在坟头，——他最喜欢上到坟头，比背着母亲登城还觉得好玩。一面卷，一面用嘴来蘸，不时又偷着眼睛看地下的草，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仔细一看，这地方是多么圆，而且相信它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人一样，他简直以为这是一口塘了，——草本是那么平平的，密

密的，可以做成深渊的水面，两边一转，芭茅森森的立住，好像许多宝剑，青青的天，就在尖头。仰起头来，又有更高的遮不住的城垛——

“小林哥，坟头上坐不得的，我烧我妈妈香，跑到我妈妈坟头上玩，爸爸喝我下来。”

毛儿的话，出乎小林的意外，他是跪在那里望小林，猫一般的缩成了一团，小林望他，他笑，笑得更叫人可怜他，太阳照着墨污了的脸发汗。小林十分抱歉，他把毛儿画得这个样子！

“你妈妈在哪里呢？”

“在好远。”

“你记得你妈妈吗？”

毛儿没有答出来，一惊，接着哈哈大笑——

老四的喇叭首先响了。

狮子的影子

他们从家家坟转头，先生还没有回。有几个说回家去吃饭，老四不准，“人家烟囱里不看见出烟哩。”先生临走嘱咐过他，“吃饭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回，可以放学。”

大家气喘喘的坐在门槛上乘凉。小林披着短褂，两个膀子露了出来，顺口一句：

“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也。”

老四暗地里又失悔，这一句好文章被小林用了去了，本于古文观止上的黄州快哉亭记，曾经一路读过的。

“姜太公在那里钓鱼。”

一个是坐在地下，眼望檐前石头雕的菩萨。大家也立刻起来，又蹲下去，一齐望，仿佛真在看钓鱼，一声不响的。

“你猜这边的那个小孩子是什么人？”

小林的话。

好几个争着说：

“国文上也有，也是挟一本书站在他妈妈面前，——孟子，是不是？”

“是的，这典故就叫做孟母断机。”

老四倒不屑于羸在一起了，也掉转眼睛看了一眼，终于还是注意姜太公。而王毛儿，跟着小林的“机”字霹雳一声：

“拳头一掙，打死一个鸡！”

这一喊，大家的脑壳统统偏过来，笑得毛儿无所措手足了，幸而没有掉出眼泪。然而他之所以那么一喊，也实在是欢喜，今天早晨他读到“除隋乱，创国基”，觉得非常有意思，杂在许多声音当中高声的唱：“拳头一掙，打死一个鸡！”（此地方音，拳头的拳读若除，掙与乱音近。）

这里乘凉，是再好没有的。一个大院子，除了一条宽道，大麻石铺的，从门口起成丁字形伸出去，都是野花绿草，就在石头缝里也还是长了草的。一棵柏树，周围四五抱，在门口不远，树枝子直捩到粉墙，檐前那许多雕刻，有的也在荫下。石地上影子簇簇，便遮着这一群小人物。

毛儿在那里不得开交，小林突然双手朝地上一扑，大家也因之转变了方向了。小林是捉日头，斑斑驳驳的日光，恰好他面前的一小丛草给照住了，疑心有人在什么地方打镜子。他是打镜子的能手，常是把姐姐的镜子拿到太阳地方向姐姐

脸上打。抬头，本是想透过树顶望，而两边只管摆，那光又正照住了他的眼睛。摆也摆不脱，大家好笑。等到他再低头，一丛草分成了两半圆，一半是荫的，现得分外绿。

“小林，快！快！那边，蜻蜓！”

老四急促而又吞声的喊他，喊他捕蜻蜓，一个大黄蜻蜓，集在他那边草上，只要他朝前一探手，可以捕得够。

“快！快！”

他循着老四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了，但他不动手。

“小林哥，快点！要飞了！”

他依然没有动手，看——

“好大的黄眼睛！”

大家急的不得了，他接着且拍手，想试一试那眼睛看的是什么，或者还逗出它一声叫来哩。

“这样的东西总不叫！”

他很窘的不出声的说。其时他这时是寂寞，不过他不知道这两个字是用在这场合，——不，“寂”“寞”他还不能连在一起，他所经验的古人无有用过而留下他的心目。看这类动物，在他不动乎看老鼠或看虎，那时他充分的欢喜，欢喜随着号笑倾倒出来了。而这，总有什么余剩着似的。

老四不耐烦，窜到前面去，蜻蜓却也不让他捉住，大家都怅望着它的飞程，到了看不见，不期然而然的注意那两个燕子。

院子既大，天又无云，燕子真足以牵引他们，渐渐飞得近，箭一般的几乎是要互相擦过。

“好长的尾巴！”小林说。

“燕，候鸟也。”另外一个说。

“你读得来，讲得来吗？候鸟是怎么讲法呢？”小林问。

“小林，不要想，连忙说出来，燕子同雁哪个是秋来春去，春去秋来？”老四说。

小林预备说，嘴一阖，笑起来了，果然一口气说不清。

小喽啰也都笑，看了小林的笑而笑。

“老四，你是喜欢春天还是喜欢秋天？”小林问。

首先答应的却是王毛儿：

“我喜欢冷天，冷天下雪。”

出乎毛儿的意外，大家不再笑他，他立刻热闹了许多。

“我喜欢秋天，‘八月初一雁门开’，我喜欢看雁。”小林自己说。

“是的，我也喜欢看雁，雁会排字，‘或成一字，或成人字。’”另外一个说。

你看见两个字一齐排吗？我看见的，那时我还没有读书，就认得这两个字。”小林说。

“雁教你认的！”老四嘲笑似的说。

“哈哈。”大家笑。

小林认识这两个字，的确可以说是雁教的。六七岁的光景，他跟他的母亲下河洗衣，坐在洲上，见了雁，喊母亲看。一字形，母亲说，“这是一字，”人字形，“这是人字。”母亲还说雁可以带信，他说“何不叫它多排几个呢？省得写。”后来他同母亲看戏，看到汾河湾，那扮薛丁山的同他差不多年纪，他问母亲，“这么一个小孩子，会射什么呢？”母亲的心里已经是一阵阵伤痛，知道丁山将有怎样的遭遇，轻轻答道，

“射雁。”他顿时拉住母亲的手，仿佛是母亲打发那孩子去的，“雁那么好的鸟，射它做什么呢”？有一回，母亲衣洗完了，也坐下沙滩，替他系鞋带，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他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

“老四，你喜欢放野火不呢？那也要到下半年。”小林又问。

“野火我放过好几回，我到我外婆家，许多人一路上官山上玩，点起火来满山红。”

“官山上都是坟哩！”

“坟怕什么呢？坟烧得还好玩些，高高低低的。”

“是的，去年，我记得，天已经黑了，我跟我的姐姐在城外玩，望见对面山上有火，我拉姐姐上城去看，那简直比玩龙灯还好玩。”

说到这里，有一个又在那里吹起喇叭来了。只有他的喇叭还装在荷包里，其余的一到门口就扯散，叶子撒得满地。

“这许多芭茅叶，不收起来，先生回来问哩。”老四说。

各人赶忙拾起。

“拿来我！”

小林斩截的一声。芭茅都交给了他。他团成一个球，四面望，——向狮子跑。

那里立着一对石狮子。

他把芭茅球塞在狮子口里。

“哈哈”。

大家笑。

他看一看狮子的影子，——躺下去了，狮子的影子大过他的身子。

老四对大家摇手，叫不要笑，——他的意思是，让小林一个人睡着，他们偷偷的回去。

“送 牛”

今天小林要接到一匹牛儿，紫绛色的牛儿，头上扎一个彩红球。

照习惯，孩子初次临门，无论是至戚或好友，都要打发一点什么，最讲究的是牛儿，名曰“送牛”。即如我，曾经有过一匹，是我的外婆打发我的，后来就卖给那替我豢养的庄家。小林那回走进史家庄，匆匆又回去了，史家奶奶天天盘计在心，催促三哑看哪一个村上有长得茁壮样子好看的牛儿没有。

刚好小林新从病愈，特地趁这日子送去贺喜她。

送牛的自然也是三哑，他打扮得格外不同，一头蓬发，不知在哪里找得了一根红线，束将起来。牵牛更担一挑担子，这担子真别致，青篾圆箩盛着二十四个大桃子。然而三哑的主意却还在底下衬托着的稻草，他用了一下午的工夫从稻草堆上理出了这许多嫩黄草来，才想到去买桃子。他这样的心计，史家奶奶是明白的，见他赤着脚兜了桃子回来，说道：

“你也该洗脚了。”

他弯着腰，对奶奶的眼睛看，笑道：

“牛到哥儿家，两天要停留罢，吃什么起？我办了许多草去。”

“是的。”

“挑草不好看，我挑一担桃子去。”

“是的，谢谢三哑叔。”

牛儿进城，不消说，引起个个观望。还没有走过桥，满河的杵声冷落了下去，只见得循着河岸，妇人家，姑娘们，有的在竹篙子撑着的遮阳之下，都已经抬起身子了。是笑呢，还是对了太阳——总之拿这时的河水来比她们的面容，是很合式的罢。

史家庄的长工，程小林的牛，知道的说，不知道的问。

三哑——他是怎样的欢喜，一面走，一面总是笑，扁担简直是他的翅膀，飞。但他并不回看人，眼睛时而落在箩筐，时而又偏到牛儿那边去。城门两丈高，平素他最是留意，讲给那不惯上街的人听，现在他挤进去了他也不觉得。

走过了火神庙，昂头，正是那白白的门墙——

“三哑叔！”

“哈，哥儿。”

小林跳出来了，立刻放炮。他早已得了信竿子上挂了一吊炮等着。

三哑喝了酒才回去，预备一两日后又来牵牛，牵到王家湾去，因为他买的时候也就代为约定了一个豢养的人家。

小林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牛儿就拴在石榴树下。邻近的孩子们三三五五的走进来看，同小林要好的小林引到屋子里去，看桃子，——二十四个大桃母亲用了三个盘子盛着摆在堂屋正中悬挂的寿星面前。

“寿星老头子手上有桃子，还要把我的桃子给他，让我们

偷他一个罢。”

小林自己这么说，别个自然没有不乐意的。然而他的姐姐躲在背后瞄着他，他刚刚爬到几上，伸手，姐姐一声——

“吓，捉贼！”

小林回转身来笑了——

“我要偷寿星老头子手上的桃子。”

“那个桃子你偷，你只不要动他的这个。”姐姐笑。

“怎么是他的这个呢？是我的！”

“不管是你的还是他的，你且偷那个桃子我看看。”

“画的怎么偷法呢？”

最小的一个孩子说。小林笑得跑来倒在姐姐怀里了。

“我们还是去看牛儿。”孩子们说。

牛儿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他们用尽种种法子逗它。小林拿草伸到它的口边，它也不以为这是主人，一样的只看见它的眼睛在表示，表示的什么可说不清了。

有一个去拉它的尾巴，他是名叫铁牛的，用了那么大的力，牛突然抱着树碰跳碰跳了，吓得大家退后好几步，石榴的花叶也撒了一阵下来，撒到牛身上，好看极了。

然而大家气愤——

“真是个铁牛！”

铁牛一溜烟跑了。

到了天快黑了，牛儿兀的叫几声，只有小林一个人在院，他也随着叫一声，起初是一惊，立刻喜得什么似的，仿佛这才放心。他午饭没有吃，虽然被母亲迫着在桌上坐了一会，一心守着看牛吃不吃草。

姐姐提了水到院子里来浇花，他说：

“我忘记了！三哑叔告诉我天黑的时候，把点水牛喝哩。”

姐姐笑道：

“你牵到河里去喝。”

“好，我把它牵到河里去喝。”

说着去解绳子，但母亲也已经走出来了——

“姐姐说得玩，你就当真的了，——舀一钵水来它喝。”

小林背着牛，就在牛的身旁，站住了。

“这时候城外人多极了，你牵到河里去喝，要是人家问你是哪个送你的牛，你怎么答应呢？”

“三哑叔送的。”

他斩截的说。妈妈姐姐都笑。

石榴树做了一个大翅膀，牛儿掩护下去了，花花叶叶终于也隐隐于模糊之中，——一定又都到小林的梦里去出现罢，正如一颗颗的星出现在天上。

“松树脚下”

第二天小林自己牵了牛儿往史家庄去，下得坝来，知道要循那一条路走——“有人喊我哩”掉头向声音之所自来了。是的，是史家奶奶。

他想不到这样出乎意外的到了，并没有听清史家奶奶的话，远远的只管说——

“我妈妈叫我牵来的，它一早起来就叫，哞哞的，又不吃草，妈妈说，‘今天你就自己牵去罢，牵到奶奶家去，交给三哑叔。’”

史家奶奶不消说高兴的了不得，小林来了，何况是病后。而小林，仿佛史家庄他来得太多，当他一面走路的时候一面就想，牵牛，这个理由充不充足？所以他的步子开得很慢，几乎是画之字，时时又盼一盼牛。牛儿大约也懂得这个意思，要下坝，两个平排的，临着绿野，站了一会。

自然，这因为史家庄现在在他的心上是怎样一个地方。

奶奶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是的，牲口也怕生，来得好，——病都好了吗？我看长得很好。”

牵牛的绳子从小林的手上接过来，又说：

“来，跟我来，松树脚下，琴子妹妹也在那里。”

琴子妹妹——小林望得见了。

“松树脚下”，就在那头的坝脚下，这么叫，很明白，因了一棵松树。

我们可以想象这棵松树的古老，史家奶奶今年近七十岁，很年青的时候，便是这样不待思索的听大家说，“松树脚下”，又说给别人听，而且松树同此刻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它从不能特别的惹起史家奶奶的留意。还有，去看那碑铭，——这里我得声明，松树脚下是史家庄的坟地，有一块碑，叫琴子来称呼要称高祖的，碑铭是死者自撰，已经提到松树，借了李白的两句：

螭咕啼青松

安见此树老

如果从远处望，松树也并不看见，它曲而不高，同许多

树合成一个绿林，于稻田之中很容易识别。我们以下坝进庄的大路为标准，未尽的坝直绕到屋后，在路左，坟地正面是路，走在路上，坟，颇多的，才不为树所遮掩。

不是琴子，小林见了松树要爬上去，——不是小林，琴子也要稀奇牛儿今天又回来了。

总之羞涩——还是欢喜呢？完全占据了这两个小人物。

“琴儿，你看，小林哥哥把牛牵到这里来了。”

“我不晓得那替我豢的人他家在哪里。”

“是的，一会儿我叫三哑叔牵去，——坐下歇一歇。”

小林就坐下坟前草地。琴子本来是坐着的。

“琴儿，问小林哥好。”

“小林哥好。”

小林笑着谢了一下。

史家奶奶让牛在一旁，捱近两个孩子坐。

小林终于看松树。

“那是松树吗？松树怎么这么盘了又盘？”

琴子好笑，盘了又盘就不是松树！但她不答。奶奶道：

“你没有见过这么的松树吗？”

“我在我父亲的画帖上见过，我以为那只是画的。”

“画的多是有的。”

奶奶说着不觉心伤了。慢慢又说：

“今天是琴子妈的忌日，才烧了香，林儿，你也上前去作一作揖。”

小林伸起腰来，预备前去，突然眉毛一扬，问：

“哪一个坟是呢？”

真的，哪一个坟是呢？老年人到底有点模糊。

“这个。”

琴子指点与他。

说声作揖，小林简直喜欢得很，跪下去，一揖，想起了什么似的又一掉头——

“奶奶，是不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那个罪字。”

他的样子实在好笑，琴子忍不住真笑了。奶奶摸不着头脑。

他是问忌日的忌，——“忌日”对于他是一个新名词。

“啊，不是，是百无禁忌的忌。”

小林又想，“忌日，什么叫做忌日？是不是就是生日？”

他却不再问了，连忙爬起来，喝一声牛儿，牛儿踏近一个坟的高头。

习 字

史家奶奶留他多住几天再回去，而且他在这里做起先生来了。

奶奶说：

“你就教琴子读书。”

琴子好久没有读书，庄上的家塾她不喜欢去。小林教她，自然是绰然有余的。

琴子先在客房里，小林走进来——

“奶奶叫我教你读书。”

琴子不理会的似的，心里是非常之喜。

小林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哈哈。”

史家奶奶从外笑。

“你们笑我，我不读！”

这把小林吓了一跳，他此时已经坐下了椅子，面前一个方桌，完全是先生模样。

“不是笑你。”轻轻的望着琴子说。

“我喜欢习字。”

“好，我写一个印本，你照我的写。”

什么“印本”呢？上大人，不稀罕；百家姓，姓赵的偏偏放在第一，他也不高兴。想起了一个好的，连忙对琴子道：

“你磨墨！”

琴子磨了墨，他又道：

“你把眼睛闭住。”

“不——你涂墨我脸上！”

“你真糊涂！涂墨你脸上那怎么好看呢？我替你写一个好印本，要写起了才让你看。”

“我不看，你写。”

小林写的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琴子看——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

说一个手点一个。

小林又瞥见壁上的一横幅小画，仿照那画的款式在纸的末端添这几个小字：

程小林写意

琴子看着道：

“这是做什么呢？”

“我的名字。”

“我的印本怎么写你的名字呢？要写学生史琴子用心端正习字。”

他还要在空缝里写，一个“我”字，指着叫琴子认。

“这个字也不认得？我字。”

“我再写一个。”

说他再写一个，写了一笔却不写了，对了琴子看。连忙又写，写了一个“你”字，写得非常小，像一个小蚂蚁。

“写这么小。”

琴子说他写这么小。

于是又快快的写得一个，一个“爱”字，写起了又一笔涂了，羞得脸都红了。

“你把我的印本涂坏了。”

琴子惘然的说。

这时奶奶走进来了，拿起印本看，忍不住笑——

“这四句改成画，那才真是一个通先生。”

小林也站起来，眼巴巴的望那一朵墨，看那字涂没有涂掉。

琴子，你在学里读什么书呢？”

“读《大学》。”

“《大学》读到什么地方呢？”

“一本书只剩了几页，我读到那几个难字就没有读下去。”

“难字——我猜得着，鼃鼃蛟龙是不是？”

“是的。”

“那要说《中庸》，不是《大学》。”奶奶说。

“这几个字真难，我们从前也是一样，——你倘若讲得来，你还怕哩，鼃鼃蛟龙，吓得死人的东西！”

“是的，我见了那字就害怕。”

“可是我有一回做文章，说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长久，钞了这里几句，日月星辰，天覆地载，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得了先生许多圈圈。”

琴子莫名其妙，史家奶奶，当小林流水一般的说，望着他——

“孩子呵——”

声音很低，接着又没有别的。慢慢的叫两人出去玩，道：

“今天就这样放学罢，出去凉快。”

花

灯下，自己躺着打滚，别人围着走，谈故事自然更好，——这大概孩子们都是喜欢的罢。

小林现在便是在这个欢喜之下。

只可惜三哑跑去睡觉去了，史家奶奶又老是坐在椅子上栽瞌睡。还有琴子，但她不说话，靠着灯札纸船。

小林望天花板，望粉墙，望琴子散了的头发。

“哈哈，你看！”

“看什么？”琴子掉过头来问。

小林伸了头在那里指，琴子的影子。

“呀，我怕。”

“你自己的影子也怕？”

影子比她自己大得多。

琴子仿佛今天才看见影子似的，看，渐渐觉得好玩，伸手，把船也映出来，比起自己算是一个老鼠。

“你坐在你的船上，你会沉到水里去！”

这时他也映在墙上了，一站站起来了。

“你笑它也笑。”

琴子看着小林的影子说。

“我哭它也哭。”

他又装一个哭脸。奶奶突然睁开眼，慌忙着一句——

“唔，哭什么？好好的玩。”

“哈哈，我们是在这里玩哩。”

奶奶又栽了下去。

“你看奶奶的影子，——奶奶的白辫子同你的黑辫子一样是黑的。”

“你真是胡叫，要我的才叫辫子。”

琴子看着奶奶的白发，惘然的说。

“你走开，我替你掉一个，看你认不认得。”

琴子就掉到灯的那边去了，一看墙上没有她，拍手一叫道：

“不见了。”

“你看那边墙上。”

“你真掉了，比先前小得多哩。”

“哈哈，——你到这里来，我再替你掉一个。

他叫琴子到他的面前来，他站在灯面前。琴子道：

“我不玩，我要困，——你当我真不知道，你把灯挡住了，我哪里还有影子呢？”

一面说，一面拿手揩眼睛，要困。

“我同你说正经话，昨天夜里我听见鸡叫，今天我不睡，听听哪一个鸡先叫。”

“鸡叫，鸡天天夜里叫。”

“我在我家里总没有听见。”

“夜里还有夜火虫，你在你家看见吗？我们坂里非常多。”

“夜火虫，我们常常捉夜火虫玩哩。”

“还有一样东西，别个看不见，它也能够亮，——你猜是什么东西？”

小林使劲的答：

“鬼火！”

琴子又怕了，两手一振。

“不要吓我，——我是说猫，猫的眼睛。”

“我看花也是夜里亮的。”

“你又哄我，花怎么会亮呢？”

“真的，不是哄你，我家的玫瑰花，头一天晚上我看它，还是一个绿苞苞，第二天清早，它全红了，不是夜里红的吗？所以我说花也是夜里亮的。不过我们睡觉去了，不知道。”

“我们不睡觉，也看它不见。”

“它总红了。”

但无论如何是不能服琴子之心的。

“今天我真不睡，这许多东西都不睡觉。”

“你不睡，你就坐在这里，叫影子陪——”

琴子话没有说完，瓦上猫打架，连小林也怕起来了。

史家奶奶醒了，抬头见了两个小人儿面面相觑。

“送路灯”

小林只不过那么说，他不睡觉，然而在睡觉之前，又跑到大门口玩了一趟。邻近村上一个人家送路灯，要经过史家庄坝上，他同琴子拉着奶奶引他们去。

“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哩，明天没有了。”琴子这么说。

“送路灯”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连三天晚上，所有你的亲戚朋友都提着灯笼来，然后一人裹一白头巾——穿“孝衣”那就现得你更阔绰，点起灯笼排成队伍走，走到你所属的那一“村”的村庙，烧了香，回头喝酒而散。这所谓“村”，当然不是村庄之村，而是村庙之简称，沿用了来，即在街上，也是一样叫法。村庙是不是专为这而设，我不得而知，但每数村或数条街公共有一个，那是的确的。

倘若死者是小孩，随时自然可来吊问，却用不着晚上提灯笼来，因为小孩仿佛是飞了去，不“投村”。

那么，送路灯的用意无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村庙其实就是土地庙。何以要投土地庙？史家奶奶这样解释小林听：土地神等于地保，死者离开这边而到那边去，首先要向他登记一下。

“死了还要自己写自己的名字，那是多么可怜的事！”小林说。

但三哑前天也告诉了琴子，同史家奶奶说的又不同。琴子道：

“三哑叔说是，死人，漆黑的，叫他往那里走起？所以他到村庙里歇一歇，叫土地菩萨引他去。”

“我怕他是舍不得死，到村庙里躲一躲！哈哈。——那土地菩萨，一大堆白胡子，庙又不像别的庙，同你们的牛栏那么大，里面住的有叫化子，我一个人总不敢进去。”

史家奶奶预备喝小林，说他不该那么说，而琴子连忙一句：

“你到村庙里去过吗？”

说的时候面孔凑近小林，很奇怪似的。

奶奶的声音很大——

“不要胡说。”

“真的，奶奶，我家隔壁就是一个村庙，我时常邀许多人进去玩，打钟，我喜欢打钟玩。”

琴子更奇怪，街上也有村庙！

“我那个村庙里那个叫化子，住了好几年。”

“他不害怕吗？”

“害怕又有什么办法？自己没有房子住，只好同鬼住！”

说得琴子害怕起来了。

“喂哟，人死了真可怜，投村！倘若有两个熟人一天死了倒好，一路进去，——两人见面该不哭罢？”

他说着自己问自己。忽然抬头问奶奶——

“奶奶，叫化子死了怎么投村呢？他家里不也有一个村庙吗？他又住在这个庙里。”

这叫史家奶奶不好答复了。他们已经走出了大门，望见坝上的灯，小林喝彩：

“啊呀！”

史家庄出来看的不只他们三人，都在那里说话。在小林，不但说话人的面孔看不见，声音也生疏得很，偏了一偏头，又向坝上望。

这真可以说是隔岸观火，坂里虽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来，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一个大湖，也不过如此罢？萤火满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没有声响，除了蛙叫。那边大队的人，不是打仗的兵要衔枚，自然也同这边一样免不了说话，但不听见，同在一边的，说几句，在夜里也不能算是什么。

其实是心里知道一人提一灯笼，看得见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灯，是比萤火大的光，沿着一条线动，——说是一条线，不对，点点的光而高下不齐。不消说，提灯者有大人，有小孩，有高的，也有矮的。

这样的送路灯，小林是初见，使得他不则声。他还有点怕，当那灯光走得近，偶然现一现提灯者的脚在那里动，同时也看得见白衣的一角。他简直想起了鬼，鬼没有头！他在

自己街上看送路灯,是多么热闹的事,大半的人他都认识,提着灯笼望他笑,他呼他们的名字,有他的孩子朋友杂在里面算是一员,跑出队,扬灯笼他看,谈笑一阵再走。然而他此时只是不自觉的心中添了这么一个分别,依然是望着一点点的光慢慢移动,沿一定的方向,——一定,自然不是就他来说,他要灯动到那里,才是走到了那里。

“完了!没有了!”

最后他望着黑暗,怅然的说。

“到树林那边去了。”琴子说。

许许多多的火聚成了一个光,照出了树林,照出了绿坡,坡上小小一个白庙,——不照它,它也在这块,琴子想告诉小林的正是如此。

瞳 人

小林睁开眼睛,窗外射进了红日头,又是一天的清早。昨夜的事,远远的,但他知道是昨夜。

只有琴子还在那一个床上睡着,奶奶早已起来上园摘菜去了。

琴子的辫子蓬得什么似的,一眼就看见。昨天上床的时候,他明明的看了她,哪里是这样?除了这一个蓬松的辫子,他还看得见她一双赤脚,一直赤到膝头。

琴子偏向里边睡,那边是墙。

小林坐起来,揩一揩眼矢。倘若在家里,那怕是他的姐姐,他一定翻下床,去抓她的脚板,或者在膝头上画字。现在,他的心是无量的大,既没有一个分明的界,似乎又空空

的，——谁能在它上面画出一点说这是小林此刻意念之所限呢？

琴子的辫子是一个秘密之林，牵起他一切，而他又管不住这一切。

“琴子你醒来！”他仿佛是这样说。琴子如果立刻醒来了，而且是他叫醒的，恐怕他兀的一声哭罢，因为琴子的一睁眼会在他的心上落定了。

什么地方郭公鸟儿叫，“郭公郭公！郭公郭公！”这一叫倒叫醒了他，不，简直救了他，使得他说，“让你一个人睡，我到河里去看郭公。”他刚刚翻到床下，记起昨夜里他还做了一个梦，自言自语道：“我还做了一个梦！”这时琴子一掉掉过身来了，眼睛是半睁开的。

“起来，我告诉你听，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琴子慢慢一句：

“清早起来就说梦，吃饭我砸了碗，怪你！”

“我不信那些话，我在我家里，一做了梦，起来就告诉我的姐姐，总没有见她砸过碗。”

小林是梦见“活无常”。活无常，虽是他同他的同学们谈话的好材料，而昨夜的梦见当是因了瞥见送路灯的白衣。活无常是穿白衣的，面孔也涂得粉白，眉毛则较之我们平常人格外黑。映在小林的脑里最深的，还不是城隍庙东岳庙的活无常，那虽然更大，却不白的多，是古旧的，甚且有蜘蛛在他高高的纸帽上做网。七月半“放猖”，人扮的活无常，真白，脚登草鞋，所以跟着大家走路他别无声响，——小林因此想到他也不说话。是的，不准他说话。

据说真的活无常，倘若在夜里碰见了，可以抱他。他貌异而心则善，因为他前世是一个孝子，抱他要他把路上的石子秤作金子。不知怎的，小林时常觉得他要碰见活无常，一动念俨然是已经碰见了，在城外的洲上。何以必在城外的洲上？这可很难说。大概洲上于他最熟，他所住的世界里又是一个最空旷的地方，容易出鬼。至于秤石作金，则每每是等到意识出来了，他并没有碰见活无常，才记起。

他告诉琴子他梦见活无常，正是洲上碰见活无常的一个梦。

分明是梦，说是夜里，活无常却依然那么白，白得他害怕。不见天，不见地，真是夜的模样，而这夜连活无常的眉毛也不能遮住，几乎愈是漆黑，活无常愈是白得近来，眉毛也愈在白脸当中黑。同样，自己在洲上走，仿佛人人可以看得见。不过到底是夜里，不看见有人。尤其古怪的，当他钉眼望活无常的眉毛的时候——活无常是想说话罢，也就在这时猛然知道是做了一个梦。

小林唧唧咕咕的说，把琴子的眼睛说得那么大。琴子一听到活无常三个字，联想到的是秤石作金，小林的梦里没有提到，她也慢慢的随着眼睛的张大而忘却了。

“这么一个梦。”

她惘然的说。起初说小林不该一早起来说梦，梦说完了又觉得完得太快似的。此时她已经从被褥上头移坐在床沿，双脚吊着。

小林站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脚，他简直想她去过河玩。她拿手揩眼矢，她抬头道：

“哭什么呢？”

琴子知道是说来玩的，笑了。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

“我看你的瞳人。”

其实除非更凑近琴子的眼睛跟前，瞳人是看不见的。

碑

太阳远在西方，小林一个人旷野上走。

“这是什么地方呢？”

眼睛在那里转，吐出这几个声音。

他本是记起了琴子昨天晚上的话，偷偷的来找村庙，村庙没有看见，来到这么一个地方。

这虽然平平的，差不多一眼望不见尽头，地位却最高，他是走上了那斜坡才不意的收不住眼睛，而且暂时的立定了，——倘若从那一头来，也是一样，要上一个坡。一条白路长长而直，一个大原分成了两半，小林自然而然的走在中间，草上微风吹。

此刻别无行人，——也许坡下各有人，或者来，或者刚刚去，走的正是这条路，但小林不能看见，以他来分路之左右，是可以的。

那么西方是路左，一层一层的低下去，连太阳也不见得比他高几多，他仿佛是一眼把这一块大天地吞进去了，一点也不留连，——真的，吞进去了，将来多读几句书会在古人口中吐出，这正是一些唐诗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边树若荠”。然则留连于路之右吗？是的，看了又看，不掉头，无

数的山，山上又有许多的大石头。

其实山何曾是陡然而起？他一路走来，触目皆是。他也不是今天才看见，他知道这都叫做牛背山，平素在城上望见的，正是这个，不但望见牛背山上的野火，清早起来更望见过牛背山的日出。所以他这样看，恐怕还是那边的空旷使得他看罢，空旷上的太阳也在内。石头倒的确是特别的大，而且黑！石头怎么是黑的？又不是画的……这一迟疑，满山的石头都看出来了，都是黑的。树枝子也是黑的。山的绿，树叶子的绿，那自然是不能生问题。山顶的顶上有一个石头，惟它最高哩，捱了天，——上面什么动？一只鹞鹰！一动，飞在石头之上，不，飞在天之间，打圈子。青青的天是远在山之上，黑的鹞鹰，黑的石头，都在其间。

一刹间随山为界偌大一片没有了那黑而高飞的东西了，石头又与天相接。

鹞鹰是飞到山的那边去了，他默默的相信。

“山上也有路！”

是说山之洼处一条小路。可见他没有见过山上的路，而一见知其为路。到底是山上的路，仿佛是动上去，并不是路上有人，路蜿蜒得很，忽而这儿出现，忽而又在那儿，事实上又从山脚出现到山顶。这路要到哪里才走？他问。自然只问一问就算了。然而他是何等的想上去走一走！此时倘若有人问他，做什么人最好，他一定毫不踌躇的答应是上这条路的人了。他设想桃花湾正是这山的那边，他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桃花湾，母亲说是一个山脚下。他可以到桃花湾，他可以走这条路。但他又明白这仅仅是一个设想似的，不怎样用

力的想。

他没有想到立刻上去——是何故？我只能推测的说是有这么一个事实暗示着，太阳在那边，是要与夜相近，不等他上到高头，或者正上到高头，昏黑会袭在他的头上。

总之青山之上一条白道，要他仰止了。至于他是走在绿野当中大路上，简直忘却，——也真是被忘却，他的一切相知，无论是大人或小孩，谁能平白的添进此时这样的小林呢？倘若顷刻之间有人一路攀谈，谈话的当儿也许早已离开了这地方罢。

但是，一个人，一掉头，如落深坑，那边的山又使得这边的空旷更加空旷了，山上有路，空旷上有太阳。

依然慢慢的开步子，望前面，路还长得很哩，他几乎要哭了，窘——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突然停止了，远远路旁好像一只——不，是立着的什么碑。

多么可喜的发现，他跑。

见了碑很瞧不起似的——不是说不好看，一块麻石头，是看了碑上的四个大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谁也会念，时常到他家来的一个癞头尼姑见了他的母亲总是念。

他又有一点稀奇——

“就是这么‘阿弥陀佛’。”

听惯了而今天才知道是这么写。

石碑在他的心上，正如在这地方一样，总算有了一个东西，两手把着碑头，看不起的字也尽尽的看。到了抬头，想到回去，他可怕了，对面坡上，刚才他望是很远，现在离碑比他所从来的那一方近得多，走来一个和尚。

他顿时想起了昨夜的梦，怪不得做了那么一个梦！

虽然是一天的近晚，究竟是白天，和尚的走来随着和尚的袍子的扩大填实了他，哪里还用得着相信真的是一个人来了？

未开言，和尚望他知，他觉得他喜欢这个和尚。

最有趣的，和尚走近碑，正面而立，念一声阿弥陀佛，合什，深深的鞠一个躬，道袍撒在路上，拖到草边。

“小孩，你在这里做什么？”

“师父，你对这石头作揖做什么呢？”

两人的问差不多是同时。

“这石头——”

和尚不往下说了。这是所以镇压鬼的。相传此地白昼出鬼。

他又问：

“这一齐叫做什么地方呢？”

“这地方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史家庄来。”

“那么你怎不知道这地方呢？这叫做放马场。”

放马场，小林放眼向这放马场问了。一听这三个字，他唤起了一匹一匹的白马。

马到这里来吃草倒实在好，然而很明白，这只是一个地

名，马在县里同骆驼一样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在衙门口的马房里见过几匹。

他是怎样的怅惘，真叫他念马。

“小孩，你头上尽是汗。”

和尚拿他的袍袖替他扇。

“从前总一定放过的。”他暗地里说，以为从前这里总一定放过马的了。著者因此也想翻一翻县志，可惜手下无有，不知哪里是否有一个说明？

“你回去吗？我们两人一路走。”

“师父往哪里去呢？”

“我就在关帝庙，离史家庄不远，——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找了一半天村庙没有找到。”

和尚好笑，这个孩子不会说话。

一句一句的谈，和尚知道了底细。村庙就在关帝庙之侧，不错，树林过去，如琴子所说，小林却也恰恰为树林所误了，另外一个树林过去，到放马场。

两个人慢慢与碑相远。

“师父，关公的刀后来又找着了，——我起初读到关公杀了的时候，很著急，他的马也不吃草死了，他的青龙偃月刀落到什么人手上去了呢？”

突然来这么一问，——问出来虽是突然，脑子里却不断的纠缠了一过，我们也很容易找出他的线索，关帝庙，于是而关公，关公的刀，和尚又是关公庙里的和尚。

和尚此刻的心事小林也猜不出呵，和尚曾经是一个戏子，会扮赵匡胤，会扮关云长，最后流落这关帝庙做和尚，在庙

里便时常望着关公的通红的脸发笑，至今“靠菩萨吃饭”已经是十几年了。

“你倒把三国演义记得熟，——青龙偃月刀曾经落到我手上，你信吗？”和尚笑。

这个反而叫他不肯再说话了。和尚也不说下去。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渐渐整个的摆在后面。

一到斜坡，他一口气跑下去。

跑下了而又掉头站住，和尚还正在下坡。

山是看得见的，太阳也依然在那块，比来时自然更要低些。

“第一的哭处”

在读者的眼前，这同以前所写的只隔着一页的空白，这个空白实代表了十年的光阴。

小林——已经不是“程小林之水壶”那个小林了，是走了几千里路又回到这“第一的哭处”。这五个字也是借他自己的，我曾经觅得的他的信札，有一封信，早年他写给他的姐姐，这样称呼生地。人生下地是哭的。

其实他现在的名字也不是小林，好在这没有关系，读者既然与“小林”熟了，依然用它。

他到了些什么地方，生活怎样，我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但这个故事不必牵扯太多，从应该讲的讲起。我也曾起了一个好奇心，想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跑回这乡下来，因为他的学业似乎是中途而废了。这个其说不一。其实都是说话的人自

己为主，好比一班赌博朋友，侥幸他是一位“公子王孙”，有财喜可寻，说他是丢了书不念，一夜输光了，逃回来。当然不足置信。然而我也折衷不出一个合理的说法，等待将来能够得到可靠的证明。

“且听下回分解”

小林在回家以前两三年，也时常接到琴子的信。摆在面前的是今日之字，所捉得住的则无论如何是昔日之人，一个小姑娘！这其间便增了无限的有趣，设想一旦碰见了……于是乎笑。

然而那一天从外方回来以后第一次从史家庄回来，一路之上，他简直感到一个“晚间的来客”了，觉得世上的事情都“奇”得很！其欢喜，真不是执笔的人所能为力了。我一语道破事实罢——

“我也会见了细竹，她叫我，我简直不认识。”

这就是事实，他一进门告诉他的母亲的话。

细竹——对于读者也唐突！她是什么一个人呢？这是很容易答复的，有了那一个“她”字已经答复了一半，在小林的记忆里是熟得忘记了一个“小东西”，而一天之内，她竟在他的瞳孔里长大了，多么好看的一个大姑娘。

这个小东西真是与琴子相依为命，寝食常在一块，不相识的人看来要以为是姊妹，其实不过是同族。她比琴子小两岁，那时小两岁便有那样的差别，就是，同一个男孩子没有差别，以致于小林抹杀了她。

读者将问，“请说小林同琴子的会见罢。”他们俩的会见

只费一转眼，而这一转眼俨然是一“点睛”，点在各人久已画在心上的一条龙，龙到这时才真活了，再飞了也不要紧。

写到这里我只好套一句老话——

“且听下回分解。”

灯

小林的归来，正当春天。蟋蟀不知春秋，春天对于他们或者没有用处，除此以外谁不说春光好呢？然而要说出小林的史家庄的春天，却实在是一件难事。幸而我还留下了他的一点点故事在前，——跟着时光退得远了罢，草只是绿，花只是香，它，从何而闻得着见得着呢？不然，天地之间到底曾经有过它，它简直不知在哪里造化了此刻的史家庄！

何况人物里添了细竹。比如她最爱破口一声笑，笑完了本应该就了事，一个人的声音算得什么？在小林则有弥满于大空之概，远远的池岸一棵柳树都与这一笑有关系。

他能像史家庄的放牛的孩子一样连屋背后的草皮被人挖了一锄也认得出吗？自然是不能，史家庄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他没有到过，就是琴子与细竹两人间有趣的生活，他喝的也不过是东海的一滴。但这无损于他的春天的美满，——反似乎更是美满得古怪！

接着浮上我的心头的，是史家庄的一个晚上。史家奶奶已经睡了，细竹跟着琴子在另一间房里，她突然想到要去看鬼火。看鬼火是三月三的事，今天还是二月二十六，她说，“三月三有鬼火，今天我不信就没有，去！”琴子答应她，她赶忙点灯笼。琴子问：

“你做什么？”

“才答应我去，又问我做什么？”

“我问你这是做什么？”指着灯笼对她笑。

“不要亮怎么行呢？”

“看鬼火要亮？人家当你是一个鬼火哩！”

不要灯笼把奶奶的拐杖拄着走。

并不用走得远，打开后园的门，下坝河岸上就是看鬼火的最好的地方，三月三少不了有许多人来看。河在面前是不成问题的，有它而不看它，看也看不见，一直朝极东边望，倘若有鬼火一定在那里，那里尽是野坟。

细竹首先跨出门，首先看见今夜是这么黑，——然而也就这样在看不见之中拉回头了。

最使得她耐不住的，是话要到房里才能破口说。灯光又照见了她们的面孔，同时她也顿足一声：

“琴姐，你说我淘气，你倒真有点淘气！出去了为什么又转来呢？”

“那么漆黑的，你看怎么走得下去！”

鬼火没有看，拐杖倒丢在园里。是琴子拿着，关门的时候随手放下了。

“不要生气，我们再去。”琴子笑。

“去——去厕尿睡觉！”

“真的，奶奶的拐杖我忘了带进来，再一路去拿。”

琴子端了洋灯，走，细竹跟在后面。

出房小小的天井，灯光慢慢移动，细竹不觉很清新，看那洞黑里白白的墙渐渐展出。墙高而促，仰头望——一个壁

虎正突见！

“琴姐！”

琴子走到了由天井进到另一间房的门框之下，探转头，——灯掉到那一边去了，壁虎又入于阴黑。

此时纷白的墙算是最白，除外只有她们两人的面孔。细竹的头发更特别现得黑而乱散，琴子拿灯直对她。

“来，站在那里做什么呢？”

她依然面着黑黑的一角不动。

“你来看！”

琴子举灯，依着那方向望，——灯光与眼光一齐落定壁角画的红山茶。

“这是我不如你，你还留心了这一朵花。”琴子顿时也很欢喜，轻轻的说。

“我哪里是叫你看这花呢？”

倒是琴子引起她来看这花了。等她再记起壁虎，琴子又转身走进了两步，把她也留在灯光以外。

“我见了一条蛇，你不看！”抢上前去说。

“你又在见鬼。”

“真的，一条蛇匐在墙上，你不信你拿灯去照。”

“我拿灯去照——我要到园里去照花你看。”

“不但是蛇，而且是虎，回头你再看。”

“你不用打谜儿，我猜得着。‘阶前虎心善’，真是老虎也吓不了我。”

“吓不了你，我写一个虎字就吓得你坏！大胆刚才就不该转来。”

说着进了园，两人一时都不则一声，——面前真是花！

“照花你看”，琴子不过是见了壁上的花随便说来添趣，手上有一盏灯哪里还格外留心去记住呢？灯——就能见花，一点也不容你停留，白日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刚才不正擦衣而过吗？及至此刻，则颇用得着惊心动魄四个字。

但这到底是平常不过的事，琴子一心又去拿拐杖，举灯照。细竹道：

“桃花真算得树，单有它高些。”

她虽也朝园门那里走，而偏头看。只有桃花最红，确也最高，还没有几多的叶子，暗空里真是欲燃模样。其余的绿叶当中开花，花不易见。

琴子拿起了拐杖。

“你看，几大的工夫就露湿了。”

“奶奶的拐杖见太阳多，怕只今天才见露水。”

“你这话叫人伤心。”

说的时候两人脑壳凑在一块。花径很窄，琴子递灯细竹，叫她先走。

琴子果然也注意桃花，进屋还得关一个小门，并不砰然一关，沉思的望，不禁忆起儿时听小林说，花在夜里红了我们不晓得。

日 记

她们两人走进房来，灯放在桌上解衣睡觉。

琴子已经上了床，不过没有躺下去，披衣坐。细竹袜子也脱好了，忽然又拖着鞋窜到桌子面前，把灯扭得一亮。

“你又发什么疯?”

细竹并不答,坐下去,一手弯在怀里抱住衣服,——钮扣都解散了,一手伸到那里动水瓶。

“我来写一个日记,把今夜我们两人的事都写下来,等程小林来叫他看。”

“我不管,受了凉就不要怪我。”琴子说,简直不拿眼睛去理会她。

“你这杨柳倒是替我摘来写字的。”

小小一条柳枝,黄昏时候,两人在河边玩,琴子特地摘回插在瓶里。她并不真是拿杨柳来写字,是用它蘸水磨墨,一面蘸,一面注视着砚池笑,觉得很好玩。

“你磨墨,我替你做了一句。”琴子转过头来望她一望,见她一言不发,故意打动她。

“真的吗?”

“寒壁画花开。”

“这是庾信的一句诗,哪里是你做的?——我正在想那壁上的花,这真算得一句。”

“你只会替人家磨墨。”

琴子这句话是双关,因为她会写字,过年写春联,细竹把庄上许多人家的纸都拿来要她写,自己告奋勇磨墨。

“我也跟你一路胡闹起来了,——你再也不睡,我就喊奶奶。”

琴子动手要吹灯,细竹才上床。但两人还是对坐而谈。

“我舍不得那一砚池好墨,——观世音的净水磨的!”

这又是笑琴子。琴子从小在镇上看赛会,有一套故事是

观音洒净，就引起了很大的欢喜。今天摘杨柳回来，还写了这么两行：

一叶杨柳便是天下之春
南无观世音的净瓶

“可惜此刻还没有到放焰口的时候，不然就把南无观世音的净瓶端上台。”细竹又说。

“这有什么可笑呢？那我才真有点喜欢，教孩子们都来兜一兜我的杨柳水，——我可不要你来！”

这是还细竹一礼。七月半庄上放焰口，竖起一座高台，台上放一张桌子，桌子中间有一碗清水，和尚拿杨柳枝子向台前洒，孩子们都兜起衣来，争着沾一滴以为甘露。就在去年，细竹也还是抢上前去兜，惹得大家笑。

“我们真是十八扯，一夜过了春秋！”

琴子又说，伸腰到桌子跟前吹熄了灯。

她们自己是面而不见，史家庄的春之夜却不因此更要黑，当灯光照着她们刺刺不住，也不能从那里看出一点亮来。自然，天上的星除外。

棕 榈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细竹唱。未唱之先，仿佛河洲上的白鹭要飞的时候展一展翅膀，已经高高的伸一伸手告诉她要醒了。这个比方是对的。不过倘若问细竹自己，她一定不肯承认，因为她时常

在河边看见鹭鹭，那是多么宽旷的青天，碧水，白沙之间，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是小小一间房子。她却没有想一想，她的手是那么随兴的朝上一伸，伸的时候何曾留心到她是在家里睡觉？更何曾记得头上有一个屋顶，屋顶之外才是青天？如果同夏天一样，屋子里睡得热又跑到天井外竹榻上去睡，清早醒来睁开眼睛就是青天，那才真觉得天上地下好不局促哩。

坐起来，看见琴子也睁开了眼睛，道：

“我怕你还在睡哩。”

琴子不但听见鸟啼，更听了细竹唱，她醒得很早，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便知她早已在春朝的颜色与声音之中了。她的眼睛是多么清澈，有如桃花潭的水，声响是没有声响，而桃花不能躲避它的红。

“那是哪一位，这么早就下了河？”细竹听了河边有人在那里捣衣，说。

“你这么时候醒来说这么时候早，——倘若听见的是鸡叫，鸡也叫得太早哩！”

细竹穿了衣走了。不过一会的工夫又走进来。她打开园门到外面望了一望。

“赶快起来梳头，好晴的天！”说着在那里解头发。

“六月天好，起来不用穿得衣服。”琴子穿衣，说。

“穿衣服还在其次，我喜欢大家都到坝上树脚下梳头。”

“你还没有在树脚下梳过头，去年你在城里过一个夏天，前年还是我替你打辫子。”

“我记得，你们坐在那里梳，我就想起了戏台上的鬼，大家都把头发那么披下来。”

“今年我来看你这个鬼！”

“我并不是骂人。现在我倒还有点讨厌我的头发。奈它不何，小孩子的时候，巴不得辫子一下就长大，跟你们一路做鬼。我记得，我坐着看你们梳，想天上突然起一阵风，把你们的头发吹乱了它，或者下一阵雨也好。”

“下雨倒真下过，大概就是去年，天很热，我起得很早，没有太阳，四房的二嫂子端了一乘竹榻先在那里梳，我也去，头发刚刚解散，下雨。”

“可惜我不在家，——那你不真要散了头发走回吗？”

“雨不大，树叶子又是那么密，不漏雨。”

“小孩子想的事格外印得深，就是现在我还总仿佛坝上许多树都是为我们梳头栽的，并不想到六月天到那里乘凉，只想要到那里梳头。”

“哈哈。”

琴子突然笑。

“你又想起了什么，这么笑？”

“你一句话提醒我一个好名字，我们平常说话不是叫头发叫头发林吗？——”

“我晓得，我晓得，真好！我们就称那树林曰头发林。”细竹连忙说。

“我说出来了你就‘晓得’！”

她们此刻梳头是对着房内那后窗，靠窗放了一张桌子，窗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两棵棕榈树站在桌上可以探手得到。院墙那边就是河坝，棕榈树一半露在墙外。

小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琴子细竹到“头发林”里

披发，只见了两次她们披发于棕榈树之前。他曾对细竹说：“你们的窗子内也应该长草，因为你们的头发拖得快要近地。”细竹笑他，说她们当不起他这样的崇拜。他更说：“我几时引你们到高山上去挂发，教你们的头发成了人间的瀑布。”凑巧细竹那时同琴子为一件事争了好久，答道：“那我可要怒发冲天！”小林说得这么豪放，或许是高歌以当泣罢。有时他一个人走在坝上，尽望那棕榈树不做声，好像是想：棕榈树的叶子应该这样绿，还有，院墙有一日怕要如山崩地裂！——琴子与细竹的多少言语它不应该进一个总回响吗？院墙到底是石头，不能因了她们的话而点头。

细竹是先梳，所以也先拿镜子照，两个镜子，一个举在发后，一个，自然在前，又用来照那镜子里的头发。

“你看，这里也是一个头发林。”

琴子知道她是指镜子里面返照出来的棕榈树。

这时坝上走着一个放牛的孩子，孩子骑在牛背。牛踏沙地响，他们两人没有听见，但忽然都抬头，因为棕榈树飒然一响——

那孩子顺手把树摇了一摇。

细竹只略为一惊，琴子的头发则正在扭成一绺，一时又都散了。细竹反而笑，她立刻跑出去，看是谁摇她们的树。

沙 滩

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的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

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被水包住了，而这水并不是一样的宽阔，也并不处处是靠着坝流。每家有一个后门上坝，在这里河流最深，河与坝间一带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尽是垂杨。迤西，河渐宽，草地连着沙滩，一架木桥，到王家湾，到老儿铺，史家庄的女人洗衣都在此。

天气好极了，吃了早饭，琴子下河洗衣。

琴子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什么人也喜欢她。小林常说她“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虽是笑话，却是真心的评语。沙滩上有不少的孩子在那里“拣河壳”，见了他们的琴姐，围拢来，要替琴姐提衣篮。琴子笑道：

“你们去拣你们的河壳，回头来都数给我，一个河壳一个钱。”

“姐姐替我们扎一个风筝！”

他们望见远远的天上有风筝。

“扎风筝，你们要什么样的风筝呢？”

“扎一个蜈蚣到天上飞。”一个孩子说。

“蜈蚣扎起来太大，你们放不了，——就是你们许多一齐拉着线也拉不住它。”

琴子说着一眼看尽了他们。

“姐姐说扎什么就是什么。”

“我替你们扎一个蝴蝶。”

“就是蝴蝶！蝴蝶放得高高的，同真蝴蝶一样。”

一个孩子说：

“姐姐，你——你前回替我扎的球，昨天——昨天——昨

天天黑的时候，我——我们在稻场上拍，我拍得那么高，拍得天上飞的蝙蝠中间去了！”

“哈哈，一口气说这么长。”

这孩子有点口吃，他以为是了不得的事，一句一句的对琴子说，其余的居然也一时都不作声让他说。

琴子来得比较晚，等她洗完了衣，别的洗衣的都回去了，剩下她一个人坐在沙上。她是脱了鞋坐在沙上晒，——刚才没有留心给水溅湿了，而且坐着望望，觉得也很是新鲜。那头沙上她看见了一个鹭鸶，——并不能说是看见，她知道是一个鹭鸶。沙白得炫目，天与水也无一不是炫目，要她那样心境平和，才辨得出沙上是有东西在那里动。她想，此时此地真是鹭鸶之场，什么人的诗把鹭鸶用“静”字来形容，确也是对，不过似乎还没有说尽她的心意，——这也就是说没有说尽鹭鸶。静物很多，鸬鹰也最静不过，鹭鸶与鸬鹰是怎样的不能说在一起！鸬鹰栖岩石，鹭鸶则踏步于这样的平沙。她听得沙响，有人来，掉头，是紫云阁的老尼姑。她本是双手抱住膝头，连忙穿鞋。老尼姑对她打招呼：

“姑娘，你在这里洗衣呵。”

“是的。师父过河吗？”

“是的，我才在姑娘家来，现在到王家湾去——这是你家奶奶打发我的米。”

尼姑说着把装米的布袋与手拄的棍子放下来，坐下去。

“喂哟，我也歇一歇。”

“师父该在我家多坐一坐，喝茶，有工夫就吃了午饭再去。”

“是的，我坐了好大一会，奶奶泡了炒米我吃，——此刻就要去。我喜欢同姑娘坐坐谈谈。”

琴子看了老尼的棍子横在沙上，起一种虔敬之感。

“姑娘呵，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打到了十八层地狱，——比如这个棍子，就好比是一个讨米棍。”

这越发叫琴子有一点肃然。

“师父不要这样说。”

这个尼姑无论见了什么人，尤其是年青的姑娘，总是述说她的一套故事，紫云阁附近的村庄差不多没有人不晓得这套故事，然而她还是说。她请琴子有工夫到她庙里去玩玩，接着道：

“我们修行人当中也有好人——”

一听这句，琴子知道了，但也虔敬的去听——

“从前有两个老人在一个庵里修行。原来只有老道姑一个人，一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来进香，进了香，他讨茶喝，他接了茶，坐在菩萨面前喝，坐在拜席上喝，——姑娘，修行人总要热心热肠才好，我们庙里，进香的问我讨茶，没有茶我也要重新去烧一点茶。”

歇了一会，问一问琴子的意见似的。

“是的。”琴子点一点头。

“他坐在拜席上喝。他叹气。好心肠的道姑问他还要不要茶，他不要。他说，‘真星不恼白日，真心是松柏长青，世上惟有真字好。’道姑问他，‘香客，你心里有什么事呢？我看你的样子心里有什么事。’姑娘，他就告诉好心肠的道姑，说他心里有事，说他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三天，走到这深

山里来，他朝山拜庙，到了许许多多地方。”

说到许许多多四个字，伸手到沙上握住棍子，仿佛这样可以表示许多。倘若是庄上的别一个姑娘，一定一口气替尼姑把下文都说了，琴子还是听——

“他说他年青的时候生得体面，娶一个丑媳妇，他不要他的媳妇，媳妇真心爱他，一日自己逃走了，让丈夫另外娶一个体面的。现在他七十多岁，哪里还讲体面二字，他只念他从前的‘真心’，他有数不尽的忏悔。”

说到这里也知道加重起语势了，说那老道姑就是那老汉的“真心”，他们两人接着是如何的哭，两个老人从此一处修行。琴子倒忽略了老尼的用力，只不自觉的把那习听了的结果幻成为一幕，有山，有庵堂，庵堂之内老人，老道姑……

尼姑说完也就算了，并没有丝毫意思问这套故事好不好。琴子慢慢的开言：

“师父还是回我家去喝茶，吃了饭再到王家湾去。”

“不，你家奶奶刚才也留了又留，——回头再来。”

但也还不立刻起来，两人暂时的望着河，河水如可喝，琴子一定上前去捧一掌敬奉老尼。

老尼拄着棍，背着袋，一步一探的走过了桥，琴子提衣篮回家。

杨 柳

小林来到史家庄过清明。明天就是清明节。

太阳快要落山，史家庄好多人在河岸“打杨柳”，拿回去明天挂在门口。人渐渐走了，一人至少拿去了一枝，而杨柳

还是那样蓬勃。史家庄的杨柳大概都颇有了岁数。它失掉了什么呢？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样，失掉了一阵又一阵欢喜的呼喊，那是越发现得高，这越发现得绿，仿佛用了无数精神尽量绿出来。这时倘若陡然生风，杨柳一齐抖擞，一点也不叫人奇怪，奇怪倒在它这样哑着绿。小林在树下是作如是想。

但这里的声音是无息或停，——河不在那里流吗？而小林确是追寻声音，追寻史家庄人们的呼喊，向天上，向杨柳。不过这也只在人们刚刚离开了的当儿。草地上还有小人儿，小人儿围着细竹姐姐。

他们偏也能这样默默的立住，把他们的姐姐围在中间坐！其实这不足奇，他们是怎样的巴不得“柳球”立刻捏在手上，说话既然不是拿眼睛来说，当然没有话说。

打杨柳，孩子们于各为着各家要打一个大枝而且要叶子多以外，便是扎柳球。长长的嫩条，剥开一点皮，尽朝那尖头捋，结果一个绿球系在白条之上。不知怎的，柳球总是归做姑娘的扎，不独史家庄为然。

中间隔了几棵杨柳，彼此都是在杨柳荫下。杨柳一丝丝的遮得细竹——这里遮了她，那里更缀满了她一身，小林也看得见。孩子们你一枝我一枝堆在细竹姐姐的怀里，鞋子上有，肩膀上也有！却还没有那样大胆。敢于放到姐姐的发上，放到发上会蒙住了眼睛，细竹姐姐是容易动怒的，动了怒不替他们扎。

“你们索性不要说话呵。”小林一心在那里画画，惟恐有声音不能收入他的画图。他想细竹抬一抬头，她的眼睛他看不见……

“哈哈，这是我的！”

“我的！”

不但是说，而且是叫。然而细竹确也抬了头。

“不要吵！归我给。”细竹拂一拂披上前来的头发，说。

一声命令，果然都不作声，等候第二个。柳球已经捏在手上的，慢慢走过来，尽他的手朝高上举。不消说，举到什么地方，他的眼睛跟到什么地方。就是还在围住细竹的那几个，也一时都不看细竹手上的，逐空中的。

“锵锵锵，锵，锵锵！”举球的用他的嘴做锣鼓。

“小林先生，好不好？”又对小林说。

“好得很，——让我捏一捏。”

小林也尽他的两手朝上一伸。

“哈哈，举得好高！”

小林先生没有答话，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里只有杨柳球，——除了杨柳球眼睛之上虽还有天空，他没有看，也就可以说没有映进来。小林先生的杨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觉得，——他也不觉得他笑。小林先生的眼睛如果说话，便是：

“小人儿呵，我是高高的举起你们细竹姐姐的灵魂！”

小林终于是一个空手，而白条绿球舞动了这一个树林，同时声音也布满了。最后扎的是一个枝，球有好几个，举起来弹动不住。因此又使得先得者失望，大家都丢开自己的不看，单看这一个。草地上又冷静了许多。这一层细竹是不能留心得到，——她还在那里坐着没有起身，对小林笑：

“杨柳把我累坏了。”

“最后的一个你不该扎。”小林也笑。

“那个才扎得最好——”

细竹说着见孩子们一齐跑了，捏那大枝的跑在先，其余的跟着跑。

“哈哈，你看！”

细竹指着叫小林看，一个一个的球弹动得很好看。

“就因为一个最好，惹得他们跑，他们都是追那个孩子。”

“是呀，——那个我该自己留着，另外再扎一个他！”

“上帝创造万物，本也就不平均。”小林笑。

“你不要说笑话。他们争着吵起来了，真是我的不是，——我去看一看。”

细竹一跃跑了。

“草色青青送马蹄。”

小林望着她的后影信口一唱

“你不要骂人！”

细竹又掉转头来，说他骂人。随又笑了，又跑。

小林这时才想一想这一句诗是讲马的，依然望着她的后影答：

“在诗国里那里会有这些分别呢？”

细竹把他一个人留在河上。

寂寞真是上帝加于人的一个最厉害的刑罚。然而上帝要赍免你也很容易，有时只须一个脚步。小林望见三哑担了水桶下河来挑水，用了很响亮的声音道：

“三哑叔，刚才这里很好玩。”

“是的，清明时节我史家庄是热闹的，——哥儿街上也打

杨柳吗？”

“一样的打，我从小就喜欢打杨柳。”

“哈哈。”

“三哑笑。小林“从小”这两个字，掘开了三哑无限的宝藏，现在顶天立地的小林哥儿站在他面前，那小小的小林似乎也离开他不远。小林，他自然懂得他的三哑叔之所以欢喜。

“三哑叔，你笑我现在长得这么大了？”

“哈——”

三哑不给一个分明的回答，他觉得那样是唐突。

“明天大家到松树脚下烧香，哥儿也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去。”

三哑渐渐走近了河岸。

“哥儿，这两棵杨柳是我栽的。哥儿当初到史家庄来的时候，——哥儿怕不记得，它大概不过载了一两年。”

三哑说，沿树根一直望到树杪，望到树杪担着水桶站住了，尽望，嘴张得那么大，仿佛要数一数到底有几多叶子。

“记得记得。”小林连忙答。

小林突然感到可哀，三哑叔还是三哑叔，同当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记起他第一次看见三哑叔，三哑叔就是张那么大的嘴。在他所最有关系的人当中，他想，——史家奶奶也还是那样！

其实，确切的说，最没有分别的只是春天，春天无今昔。我们不能把这里栽了一棵树那里伐了一棵树归到春天的改变。

那两棵杨柳之间就是取水的地方，河岸在这里有青石砌

成的几步阶级。

三哑取水。小林说：

“我住在史家庄要百岁长寿，喝三哑叔这样的好水！”

“哈哈。”

三哑叔栽的杨柳的露水我一定也从河水当中喝了。”

“哈哈。”

三哑这一笑，依然是因为小林第一句，第二句他还没有听清白。

黄 昏

三哑挑完了水，小林一个人还在河上。

他真应该感谢他的三哑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当细竹去了，三哑未来，他是怎样的无着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时间推移是一样，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

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这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攀杨柳而喝。

“你无须乎再待明天的朝阳，那样你绿得是一棵树。”

“真的，这样的杨柳不只是一棵树，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从黄昏里单把它拔得走，除非一支笔一扫，——这是说“夜”。

“叫它什么一种颜色？”

他想一口说定这个颜色。可是，立刻为之怅然，要跳出眼睛来问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与杨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走过树行，上视到天，真是一个极好的天气的黄昏的天。望着天笑起来了，记起今天早晨细竹厉声对琴子说的话：“绿了你的眼睛！”这是一句成语，凡有人不知恶汉的利害，敢于惹他，他便这样说，意思是：“我你也不看清楚！”细竹当然是张大其词，因琴子无意的打了她一下。小林很以这话为有趣，用了他的解释。

但此刻他的眼睛里不是绿字。

踱来踱去，又踱到树下，又昂了头——

“古人也曾说柳发。”

这样就算是满足了，一眼低下了水。

“呀！”

几条柳垂近了水面，这才看见，——还没有十分捋近，河水那么流，不能叫柳丝动一动。

他转向河的上流望，仿佛这一望河水要长高了这一个方寸，杨柳来击水响。

天上现了几颗星。河却还不是那样的阔，叫此岸已经看见彼岸的夜，河之外——如果真要画它，沙，树，尚得算作黄昏里的东西。山——对面是有山的，做了这个 horizon 的极限，有意的望远些，说看山……

看不见了。

想到怕看不见才去看，看不见，山倒没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否则举头一见远远的落在天地之间了罢。

“有多少地方，多少人物，与我同存在，而首先消灭于我？不，在我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识，那怕画图上的相识，我的梦灵也会牵进他来组成一个世界。这

个世界——梦——可以只是一棵树。”

是的，谁能指出这棵树的分际呢？

“没有梦则是什么一个光景？……”

这个使得他失了言词，我们平常一个简单的酣睡。

“……that vivid dreaming which makes the margin of our deeper rest.”

念着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的话。

“史家庄呵，我是怎样的同你相识！”

奇怪，他的眼睛里突然又是泪，——这个为他遮住了是什么时候哩。

这当然要叫做哭呵。没有细竹，恐怕也就没有这哭，——这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呢？……

星光下这等于无有的晶莹的点滴，不可测其深，是汪洋大海。

小林站在这海的当前却不自小，他怀抱着。

“噯呀！”

这才看见夜。

在他思念之中夜早已袭上了他。

望一望天——觉得太黑了。又笑，记起两位朋友。一年前，正是这么黑洞洞的晚，三人在一个果树园里走路，N说：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还是有着，——试来画这么一幅图画，无边的黑而实是无量的色相。”

T思索得很窘，说：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画，苦于不可能。比如就花说，有许多颜色的花我们还没有见过，当你着手的时候，就未免忽略

了这些颜色，你的颜色就有了缺欠。”

N 笑道：

“我们还不知道此时有多少狗叫。”

因为听见狗叫。

T 是一个小说家。

灯 笼

史家奶奶琴子两人坐在灯下谈天，尽是属于传说上的。这回的清明对于史家奶奶大大的不同了，欢欢喜喜的也说过节。原因自然是多了小林这一个客。老人，像史家奶奶这样的老人，狂风怒涛行在大海，恐怕不如我们害怕；同我们一路祭奠死人，站在坟场之中——青草也堆成了波呵，则其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决不是我们所能够推测。往年，陪了琴子细竹去上坟，回转头来，细竹常是埋怨琴子“不该掉眼泪，惹得奶奶几乎要哭！”她实在的觉得奶奶这么大的年纪不哭才好。然而奶奶有时到底哭了一哭，她也哭而已，算是“大家伤心一场”，哭就同是伤心，掉眼泪就是哭，——本来，泪珠儿落了下来，那里还有白头与少女的标记呢？但这都不是今年的话。今年连琴子也格外的壮观起来了，“清明是人间的事，与大地原无关。”奶奶同她谈，她恰用得着野心二字，——这在以前是决没有的。

这时小林徘徊于河上，细竹也还在大门口没有进来。灯点在屋子里，要照见的倒不如说是四壁以外，因为琴子的眼睛虽是牢牢的对住这一颗光，而她一忽儿站在杨柳树底下，一忽儿又跑到屋对面的麦垅里去了。这一些稔熟的地方，谁也

不知谁是最福气偏偏赶得上这一位姑娘的想象！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杨柳，端午插菖蒲，艾，中秋个个又要到塘里摘荷叶，——这都有来历没有？到处是不是一样？”史家奶奶说。

“不晓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没有离开灯火，——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

这是一棵腊梅，长在“东头”一家的院子里，花开的时候她喜欢去看。

这个新鲜的思想居然自成一幕，刚才一个一个的出现的都不知退避到哪一角落里去了。抬头，很兴奋的对奶奶道：

“过年有什么可插呢？要插就只有梅花。但梅花太少。”

史家奶奶的眼睛闭住了，仿佛一时觉得灯光太强，而且同小孩子背书一般随口这样一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话出了口，再也不听见别的什么了，眼睛还是闭着。这实在只等于打了一个呵欠，一点意思也没有。而琴子，立时目光炯然，望着老人，那一双眼睛就真是瞎子的眼睛她也要它重明似的，道：

“奶，过年家家贴对子，红纸上写的也就是些春风杨柳之类。”

“哈，我的孩子，——史家庄所有的春联，都是你一人的心裁，亏你记得许多。”

“细竹倒也帮了许多忙。”

琴子笑。连忙又道：

“她跑到哪里玩去了？还没有回来。”

“小林也没有回来哩，——他跑到哪里去了？外面都是漆黑的。”

没有答话，静得很。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真是“随风潜入夜”。

细竹回来了，步子是快的，慢开口，随便的歌些什么。走近这屋子的门，站住，一眼之间，看了一眼琴子，又看史家奶奶，但没有停唱。

“小林哥哥哪里去了呢？你看见他吗？”史家奶奶问。

“他还没有回来吗？”

这个声音太响，而且是那样的一个神气，碰出了所经过的一切，史家奶奶同琴子不必再问而当知道！

“一定还在那里，我去看。”

琴子的样子是一个 statue，——当然要如 Hermione，那样的一个 statue 专候细竹说。这个深，却不比小林的深难于推测，——她自己就分明的见到底。此后常有这样的话在她心里讲：“我很觉得我自己的不平常处，我不胆大，但大胆的绝对的反面我又决不是，我的灵魂里根本就无有畏缩的地位。人家笑我慈悲——这两个字倒很像，可惜他们是一般妇人女子的意义。”想了这么些，思想的起源反而忘记了：对了小林她总有点退缩，——此其一。这个实在无道理，太平常。不过世间还没有那大的距离可以供爱去退缩。再者，她的爱里何以时常飞来一个影子，恰如池塘里飞鸟的影子？这简直是一个不祥的东西——爱！这个影，如果刻出来，要她仔细认

一认，应该像一个“妒”字，她才怕哩。

听完那句话，又好像好久没有看见她的妹妹似的，而且笑——

“你去看！”

自然没有说出声。

细竹就凑近她道：

“我们两人一路去，他一定一个人还在河上。”

“你们不要去，我打灯笼去。”

史家奶奶说。

黑夜游出了一个光——小林的思想也正在一个黑夜。

“小林儿！”

“奶奶吗？噢呀，不要下坝，我正预备回来。”

这些地方，史家奶奶就不打灯笼也不会失足的。光照一处草绿——史家奶奶的白头发也格外照见。

清 明

松树脚下都是陈死人，最新的也快二十年了，绿草与石碑，宛如出于一个画家的手，彼此是互相生长。怕也要拿一幅古画来相比才合适。这是就看官所得的印象说话，若论实物的浓淡，虽同样不能与时间无关系，一则要经剥蚀，一则过一个春天惟有加一春之色，——沧海桑田权且不管。

清明上坟，照例有这样的秩序：男的，挑了“香担”，尽一日之长，凡属一族的死人所占的一块土都走到；女的就其最亲者，与最近之处。这一天小林起得很早，看天，是一个阴天，但似不至有雨落。吃了早饭，他独自沿史家庄的坝走，

已望见东边山上，四方树林，冒烟。一片青山，不大分得出坟，这里那里的人看得见，因了穿的衣服。走到松树脚下，琴子细竹坐在坟前，等候三哑点火。已经烧了好几阵火过去了。他小的时候也跟他的族人一路遍走二十里路的远近，有几位好事者把那奠死人的腌肉，或者鲤鱼，就香火烧吃。他当然要尝一尝。那几位现在都是死人了，有一个，与小林是兄弟辈，流落外方。

阴天，更为松树脚下生色，树深草浅，但是一个绿。绿是一面镜子，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当中两位美人，比肩——小林首先洞见额下的眼睛，额上发……

叫他站住了，仿佛霎时间面对了 Eternity。浅草也格外意深，帮他沉默。

细竹对他点一点头。这个招呼，应该是忙人行的，她不过两手拄了草地闲坐。琴子微露笑貌，但眉毛，不是人生有一个哀字，没有那样的好看。

莫明其所以的境地，逝去的时光又来帮忙——他在这里牵过牛儿！劈口问三哑道：

“三哑叔，我的牛儿还活在世上没有？”

牛儿就在他的记忆里吃草。

三哑正在点炮放。细竹接着响起来了——

“哪里还是牛儿呢 耕田耕了几十石！——你不信我就替你们放过牛。”

琴子暗地里笑，又记起红楼梦上的一个“你们”。

三哑站起身，拂一拂眼睛，答小林——

“哥儿应该得不少的租钱了。明天有工夫我引你到王家湾

去看。前回细竹姑娘看见了，说是一匹好黄牛，牵到坝上吃草。”

站了一会，看他们三个坐地，又道：

“放了炮应该作揖了。”

小林笑：

“我是来玩的。”

细竹也对了三哑笑：

“你作揖，我们就这样算了。”

小林慢慢的看些什么？所见者小。眼睛没有逃出圈子以外，而圈子内就只有那点淡淡的東西，——琴子的眉毛。所以，不著颜料之眉，实是使尽了这一个树林。古今的山色且凑在一起哩！——真的，那一个不相干的黛字。那样的眉毛是否好看，他还不晓得，那些眼睛，因为是诗人写的，却一时都挤进他的眼睛了，就在那里作壁上观，但不敢喝采。

“拿什么画得这样呢？”

这句话就是脱口而出，琴子也决不会猜到自己头上，——或者猜画松树。

“你们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这是四顾而说。

细竹答道：

“黄梅时节，河里发了山洪，坐在这里，哗喇哗喇的，真是‘如听万壑松。’”

“你真是异想天开。”

“什么异想天开？我们实地听过。五年以前我还骑松树马哩，——骑在马上，绿林外是洪水。”

小林笑。又看一看琴子道：

“你怎么一言不……”

树上的黄莺儿叫把他叫住了。望着声音所自来的枝子，是

“画眉。”

“这哪里是画眉呢？黄莺儿也不认识！”细竹也抬头望了树枝说。

琴子开口道：

“回去罢。”

此时三哑已经先他们回去了。但琴子依然不像起身的样子，坐得很踏实。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的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不但此也，地面没有坟，我儿时的生活简直要成了一大块空白，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上到坟头上玩。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

“你到那边路上去看，那里就有一个景致。”琴子说。

小林凛然了。他刚才经过那一座坟而来，一个中年妇人，当是新孀，蓬头垢面坟前哭，坟是一堆土。

“坟放在路旁，颇有嘲弄的意味。”

“你这又是自相矛盾。”细竹笑他。

琴子道：

“这倒是古已有之：‘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我想年青死了是长春，我们对了青草，永远是一个青年。”

“不要这样乱说。”细竹说。

他们真是见地不同。

“要下雨。”

细竹又望了天说，天上的云渐渐布得厚了。

“这也是从古以来的一个诗材料，清明时节。”小林也望天说。

“下雨我们就在这里看雨景，看雨往麦田上落。”

细竹一眼望到坂当中的麦田。

琴子道：

“那你恐怕首先跑了。”

一面心里喜欢——

“想象的雨不湿人。”

路 上

往花红山的途中，细竹同琴子两个。上花红山去摘映山红。花红山脚下就是老儿铺，——“铺”者茶铺，离史家庄四里路。

穿着夹衣，太阳照得脸上发汗。今天的衣服系著色的。遇着一个两个人，对他们看。细竹，人家看她，她也看人家，她的脸上也格外的现着日光强。一路多杨柳，两人没有一个是绿的。杨柳因她们失了颜色，行人不觉得是在树行里，只远远的来了两个女人，——一个像豹皮，一个橘红。渐渐走得近了，——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走路，你的耳朵里仿佛有千人之诺诺，但来得近了。这时衣服又失了颜色，两幅汗颜，——连帮你看这个颜面的黑头发你也不见 越来越明白，

你又肃静不过，斜着你的身子驶过去了。过去了你掉一掉头。你还要掉一掉头，但是，极目而绿，垂杨夹道！你误了路程一般的快开你的步子了。“说些什么？”你问你自己。你实没有听见。两幅汗颜，还是分明的，——你始终不记得照得这春光明媚的你头上的日头！

这个路上，如果竟不碰着一个人，这个景色殊等于乌有。细竹喜欢做日记，这个，她们自己的事情，却决不会入她们的记录呵。女人爱照镜，这就表示她们何所见？一路之上尚非是一个妆台之前。

“我有点渴。”

“那边荸荠田，去拔荸荠吃。”

“给人家看见了可叫人笑话。”

“谁认得你是细竹？”

琴子说着笑。

“你不要笑，我知道你是耍我的。”

“一会儿就到了，到茶铺里去喝茶。”

细竹朝树底下走，让杨柳枝子拂她的脸，摆头——

“你看，戏台上唱戏的正是这样吊许多珠子。”

“我要看花脸，不看你这个旦儿。”

“你才不晓得哩！——‘轻红拂花脸’，我也就是花脸。”

“呸！不要脸。”

琴子实在觉得好笑。慢慢她另起一题——

“唐人的诗句，说杨柳每每说马，确不错。你看，这个路上骑一匹白马，多好看！”

“有马今天我也不骑，——人家笑我们‘走马看花’。”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居然能够引姐姐入胜。

“你这句话格外叫我想骑马。”

这是她个人的意境。立刻之间，跑了一趟马，白马映在人间没有的一个花园，但是人间的花，好像桃花。可惜这一层回去细竹没有替她告诉小林，不然小林会想出这个地方来看，这样一个旁观者，一定比马上人更心醉。

“姑娘大概走得累了，马敝地没有，我跑去替你牵一匹驴子来骑。”

“驴子是老年人骑的东西。”

说着两人都笑。前面到了青石桥。

两边草岸，一湾溪流，石桥仅仅为细竹做了一个过渡，一跃就站在那边岸上花树下，——桃李一样的一棵，连枝而开花，桃树尚小。双手攀了李花的一枝，呼吸得很迫，样子正如摆在秋千架上，——这个枝子，她信手攀去，尽她的手伸直，比她要低一点。这样，休息起来了，不但话不出口，而且闭了眼睛，摇一摇发。发还是往眼上遮。离唇不到两寸，是满花的桃枝，唇不分上下，枝相平。琴子过桥，看水，浅水澄沙可以放到几上似的，因为她想起家里的一盘水仙花。这里，宜远望，望下去，芳草绵绵，野花缀岸，其中，则要心里知道，水流而不见。琴子却深视，水清无鱼，只见沙了。与水并是流——桥上她的笑貌。

“瞎子过桥没有你过得慢！”

毕竟还是细竹卤莽的叫。

小桥慢慢儿过，真不过她一眨眼的工夫。

睡了一觉，虎视眈眈，看她的琴姐专门会出神。琴子才满眼花笑，她喜于白花红不多的绿叶。

两双眼睛，是白看的，彼此不相看。

琴子桥头立住，——这时她的天地很广，来路也望了一望。无鱼有养鱼的草，对岸涧边阴处。要走了，看细竹而笑

“‘红争暖树归。’”

“掉书袋，讨厌。”

这个声音说出她无力了。但她不记得她的衣服是红的。琴子是笑她这个。

“走罢。”

“你走，我乘一乘荫。”

琴子又无言而笑。这回是佩服她，花下乘荫，有趣。人都是见树荫想纳凉。

细竹信口开河罢了。

“你不是惜阴罢？”

但细竹轻轻的放了手，花不曾为之摇落一瓣。

不是困了，她的动作不是这样懒。

琴子眼未离花，她倒有点惜光阴的意思。

往前走都是平草地。太阳躲入了白云。

“那里多么绿。”

细竹远远的指着阳光未失的一片地方说，眼睛指。

“这里多么绿。”

琴子指眼前。

“那个孩子在那里干什么？”

前面一个孩子，离开了路，低身窜到草。

琴子已经看见了——

“蛇。”

蛇出乎草——孩子捏了蛇尾巴。

小小的长条异色的东西，两位姑娘的草意微惊。

太阳又从她们的背后一齐照上了。

孩子不抬头，看手上的蛇。抬头，看一看这两位姑娘——
他将蛇横在路上。蛇就在路上不动。

细竹动雷霆——

“你这是做什么！？”

孩子看蛇，笑而不答。

“我们走路，你为什么拦住我们呢！？”

“不让你走。”

“你是什么人，不让我们走路！？”

“你走。”

“你把蛇拿开！”

她一看，琴子站在蛇的那边了，——她不循路而走草。

孩子仰天一声笑，跑了。

“我偏要路上走！”

她还是眼对蛇，——或者是看蛇动罢，但未杀其怒容。

琴子笑道：

“蛇请姑娘走。”

蛇行入草。

茶 铺

一见山——满天红。

“夥！”

喝这一声采，真真要了她的樱桃口，——平常人家都这样叫，究竟不十分象。细竹的。

但山还不是一脚就到哩。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两人是上到了一个绿坡。方寸之间变颜色：眼睛刚刚平过坡，花红山出其不意。坡上站住，——干脆跑下去好了，这样绿冷落得难堪！红只在姑娘眼睛里红，固然红得好看，而叫姑娘站在坡上好看的是一坡绿呵，与花红山——姑娘的眼色，何相干？请问坡下坐着的那一位卖鸡蛋的痢疔婆子，她歇了她的篮子坐在那里眼巴巴的望，——她望那个穿红袍的。

穿红袍的双手指天画地！

是呵，细竹姑娘，“as free as mountain winds”，扬起她的袖子。

莫多嘴，下去了，——下去就下去！

怪哉，这时一对燕子飞过坡来，做了草的声音，要姑娘回首一回首。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垌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迤斜。

痢疔婆子还是看穿红袍的。

细竹偏了眼，——看痢疔婆子看她。

“卖鸡蛋的。”两人都不言而会。

卖鸡蛋的禁不住姑娘这一认识似的，低头抓头。她的心里实在是乐，抱头然而说话，当然不是说与谁听——

“我的头发林里是哪有这么痒！”

乐得两位旁听人相向而笑了。实在是一个好笑。抱头者没有抬头，没有看见这一个好笑。

走上了麦路，细竹哈哈的笑。

“她那哪里是‘头发林’？简直是沙漠！”

琴子又笑她这句话。

“你看你看，她在那里屙尿。”

“真讨厌！”

琴子打她一下，然而自己也回头一看了，笑。

“有趣。”琴子不过拍一拍她的肩膀，她的头发又散到面前去了，拿手拂发而说。接着远望麦林谈——

“这个痢疾婆扫了我的兴，记得有一回，现在想不起来为了什么忽然想到了，想到野外解溲觉得很是一个豪兴——”

“算了罢，越说越没有意思。我不晓得你成日的乱想些什么，——我告诉你听，有许多事，想着有趣，做起来都没有什么意思。”

细竹虽让琴子往下说，但她不知听了没有，劈口一声——

“姐姐！”

凑近姐姐的耳朵唧唧，笑得另是一个好法。

琴子又动手要打她一下——

“野话！”

抬起手来却替她赶了蜂子。一个黄蜂快要飞到细竹头上。

姐姐听了几句什么？麦垅还了麦垅——退到背后去了。

方其脱绿而出，有人说，好像一对蝙蝠（切不要只记得晚半天天上飞的那个颜色的东西！）突然收拢了那么的大翅膀，各有各的腰身。

老儿铺东头一家茶铺站出了一个女人。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细竹问：

“你要不要喝茶？”

“歇一歇。”

两人都是低声，知道那女人一定是出来请她们歇住。

走进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唯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

茶铺的女人满脸就是日头。

“两位姑娘，坐一坐？”

不及答，树荫下踟躅起来了，凑在一块儿。细竹略为高一点，——只会让姐姐瞻仰她！是毫不在意。眼光则斜过了一树的叶子。

“进去坐。”

琴子对她这一说时，她倒确乎是正面而听姐姐说，同时也纳罕的说了一句——

“这地方静得很，没有什么人。”

茶铺女人已经猜出了，这一位大概小一些。

移身进去——泥砖砌的凉亭摆了桌子板凳，首先看见一个大牛字，倒写着。实在比一眼见牛觉得大。“寻牛”的招贴。琴子暗暗的从头下念。念完了，还有“实贴老儿铺”，也格外

的是新鲜字样，——老儿铺这个地方后来渐渐模糊下去了，“老儿铺”三个字终其身明白着，“为什么叫老儿铺？”又失声的笑了，一方白纸是贴于一条红笺之上，红已与泥色不大分，仔细看来剩了这么的两句——

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细竹坐的是同一条板凳，懒懒的看那塘里长出来的菖蒲，若有所失的掉头一声：

“你笑什么？”

“姑娘，喝一点我们这个粗茶。”

茶铺女人已端了茶罐出来向姑娘各敬一碗。

琴子唱个喏。

“两位姑娘从哪里来的？”

“史家庄。”

“噯呀，原来是史姑娘，——往那里去呢？”

“就是到你们花红山来玩。”

说着都不由的问自己：“他们怎么晓得我们？”琴子记起她头上还是梳辫子的时候来过花红山一次。那女人一眼看史姑娘喝茶，连忙又出门向西而笑，喊她的“丫头回来！”——到那边山上去了。

琴子拿眼睛去看树，盘根如巨蛇，但觉得到那上面坐凉快。看树其实是说水，没有话能说。就在今年的一个晚上，其时天下雪，读唐人绝句，读到白居易的木兰花，“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忽然忆得昨夜做了一梦，梦见老儿铺的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无语，虽则明明的一塘春水绿。大概是她的意思与诗意不一样，她是冬夜做的梦。

“你刚才笑什么？”

细竹又问姐姐。

琴子又笑，抬头道：

“你看。”

细竹就把“寻牛”看了一遍。

“你笑什么？——决不失言？”

最后一行为“赏钱三串决不失言”，她以为琴子笑白字，应该作“决不食言”。

“你再往下看。”

“过来君子——哈哈。”

花红山

花红山简直没有她们的座位。一棵树也没有，一块石头也没有。琴子很想坐一坐。只有那两山阴处，壁上，有一棵松树。过去又都是松林。她站的位置高些。细竹在她的眼下，那么的蹲着看，好像小孩子捉到了一个虫，——她很有做一个科学家的可能。琴子微笑道：

“火烧眉毛。”

细竹听见了，然而没有答。确乎对了花而看眉毛一看，实验室里对显微镜的模样。慢慢的又站起身，伸腰——看到山下去了。

“你喜得没有骑马来，——看你把马拴到什么地方！这个山上没有草你的马吃！”

她虽是望着山下而说，背琴子，琴子一个一个的字都听见了，觉得这几句话真说得好，说尽了花红山的花，而且说

尽了花红山的叶子！

“不但我不让我，马来踏山的青，马也决不到这个山上来开口。”

话没有说，只是笑，——她真笑尽了花红山。同时，那一棵松树记住了她的马！玩了一半天，休憩于上不去的树。以后，坐在家里，常是为这松荫所遮，也永远有一匹白马，鹤那样的白。最足惜者，松下草，打起小小的菌伞，一定是她所爱的东西，一山之上又不可以道里计，不与同世界。它在那里——青青向樵人罢。

细竹掉过身来，踏上去，指上拿着一瓣花。两人不能站到一个位置，俨然如隔水。

“坐一坐罢。”

说坐其实还是蹲，黑发高出于红花，看姐姐，姐姐手插荷包。

“春女思。”

琴子也低眼看她，微笑而这一句。

“你这是哪里来的一句话？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有女怀春。”

“你总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的，——我是一口把说出来了，这句话我总是照我自己的注解。”

“你的注解怎么样？”

“我总是断章取义，把春字当了个春天，与秋天冬天相对，怀是所以怀抱之。”

只顾嘴里说，指上的花瓣儿捻得不见了。

琴子一望望到那边山上去了，听见是松林风声，无言望风来。细竹又站起来，道：

“要日头阴了它才好，再走回去怕真有点热。”

“我说打伞来你不肯。”

“我不喜欢那样的伞，不好看。”

“一阵风——花落知多少？”琴子还是手插荷包说。

“这个花落什么呢？没有落地。”

细竹居然就低了头又看一看花红山的非树的花。

“是呵——姑娘聪明得很。”

说着从荷包里拿出了手来。她刚才的话，是因为站在花当中，而且，今天一天，她们随便一个意思都染了花的色彩，所以不知不觉的那么问了一问，高兴就在于问，并不真是想到花落。细竹的话又格外的使得她喜欢。

“这个花，如果落，不是落地，是飞上天。”

她也就看花而这么说，立刻又记起绿的花红山，她那一次来花红山，是五月天气，花红山是绿的。

“细竹，目下我倒起了一个诗思。看你记不记得，这个山上我来过一次，同我的姨母一路，那时山上都是绿的，姨母告诉我花红山映山红开的时候很好看，但我总想不起这么红，今天不来——”

细竹抢着道：

“你不用说，今天你不来，君处绿山，寡人处红山，两个山上，风马牛各不相及。”

这一说把琴子的诗思笑跑了。

“跟你一路，真要笑死人，——不要笑，我真不知道那样

将作如何感想，倘若相隔是一天，昨天来见山红，今天来见山绿，不留一点余地，事实上红花终于是青山，然而不让我们那么的记住，欣红而又悦绿。”

花又从细竹的手上落了一瓣。同科学家这么讲，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哈哈，看官不要笑，这是执笔人的一句笑话，她悔之而不及，花一响仰首一面笑——

“ 噯呀！”

怕姐姐又来打她一下，此一摘无心而是用了力了。

于是两人开步走。

走到一处，黦颐，映山红围了她们笑，挡住她们的脚。两个古怪字样冲上琴子的唇边——下雨！大概是关于花上太阳之盛没有动词。不容思索之间未造成功而已忘记了。细竹道：

“ 这上面翻一个筋斗好玩。”

“ 我记起一篇文章，很有趣，题目好像叫做‘花炮’？一个小姑娘，另外一个放牛的孩子——两人大概总是一块儿放牛，一天那孩子不见那小姑娘，他以为他得罪了她，丢了牛四处找她去。走到山上，满山的映山红，——大概也同我们这个山上一样，头上也是太阳。孩子就在山上坐下，看花，哪知一望就望见是她，——山凹里的水泉旁边。这一点描写得很好。孩子自然喜欢得很，道，‘那不是我的——’恕我记不得姑娘的名字。”

同时一笑。

“ ‘她在那里洗澡哩，像一个鹭鸶。’他就喊她，问她为什么丢了牛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玩呢？以下都写得好，通篇本来是孩子的独白，叙出小姑娘——涧边大概有一株棕榈树，小

姑娘连忙撒它一叶，坐在草上，蒙起脸来。你想，棕榈树的叶子，遮了脸，多美。最后好像是这一句：‘你看你看她把眼闭着迷迷的笑哩。’我想咱们中国很难找这样的文章。”

“你又没有到北京，怎么晓得咱们？”

琴子益发的想到题外去了——

“我见过北方的骆驼。”

她有一回在自己庄上河边树下见一人牵骆驼过河。

快要到家的时候，琴子忽然想起她们今天看的也就是杜鹃花，她们只是看花，同桃花一样的看了。何以从来的人是另眼相看？这么一想，花红山似乎换了颜色，从来的诗思做了太阳照杜鹃花。——花红山是在那里夕阳西下了。

箫

她们两人今天换新装预备出门的时候，小林是异样的喜悦，以前的生活简直都不算事，来了一个新日子。但他一句话也没有，看着她们忙碌。琴子已经打扮好了，走出房来，且走且低头看——不知看身上的哪一点，抬头——“他看见了。”小林对之一笑。她也不觉而一笑。小林慢慢的问道：

“我不晓得做皇帝的——我假设他是一位聪明的孩子，坐在他的宝座上，是怎样的一个骄儿？我想你们做姑娘的妆前打扮可以与之相比。”

“你这个好比方！——我又没有做皇帝。”

小林真是死心踏地的听，听完了，他还听。他刚才那一问，问出来了，总觉得没有把意思说得透澈，算勉强找到了那一个现成的字眼，“骄儿”。琴子这么一答，很是一个撒娇

的神气，完全是来帮助他的意思了。她说她没有做皇帝，她的撒娇，实是最好看的一个骄傲，要宝藏无可比拟者形成之，按小林的意思。慢慢他又道：

“你们我想不致于抱厌世观，即如天天梳头，也决不是可以厌倦的事。”

琴子笑着走过去了，没有给一个回答。

老儿铺虽则离史家庄不远，小林未尝问津。有时他一人走在史家庄的沙滩上玩，过桥，但每每站到桥上望一望就回头了，实在连桥也很少过去。琴子同细竹走了，他坐在家里，两个人，仿佛在一个大原上走，一步一步的踏出草来，不过草是一切路上的草总共的留给他一个绿，不可捉摸，转瞬即逝。这或者就因为他不识路，而她们当然是走路，所以随他任意的走，美人芳草。

终于徘徊于一室，就是那个打扮的所在。不，立在窗外，确如登上了歧途，徘徊，勇敢的一脚进去——且住，何言乎“勇敢”？这个地方不自由？非也。小林大概是自知其为大盗，故不免始而落胆。何言乎“大盗”？请以旁观梳头说法。昨天清早，细竹起得晨，梳头——她的头发实在是奈不何，太多！小林一旁说话，说太阳，说河沙，娓娓动听，而一心是在那里窃发而逃之，好像相信真有个什么人窃不老之药以奔月。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盖是小林踏进这个门槛的境界。真是深，深，——深几许？虽然，最好或者还是临渊羡鱼的那一个人。若有人焉问今是何世——仓皇不知所云！

.....

镜子是也，触目心惊。其实这一幅光明（当然因为是她

们的，供其想象）居尝就在他的幽独之中，同摆在这屋子里一样，但他从没有想到这里面也可以看见别人，他自己。

“观世音的净瓶”里一枝花，桃花。拈花一笑。

怎么的想起了这样话来——

不知栋里云

去作人间雨

于是云，雨，杨柳，山……模模糊糊的开扩一景致。未见有人进来。说没有人那又不是，他根本是没有人不能成景致的一个人。

这个气候之下飞来一只雁，——分明是“惊塞雁起城乌”的那一个雁！因为他面壁而似问：“这屏金鸂鶒难道也一跃……？”

壁上只有细竹吹的一管箫，挂得颇高。

“坐井而观天，天倒很好看。”一眼出了窗户，想。可喜的，他的雨意是那么的就在这晴天之中其间没有一个霁字。

真是晴得鲜明，望天想象一个古代的女人，粉白黛绿刚刚妆罢出来。

诗

琴子同细竹回来了，小林看着那说笑的样子——都现得累了，不禁神往。是什么一个山？山上转头才如此！但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摘花回来？”

她们本是说出去摘花，回来却空手，一听这话，双双的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红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动了探手之情！所以，眼睛一转，是一个莫可如何之感。

古人说，“镜里花难摘”，可笑的是这探手之情。

细竹答道：

“是的，忘记了，没有摘。”

还是忘记的好，此刻一瞬间的红花之山，没有一点破绽，若彼岸之美满。

小林这人，他一切的丰富，就坐在追求。然而他惘然。比如，有一位女子，一回，两人都在一个人家庆贺什么，她谈话，他听，——其实是以一个刺客那么把住生命的精神凝想着：“你要睡！”他说睡上了她的睫毛。这女人，她的睡相大概很异常。又一回，是深夜失火，他跑去看，她也来了，顿时，千百人拚命喊叫之中，他万籁俱寂，看她，——他说她是刚刚起来，睡还未走得远。他说他认得了睡神的半面妆，——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可以自豪的？但他只没有失声的哭，世界仿佛是一个睡美人之榻，而又是一个阴影，他摸索出来的太阳是月亮。

现在，他怅望于没有看见的山，对着这山上回来的两个人。

终于留了他一个人在这一间屋子里玩，(这里是客房)不小的工夫，——细竹又进来了，向他道：

“你今天不同我们去，——很好玩。”

这话他当然是听了，但稀奇得利害，细竹换了衣裳！

单衣，月白之色，又是一样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

太出乎不意！立时又神游起来了，今天上午一个人仔细端详了的那个地方，壁上的箫，瓶子里的花，棕榈的绿荫——怎么会有这么一更衣呢？……

这个地方——他说他实在是看不尽。

细竹，一天的日头，回到房里去，浸了一盆凉水。三哑正从河里挑水进门，她就拿着她的盆子要他向盆里倒。三哑还以为她总是忘记不了她自己栽的那几钵花拿去浇花。她又随便的梳了一梳她的头发，只是随便的，马上天要黑了，那里还费事把它解散？小林不顾这些，——连她们刚刚是由花红山回来他也不记得了。

“你们，才穿了那衣，忽然又是这衣，神秘得很。”

“我走得很热。”

她说坐着下了，同时低下头一看，——一个不自觉的习惯而已，人家说衣裳，她就看衣裳。她晓得小林是说她换了衣裳，并没有细听他的话。实在这算得什么呢，换了一换衣？就说“神秘”，这东西本身亦是不能理会的了，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小林，他是站着，当她低头，他也稍为一低眼——观止矣！少女之胸襟。

细竹或者觉察了，因为，一时间，抬起头来，不期然而然的专以眼睛来相看，——她何致于是怒目？但好像问：“你看什么？”

睁开眼睛，他道：

“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不告诉你。”

连忙又觉得无礼，笑了。

“老儿铺，是不是有一个老儿路上开茶铺？”

“那里看见？我们在一家茶铺里喝茶，只看见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儿，十五六岁，我们刚到的时候她不在家，她把喊回来，睨我们。这姑娘长得一个大扁脸，难看极了。”

她这么的说，小林则是那么的看了，此时平心静气的，微笑着。“回来的时候，怎的那个急迫的样子？——琴子就不相同。汗珠儿，真是荷瓣上的露，——只叫人起凉意。”这恐怕是他时间的错误了，因为当着这清凉之面而想那汗珠儿。于是已经不是看她，是她对镜了，中间心猿意马了一会，再照——又不道“自己”暗中偷换！自己在镜子里头凉快了。他实到了这样的忘我之境。

他要写一首诗，没有成功，或者是他的心太醉了。但他归究于这一国的文字，因为他想象——写出来应该是一个“乳”字，这么一个字他说不称意。所以想到题目就窘：“好贫乏呵。”立刻记起了《杨妃出浴》的故事，——于是而目涌莲花了！那里还做诗？慢慢又叹息着：“中国人卑鄙，fresh总不会写。”不知怎的又记起那“小儿”偷桃，于是已幻了一桃林，绿当然肥些，又恰恰是站在树底下——那么人是绿意？但照眼的是桃上的红。那里看见这样的红桃？一定是拿桃花的颜色移作桃颊了。其树又若非世间的高——虽是实感，盖亦知其为天上事矣，故把月中桂树高五百丈也移到这里来了。

一天外出，偶尔看见一匹马在青草地上打滚，他的诗到这时才俨然做成功了，大喜，“这个东西真快活！”并没有止步。“我好比——”当然是好比这个东西，但观念是那么的走得快，就以这三个字完了。这个“我”，是埋头于女人的胸中

呵一个潜意识。

以后时常想到这匹马。其实当时马是什么色他也未曾细看，他觉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

天 井

是睡觉的时分。小林他是一个客榻，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史家奶奶伴他谈一会儿话，看他快要睡了，然后自己也去睡，临走时还替他把灯移到床前几上，说道：

“灯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正心诚意的，虽然此刻他的心事不是那样的单纯，可以向老人家的慈爱那里面去用功。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现得明亮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的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站了那么久。

灯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欢灯照着睡，或者是，这样那边的灯光透在他的窗纸上亮。他晓得琴子同细竹都还没有睡。中间隔了一长方天井。白的窗纸，一个一个的方格子，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见光线，小心翼翼。其实他看得画多，那些光线都填了生命。一点响动也没有，他听。刚才还听见她们唧唧咕咕的。这个静，真是静。那个天井的暗黑的一角里长着苔藓，大概正在生长着。“你们干什么？”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们在那里干什么，明明的点着亮儿。不，简直没有答。说得更切当些，简直也不是问。

当然，他问了自己那么一句。譬如一个人海边行走，昂

头而问：“天何言哉？”只是表现其不知罢了。不过这人，还可以说，问天是听海的语言。

“细竹，你做什么？”

琴子的声音，好像是睡了觉才醒来，而又决不同乎清晨的睡醒，来得十分的松散，疲倦。

又没有响动。

“细竹，你做什么？”这个于是乎成了音乐，余音袅袅。或者是琴子姑娘这个疲倦的调子异样的有着精神，叫人要好好的休息，莫心猿意马；或者他的心弦真个弹得悲伤起来！“细竹，你做什么？”因为是夜里，万事都模糊些。

“你一定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对，她们今天上了山，走得累了。他当然是同琴子打招呼。立刻绘了一幅画。既然是可爱的姑娘和衣而寐，不晓得他的睡意从哪里表现出来？好好的一个白日的琴子。大概他没有看见她闭过眼睛，所以也就无从着手，不用心。画图之外又似乎完全是个睡的意思，一个灯光的宇宙。把那一件衣服记得那样的分明，今天早晨首先照在他的眼里的那个颜色。目下简直成了一匹老虎，愈现愈生动。然而一点也得不着边际，把不住。他也就真渗透了“夜”的美。居然记不起那领子的深浅，——一定是高领，高得是个万里长城！结果懵懵懂懂的浮上一句诗：“鬓云欲度香腮雪”。究竟琴子搽粉了没有呢？

这时琴子已经坐了起来，细竹在那里折衣服，“我的同她自己的，”今天再也不要，她都平叠着，然后打开橱柜，放在最上的一格。琴子慢慢的抬举她的一双手，还在床上坐着，不

要镜子的料理头发,行其所无事,纤纤十指头上动得飞快,睡觉的时候应该拆下来的东西都拆下来。细竹送一颗糖她的嘴里,她一摆头——

“什么?”

既在两唇之间——尝得甜了。

细竹,她此刻是个白衣女郎,忽然晓得她要打喷嚏,眼睛闭得很好看。岂能单提这一项?口也开得好玩。随便说一项都行,反正只一个好看。果然,打一个喷嚏,惹得琴子道:

“吓我一跳!”

不一会儿姊妹二人就真正的就寝。

小林在这边打到地狱里去了。在先算不得十分光明,现在也不能说十分漆黑,地球上所谓黑夜,本是同白昼比来一种相对的说法,他却是存乎意象间的一种,胡思乱想一半天,一旦觉得怀抱不凡,思索黑夜。依着他这个,则吾人所见之天地乃同讲故事的人的月亮差不多,不过嫦娥忽然不耐烦,一口气吹了她的灯。

别的都不在当中。

然而到底是他的夜之美还是这个女人美?一落言讫,便失真谛。

渐渐放了两点红霞——可怜的孩子眼睛一闭:

“我将永远是一个瞎子。”

顷刻之间无思无虑。

“地球是有引力的。”

莫名其妙的又一句,仿佛这一说苹果就要掉了下来,他就在奈端的树下。

今天下雨

今天下雨。小林想借一把雨伞出去玩。他刚打开园门树林里望了一会回来，听得细竹说道：

“下雨我不喜欢，不好出去玩。”

“你的话太说错了。”

细竹掉转头来一声道：

“吓得我一跳！”

说着拿手轻轻的拍一拍胸。这是小孩子受了吓的一个习惯。她背着小林进来的方向立住，门槛外，走廊里，他来得出乎她的不意了。琴子站在门槛以内，手上拿着昨天街上买回来的东西瞧。

“下雨你到园里去干什么？我说什么话说错了？”

她说了一句“小林这个人很奇怪”，但小林未听见。

“你说下雨的天你不喜欢——”

一眼之下两人的颜色他都看了，笑道：

“你们这样很对，雨天还是好好的打扮。”

于是他的天暂且晴了，同一面镜子差不多。

另外一个雨天——

“有一回，那时我还在北方，一条巷子里走路，遇见一位姑娘，打扮得很好，打着雨伞，——令我时常记起。”

忽然觉得她们并不留意了，轻轻的收束了。有点悲哀。“那么一个动人的景致！”其实女人是最爱学样的。记忆里的样子又当然是各个人的。慢慢又道：

“那个巷子很深，我很喜欢走，一棵柏树高墙里露出枝叶

来。”

这一句倒引得琴子心响往之。但明明是离史家庄不远的驿路上一棵柏树。

又这样说：

“我最爱春草。”

说着这东西就动了绿意，而且仿佛让这一阵之雨下完，雨滴绿，不一定是那一块儿，——普天之下一定都在那里下雨才行！又真是一个 Silence。

低头到天井里的水泡，道：

“你们看滴得好玩。”

这时的雨点大了。

细竹道：

“我以为你还有好多话说！”

因为她用心往下听，看他那么一个认真的神气说着“我最爱春草”。她也就看水泡。

“你不晓得，我这才注意到声音。”

注意声音，声音的意思又太重了。又听瓦上雨声。

“我以前的想象里实在缺少了一件东西，雨声。——声音，到了想象，恐怕也成了颜色。这话很对，你看，我们做梦，梦里可以见雨——无声。”

“好在你说出了你是想象。你往常从北方来信，说那里总不下雨，现在你说你爱草……”琴子说着笑。

“你为什么笑？”

“笑你是一个江南的游子。”

细竹很相信的说出来了，毫不踌躇。琴子也是要这么说。

两个人都觉得这人实在可爱了，表现之不同各如其面，又恰恰是两位姑娘。

“这个当然有关系。但我不晓得你们这话的意思怎么样。我其实只是一个观者，倾心于颜色，——或者有点古怪罢了。”

琴子道：

“你的草色恐怕很好看。”

又道：

“草上的雨也实在同水上的雨不同，或者没有声音，因为鼓动不起来。”

“雨中的山那真是一点响动也没有，那怕它那么一大座山，四方八面都是雨。”细竹说。

“你这真是小孩子的话！你看见那一个山上没有树，或者简直是大树林，下起雨来说响不响？”

“我是说我们对面的远山。”

小林看她们说得好玩，笑了。三个人都笑。刚才各有所见，目下一齐是大门外远远的一座青山。这个山名叫甘棠岭，离史家庄一十五里，做了这故事的确实的证据。

小林又道：

“海边我没有玩，海上坐了两趟船，可惜都是晴天，没有下雨，下雨一定好玩——望不见岸看雨点。”

最后几个字吞吐着说，说得很轻，仿佛天井里的雨也下在那个晴天的海上。这当然错了，且不说那里面不平静，下起雨来真能望见几远呢？他两次坐船都未遇风浪，看日出日没。两位姑娘连帆船也没有坐过。

“有一个地方尽是沙,所以叫做沙河县,我在那里走过路,遇着雨,真是浩浩乎平沙无垠,雨下得好看极了。”

“你打伞没有?”细竹连忙说。

“不要紧,——你这一提,我倒记得我实在是一个科头,孤独得很。他们那里出门轻易不带伞,——下了一阵就完了,后来碰见一个女人骑驴子跑,一个乡下汉子,赶驴子的,跟在后面跑。北方女人同你们打扮不一样。”

这一说,她们两人仿佛又站在镜子面前了,——想到照一照。说了这一半天的话,不如这个忽然之间好看不好看的意思来得振兴。

“我要到外面去玩,你们借把雨伞我。”

“我的伞上面画了花,画得不好。”

细竹这么的思索了一下。

“我告诉你们,我常常喜欢想象雨,想象雨中女人美——雨是一件袈裟。”

这样想的时候,实在不知他设身在那里。分明的,是雨的境界十分广。

记起楼上有一把没有打过的伞,是三哑到九华山朝山买回来的,细竹就跑上楼去,拿了下来。

她撑开看一看,不很高的打起来试一试,——琴子也在伞以内。她不知不觉的凑在姐姐一块儿。

“你们两个人——”

再也没有一个东西更形得“你们两个人”。

桥

东城外二里路有庙名八丈亭，由史家庄去约三里。八丈亭有一座亭子，很高，向来又以牡丹著名，此时牡丹盛开。

他们三个人今天一齐游八丈亭。小林做小孩子的时候，时常同着他的小朋友上八丈亭玩，琴子细竹是第一次了。从史家庄这一条路来，小林也未曾走过，沿河坝走，快到八丈亭，要过一架木桥。这个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是渡不过的，而且是一个奇迹，一记起它来，也记起他自己的畏缩的影子，永远站在桥的这一边。因为既是木架的桥，又长，又狭，又颇高，没有攀手的地方，小孩子喜欢跑来看，跑到了又站住，站在桥头，四顾而返。实际上这十年以内发了几次山洪，桥冲坍了重新修造了两回。依然是当初的形式。今天动身出来，他却没有想到这个桥，坝上都是树，看见了这个桥，桥已经在他的面前。他立刻也就认识了。很容易的过得去，他相信。当然，只要再一开步。他逡巡着，望着对岸。细竹请他走，因为他走在先。他笑道：

“你们两人先走，我站在这里看你们过桥。”

推让起来反而不好，琴子笑着首先走上去了。走到中间，细竹掉转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嚷道：

“你这个人真奇怪，还站在那里看什么呢？”

说着她站住了。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像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

“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

这一下的印象真是深。

过了桥，站在一棵树底下，回头看一看，这一下子又非同小可，望见对岸一棵树，树顶上也还有一个鸟窠，简直是二十年前的样子，“程小林”站在这边望它想攀上去！于是他开口道：

“这个桥我并没有过。”

说得有一点伤感。

“那一棵树还是同我隔了这一个桥。”

接着把儿时这段事实告诉她们听。

“我的灵魂还永远是站在这一个地方，——看你们过桥。”

是忽然超度到那一岸去了。

细竹道：

“我乍看见的时候，也觉得很新鲜，这么一个桥，但一点也不怕。”

“那我实在惭愧得很。”

“你那时是小孩。”她连忙答应。

小林笑了。琴子心里很有点儿嫉妒，当细竹忽然站在桥上说话的时候，她已经一脚过来了，望着“丫头”背面骂一下。

“你这丫头！”

八丈亭立于庙中央，一共四层，最下层为“罗汉殿”，供

着“大肚子罗汉”，殿的右角由石梯上楼。老和尚拿了钥匙给他们开了殿门，琴子嘱耳细竹，叫她掏出二百钱来，和尚接去又去干活去了。他们自己权且就着佛前“拜席”坐下去，彼此都好像是倾耳无声音，不觉相视而笑了。细竹问：

“笑什么？”

她自己的笑就不算数了。由低声而至于高谈，说话以休息。小林一看，琴子微微的低了头坐在那里照镜子，拿手抹着眉毛稍上一点的地方，——大概是从荷包里掏出这个东西来！圆圆的恰可以藏在荷包内。这在他真是一个大发现，“这叫做什么镜子？……”

琴子看见他在那里看了，笑着收下。他开言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琴姐她不喜欢，她说屠刀这种字眼总不好，她怕听。”

细竹指着琴子说。小林恍然得很。其实他的意思只不过是称赞这个镜子照得好。

“醉卧沙场君莫笑，人生何处似尊前？”

忽然这样两句，很是一个驷不及舌的神气，而又似乎很悲哀，不知其所以。

琴子笑道：

“这都不是菩萨面前的话。”

“我是请你们不要怪我，随便一点。”

他也笑了。

琴子又道：

“我们先去看牡丹罢，回头再来上楼。”

姑娘动了花兴了。细竹也同意。小林导引她们去。昨夜下了几阵雨，好几栏的牡丹开得甚是鲜明。院子那一头又有两棵芭蕉。地方不大，关着这大的叶与花朵，倒也不形其小，只是现得天高而地厚了。她们弯腰下去看花，小林向天上望，青空中飞旋着一只鹞鹰。他觉得这个景致很好。琴子站起来也看到天上去了。他说：

“你看，这个东西它总不叫唤，飞旋得有力，它的颜色配合它的背景，令人格外振精神。”

他一听，他的话没有回音，细竹虽然自言自语的这个好那个好，只是说花。他是同琴子说话。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鹞鹰它总不叫唤，——你要看它就看，说什么呢？”

小林笑了——

“这样认真说起来，世上就没有脚本可编，我们也没有好诗读了。——你的话叫我记起我从前读莎士比亚的一篇戏的时候起的一点意思。两个人黑夜走路，看见远处灯光亮，一阵音乐又吹了来，一个人说，声音在夜间比白昼更来得动人，那一个人答道——

Silence bestows that virtue on it, madam.

我当时读了笑，莎士比亚的这句话就不该做。但文章做得很好。”

琴子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琴子喜欢得很——

“你这一说，确乎很美，也只有牡丹恰称这个意，可以大笔一写。”

花在眼下，默而不语了。

“我尝想，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是说不出现。过去的什么都不能说没有关系。我曾经为一个瞎子所感，所以，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

细竹忽然很懒的一个样子，把眼睛一闭——

“你这一说，我仿佛有一个瞎子在这里看，你不信，我的花更灿烂了。”

说完眼睛打开了，自己好笑。她这一做时，琴子也在那里现身说法，她曾经在一本书册上看见一幅印度雕像，此刻不是记起而是自己忘形了，俨然花前合掌。

妙境庄严

八 丈 亭

上到八丈亭顶上了。位置实在不低，两位生客攀着楼窗往下一望，都说着“很高！”言下都改了一个样子，身子不是走在路上了。只有自家觉着。这是同对面天际青山不同的，高山之为远，全赖乎看山有远人，山其实没有那个浮云的意思，不改浓淡。

刚刚走上来的时候，小林沈吟着说了一句：

“我今天才看见你们登高。”

意思是说：“你们喘气。”慢慢的就在亭子中间石地上坐

了下去，抱着膝头，好像真真是一个有道之士。后来琴子细竹都围到这一块儿来，各站一边。他也记不得讲礼，让她们站。

“我从前总在这里捉迷藏。”

听完这句话，细竹四面一望——尽是窗户照眼明！转向琴姐打一个招呼：

“这里说话，声音都不同。”

“我们一起是五个孩子。我不知怎的总是被他们捉住了。有一回我捏了一把刀，——是我的姐姐裁纸扎玩意儿的一把刀子我偷了来。”

这一解释是专诚向琴子，叫她不要怕。琴子抿嘴笑。

“但是，我一不小心，把我自己的指头杀了——”

“不要说，我害怕！”

她连忙这么一撒娇，细竹，——拿手去蒙了眼睛。

“他们又把我捉住了。”

他的故事算是完了。

又轻轻向细竹的面上加一句：

“你们捉迷藏最好是披头发。”

言下是批评此一刻之前她那一动作。

枫 树

今天出现了一桩大事。话说放马场过去不远有一个村庄名叫竹林庄，竹林庄有一位大嫂，系史家庄的姑娘，以狗姐姐这个名字著名。十年以前，小林走进史家庄的时候，这位狗姐姐已经了不起，依嫂嫂班的说话就是“大了”。这一批做

嫂子的，群居终日无所用心，喜欢谈论姑娘，那时谈狗姐姐就说狗姐姐“大了”。狗姐姐一见程小林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日子久了，认得熟了，小林也喜欢同狗姐姐玩，同狗姐姐的弟弟名叫木生的玩。狗姐姐的一套天九牌最好看，小林爱得出奇。有时打天九，凑了狗姐姐的嫂嫂共是四人，玩得晚了，就在狗姐姐家里同木生一块儿睡觉，狗姐姐给糖他们吃。可爱的狗姐姐，她是爱小林呵，她给糖他，两指之间就是糖，小林，一个孩子，那里懂得狗姐姐是把糖捏得那么紧？狗姐姐就在他的颊上拧他一下子。清早起来，狗姐姐房里梳头，木生同小林都来了。小林喜欢看狗姐姐梳头，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他简直想躲到狗姐姐的头发林里去看。他的眼睛真个是在狗姐姐的头发底下了，不知不觉的贴得那么近。狗姐姐的头发就是他的头发了，他在那里又看得见狗姐姐的眼睛。狗姐姐她那一双黑眼珠，看不见自己头发以外，看小林，口不停说话。她打岔叫木生替她去拿东西，双手捏住披散之发，低下头来亲小林一嘴。小林没有站住脚，猛的一下栽到狗姐姐怀里去了，狗姐姐连忙把他一推，猛的一伸腰，松了一只手，那手就做了双手的事情，那么快头发都交代过去了。小林害怕，但狗姐姐知道他不是淘气。有一回是三月三的夜晚，大家都在坝上看鬼火，小林在场，狗姐姐也在场，——只有三哑一个人手上拿着锄头，他说那个东西如果近来了，他就一锄头敲下去。大家朝着东边的野坟望，慢慢的一盏火出现了，小林害怕，——他又喜欢望。他站在狗姐姐身前，倚靠着狗姐姐。狗姐姐道：“不要怕。”握住他的手。史家奶奶道：“不要怕，姐姐招呼你。”这一个静悄悄的夜，小

林不能忘记，燐光的跳跃，天上的星，狗姐姐温暖的手，他拿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从外方回来，狗姐姐早已是竹林庄的“史大嫂”了，在史家庄也见过狗姐姐几面。他曾经推想狗姐姐这样的人应该是怎样一个性格，此回再见，他觉得他推想得恰是。狗姐姐告诉他竹林庄是一个好地方，牛背的山窝里，有山有水，人物不多，竹子很茂盛，走在大路上，望不见房屋，竹子遮住了。狗姐姐没有提起他们的杏花，小林也终没有机会看竹林庄的杏花，这时早已过了开花的时候了，竹林庄的杏花很可以一看，竹林以外，位置较竹子低，远远看来又实与竹叶合颜色。清明时节，上坟的人，走放马场下去这一条大路者，望见竹林庄、唱起千家诗上的句子“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了。小林自为惆怅，当初他一个人跑到放马场玩了一趟，何以竟没有多走几步得见竹林庄。而现在狗姐姐在竹林庄住了如此的岁月了。伤感，这人实在有的，只有若行云流水，虽然来得十分好看，未能著迹。剩下的是一个尊名其妙的气分。这一日天气晴朗，他来探访竹林庄了。他喜欢走生路，于是不走大路循山径走。离竹林庄还有一里多路，有一条小溪流，望见一个女人在那里浣衣。他暂且捡一块石头坐下，很有点儿牧歌的意兴。这女人，不望则已，越望越是他的狗姐姐。果然，是狗姐姐。他见了狗姐姐，同山一样的沉默。狗姐姐她原是蹲在一块石头上，见了她，一伸腰，一双手从水里头都拿出来，那么快，一溪的水她都不管了。这一下子，她其实也同天一样，未失声，但喜笑颜开了，世上已无话说了。小林还隔在那一岸。

“你怎么想到这里来了？”

“我说来看一看姐姐住的地方，想不到就在这里遇见姐姐，——这里洗衣真好，太阳晒不着。”

说着且看狗姐姐头上枫树枝叶。树荫真不小，他在这一边也遮荫住了。对岸平斜，都是草，眼睛却只跟了这棵树影子看，当中草绿，狗姐姐衣裳白，头发乌黑，脸笑。共是一个印象。但那一件东西他分开出来了，狗姐姐洗衣的手，因为他单单记起了一幅画上的两只臂膊哩。又记起他在一个大草林里看见过一只白鸽。这是一会的工夫，做了一个道旁人，观者。又向他的狗姐姐说话：

“我刚刚过了那一个山坡，就望见那里竹林，心想这是竹林庄了。”

“你还得走上去一点，那里有桥，从那里过来，——我一会儿就洗完了。”

狗姐姐指点上流叫他去。小林见猎心喜，想脱脚过河。他好久好久没有过河了。小的时候他喜欢过河。

“我就在这里过河，我们书上说得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姐姐你不晓得，我在一个沙漠地方住了好几年，想这样的溪流想得很，说出来很平常，但我实在思想得深，我的心简直受了伤，只有我自己懂得。”

狗姐姐哈哈笑。

“难怪史家庄的人都说你变得古怪，讲这么一套话干什么呢？你喜欢过河你就过来罢。”

他偏又不过河。

“我不过，——姐姐你信不信，凡事你们做起来我都赞美，

何况这样的好水，不但应该来洗衣，还应该散发而洗足。我自己做的事不称我的意，简直可以使得我悲观。作文写字那另是一回事。”

这一套话又滔滔而出吗？问狗姐姐狗姐姐不晓得，她望他笑，他又神仙似的忙着掉背而走了，去过桥。慢慢的他走到这树底下来，狗姐姐已经坐在草上等他。狗姐姐好像有狗姐姐的心事，狗姐姐也摸不着头脑。

“姐姐，你的桌子上摆些什么东西呢？”

“你怎么想到这个上面去了？”

“我一面走一面想起来了。”

又道：

“我不打算上姐姐家里去，玩一玩我就回去。——我记得姐姐做姑娘的时候总喜欢拿各种颜色的布扎小人儿玩，摆镜子面前。”

“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小林？不懂得事！”

狗姐姐伸手握住他的手。小林心跳了，忽然之间觉到狗姐姐的势力压服他。望着狗姐姐若要哭！——这才可笑。

好弟弟，你坐下，姐姐疼你，姐姐在旁边总是打听你。”

更奇怪，狗姐姐说着眼里汪汪的。她轻易不有这么一回事。来得无踪，去得无影，接着絮絮的说个不休，问史家奶奶好，琴子好，这个好那个好，什么也忘记了，一心说。小林坐在一边麒麟一样的善。忽然他又觉得狗姐姐的张皇，他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眼色。于是他亲狗姐姐一嘴。看官，于是，而有这棵枫树为证。

小林大吃一惊，简直是一个号泣于旻天的精诚，低声问：

“姐姐，怎么这样子呢？”

简直窘极了，很难得修辞，出口不称意，我欲乘风归去了，狗姐姐拍他一巴掌，看他的样子要人笑，——多可爱呵。

“历史上说过萧道成之腹，原来——恐怕是如此！”

“我不晓得你说什么！”

“萧道成是从前的一个皇帝。”

“你看你——说从前的皇帝干什么呢？”

“他生得鳞文遍体，肚子与平常人不同，人家要杀他，假装射他的肚子玩。”

狗姐姐这才会得他的意思。

“我生了一个孩子——死了。”

这一句，声音很异样，使得小林万念俱休，默默而一祝：

“姐姐你有福了。”

于是他真不说话。狗姐姐还要说一句，拍他一巴掌——

“女人生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晓得吗？”

临走时，狗姐姐嘱咐他：

“小林，不要让别人知道。”

哀莫哀兮生别离乎，不知怎的他很是悲伤，听了狗姐姐这一嘱，倒乐了——

“姐姐，你真把我当了一个弟弟，我告诉你知道，小林早已是一个伟人物，他的灵魂非常之自由。”

梨花白

自从枫树下与狗姐姐的会见以后，好几天，他彷徨得很，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若问他：“你是不是思想你的狗姐

姐？”那他一定又惶恐无以对。因为他实在并不能说是思想狗姐姐，狗姐姐简直可以说他忘记了。

一天，胡乱喝了几杯酒，一个人在客房里坐定，有点气喘不过来，忽然倒真成了一个醉人了，意境非常。他好像还记得那一刹那的呼吸。“我与人生两相忘，那真是……”连忙一摆头，自己好笑。“那正是女人身上的事哩。”但再往下想，所有他过去的生活，却只有这一日的情形无论如何记不分明，愈记愈朦胧。

细竹步进来了，舌头一探，且笑，又坐下，并没有同他打招呼，走到这儿躲避什么的样子。

顿时他启发了一个智慧似的，简直要瞑目深思，——已经思遍尽了。因了她的舌头那么一探。那一天在八丈亭细竹忽然以一个瞎子看花红，或者是差不多的境界。但他轻轻问：

“什么？”

“琴姐她骂我。”

原来如此，对她一笑，很怅惘，地狱之门一下子就关了，这么一个空虚的感觉。

细竹她怎么能知道他对她看一是留神我的嘴动呢？”她总是喜欢讲自己的事，即如同琴子一块儿梳头动不动就是“你看我的头发又长了许多！”所以此地这样写，学她的口吻。她告诉他听：

“我们两人裁衣，我把她的衣服裁错了。”

“你把她的衣服裁错了？那你实在不好。”

“你也怪我！”

说着要哭了。

“做姑娘的不要哭，哭很不好看，——含珠而未发是可以的。”

她又笑了——

“你看见我几时哭了？”

小林也笑。又说：

“这两件事我平常都思想过，裁衣——”

“你这样看我！”

又是一个小孩子好哭的神气，说他那样看她。

“你听我说话，——你怎么会裁错了？我不能画画，常有一个生动之意，觉得拿你们的剪子可以裁得一个很好的样子，应该非常之合身。”

细竹以为他取笑于她，不用心听，一心想着她的琴姐一定还在那里埋怨。她本是靠墙而坐，一下子就紧靠着（壁上有一幅画，头发就倚在上头，又不大象昂头）自己埋怨一句：

“我损伤了好些材料。”

小林不往下说了，他要说什么，自己也忘了。所谓“这两件事”，其一大概是指剪裁。那一件，推考起来，就是说哭的。他常称赞温廷筠的词做得很好，但好比“泪流玉箸千条”这样的句子，他说不应写，因为这样决不好看，何必写呢？连忙又把这意见修正一点，道：“小孩子哭不要紧。”言下很坚决，似实有所见。

慢慢的两人另外谈了许多，刚才的一段已经完了。细竹道：

“琴姐，她昨夜里拿通草做了好些东西，你都看见了没有？”

“她给那个蜻蜓我看，我很喜欢。”

“是我画的翅膀，——还有一枝桃花，一个佛手，还照了水浒上的鲁智深贴了一个，是我描的脸。”

看她口若悬河，动得快。小林的思想又在这个唇齿之间了。他专听了“有一枝桃花”，凝想。

回头他一个人，猛忆起两句诗——

黄莺弄不足
含入未央宫

一座大建筑，写这么一个花瓣，很称他的意。又一想，这个诗题是咏梨花的，梨花白。

树

琴子细竹两人坝上树下站着玩。细竹手上还拿了她的簫。树上丁丁响，啄木鸟儿啄树，琴子抬头望。好一会才望见了，彩色的羽毛，那个交枝的当儿。那嘴，还是藏着看不见。这些树都是大树，生气蓬勃，现得树底下正是妙龄女郎。

她们的一只花猫伏在围墙上不动，琴子招它下来。姑娘的素手招得绿树晴空甚是好看了。

树干上两三个蚂蚁，细竹稀罕一声道：

“你看，蚂蚁上树，多自由。”

琴子也就跟了她看，蚂蚁的路线走得真随便。但不知它懂得姑娘的语言否？琴子又转头看猫，对猫说话：

“惟不教虎上树。”

于是沉思一下。

“这个寓言很有意思。”

话虽如此，但实在是仿佛见过一只老虎上到树顶上去了。观念这么的联在一起。因为是意象，所以这一只老虎爬上了绿叶深处，全不有声响，只有好颜色。

树林里于是动音乐，细竹吹箫。

这时小林走来了。史家庄东坝尽头有庙名观音寺，他一个人去玩了一趟，又循坝而归。听箫，眼见的是树，渗透的是人的声音之美，很是叹息。等待见了她们两位，还是默不一声。细竹又不吹了。

兀的他说一句：

“昨夜我做了一个很世俗的梦，醒转来很自哀，——世事一点也不能解脱。”

说着是一个求救助的心。光阴如白驹过隙，而一日之中本来可以逝去者，每每又容易要人留住，良辰美景在当前忽然就不相关了。琴子看他，很是一个哀怜的样子，又苦于不可解，觉得这人有许多地方太深沉。

“世俗的事扰了我，我自己告诉自己也好像很不美，而我这样的灵魂居然就是为它所苦过了。”

细竹道：

“一个人的生活，有许多事是不能告诉人的，自己厌烦也没有法子。”

小林对她一看，“你有什么事呢？”不胜悲。他总愿他自己担受。好孩子，他不知他可笑得很，细竹随随便便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科学的，成年的女子，一年十二个月。今天她兴致好，前两天很不舒服。

他又告诉她们道：

“我刚才到观音寺去玩了一趟，真好笑，八九个老婆婆一路烧香，难为她们一个个人的头上都插一朵花。”

“你怎么就个个奶奶头上都看一下？”

琴子说，简直是责备他，何致于要这样的注目。

“你没有看见，我简直踌躇不敢进，都是一朵小红花，插住老年的头发，我远远的站定，八九个人一齐跪下去，叩首作揖，我真真的侥幸这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只是一位木偶——”

仿佛怕佛龕上有惊动。此刻说起来，不是当面时的意思重了。

“我平常很喜欢看观世音的像。”

又这一说。细竹一笑，记起她的琴姐的“观世音的净瓶。”

慢慢他又道：

“老年有时也增加趣味。”

“你的字眼真用得古怪，这里怎么说趣味呢？”

琴子说着有点皱眉毛，简直怕他的话。

“这是另外一件事。我有一回看戏，一个很好看的女戏子打扮一个老旦，她的拐杖捏得很好玩，加了我好多意思，头上裹一条黄巾，把她的额角格外配得有样子。我想这位姑娘，她照镜子的时候，一心留意要好看，然而不做这个脚色，也想不到这样打扮。”

细竹道：

“那你还是爱我们姑娘会打扮。”

惹得琴子笑了，又好像暗暗的骂了一下“这个丫头”。

“我还记得一个女戏子，这回是戎马仓皇，手执花枪，打

仗，国破家亡，累得这个姑娘忍了呼吸，很难为她。我看她的汗一点也不流了她的粉色。”

于是细竹指着琴子道：

“前年我们两人在放马场看戏，一个花脸把一个丑脚杀了，丑脚他是一个和尚，杀了应该收场，但他忽然掉转头来对花脸叫一声‘阿弥陀佛！’这一下真是滑稽极了，个个都盯了眼睛看，那么一个丑脚的脸，要是我做花脸我真要笑了，不好意思。”

小林笑道：

“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你这也差不多。”

“那一回我还丢了一把扇子，不晓得是路上丢的是戏台底下丢的。”

“我以后总不替你写字。”

那一把扇子琴子写了字。这个当儿小林很好奇的一看，如临深渊了，彻底的认见这么两个姑娘，一旁都是树。

琴子望坝下，另外记一件事——

“去年，正是这时候，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人牵骆驼从河那边过来。”

“骆驼？”

“我问三哑叔，三哑叔说是远地人来买药草的。”

“是的，我也记得一只……多年的事。”

那时他很小，城外桥头看钓鱼，忽然河洲上一个人牵骆驼来了，走到一棵杨柳树底下站住，许多小孩子围了看。

“北方骆驼成群，同我们这里牛一般多。”

这是一句话，只替他画了一只骆驼的轮廓，青青河畔草，

骆驼大踏步走，小林远远站着仰望不已。

转眼落在细竹的箫的上面。

“我不会吹。”

但弥满了声音之感。

Silence 有时像这个声音。

塔

细竹给画小林看，她自己画的，刚画起，小小的一张纸，几根雨线，一个女子打一把伞。小林接在手上默默的看。

“你看怎么样？”

说着也看着小林的手上她的作品。连忙又打开抽屉，另外拿出一张纸——

“这里还有一个塔。”

“噯呀，这个塔真像得很，——你在哪里看见这么一个塔？”

他说着笑了，手拿雨境未放。惊叹了一下，恐怕就是雨没有看完，移到塔上。

她也笑道：

“那你怎么说像得很呢？我画得好玩的。昨夜琴姐讲一个故事，天竺国有一佛寺，国王贪财，要把它毁了它，一匹白马绕塔悲鸣，乃不毁。她讲得很动人。”

说话容易说远了，她只是要说这是她昨天晚上画得好玩的。灯下，琴子讲话，她听，靠着桌子坐，随手拿了一枝笔，画，一面答应琴子“这个故事很动人”，一面她的塔有了，掉转身伸到琴子的面前——这时琴子坐在那里脱鞋——“你看

我这个画得怎么样？”

小林不由得记起他曾经游历过的湖边礼拜堂的塔，很喜欢的说与这位画画人听：

“有一个地方我住了一个夏天，常常走到一个湖边玩，一天我也同平常一样走去，湖那边新建的礼拜堂快成功了，真是高耸入云，出乎我的意外，顶上头还有好些工人，我一眼稀罕这工程的伟大，而又实在的觉得半空中人的渺小。当下我竟没有把两件事联在一起。”

说着有些寂寞，细竹一心在那里翻她的抽屉。然而这个寂寞最满意，大概要以一个神仙谪贬为凡人才能如此，因为眼前并不是空虚，或者是最所要看一看的了。

看她低了头动这个动那个，他道：

“你不听我讲道理。”

“你说，我听，——今天我有好些事要做。”

她答应了好几个小孩替他们做粽子过端阳。

于是他又看手中画，仿佛是他的灵魂上的一个物件，一下子又提醒了。细竹的这一把伞，或者真是受了他的影响，因为那一日雨天的话。骤看时，恐怕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太多，一把伞都替他撑起来了，所以一时失批评。至于画，从细竹说，她一点也不敢骄傲。

“我在一本日本画集上见过与你这相类似的，那是颜色画。颜色，恐怕很有些古怪的地方，我一打开那把著色的伞，这个东西就自己完全，好像一个宇宙，自然而然的看这底下的一个人，以后我每每一想到，大地山河都消失了，只有——”

说着不由得两边一看，笑了——

“惟此刻不然。”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桌子，镜子，墙上挂的，格外认真的看一下子了，尤其是细竹眉目的分明。

细竹也很有趣的一笑。

“真的，我不是说笑话，那画的颜色实在填得好。”

细竹心想：“我几时再来画一张。”把红的绿的几种颜料加入了意识。于是而想到史家庄门口塘的荷花，于是而想到她自己打伞，这样对了小林说：

“下雨的天，邀几个人湖里泛舟，打起伞来一定好看，望之若水上莲花叶。”

小林听来很是欢喜——

“你这一下真走得远。”

说着俨然望。细竹没有明言几个什么人，而他自然而然的自己不在这个船上了。又笑道：

“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打扮，无论有没有人看。”

忽然之间，光芒万丈，倒是另外一回事来得那么快，得意——

“细雨梦回鸡塞远，你看，这个人多美。”

又是一个女人。

细竹不开口。

“可惜我画不出这个人来，梦里走路。”

“我这才懂得你的意思——你说这个人做梦跑到塞外那么远去了是吗？”

“不是跑。”

说得两人都笑了。

“我向来就不会做文章。”

“这一句诗平常我就很喜欢，或者是我拿它来做了我自己的画题也未可知。——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

“我同琴姐都很佩服你，有的时候听了你的谈话，我们都很自小，赶不上你。”

姑娘一面说一面拿了一张纸折什么，很是一个谦恭的样子。这个话，小林不肯承认，简直没有听，称赞他算不了什么，上帝的谦恭完全创造在这一位可爱的姑娘面上！所以他坐在那里祈祷了。

看她摺纸玩，同时把手上她的画安放到桌上。

他又说话：

“我常常观察我的思想，可以说同画几何差不多，一点也不能含糊。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

“我做梦我总不记得。”

低了头手按在桌上，好像要叠一朵莲花。

“英国有一位女著作家，我在她的一部书里头总忘不了一句话，她的意思好像说，梦乃在我们安眠之上随喜绘了一个图。”

“这话怎么讲？”

“你想，就是一个最美之人，其睡美，不也同一个醉汉的酣睡一样不可思议吗？——”

细竹抬了头，他说得笑了。

“有了梦才有了轮廓，画到那里就以那里为止，我们也不防以梦为大，——要不然，请你闭了眼睛看一看！”

望着她的眼睛看，又是——

“我小的时候总喜欢看我姐姐的瞳人。”

细竹懂得了，而且比他懂得多，她道：

“这样看起来，人生如梦倒是一句实在话，是你自己讲的。”

小林不语。

她果然是叠一朵莲花。

“不管天下几天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一吹开，两个指头捏定指示起来了。

小林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

故 事

细竹不知上哪里玩去了，小林也出去了，琴子一个人在家，心里很是纳闷。其实是今天早起身体不爽快，不然她不致于这样爱乱想。她想小林一定又是同细竹一块儿玩去了，恨不得把“这个丫头”一下就召回来，大责备一顿。她简直伏在床上哭了。意思很重，哭是哭得很轻的。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没有担受过，坐起身来叹一声气。

“唉，做一个人真是麻烦极了。”

起来照一照镜子，生怕头发蓬得不好看，她不喜欢那个懒慵慵的样子。眼睛已经有点不同了，著实的熨贴了一下。又生怕小林这时回来了。那样她将没有话说，反而是自己的不应该似的。

“唉，做个女子真不好……”

不由己的又滚了两颗泪儿了。这时是镜子寂寞，因为姑

娘忽然忘了自己，记起妈妈来了。可怜的姑娘没有受过母爱。又记起金银花，出现得甚是好看……

花是年年开，所以远年的东西也总不谢了，何况姑娘正是看花的年龄，难怪十分的美好。

“细竹，这不能说，我不愿他爱你，但我怕……”

一句话又不能得了意思。

慢慢的小林回来了，那个脚步才真是空谷足音哩，姑娘实在感到爱的春风了，不，是一个黄昏——这时，人，大概是为万物之灵了，Sappho 歌了一首诗。

小林见她一笑：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你怎么不出去玩？”

“你来打动了，我正想着两句话伤心，我很爱：‘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你今天恐怕是不舒服。”

“我长久不记得我的母亲，今天我忽然想我的母亲了。”

小林不胜同情之感，简直受了洗礼了，觉得那个样子太是温柔。又异想天开，很是自得，不由得探问于姑娘：

“你们的记忆恐怕开展得极其妙善，我想我不能进那个天国，——并不一定是领会不到。”

说着是一个过门而不入的怅惘。琴子启齿而笑了，实在要佩服他。

“你在哪里玩得回来？”

“细竹真好比一个春天，她一举一动总来得那么豪华，而又自然的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我批评不好。刚才我在河边玩，好几位嫂嫂在那里洗衣服，她们真爱说话，都笑我，

我跑开了。走到坝上，望见稻场那边桑树脚下聚了许多孩子，我走去看，原来细竹她在树上，替他们摘叶子。她对我笑……”

这个印象殊不好说了。他刚刚到了那棵树的时候，她正一手攀了枝子绿叶之中低下头来答应一个孩子什么，见了小林站在那里，笑着分了一下眼睛好像告诉他她有事了。这个桑树上的一面，大概就是所谓“豪华”之掇拾，然而当时他茫茫然一个路人之悲了，随即一个人走到树林里徘徊了好久。此刻说来，又不知不觉的是一个求助的心，向了当面之人。

琴子实在忍不住哭了。

他的担子忽然轻了，也哭了。连忙又说话：

“我分析我自己，简直说不通，——人大概是生来赋了许多盲目的本能，我不喜欢说是情感。我常想，这恐怕是生存的神妙，因为同类，才生了许多题目。我们在街上见了一个杀人的告示，不免惊心，然而过屠门而要大嚼；同样，看花不一定就有插花之念，自然也无所谓悲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这里头是可以得到一个法则。”

这些话胡为而来，琴子很不明白，看他的样子说得太动情。

“你以后不要同细竹玩。”

她轻轻这一说又把他说得哭了。

她也哭了。

“你有许多地方令人害怕，——或者是我赶不上你。”

“你的意思我仿佛能了解，——我其实是一个脚踏实地者，我的生活途中未必有什么可惊异的闯客。就以今日为止，

过去我的生活不能算简单，我总不愿同人絮说，我所遇见的一切，都造化了我。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故事让它就是一个‘命运’好了，——我是说偶然的遭际。我所觉得最不解的是世间何以竟有人因一人之故制伏了生活，而名之曰恋爱？我想这关乎人的天资。你的性格我不敢轻易度量，在你的翅膀下我真要蜷伏——”

看着琴子的眼睛，觉得哭实在是一个损伤，无可如何。

“我们两人的‘故事’恐怕实在算得很有趣的一个。”

说得琴子微笑。

“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应该感谢的。”

这是忽然又有所思了，坐在那里仰望起狗姐姐来了。

回头他一想，“今天四月二十六，前次上八丈亭玩，正是三月二十几，回来她也不舒服，好几天不大吃东西……”于是堕入“神秘”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坝上玩，遇见“东头”的一位大嫂挑水，捏了桃子吃，给他一个，他拿回来给琴子，琴子接着喜欢极了。

“你往桃树林去了吗？怎么只买一个呢？”

她以为他从桃树林买回来的。离史家庄不远一个地方，几户人家种桃子，名叫桃树林。

还没有点灯，她一个人坐在房里吃桃，酸极了，把姑娘的眼睛闭得甚是有趣。

桃 林

琴子睡了午觉醒来，听得细竹在天井里，叫道：

“细竹，你在那里干什么？”

“这不晓得是一个什么虫，走路走得好玩极了。”

“在哪里？”

“阳沟里。”

“你来我有话告诉你。”

于是她伸腰起来，呀的一声险些儿被苔藓滑跌了，自己又站住了。那个小虫，真不晓得是一个什么虫，黑贝壳，姑娘没有动手撩它，它自然更不晓得它的舆地之上，只有一寸高的样子，有那么一幅白面庞，看它走路走得好玩极了。

“你到桃树林去买桃子回来吃好吗？”

她走到了姐姐的面前，荷包里掏出手巾来蒙了脸，装一个捉迷藏的势子玩。

“我同你说正经话你总喜欢闹。”

“好，我去买桃子，你不要哭。”

“真讨厌！你几时看见我哭了？”

细竹想再回她一句，话到口边不成言了，只好忘记了。因为正对了镜子（既然答应了出去买东西，赶忙端正一端正）低目于唇上的红，一开口就不好了。

这个故事，本来已经搁了笔，要待明年再写，今天的事情虽然考证得确凿，是打算抛掉的，因为桃树林这地方，著者未及见，改种了田，只看得见一条小河流，不肯写。桃之为果是不能经历岁时的了。一位好事者硬要我补足，愿做证明，说当初那主人姓何，与他有过瓜葛，他亲见桃园的茂盛，年年不少人来往，言下很是叹息。

今年二月里，细竹同琴子一路来了一趟，那时是看花。这桃，据说不是本地种，人称为“面桃”，大而色不红。十几亩

地，七八间瓦屋，一湾小溪，此刻真溪上碧桃多少了。今天天阴而无雨，走路很不热，小林，因为昨天听了琴子的话，向一个孩子打听桃树林，独自走来了，想不到细竹随后来了。他玩了不小的工夫，地主人名叫何四海，攀谈了好些话，他说他从史家庄的史家奶奶家来。史家奶奶是四远闻名的了。何家的小姑娘导引细竹进来，他正走在桃畦之间，好像已经学道成功的人，凡事不足以随便惊喜，雷声而渊默，——哀哉，桃李下自成蹊，人来无非相见，意中人则反而意外了，证天地之不幻，枝枝果果画了这一个人的形容。看官，这决不是诳语，大块文章，是可以奏成人的音乐，只可惜落在我的纸上未必若是其推波助澜耳。

细竹当下的欢喜是不待说的，她开口道：

“你怎么在这里呢？你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另外的那个小姑娘莫名其妙，只有她是现得在树的脚下，简直是一只小麻雀，扎那么一个红辫子，仰起头来仿佛看“细竹姑姑”怎么这么的晓得说话？她叫细竹叫细竹姑姑，去年便认熟了。

“女！把细竹姑姑牵来喝茶。”

原来她就叫做“女”，小林好笑了。女的妈正在“灶上”忙午饭，嚷嚷。细竹姑姑远远的谢她一声。

“开了没有？开了。”

灶孔里掏出沙罐来，忙着问水开了没有，开了。

“琴姐她叫我来买桃子，要晓得你来我就用得跑这一趟了。”

然而女拉着细竹姑姑的手要去喝茶了。

小林本来是一个悲思呵，笑而无可说的了。何四海背了箩筐又来同他谈。筐子里的桃都是拣那大的摘了下来。

“随便请一两个罢，刚下树的好吃。”

“谢谢你，回头我同细竹姑娘一路买几斤。果子吊在树上我还是今天在你这里初次见。”

“不要跑，丫头！要跌一跤才好！”

女拿着称桃子的称向这里跑来了，爸爸叫她不要跑。

“妈妈说细竹姑姑要四斤，叫你称。”

于是何四海称桃。

小林一望望到那里去了，细竹也出来了。

“你不要跑呵。”

她也有点跑哩。可怜的孩子，正其瞻视，人生在世随在不可任意，不然这就是临风而泣的时候了。他觉得那衣样，咫尺之间，自为生动。

这回又是那个胸襟。美人的高蹈，是不同的，所谓“雪胸鸾镜里”，那还是她们自己妆台放肆罢了，恐怕不及这自然与人物之前天姿的节奏。

“喂呀，何老板，你都把这大的称给了我们。”

看了这称好了的一堆桃子，低下身去很知礼的说。

女的妈也来了，她走近何四海，说一句：

“我们的饭熟了。”

看了四斤桃子——四斤桃子的钱她在灶上细竹就给了她她装到荷包里去了，还要说“哈哈，还要给钱吗？”看了四斤桃子，她一句：

“拿什么装呢？”

细竹掏出她的手巾。

“这条好手巾。”

又一句，她的女捱到她的兜里拉住她的手了。

“饭熟了，吃饭的都回来了。”

又说给何四海听，要他去吃饭，“吃饭的都回来了”，是说他们家里请的三个长工。看他是要走了，女也拉着她走，她还晓得要说话：

“细竹姑姑，你就在我这里吃一点吗？——哈哈，不吃。”

细竹要开口，她就晓得是说不吃。其实细竹说出来是——

“我不饿。”

两样的话差不多是一齐开口，不过她先了一个“哈哈”了。

于是他们走了，留了这两位观客。

一眼见了一棵树上的一个大桃子，她恰恰可以攀手得够，细竹稀罕着道：

“噯呀，这一个桃子才真大。”

于是忍不住要淘气一下，远远的又叫住何四海：

“何老板，我把你们的桃子再摘一个呵。”

“好罢，不要紧，你自己摘罢。”

一摘就把它摘下来了，喜欢极了，还连了两瓣叶子。这个她就自己手上拿着。

小林也看着这个桃子喜欢极了。

忽然他向她讲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不大好的意见，——不是意见，总之我自己也

觉着很不好，我每逢看见了一个女人的父和母，则我对于这位姑娘不愿多所瞻仰，仿佛把她的美都失掉了，尤其是知道了她的父亲，越看我越看出相像的地方来了，说不出道理的难受，简直的无容身之地，想到退避。”

“你这实在不好，我总喜欢人家有父母。”

“我仿佛女子是应该长在花园里，好比这个桃林，当下忽然的一见。”

细竹笑了——

“你原来是讲故事，骗我。”

“不是的。”

说着也笑了，然而窘。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告诉你又忘记了，我梦见我同你同琴子坐了船到那里去玩，简直是一片汪洋，奇怪得很，只看见我们三个人，我们又没有荡桨，而船怎么的还是往前走。”

“做梦不是那样吗？——你这是因为那一天我们两人谈话，我说打起伞来到湖里坐船好玩，所以晚上你就做这个梦。”

“恐怕是的，——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船上，我把你看得分明极了，白天没有那样的明白，宛在水中央。”

连忙又一句，却不是说梦——

“噯呀，我这一下真觉得‘宛在水中央’这句诗美。”

细竹喜欢着道：

“做梦真有趣，自己是一个梦自己也还是一个旁观人，——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在水中央，你站在那里看得见

呢？”

她这一说不打紧，小林佩服极了。

她又说她口渴，道：

“我有点渴。”

“刚才何大娘请你喝茶——”

“我把这个桃子吃了它罢。”

指着自已手上的桃子请示。小林笑道：

“好罢。”

她动嘴吃桃，咬了一块，还在舌间，小林却无原无故的瞪眼看这已经破口的东西——欲言不语了。

慢慢他这样说：

“细竹，我感得悲哀得很。”

说得很镇静。

“这个桃子一点也不酸。”

“你看，虽然是你开口，这个东西很难看了。”

细竹看他一下，一个质问的眼光。

他也就笑——

“好，你把它吃完了它。”

这个意思是，看她吃得很好玩了，桃子没有了。

细竹要回去，说：

“我们回去罢，时候不早。”

“索性走到那头去看一看。”

“那头不是一样吗？”

她一眼望了那头说，要掉背了。

小林也就怅望于那头的树行，很喜欢她的这一句话。

许地山

春 桃

这年的夏天分外地热。街上的灯虽然亮了，胡同口那卖酸梅汤的还像唱梨花鼓的姑娘耍着他的铜碗。一个背着一大篓字纸的妇人从他面前走过，在破草帽底下虽看不清她的脸，当她与卖酸梅汤的打招呼时，却可以理会她有满口雪白的牙齿。她背上担负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骆驼一样，庄严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己门口。

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在她的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几根朽坏的梁木横在瓜棚底下，大概是她家最高贵的坐处。她一到门前，屋里出来一个男子，忙帮她卸下背上的重负。

“媳妇，今儿回来晚了。”

妇人望着他，像很诧异他的话。“什么意思？你想媳妇想疯啦？别叫我媳妇，我说。”她一面走进屋里，把破草帽脱下，顺手挂在门后，从水缸边取了一个小竹筒向缸里一连舀了好几次，喝得换不过气来，张了一会嘴，到瓜棚底下把簋子拖到一边，便自坐在朽梁上。

那男子名叫刘向高。妇人的年纪也和他差不多，在三十左右，娘家也姓刘。除掉向高以外，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叫做春桃。街坊叫她做捡烂纸的刘大姑，因为她的职业是整天在街头巷尾垃圾堆里讨生活，有时沿途嚷着“烂字纸换取灯儿”。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替她预备水的照例是向高。

向高是个乡间高小毕业生，四年前，乡里闹兵灾，全家逃散了，在道上遇见同是逃难的春桃，一同走了几百里，彼此又分开了。

她随着人到北京来，因为总布胡同里一个西洋妇人要雇一个没混过事的乡下姑娘当“阿妈”，她便被荐去上工。主妇见她长得清秀，很喜爱她。她见主人老是吃牛肉，在馒头上涂牛油，喝茶还要加牛奶，来去鼓着一阵臊味，闻不惯。有一天，主人叫她带孩子到三贝子花园去，她理会主人家的气味有点像从虎狼栏里发出来的，心里越发难过，不到两个月，便辞了工。到平常人家去，乡下人不惯当差，又挨不得骂，上工不久，又不干了。在穷途上，她自己选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一天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下去。

向高与春桃分别后的历史倒很简单，他到涿州去，找不着亲人，有一两个世交，听他说是逃难来的，都不很愿意留他住下，不得已又流到北京来。由别人的介绍，他认识胡同口那卖酸梅汤的老吴，老吴借他现在住的破院子住，说明有人来赁，他得另找地方。他没事做，只帮着老吴算算账，卖卖货。他白住房子白做活，只赚两顿吃。春桃的捡纸生活渐次发达了，原住的地方，人家不许他堆货，她便沿着德胜门墙根来找住处。一敲门，正是认识的刘向高。她不用经过许多手续，便向老吴赁下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帮她的忙。这都是三年前的事了。他认得几个字，在春桃捡来和换来的字纸里，也会抽出些少比较能卖钱的东西，如画片或某将军、某总长写的对联、信札之类。二人合作，事业更有进步。向高有时也教她认几个字，但没有什么功效，因为他自己认得的也不算多，解字就更难了。

他们同居这些年，生活状态，若不配说像鸳鸯，便说像一对小家雀罢。

言归正传。春桃进屋里，向高已提着一桶水在她后面跟着走。他用快活的声调说：“媳妇，快洗罢，我等饿了。今晚咱们吃点好的，烙葱花饼，赞成不赞成？若赞成，我就买葱酱去。”

“媳妇，媳妇，别这样叫，成不成？”春桃不耐烦地说。

“你答应我一声，明儿到天桥给你买一顶好帽子去。你不说帽子该换了么？”向高再要求。

“我不爱听。”

他知道妇人有点不高兴了，便转口问：“到的吃什么？说

呀！”

“你爱吃什么，做什么给你吃。买去罢。”

向高买了几根葱和一碗麻酱回来，放在明间的桌上。春桃擦过澡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红帖子。

“这又是那一位王爷的龙凤帖，这次可别再给小市那老李了。托人拿到北京饭店去，可以多卖些钱。”

“那是咱们的。要不然，你就成了我的媳妇啦？教了你一两年的字，连自己的姓名都认不得！”

“谁认得这么些字？别媳妇媳妇的，我不爱听。这是谁写的？”

“我填的。早晨巡警来查户口，说这两天加紧戒严，那家有多少人，都得照实报。老吴教我们把咱们写成两口子，省得麻烦。巡警也说写同居人，一男一女，不妥当。我便把上次没卖掉的那分空帖子填上了。我填的是辛未年咱们办喜事。”

“什么？辛未年？辛未年我那儿认得你？你别捣乱啦。咱们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

春桃有点不愿意，可还和平地说出来。她换了一条蓝布裤。上身是白的，脸上虽没脂粉，却呈露着天然的秀丽。若她肯嫁的话，按媒人的行情，说是二十三四的小寡妇，最少还可以值得一百八十的。

她笑着把那礼帖搓成一长条，说：“别捣乱！什么龙凤帖？烙饼吃了罢。”她掀起炉盖把纸条放进火里，随即到桌边和面。

向高说：“烧就烧罢，反正巡警已经记上咱们是两口子；若是官府查起来，我不会说龙凤帖在逃难时候丢掉的么？从

今儿起，我可要叫你做媳妇了。老吴承认，巡警也承认，你不愿意，我也要叫。媳妇暖！媳妇暖！明天给你买帽子去，戒指我打不起。”

“你再这样叫，我可要恼了。”

“看来，你还想着那李茂。”向高的神气没像方才那么高兴。他自己说着，也不一定要春桃听见，但她已听见了。

“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没信，可不是白想？”春桃这样说。她曾对向高说过她出阁那天的情形。花轿进了门，客人还没坐席，前头两个村子来说，大队兵已经到了，四处拉人挖战壕，吓得大家都逃了，新夫妇也赶紧收拾东西，随着大众望西逃。同走了一天一宿。第二宿，前面连嚷几声“胡子来了，快躲罢”，那时大家只顾躲，谁也顾不了谁。到天亮时，不见了十几个人，连她丈夫李茂也在里头。她继续方才的话说：“我想他一定跟着胡子走了，也许早被人打死了。得啦，别提他啦。”

她把饼烙好了，端到桌上。向高向沙锅里舀了一碗黄瓜汤，大家没言语，吃了一顿。吃完，照例在瓜棚底下坐坐谈谈。一点点的星光在瓜叶当中闪着。凉风把萤火送到棚上，像星掉下来一般。晚香玉也渐次散出香气来，压住四围的臭味。

“好香的晚香玉！”向高摘了一朵，插在春桃的髻上。

“别糟蹋我的晚香玉。晚上戴花，又不是窑姐儿。”她取下来，闻了一闻，便放在朽梁上头。

“怎么今儿回来晚啦？”向高问。

“吓！今儿做了一批好买卖！我下午正要回家，经过后门，瞧见清道夫推着一大车烂纸，问他从那儿推来的；他说是从

神武门甩出来的废纸。我见里面红的、黄的一大堆，便问他卖不卖；他说，你要，少算一点装去罢。你瞧！”她指着窗下那大篓，“我花了一块钱，买那一大篓！赔不赔，可不晓得，明儿检一检得啦。”

“宫里出来的东西没个错。我就怕学堂和洋行出来的东西，分量又重，气味又坏，值钱不值，一点也没准。”

“近年来，街上包东西都作兴用洋报纸。不晓得那里来的那么些看洋报纸的人。捡起来真是分量又重，又卖不出多少钱。”

“念洋书的人越多，谁都想看看洋报，将来好混混洋事。”

“他们混洋事，咱们捡洋字纸。”

“往后恐怕什么都要带上个洋字，拉车要拉洋车，赶驴更赶洋驴，也许还有洋骆驼要来。”向高把春桃逗得笑起来了。

“你先别说别人。若是给你有钱，你也想念洋书，娶个洋媳妇。”

“老天爷知道，我绝不会发财。发财也不会娶洋婆子。若是我有钱，回乡下买几亩田，咱们两个种去。”

春桃自从逃难以来，把丈夫丢了，听见乡下两字，总没有好感想。她说：“你还想回去？恐怕田还没买，连钱带人都没有了。没饭吃，我也不回去。”

“我说回我们锦县乡下。”

“这年头，那一个乡下都是一样，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谁敢回去？还是在这里捡捡烂纸罢。咱们现在只缺一个帮忙的人。若是多个人在家替你归着东西，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摆地摊，省得货过别人手里，卖漏了。”

“我还得学三年徒弟才成，卖漏了，不怨别人，只怨自己不够眼光。这几个月来我可学了不少。邮票，那种值钱，那种不值，也差不多会瞧了。大人物的信札手笔，卖得出钱，卖不出钱，也有一点把握了。前几天在那堆字纸里检出一张康有为的字，你说今天我卖了多少？”他很高兴地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仿着，“八毛钱！”

“说是呢！若是每天在烂纸堆里能检出八毛钱就算顶不错，还用回乡下种田去？那不是自找罪受么？”春桃愉悦的声音就像春深的莺啼一样。她接着说：“今天这堆准保有好的给你检。听说明天还有好些，那人教我一早到后门等他。这两天宫里的东西都赶着装箱，往南方运，库里许多烂纸都不要。我瞧见东华门外也有许多，一口袋一口袋陆续地扔出来。明儿你也打听去。”

说了许多话，不觉二更打过。她伸伸懒腰站起来说：“今天累了，歇吧！”

向高跟着她进屋里。窗户下横着土炕，够两三人睡的。在微细的灯光底下，隐约看见墙上一边贴着八仙打麻雀的谐画，一边是烟公司“还是他好”的广告画。春桃的模样，若脱去破帽子，不用说到瑞蚨祥或别的上海成衣店，只到天桥搜罗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也与“还是他好”里那摩登女差不上下。因此，向高常对春桃说贴的是她的小照。

她上了炕，把衣服脱光了，顺手揪一张被单盖着，躺在一边。向高照例是给她按按背，捶捶腿。她每天的疲劳就是这样含着一点微笑，在小油灯的闪烁中，渐次得着苏息。在半睡的状态中，她喃喃地说：“向哥，你也睡罢，别开夜工了，

明天还要早起咧。”

妇人渐次发出一点微细的鼾声，向高便把灯灭了。

一破晓，男女二人又像打食的老鹅，急飞出巢，各自办各的事情去。

刚放过午炮，十刹海的锣鼓已闹得喧天。春桃从后门出来，背着纸篓，向西不压桥这边来。在那临时市场的路口，忽然听见路边有人叫她：“春桃，春桃！”

她的小名，就是向高一年之中也罕得这样叫唤她一声。自离开乡下以后，四五年来没人这样叫过她。

“春桃，春桃，你不认得我啦？”

她不由得回头一瞧，只见路边坐着一个叫化子。那乞怜的声音从他满长了胡子的嘴发出来。他站不起来，因为他两条腿已经折了。身上穿的一件灰色的破军衣，白铁钮扣都生了锈，肩膀从肩章的破缝露出，不伦不类的军帽斜戴在头上，帽章早已不见了。

春桃望着他一声也不响。

“春桃，我是李茂呀！”

她进前两步，那人的眼泪已带着灰土透入蓬乱的胡子里。她心跳得慌，半晌说不出话来，至终说：“茂哥，你在这里当叫化子啦？你两条腿怎么丢啦？”

“喂，说来话长。你从多嗜起在这里呢？你卖的是什么？”

“卖什么！我捡烂纸咧。……咱们回家再说罢。”

她雇了一辆洋车，把李茂扶上去，把篓子也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推着。一直来到德胜门墙根，车夫帮着她把李茂扶下来。进了胡同口，老吴敲着小铜碗，一面问：“刘大姑，今

儿早回家，买卖好呀？”

“来了乡亲啦。”她应酬了一句。

李茂像只小狗熊，两只手按在地上，帮助两条断腿爬着。她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开了门，引着男子进去。她把向高的衣服取一身出来，像向高每天所做的，到井边打了两桶水倒在小澡盆里教男人洗澡。洗过以后，又倒一盆水给他洗脸。然后扶他上炕坐，自己在明间也洗一回。

“春桃，你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一个人住吗？”

“还有一个伙计。”春桃不迟疑地回答他。

“做起买卖来啦？”

“不告诉你就是捡烂纸么？”

“捡烂纸？一天捡得出多少钱？”

“先别盘问我，你先说你的罢。”

春桃把水泼掉，理着头发进屋里来，坐在李茂对面。

李茂开始说他的故事：

“春桃，唉，说不尽哟！我就说个大概罢。

“自从那晚上教胡子绑去以后，因为不见了你我，我恨他们，夺了他们一杆枪，打死他们两个人，拚命地逃。逃到沈阳，正巧边防军招兵，我便应了招。在营里三年，老打听家里的消息，人来说咱们村里都变成砖瓦地了。咱们的地契也不晓得现在落在谁手里。咱们逃出来时，偏忘了带着地契。因此这几年也没告假回乡下瞧瞧。在营里告假，怕连几块钱的饷也告丢了。

“我安分当兵，指望月月关饷，至于运到升官，本不敢盼。也是我命里合该有事：去年年头，那团长忽然下一道命令，说，

若团里的兵能瞄枪连中九次靶，每月要关双饷，还升差事。一团人没有一个中过四枪；中，还是不进红心。我可连发连中，不但中了九次红心，连剩下那一颗子弹，我也放了。我要显本领，背着脸，弯着腰，脑袋向地，枪从裤裆放过去，不偏不歪，正中红心。当时我心里多么快活呢。那团长教把我带上去。我心里想着总要听几句褒奖的话。不料那畜生翻了脸，楞说我是胡子，要枪毙我！他说若不是胡子，枪法决不会那么准。我的排长、队长都替我求情，担保我不是坏人，好容易不枪毙我了，可是把我的正兵革掉，连副兵也不许我当。他说，当军官的难免不得罪弟兄们，若是上前线督战，队里有个像我瞄得那么准，从后面来一枪，虽然也算阵亡，可值不得死在仇人手里。大家没话说，只劝我离开军队，找别的营生去。

“我被革了不久，日本人便占了沈阳；听说那狗团长领着他的军队先投降去了。我听见这事，愤不过，想法子要去找那奴才。我加入义勇军，在海城附近打了几个月，一面打，一面退到关里。前个月在平谷东北边打，我去放哨，遇见敌人，伤了我两条腿。那时还能走，躲在一块大石底下，开枪打死他几个。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把枪扔掉，向田边的小道爬，等了一天、两天，还不见有红十字会或红卍字会的人来。伤口越肿越厉害，走不动又没吃的喝的，只躺在一边等死。后来可巧有一辆大车经过，赶车的把我扶了上去，送我到个军医的帐幕。他们又不瞧，只把我扛上汽车，往后方医院送。已经伤了三天，大夫解开一瞧，说都烂了，非用锯不可。在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是好了，就丢了两条腿。我想在此地举

目无亲，乡下又回不去；就说回去得了，没有腿怎能种田？求医院收容我，给我一点事情做，大夫说医院管治不管留，也不管找事。此地又没有残废兵留养院，迫着我不得不出来讨饭，今天刚是第三天。这两天我常想着，若是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非上吊不可。”

春桃凝神听他说，眼眶不晓得什么时候都湿了。她还是静默着。李茂用手抹抹额上的汗，也歇了一会。

“春桃，你这几年呢？这小小地方虽不如咱们乡下那么宽敞，看来你倒不十分苦。”

“谁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阎罗殿前，难道就瞧不见笑脸？这几年来，我就是干这捡烂纸换取灯的生活，还有一个姓刘的同我合伙。我们两人，可以说不分彼此，勉强能过日子。”

“你和那姓刘的同住在这屋里？”

“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春桃一点也不迟疑，她好像早已有了成见。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

“不，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

李茂的夫权意识被激动了。他可想不出什么话来说。两眼注视着地上，当然他不是为看什么，只为有点不敢望着他的媳妇。至终他沉吟了一句：“这样，人家会笑话我是个活王八。”

“王八？”妇人听了他的话，有点翻脸，但她的态度仍是

很和平。她接着说：“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决不会沾着你。”

“咱们到底还是两口子，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的话，“算百日恩，也过了好十几个百日恩。四五年间，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得活，得人帮忙。我们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得多。今天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李茂掏掏他的裤带，好像要拿什么东西出来，但他的手忽然停住，眼睛望望春桃，至终把手缩回去撑着席子。

李茂没话，春桃哭。日影在这当中也静静地移了三四分。

“好罢，春桃，你做主。你瞧我已经残废了，就使你愿意跟我，我也养不活你。”李茂到底说出这英明的话。

“我不能因为你残废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好不好？”春桃也说了她心里的话。

李茂的肚子发出很微细的咕噜咕噜声音。

“噢，说了大半天，我还没问你要吃什么，你一定很饿了。”

“随便罢，有什么吃什么。我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吃，只喝水。”

“我买去。”春桃正踏出房门，向高从院外很高兴地走进来，两人在瓜棚底下撞了个满怀。“高兴什么？今天怎样这早就回来？”

“今天做了一批好买卖！昨天你背回的那一篓，早晨我打开一看，里头有一包是明朝高丽王上的表章，一分至少可卖五十块钱。现在我们手里有十分！方才散了几分给行里，看看主儿出得多少，再发这几分。里头还有两张盖上端明殿御宝的纸，行家说是宋家的，一给价就是六十块，我没敢卖，怕卖漏了，先带回来给你开开眼。你瞧……”他说时，一面把手里的旧蓝布包袱打开，拿出表章和旧纸来。“这是端明殿御宝。”他指着纸上的印纹。

“若没有这个印，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洋宣比它还白咧。怎么官里管事的老爷们也和我一样不懂眼？”春桃虽然看了，却不晓得那纸的值钱处在那里。

“懂眼？若是他们懂眼，咱们还能换一块儿毛么？”向高把纸接过去，仍旧和表章包在包袱里。他笑着对春桃说：“我说，媳妇……”

春桃看了他一眼，说：“告诉你别管我叫媳妇。”

向高没理会她，直说：“可巧你也早回家。买卖想是不错。”

“早晨又买了像昨天那样的一篓。”

“你不说还有许多么？”

“都教他们送到晓市卖到乡下包落花生去了！”

“不要紧，反正咱们今天开了光，头一次做上三十块钱的买卖。我说，咱们难得下午都在家，回头咱们上十刹海逛逛，消消暑去，好不好？”

他进屋里，把包袱放在桌上。春桃也跟进来。她说：“不成，今天来了人了。”说着掀开帘子，点头招向高，“你进去。”

向高进去，她也跟着。“这是我原先的男人。”她对向高

说过这话，又把他介绍给李茂说，“这是我现在的伙计。”

两个男子，四只眼睛对着，若是他们眼球的距离相等，他们的视线就会平行地接连着。彼此都没话，连窗台上歇的两只苍蝇也不做声。这样又教日影静静地移一二分。

“贵姓？”向高明知道，还得照例地问。

彼此谈开了。

“我去买一点吃的。”春桃又向着向高说，“我想你也还没吃罢？烧饼成不成？”

“我吃过了。你在家，我买去罢。”

妇人把向高拖到炕上坐下，说：“你在家陪客人谈话。”给了他一副笑脸，便自出去。

屋里现在剩下两个男人，在这样情况底下，若不能一见如故，便得打个你死我活。好在他们是前者的情形。但我们别想李茂是短了两条腿，不能打。我们得记住向高是拿过三五年笔杆的，用李茂的分量满可以把他压死。若是他有枪，更省事，一动指头，向高便得过奈何桥。

李茂告诉向高，春桃的父亲是个乡下财主，有一顷田。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他家做活和赶叫驴。因为他能瞄很准的枪，她父亲怕他当兵去，便把女儿许给他，为的是要他保护庄里的人们。这些话，是春桃没向他说过的。他又把方才春桃说的话再述一遍，渐次迫到他们二人切身的问题上头。

“你们夫妇团圆，我当然得走开。”向高在不愿意的情态底下说出这话。

“不，我已经离开她很久，现在并且残废了，养不活她，也是白搭。你们同住这些年，何必拆？我可以到残废院去。听

说这里有，有人情便可进去。”

这给向高很大的诧异。他想，李茂虽然是个大兵，却料不到他有这样的侠气。他心里虽然愿意，嘴上还不得不让。这是礼仪的狡猾，念过书的人们都懂得。

“那可没有这样的道理。”向高说，“教我冒一个霸占人家妻子的罪名，我可不愿意。为你想，你也不愿意你妻子跟别人住。”

“我写一张休书给她，或写一张契给你，两样都成。”李茂微笑诚意地说。

“休？她没什么错，休不得。我不愿意丢她的脸。卖？我那儿有钱买？我的钱都是她的。”

“我不要钱。”

“那么，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那又何必写卖契呢？”

“因为口讲无凭，日后反悔，倒不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说到这里，春桃买了烧饼回来。她见二人谈得很投机，心下十分快乐。

“近来我常想着得多找一个人来帮忙，可巧茂哥来了。他不能走动，正好在家管管事，检检纸。你当跑外卖货。我还是当捡货的。咱们三人开公司。”春桃另有主意。

李茂让也不让，拿着烧饼望嘴送，像从饿鬼世界出来的一样，他没工夫说话了。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开公司？本钱是你的？”向高发

出不需要的疑问。

“你不愿意吗？”妇人问。

“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意思。”向高心里有话，可说不出来。

“我能做什么？整天坐在家，干得了什么事？”李茂也有点不敢赞成。他理会向高的意思。

“你们都不用着急，我有主意。”

向高听了，伸出舌头舐舐嘴唇，还吞了一口唾沫。李茂依然吃着，他的眼睛可在望春桃，等着听她的主意。

捡烂纸大概是女性中心的一种事业。她心中已经派定李茂在家把旧邮票和纸烟盒里的画片检出来。那事情，只要有手有眼，便可以做。她合一合，若是天天有一百几十张卷烟画片可以从烂纸堆里检出来，李茂每月的伙食便有了门。邮票好的和罕见的，每天能检得两三个，也就不劣。外国烟卷在这城里，一天总销售一万包左右，纸包的百分之一给她捡回来，并不算难。至于向高还是让他检名人书札，或比较可以多卖钱的东西。他不用说已经是个行家，不必再受指导。她自己干那吃力的工作，除去下大雨以外，在狂风烈日底下，是一样地出去捡货。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她更要工作，因为同业们有些就不出去。

她从窗户望望太阳，知道还没到两点，便出到明间，把破草帽仍旧戴上，探头进房里对向高说：“我还得去打听宫里还有东西出来没有。你在家招呼他。晚上回来，我们再商量。”

向高留她不住，便由她走了。

好几天的光阴都在静默中度过。但二男一女同睡一铺炕

上定然不很顺心。多夫制的社会到底不能够流行得很广。其中的一个缘故是一般人还不能摆脱原始的夫权和父权思想。由这个，造成了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老实说，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至于依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并不很看重这些。像春桃，她既不是夫人，也不是小姐；她不会到外交大楼去赴跳舞会，也没有机会在隆重的典礼上当主角。她的行为，没人批评，也没人过问；纵然有，也没有切肤之痛。监督她的只有巡警，但巡警是很容易对付的。两个男人呢，向高诚然念过一点书，含糊地了解些圣人的道理，除掉些少名分的观念以外，他也和春桃一样。但他的生活，从同居以后，完全靠着春桃。春桃的话，是从他耳朵进去的维他命，他得听，因为于他有利。春桃教他不要嫉妒，他连嫉妒的种子也都毁掉。李茂呢，春桃和向高能容他住一天便住一天，他们若肯认他做亲戚，他便满足了。当兵的人照例要丢一两个妻子。但他的困难也是名分上的。

向高的嫉妒虽然没有，可是在此以外的种种不安，常往来于这两个男子当中。

暑气仍没减少，春桃和向高不是到汤山或北戴河去的人物。他们日间仍然得出去谋生活。李茂在家，对于这行事业可算刚上了道，他已能分别那一种是要送到万柳堂或天宁寺去做糙纸的，那一样要留起来的，还得等向高回来鉴定。

春桃回家，照例还是向高侍候她。那时已经很晚了，她在明间里闻见蚊烟的气味，便向着坐在瓜棚底下的向高说：“咱们多会点过蚊烟，不留神，不把房子点着了才怪咧。”

向高还没回答，李茂便说：“那不是熏蚊子，是熏秽气，我央刘大哥点的。我打算在外面地下睡。屋里太热，三人睡，实在不舒服。”

“我说，桌上这张红帖子又是谁的？”春桃拿起来看。

“我们今天说好了，你归刘大哥。那是我立给他的契。”声从屋里的炕上发出来。

“哦，你们商量着怎样处置我来！可是我不能由你们派。”她把红帖子拿进屋里，问李茂，“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

“是我们俩的主意。要不然，我难过，他也难过。”

“说来说去，还是那话。你们都别想着咱们是丈夫和媳妇，成不成？”

她把红帖子撕得粉碎，气有点粗。

“你把我卖多少钱？”

“写几十块钱做个彩头。白送媳妇给人，没出息。”

“卖媳妇，就有出息？”她出来对向高说，“你现在有钱，可以买媳妇了。若是给你阔一点……”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向高拦住她的话，“春桃，你不明白。这两天，同行的人们直笑话我。……”

“笑你什么？”

“笑我……”向高又说不出。其实他没有很大的成见，春桃要怎办，十回有九回是遵从的。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力量。在她背后，他想着这样该做，那样得照他的意思办；可是一见了她，就像见了西太后似地，样样都要听她的懿旨。

“噢，你到底是念过两天书，怕人骂，怕人笑话。”

自古以来，真正统治民众的并不是圣人的教训，好像只

是打人的鞭子和骂人的舌头。风俗习惯是靠着打骂维持的。但在春桃心里，像已持着“人打还打，人骂还骂”的态度。她不是个弱者，不打骂人，也不受人打骂。我们听她教训向高的话，便可以知道。

“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

向高没话。

“以后不要再提这事罢。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

一屋里都静了。吃过晚饭，向高和春桃仍是坐在瓜棚底下，只不像往日那么爱说话。连买卖经也不念了。

李茂叫春桃到屋里，劝她归给向高。他说男人的心，她不知道，谁也不愿意当王八；占人妻子，也不是好名誉。他从腰间拿出一张已经变成暗褐色的红纸帖，交给春桃，说：“这是咱们的龙凤帖。那晚上逃出来的时候，我从神龛上取下来，揣在怀里。现在你可以拿去，就算咱们不是两口子。”

春桃接过那红帖子，一言不发，只注视着炕上破席。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挨近那残废的人，说：“茂哥，我不能要这个，你收回去罢。我还是你的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

她把红帖也放在炕上。

李茂听了她的话，心里很受感动。他低声对春桃说：“我瞧你怪喜欢他的，你还是跟他过日子好。等有点钱，可以打发我回乡下，或送我到残废院去。”

“不瞒你说，”春桃的声音低下去，“这几年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要他走，也怪舍不得。不如叫他进来商量，瞧他有什么主意。”她向着窗户叫，“向哥，向哥！”可是一点回音也没有。出来一瞧，向哥已不在了。这是他第一次晚间出门。她楞一会，便向屋里说：“我找他去。”

她料想向高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到胡同口，问问老吴。老吴说望大街那边去了。她到他常交易的地方去，都没找着。人很容易丢失，眼睛若见不到，就是渺渺茫茫无寻觅处。快到一点钟，她才懊丧地回家。

屋里的油灯已经灭了。

“你睡着啦？向哥回来没有？”她进屋里，掏出洋火，把灯点着，向炕上一望，只见李茂把自己挂在窗棂上，用的是他自己的裤带。她心里虽免不了存着女性的恐慌，但是还有胆量紧爬上去，把他解下来。幸而时间不久，用不着惊动别人，轻轻地抚揉着他，他渐次苏醒回来。

杀自己的身来成就别人是侠士的精神。若是李茂的两条腿还存在，他也不必出这样的手段。两三天以来，他总觉得自己没多少希望，倒不如毁灭自己，教春桃好好地活着。春桃于他虽没有爱，却很有义。她用许多话安慰他，一直到天亮。他睡着了，春桃下炕，见地上一些纸灰，还剩下没烧完的红纸。她认得是李茂曾给他的那张龙凤帖，直望着出神。

那天她没出门。晚上还陪李茂坐在炕上。

“你哭什么？”春桃见李茂热泪滚滚地滴下来，便这样问他。

“我对不起你。我来干什么？”

“没人怨你来。”

“现在他走了，我又短了两条腿。……”

“你别这样想。我想他会回来。”

“我盼望他会回来。”

又是一天过去了，春桃起来，到瓜棚摘了两条黄瓜做菜，草草地烙了一张大饼，端到屋里，两个人同吃。

她仍旧把破帽戴着，背上簋子。

“你今天不大高兴，别出去啦！”李茂隔着窗户对她说。

“坐在家里更闷得慌。”

她慢慢地踱出门。作活是她的天性，虽在沉闷的心境中，她也要干。中国女人好像只理会生活，而不理会爱情，生活的发展是她所注意的，爱情的发展只在盲闷的心境中沸动而已。自然，爱只是感觉，而生活是实质的，整天躺在锦帐里或坐在幽林中讲爱经，也是从皇后船或总统船运来的知识。春桃既不是弄潮儿的姊妹，也不是碧眼胡的学生，她不懂得，只会莫名其妙地纳闷。

一条胡同过了又是一条胡同。无量的尘土，无尽的道路，涌着这沉闷的妇人。她有时嚷“烂纸换洋取灯儿”，有时连路边一堆不用换的旧报纸，她都不捡。有时该给人两盒取灯，她却给了五盒。胡乱地过了一天，她便随着天上那班只会嚷嚷和抢吃的黑衣党慢慢地踱回家。仰头看见新贴上的户口照，写的户主是刘向高妻刘氏，使她心里更闷得厉害。

刚踏进院子，向高从屋里赶出来。

她瞪着眼，只说：“你回来……”其余的话用眼泪连续下去。

“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我知道你要我帮忙。我不能无情无义。”其实他这两天在道上漫散地走，不晓得要往那里去。走路的时候，直像脚上扣着一条很重的铁镣，那一面是扣在春桃手上一样。加以到处都遇见“还是他好”的广告，心情更受着不断的搅动，甚至饿了他也不知道。

“我已经同向哥说好了。他是户主，我是同居。”

向高照旧帮她卸下簪子。一面替她抹掉脸上的眼泪。他说：“若是回到乡下，他是户主，我是同居。你是咱们的媳妇。”

她没有做声，直进屋里，脱下衣帽，行她每日的洗礼。

买卖经又开始在瓜棚底下念开了。他们商量把宫里那批字纸卖掉以后，向高便可以在市场里摆一个小摊，或者可以搬到一间大一点点的房子去住。

屋里，豆大的灯火，教从瓜棚飞进去的一只油葫芦扑灭了。李茂早已睡熟，因为银河已经低了。

“咱们也睡罢。”妇人说。

“你先躺去，一会我给你捶腿。”

“不用啦，今天我没走多少路。明儿早起，记得做那批买卖去，咱们有好几天不开张了。”

“方才我忘了拿给你。今天回家，见你还没回来，我特意到天桥去给你带一顶八成新的帽子回来。你瞧瞧！”他在暗里摸着那帽子，要递给她。

“现在那里瞧得见！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静了，只剩下晚香玉的香还在空气中游荡。屋里微微地可以听见“媳妇”和“我不爱听，我不是你的媳妇”等

对答。

(原载 1934 年《文学》3 卷 1 号)

施蛰存

春 阳

婵阿姨把保管箱锁上了，走出库门，看见那个年轻的行员正在对着她瞧，她心里一动，不由的回过头去向那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经认不得哪一只只是三〇五号了。她望怀里一掏，刚才提出来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息金好好地内衣袋里。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

好天气，太阳那么大。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觉到的。不错，她一早从昆山趁火车来，一下火车，就跳上黄包车，到

银行。她除了起床的时候曾经揭开窗帘看下不下雨之外，实在没有留心过天气。可是今天这天气着实好，近半个月来，老是那么样的风风雨雨的没得看见过好天气，今天却满街满屋的暖太阳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围在衣领上的毛绒围巾放松了一下。

这二月半旬的，好久不照到上海来的太阳，你别忽略了，倒真有一些魅力呢。倘若是像前两日一样的阴沉天气，当她还从玻璃的旋转门中出来，一阵冷风扑上脸，她准是把一角围巾掩着嘴，雇一辆黄包车直到北火车站，在待车室里老等下午三点钟开的列车回昆山去的。今天扑脸上的乃是一股热气，一片晃眼的亮，这使她平空添出许多兴致。她摸出十年前的爱尔琴金表来。十二点还差十分。这样早。还好在马路上走走呢。

于是，昆山的婵阿姨，一个儿走到了春阳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这使她感觉到自己底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坠。早知天会这样热，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绉衬绒旗袍来了。她心里划算着，手却把那绒线围巾除下来，折叠了搭在手腕上。

什么店铺都在大廉价。婵阿姨看看绸缎，看看瓷器，又看看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丝袜，和糖果饼干。她想买一点吗？不会的，这一点点力她定是有的。没有必需，她不会买什么东西。要不然，假如她舍得随便花钱，她怎么会牺牲了一生的幸福，肯抱牌位做亲呢？

她一路走，一路看。从江西路口走到三友实业社，已经

过午时了。她觉得热，额角上有些汗。袋里一摸，早上出来没带着手帕。这时，她觉得有必需了。她走进三友实业社去买了一条毛巾手帕，带便在椅子上坐坐，歇歇力。

她隔着玻璃橱窗望出去，人真多，来来去去的不断。他们都不像觉得累，一两步就闪过了，走得快。愈看人家矫健，愈感到自己的孱弱了，她抹着汗，懒得立起来，她害怕走出门去，将怎样挤进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

到这时，她才第一次奇怪起来：为什么，论年纪也还不过三十五岁，何以这样的不济呢？在昆山的时候，天天上大街，可并不觉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条马路，立刻就像个老年人了。这是为什么？她这样想着，同时就埋怨着自己，应该高兴逛马路玩，那是毫无意思的。

于是她勉强起身，挨出门。她想到先施公司对面那家点心店里去吃一碗面，当中饭。吃了面就雇黄包车到北火车站。可是，你得明白，这是婵阿姨刚才挨出三友实业社的那扇玻璃门时候的主意。要是她真的累得走不动，她也真的会去吃了面上火车的。意料不到的却是，当她望永安公司那边走了几步路，忽然地让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喜悦的容颜的年轻人底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

什么东西让她得到这样重要的改变？这春日的太阳光，无疑的。它不仅改变了她底体质，简直还改变了她底思想。真的，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没钱的人没办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来玩一趟，现在，有的是钱，虽然还要

做两个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块来。况且，算它住一夜的话，也用不了一二十块钱。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

天气这样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跃的气象。每一辆汽车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闪耀着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底圆瓠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对面的点心店，好像被阳光忘记了似的，呈现着一种抑郁的烟煤的颜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婁阿姨不想吃面了。但她想不出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她预备叫两个菜，两个上海菜，当然不要昆山吃惯了的东西，但价钱，至多两元，花两块钱吃一顿中饭，已经是很费的了，可是上海却说不来，也许两个菜得卖三块四块。这就是她不敢闯进任何一家没有经验的餐馆的理由。

她站在路角上，想，想。在西门的一个馆子里，她曾经吃过一顿饭，可是那太远了。其次，四马路，她记得也有一家；再有，不错，冠生园，就在大马路。她不记得有没有走过，但在她记忆中，似乎冠生园是最适宜的了，虽则稍微有点憎嫌那儿的饭太硬。她思索了一下，仿佛记得冠生园是已经走过了，她怪自己一路没有留心。

婁阿姨在冠生园楼上拣了个座位，垫子软软的，当然比坐在三友实业社舒服。侍者送上茶来，顺便递了张菜单给她。这使她稍微有一点窘，因为她虽然认得字，可并不会点菜。她费了十分钟，给自己斟酌了两个菜，一共一块钱。她很满意，因为她知道在这样华丽的菜馆里，是很不容易节省的。

她饮着茶，一个人占据了四个人底座位。她想趁这空暇打算一下，吃过饭到什么地方去呢？今天要不要回昆山去？倘若不回去的话，那么，今晚住到什么地方去？惠中旅馆，像前年有一天因为银行封关而不得不住一夜那情形一样吗？再说，玩，怎样玩？她都委决不下。

一溜眼，看见旁座的圆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似乎是一个小家庭呢？但女的好像比男的年长得多。她大概也有三十四五岁了吧？婵阿姨刚才感觉到一种获得了同僚似的欢喜，但差不多是同时的，一种常常沉潜在她心里而不敢升腾起来的烦闷又冲破了她底欢喜的面具。这是因为在她底餐桌上，除了她自己之外，更没有第二个人。丈夫？孩子？

十二三年前，婵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个拥有三千亩田的大地主底独子，他底死，也就是这许多地产失去了继承人。那时候，婵阿姨是个康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称赞为“卓见”的美德，经过了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她决定抱牌位做亲而获得了这大宗财产底合法的继承权。

她当时相信自己有这样大的牺牲精神，但现在，随着年岁底增长，她逐渐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勇气来了。翁姑故世了，一大注产业都归她掌管了，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她忘记了当时牺牲一切幸福以获得这产业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想到这份产业对于她将有多大的好处？族中人的虎视眈眈，去指望她死后好公分她底产业，她也不会有一个血统的继承人。算什么呢？她实在只是一宗巨产底暂时的经管人罢了。

虽则她有时很觉悟到这种情形，她却还不肯浪费她底财产，在她是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否则，假如她自己花完了，她底牺牲岂不更是徒然的吗？这就是她始终吝啬的缘故。

但是，对于那被牺牲了的幸福，在她现在的衡量中，却比从前的估价更高了。一年一年地阅历下来，所有的女伴都嫁了丈夫，有了儿女，成了家。即使有贫困的，但她们都另外有一种愉快足够抵偿经济生活底悲苦。而这种愉快，她是永远艳羡着，但永远没有尝味过，没有！

有时，当一种极罕有的勇气奔放起来，她会想：丢掉这些财富而去结婚罢。但她一揽起镜子来，看见了萎黄的一个容颜，或是想象出了族中人底讪笑和讽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郁下去了。

她感觉到寂寞，但她再没有更大的勇气，牺牲现有的一切，以冲破这寂寞的氛围。

她凝看着。旁边的座位上，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丈夫，一个兴高采烈的妻子，一个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她们商量吃什么菜肴。她们谈话。她们互相看着笑。他们好像是在自己家里。当然，他们并不怪婢阿姨这样沉醉地耽视着。

直等到侍者把菜肴端上来，才阻断了婢阿姨底视线。她看看对面，一个空的座位。玻璃的桌面上，陈列着一副碗箸，一副，不是三副。她觉得有点难堪。她怀凝那妻子是在看着她。她以为我是何等样人呢？她看得出我是个死了的未婚夫底妻子吗？不仅是她看着，那丈夫也注目着我啊。他看得出

我并不比他妻子年纪大吗？还有，那孩子，他那双小眼睛也在看着我吗？他看出来，以为我像一个母亲吗？假如我来抚养他，他会不会有这样活泼呢？

她呆看着坚硬的饭颗，不敢再溜眼到旁边去了。她怕接触那三双眼睛，她怕接触了那三双眼睛之后，它们会立刻给她一个否决的回答。

她于是看见一只文雅的手握着一束报纸。她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人站在她桌子边。他好像找不到座位，想在她对面那空位上坐。但他迟疑着。终于，他没有坐，走了过去。

她目送着他走到里间去，不知道心里该怎么想。如果他终于坐下在她对面，和她同桌子吃饭呢？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上海，这是普通的事。就使他坐下，向她微笑着，点点头，似曾相识地攀谈起来，也未尝不是坦白的事。可是，假如他真的坐下来，假如他真的攀谈起来，会有怎样的结局啊，今天？

这里，她又沉思着，为什么他对了她看了一眼之后，才果决地不坐下来了呢？他是不是本想坐下来，因为对于她有什么不满意而翻然变计了吗？但愿他是简单地因为她是一个女客，觉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坐下来的。但愿他是一个腼腆的人！

婢阿姨找一面镜子，但没有如愿。她从盆子里捡起一块蒸气洗过的手巾，揩着脸，却又后悔早晨没有擦粉。到上海来，擦一点粉是需要的。倘若今天不回昆山去，就得在到惠中旅馆之前，先去买一盒粉，横竖家里的粉也快完了。

在旅馆里梳洗之后，出来，到那里去呢？也许，也许他

——她稍微侧转身去，远远地看见那有一双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已经独坐在一只圆玻璃桌边，他正在看报。他为什么独自个呢？也许他会得高兴说：

——小姐，他会得这样称呼吗？我奉陪你去看影戏，好不好？

可是，不知道今天有什么好看的戏，停会儿还得买一份报。他现在在看什么？影戏广告？我可以去借过来看一看吗？假如他坐在这里，假如他坐在这里看……

——先生，借一张登载影戏广告的报纸，可以吗？

——哦，可以的，可以的，小姐预备去看影戏吗？……

——小姐贵姓？

——哦，敝姓张，我是在上海银行做事的。……

这样，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了。在上海。这样好的天气。没有遇到一个熟人。婵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阳照在他们相并的肩上，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

可是，为什么他在上海银行做事？婵阿姨再溜眼看他一下，不，他的确不是那个管理保管库的行员。那行员是还要年轻，面相还要和气，风度也比较的洒落得多。他不是那人。

一想起那年轻的行员，婵阿姨就特别清晰地看见了他站在保管库门边凝看她的神情。那是一道好像要说出话来的眼光，一个跃跃欲动的嘴唇，一副充满着热情的脸。他老是在门边看着，这使她有点烦乱，她曾经觉得不好意思摸摸索索地多费时间，所以匆匆地锁了抽屉就出来了。她记得上一次来开保管箱的时候，那个年老的行员并不这样仔细地看着她

的。

当她走出那狭窄的库门的时候，她记得她曾回过头去看一眼。但这并不单为了不放心那保管箱，好像这里边还有点避免他那注意的凝视的作用。她的确觉得，当她在她身边挨过的时候，他底下颌曾经碰着她底头发。非但如此，她还疑心她底肩膀也曾经碰着他底胸脯的。

但为什么当时没有勇气抬头看他一眼呢？

婵阿姨底自己约束不住的遐想，使她憧憬于那上海银行底保管库了。为什么不多勾留一会呢？为什么那样匆急地锁了抽屉呢？那样地手忙脚乱，不错，究竟有没有把钥匙锁上呀？她不禁伸手到里衣袋去一摸，那小小的钥匙在着。但她恍惚觉得这是开了抽屉就放进袋里去的，没有再用它来锁上过。没有，绝对的没有锁上，不然，为什么她记忆中没有这动作啊？没有把保管箱锁上？真的？这是何等重要的事！

她立刻付了帐。走出冠生园，在路角上，她招呼一辆黄包车：

——江西路，上海银行。

在管理保管库事情的行员办公的那柜台外，她招呼着：

——喂，我要开开保管箱。

那年轻的行员，他正在抽着纸烟和别一个行员说话，回转头来问：

——几号？

他立刻呈现了一种诧异的神气，这好像说：又是你，上午来开了一次，下午又要开了，多忙？可是这诧异的神气并不在他脸上停留得很长久，行长陈光甫常常告诫他底职员：对

待主顾要客气，办事不怕麻烦。所以，当婵阿姨取出她底钥匙来，告诉了他三百零五号之后，他就检取了同号码的副钥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库里去。

三百零五号保管箱，她审察了一下，好好地锁着。她沉吟着，既然好好地锁着，似乎不必再开吧？

——怎么，要开吗？那行员拈弄着钥匙问。

——不用开了。我因为忘记了刚才有没有锁上，所以来看看。她觉得有点歉仄地回答。

于是他笑了。一个和气的，年轻的银行职员对她微笑着，并且对她看着。他是多么可亲啊！假如在冠生园的话，他一定会坐下在她对面的。但现在，在银行底保管库里，他会怎样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点窘，但是欢喜。他会怎样呢？他亲切地说：

——放心罢，即使不锁，也不要紧的，太太。

什么？太太？太太！他称她为太太！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涌在她眼睛里，她要哭了。她装着苦笑。当然，他是不会发觉的，他也许以为她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

在库门外，她看见一个艳服的女人。

——啊，密司陈，开保管箱吗？钥匙拿了没有？

她听见他在背后问，更亲切地。

她正走在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密司陈，密司！

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一阵冷。眼前阴沉沉地，天色又变坏了。西北风。好像还要下雨。她迟疑了一下，终于披上了围巾：

——黄包车，北站！

在车上，她掏出时表来看。两点十分，还赶得上三点钟的快车。在藏起那时表的时候，她从衣袋里带出了冠生园的发票。她困难地，但是专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饭，堂彩，付两块钱，找出六角，还有几个铜元呢？

(原载《良友图画杂志》，选自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善女人行品》)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二卷

散文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鲁 迅

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

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1933年6月15日

病后杂谈

—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

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

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時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

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

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嫫母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

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

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揼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

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还是“流氓”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氓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揸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嗜，雅终《召旻》，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

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冥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骸，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骸”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

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

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

……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蹙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

凤；诗见张士瀾《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桔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

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12月11日

阿 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

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

“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

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 Ibsen)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躇；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较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

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这三十年来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12月21日

女 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经在《朝华夕拾》里得了介绍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缢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上已谓之“蜺，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

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 Amateur——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

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籐（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

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缢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

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也还是刚从克士那里听来的。但那大略,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缢。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这也是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女的当然不敌,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就在危急之际出现,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独去活动了。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

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像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9月19——20日

（原刊1936年10月5日《中流》第1卷第3期，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周作人

闭户读书论

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昔者世有所谓灵魂等物，大智固亦以轮回为苦，然在凡夫则未始不是一种慰安，风流士女可以续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则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现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有上联而无下联，岂不悲哉！固然，知道人生之不再，宗教的希求可以转变为社会运动，不求未来的永生，但求现世的善生，勇猛地冲上前去，造成恶活不如好死之精神，那也是可能的。然而在大多数凡夫却有点不同，他的结果不但不能砭顽起懦，恐怕反要使得懦夫有卧志了罢。

“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

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我可以答说，没有好法子。假如激烈一点的人，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有鬼论者还不过白折了二十年光阴，只有一副性命的就大上其当了。忍耐着不说呢，恐怕也要变成忧郁病，倘若生在上海，迟早总跳进黄浦江里去，也不管公安局钉立的木牌说什么死得死不得。结局是一样，医好了烦闷就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那么怎么办好呢？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不过这如不是圣贤，只有做官的才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级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钱，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

记得在没有多少年前曾经有过一句很行时的口号，叫做“读书不忘救国”。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西儒有言，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追两兔者并失之。幸而近来“青运”已经停止，救国事业有人担当，昔日轱辘体的口号今成截上的小题，专门读书，此其时矣，闭户云者，聊以形容，言其专一耳，非真辟礼则不把卷，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

但是，敢问读什么呢？经，自然，这是圣人之典，非读不可的，而且听说三民主义之源盖出于《四书》，不特维礼教

即为应考试计，亦在所必读之列，这是无可疑的了。但我所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老实说，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却是很有点历史迷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原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喔，我这些话真说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领了。但是，具体的又如何说呢？我又还缺少学问，论理还应少说闲话，多读经史才对，现在赶紧打住罢。

1928年11月作，选自《永日集》

水里的东西

草木虫鱼之五

我是在水乡生长的，所以对于水未免有点情分。学者们说，人类曾经做过水族，小儿喜欢弄水，便是这个缘故。我的原因大约没有这样远，恐怕这只是一种习惯罢了。

水。有什么可爱呢？这件事是说来话长，而且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我现在所想说的单是水里的东西。水里有鱼虾，螺蚌，茭白，菱角，都是值得记忆的，只是没有这些工夫来一一记录下来，经了好几天的考虑，决心将动植物暂且除外。——那么，是不是想来谈水底里的矿物类么？不，决不。我所想说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它是那一类，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它是这么一种奇怪的东西。

我们乡间称它作 Ghosychiü，写出字来就是“河水鬼”。它是溺死的人的鬼魂。既然是五伤之一，——五伤大约是水、火、刀、绳、毒罢，但我记得又有虎伤似乎在內，有点弄不清楚了，总之水死是其一，这是无可疑的，所以它照例应“讨替代”。听说吊死鬼时常骗人从圆窗伸出头去，看外面的美景，（还是美人？）倘若这人该死，头一伸时可就上了当，再

也缩不回来了。河水鬼的法门也就差不多是这一类，它每幻化为种种物件，浮在岸边，人如伸手想去捞取，便会被拉下去，虽然看来似乎是他自己钻下去的。假如吊死鬼是以色迷，那么河水鬼可以说是以利诱了。它平常喜欢变什么东西，我没有打听清楚，我所记得的只是说变“花棒槌”，这是一种玩具，我在儿时听见所以特别留意，至于所以变这玩具的用意，或者是专以引诱小儿亦未可知。但有时候它也用武力，往往有乡人游泳，忽然沉了下去，这些人都是像虾蟆一样地“识水”的，论理决不会失足，所以这显然是河水鬼的勾当，只有外道才相信是由于什么脚筋拘挛或心脏麻痹之故。

照例，死于非命的应该超度，大约总是念经拜忏之类，最好自然是“翻九楼”，不过翻的人如不高妙，从七七四十九张桌子上跌了下来的时候，那便别样地死于非命，又非另行超度不可了。翻九楼或拜忏之后，鬼魂理应已经得度，不必再讨替代了，但为防万一危险计，在出事地点再立一石幢，上面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者也有刻别的文句的罢，我却记不起来了。在乡下走路，突然遇见这样的石幢，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特别是在傍晚，独自走到渡头，正要下四方的渡船亲自拉船索渡过去的时候。

话虽如此，此时也只是毛骨略略有点耸然，对于河水鬼却压根儿没有什么怕，而且还简直有点儿可以说是亲近之感。水乡的住民对于别的死或者一样地怕，但是淹死似乎是例外，实在怕也怕不得许多，俗语云，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如住水乡而怕水，那么只好搬到山上去，虽然那里又有别的东西等着，老虎、马熊。我在大风暴中渡过几回大

树港，坐在二尺宽的小船内在白鹅似的浪上乱滚，转眼就可以沉到底去，可是像烈士那样从容地坐着，实在觉得比大元帅时代在北京还要不感到恐怖。还有一层，河水鬼的样子也很有点爱娇。普通的鬼保存它死时的形状，譬如虎伤鬼之一定大声喊阿唷，被杀者之必用一只手提了它自己的六斤四两的头之类，唯独河水鬼则不然，无论老的小的村的俊的，一掉到水里去就都变成一个样子，据说是身体矮小，很像是一个小孩子，平常三五成群，在岸上柳树下“顿铜钱”，正如街头的野孩子一样，一被惊动便跳下水去，有如一群青蛙，只有这个不同，青蛙跳时“不东”的有水响，有波纹，它们没有。为什么老年的河水鬼也喜欢摊钱之戏呢？这个，乡下懂事的老辈没有说明给我听过，我也没有本领自己去找到说明。

我在这里便联想到了在日本的它的同类。在那边称作“河童”，读如 Kappa，说是 Kawawappa 之略，意思即是川童二字，仿佛芥川龙之介有过这样名字的一部小说，中国有人译为“河伯”，似乎不大妥贴。这与河水鬼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河童是一种生物，近于人鱼或海和尚。它与河水鬼相同要拉人下水，但也喜欢拉马，喜欢和人角力。它的形状大概如猿猴，色青黑，手足如鸭掌，头顶下凹如碟子，碟中有水时其力无敌，水涸则软弱无力，顶际有毛发一圈，状如前刘海，日本儿童有蓄此种发者至今称作河童发云。柳田国男在《山岛民谭集》（1914）中有一篇“河童驹引”的研究，冈田建文的《动物界灵异志》（1927）第三章也是讲河童的，他相信河童是实有的动物，引《幽明录》云，“水蜃一名蜃童，一名水精，裸形人身，长三五升，大小不一，眼耳鼻舌唇皆具，

头上戴一盆，受水三五尺，只得水勇猛，失水则无勇力，”以为就是日本的河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从考证，但想到河水鬼特别不像别的鬼的形状，却一律地状如小儿，仿佛也另有意义，即使与日本河童的迷信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也有水中怪物的分子混在里边，未必纯粹是关于鬼的迷信了罢。

十八世纪的人写文章，末后常加上一个尾巴，说明寓意，现在觉得也有这个必要，所以添写几句在这里。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我想恐怕喜欢顿铜钱的小鬼没有这样力量，我自己又不能做研究考证的文章，便写了这样一篇闲话，要想去抛砖引玉实在有点惭愧。但总之关于这方面是“伫候明教”。

十九年五月

谈鬼论

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有一联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的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所谓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讲得过去，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十字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帖》，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据《东坡事类》卷十三神鬼类引《癸辛杂志》序云：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说者以为东坡晚年厌闻时事，强人说鬼，以鬼自晦者也。东坡的这件故事很有意思，是否以鬼自晦，觉得也颇难说，但是我并无此意则是自己最为清楚的。虽然打油诗的未必即是东坡客之所说，虽然我亦未必如东坡之厌闻时事，但假如问是不是究竟喜欢听人说鬼呢，那么我答应说，是的。人家如要骂我应该从现在骂起，因为我是明白的说出

了,以前关于打油诗的话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诗句之故也。

话虽如此,其实我是与鬼不大有什么情分的。辽阳刘青园著《常谈》卷一中有一则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固宜如此。”金溪李登斋著《常谈丛录》卷六有“性不见鬼”一则云:

“予生平未尝见鬼形,亦未尝闻鬼声,胎气稟不近于阴耶。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甥家祠堂内,两室相对,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呜呜不已,声长而亮,甚可畏。予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某曰,略不似人声,乌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必鬼也。予终不信。越数日予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歿,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耶。然予与同堂隔室宿,殊不闻也。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李玉渔庶子传熊故居也,相传其中多鬼,予尝馆寓于此,绝无所闻见。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声在壁后呀呷不已,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听之果有声,拥被起坐,静察之,非虫非鸟,确是鬼鸣。然予亦与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闻,询诸生徒六七人,悉无闻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或如人行步声,器物门壁震响声,无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然予居此两载,迄无闻见,且连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乃复归室,其时旁无一人,亦

竟毫无影响。诸小说家所称鬼物虽同地同时而闻见各异者甚多，岂不有所以异者耶。若予之强顽，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然也。”李书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刘书记有道光十八年事，盖时代相同，书名又均称常谈，其不见鬼的性格也相似，可谓巧合。予生也晚，晚于刘李二君总将一百年吧，而秉性愚拙，不能活见鬼，因得附骥尾而成鼎足，殊为光荣之至。小时候读《聊斋》等志异书，特别是《夜谈随录》的影响最大，后来脑子里永远留下了一块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灭论的，也没有领教过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说是完全无缘的了。——听说十王殿上有一块匾，文曰，“你也来了！”这个我想是对那怙恶不悛的人说的。纪晓岚著《滦阳消夏录》卷四有一条云：

“边随园徵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粲然，老儒蜷缩而已。”《阅微草堂笔记》多设词嘲笑老儒或道学家，颇多快意，此亦其一例，唯因不喜程朱而并并恶无鬼论原是讲不通，于不佞自更无关系，盖不佞非老儒之比，即是死后也总不会变鬼者也。

这样说来，我之与鬼没有什么情分是很显然的了，那么大可干脆分手了事。不过情分虽然没有，兴趣却是有的，所以不信鬼而仍无妨喜说鬼，我觉得这不是不合理的事。我对于鬼的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关于第一点，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并不要十分新奇，结构也无须怎么复杂，可是文章要写得好，简洁而

有力。其内容本来并不以鬼为限，自宇宙以至苍蝇都可以，而鬼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其体裁是，我觉得志怪比传奇为佳，举个例来说，与其取《聊斋志异》的长篇还不如《阅微草堂笔记》的小文，只可惜这里也绝少可以中选的文章，因为里边如有了世道人心的用意，在我便当作是值得红勒帛的一个大瑕疵了。四十年前读段柯古的《酉阳杂俎》，心甚喜之，至今不变，段君诚不愧为三十六之一，所写散文多可读。《皋记》卷中有一则云：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察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听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察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察不知所为。厅阶前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块，掘之转阔，势如凹形，乃火上沃醢，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有顷共牵察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之际妇人复还大笑，察亦随出。察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察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状。”此外如举人孟不疑，独孤叔牙，虞侯景乙，宣平坊卖油人各条，亦均有趣。盖古人志怪即以此为目的，后人则以此为手段，优劣之分即见于此，虽文词美富，叙述曲折，勉为时世小说面目，亦无益也。其实宗旨信仰在古人似亦无碍于事，如佛经中不乏可喜的故事短文，近读梁宝唱和尚所编《经律异相》五十卷，常作是想，后之作者气度浅陋，便难追及，只缘面目可憎，以致语言亦复无味，不然单以文字论则此辈士大夫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第二所谓历史的，再明了的说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关

于这一点我曾经说及几次，如在《河水鬼》，《鬼的生长》，《说鬼》诸文中，都讲过一点儿。《鬼的生长》中云：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陶公千古旷达人，其《归园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神释》云，应尽便须尽，无复更多虑。在《拟挽歌辞》中则云，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陶公于生死岂尚有迷恋，其如此说于文词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著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骤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廿三年四月）这是因读《望杏楼志痛编补》而写的，故就所亲立论，原始的鬼的思想之起源当然不全如此，盖由于恐怖者多而情意为少也。又在《说鬼》（廿四年十一月）中云：

“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我的打油诗云，街头终日听谈鬼，大为志士所诃，我却总是不管，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谈，不过诗中所谈的是哪一种，现在且不必说。至于上边所讲的显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属于民俗学的范围，不是讲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

的生活’的研究，实是学术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弗来则博士(J.G.Frazer)有一部大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凭信也。”照这样去看，那么凡一切关于鬼的无不是好资料，即上边被骂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那些亦都在内，别无好处可取，而说者的心思毕露，所谓如见其肺肝然也。此事当然需要专门的整理，我们外行人随喜涉猎，略就小事项少材料加以参证，稍见异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如眼能见鬼者所说，俞少轩的《高辛硯斋杂著》第五则云：

“黄铁如者名楷，能文，善视鬼，并知鬼事。据云，每至人家，见其鬼香灰色则平安无事，如有将落之家，则鬼多淡黄色。又云，鬼长不过二尺余，如鬼能修善则日长，可与人等，或为淫厉，渐短渐灭，至有仅存二眼旋转地上者。亦奇矣。”王小穀的《重论文斋笔录》卷二中有数则云：

“曾记族朴存兄淳言，(兄眼能见鬼，凡黑夜往来俱不用灯。)凡鬼皆依附墙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墙壁必如蚓却行而后能入。常鬼如一团黑气，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则是厉鬼，须急避之。”

“兄又言，鬼最畏风，遇风则牢握草木蹲伏不敢动。”

“兄又云，《左传》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说确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则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视之如烟云消灭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见人则跃入水中，水有声而

不散，故无圆晕。”纪晓岚的《滦阳消夏录》卷二云：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憧憧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游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希。喜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罗两峰是袁子才的门人，想随园著作中必有说及其能见鬼事，今不及翻检，但就上文所引也可见一斑了。其所说有异同处最是好玩，盖说者大抵是读书人，所依据的与其说是所见无宁是其所信，这就是一种理，因为鬼总是阴气，所以甲派如王朴存说鬼每遇墙壁必如蚓却行而后能入，盖以其为阴，而乙派如罗两峰则云鬼可穿壁而过，殆以其为气也。其相同之点转觉无甚意思，殆因说理一致，或出于因袭，亦未可知。如纪晓岚的《如是我闻》卷三记柯禹峰遇鬼事，有云：

“睡至夜半，闻东室有声如鸭鸣，怪而谛视。时明月满窗，见黑烟一道从东室门隙出，着地而行，长丈余，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鬢俨然，昂首仰视，盘旋地上，作鸭鸣不止。”又《槐西杂志》卷四记一奴子妇为狐所媚，每来必换一形，岁余无一重复者，末云：

“其尤怪者，妇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跃即逝。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白须髻髻，妇所见则黯黑垢腻一卖煤人耳。同时异状，更不可思议。”此两则与《常谈丛录》所说李拔生夜闻鬼叫如鸭，又鬼物同时同地而闻见各异语均相合，

则恐是雷同，当是说鬼的传统之一点滴，但在研究者却殊有价值耳。罗两峰所画《鬼趣图》很有名，近年有正书局有复印本，得以一见，乃所见不逮所闻远甚。图才八幅，而名人题咏有八十通，可谓巨观，其实图也不过是普通的文人画罢了，较《玉历钞传》稍少匠气，其鬼味与谐趣盖犹不及吾乡的大戏与目连戏，倘说此是目击者的描写，则鬼世界之繁华不及人间多多矣。——这回《论语》社发刊鬼的故事专号，不远千里征文及于不佞，重违尊命，勉写小文，略述谈鬼的浅见，重读一过，缺乏鬼味谐趣，比罗君尤甚，既无补于鬼学，亦不足以充鬼话，而犹妄评昔贤，岂不将为九泉之下所抵掌大笑耶。廿五年六月十一日，于北平之智堂。

1936年6月作，选自《瓜豆集》

结 缘 豆

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云：

“结缘，各寺庙佛生日散钱与丐，送饼与人，名此。”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舍缘豆”一条云：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

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入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刘玉书《常谈》卷一云：

“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云集，寺僧之青头白面而年少者着鲜衣华屐，托朱漆盘，贮五色香花豆，蹀躞于妇女襟袖之间以献之，名曰结缘，妇女亦多嬉取者。适一僧至少妇前奉之甚殷，妇慨然大言曰，良家妇不愿与寺僧结缘。左右皆失笑，群妇赧然缩手而退。”

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这结缘的风俗在南北都有，虽然情形略有不同。小时候在会稽家中常吃到很小的烧饼，说是结缘分来的，范啸风所说的饼就是这个。这种小烧饼与“洞里火烧”的烧饼不同，大约直径一寸高约五分，馅用椒盐，以小皋步的为最有名，平常二文钱一个，底有两个窟窿，结缘用的只有一孔，还要小得多，恐怕还不到一文钱吧。北京用豆，再加上念佛，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二十年来不曾见过有人拿了盐煮豆沿路邀吃，也不听说浴佛日寺庙中有此种情事，或者现已废止亦未可知，至于小烧饼如何，则我因离乡里已久不能知道，据我推想或尚在分送，盖主其事者多系老太婆们，而老太婆者乃是天下之最有闲而富于保守性者也。

结缘的意义何在？大约是从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很看重缘，有时候还至于说得很有点神秘，几乎近于命数。如俗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又小说中狐鬼往来，末了必云缘尽矣，乃去。敦礼臣所云预结来世缘，即是此意。其实说得浅淡一点，或更有意思，例如唐伯虎之三笑，

才是很好的缘，不必于冥冥中去找红绳缚脚也。我很喜欢佛教里的两个字，曰业曰缘，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仿佛与遗传及环境相似，却更带一点儿诗意。日本无名氏诗句云：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这业的观念太是冷而且沉重，我平常笑禅宗和尚那么超脱，却还挂念腊月二十八，觉得生死事大也不必那么操心，可是听见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不禁心里发沉，真感得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没有救的了。缘的意思便比较的温和得多，虽不是三笑那么圆满也总是有人情的，即使如库普林在《晚间的来客》所说，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双黑眼睛，以至梦想颠倒，究竟逃不出是春叫猫儿猫叫春的圈套，却也还好玩些。此所以人家虽怕造业而不惜作缘欤？若结缘者又买烧饼煮黄豆，逢人便邀，则更十分积极矣，我觉得很有兴趣者盖以此故也。

为什么这样的要结缘的呢？我想，这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富贵子嗣是大众的愿望，不过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处，然而此外还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说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施行祓除，列位莫笑他们这几颗豆或小烧饼，有点近似小孩们的“办人家”，实在却是圣餐的面包蒲陶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我们的确彼此太缺少缘分，假

如可能实有多结之必要，因此我对于那些好善者着实同情，而且大有加入的意思，虽然青头白面的和尚我与刘青园同样的讨厌，觉得不必与他们去结缘，而朱漆盘中的五色香花豆盖亦本来不是献给我辈者也。

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平，为私乎？一时也有点说不上来。钱振鐔《名山小言》卷七有一节云：

“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这一节话说得很好，可是想拿来应用却不很容易，我自己写文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说兼爱固然够不上，为我也未必然，似乎这里有点儿缠夹，而结缘豆乃仿佛似之，岂不奇哉。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手，这就不能完全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悵悵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

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我却觉得很满足，此外不能有所希求，而且过此也就有点不大妥当，假如想以文艺为手段去达别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爱亦自有道，何为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盘豆以图之，此则深为不佞所不能赞同者耳。

廿五年九月八日，在北平。

知堂说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其半，名曰知堂云尔。

郁达夫

故 都 的 秋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式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一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的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最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 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

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934年8月，在北平

原载 1934年9月1日《当代文学》第1卷第3期

江南的冬景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

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 Spaziergang 一字来做他们的创作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 1843—1918）罢，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更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

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胃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

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感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 Hiking，德国人叫作 Spaziergang 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1935 年 12 月 1 日

(原载 1936 年 1 月 1 日《文学》第 6 卷第 1 号)

沈从文

鸭窠围的夜

天快黄昏时落了一阵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气真冷，在寒气中一切都仿佛结了冰。便是空气，也象快要冻结的样子。我包定的那一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已泊了岸，从桃源县沿河而上这已是第五个夜晚。看情形晚上还会有风有雪，故船泊岸边时便从各处挑选好地方。沿岸除了某一处有片沙咀宜于泊船以外，其余地方全是黛色如屋的大岩石。石头既然那么大，船又那么小，我们都希望寻觅得到一个能作小船风雪屏障，同时要上岸又还方便的处所。凡是可以泊船的地方早已被当地渔船占去了。小船上的水手，把船上下各处撑去，钢钻头敲打着沿岸大石头，发出好听的声音，结果这只小船，还是不能不同许多大小船只一样，在正当泊船处

插了篙子，把当作锚头用的石碇抛到沙上去，尽那行将来到的风雪，摊派到这只船上。

这地方是个长潭的转折处，两岸是高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上长着小小竹子，长年翠色逼人。这时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为画出一个轮廓。但在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莫不俨然悬挂在半空中，借着黄昏的余光，还可以把这些希奇的楼房形体，看得出个大略。这些房子同沿河一切房子有个共通相似处，便是从结构上说来，处处显出对于木材的浪费。房屋既在半山上，不用那么多木料，便不能成为房子吗？半山上也用吊脚楼形式，这形式是必须的吗？然而这条河水的大宗出口是木料，木材比石块还不值价。因此，即使是河水永远长不到处，吊脚楼房子依然存在，似乎也不应当有何惹眼惊奇了。但沿河因为有了这些楼房，长年与流水斗争的水手，寄身船中枯闷成疾的旅行者，以及其他过路人，却有了落脚处了。这些人的疲劳与寂寞是从这些房子中可以一律解除的。地方既好看，也好玩。

河面大小船只泊定后，莫不点了小小的油灯，拉了篷。各个船上皆在后舱烧了火，用铁鼎罐煮红米饭。饭焖熟后，又换锅子熬油，哗的把菜蔬倒进热锅里去。一切齐全了，各人蹲在舱板上三碗五碗把腹中填满后，天已夜了。水手们怕冷怕动的，收拾碗盏后，就莫不在舱板上摊开了被盖，把身体钻进那个预先卷成一筒又冷又湿的硬棉被里去休息。至于那些想喝一杯的，发了烟瘾得靠靠灯，船上烟灰又翻尽了的，或一无所为，只是不甘寂寞，好事好玩想到岸上去烤烤火谈谈

天的，便莫不提了桅灯，或燃一段废缆子，摇晃着从船头跳上了岸，从一堆石头间的小路径，爬到半山上吊脚楼房子那边去，找寻自己的熟人，找寻自己的熟地。陌生人自然也有来到这条河中来到这种吊脚楼房子里的时节，但一到地，在火堆旁小板凳上一坐，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称为熟人乡亲了。

这河边两岸除了停泊有上下行的大小船只三十左右以外，还有无数在日前趁融雪涨水放下形体大小不一的木筏。较小的木筏，上面供给人住宿过夜的棚子也不见，一到了码头，便各自上岸找住处去了。大一些的木筏呢，则有房屋，有船只，有小小菜园与养猪养鸡栅栏，还有女眷和小孩子。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我心中想着，“这一定是从别一处牵来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小畜生的母亲，一定也那么固执的鸣着吧。”算算日子，再过十一天便过年了。“小畜生明不明白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过十天八天？”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

但我不能这样子打发这个长夜。我把我的想象，追随了

一个唱曲时清中夹沙的妇女声音，到她的身边去了。于是仿佛看到了一个床铺，下面是草荐，上面摊了一床用旧帆布或别的旧货做成脏而又硬的棉被，搁在床正中被单上面的是一个长方木托盘，盘中有一把小茶盏，一个小烟盒，一支烟枪，一块小石头，一盏灯。盘边躺着一个人在烧烟。唱曲子的妇人，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烟者的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对面的床头，为客人烧烟。房子分两进，前面临街，地是土地，后面临河，便是所谓吊脚楼了。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临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当船上人过了瘾，胡闹已够，下船时，或者尚有些事情嘱托，或有其他原因，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这样那样的说着，我——都可听到，而且一面还可以听着在黑暗中某一处咩咩的羊鸣。我明白这些回船的人是上岸吃过“荤烟”了的。

我还估计得出，这些人不吃“荤烟”，上岸时只去烤烤火的，到了那些屋子里时，便多数只在临街那一面铺子里。这时节天气太冷，大门必已上好了，屋里一隅或点了小小油灯，屋中土地上必就地掘了浅凹火炉膛，烧了些树根柴块。火光煜煜，且时时刻刻爆炸着一种难于形容的声音。火旁矮板凳

上坐有船上人，木筏上人，有对河住家的熟人。且有虽为天所厌弃还不自弃年过七十的老妇人，闭着眼睛蜷成一团蹲在火边，悄悄的从大袖筒里取出一片薯干或一枚红枣，塞到嘴里去咀嚼。有穿着肮脏身体瘦弱的孩子，手擦着眼睛傍着火旁的母亲打盹。屋主人有为退伍的老军人，有翻船背运的老水手，有单身寡妇。藉着火光灯光，可以看得出这屋中的大略情形，三堵木板壁上，一面必有个供奉祖宗的神龛，神龛下空处或另一面，必贴了一些大小不一的红白名片。这些名片倘若有那些好事者加以注意，用小油灯照着，去仔细检查检查，便可以发现许多动人的名衔，军队上的连副，上士，一等兵，商号中的管事，当地的团总，保正，催租吏，以及照例姓滕的船主，洪江的木牌商人，与其他各行各业人物，无所不有。这是近一二十年来经过此地若干人中一小部分的题名录。这些人各用一种不同的生活，来到这个地方，且同样的来到这些屋子里，坐在火边或靠近床边，逗留过若干时间。这些人离开了此地后，在另一世界里还是继续活下去，但除了同自己的生活圈子中人发生关系以外，与一同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却仿佛便毫无关系可言了。他们如今也许早已死掉了；水淹死的，枪打死的，被外妻用砒霜谋杀的，然而这些名片却依然将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许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当地的小军阀，这些名片却仍然写着催租人，上士等等的衔头。……除了这些名片，那屋子里是不是还有比它更引人注意的东西呢？锯子，小捞兜，香烟大画片，装干栗子的口袋，……

提起这些问题时使人心中很激动。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

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

羊还固执的鸣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锣鼓声音，那一定是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音所在处必有火燎与九品蜡照耀争辉。眩目火光下必有头包红布的老巫师独立作旋风舞，门上架上有黄钱，平地有装满了谷米的平斗。有新宰的猪羊伏在木架上，头上插着小小五色纸旗。有行将为巫师用口把头咬下的活生公鸡，缚了双脚与翼翅，在土坛边无可奈何的躺卧。主人锅灶边则热了满锅猪血稀粥，灶中正火光熊熊。

邻近一只大船上，水手们已静静的睡下了，只剩余一个人吸着烟，且时时刻刻把烟管敲着船舷。也象听着吊脚楼的声音，为那点声音所激动，引起种种联想，忽然按捺自己不住了，只听到他轻轻的骂着野话，擦了支自来火，点上一段废缆，跳上岸往吊脚楼那里去了。他在岸上大石间走动时，火

光便从船篷空处漏进我的船中。也是同样的情形吧，在一只装载棉军服向上行驶的船上，泊到同样的岸边，躺在成束成捆的军服上面，夜既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各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光下玩天九，睡既不成，便胡乱穿了两套棉军服，空手上岸，借着石块间还未融尽残雪返照的微光，一直向高岸上有灯光处走去。到了街上，除了从人家门罅里露出的灯光成一条长线横卧着，此外一无所有。在计算中以为应可见到的小摊上成堆的花生，用哈德门长烟盒装着干瘪瘪的小橘子，切成小方块的片糖，以及在灯光下看守摊子把眉毛扯得极细的妇人（这些妇人无事可作时还会在灯光下做点针线的），如今什么也没有。既不敢冒昧闯进一个人家里面去，便只好又回转河边船上了。但上山时向灯光凝聚处走去，方向不会错误。下河时可糟了。糊糊涂涂在大石小石间走了许久，且大声喊着，才走近自己所坐的一只船。上船时，两脚全是泥，刚攀上船舷还不及脱鞋落舱，就有人在棉被中大喊：“伙计哥子们，脱鞋呀！”把鞋脱了还不即睡，便镶到水手身旁去看牌，一直看到半夜，——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这样地方温习起来，使人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我懂得那个忽然独自跑上岸去的人，为什么上去的理由！

等了一会，邻船上那人还不回到他自己的船上来，我明白他所得的必比我多了一些。我想听听他回来时，是不是也象别的船上人，有一个妇人在吊脚楼窗口喊叫他。许多人都陆续回到船上了，这人却没有下船。我记起“柏子”。但是，同样是水上人，一个那么快乐的赶到岸上去，一个却是那么寂寞的跟着别人后面走上岸去，到了那些地方，情形不会同

柏子一样，也是很显然的事了。

为了我想听听那个人上船时那点推篷声音，我打算着，在一切声音全已安静时，我仍然不能睡觉。我等待那点声音。大约到午夜十二点，水面上却起了另外一种声音。仿佛鼓声，也仿佛汽油船马达转动声，声音慢慢的近了，可是慢慢的又远了。象是一个有魔力的歌唱，单纯到不可比方，也便是那种固执的单调，以及单调的延长，使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想用一组文字去捕捉那点声音，以及捕捉在那长潭深夜一个人为那声音所迷惑时节的心情，实近于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那点声音使我不得不再从那个业已用被单塞好空罅的舱门，到船头去搜索它的来源。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原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在水面的铁兜，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用木棒槌有节奏的敲着船舷各处漂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当地人把这种捕鱼方法叫“赶白”。

一切光，一切声音，到这时节已为黑夜所抚慰而安静了，只有水面上那一分红光与那一派声音。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鱼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战，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舱中以后，依然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那声音，那火光，都近于原始人类的战争，把我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

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落了很大的雪，听船上人细语着，我心想，第二天我一定可以看到邻船上那个人上船时节，在岸边雪地上留下那一行足迹。那寂寞的足迹，事实上我却不曾见到，因为第二天到我醒来时，小船已离开那个泊船处很远了。

何其芳

独 语

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着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

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动作也是语言的一种。

决绝地离开了绿蒂的维特，独步在阳光与垂柳的堤岸上，

如在梦里。诱惑的彩色又激动了他作画家的欲望，遂决心试卜他自己的命运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从垂柳里掷入河水中。他想：若是能看见它的落下他就将成功一个画家，否则不。那寂寞的一挥手使你感动吗？你了解吗？

我又想起了一个西晋人物，他爱驱车独游，到车辙不通之处就痛哭而返。

绝顶登高，谁不悲慨地一长啸呢？是想以他的声音填满宇宙的寥阔吗？等到追问时怕又只有沉默地低首了。我曾经走进一个古代建筑物，画檐巨柱都争着向我有所诉说，低小的石栏也发出声息，像一些坚忍的深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而我自己倒成了一个化石了。

或是昏黄的灯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册杰出的书，你将听见里面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我的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驰。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画壁漫漶，阶石上铺着白藓，像期待着最后的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

真有一个这样的所在，或者是在梦里吗？或者不过是两章宿昔嗜爱的诗篇的糅合，没有关联的奇异的糅合：幔子半掩，地板已扫，死者的床榻上长春藤影在爬；死者的魂灵回到他熟悉的屋子里，朋友们在聚餐，嬉笑，都说着“明天明天”，无人记起“昨天”。

这是颓废吗？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

着“生”吗？

我何以又太息：“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是慨叹着我被人忘记了，还是我忘记了人呢？

“这里是你的帽子”，或者“这里是你的纱巾，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还能说这些惯口的句子。而我那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我更记起他：他屋里有一个古怪的抽屉，精致的小信封，装着丁香花，或是不知名的扇形的叶子，像为着分我的寂寞而展示他温柔的记忆。墙上是一张小画片，翻过背面来，写着“月的渔女”。

唉。我尝自忖度：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两者都足以致病的。

印度王子出游，看见生老病死，遂发自度度人的宏愿。我也倒想有一树菩提之荫，坐在下面思索一会儿。虽然我要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于是，我的目光在窗上徘徊了。天色像一张阴晦的脸压在窗前，发出令人窒息的呼吸。这就是我抑郁的缘故吗？而又，在窗格的左角，我发现一个我的独语的窃听者了。像一个鸣蝉蜕弃的躯壳，向上蹲伏着，噤默地。噤默地，和着它一对长长的触须，三对屈曲的瘦腿。我记起了它是我用自己的手描画成的一个昆虫的影子，当它迟徐地爬到我窗纸上，发出孤独的银样的鸣声，在一个过逝的有阳光的秋天里。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

画梦录

丁令威

丁令威忽然忘了疲倦,翅膀间扇着的简直是快乐的风,随着目光,从天空斜斜的送向辽东城。城是土色的,带子似的绕着屋顶和树木。当他在灵虚山忽然为怀乡的尘念所扰,腾空化为白鹤,阳光在翅膀上抚摩,青色的空气柔软得很,其快乐也和此刻相似吧。但此刻他是急于达到一栖止之点了。

轻巧的停落在城门口的华表柱上。

奔向城门的是一条大街,在这晨光中风平沙静,空无行人,只有屋檐投下有曲线边沿的影子。华表柱的影子在街边折断了又爬上屋瓦去,以一个巨大的长颈鸟像为冠饰。这些建筑这些门户都是他记忆之外的奇特的生长,触醒了时间的知觉,无从去呼唤里面的主人了,丁令威展一展翅。

只有这低矮的土筑的城垣,虽也迭经颓圯迭经修了吧,仍是昔日的位置,姿势,从上面望过去是城外的北邙,白杨叶摇着象金属片,添了无数的青草冢了。丁令威引颈而望,寂寞得很,无从向昔日的友伴致问讯之情。生长于土,复归于土,祝福他们的长眠吧:丁令威瞑目微思,难道隐隐有一点

失悔在深山中学仙吗？明显的起在意识中的是：

“我为甚么要回来呢？”他睁开眼睛来寻找回来的原故了：这小城实在荒凉，而在时间中作了长长旅行的人，正如犁过无数次冬天的荒地的农夫，即在到处是青青之痕了的春天，也不能对大地唤起一个繁荣的感觉。

“然而我想看一看这些后代人呵。我将怎样的感动于你们这些陌生的脸呵，从你们的脸我看得出你们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进步了还是堕落了。你们都来，都来……”当思想渐次变为声音时，丁令威忽然惊骇于自己的鹤的语言，从颈间进出长嘴外的高朗然而噪急的长唳，停止了。

但仍是呼唤来了欢迎的人群，从屋里，从小巷里，从街的那头：

“吓，这是春天回来的第一只鹤，”

“并且是真正的丹顶鹤，”

“真奇怪，鹤歇在这柱子上，”

并且见了人群还不飞呢。在语声，笑声，拍手声里，丁令威悲哀得很，以他鹤的眼睛俯望着一半圈子人群，不动的，以至使他们从好奇变为愤怒了，以为是不祥的朕兆，扬手发出威吓的驱逐声，最后有一个少年提议去取弓来射他。

弓是精致的黄杨木弓。当少年奋臂拉着弓弦时，指间的羽箭的锋尖在阳光中闪耀，丁令威始从梦幻的状况中醒来，噗噗的鼓翅飞了。

人群的叫声随着丁令威追上天空，他急速的飞着，飞着，绕着这小城画圈子。在他更高的冲天远去之前，又不自禁的发出几声高朗然而噪急的长唳，若用人类的语言翻译出来，大

约是这样：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淳于棼

淳于棼弯着腰在槐树下，在隆起如山脉的树根间终于找着了一个圆穴，指头大的泥丸就可封闭，转面告诉他身旁的客人：“这就是梦中乘车进去的路。”

淳于棼惊醒在东厢房的木榻上，窗间炫耀着夕阳的彩色，揉揉眼，看清了执着竹帚的僮仆在扫庭阶，桌上留着饮残的酒樽，他的客人还在洗着足。

“唉，倏忽之间我经历了一生了。”

“做了梦么？”

“很长很长的梦呵。”

从如何被二紫衣使者迎到槐安国去，尚了金枝公主，出守南柯郡，与檀萝国一战打了败仗，直到公主薨后罢郡回朝，如何为谗言所伤，又由前二紫衣使者送了回来：他一面回想一面嗟叹的告诉客人，客人说：

“真有这样的事吗！”

“还记得梦中乘车进去的路呢。”

淳于棼蹲着在槐树下，在隆起如山脉的树根间，用他右手的小指头伸进那蚁穴去，崎岖曲折不可通，又用他的嘴唇吹着气，消失在那深邃的黑暗中没有回声。那里面有城郭台

殿，有山川草木，他决不怀疑，并且记得，在那国之西有灵龟山，曾很快乐的打了一次猎。也许醒着的现在才正是梦境呢，他突然站立起来了。

槐树高高的，羽状叶密覆在四出的枝条上，象天空。辽远的晚霞闪耀着。淳于棼的想象里蠕动着的是——一匹蚁，细足瘦腰，弱得不可以风吹，若是爬行在个龟裂的树皮间看来多么可哀呵。然而以这匹蚁与他相比，淳于棼觉得自己还要渺小，他忘了大小之辨，忘了时间的久暂之辨，这酒醉后的今天下午实在不像倏忽之间的事：

淳于棼大醉在筵席上，自从他使酒忤帅，革职落魄以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大醉了，但渐趋衰老的身体不复能支持他的豪侠气概，由两个客人从座间扶下来，躺在东厢房的木榻上，向他说：“你睡吧，我们去喂我们的马，洗足，等你好了一点再走。”

淳于棼徘徊在槐树下，夕阳已消失在黄昏里了，向他身旁的客人说：

“在那梦里的国土我竟生了贪恋之心呢。谗言的流布使我郁郁不乐，最后当国王劝我归家时我竟记不起除了那国土我还有乡里，直到他说我本在人间，我蓦然想了一会才明白了。”

“你定是被狐狸或者木妖所蛊惑了，喊仆人们拿斧头来斫掉这棵树吧，”客人说。

白莲教某

白莲教某今晚又出门了。红蜡烛已烧去一寸，两寸，或者三寸，在案上的锡烛台上结一个金色小花朵，没有开放已照亮四壁。白莲教某正走着怎样的路呢。他的门人坐在床沿，守着临走时的吩咐，“守着烛，别让风吹熄了。”

案上的锡烛台上的小花朵放开了，纷披着金色复瓣，又片片坠落，中心直立着一座尖顶的黑石塔，幽闭着甚么精灵吧，忽然凭空跌下了，无声的，化作一条长途，仅是望着也使人发愁的长途……好孩子，别打瞌睡！门人从朦胧中自己惊醒了，站起身来，用剪子绞去半寸烧过的烛心。

从前有一天，白莲教某出门了，屋里留下一个木盆，用另外一个木盆盖着，临走时吩咐：“守着它，别打开看。”

白莲教某的法术远近闻名，来从学的很不少，但长久无所得，又受不惯无理的驱使，都渐次散去了，剩下这最后一个门人，年纪轻，学法的心很诚恳，知道应该忍耐，经过了许多试探，才能获得师傅的欢心和传授。他坐在床沿想。

“别打开看，”这个禁止引动了他的好奇，打开：半盆清水，浮着一只草编的小船，有帆有橹，精致得使人想用手指去玩弄。拨它走动吧。翻了，船里进了水，等待他慌忙的扶正它，再用盆盖上后，他的师傅已带着怒容站在身边了，“怎么不服从我的吩咐！”“我并没有动它。”“你没有动它！刚才在海上翻了船，几乎把我淹死了！”

红蜡烛已烧去两寸，三寸，或者四寸，在案上的锡烛台上站一只黄羽小鸟，举嘴向天，待风鼓翅。白莲教某已走到

哪儿呢。走尽长长的路，穿过深的树林，到了奇异的城中的街上吧。那不夜城的街上会有怎样的人，和衣冠，和欢笑。

半盆清水就是他的海。那海上是平静的还是波涛汹涌。独自驾一叶小船。门人想：假若有那种法术。只要有那种法术。

案上的锡烛台上的小鸟鼓翅飞了，随它飞出许多只同样的鸟，变成一些金环，旋舞着，又连接起来成了竖立的长梯，上齐屋顶，一级一级爬上去，一条大路……好孩子，你又打瞌睡，那你就倒在枕上躺一忽吧！门人远远的看见他师傅的背，那微驼的背，在大路上向前走着，不停一停，他赶得乏极了……

当他惊醒在黑暗里时，他明白这一忽瞌睡的过错了，慌忙的在案上摸着取灯，划一根，重点着了烛。而他微驼着背的师傅已带着怒容从门外走进来了，

“吩咐你别睡觉，你偏睡觉了！”

“我并没有。”

“你并没有！害我在黑暗里走十几里路！”

老 舍

想 北 平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

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象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象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象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

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

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载 1936 年 6 月 16 日《宇宙风》第 19 期）

李广田

回 声

不怕老祖父的竹戒尺，也还是最喜欢跟着母亲到外祖家去，这原因是为了去听琴。

外祖父是一个花白胡须的老头子，在他的书房里也有一张横琴，然而我并不喜欢这个。外祖父常像瞌睡似地俯在他那横琴上，慢慢地拨弄那些琴弦，发出如苍蝇的营营声，苍蝇，多么腻人的东西，毫无精神，叫我听了只是心烦，那简直就如同老祖父硬逼我念古书一般。我与其听这营营声，还不如到外边的篱笆上听一片枯叶的歌子更好些。那是在无意中被我发现的。一日，我从篱下过，一种奇怪的声音招呼我，那仿佛是一只蚂蚱的振翅声，又好像一只小鸟的剥啄。然而这是冬天，没有蚂蚱，也不见啄木鸟，虽然在想象中我已经

看见驾着绿鞍的小虫，和穿着红裙的没尾巴小鸟。那声音又似在故意逗我，一会唱唱，一会又歇歇。我费了不少时间终于寻到那个发声的机关：是篱笆上一片枯叶，在风中战动，与枯枝磨擦而发出好听的声响，我喜欢极了，我很想告诉外祖：“放下你的，来听我的吧。”但因为要偷偷藏住这点快乐，终于也不曾告诉别人。

然而我所最喜欢的还不在此。我还是喜欢听琴——听那张长大无比的琴。

那时候我当然还没有一点地理知识。但又不知是从什么人听说过：黄河是从西天边一座深山中流来，黄荡荡如来自天上，一直泻入东边的大海，而中间呢，中间就恰好从外祖家的屋后流过。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这奇迹，常常使我用心思索。黄河有多长，河堤也有多长，而外祖家的房舍就紧靠着堤身。这一带居民均占有这种便宜，不但在官地上建造房屋，而且以河堤作为后墙，故从前面看去，俨然如一排土楼，从后面看去，则只能看见一排茅檐。堤前堤后，均有极其整齐的官柳，冬夏四季，都非常好看。而这道河堤，这道从西天边伸到东天边的河堤，便是我最喜欢的一张长琴：堤身即琴身，堤上的电杆木就是琴柱，电杆木上的电线就是琴弦了。

最乐意到外祖家去，而且乐意到外祖家夜宿，就是为了听这长琴的演奏。

只要有风的日子，就可以听到这长琴的嗡嗡声。那声音颇难比拟，人们说那像老头子哼哼，我心里却甚难佩服。尤其当深夜时候，尤其是在冬天的夜里，睡在外祖母的床上，听

着墙外的琴声简直不能入睡。冬夜的黑暗是容易使人想到许多神怪事物的，而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却更容易遐想，这嗡嗡的琴声就作了使我遐想的序曲。我从那黄河发源地的深山，缘着琴弦，想到那黄河所倾注的大海。我猜想那山是青色的，山里有奇花异草，有珍禽怪兽；我猜想那海水是绿色的，海上满是小白帆，水中满是翠藻银鳞。而我自己呢，仿佛觉得自己很轻，很轻，我就缘着那条琴弦飞行。我看见那条琴弦在月光中发着银光，我可以看到它的两端，却又觉得那琴弦长到无限。我渐渐有些晕眩，在晕眩中我用一个小小铁锤敲打那条琴弦，于是那琴弦就发出嗡嗡的声响。这嗡嗡的琴声就直接传到我的耳里，我仿佛飞行了很远很远，最后才发觉自己仍是躺在温暖的被里。我的想象又很自然地转到外祖父身上，我又想起外祖父的横琴，想起那横琴的腻人的营营声。这声音和河堤的长琴混合起来，我乃觉得非常麻烦，仿佛眼前有无数条乱丝搅动在一起。我的思想愈思愈乱，我看见外祖父也变了原来的样子，他变成一个雪白须眉的老人，连衣服也是白的，为月光所洗，浑身上下颤动着银色的波纹。我知道这已不复是外祖，乃是一个神仙，一个妖怪，他每天夜里在河堤上敲打琴弦。我极力想把那老人的影像同外祖父分开，然而不可能，他们老是纠缠在一起。我感到恐怖。我的恐怖却又诱惑我到月夜中去，假如趁这时候一个人跑到月夜的河堤上该是怎样呢。恐怖是美丽的，然而到底还是恐怖。最后连我自己也分裂为二，我的灵魂在月光下的河堤上伫立，感到寒战，而我的身子却越发地向被下畏缩，直到蒙头裹脑睡去为止。

在这样的夜里，我会做出许多怪梦，可惜这些梦也都同过去的许多事实一样，都被我忘在模糊中了。

来到外祖家，我总爱一个人跑到河堤上，尤其每次刚刚来到的次日早晨，不管天气多么冷，也不管河堤上的北风多么凛冽，我总愿偷偷地跑到堤上，紧紧抱住电杆木，把耳朵靠在电杆上，听那最清楚的嗡嗡声。有时还故意地用力踢那电杆木，使那嗡嗡声发出一种节奏，心里觉得特别喜欢。

然而北风的寒冷总是难当的，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耳朵，其初是疼痛，最后是麻木，回到家里才知道已经成了冻疮，尤以脚趾肿痛得最厉害。因此，我有一整个冬季不能到外祖家去，而且也不能出门，闷在家里，我真是寂寞极了。

“为了不能到外祖家去听琴，便这样忧愁的吗？”老祖母见我郁郁不快的神色，这样子慰问我。不经慰问倒还是无事，这最知心的慰问才更唤起我的悲哀。

祖母的慈心总是值得感激的，时至现在，则可以说是值得纪念的了，因为她已完结了她最平凡的，也可以说是最悲剧的一生，升到天国去了。在当时，她曾以种种方法使我快乐，虽然她所用的方法不一定能使我快乐。

她给我说故事，给我唱谣曲，给我说黄河水灾的可怕，说老祖宗兜土为山的传说，并用竹枝草叶为我作种种玩具。亏她想得出：她又把一个小瓶悬在风中叫我听琴。

那是怎样的一个小瓶啊，那个小瓶可还存在吗，提起来倒是非常怀念了。那瓶的大小如苹果，浑圆如苹果，只是多出一个很小很厚的瓶嘴儿。颜色是纯白，材料很粗糙，并没有什么光亮的瓷釉。那种质朴老实样子，叫人疑心它是一件

古物，而那东西也确实在我家传递了许多世代。老祖母从一个旧壁橱中找出这小瓶时，小心地拂拭着瓶上的尘土，以严肃的微笑告诉道：“别看这小瓶不好，这却是祖上的传家宝呢。我们的老祖宗——可是也不记得是哪一位了，但愿他在天上作神仙——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医生，他用他的通神的医道救活过许多垂危的人。他曾用许多小瓶珍藏一些灵药，而这个小白瓶儿就是被传留下来的一个。”一边说着，一边又显出非常惋惜的神气。我听了老祖母的话也默然无语，因为我也同样地觉得很惋惜。我想象当年一定有无数的这样大小瓶儿，同样大，同样圆，同样是白色，同样是好看，可是现在就只剩着这么一个了。那些可爱的小瓶儿都分散到哪里去了呢？而且还有那些灵药，还有老祖宗的好医术呢？我简直觉得可哀了。

那时候老祖母有多大年纪，也不甚清楚，但总是五十多岁的人吧，虽然头发已经苍白，身体却还相当的康健，她不惮烦劳地为我做着种种事情。

把小白瓶拂拭洁净之后，她乃笑着对我说道：“你看，你看，这样吹，这样吹。”同时说着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唇把小瓶吹出呜呜的鸣声。我喜欢极了，当然她是更喜欢。她教我学吹，我居然也吹得响。于是她又说：“这还不算为奇，我要把它系在高杆上，北风一吹，它也会呜呜地响。这就和你在河堤上听琴是一样的了。”

她继续忙着。她向几个针线筐里乱翻，她是要找寻一条结实的麻线。她把麻线系住瓶口，又自己搬一把高大的椅子，

放在一根晒衣服的高杆下面。唉，这些事情我记得多么清楚啊！她在椅子上摇摇晃晃的样子，现在叫我想起来才觉得心惊。而且那又是在冷风之中，她摇摇晃晃地立在椅子上，伸直了身子，举起了双手，把小白瓶向那晒衣杆上紧系。她把那麻绳缠一匝，又一匝，结一个疙疸，又一个疙疸，惟恐那小瓶被风吹落，摔碎了祖宗的宝贝。她笑着，我也笑着，却都不曾言语。我们只等把小瓶系牢之后立刻就听它发出呜呜响声。老祖母把一条长麻线完全结在上边了，她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下来，我看出她的疲乏，我听出她的喘哮来了，然而，然而那个小瓶，在风中却没有一点声息。

我同老祖母都仰着脸望那风中的瓶儿，两人心中均觉得黯然，然而老祖母却还在安慰我：“好孩子，不必发愁，今天风太小，几时刮大风，一定可以听到呜呜响了。”

以后过了许多日子，也刮过好多多次老北风，然而那小白瓶还是一点不动，不发出一点声息。

现在我每逢走过电杆木，听见电杆木发出嗡嗡声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这些。现在外祖家已经衰落不堪，只剩下孤儿寡妇，一个舅母和一个表弟，在赤贫中过困苦日子，我的老祖父和祖母也都去世多年了。

1936年12月9日 济南

林徽因

窗子以外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了。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风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个——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掬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啾啾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你站起来，穿上不能算太贵的鞋袜，但这双鞋和袜的价钱也就比——想它做什么，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资，一定只有这价钱的一半乃至更少。你出去雇洋车了，拉车的嘴里所讨的价钱当然是要

比例价高得多，难道你就傻子似地答应下来？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心里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内行，你就该说，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争！

车开始辗动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长长的一条胡同，一个个大门紧紧地关着。就是有开的，那也只是露出一角，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个女的，坐在小凳上缝缝做做的；另一个，抓住还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头来喊那过路卖白菜的。至于白菜是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听不见了，车子早已拉得老远，并且你也无需乎知道的。在你每月费用之中，伙食是一定占去若干的。在那一笔伙食费里，白菜又是多么小的一个数。难道你知道了门口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真把你哭丧着脸的厨子叫来申斥一顿，告诉他每一斤白菜他多开了你一个“大子儿”？

车越走越远了，前面正碰着粪车，立刻你拿出手绢来，皱着眉，把鼻子蒙得紧紧地，心里不知怨谁好。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丽的稻麦却需要粪来浇！怨乡下人太不怕臭，不怕脏，发明那么两个篮子，放在鼻前手车上，推着慢慢走！你怨市里行政人员不认真办事，如此脏臭不卫生的旧习不能改良，十余年来对这粪车难道真无办法？为着强烈的臭气隔着你窗子还不够远，因此你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

路渐渐好起来，前面墙高高的是个大衙门。这里你简直不止隔个窗子，这一带高高的墙是不通风的。你不懂里面有多少办事员，办的都是什么事；多少浓眉大眼的，对着乡下人做买卖的吆喝诈取；多少个又是脸黄黄的可怜虫，混半碗饭分给一家子吃。自欺欺人，里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么把戏？

但是如果里面真有两三个人拼了命在那里奋斗，为许多人争一点便利和公道，你也无从知道！

到了热闹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别包厢里看戏一样，本身不会，也不必参加那齣戏；倚在栏杆上，你在审美的领略，你有的是一片闲暇。但是如果这里洋车夫问你在哪里下来，你会吃一惊，仓卒不知所答。生活所最必需的你并不缺乏什么，你这出来就也是不必需的活动。

偶一抬头，看到街心和对街铺子前面那些人，他们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时间金钱的限制下採办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两个女人手忙脚乱地在监督着店里的伙计秤秤。二斤四两，二斤四两的什么东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两个女人的认真的神气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关的货物。并且如果秤得少一点时，那两个女人为那点吃亏的分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秤得多时，那伙计又知道这年头那损失在东家方面真不能算小。于是那两边的争持是热烈的，必需的，大家声音都高一点；女人脸上呈块红色，头发披下了一缕，又用手抓上去；伙计则维持着客气，口里嚷着：错不了，错不了！

热烈的，必需的，在车马纷纭的街心里，忽然由你车边冲出来两个人；男的，女的，各各提起两脚快跑。这又是干什么的，你心想，电车正在拐大弯。那两人原就追着电车，由轨道旁边擦过去，一边追着，一边向电车上卖票的说话。电车是不容易赶的，你在洋车上真不禁替那街心里奔走赶车的担心。但是你也知道如果这趟没赶上，他们就可以在街旁站个半点来钟，那些宁可盼穿秋水不雇洋车的人，也就是因为

他们的生活而必需计较和节省到洋车同电车价钱上那相差的数目。

此刻洋车跑得很快,你心里继续着疑问你出来的目的,到底採办一些什么必需的货物。眼看着男男女女挤在市场里面,门首出来一个进去一个,手里都是持着包包裹裹,里边虽然不会全是他们当日所必需的,但是如果当中夹着一盒稍微奢侈的物品,则亦必是他们生活中间闪着亮光的一个愉快!你不是听见那人说么?里面草帽,一块八毛五,贵倒贵点,可是“真不赖”!他提一提帽盒向着打招呼的朋友,他摸一摸他那剃得光整的脑袋,微笑充满了他全个脸。那时那一点迸射着光闪的愉快,当然的归属于他享受,没有一点疑问,因为天知道,这一年中他多少次地克己省俭,使他赚来这一次美满的,大胆的奢侈!

那点子奢侈在那人身上所发生的喜悦,在你身上却完全失掉作用,没有闪一星星亮光的希望!你想,整年整月你所花费的,和你那窗子以外的周围生活程度一比较,严格算来,可不都是非常靡费的用途?每奢侈一次,你心上只有多难过一次,所以车子经过的那些玻璃窗口,只有使你更惶恐,更空洞,更怀疑,前后徬徨不着边际。并且看了店里那些形形色色的货物,除非你真是傻子,难道不晓得它们多半是由那一国工厂里制造出来的!奢侈是不能给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惧烦恼。每一尺好看点的纱料,每一件新鲜点的工艺品!

你诅咒着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

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那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那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洋鬼子们的一些浅薄，千万学不得。

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接触和认识实在谈不到，得天独厚的闲暇生活先不容你。一样是旅行，如果你背上揹的不是照相机而是一点做买卖的小血本，你就需要全副的精神来走路：你得留神投宿的地方；你得计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烧饼和几颗莎果的钱；遇着同行的战战兢兢的打招呼，互相捧出诚意，遇着困难时好互相关照帮忙，到了一个地方你是真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紧张的境遇不容你不奋斗，不与其他奋斗的血和肉的接触，直到经验使得你认识。

前日公共汽车里一列辛苦的脸，那些谈话，里面就有很多生活的分量。陕西过来作生意的老头和那旁坐的一股客气，是不得已的；由交城下车的客人执着红粉包纸烟递到汽车行管事手里也是有多少理由的，穿棉背心的老太婆默默地挟住一个蓝布包袱，一个钱包，是在用尽她的全副本领的，果然到了冀村，她错过站头，还亏别个客人替她要求车夫，将汽车退行两里路，她还不大相信地望着那村站，口里噜苏着这地方和上次如何两样了。开车的一面发牢骚一面爬到车顶替老太婆拿行李，经验使得他有一种涵养，行旅中少不了有认不得路的老太太，这个道理全世界是一样的，伦敦警察之所以特别和蔼，也是从迷路的老太太孩子们身上得来的。

话说了这许多，你仍然在廊子底下坐着，窗外送来溪流的喧响，兰花烟气味早已消失，四个乡下人这时候当已到了上流“庆和义”磨坊前面。昨天那里磨坊的伙计很好笑的满脸挂着麦粉，让你看着磨坊的构造；坊下的木轮，屋里旋转着的石碾，又在高低的院落里，来回看你所不经见的农具在日影下列着。院中一棵老槐、一丛鲜艳的杂花、一条曲曲折折引水的沟渠，伙计和气地说闲话。他用着山西口音，告诉你，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麦粉，每包的价钱约略两块多钱。又说这十几年来，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关闭了多少家，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作他们避暑的别墅。惭愧的你说，你就是住在一个磨坊里面，他脸上堆起微笑，让麦粉一星星在日光下映着，说认得认得，原来你所租的磨坊主人，一个外国牧师，待这村子极和气，乡下人和他还都有好感情。

这真是难得了，并且好感的由来还有实证。就是那一天早上你无意中出去探古寻胜，这一省山明水秀，古刹寺院，动不动就是宋辽的原物，走到山上一个小村的关帝庙里，看到一个铁铎，刻着万历年号，原来是万历赐这村里庆成王的后人的，不知怎样流落到卖古董的手里。七年前让这牧师买去，晚上打着玩，嘹亮的钟声被村人听到，急忙赶来打听，要凑原价买回，情辞恳切。说起这是他们吕姓的祖传宝物，决不能让它流落出境，这牧师于是真个把铁铎还了他们，从此便在关帝庙神前供着。

这样一来你的窗子前面便展开了一张浪漫的图画，打动了你的好奇，管它是隔一层或两层窗子，你也忍不住要打听点底细，怎么明庆成王的后人会姓吕！这下子文章便长了。

如果你的祖宗是皇帝的嫡亲弟弟，你是不会，也不愿，忘掉的。据说庆成王是永乐的弟弟，这赵庄村里的人都是他的后代。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记得太清楚了，另一朝的皇帝都有些老大不放心，雍正间诏命他们改姓，由姓朱改为姓吕，但是他们还有用二十字排行的方法，使得他们不会弄错他们是这一派子孙。

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心跳了，昨天你雇来那打水洗衣服的不也是赵庄村来的，并且还姓吕！果然那土头土脑圆脸大眼的少年是个皇裔贵族，真是有失尊敬了。那么这村子一定穷不了，但事实上则不见得。

田亩一片，年年收成也不坏。家家户户门口有特种围墙，像个小小堡垒——当时防匪用的。屋子里面有大漆衣柜衣箱，柜门上白铜擦得亮亮；炕上棉被红红绿绿也颇鲜艳。可是据

说关帝庙里已有四年没有唱戏了，虽然戏台还高巍巍的对着正殿。村子这几年穷了，有一位王孙告诉你，唱戏太花钱，尤其是上边使钱。这里到底是隔个窗子，你不懂了，一样年年好收成，为什么这几年村子穷了，只模模糊糊听到什么军队驻了三年多等，更不懂是，村子向上一年的辛苦后的娱乐，关帝庙里唱戏，得上面使钱？既然隔个窗子听不明白，你就通气点别尽管问了。

隔着一个窗子你还想明白多少事？昨天雇来吕姓倒水，今天又学洋鬼子东逛西逛，跑到下面养有鸡羊，上面挂有武魁匾额的人家，让他们用你不懂得的乡音招呼你吃菜，炕上坐，坐了半天出到门口，和那送客的女人周旋客气了一回，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替你倒脏水洗衣裳的吕姓王孙的妈，前晚上还送饼到你家来过！

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

(原载 1934 年 9 月 5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吴伯箫

夜 谈

说不定性格是属忧郁一派的，要不怎么会喜欢了夜呢？

喜欢夜街头憧憧的人影。喜欢空寂的屋里荧然的孤灯。喜欢凉凉秋夜唳空的过雁。喜欢江船上眠愁的旅客谛听夜半钟声。喜欢惊涛拍岸的海啸未央夜还匍匐的回应着远山近山。喜欢使祖逖拔剑起舞的阵阵鸡鸣。喜欢僻街穷巷黑阴里接二连三的汪汪犬吠。喜欢午夜的一声枪。喜欢小胡同里蹒跚着的鸟儿郎当的流氓。喜欢直响到天亮的舞场里的爵士乐。喜欢洞房里亮堂堂的花烛，花烛下看娇羞的新嫁娘。喜欢旅馆里夜深还有人喊茶房，要开壶。喜欢长长的舒一舒懒腰，睡惺忪的大张了口打个喷嚏：因为喜欢了夜，这些夜里的玩艺便都喜欢了呢。

是的，我喜欢夜。因此，也喜欢了夜谈。

火辣辣的白天，那是人们忙手忙脚在吩咐人或听人吩咐的时候。庄稼老头正犁耙，锄头，汗一把泥一把的在田间苦辛劳碌；买卖家正拨动着算盘珠响，口角飞沫，毫厘忽的计较着，在彼此勾心斗角的耍着聪明；工人们心手都变了机器；学堂里，先生们在拿了不是当理说，学生在闹着鬼，偷先生睡晌觉的那点闲暇。这些，想谈话，谈何容易？要谈且等到夜罢。要谈也最好是夜吧。

夏天夜里，在乡间，刚刚放下晚饭的筷子，星星就已撒满了。庭院里蚊子多，也多少有点见闷热，替祖父拿着狗皮垫褥，提了水烟袋，走到村边绕了杨柳树的场园时，咯咯啰啰说着话的地上已坐满了人了。披着蓑衣的，坐着小板凳的，脱了鞋就拿鞋当了坐垫的，铺了苇席叠了腿躺着的，都乘凉来了。老年的爷爷，中年的伯叔，年轻的兄弟，都亲热的招呼着：

“吃过了么？”

“这边坐坐啊。”

有说着欠欠身的，也有说着就站了起来的。心上真是平安而熨帖啊。先是会吸烟的吸一阵子烟，不会吸烟的去数数星捉捉萤火，慢慢的就谈起闲天来了。慢慢的就说起故事来了。有长毛造反，有梁山伯祝英台，有“那年大旱一连七十四九天，田中颗粒无收。”说鬼，说狐仙，说家长理短。真有味哪。害怕了时往人缝里挤挤，听得高兴了，随了大家一块儿笑笑。望着一直黑到天边的茫茫大野，看着星，看着萤火，看着烟斗一亮一亮的微光，心是冲淡宁静的。人是与夜

合融了的。一个流星扫过了，大家嚷：“你瞧那颗贼星！”路边走过一支灯笼，狗咬起来了。

“狗！”有人在呵叱着。

问：“上那儿去的？”

“赶店的呢。”或“到城里去的。”那提灯笼的个回答。

心上一惊往往接着就平安了的。眼看着灯笼远，远。跟前故事又开头了。偶然也来两口二簧，梆子腔。你听，“金牌召来银牌选……”还是小嗓。

这是夜谈。这是乡间的夜谈。这样夜谈是常常到丙夜才散的，是常常到露重了才散的。是常常谈着谈着有人睡着了，打起呼噜来；有人瞌睡了，打起呵欠来。有谁家孩子的妈唤她的孩子：“还不给我回来睡觉！”孩子揉着困眼，不愿走，可是走了。又有谁家丈夫的老婆喊她的丈夫：“我说，还不回家么？”听话的老实的丈夫，也是不愿走，可是也站起来走了。这样你走，我也走，人就渐渐的稀，话就渐渐的少了。到人散净了，狗也“啊哼”一声舒起懒腰来，留下的就只有吱吱的蝙蝠飞，嗡嗡的蚊虫叫，仿佛还在谈得热闹。

有远离乡井的人，栉风沐雨的漂泊，山啊河的跋涉，想着家，迈着疲惫的脚步，好歹在太阳快落的时候赶到了一家野店。进门，跺跺脚上的尘土，擦一把脸，擤擤鼻子。到屋里，喝茶呢，怪渴，喝了几杯；不想吃东西，也胡乱的应酬了点儿，不过应当收拾睡的时候，却偏偏睡不着了。对了一盏灯，孤零零的，又乏，又闷，又愁，简直想落泪，想哭。忽然，这时候车门开处，又进来了一位客人，挑担子的吧，推小车的吧，赶了毛驴卖酒的吧，不管，也是投宿的就好。你

看他，进得店来，也是跺跺脚上的尘土，擦一把脸，擤擤鼻子，屋里来喝茶吃饭。其初你本来毫无心绪去招呼他的，只是愁得想落泪，想哭。可是后来你招呼他了：

“从那儿来呀？”

“往那儿去啊？”

你问他贵姓，他也问您贵姓，不是慢慢的就熟了么？慢慢的就谈起话来了。同是旅途的客人啊！同病是会相怜的呢。说着话，彼此都感到了几分亲挚，几分慰藉。就这样，你忘掉了你的孤单，也不很愁苦了，悄悄的你就踱到了梦中。哪怕醒来枕上仍复有着泪痕，总比你听一夜更夫的柝声，在床上泥鳅似的辗转不寐好喽。

若然是他乡遇故知呢，那就更该喝杯酒贺贺了？你们不会坐以待旦么？话一夜是说不完的。高兴了紧紧握住了手，难过了涕泪阑干，或拍着肩膀彼此会心的笑笑，谁知道都说些什么话呢？夜是寂寥的，你忘了；夜是漫漫儿长的，你也忘了。你只感到兴奋，只感到袭上心来的莫名的脉脉欢喜，莫名的阵阵酸辛。

这又是一种夜谈。

要是，外面风声一刻紧一刻，处处暗探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帮革命党人，却还兀自在一间小小的顶楼上，或一所闷气的地下室里，燃一支细烛，光微弱得呼吸都噓得灭，在会谈些什么，理论些什么呢。切切喳喳的说话声，怕全凭了眼睛去听才懂。可是人并不慌张，倒是镇定锁住了每颗热烈的心。用眼里灼灼的光芒互相喜悦的对看着，仿佛在期待着一

个人，在等着一道极严重的命令似的。好久好久，正疑惑着：

“怎么还不来？”

“该不会有差错吧？”

忽然，不敢相信的听着轻轻敲了三下门，望过去，从门缝里挤进来的是一个破布蓝衫的青年。正是他，清瘦的身躯，犀利的眼光，紧闭的嘴唇，像钳着铁一般的意志似的。大家下意识的肃穆的立了起来，欢迎他；又下意识的肃穆的坐了下去，听他说话。

先是女孩子样的，大方而烂漫的笑，给每个矜持的灵魂投下一副定惊的药剂，接着那低微而清晰流畅的声调响起来，就像新出山的泉水那样丁东有致。说陷阱就像说一个舞女的爱；说牢狱就像讲一部古书；说到生活，说它应当像雨天的雷电，有点响声，也有点光亮，哪怕就算一闪即过的短促呢，也好。说死是另一种梦的开头，不必希冀也不必怕，那是与生活无关的。说奸细的愚蠢，说暴动的盛事，也说那将来的万众腾欢的日子。一没留神，你看，各个人都从内心里透出一种没遮拦的欢笑了，满脸上都罩上那含羞似的红光了。振奋着，激励着，人人都像一粒炸弹似的。饱藏着了一种不可遏抑的力。

这也是一种夜谈，听这种夜谈是不会打盹的。

夜谈是有味的。除夕大年夜，一家老小，守岁喝黄米酒，烧大盆火，同话祖宗遗事；零乱的爆竹声中，那夜谈是弥漫着天伦之乐的。两个看坡的老人，地头上禾稼丛里，领一条狗，曳一杆猎枪，在夜色凄其的时候，吸烟说杂话，听禾苗

刷刷的长，那夜谈是有田野风的。几个青年人捧了一位蔼然可亲的老先生，向他质疑问难，说诗经里的郑风，讲希腊神话，娓娓动听的那博雅谈吐，是充满着书香的。偶语弃市，眉眼便代替了唇舌；楚囚对泣，眼泪说一腔抑郁。“开琼宴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管它闲情还是逸趣呢，夜谈总是可爱的。

不信，你来，大大的一壶白开，小小的一坛醇酒，一听香烟，若干份上海小报，烤白薯，赛梨萝卜，几卷禁书；替你约两三个知心朋友，在花香的春夜也好，雷电风雨的夏夜也好，萧萧风唧唧虫鸣的秋夜也好，深冬大雪夜也好；月白如水的时候，一夕数惊的时候，别后重逢，都随你：请你谈，作彻夜的谈。那么，联床西窗烛下，该是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了罢？

喂，伙家，就请移驾夜谈如何？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二卷

诗歌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臧克家

难 民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满染征尘的古怪的服装，
告诉了他们的来历，
一张一张兜着阴影的脸皮，
说尽了他们的情况。

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亲热的眼光，
在这群人心中抽出了一个不忍的想象：
“这时，黄昏正徘徊在古树梢头，
从无烟火的屋顶慢慢地涨大到无边，
接着，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
铁力的疲倦，连人和想象一齐推入了朦胧，
但是，更猛烈的饥饿立刻又把他们牵回了异乡。
像一个天神从梦里落到这群人身旁，
一只灰色的影子，手里亮着一支长枪。
一个小声，在他们耳中开出天大的响：
“年头不对，不敢留生人在镇上。”
“唉！人到那里，灾荒到哪里！”
一阵叹息，黄昏更加了苍茫。
一步一步，这群人走下了大街，
走开了这异乡，
小孩子的哭声乱了大人的心肠，
铁门的响声截断了最后一人的脚步，
这时，黑夜爬过了古镇的围墙。

1932年2月古琅玕

（选自《烙印》，开明书店1934年3月初版）

戴望舒

雨 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寻梦者

梦会开出花来的，
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
去求无价的珍宝吧。

在青色的大海里，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

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乐 园 鸟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渴的时候也饮露，
饥的时候也饮露，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神仙的佳肴呢，
还是为了对于天的乡思？

是从乐园里来的呢，
还是到乐园里去的？
华羽的乐园鸟，
在茫茫的青空中
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的喧嚣，

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它的声音是低微的，
但是它的话是很长，很长，
很多，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
它的话是古旧的，老是讲着同样的故事，
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是唱着同样的曲子，
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
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太息。

它的拜访是没有任何一定的，
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
甚至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
人们会说它没有礼貌，
但是我们是老朋友。

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
但是我是永远不讨厌它，
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陈梦家

再 看 见 你

再看见你。十一月的流星
掉下来，有人指着天叹息；
但那星自己只等着命运，
不想到下一刻的安排
这不可捉摸轻快的根由。
尽光明在最后一闪里带着
骄傲飞奔，不去问消逝
在那一个灭亡，不可再现的
时候。有着信心梦想
那一刻解脱的放纵，光荣
只在心上发亮，不去知道

自己变了沙石，这死亡
启示生命变异的开端，——
谁说一刹那不就是永久！

我看了流星，我再看你，
像又是一闪飞光掠过我的心，
瞧见我自己那些不再的日子：
那些日子从我看见了 you，
不论是雨天是黑夜
我念着你的名字，有着生，
有着春光一道的暖流
淌过我的心。那些日子
我看见你，我只看着
看着你在我面前，我不做声。
我有过许多夜徘徊在那条街上
望着你住的门墙，一线光，
我想那里一定有你；我太息
透不进你的窗棂。只有门前
那盏脆弱的灯好像等着，企望
那不能出现的光明！更惨的
那一声低的雁子叫过
黑的天顶，只剩下我
站立在桥下。那些日子
我又踟躅在大海的边岸，
直流泪，上帝知道我；
海水对我骄傲，那雄壮

我没有，我没有；我只不敢
再看见青天，横流的海，
影子跟着我走回我的家。

这些我全不忘记，我记得
清楚，像就在眼前的一刻——
那时候我愿望
是一支小草，露珠是我的天堂；
但你另留下一个恍惚，
踟蹰的踪迹，我要追寻，
我不能埋怨天，我等着
等着你再来，再来一次。
就算是你的眼泪，你的恨。
可是到了秋天，我才看见
一个光明再跳上我的枯梢
雪亮，你的纯洁没有变更。
我听到落叶和你一阵
走近我的身边敲我的门：
你再要一次的投生。

我本来等着冬来冻死，
贪爱一个永远的沉默；
这一回我不能再想，
我听到春天的芽
拨开坚实的泥，摸索着
细小细小的声音，低低地
“再看见你——再看见你！”

何其芳

预 言

这一个月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疲劳的奔波，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一个秋天拾来的落叶，
听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将火光一样沉郁又高扬，
火光一样将我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身上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样交缠着，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知道每一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1931 年秋天，北平

古 城

有客从塞外归来，
说长城像一大队奔马
正当举颈怒号时变成石头了。
(受了谁的魔法，谁的诅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单于的灵魂已安睡在胡沙里，
远戍的白骨也没有怨嗟……

但长城拦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风

吹来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树木摇落，
摇落浪游人的心。

深夜踏过白石桥
去摸太液池边的白石碑。
以后逢人便问人字柳
到底在哪儿呢，无人理会。
悲这是故国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有一座高楼，
在危阑上凭倚……

坠下地了
黄色的槐花，伤感的泪。
邯郸逆旅的枕头上
一个幽暗的短梦
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
听惊怯的梦的门户远闭，
留下长长的冷夜凝结在地壳上。
地壳早已僵死了，
仅存几条微颤的动脉，
问或，远远的铁轨的震动。

逃呵，逃到更荒凉的城中，
黄昏上废圯的城堞远望，

更加局促于这北方的天地。
说是平地里一声雷响，
泰山：缠上云雾间的十八盘
也像是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
(受了谁的诅咒，谁的魔法！)
望不见落日里黄河的船帆，
望不见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狭小又逃回
这古城。风又吹湖冰成水。
长夏里古柏树下
又有人围着桌子喝茶。

4月14日

卞之琳

断 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白 螺 壳

空灵的白螺壳，你，
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掌心里波涛汹涌，
我感叹你的神工，
你的慧心啊，大海，
你细到可以穿珠！
我也不禁要惊呼：
“你这个洁癖啊，唉！”

请看这一湖烟雨
水一样把我浸透，
像浸透一片鸟羽。
我仿佛一所小楼，
风穿过，柳絮穿过，
燕子穿过像穿梭，
楼中也许有珍本，

书页给银鱼穿织，
从爱字通到哀字——
出脱空华不就成了！

玲珑吗，白螺壳，我？
大海送我到海滩，
万一落到人掌握，
愿得原始人喜欢：
换一只山羊还差
三十分之二十八；
倒是值一只蟠桃。
怕叫多思者想起：
空灵的白螺壳，你
卷起了我的愁潮——

我梦见你的阑珊：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黄色还诸小鸡雏，
青色还诸小碧梧，
玫瑰色还诸玫瑰，
可是你回顾道旁，
柔嫩的蔷薇刺上
还挂着你的宿泪。

尺 八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尺八乃成了三岛的花草。
(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
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
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

6月19日

艾 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檐头的写着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研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
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

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当我经了长长的飘泊回到故土时，
在山腰里，田野上，
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这，这是为你，静静的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1933 . 1 . 14，雪朝。

(选自《大堰河》，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9 年 8 月初版)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二卷

戏剧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夏 衍

上海屋檐下

- 人 物 林志成——三十六岁。
杨彩玉——其妻，三十二岁。
匡 复——彩玉的前夫，三十四岁。
葆 珍——其女，十二岁。
黄家楣——亭子间房客，二十八岁。
桂 芬——其妻，二十四岁。
黄 父——五十八岁。
施小宝——前楼房客，二十七八岁。
小天津——她的情夫，三十岁左右。
赵振宇——灶披间房客，四十八岁。
其 妻——四十二岁。

阿 香——其女，五岁。

阿 牛——其子，十三岁。

李陵碑——阁楼房客，五十四岁。

其 他——换旧货者，卖菜者，包饭作伙计等。

布 景 三幕同一场所。

时 间 一九三七年四月，黄梅时节的一日间。

第一幕

〔上海东区习见的“弄堂房子”，横断面。右侧是开着的后门，从这儿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接着是灶披间，前面是自来水龙头，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窗开着，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庇，这样，下雨的日子女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蒸架……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灶披间向左，是上楼去的扶梯，勾配很急，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楼梯的平台，靠右是进亭子间的房门，平台上斜挂着一张五支光的电灯，灯罩已经破了一半。平台向左，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楼梯左侧，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后间”，不开灯的时候，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的东西。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客堂间”，狭长的玻璃窗平门。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门的一半，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庇，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小煤炉、板桌等等。这

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振宇的房间，透过窗和门，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窗口是一张八仙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门内里方的壁上是壁橱、筷笼等等，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锅子、食具……。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她不开“火仓”，午饭夜饭都吃包饭。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常常酗酒，有一点变态，因为他老是爱哼《李陵碑》里面的“盼娇儿，不由人……”的词句，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当作了他的名字。

〔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陈设比较整齐，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的一口玻璃书橱看来，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动笔头”的知识阶级。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午八点以前，天在下雨，室内很暗，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盏，葆珍独自向着桌子，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书本，嘴里低声地唱着。

〔后门口，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门边买小菜，阿香挤在身边。赵振宇戴着眼镜，热心地在看报，阿牛收拾着书包，预备去上学。

〔弄堂前后卖物与喧闹之声不绝。

葆珍 (唱着)“……可是我问你：贩来一匹布，赚得几毛几？……(调子不对，重新唱过)……可是我问你：贩来一匹布，赚得几毛几？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立刻变成枪弹子……”

杨彩玉 葆珍！时候不早啦！

葆珍 (撇一撇嘴，不理睬)“……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立刻变成枪弹子，一颗颗，一颗颗，……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

杨彩玉 跟你说，时候不早啦！

葆珍 我还没有唱会呐，今天放了学，要去教人的。……

杨彩玉 自己不会，还教人？(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衣服脱了也不好好地挂起来，往床上一扔，十二岁啦，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还想教别人，做什么“小先生”！

葆珍 (将书本收拾)这件要洗啦！

杨彩玉 洗，你倒很方便，这样的下雨天，洗了也不会干。

(将衣服挂起)

葆 珍 (跑过去很快地除下来，往洗了脸的脸水中一扔) 穿不干净的衣服，不卫生！

杨彩玉 (又好笑又生气) 我不知道，要你说！(端了面盆到天井里去)

葆 珍 (收拾了书包) 阿牛！(拎了书包往灶披间走)

赵 妻 (声) 卖就卖，不卖拉倒！(狠狠地提着菜篮进来)
〔卖菜的手里数着铜板，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拼命地说。〕

卖菜的 照你说，两个半铜板一两，也差三个铜板呐，连篮一斤二两，除了七两的篮，十一两，二百七十五……

赵 妻 谁说七两？(将篮里的茭白猛地覆在地上，用秤秤着空篮) 我说八两半……

卖菜的 (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 喂喂，喂，你瞧……

赵 妻 (做了一做秤的样子，就算数了，向里面走) 卖就卖，不卖拿去！

卖菜的 好啦好啦，添两个铜板……

赵 妻 (回身摸袋，故意迟疑，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当卖菜的挑起筲正要走的时候，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筲里面拿了一支茭白) 添一支！

卖菜的 (情急) 这怎么行？……

〔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

赵 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回头来自言自语地) 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不起了！

卖菜的 (声) 喂喂……(推了几下门，也只得罢了，拖长了

嗓子) 喂……茭白喽白菜——

〔赵振宇望妻子看了一眼,露出微笑,很快地又将眼光移向报纸上。

葆珍 (大声地) 阿牛, 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

阿牛 (从灶披间伸出头来) 不准你叫, 你得叫我赵琛!

葆珍 (故意地) 偏叫, 阿牛, 阿牛, 牛——

阿牛 你真的叫?

葆珍 你不是属牛吗?

阿牛 那我也叫! 叫你阿拖, 拖油……

葆珍 (急了) 赵琛!

阿牛 哈哈……(回进去拿书包)

〔杨彩玉正提了菜篮出来,葆珍撅起了小嘴,对她母亲瞪了一眼。

杨彩玉 什么? 你——

葆珍 (指着阿牛) 阿牛, 他又说啦, 叫我——

杨彩玉 (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低声而有力地) 别理他, 去念书吧! 点心钱拿了没有?

〔葆珍摇头, 杨彩玉回去拿钱给她。

〔此时林志成从前面推门进来,板着面孔,好像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一声不发,把弹簧锁的钥匙往袋子里一塞,从桌上拿起一杯开水,吞也似地喝了,胡乱地往床上一躺。

杨彩玉 (有点讶异) 什么, 你不舒服?

〔林志成不语。

杨彩玉 衣服也不换……(将挂了的寝衣除了给他)

〔林志成仍不理。

杨彩玉 （生气了）怎么的？你这人，老是跟我寻气，我又不是你的出气洞！

〔林志成看见杨彩玉生气了，便挣起半个身子来，预备换衣服，欲言又止。

〔杨彩玉不理睬他，提了菜篮和葆珍一同出去，随手将从客堂到后间的门带上。林志成换了衣服，纳头便睡。

阿 牛 （看见葆珍去上学，喊）等一等，林葆珍！（回头对他母亲）妈，五个铜板买铅笔。

赵 妻 没有！

阿 牛 先生说要！

赵 妻 先生说要，我说不要！

〔赵振宇笑着从袋子里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交给阿牛。

阿 牛 （对葆珍）后面的两句，我还会唱……

葆 珍 后面的？……（带着调子）“一颗颗，一颗颗……”

阿 牛 唔，你再唱一遍……

〔二人欲下。

杨彩玉 （从后面）葆珍！放了学就回来，在外面乱跑，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

葆 珍 （表示不快）什么爸爸爸爸……（下）

〔桂芬买了小菜回来，与杨彩玉遇个正着，赵妻悄悄地对杨彩玉望了一眼。

杨彩玉 （为着掩饰，对桂芬）喔，你早啊！（出门去）

赵 妻 （很快地对桂芬）听见吗？

桂 芬 什么？

赵 妻 (用嘴望门外一撇低声地)说起了她爸,葆珍就生气,嘟起了嘴。(模仿着)“什么爸爸爸爸”,唔,现在时势变了,小孩儿人事懂得早,一点儿事情也瞒不过啦!

桂 芬 (微笑)十二三岁啦怎么还不懂!(在水斗边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来)

赵 妻 (向客堂间方面听了一下,低声)可是听说姓林的跟她妈结婚,她还很小呐。

桂 芬 照理说,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错,我正在说呐,这样的晚爷,总算很少啦。

赵 妻 (抢着)可不是,我们搬到这儿来快一年啦,从来也没有听见打过骂过她,有时候,姓林的跟她妈妈寻事,发脾气,可是一看见她,就会什么话也没有啦。

桂 芬 唔,这是天性吧,不是自己生的,总有点儿两样。况且,她的同伴们又爱跟她开玩笑,什么拖油瓶……(笑)小孩儿总是好胜的。

赵 妻 (停了一停)你还不知道呐,她跟我们阿牛讲话,讲到姓林的事,总是林伯伯,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

桂 芬 那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赵 妻 哪止认识,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朋友呐,听说。

桂 芬 喔,那为什么……

[突然,天上骤雨一般地落下一阵大点子的雨来。

赵 妻 啁,做黄梅真讨厌,又潮又闷,人也闷死啦!

- 桂 芬 唔，接连的下雨，橡皮套鞋也漏啦！
- 赵 妻 （看见桂芬在洗鱼和肉）喔，今天买了这许多？
〔亭子楼上黄父高声地咳嗽。〕
- 桂 芬 （强笑着）乡下的爸爸来啦，总得买一点！
- 赵 妻 喔，我倒忘记啦！——上海没来过吧。（剥着茭白）
- 桂 芬 嗯，本来，去年秋天打算来的——
- 赵 妻 喔，（想起了似的）来看看新添的孙儿，对吗？
- 桂 芬 （勉强地笑着）他，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
- 赵 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三公司，大马路，都陪他去玩过啦？
- 桂 芬 差不多，初到上海，总得这一套。
- 赵 妻 昨天晚上回来很晚啦，你们黄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
- 桂 芬 不，就在这儿近处，上“东海”去看了影戏。（自发地笑了）可是花了钱，他倒不爱看，说，人的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看到有点儿懂的时候，便又卜的跳过去啦。
- 赵 妻 （同意她）电影儿我也不爱看，一闪一闪的把头也弄晕啦，老年人总是爱看大戏的，陪他去看一本《火烧红莲寺》吧。去年年底，我的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喔，真好极啦，行头又好，布景又新，电灯一黑，台上的什么都变啦。真的，让他看了回乡下去，（笑）也许，几天几晚也讲不完呢。
- 桂 芬 噯，家楣也是这么说。
- 赵 妻 在上海还得住几天吧？
- 桂 芬 （俯下眼睛）说不定，总还有几天吧。

- 赵 妻 好福气！儿子在上海成了家，添了孙儿。……
- 桂 芬 可是……要是家楣有事情做，……（往亭子间望了一眼，低声地）……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啊，在他老人家看来，像我们这样的生活也许很失望吧。种田人家好容易地把一个儿子培植起来，读到大学毕业，乡下人的眼界都是很小的，他们都在说，家楣在上海发了财，做了什么大事情呐，可是……（不禁有点儿黯然）到上海来一看，一家大小只住了一个亭子间！……（洗好了菜，站起来）
- 赵 妻 你们黄先生在乡下还有兄弟吗？
- 桂 芬 那倒好啦，还不是只有他一个。
- 赵 妻 （只能劝慰她）可是，你们黄先生有志气，将来总会……
- 桂 芬 （接上去）有志气有什么用，上海这个鬼地方，没志气的反而过得去；他，偏是那副坏脾气，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
- 赵振宇 （放下报纸，一手除眼镜，用手背擦一擦眼睛）不，不，随便将就，才是坏脾气，社会坏，就是人坏，好人，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大家都跟你们黄先生一样的不随便，不马虎……
- 桂 芬 （要走了）不随便，就只配住亭子间，对吗？
- 赵振宇 不，不，不是这么说，做人但求问心无愧，譬如说……
- 赵 妻 （狠狠地）别再譬如说啦！再不去，又会脱班啦，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还要扣薪水……

赵振宇 没有的事，此刻八点差一刻，到学校里四分半钟就够啦。（回头对桂芬，诚恳地）譬如说……（一看，见桂芬已经上楼去了）

赵 妻 （带着冷笑）人家爱听你的话吗？这样的话，到课堂里去讲吧，骗骗小孩儿……

赵振宇 （坦然）听不听是人家的事，讲不讲却是我的事啊！我，我……

赵 妻 得啦，得啦，走吧，过一会儿姓林的走过来，话又会讲不完啦，海阔天空的……

赵振宇 （望着客堂间）这几天他又做夜班吗？

赵 妻 做日班做夜班，跟你有什么相干？
〔门外卖糍米饭的声音。

阿 香 （对她妈）妈，吃糍米饭！

赵 妻 （摸了一摸袋，大概没有钱了，便转换口气）不是才吃过稀饭吗？

阿 香 嗯！我要——

赵 妻 （狠狠地）你爸爸还没有发财呐！

〔阿香羡慕地望着门外。

〔前楼施小宝方才起来，室内很暗，伸了一个懒腰，把窗帷扯开，室内方才明亮，点了一支烟，开窗，望着窗外的雨，皱眉装了一个苦脸，拿了热水瓶，懒懒地下楼来，走到亭子间的平台上的时候向亭子间门缝里望了一眼，好像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抿着嘴自笑。

〔她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摩登少妇，很时髦地烫着头

发，睡眼惺忪，残脂未褪。艳红色的印花旗袍，领口的两个钮扣摊着，拖着拖鞋，并不很美，但是眉目间自有风情，婀娜地走着。

〔走到灶披间门口。随手将尚余大半截的纸烟一掷，赵妻听见她下来，用憎恶的眼光对她望了一眼，故意地避开视线，用力地扇煤炉，白烟直冲上去。〕

施小宝 (对赵妻看了一眼) 喔，你们多早啊！（打一个伸欠）又是下雨，听着滴滴答答的声音，就睡着不想起来啦！……（伸欠）

赵 妻 (有恶意地) 你福气好啊！

施小宝 (对她一笑) 喔，赵先生今天不上课？

〔赵振宇热心地看报。〕

施小宝 (有点儿意外) 怎么的，今天，往常人家不跟你讲话，你偏有说有笑，今天跟你说，你偏不理。

赵振宇 (连忙放下报) 啊啊，你啊，瞧，报上说……

施小宝 (将热水瓶中的残水随手一倒) 报上说什么？

〔水溅在赵妻的身上，赵妻虎虎地瞪了她一眼。〕

施小宝 啊，对不住！（悠然地开了后门，出去泡水了）

〔林志成辗转不能入睡，坐起来。〕

赵振宇 (看着他妻子的一副忿忿的神气，禁不住) 哈哈！……

赵 妻 (突然回转身来) 笑什么？

赵振宇 为什么老是跟她过不去呢？住在一个屋子里面，见了面就吵嘴，像个什么样儿！……

赵 妻 那副怪样子我就看不惯，野鸡不像野鸡，妖形怪状，男人不在家，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个个地带到家里来。

.....

〔亭子楼上黄家楣猛烈地咳嗽着，从窗口扑出上半身来。苍白瘦削而带忧郁表情，用手挥着下面冲上去的煤烟，把窗关上。小孩哭声。〕

赵振宇 喂，这跟你又有什么相干呐，况且这也不能怪她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也是为着生活啊，男人搭了大轮船全世界的漂，今天日本，明天南洋，后天又是美国，一年不能回来三两次，没有家产，没有本领，赚不得钱，你要她三贞五烈，这不是太，.....太.....

赵 妻 讲道理到耶稣堂里去！什么事情，都要讲出一大篇的道理来，可是我看你也只强了一张嘴，你有才学，你能赚钱吗？哼！我跟她过不去，和你有什么相干？我跟别人讲话，不要你插进来！.....

赵振宇 什么？我.....笑话.....（指手画脚地走到他妻子前面，还要发议论的时候——）

〔门外卖方糕的叫卖声，阿香奔回来，打断了他的话。〕

阿 香 妈，买方糕！

赵 妻 吃不饱的，刚才.....

〔施小宝泡了开水回来，在门口，一手推开了门。〕

施小宝 （对门外）方糕，喂！（付钱买了几块，回头来看见了阿香的神气，又对卖糕的）喂！再给一块！（对阿香）来，来！

〔阿香走过去拿。〕

赵 妻 （大声地）不准拿。

施小宝 (笑着) 这有什么关系呐, 小孩儿总是爱吃的。

赵 妻 不准拿! 跟你说!

〔阿香望着母亲, 还是把手伸出来。〕

施小宝 不要紧, 你吃好啦!

赵 妻 (一把将阿香扯开) 不争气的小鬼! 你没有吃过方糕吗? (怒容满面地望着施小宝)

施小宝 (耸一耸眉毛) 噫唷!

赵 妻 噫唷什么?

施小宝 小孩儿的事, 认什么真!

赵 妻 孩子是我的, 你不要认真, 我偏要认真! 跟你说, 咱们穷是穷, 可是不清不白的钱买的东西, 是不准小孩儿吃的!

施小宝 (也生气了) 什么, 你说谁的钱不清白?

赵 妻 (冷笑) 还问我呐?

施小宝 喂, 你这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啊! 连好歹也不知道, 人家好心好意的——

赵 妻 (吐出来一般地说) 用不着你的好心好意。

施小宝 用不着就算啦! (笑着) 不讲理的—— (往楼上走) 蠢东西!

赵 妻 (赶上一步) 蠢东西骂谁?

施小宝 (从楼梯上回头来做一个轻蔑的表情, 但是依旧带着笑) 骂你! (飘然上去)

〔赵妻正要再讲的时候, 楼上黄家楣的父亲抱着两岁的小孩子下来了, 桂芬手里拿着要洗的衣服跟在后面, 赵妻只得吐了一口唾沫。〕

赵 妻 不要脸的！

〔黄父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褪了色的蓝粗布衫，系着作裙，须发已经有几根花白，得意地抱着孙儿，好像走不惯这狭斜的楼梯，一步步当心地下来。〕

桂 芬 （用好奇的眼光望了一眼施小宝，对她公公高声地说）在弄堂里走一走，别让他到弄口去，外面有汽车……

黄 父 （殷勤地和赵振宇招呼，指着小孩）他要我抱到街上去，哈哈，上海地方走不开，要是在乡下……

赵振宇 （接上去）老先生，上海比乡下好玩吗？

黄 父 （答非所问）前几天还怕陌生，一会儿就熟啦！瞧，尽是要我抱，嘿！

赵振宇 （不懂似的）喂？

桂 芬 （对赵振宇）他耳朵不方便，还没听见呐！

赵振宇 （点头，大声地）老先生，上海比乡下好玩吗？

黄 父 乡下？喂喂，还要住几天，阿楣和她（指着桂芬）不放我走。好在蚕事已经过啦，自己家里不做丝，卖了茧子，就没有事啦！……

赵振宇 唔，倒是很好玩，（对桂芬）你们怎么跟他讲啦？一点儿也听不见吗？

桂 芬 （笑着）大声的喊，或者跟他做手势！

〔黄父抱着小孩推门走出，阿香趁着机会跟着也去。〕

桂 芬 （赶上去）喂，（大声地）别买东西给他吃！肚子要吃坏的。（回身进来自言自语）欢喜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吃，讲又讲不清。（对赵妻）可是，耳朵不便也

有不便的好处啊！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他，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家楣没有事情做呐，跟他说，学校里在考试，这几天不上课，反正他又不懂得……

赵振宇 跟他说在教书？唔，我们是同行。

桂 芬 (寂寞地笑着)家楣跟他说，在青年会办的夜学校里教书，他相信得什么似的。前天咱们坐电车从青年会门口经过，他就大声地嚷起来，“啊！这就是阿楣的学校。”好像整座的大洋房全是他自己的一样，把全车的人都引笑啦！（洗衣服）

赵振宇 哈哈，这看法倒不错，大洋房全是我的！哈……
〔太阳忽然一亮，林志成踱来踱去，把平门推开。

赵 妻 (听见他的声音，很快地)时候到啦，还不快去干吗？姓林的起来啦，过一会走到这儿来，又会讲得不能动身的。

赵振宇 不要紧。

赵 妻 什么叫不要紧啊！快，他已经起来啦。

赵振宇 怕什么，他又不是老虎，此刻又不会向你要房钱。

赵 妻 我就不爱看他那副样子，冷冰冰的好像欠了他的多，还了他的少，跟他打招呼，老是喉咙口转气，“唔”，连小孩子也怕他，（征求桂芬同意般地）对吗？
〔桂芬点头。

赵振宇 (有得意之色)可是，他偏跟我谈得来，见了我就……

赵 妻 (抢着忿忿地)我听了就讨厌，海阔天空的，自个儿的事情管不了，还讲什么国家，社……社，社会，

(对桂芬) 这些鬼话，我学也学不会！

〔桂芬微笑。

施小宝 (走到楼梯边，低声地) 黄先生！黄先生！

黄家楣 (从亭子间出来) 什么事？(有点窘态)

〔二人走近。

黄家楣 我……这几天……你的钱……

施小宝 (嫣然一笑) 不，别这样说，这点钱算得什么，……
喂，黄先生，给我做件事情……

黄家楣 什么？

〔桂芬倾听。

施小宝 (从袋里拿出一封信来) 请您念给我听一听！

黄家楣 (看了信) 这是你，……你老太爷寄来的，唔，……
他说家里都好……

施小宝 (不等他念完，接着) 可是，要钱用？对吗？

黄家楣 唔，……大风把墙吹倒啦，所以要……

施小宝 反正是这么回事，黄先生，别念啦，你只告诉我，他要几块？

黄家楣 ……唔，顶少要十五块。还有……

施小宝 (一下就把信拿回去) 哼，又是十五块，他女儿发了财，在做太太！……(要走了)

黄家楣 喔，我的那五块，月底……

施小宝 (做一个媚眼) 你——就太认真啦，这算得什么？
(笑) 世界上像你这样老实的男人就太少啦！(用染着紫红蔻丹的手指轻佻地在他下巴上一触，飘然地走了)

〔黄家楣有点窘,用手摸了摸被触的地方,慢慢地回亭子间去。〕

林志成 (走到自来水龙头边去漱口,嘴里叽咕地) 买什么小菜,还不回来!

赵振宇 (笑容满面) 早,做夜班?

林志成 (没有一点笑意) 唔……

赵振宇 (也像自言自语) 很忙吧,今年纱厂生意好……

林志成 哼!生意好坏,我们反正是一样。生意清,天天愁关厂,愁裁人;好容易生意好起来,又是这么一天三班,全夜工,不管人死活,反正有的是做不死的牛!——

赵振宇 可是,生意好总比生意坏好一点吧!譬如说,……

林志成 没有的事,现在厂里不分日夜地赶工,货已经订到明年的三月份了。我们的大老板,历年不景气,亏空了千把万,现在,一年就统统还清啦。现在一共五个厂,每天平均要赚三万五千块,一个月,三十五,三三见九,一个月就是一百多万,那一年不是一千二百万吗?吃苦的就是我们,工人过不下去,还可以摇班,可是当职员,就连这一点权利也没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就买去了你这么个能算能写又能替他打人骂人的管理员……

赵振宇 唔,每天三万五,每年一千二百万,来这么十年,那不是一亿二千万……

林志成 别的不说,单讲我发工钱,每半个月就是几千块,花花绿绿的纸,在我这手里经过的也够多啦。别人看,

以为发工钱是一个好缺份；可是我，就看不惯那一套，做事凭良心，就得吃赔账。今天就为我少扣了三毛五分钱的存工，就给那工务课长训斥了一顿。哼，训斥，他比我后二年进厂，因为会巴结，会讨好，就当了课长啦。天下的事，有理可以讲吗？（不胜愤慨）

赵振宇（点点头）唔，吃一行怨一行，这是古话。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像您这样的能够在一个厂里做上这么五六年，总已经算不错啦，像我们这样的生活，比上固然不足，可是比下还是有余……（指着报上的记事）上海有千千万万的人没饭吃，和他们比一下……

林志成（不等他说完）不对，我以为，上就上，下就下，最不行的就像我们一样。有钱，住洋房，坐汽车，当然好喽；没有钱，索性像那阁楼上的“李陵碑”一样，倒也干脆，有得吃，吃一顿，没得吃，束束裤带上阁楼去睡觉。不用面子，不要虚名，没有老婆儿女，也没有什么交际应酬。衣服破啦，化三个子儿叫缝穷的缝一缝，跟我们一样的在街上走，谁也不会笑他。可是我们，大褂儿上打一个补钉，还能到厂里去吗？妈的“长衫班”，借了债，也得挣场面！〔桂芬悄悄地看了他一眼。〕

赵振宇 可是，也许，从“李陵碑”的眼里看来，以为我们的生活比他好吧！人，反正是永远也不会满意的，不满意就有牢骚，牢骚就要悲观，悲观就伤身体，你

说身体是咱们自己的，我为什么要跟自个儿的身体作对呢？所以我，就是这样想，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那些更不如我的比一比，那心就平下去啦，譬如说……

赵 妻 (从旁插嘴，爆发一般的口吻) 譬如说，譬如说，只有你，没出息，老是望下爬！为什么不跟有钱有势的比一比？

赵振宇 (不去理会她，坐下来，预备长谈了) 譬如说——

赵 妻 别譬如说啦，今天不上课吗？

赵振宇 (好像不听见) 譬如说，我们有机会念书，能够懂得事情，能够这样的看着这个花花世界，有时候随意的发发议论，这也是一种权利啊！(大声地) 哈哈——

林志成 (大不以为然) 唔唔，这样的权利，我可不敢当！

赵振宇 可是，林先生，平心说，社会待我们念书人，已经很不错啦，中国能有多少人能够念书，能够有跟我们一样的……

赵 妻 (冷冷地) 还算不错，哼，那你可以去当叫化啦！

赵振宇 我说，现在全世界上的人，都一样地在受难，各人有各人的苦处，你瞧，这段消息，(将报纸递过去) 我们在马路上看见他们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坐在铁甲车上，满脸的杀气，铁帽子下面的那双有凶光的眼睛，好像要将我们吃下去，可是把那套老虎皮脱下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林志成 (接过报纸来看，悲痛的表情) 什么？……

〔黄家楣推开窗来下望。〕

赵 妻 (以为有什么新奇的消息了) 什么事？

赵振宇 你不懂得！

赵 妻 不懂得才问你啊！

赵振宇 好，那么我讲给你听。(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小学生讲故事的姿态) 报上说，在一个……咱们中国贴邻的国度里，有一个兵，他打过仗，得过勋章，懂吗？胸口挂的勋章……可是退了伍，他就养不活他的老婆和爹娘，在一个晚上，他偷偷地借了一个房间，吞鸦片烟……不，不，(连忙去看了一看报) 吞毒药自杀啦！他在遗书上说，我卖尽了可以卖的东西，现在，只剩这一个父母传给我的身体啦，听说医学校里要买尸首，那么就把我的尸首卖了养家吧！……结果，根据他的遗嘱，把尸首卖了，卖了大洋三十六块，扣去旅馆的房钱一块二毛，他的爸爸淌着眼泪领回了三十四块八毛的遗产！报馆记者在这一新闻上面安上一个标题——标题懂吗？就是题目，《壮士一匹，实价三十四元八毛》！

林志成 (愤愤地) 妈的！(把报纸一掷) 扣他一块二毛的那家伙简直是强盗！

赵振宇 可不是，只是为着钱，为着这一点点钱……(回头故意和他妻子开玩笑) 所以，我见了钱就讨厌！

黄家楣 (悲怆的口吻) 桂芬！

〔桂芬听得出神不应。〕

林志成 哼！……咱们中国，有的是浮尸，尸首也卖不到这

样的价钱！

赵振宇 (又有新的话题了) 喂喂,讲到浮尸,今天报上说……
〔小天津——一个“白相人”风的年青人,推门进来,对大家望了一眼,一直地往楼上去了。赵妻对桂芬用一种轻蔑的表情耳语,态度间有多少的得意。

桂 芬 (睁着好奇的眼) 当真？

赵 妻 (指着自己的眼睛) 我亲自看见的,前晚上鬼鬼祟祟地陪她出去,昨天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昨晚上在这儿,(指指水斗边) 我还看见他向女的要回扣！

桂 芬 (掩口) 丢人的！

林志成 妈的,这世界真是男盗女娼,还不是为了钱,什么丢人的事都可以做！

〔楼上施小宝看见小天津便大声地喊：“滚出去！”大家抬头听。

林志成 有朝一日我有了势力,我一定要(恨恨地)把那些……(正要讲下去的时候——)

赵振宇 (大声地) 啊！(跳起来) 只有三分钟啦！(拿了桌上的书往外就跑)

赵 妻 (怒目瞪着他) 死也改不好的坏脾气！

黄家楣 (从楼上) 桂芬！桂芬！

桂 芬 (抬头) 什么呀？

赵振宇 (猛然地推门进来) 忘了帽子！(奔入屋内,取了帽子胡乱地往头上一套,奔出)

赵 妻 (赶出去,在门口喊) 喂,为什么不换套鞋？……
(望见他一溜烟的去了,只能回转,嘴里咕噜着)

〔桂芬把洗的衣服绞起。〕

林志成 (发牢骚和谈话的对手走了，只能回到自己房里去)
买什么小菜啦，九点钟还不回来！

〔黄家楣走出亭子间往下走，这时候桂芬正揩着手迎上去。〕

黄家楣 来！

桂 芬 什么事，还有几件衣服没洗好呐。
〔赵妻收拾房间，林志成独自打水洗脸。〕

黄家楣 (站在楼梯中间) 忙什么，这样的天气，一会儿就下雨，洗了又不会干。

桂 芬 (望着他) 有什么事？

黄家楣 (稍稍迟疑了一下) 还有吗？

桂 芬 (不懂) 什么？

黄家楣 昨天的—— (下半句咽了下去)

桂 芬 (会意了，低了头) 买了小菜，还剩几毛钱。

黄家楣 那，今天……

桂 芬 (抬起头来望着他) 今天？

黄家楣 (沉默了一刻，另找话题似的装着苦笑) 桂芬！你觉得爸爸……你觉得爸爸对我很失望吧？看他的神气……

桂 芬 为什么？我看不出。

黄家楣 (沉痛地) 为什么？卖了田，卖了地，典了房产，借了榨得出血来的高利钱，把一个儿子培植出来，可是今天……

桂 芬 (拦住他) 你老讲这一套，什么用？你又不曾做过什

么坏事情，又不是偷懒不愿找事情做，这样大的上海找不到一件小事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啦！

黄家楣 (抓着自己的头发，渐渐兴奋) 全是那时候高等小学的姚先生讲坏的，他跟我爸爸说，这孩子是一个天才，学校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高材生，将来一定有成就，让他埋在乡下太可惜啦！可是现在，要是他还活着，我倒要请他来看一看，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咳嗽）

桂 芬 怎么啦，你又是……（顾虑旁人听见，制止他）

黄家楣 (沉默了一下，透了口气，放低声音) 爸爸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要他整天地在亭子间里管小孩，这不是太可怜吗！

桂 芬 我知道，可是——

黄家楣 小孩儿不是还有个锁片吗？（将视线避开桂芬）

桂 芬 (耸一耸眉毛) 上次给你的三块几毛钱，不就是这金锁片换的吗？

黄家楣 唔！（黯然）咪咪很可怜，这一点东西也……

桂 芬 (望了他一眼，不语)

黄家楣 那么，你——（不讲下去）

桂 芬 什么？（望着他）

〔黄家楣俯首不语。〕

桂 芬 (慢慢地) 本来，有钱，是有钱的样子，没钱，是没钱的样子，你爸爸在这儿也不会住得很久吧！……
〔黄家楣不语。〕

桂 芬 (自然流露) 我倒担心着今后呐。这边借三块，那边

借五块，一天天地撑下去，总有一天……

黄家楣（骤然地抬起头来，爆发似的）你以为我永远也不会有事情做吗？……（讲了这一句，又突然止住了，垂头）

桂 芬（狼狈）不，不，我不是这样说，喂，你又是，（改换了央求的口吻）家楣，我说错啦！

〔黄家楣无言地用手抚了一下她的肩膀，转身要上楼去。

〔这时候后门哑然地推开，黄父抱着咪咪进来，似乎很高兴。咪咪一只手拿着一块蛋糕，一只手拿着一串荸荠。阿香反背着手，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两只眼盯着她母亲。

黄 父 哈哈，对啦对啦，是这一家，你很聪明！

黄家楣 爸回来啦！（要迎下去，突然咳嗽起来）

桂 芬 你上去吧，这儿风很大。

赵 妻（望着她女儿的手）什么？谁给你的？……

阿 香（手里也是一串荸荠，嘟着嘴）我说不要，他（指着黄父）一定要给我的。

赵 妻 蠢东西，客气也不懂得！（对黄父正要讲话，一会儿想起，用手势表示感谢之意）

黄 父（大声地）亏得她，上海的屋子全是一个样，一出门就找不到是哪一家啦！哈哈！（走向楼梯）

赵 妻（取过阿香的荸荠，勒下三个）吃一半！（随手提起自己的围身裙，按在阿香的鼻上）哼！

〔阿香用力一哼，发出很响的声音。

- 赵 妻 五岁啦，连鼻涕也不会哼！（带着阿香进房去）
- 黄家楣 （忍住了呛，装着笑，接过咪咪）小东西，尽要老爹抱！（对父）爸爸，上去躺一下吧，今晚上去看大戏，《火烧红莲寺》。
- 〔桂芬望着小孩手里的荸荠。〕
- 黄 父 （听不清，依旧答非所问）唉，不要紧，不要紧，算得什么，乡下的小孩儿一顿就吃这么三十五十个，吃吃，就吃惯啦！哈哈……
- 〔桂芬沉着脸回到水斗边。天上又是一阵骤雨，她只能退了一步站在灶披间门口，黄家楣用手帕按着嘴也走出亭子间来，好像为着不使他父亲看见一般地猛烈地咳嗽，桂芬耸着耳听。〕
- 赵 妻 （忠告似的）你们黄先生的毛病得去请先生看一看啊！清早咳得很厉害！
- 桂 芬 可是他……
- 赵 妻 噢，说起来，我倒有个好单方，已经治好了许多人啦，五月端午的正午时，用七七四十九个大蒜头，四眼不见……
- 〔突然施小宝的房内好像推倒了什么东西似的发出了怪响的声音，赵妻、桂芬、林志成一起抬头听，接着，小天津若无其事地嘴里吹着口哨，——大约是跳舞场里流行的歌曲吧，——施小宝虎虎地跟出来，嘴里一路喊。〕
- 施小宝 我不去，不去，偏不去！
- 〔小天津在楼梯上站住，回头望着她，尽吹口哨，不

语。

施小宝 (走到平台上) 你去跟他说，我一点儿也没有错。要我跟他赔罪！休想！我打他是应该的，哼！他才不漂亮，请吃了一顿饭，就打别人的主意！跟他说，Johnie 快回来啦，有话跟他去讲！（回身欲走）〔小天津用下巴招她下来。

施小宝 (走下几档) 什么？（竖起了眉毛）

小天津 (随手将一根楼梯上的扶手档子攀过来，轻轻地一折两段，悠然地丢掉，拂去手上的木屑，然后冷冷地对施小宝) 你总还要在上海滩上走路吧，不听我的话，你的腿，总不比这木头还硬吧！（重新吹着口哨，在许多眼光凝视中下楼，悠然地开门而去）

〔赵妻很快地跟出去张望了一下，用力地将门关上。

施小宝 (有点儿悚然，但在众人面前，不能不硬挺几句) 狗东西！强盗！（回身上楼去，倒在床上）

林志成 (听见争执，从客堂间里赶出来，直望着小天津走了之后，走到楼梯边来拾起折断了的扶手档，忿忿地) 瞎了眼的，全租了些好房客！〔林志成正要回身转去的时候，后门有人敲门，赵妻不敢去开，望着林志成。林志成没办法地壮一壮胆，上去扯开门。叩门的是一个须发蓬松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不称身的西装，肩上已经湿透了，他有一双善良而眼梢细长的眼睛，高耸的鼻子，但是态度可以看出他此刻正在一个饱经苦难而身心俱惫的状态之下，他就是杨彩玉的前夫，林志成的好友，葆珍的父亲——匡

复。

匡 复 请问，这儿有一位姓林……（看见林志成，仔细地认了一下）啊，你就是志成！我真找遍啦！

林志成 （太意外了，使他睁着充血的眼睛，倒退了两步）你……你……

匡 复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

林志成 （细细地看了之后，面色变了）啊，复生！什么……

匡 复 （热烈地伸手过去）啊，我变啦，要是在街上碰到，怕再也不会认识我吧！（苦笑）

林志成 （哑然如遭电击，不知所措）啊！——

匡 复 （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志成！

林志成 （一瞬间爆发出遇见了旧友时的感情）复生！你回来了！你！（差不多抱住了他，但是一瞬间后，面色又惨变了）

匡 复 （举首四望了一下，看见赵妻等睁眼望着他，向桂芬和赵妻叮咛地招呼，对林志成）这全是你的家吗？

……

林志成 （如梦初醒）啊，不，不，里面坐，里面坐！（陪着匡复到客堂间去）

〔赵妻等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林随手将门关上。〕

匡 复 （边走边说）这一带全变啦，无轨电车也通啦，屋子大半也拆造过啦。在七八年前我在这一带住的时候

……

〔林志成失神似的望着他。〕

匡 复 什么，志成，你看我的样子……

林志成 (掩饰内心混乱) 唔唔，坐，坐，你抽烟吗？(从抽斗里找香烟)

匡 复 什么，你忘了我不抽烟吗？

林志成 噢噢，那么，……(拿起热水瓶，倒开水，但是他简直不感到瓶里已经没有水了，所以空做着倒水的姿势) 喝杯开水！(手抖着)

匡 复 (望着他的手，对于他的那种张皇失措的神情开始吃惊) 什么，志成，我来得太突兀，你觉得很奇怪吧？你，你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林志成 (愈加狼狈) 不，不……

匡 复 那么，老朋友，为什么不替我的恢复自由高兴呢？我们分手之后，连我进去之前的一年半计算在内，已经整整的十年啦！

林志成 唔唔，复生，我，我，很高兴，可是，这，这不是做梦吧！

匡 复 (笑着) 不，你捏我的手，这不是梦，这是现实！
〔林志成握着他的手，对他望了一眼，又垂头不语。〕

匡 复 (感慨) 我在那鸽子笼里梦想了八年的事，今天居然实现了。我每逢放风的时候，吸着一口新鲜的空气，吹着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我就很快地想到你，志成，期满了之后，第一就要找到你，见了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彩玉，我的葆珍！志成，她们，她们……

林志成 (眼睛里露出恐怖的光) 她们，唔，她们……

匡 复 她们好吗？她们……(紧握着林志成) 喔，志成，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这几年，她们怎样

过的，告诉我！……

〔林志成不语。

匡 复 她们好吗？志成，你说……

林志成 （塞住了喉咙）她们……（苦痛）

匡 复 （吃惊）什么？她们怎么样？

〔林志成仍旧不语。

匡 复 （站起来）志成，你告诉我，她们怎样了？她们……
你用不着瞒住我，她们已经——（悲怆地）

林志成 不，不，她们很好，……过一会儿……

匡 复 （透了一口气）喔，她们很好吗？志成！要是没有你这个朋友，她们也许已经死掉，也许已经流浪在街头，我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可怕的梦，梦见彩玉带了葆珍，乞丐一样地在街头要饭，啊……

〔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阿香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来窃听。赵妻正在小风炉上炒菜，看见阿香跑去窃听，立即赶过去一把扯开她，用拳头威胁她，阿香没法地走开。但是赵妻听见匡复讲到彩玉这两个字，便立定了脚，不自禁地也以和阿香同样的姿势，从门缝里偷听。阿香站在楼梯边望着她母亲，嘟起了嘴，瞪着。

〔匡复的话未完，突然的前门叩门声，林志成狼狈，站起来，不去开，好容易下定决心。

林志成 （对匡复）她……（还要说下去）

〔内声：（从门外）“老板娘，洋瓶申报纸有吗？”

林志成 （紧张消失了，怒烘烘地）没有！

〔内声：（习惯的口吻）“阿有啥烂铜烂铁，旧衣裳，旧皮鞋换啲？”喊着去了。〕

匡 复 （被他打断了话头，拿起杯子，看见没有水，又放下。这时候才将室内看了一遍，当他的视线射到挂着的一件女人的旗袍的时候）噢，志成，（强作精神）我还不知道，你已经结了婚吗？

林志成 （痛苦愈甚）唔……

匡 复 几年啦，你太太呢？

〔林志成不语。〕

匡 复 为什么？在里面觉得日子过得很慢，可是想一想，时间还是很快的，在学校里面闹饭厅的老对手，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啦！（感慨系之，停了一下）志成，你今年是三十……五？

林志成 （终于忍不住了，突然地站起来）复生！这几年，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封信？写一封平安信，总不该是不可能吧！

匡 复 什么？

林志成 从你在龙华的时候带了那封信给我之后，……就一个字也没有……那时候，案子又是那么严重！

匡 复 朋友，对不住，我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世界，寄信给你，也许会对你不方便……

林志成 （用一种差不多要哭的声音）可是，可是，复生！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就使我犯了罪，犯了一种没有面目见朋友的罪啦！复生，请你唾骂我，我卑劣，我对不住你……

匡 复 (惊住) 什么? 你说——

林志成 我不是人, 我没有面目见你, 我…… (双手抱住了头)

匡 复 什么事? 志成, 我一点也不懂, 你说……你说……

林志成 复生!

匡 复 什么?

林志成 我—— (停止)

匡 复 什么啊? 你说。

林志成 我跟彩玉——

〔匡复一怔。

林志成 (咬紧牙根) 我跟彩玉同居了!

匡 复 (混乱, 但是无意识地) 嗯—— (颓然坐下, 学语似的) 同——居——了!

桂 芬 (大声地) 啊哟, 赵师母! 你的菜炒焦啦!

〔赵妻狼狈地跑回。桂芬拿了洗好的衣服之类上楼去。

林志成 (低声而有力地) 自从我接到你从龙华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信, 我就去找彩玉, 跟你想象的一样, 那时候, 她们潦倒在一家阁楼上, 你家里的一切, 差不多全在你出事的时候给拿去啦。我…… (喘了一口气) 我尽我的力量招呼她们, 可是, 一年, 两年, 得不到你一点儿消息, 跟你同案子的人, 死的死啦, 变的变啦, 足足的等了你三年, (渐兴奋而高声) 简直不知道你死了还是活着…… (很快地改语调) 可是, 不, 不, 这并不能作为我犯罪的辩解, 我犯了罪, 我对

不住你……可是，复生！我是一个人，我有感情，我为着要使她们幸福，我就……

匡 复 （昂扬的声音）要使她们幸福？……（好不容易才制止了自己的感情混乱）唔，……等一等，我……让我想一想……

林志成 现在想起来，使我苦痛的原因，还是为了一点不值钱的所谓的义气，我要帮助朋友，帮助朋友的家属。每次看见葆珍的时候，我总暗暗地想，我一定要保护她，使她能够念书，能够继续你的志向……可是，这就使我犯了罪，我……

匡 复 （失神似的自言自语，好像不曾听见林志成的话）要使她们幸福——

林志成 （多少的有点歇斯底里）我也是男子汉，我也念过书，以前，你将我看作自己的兄弟一样，那么你在患难中的时候，我能做出对不住你的事吗？一两个月之后我感到了危险，我几次三番地打定主意，我要离开，离开这种我平生不曾经历过的危险，我想凑成一笔整数的钱，交给彩玉，那么，我可以不必经常地照顾她们的生活，可是——

匡 复 （好不容易恢复了他的平静）那么彩玉呢？

林志成 也许，她也跟我一样，运命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愈挣扎，愈危险，终于——

匡 复 慢，那么现在……

林志成 （不等他说完）现在？一切不都已经很明白吗？我犯了罪，就等着你的审判。不，在你来审判我之前，良

心早已在拷问着我了，当我些微地感觉到一点幸福，感觉到一点家庭的温暖，这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刑具就紧紧地压住了我的心。现在好啦，你来啦，我供认，我不抵赖，……我在你面前服罪，我等着你的裁判！（一口气地讲完，好像安心似的透了口气，颓然）

匡 复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要知道，现在你和彩玉都幸福吗？

林志成 （反攻似的口吻，但是痛苦地）你说，幸福能建筑在苦痛的心上吗？

匡 复 （黯然）唔——

〔沉默片刻，桂芬拿了一个洋瓶从亭子间出来。〕

黄 父 （声）你别去打酒啊，我不喝，……暖暖……

〔桂芬走到后门口，正值阁楼的住户“李陵碑”回来，臂下夹着几份卖不完的报，已经喝了一点酒，醉醺醺地谁也不理会，嘴里哼着，一径往楼上去。〕

李陵碑 （唱）“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苍凉之感）我的儿啊，七郎儿，回雁门，把兵求救，为什么，此一去，不见回头……”

匡 复 （跟着李陵碑的歌声，望了一望楼顶，颓丧地）我不该来看你们，我多事啦……

林志成 什么，你说……

〔匡复不语。〕

〔有人敲门，林志成毫不思索地站起来，决然。〕

林志成 好，她回来啦，我，我此刻出去，让你们谈话，怎

么办我都愿意。朋友，我等着你的决定……（去开门）

〔但是进来的是一个穿工服的青年人。

青 年 （张皇地）林先生，快，工务课长请你立刻去，厂里出了事，快……

林志成 （冷冷地）日班的事，跟我有什么相干？

青 年 不，不，闹得很厉害，快，大家等着。（差不多强迫一样拉着他）

林志成 不，不，我有事……（被扯着只能换了衣服下场）

匡 复 （重新再将室内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走近案前，拿起一本葆珍方才剩下的唱歌本子，看了一下。独自地）林葆珍，唔，林！（将书放下，屈指计算）那时候她是五岁……（无意识地在葆珍的小钢琴上按了一下）

〔这时候太阳一闪，黄父抱着咪咪从亭子间窗口探出头来，望一望天。一刻，黄家楣拿了一个包袱匆匆地下楼来，当他走到水斗边的时候，正值桂芬打了酒回来。

桂 芬 （望着他的包裹）什么？

黄家楣 （有点忸怩）衣服！……

桂 芬 （将露出在包裹外的一只衣角一扯，望了他一眼，然后）家楣，我只有这一件出客的衣服啦！……

〔黄父从楼窗口望着。

黄家楣 （解嘲地）反正你又没有应酬，天气热了又用不着，过几天……（看见桂芬有不舍之意，硬一硬心肠不

管她，往外就走)

桂 芬 家——

〔黄家楣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桂芬突然以手掩面，爆发一般地啜泣。黄父在楼上看见了这种情景，面色陡变，很快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二人在楼梯边相遇，桂芬看见他，狼狈地改换笑容。〕

桂 芬 老爹……

黄 父 (望着她) 唔……

〔后门，杨彩玉提着菜篮回来，好奇地望着他们。〕

〔雨渐大，弄内儿童喧闹声。〕

——幕 下

第二幕

〔同日下午。〕

〔客堂间，——杨彩玉伏在桌上啜泣，匡复反背着手，垂着头，无目的地踱着，二人沉默。〕

〔客堂楼上，——小天津躺在施小宝的床上，脸上浮着不怀好意的微笑，抽着烟。施小宝哭丧着脸，在梳妆台前打扮，沉默。〕

〔亭子间，——夹着小孩哭声里面，黄家楣大声地在他父亲谈话，言语不很清楚。不一刻，桂芬带着紧张的表情，拿了热水瓶慢慢地下楼来，她耸着耳朵在听他们父子间的谈话，开后门出去。〕

〔灶披间，——赵妻在缝衣服，无言。〕

〔一分钟之后。〕

〔太阳一闪，灿然的阳光斜斜地射进了这浸透了水气的屋子，赵妻很快地站起身来，把湿透了的洋伞拿出来撑开，再将一竹竿的衣服拿出来晒。〕

黄 父（声）瞧，不是出太阳了吗？（一手推开窗）

黄家楣 (声) 爸, 再住几天, 晚上天晴了去看《火烧红莲寺》……(咳嗽)

黄 父 (声) 下了半个月的雨, 低的几亩田, 怕已经余掉啦, 不回去补种, 今年吃什么?

〔赵妻好不容易将衣服晒好, 回到室内坐定, 拿起针线, 太阳一暗, 又是一阵大点子的骤雨, 连忙站起来, 收进。〕

赵 妻 (怨恨之声) 唧!

匡 复 (踱到杨彩玉面前站定) 那么你说……你跟志成的同居……

〔杨彩玉无语。〕

匡 复 (独白似的) 你跟他的同居, 单是为着生活, 而并不是感情上的……

〔杨彩玉无言, 不抬起头来, 右手习惯地摸索了一下手帕。〕

〔匡复从地上拾起手帕, 无言地交给她, 沉默。门外卖物声, 阿香悄悄地从后门推门进来, 好像担心着踏湿了的鞋子似的, 不敢进来。〕

匡 复 唔, 生活, 为了生活!(点头, 颓然地坐下。一刻, 又像讥讽, 又像在透漏他蕴积了许久的感慨) 短短的十年, 使我们全变啦。十年之前, 为着恋爱而抛弃了家庭, 十年之前, 为着恋爱而不怕危险地嫁了我这样一个穷光蛋; 可是, 十年之后……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 变成了小心的家庭主妇了!

〔杨彩玉无言, 揩了一下眼泪, 望着他。〕

匡 复 彩玉！怕谁也想不到吧，你能这样的……（不讲下去）

杨彩玉 （低声）你，还在恨我吗？

匡 复 不，我谁也不恨！

杨彩玉 那么，你一直在冷笑，……一定在看不起我吧。当自己爱着的丈夫在监牢里受罪的时候，将结婚当做职业，将同情当做爱情，小心谨慎地替人管着家。

……

匡 复 彩玉！

杨彩玉 （提高一些声调）但是，在责备我之前，你得想象一下，这十年来的生活！我跟你结婚之后，就不曾过过一日平安的生活，贫穷，逃避，隔绝了一切朋友和亲戚。那时候，可以说，为着你的理想，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我只是忍耐，忍耐，……可是你进去之后，你的朋友，谁也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尽管嘴里不说，态度上一看就知道，只怕我连累他们。好啦，我是匡复的妻子，我得自个儿活下去，我打定了主意，找职业吧，可是葆珍缠在身边。那时候她才五岁，什么门路都走遍，什么方法都想尽啦，你想，有人肯花钱用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吗？在柏油路粘脚底的热天，葆珍跟着我在街上走，起初，走了不多的路就喊脚痛，可是，日子久了，当我问她，“葆珍，还能走吗”的时候，她会笑着跟我说：“妈！我走惯啦，一点也不累。”……（禁不住哭了）这是——生活！

匡 复 (痛苦地走过去抚着她的肩膀)彩玉,我一点也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只是说……

杨彩玉 你说,这世界上有我们女人做事的机会吗?冷笑,轻视,排挤,轻薄,用一切的方法逼着,逼着你嫁人!逼着你乖乖的做一个家庭里的主归!……

匡 复 彩玉!过去的事,不用讲啦,反正讲了也是没有法子可以挽回来。你得冷静一下,我们倒不妨谈谈别的问题。

杨彩玉 ……(一刻)别的问题?(回转身来)

匡 复 唔……(沉默,踱着)

[桂芬泡了开水回来,手里托着几个烧饼。阿香艳羡地跟着进来,桂芬上楼去。一刻,黄家楣与桂芬出来,站在楼梯上。

黄家楣 (带怒地)方才我出去的时候,你跟爸爸说了些什么?
[桂芬摇头。

黄家楣 没有说?那为什么上半天还是高高兴兴的,一会儿就会要回去呢?他说今晚上要回去了!

桂 芬 今晚上?(吃惊)不是讲过了去看戏吗?

黄家楣 (恨恨地)已经自个儿在收拾行李啦,还装不知道!

桂 芬 装不知道?你说什么?

黄家楣 我说你赶他走的!

桂 芬 我……赶……他……走!家楣!你讲话不能太任性,我为什么要赶走他?我用什么赶走他?

黄家楣 (冷冷地)为什么,为着我当了你的衣服;用什么,用你的眼泪,用你那副整天皱着眉头的神气。他聋

了耳朵，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瞎，你故意地愁穷叹苦，使他……使他不能住下去！……

桂 芬 我故意地？……

黄家楣 我爸爸老啦，你，你，你……

桂 芬 （被激起了的反驳）你不能这样不讲理！你别看了别人的样，将我当作你的出气洞。你希望你爸爸多住几天，我懂得，这是人情。可是我问你，这样多住了几天，对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只是逼死大家，大家死在一起，……我，（带哭声）我为什么要赶走……他〔黄家楣无言，以手猛抓自己的头发。

桂 芬 （委婉地）家楣！你自己的身体……
〔亭子间小儿哭声。

黄 父 噢，别哭别哭，我来抱，好，好……
〔桂芬用衣袖揩了一下眼泪，黄家楣很快地拿自己的手帕替她揩干，让桂芬回房间去。黄家楣垂着头，跟在后面。

匡 复 （听完了他们的话）那么——你们现在的生活……

杨彩玉 （苦笑）你看！

匡 复 我看，志成也很苍老了。也许，我今天来得太意外，方才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在他从小就有的忧郁症之外，现在又加了焦躁病啦……
〔杨彩玉无语。

匡 复 他在厂里的境遇？
〔杨彩玉摇头。

匡 复 依旧是不结人缘？

杨彩玉 (点头，一刻) 你看，我呢？我老了吧！

匡 复 (有点难以置答) 唔……

杨彩玉 老啦？

〔匡复望着她。〕

杨彩玉 你说啊，我——

〔匡复沉默不语。〕

杨彩玉 (佯笑) 不说，唔，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彩玉啦！

匡 复 (仓皇) 不，不，我在想……

〔沉默。〕

杨彩玉 想？唔，那么你看，我幸福吗？

匡 复 我希望！

杨彩玉 你讲真话！你看，他能使我幸福吗？

匡 复 我希望，他能够。

杨彩玉 (冷笑，避开他的视线) 你说我变了，我看，你也变啦。你已经没有以前的天真，没有以前的爽快啦。

匡 复 什么？你说……

杨彩玉 (很快地接上去) 假使我现在告诉你，志成不能使我幸福，我现在很苦痛，葆珍跟我一样地也是受着别人的欺负，那你打算…… (凝视着他)

〔匡复不语。〕

杨彩玉 他在厂里不结人缘，受人欺负，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他的后辈一个个地做了他的上司。整天地担忧着饭碗会被打破，回到家里来，把外面受来的气加倍地发泄在我的身上，一点儿不对，嘟着嘴不讲

话，三天五天地做哑巴，……复生！你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算幸福吗？

匡 复 （痛苦地）彩玉，我对不住你……

〔后门推开，葆珍很性急地回来，赵妻看见她，很快地对她招手，好像要报告她一些什么消息；可是葆珍好像全不注意，大踏步地闯进客堂间里。二人的谈话中断，匡复反射地站起身来。

杨彩玉 葆珍，过来，这是……（碍口）

匡 复 （抢着）是葆珍吗？（以充满了情爱的眼光望着）

葆 珍 （吃惊）认识我？先生尊姓？

杨彩玉 葆珍……（语阻）

匡 复 （笑着）我姓匡……

葆 珍 （很快）Kuan？怎么写？（天真烂漫）

匡 复 （用手指在桌上写着）这样一个匚里面，一个王字。

葆 珍 匡？（做着夸大的吃惊的表情）有这样奇怪的姓吗？这个字作什么解释？

匡 复 （给她一问便问住了）那倒——

葆 珍 （很快地跑到桌子边去找出一本小小的字典，翻着）匚部，一，二，三，四，……有啦，喔，Kuang，匡正，改正的意思，可是匡先生，这样的字，现在还有人用吗？

匡 复 （始终以惊奇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唔，用是用，可是已经很少啦。

葆 珍 没有用的字，先生说，就要废掉，对吗？

杨彩玉 葆珍！

匡 复 唔！你很对！（笑着）我今后就废掉它。

葆 珍 那好极啦，妈，为什么老望着我？快，给我一点儿点心，我要去上课啦。

匡 复 为什么，不是才下课吗？

葆 珍 不，（骄傲地）方才先生教我，此刻我去教人，我是“小先生”，教人唱歌，识字。

匡 复 “小先生”？

〔杨彩玉拿了几块饼干给她，她接着边吃边说。〕

葆 珍 “小先生”，不懂吗？小先生的精神，就是“即知即传人”，自己知道了，就讲给别人听……啊，时候不早啦，再会！（跳跑而去，至门口，嘴里唱着）“走私货，真便宜！”

赵 妻 （低声而有力地）葆珍！……

〔葆珍不理而去。〕

匡 复 （不自觉地，跟了一两步，望她出去之后才回头来）唔，日子真快！

杨彩玉 （怀旧之感）你看，她的脾气，不是跟你年青的时候完全一样吗？你做学生的时候，不是为了一门代数，几晚上不睡觉，后来弄出了一场病吗？她也是一样，什么事，都要寻根究底的！

匡 复 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沉吟了一下，想起似的）彩玉！我此刻倒觉得安心了。当我在里面脚气病厉害的时候，我已经绝望，在这一世，怕总不能再和你们见面啦，可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了葆珍，居然跟我年青的时候一样……

杨彩玉 你安心啦？你以为葆珍很幸福吗？

匡 复 不，我不是这意思……

杨彩玉 (忧郁地)在她洁白的记忆里面，也已经留下了一点洗刷不掉的黑点了，别的小孩子们叫她……(望着匡复)

匡 复 什么？连她也有——

〔这时候后门口小孩子争吵之声，赵妻望着门外。

阿 牛 (声)拿出来！拿出来！

阿 香 (声)这是我的！姆妈！（大声地叫）

赵振宇 (从学校里回来的模样，两手拦着两个孩子进来)到里面去！到里面去！（见阿牛和阿香扭在一起）哈哈……

阿 牛 拿出来！（回头对他爸爸）这是我的“劳作”，她把我弄掉了，拿出来！

阿 香 妈给我玩的！是我的！

〔二人扭打，赵振宇始终不加干涉，带笑地望着。赵妻连忙放下了针线出来。

赵 妻 阿牛！（看见赵振宇的那副神气，虎虎地）尽看！打死了人也不管！（去扯阿牛）

赵振宇 (神色自若)不会不会，黄梅天，让他们运动运动也好！

赵 妻 不许打，阿牛！你这死东西！

〔阿牛一拳将阿香打哭了。

赵振宇 哈哈……

赵 妻 (死命地将阿牛扯开)你还笑！

〔赵振宇机械地，有点儿做作，忍住了笑。这时候阿牛猛扑过去，从阿香手里夺回了一张纸板细工。

赵 妻 什么，你抢，抢，……（扯着阿牛进房去）

赵振宇 （蹲下来，拿出手帕来替阿香揩眼泪，一边用教员特有的口吻）别哭啦，我跟你讲过的，打胜了不要笑，打败了不许哭，哭的就是脓包！〔顾虑着他妻子听见，低声地〕明天再来过！（带着阿香进房间去）我跟你哥哥讲的故事你也听过的，拿破仑充军到爱尔伐岛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唔，唔……啊，你瞧！阿牛已经在笑啦。（大声地）哈哈……

〔前楼，——施小宝已经打扮好了，听见赵振宇的笑声，想起了什么似的往楼下走。

小天津 （狠狠地）哪儿去？

施小宝 （举起她穿着拖鞋的脚）我又不会逃，急什么？（下楼，走到灶披间门口，对赵振宇悄悄地招手）赵先生！

赵振宇 喔，你在家？（走过去）

〔赵妻怒目而视，望着。

施小宝 （低声地）请你替我查一查这几天报……

赵振宇 什么事？

〔赵妻起身站在灶披间门口。

施小宝 请你替我查一查，Johnie——那死胚的船什么时候回到上海来？

赵振宇 喔喔，（回身去拿报，又想起了似的）那船叫什么名字啊？

施小宝 那倒……唔，有个丸字的。

赵振宇 哈哈……有个丸字的船可多得很呐，譬如说……

施小宝 那么——

赵 妻 （故意使她听见）不要脸的！

赵振宇 你们先生快回来啦？

施小宝 （回身，忧郁地）能回来倒好啦！（上楼去，一想，又回下来，走向客堂间，看见有客，踌躇）喔，对不住，林先生不在家？

杨彩玉 喂，有什么事吗？

施小宝 （难以启口）林师母！我跟你讲一句话。

杨彩玉 （走到门边）什么？

施小宝 林先生就回来吗？

杨彩玉 有什么事吗？……可以跟我说。

施小宝 （迟疑了一下，决然，但是低声地）您可以替我把我房间里的那流氓赶走吗？

杨彩玉 什么？流氓？

〔匡复站起来。

施小宝 他，他要我，……我不高兴去，过一天我那死胚回来了会麻烦……

杨彩玉 我不懂啊，那一位是你的……

小天津 （有点怀疑，站起来，走到楼梯口）小宝！

施小宝 （吃惊，很快地）他是白相人，他逼着我到——

小天津 （大声）小宝！

施小宝 （回身，上楼去，哀求似的）假使林先生回来啦，请他……（上去）

匡 复 (看她走了之后) 什么事?

杨彩玉 我也不知道啊!

〔二人仰望着楼上。

施小宝 急什么, 又不去报死!

小天津 人家等着, 走啦!

施小宝 (勉强地坐下, 穿高跟鞋) 烟卷儿。

〔小天津摸出烟盒, 已经空了, 随手将自己吸着的一支递给她。

施小宝 (接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 就将它丢了, 故示悠闲地) 你可知道, Johnie 明天要回来啦。

〔小天津若无其事。

施小宝 你不怕他找麻烦?

小天津 (不理睬, 突的站起来) 走!

施小宝 (做个媚眼) 可是, 这也要把话讲明白了再走啊!
(接近他, 做个媚态)

小天津 你要我动手吗?(虎虎地将她拉开)

施小宝 (掩饰内心的狼狈) 那么我明天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反正你是有种的。(起身, 被小天津威胁着下楼)

小天津 (在楼梯上) 告诉你, Johnie 此刻在花旗, 懂吗?

〔施小宝不语, 二人出去。赵妻怒目送之, 回头来要发话, 但是没有对手, 只能罢了。

〔门外卖物声, 天骤然阴暗。

桂 芬 (走到平台上, 叫) 林师母! 请您把电灯的总门开一开!

〔杨彩玉无言地开了电灯总门，亭子间骤然明亮。远远的雷声。以下在匡复与杨彩玉讲话间，亭子间与灶披间的住户们开始作晚餐的准备。〕

杨彩玉 你还没有回答我方才的话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吗？

〔匡复沉默。〕

杨彩玉 假使，你真心说，假使你以为我跟葆珍的生活都很不幸，那么……

〔匡复不语。〕

杨彩玉 你能安心吗？

〔匡复痛苦，无言。〕

杨彩玉 (走近一步)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当初不是跟我说，你要用你一切的力量使我幸福吗？

匡 复 (痛苦地)彩玉，你别催逼我！我的头脑混乱了，我不知应该怎么办，我，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着)

杨彩玉 (沉默了片刻之后)唔，复生！你记得黛莎的事吗？

匡 复 (站住)黛莎？

杨彩玉 唔，我们在小沙渡路的时候，我害了伤寒，你坐在我床边跟我讲的一个故事，小说里的那女人不是叫黛莎吗？

匡 复 啊啊，……

杨彩玉 那时候你嫌我软弱，讲到黛莎的时候，你总说，彩玉，要学黛莎，黛莎多勇敢啊！那叫什么书？我记不起啦！

匡 复 唔，那是，……那书的名字是叫做《水门汀》吧。

杨彩玉 对啦，《水门汀》，你现在觉得黛莎那样的女人怎么样？

〔匡复不语。〕

杨彩玉 你跟我讲的许多故事里面，不知怎么的，我老也忘不了黛莎。也许——

匡 复 (拦住她) 彩玉，你别说啦，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

杨彩玉 我当然不能比黛莎，可是你不是说，永远永远地要使我幸福吗？只要你活着。

〔匡复无言。〕

杨彩玉 (进一步地) 你说，我不能学黛莎吗？像那小说里面一样，当她丈夫回来的时候，……

匡 复 (惨然) 可是，你可以做黛莎，而我早已经不是格莱普啦。黛莎再遇见她丈夫的时候，她丈夫是一个战胜归来的勇士，可是我(很低地)已经只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啦。

杨彩玉 复生！

匡 复 方才你说，我也变啦，对，这连我自己也知道，我也变啦，当初我将世上的事情件件看得很简单，什么人都跟我一样，只要有决心，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可是，这几年我看到太多，人事并不这样简单，卑鄙，奸诈，损人利己，像受伤了的野兽一样的无目的地伤害他人，这全是人做的事！……(突然想起似的) 喔，可是你别误会，这，我绝不是说志成，

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弱者里面的一个！

杨彩玉 （感到异样）复生，这是你讲的话吗？弱者，你现在已经承认是一个弱者了吗？你当初不是几次几次地说……

匡 复 所以，我坦白地承认我已经变啦，你瞧我的身体，这几年的生活，毁坏了我的健康，沮丧了我的勇气，对于生活，我已经失掉了自信。……你看，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残兵败卒，还有使人幸福的资格吗？

杨彩玉 那么你说……我们之间的……

匡 复 （绝望地）我方才跟志成说，我反悔不该来看你们，我简直是多此一举啦。

杨彩玉 复生！这是你的真心话吗？以前，你是从来也不说谎话的！

〔匡复无言。〕

杨彩玉 （含着怒意）那么，你太自私，你欺骗我！从你和我结婚的那时候起。

匡 复 什么？（走近一步）

杨彩玉 问你自己！

匡 复 彩玉！我没有这意思，我只是说对于生活，我已经失掉了自信，我没有把握，可以使你和葆珍比现在更……

杨彩玉 那么我问你，很简单，假定，这八年半里面，你没有志成这么一个朋友，我跟他也没有现在一样的关系，那么很自然，假定我跟葆珍现在已经沦落在街头，也许，两个里面已经死了一个，假定，在那样

的情形之下，你找到了我，我要求你帮助，那时候，你也能跟方才一样地说：“我已经没有使你们幸福的自信，我只能让你们饿死在街上”吗？

匡 复 (一句话被问住了，混乱) 那……那……

杨彩玉 那么我只能说，要不是你太残酷，那就是你在嫉妒！

匡 复 (茫然自失) 彩玉！

杨彩玉 要是在别的情形之下，你一定会对我说，彩玉我回来啦，别怕，我们重新再来过，可是现在，——你，你已经厌弃我了！——为着我要生活……

匡 复 彩玉，别这么说，我，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简直不能再想啦！（焦躁苦痛）

〔弄内性急地叫喊着的《大晚报》的呼声，赵振宇急忙忙地买报。〕

杨彩玉 (央求地) 复生！你不能再离开我，不能再离开那被人看作没有父亲的葆珍，为着葆珍，为着我们唯一的……

匡 复 (吟沉了一下) 这，这不使志成……不使志成更苦痛吗？

杨彩玉 (沉默了一下) 可是，我早就跟你说，这只是为着生活……

匡 复 (垂头，无力地) 彩玉！……

杨彩玉 (捏着他的手) 打起勇气来，……从前你跟我讲的话，现在轮着我对你讲啦。(笑，扶起他的头) 你还年青呐，(摸着他的下巴) 好啦，把胡子剃一剃！……(一边说，一边从抽斗里找出林志成的安全剃刀等

等)复生!别多想啦,今天是应该快活的,对吗?

匡 复 (充满了蕴积着的爱情,爆发般地)彩玉!(将头埋在她的胸口)

杨彩玉 (抚着他的头发)复生!你,你……(感极而泣,与匡复二人依偎着)

[天色渐暗,沙嗓子的老枪没气力地喊着《大晚报》、《新闻晚报》、“无线电节目”……从前门外经过,尖喉咙的女人喊着《夜报》等等。[灶披间点了电灯。

[突然,前门猛烈地敲门声,匡复和彩玉反射地分开。

杨彩玉 谁?(一边去开门)

[厂里的一个青年职员,带着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进来,满头大汗。

青年 快,叫林先生快去!

杨彩玉 他没有回来啊。

青 年 (差不多要闯进来搜寻似的姿势)林师母,您帮帮忙,工务课长已经在发脾气啦,这不干我的事啊。(大声地)林先生!

杨彩玉 (惊奇)真的他没有回来啊,上半天出去了,就没有回来过!有什么事吗?

青 年 (焦躁地)事可多呐,……林师母,当真……那么您知道他到哪儿去吗?

杨彩玉 (着急)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有什么事吗?……

青 年 (不回答她,回头对工头)那您赶快到二厂去看一看。
〔工头将匡复上下地望了一下,下场。〕

青 年 林师母,事情很要紧,要是他不来,……(揩一揩额上的汗)好啦,他回来,立刻请他就来,大老板也在等他。(匆匆而下)

杨彩玉 喂喂……(看见他走了,关了门,担忧地望着匡复)

匡 复 (紧张地)什么事?

杨彩玉 近来厂里常常不安静,可是……

匡 复 他到哪儿去啦?……(不安地)他不会做出……

杨彩玉 (低头)不会吧,可是……(也感到不安)

〔后门外一阵笑声,骂声,门推开,李陵碑喝醉了酒,带跌带撞地进来,嘴里哼着。后门好像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和妇女,阿香夹在里面,匡复耸耳听;但是杨彩玉却早知道这是李陵碑的日常功课了,看了一眼方才拿出了的安全剃刀,去替他倒水。〕

李陵碑 (醉了的声音)要我唱,我就唱,这有什么……
(唱)“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

门外人声一 好!马连良老板差不多!

门外人声二 再来一个!

门外人声三 李陵碑你的娇儿死啦!死啦!

李陵碑 (突然旋转身来)妈的,谁说,谁说,咱们阿清在当司令,也许是师长,督办,也许,……也许……

门外人声一 也许已经是炮灰!

门外人声二 别打岔，让他唱下去！

李陵碑 （用拳头威胁门边的小孩）妈的，你们也敢欺负我！
〔小孩们一哄而走，笑声，但是一下又重新集合起来。

李陵碑 阿清当了司令回来，我就是……（舌头不大灵便）老太爷啦，妈的……（走近赵振宇身边，不客气地将他在看的报纸夺来，指着）赵……赵……赵先生，报上有李司令，李阿清司令到上海来的消息吗？
〔赵振宇带笑地望着他。

李陵碑 登出来的时候，你……你告诉我，我，我请你喝酒！
（将报纸还给他）妈的，有朝一日，阿清回来……
（跌跌撞撞地上楼去，苍凉地唱）“含悲泪，进大营，双眉愁皱，腹内饥，身又冷，遍体飕飕……”

赵振宇 （起身来将闲人遣走）没有什么好看！……（回头来见阿香，一把抓住）你也看，我跟你说过，李陵碑来的时候，不准笑，你……你，（不管阿香懂不懂地）你简直是幸灾乐祸啦，这，这……
〔天色愈暗，杨彩玉开电灯，给匡复倒了洗脸水，望着他。

匡 复 怎么回事？

杨彩玉 阁楼上的房客，怪人，他有一个单生子，在“一二八”打仗的时候去投军，打死啦，找不到尸首，可是他一定说，儿子还活着，在当司令，有点儿神经病啦。

匡 复 唔……（感慨系之，剃须）

李陵碑 （声）（苍凉的歌声）“……不由人，珠泪双流……”

〔黄父抱了小孩下来。远雷。〕

桂 芬 (从亭子间门口) 爸爸, 晚啦, 别抱他出去!

〔黄父根本不曾听见, 看见赵振宇殷勤地和他招呼。〕

赵振宇 老先生! 天要下雨啦!

黄 父 (依旧是答非所问) 今晚上要回去啦, 多抱一抱, 哈哈…… (多少的在态度上已经有一点忧郁了)

赵振宇 什么, 回乡下去? 不是说, (回头问他妻子) 今晚上去看戏吗?

〔黄家楣从窗口探出头来。〕

黄 父 今年雨水太多, 低的田春苗要补种了……

赵振宇 多玩几天呐, 上海好玩的地方还多呐。

黄 父 (哄着小孩, 自言自语地) 好, 好, 外面去买东西给你吃。…… (正要出门的时候, 电光一闪, 一个响雷, 他只能回转, 望了望天, 对赵振宇) 所以说, 这个世界是变啦。咱们年纪轻的时候, 天上打闪, 总有雷的声音的, 可是变了民国, 打闪也没有声音啦, 对吗? 有人说: 雷公敲的鼓破啦。

赵振宇 什么, 方才不是…… (一想就明白了) 哈哈! …… (大声地) 老先生! 雷公的鼓没有破, 还是很响的, 你老先生的耳朵不便啦, 所以听不见啊, 哈哈……

黄 父 什么, 我说, 不打雷, 地上的春花就要……

赵振宇 (好不容易制止了笑, 对他妻子) 你听见吗? 他说变了民国, 天就不打雷啦, 哈哈—— (又诚恳地对黄父) 天上的雷, 是电气, 换了朝代也要响的…… (又听见远雷声) 诺诺, 又响啦。

黄 父 (摸不着头脑) 什么? 天上……

赵振宇 (大声) 天上的雷, 不是菩萨, 是电气, (对他耳朵) 电气……

黄 父 (还是不懂) 生气? 我……我不生气。

赵振宇 (大声) 电气, 电灯的……

赵 妻 酱油没有了, 去买!

赵振宇 (大声地) 天上的云里面, 有一种电气, 电……

赵 妻 (将酱油瓶拿到他的鼻子前面) 去买酱油!

赵振宇 (忘其所以, 用更大的声音对他妻子) 叫阿牛去买!

赵 妻 (一惊, 狠狠地) 我又不聋!

〔始终忧郁着的黄家楣, 这时候也不禁破颜一笑。〕

赵振宇 (省悟) 啊, 对啦, (低声) 叫阿牛去买吧! (又回头对黄父, 同样低声地) 天上有一种电气, ……

赵 妻 (狠狠地) 阿牛在念书。(把酱油瓶塞在他手里)

赵振宇 (无法可想, 对黄父大声地) 等一等, 我就来。(出去)

黄 父 (莫名其妙, 对赵妻) 他说什么? 唔, 耳朵不方便……

(回身上楼去)

桂 芬 (正拿了铅桶下来, 在楼梯上) 爸爸, 当心。(开了楼梯上的电灯)

黄 父 (一怔) 唔, …… (望着电灯, 上楼去)

赵 妻 (看见桂芬下来) 喂, 为什么老先生今晚上要回去了?

〔桂芬点头无言。〕

赵 妻 有了什么要紧的事? 家里……

桂 芬 老年人都有点儿怪! 说起要走, 今晚上就要走啦。

赵 妻 (鬼鬼祟祟) 你知道, (指着客堂间低声) 林师母从前的男人……

赵振宇 (回来, 看见那种神气) 改不好的脾气, 我跟你说, 人家的事, 不要管, 人家的丈夫也好……

赵 妻 (狠狠地制止了他) 嘘, (低声地) 那你为什么要来管我呐?

赵振宇 (搔着头进去, 忽然想起) 啊, 楼上的老先生呢? 方才的话没有讲完呐。

赵 妻 (依旧鬼鬼祟祟地对桂芬) 方才我听见姓林的跟他说, 葆珍怎么怎么样…… (见阿香走过来听, 狠狠地) 听什么? 小鬼! (继续对桂芬) 姓林的跑走啦, 方才我听见女的在哭, 啊哟, 这事情真糟糕吗! 那男的你看见过没有?

桂 芬 (摇头) 还在吗?

赵 妻 (点头) 唔, 穿得破破烂烂的, 像戏里做出来的薛平贵……

〔正要讲下去的时候, 林志成带着兴奋的表情, 从后门进来。她很快地将要讲的话咽下, 若无其事。

〔林志成手里拿了一瓶酒和一些熟食之类的东西, 照旧谁也不理会地往里面走。

赵振宇 (看见他) 噢, 林先生! (站起来, 用手指着晚报上的记事) 你们厂里今天——

〔林志成好像不听见似的走过, 赵振宇只能重新坐下, 赵妻兴奋地望着林志成的背影。

杨彩玉 (望着修好了面的匡复) 瞧, 不是年青了很多吗?

〔林志成无言地进去，杨彩玉和匡复离开了一步。匡复多少的觉得有点狼狈。

杨彩玉 方才厂里的小陈来过啦，说要你——

林志成 （沉重地）我知道。（将酒瓶和熟食交给杨彩玉）

杨彩玉 厂里有什么事吗？说要你立刻就去……

林志成 我知道，家里没有什么菜，到弄口的小馆子里去叫几样。（对匡复）今晚上喝一点儿酒吧。

匡 复 志成，您——

林志成 （强自振作，态度很不自然）复生！咱们已经很久不在一块儿吃饭啦，你不喝酒，可是今晚上也得喝一杯，我也很久不喝啦，我今天很愉快，你要替我欢喜，我解放啦。

匡 复 （苦痛）志成，你别这么说……

林志成 不，不，今天真痛快，我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啦。（大声）我打破了饭碗。可是从今以后，我可以不必对不住自己良心地去欺负别人啦。

匡 复
杨彩玉 （差不多同时地）什么，你……

林志成 笑话，要我去收买流氓，打人，哼，我为什么要这样下流，我可以不干！哼，真痛快，什么工务课长，平常那么威风，（渐渐兴奋）今天又给我看到了！（对杨彩玉）你去预备饭吧。

匡 复 （关心地）志成，你休息一下，我看你很倦了！

林志成 不，不，我很高兴，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今天

才拿掉啦！复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以前，我尽是害怕着丢饭碗，厂里闹着裁人的时候，每天进厂，都要看一看厂务主任的脸色；主任差人来叫的时候，全身的血，会奔到脸上来。可是今天，当他气青了脸，拍着桌子说：“你给我滚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怕，我很镇静，这差不多连我自己也不相信。……

杨彩玉（端了一盆水给他）你……

林志成（兴奋未退）工场管理本来不是人做的，上面的将你看成一条牛，下面的将你看做一条狗。从朝到晚，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肯给你看一点好脸色，可是现在，我可以不必代人受过，可以不必被人看做狗啦，（歇斯底里地）哈哈！

匡复志成，你别太兴奋！……

林志成可是，第一，你得先替我高兴啊，我从这样的生活里面逃出来……

杨彩玉（不自禁地）那么你今后……

林志成今后，唔。（不语，洗脸）

〔这时候赵妻偷一个空，又来窥探，一方面阿香看见母亲不在，便一溜烟地往门外跑出。

赵振宇阿香，阿香！

〔赵妻回头看了一眼。

〔送包饭的拿了饭篮从后门进来，一径往楼上走，到前楼门外叩门，不应，偷偷地从门缝里张了一下，将饭篮放在门口，下。

〔林志成洗了脸。杨彩玉去预备夜饭。

林志成 （走到匡复面前，欲言又止）唔，复生！

匡 复 什么？

林志成 我们还能跟从前一样的……做朋友吗？

匡 复 那当然……可是，这事情，我还得跟你……不，喂，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林志成颓然地坐下。赵妻回来，看见阿香不在，跑到门口。

赵 妻 阿香，阿香！（出门去，一会儿就扯着阿香进来）死东西！整天的野在外面，你不要吃饭吗？

〔桂芬在平台上用打气炉烧饭。杨彩玉拿了钱出去买菜。

林志成 （习惯地）什么，葆珍还没有回来吗？彩玉，去找一找葆珍！

〔门外卖物声，静静地。

——幕 下

第三幕

〔这一天的晚上。

〔客堂间,晚饭后,林志成多喝了一点酒,有些醉了,颓然地坐在椅上,杨彩玉无言地在收拾食具之类。

〔匡复很有兴趣地在和葆珍谈话,阿香坐在他们旁边,一双眼睛不住地看着匡复。

〔客堂楼上,黑暗,无人。

〔亭子间内桂芬忙着在替黄父收拾东西。

〔灶披间内赵振宇很自适地在看书,常常摇首咏叹,一只手捏着蒲扇,机械地驱逐蚊子。赵妻洗完了碗,正在揩手。阿牛伏在桌上,在做功课。

〔雨声。远远的无线电收音机的歌声播送广东小调之类。幕启时可以听到匡复和葆珍的笑声。

匡 复 唔!这倒很有趣。

葆 珍 (有点儿得意)这样的事情可多呐,“小先生”去教书,大人常常要捣乱,譬如我们问,有谁懂吗?懂的举起手来,于是他们便把脚举起来跟我们开玩笑。我就对大家说,“不要睬他们,不懂道理的大人,不

及我们小朋友”，小朋友不理他们，照旧上课，后来他们就不反对啦。

匡 复 唔，……

葆 珍 教我们的“中先生”跟我说，他们一定已经想过啦，小朋友会讲，大人不会讲，这不是很丢脸吗？

匡 复 这样的“大学生”很多吗？

葆 珍 我教的就有五个，卖水果的，做工的……有一个老头儿，他的孙子也跟我一样高了。

匡 复 那么你……

阿 香 姊姊，教我唱歌……

葆 珍 等一等，过一会儿叫你哥哥来，我教他一个顶好听的。

阿 香 昨天教我的还不会。

葆 珍 昨天的？唔……（弹着琴，教她唱）
〔匡复热心地看着她们。〕

阿 牛 （拿了教科书到他父亲身边）爸爸，“某甲每月存银六十五元，三年八月后，共存银多少？”多少？

赵振宇 （故作严重警告的姿势）阿牛！我看书的时候，要是你再来打搅我，你今后就别再想听我的故事。

阿 牛 （走到母亲身边）妈，每个月存进六十五块钱，三年八个月之后，共总有多少钱？

赵 妻 存钱？谁？不背债就好啦，还有钱，每个月六十五块，做梦？

阿 牛 书上的，这是。

赵 妻 书上的跟我有什么相干？六十五块，哼，你爸爸每

个月能多这么六块五毛就好啦！

阿 牛 (没办法,回到桌边)三年八个月,三年,三十六个月……

〔黄家楣撑了伞回来,买了一些香蕉、苹果、饼干之类,匆匆地上楼去。〕

〔林志成要站起来,但是两脚蹒跚,重新坐下。〕

林志成 唔,今晚上真痛快！

黄 父 (大声地)我早跟你说,不要去买东西,去退,去退！

桂 芬 (大声地)没有什么的,路上当点心。

黄 父 不要！阿楣,这些洋气的东西我不会吃……

杨彩玉 (扶着林志成)你醉啦,去睡吧。

林志成 不,不,这一点儿酒……

匡 复 志成,你去休息吧！我,我……

林志成 不,不,我要跟你谈话……(被杨彩玉扶着到后间去)

阿 牛 (又拿了书到他妈妈面前)妈,姓王的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姓李的一个月薪水两百八十块,三年之后,两个人……

赵 妻 (不听完他的话,爆发一般地)我不要听,你爸爸一个月还不到三十五块！

赵振宇 (一怔)什么？

阿 牛 (央求)你说呀,明天先生要问的,这是书上有的,……姓王的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

赵 妻 (气烘烘地)你去问有钱的人,我一生一世也不曾见到过三百五十块……

阿 牛 (没法，走到他父亲身边) 爸爸，三年之后，两个人有的钱相差多少？

赵振宇 唔唔，三百五，两百几？

阿 牛 两百八……

赵振宇 你先要求出一个月两个人的相差，懂吗？(用笔替他算)

赵 妻 (余怒未息) 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一个月存进六十五块，做梦！

阿 牛 (回头来，反抗地) 这是书上的事呀！

赵 妻 书上的，这种书有钱人才配念！

赵振宇 (对阿牛) 暖暖，你看着，你看着。

〔杨彩玉等林志成睡了之后，倒了一杯茶，放在他床前的桌上。

杨彩玉 要茶吗？

〔林志成含糊的答声，好像已经睡着了。她便替他盖上一床棉被，回头很留意地取锁开箱子，取出一床棉被，铺在另一只小床上，拿了小床的枕头之类回客堂来。

〔葆珍教完了一只歌。

匡 复 (很感兴趣) 唔，那么，像这样的下雨天，你们的学生不会逃学吗？他们都是……

葆 珍 (得意) 哪儿的话，别说下雨，下雪天，他们也来，一分钟也不差，来得比学校里排班还要准。前几天，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儿……

杨彩玉 (插一句) 说别人小孩儿，你是大人了吗？(笑)

葆 珍 一个卖水果的为了要来识字，外面有人喊着“买香蕉，买香蕉！”她也不应，提着篮子跑到我们这里来啦。

匡 复 唔，那倒很有趣，可是，我告诉你，我们小的时候念书老是要装肚子痛，向先生请假的……

葆 珍 (天真地) 那你不是个好学生！

杨彩玉 葆珍！

葆 珍 我们教的学生里面，要是为着懒惰不上课，下一次就在黑板上写出来！某某人懒惰虫，不用功！

匡 复 (禁不住笑了，脱口而出) 可是你，小时候也赖过学啊！

葆 珍 我？你怎么知道？

〔杨彩玉对匡复做了一个眼色。〕

匡 复 啊，我记错啦，我说的是我的女孩，她跟你一样大……

葆 珍 (将匡复仔细地看了一下，对杨彩玉) 妈！(走开几步) 我问您一件事。

杨彩玉 什么？(跟着她)

葆 珍 (不使匡复听见似的，低声) 方才赵师母跟我说(耳语)……对？(望了一望匡复)

杨彩玉 (有点窘) 谁说？……唔，你别管，……大人的事，你别管。

葆 珍 (嘟起了小嘴) 我已经大啦，你说，嗯，你跟我说，那是真的？喂……(把耳朵凑近她母亲的嘴)

杨彩玉 讨厌，你这孩子多管事！

葆 珍 真的？你点点头！

杨彩玉 多管事！（点了点头）

葆 珍 啊！（跳起来，望着匡复，不转瞬地）

〔林志成翻了个身，听。

匡 复 （忘了一切，走近她）葆珍！你叫我！你叫我！

葆 珍 （欲叫又止）爸——（害臊似的望后逃去）……阿牛！
阿牛！

匡 复 （始终忧郁和苦闷着的他，此时方从心底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哈……

〔这笑声使林志成憬然地撑起上半身来，静听。

阿 牛 我有事！你来！

杨彩玉 （愉快地）你觉得这孩子……

匡 复 唔，外国有句成语，叫做We live through our issues！（我们生存在下一代！）我十年前的精神，依旧留在葆珍的身上。她给了我很多的教训！

杨彩玉 （捏着他的手）对呀，你还很年青呐，为着她。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拿桌上的镜子对着他）你瞧！（笑）

匡 复 唔唔，我很感谢你……你也应该……

杨彩玉 复生！

〔二人依偎。

葆 珍 （在后间门口）阿牛，来，我教你唱歌！

阿 牛 等一等，你替我算，某甲每月薪水三百五十元，某乙每月薪水……

赵 妻 （恨恨地）我不爱听，要算到前面去……（唠叨）什

么三百五十……

赵振宇 哈哈……

〔阿牛装了一个鬼脸与葆珍蹑手蹑脚地望客堂间走，杨彩玉听见阿牛的声音退后一步。〕

杨彩玉 (指着匡复的衬衫) 啊，这儿脱线了，脱下来，我给你缝一下，会冷吗？

匡 复 (脱衣) 不，不，天气很闷。

杨彩玉 (将干了的上衣交给他) 你身体很坏，不当心就会受凉的……

葆 珍 (对阿牛) 你爸爸？叫他来讲故事。

阿 牛 咱们先唱，他会来的。

〔葆珍把玩具用的钢琴和一份歌谱拿出来。〕

〔林志成沉思了许久，决然地起来，抱着头思索。〕

〔黄家楣沉着面孔，提着一只网篮下来。〕

桂 芬 (在亭子间门口) 家楣，车子叫三部！

黄家楣 (回头) 什么？

桂 芬 我也去。

黄家楣 那咪咪醒来……

桂 芬 不要紧，我跟赵师母说好啦，她会照顾他的。

〔黄家楣将网篮放在楼梯下，出去叫车。阿香溜出，到客堂间去。〕

赵振宇 (问他妻子) 什么，真的走啦！

〔赵妻不理睬。〕

赵振宇 (伸欠) 啊啊……阿牛呐？阿香！（偷偷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妻子一眼，也想溜走，但是正动脚）

赵 妻 上哪儿去？

赵振宇 不，我去找阿香！

赵 妻 不准去！自己的年纪也忘掉啦，跟小孩子学唱歌，不害臊！

赵振宇 那有什么，孔夫子说，不耻——

赵 妻 （迎头痛击的口吻）我不要听，老是孔夫子！
〔门外，黄包车声，人声。〔黄家楣声：“进来搬行李！”
（进来）

黄家楣 （对楼上喊）车子来啦！
〔桂芬声：“你上来，爸不肯让我拿啊！”
〔黄父声：“很轻，很轻的……”

黄家楣 （叫车夫）网篮搬出去。（回头对赵振宇）赵先生，对不住，替我照看一下。

赵振宇 （得了机会）好，好。

黄家楣 （上去）爸爸，我来拿！

黄 父 （拿了一只旧式箱子，下来）这点儿拿不动，还能种田吗？（一面走，一面说）一担米，也得挑……
〔黄家楣去接，黄父不肯。

黄家楣 爸爸叫拉车的来……

桂 芬 （抱了咪咪下来）啊哟，年纪大的人真是——（关上电灯）
〔亭子间黑暗下来。

赵振宇 （对黄父竖起大拇指）好力气！好力气！

黄 父 （得意了）不稀奇，咱年青的时候，挑两百斤谷子，还要……（一滴檐漏水滴在他颈上，望了望天）还

在下雨？唧！天老爷不给穷人吃饭啦！快回去！快回去！夏家池的那几亩，一定已经冲掉啦！（见黄包车夫来接行李，断然拒绝，但是突然想起似的对家楣）你看住！我……

桂 芬 （对赵妻）赵师母，真对不住，小孩儿在你们这儿寄一寄，此刻睡着啦……

赵 妻 好，我来抱……

黄 父 （回进来）让我再抱一抱。（抱了）唔，睡得很熟。（俯下去亲热了一下）唔唔，年纪老啦，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的。（一半对黄家楣，一半自言自语）你们不到乡下来，我又不能常来看你们，也许……没有几次可以抱啦，唔，再抱一抱。（对桂芬）好好地当心他，要让他吃饱，要吃的尽让他吃，什么洋派，一定要几个钟头吃一顿，会饿瘦的！（趁别人不见，将一个纸包往孩子怀里一塞）哈哈……（对赵振宇）抱过孙儿，为人一世，也可以……哈哈……

赵振宇 （对他耳朵大声地）您好福气！

黄 父 （愉快地）谢谢你！再会！（将孩子交给桂芬）
〔桂芬将他放在赵家的床上。〕

黄家楣 （对赵振宇）赵先生，对不住！

赵振宇 什么话……

黄 父 （到门口，再回头来对赵等）到乡下来玩啊 哈哈……
〔黄家楣夫妇陪着黄父下，车夫的喊声等。〕

赵 妻 阿牛！阿香！
〔雨渐大，檐漏声。〕

赵 妻 唧，尽下雨，大半个月啦，滴滴答答的！

赵振宇 愁什么，尽下，总有一天会晴的！

赵 妻 会晴的？你瞧！

赵振宇 （若无其事）不晴，难道终年地做黄梅吗？

赵 妻 （狠狠地）不跟你说！（看见赵振宇搭讪地溜出）到哪儿去？

赵振宇 唔唔，去看看阿牛！……

赵 妻 看阿牛！明天买小菜的钱也没有啦，好像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回到家里来，就是看报，看书，拉闲天，跟着小孩儿唱歌，家里的事情，什么也不管……

〔赵振宇知道她又要唠叨了，便加快脚步地走向客堂间去。

〔后间，林志成苦闷了许久，好像打定了主意似的站起身来，出神似的在暗中站着，静听前房的谈话。

葆 珍 我手举起来的时候，（对阿牛、阿香）你们同唱。我手放下去的时候，你们听着，我一个儿唱，懂吗？

阿 香 （摇头）我不会！

葆 珍 先听我弹一遍！

杨彩玉 （把匡复的衣服补好了）好啦，你穿着，过一会儿会冷的。（给他穿上）

赵振宇 （进来，将匡复的背影认为林志成）啊，林先生，你们厂里不是闹了很大的……（见匡复回头来）啊，对不住，这，这……（向杨彩玉）林先生呢？出去啦？我，我是……

匡 复 （有点狼狈）尊姓？

赵振宇 (摸名片,久久摸不出)啊啊,我赵振宇,赵钱孙李的赵,请问……

杨彩玉 (替他说)匡先生,志成的同学……

赵振宇 喔,握握手,咱们是第一次,……哈哈……我跟林先生是最最能谈得拢的……

阿 牛 (不等他说完)爸,来讲故事!

赵振宇 什么,故事?故事不早已讲完啦吗?

阿 牛 (推着他)讲呀……

赵振宇 哈哈!……今天有客,我们谈谈天,唔,你们唱歌吧。……

葆 珍 不,不,您先讲,讲了,我教您一个顶好的歌,我今天方学会的!

赵振宇 (对匡复)瞧,老是要我讲……哈哈,讲什么呐,唔,炒冷饭吧,讲一个拿破仑的故事……

阿 香 不要,拿破仑讲过十几遍啦!

赵振宇 可是,刚才问你,你不是忘记了吗,拿破仑充军爱尔兰岛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

阿 香 不要,不要!

赵振宇 那……那么你们先唱歌,让我想一想,……(回头将室内望了一望,对杨彩玉)林先生出去啦?

杨彩玉 不,喝醉酒啦,睡在后面……

赵振宇 什么,林先生喝酒,这才怪啦,他不是从来不喝酒的吗?

阿 牛 爸,来听,《勇敢的小娃娃》……

〔葆珍弹琴。

〔在上面谈话的时候，林志成轻轻地正在后间收拾东西，预备出门的样子。杨彩玉被赵振宇提醒了，回到后间来看他，看见他站在黑暗中，吃惊。

杨彩玉 啊哟，你起来啦？

〔匡复凝神听。赵振宇与小孩们听葆珍教唱歌。

〔林志成用手制止她讲话。

杨彩玉 你怎么样？（开了灯）不舒服？（看见了他在收拾东西，怔住了）什么？

〔林志成不语。

〔弄中馄饨担声。

赵振宇 这是谁教你的？

葆 珍 你别问呐，现在是我教你啊！……（弹小钢琴）

杨彩玉 （紧张而低声）志成！你干吗？你……

林志成 （望着她，不语，决心了似的伸手过去）彩玉，我得走啦。

杨彩玉 走？（握着他的手）

林志成 （点头）现在我很安心，现在是我走的时候啦。

杨彩玉 可是……（回身想去叫匡复，被林志成扯住）

林志成 （低声）别使复生知道，让我悄悄地走！（再握着彩玉的手）愿你们好！……

杨彩玉 不，不，志成，你到哪儿去？

林志成 （摇头）此刻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

杨彩玉 （惶急和不安）什么？你打算……

林志成 （制止她）不，我现在很自由，很安心。只要你跟复生能够饶恕我，我心里很安静……

〔匡复耸耳静听，苦痛的表情。〕

杨彩玉 (哭了) 可是，你……

林志成 别哭！反正天地间很大，总不至于多了我这么一个。
好啦！彩玉！忘记我，忘记我，……这八年，你当
它是一个梦吧。

杨彩玉 不，不，你不能走，我……我不能让你走，……我
知道，(哭着) 我知道你是不愿离开我们走的……

林志成 (爆发似的) 彩玉！(抱住了她)
〔杨彩玉啜泣。匡复茫然地站着。〕

葆珍 好啦，看着我的手，一，二，三！(唱)“小娃娃，小
娃娃，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法！”

众人 (合唱)“小娃娃，小娃娃，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
法！”

葆珍 (唱)“谁是勇敢的小娃娃？”

众人 (合唱)“我是啦，我是啦！”

葆珍 (唱)“让我来问你们几句话。”

众人 (合唱)“你问吧，你问吧！”

葆珍 (唱)“强盗来，打不打？”

众人 (合唱)“打打打，打打打！一个不够有大家！”

葆珍 (唱)“对！一个不够有大家！走夜路，怕不怕？”

众人 (合唱)“我不怕，我不怕！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

葆珍 (唱)“对！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

〔匡复听着他们的歌，感到兴趣。〕

葆珍 (唱)“淌眼泪，傻不傻？”

众人 (合唱)“傻傻傻，傻傻傻，那是没用的大傻瓜！”

葆 珍 (唱)“对！那是没用的大傻瓜！碰钉子怕不怕？”

众 人 (合唱)“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

葆 珍 (唱)“对！钉子越碰胆越大！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

众 人 (合唱)“救国家！”

葆 珍 众人 (合唱)“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小孩子们与赵振宇同时地拍手。

赵振宇 好极了！“淌眼泪，傻不傻”，这是拿破仑的故事里面也有的，拿破仑从来不淌眼泪，所以……

阿 牛 林葆珍，前面的几句，你再一个儿唱一遍！

葆 珍 还不懂吗？你真是牛——（看见赵振宇，笑着）那么你听！（低声地逐句复唱）

〔大家合唱。

〔匡复打定了主意，脸上的表情也不像以前那样颓丧了，他不给葆珍他们知道似的拿起笔来伏在案上，写了几句，站起身来，走到葆珍面前。

匡 复 葆珍！来！让我看一看！

葆 珍 (停了唱，惊奇)什么事？你听我们唱得好吗？

匡 复 (重重地点头)唱得真好，葆珍，你不愧是一个“小先生”，你教了我很多的事！

〔听见匡复的声音，林志成与杨彩玉静听。

葆 珍 (天真地)你也来唱，好吗？

匡 复 不，不，我已经懂了，葆珍！再给我看一看！（热情不能自禁地吻了她一下）你好好地做一个勇敢的小

娃娃！我祝福你，祝福你这一辈！再会！

葆珍 (从害羞到吃惊) 什么？你要走啦？哪儿去？爸——

匡复 (制止她) 再见！(紧紧地抱了她一下，拿了帽子，冒着雨，很快地扯开门，走了)

葆珍 (茫然目送了他之后) 妈！爸爸——走啦！

〔阿牛、阿香和赵振宇茫然不知所措。林志成和杨彩玉赶出来，杨彩玉用袖子拭着眼泪。〕

林志成 什么？

杨彩玉 走啦！(看见了桌上留的纸条)

林志成 (抢过那字条来) 他……

杨彩玉 什么？

林志成 (茫然地，读那字条上的字) “我很高兴地知道了你们的结合并不单为了生活！我明白，我留在这儿会扰乱你俩的安宁……我永远地爱着你们……”

杨彩玉 (半狂乱状态) 复生！(不等林志成，从雨中奔出去) 复生！

林志成 (警觉) 对，我得去找他转来！(奔出)

赵振宇 怎么回事？

〔葆珍望着大家，惊愕。〕

〔阿香奔出去张望，冷雨打在身上，连忙缩回。雨声，馄饨担声。后门哑然地推开，施小宝衣衫零乱，发鬓蓬松，脸上带着泪痕，将一把铜板丢一般地交给车夫。铜板一半落在地上，黄包车夫拾铜板，惊视着她。赵妻正在打瞌睡，被这声音惊醒，怒目而视，看见她的那种狼狈的样子，又好奇地站起身。施小

宝跑上楼去，赵妻跟到楼梯边，向上张望。施小宝跑进房内，开电灯，和身地伏在床上哭。

施小宝 Johnie, Johnie! (啜泣)

赵 妻 (瞧不起的表情) 唧!(往客堂间一看) 阿牛! 阿香! 时候不早啦!

〔听见妻子的喊声，赵振宇只得蹑手蹑脚地回来。

赵 妻 (狠狠地) 不生心肝的，跟小孩们在一起，……阿牛! 阿香! ……

阿 牛 (不理，做一鬼脸) 我们唱……

〔后门叩门声，赵振宇去开门，黄家楣和桂芬回来，衣服湿了。

黄家楣 (见赵振宇) 对不住! 这么大的雨!(对妻子埋怨似的) 我说叫车，你偏要走……

桂 芬 (对赵妻) 赵师母，谢谢你，没有醒吗?

赵 妻 不，睡得很好。……

桂 芬 (抱了小孩) 谢谢您，不早啦，明儿见!(走到楼梯边，对黄家楣) 还叫车，叫了车，明天买小菜的钱也没有啦……

〔黄家楣不语。

桂 芬 (走了两档楼梯，突然发见了什么似的回头来) 家楣!

黄家楣 什么?

桂 芬 你瞧! 这是……(从小孩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来) 一定是老爹留给他的……

黄家楣 (睁圆了眼) 什么，拿我看!(抢过来看，一两块现洋滴溜溜地滚在地下)

桂 芬 (连忙拾起来) 怎么回事……

黄家楣 (数了一数几张钞票,和三块现洋,茫然地站定在楼梯上,苍白的脸上露出悲痛的表情) 唔,这大概是爸爸最后的一点汗血钱吧!(沉痛) 我们骗他,我们骗他,可是他已经完全知道啦!

〔桂芬突然地,禁不住哭了。〕

黄家楣 (悲怆地) 咪咪!你要记住,你祖父希望不到我,现在在希望着你啦!

桂 芬 (拦住了他) 嘘,别惊醒他……(俯首,抱着咪咪上楼去)

〔黄家楣跟在后面。亭子间的电灯亮,隐隐地可以听到桂芬的啜泣声。前门呀的推开,林志成扶着杨彩玉回来,浑身被雨打湿,两人失了神似的走进室内,门也忘记关上。小孩们惊异地望着他们,林志成垂头地站着。〕

葆 珍 妈,怎么啦?

杨彩玉 (不去理会她,一刻,突如其来地对林志成) 他不会去……他不会去自杀吗?……

林志成 (一怔) 什么?

杨彩玉 假使有什么三长两短……(哽咽)

林志成 (沉重地) 那你倒可以放心,瞧,他写着,“葆珍教了我很多,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再会!”

〔杨彩玉看信。〕

林志成 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我们这些受难的人……

杨彩玉 （禁不住大声地恸哭起来）复生！
〔林志成无言地走近去抚着她耸动着的肩膀。雨声。
葆珍走过去扯着她母亲的衣服。
〔李陵碑从阁楼上一步步地下来，悲凉地哼着。

李陵碑 （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

阿 牛 （皱一皱眉，对葆珍和阿香）唧，李陵碑又唱啦，不要听他，咱们唱！
（唱）“淌眼泪，傻不傻？”

阿 牛
阿 香 （合唱）“傻傻傻，傻傻傻，那是没用的大傻瓜！”

葆 珍 （听他们唱了，也提高声音）“对，那是没用的大傻瓜！碰钉子，怕不怕？”

阿 牛
阿 香 （合唱）“我不怕，我不怕！钉子越碰胆越大！”

葆 珍 （唱）“对，钉子越碰胆越大！”
〔林志成和杨彩玉憬然地听着她们的歌，抬起头来。
赵振宇趁着他妻子不见，蹑手蹑脚地重新进来，听着孩子们的唱。

众 人 （合唱）“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歌声中幕渐渐地下。

——全剧终

1937年，上海。